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伍輯·貳册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伍輯・貳册目錄

尚書會解六卷　〔明〕張治具撰　一
毛詩復古録十二卷首一卷　〔清〕吴懋清撰　三〇三
春秋大成題意八卷　〔明〕不著撰者　五一七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十二卷　〔清〕單鐸撰　六一九

〔明〕張治具撰

尚書會解六卷

明萬曆刻本

書經會解叙

自吾道之南也則閩用經術
先鳴我
二祖以文治興屏諸科而壹稟
於經術于時布學官絜功令
屛諸訓詁而壹稟於閩古之
為經者十有三羲軒虞夏殷
周迄於鄒魯蠹而為五綜而
為四閩自文公故其六七三
家者相率而故其二三言人
人殊太氐皆閩產也乃令學
士嚆矢率用鄒魯之言要以
誦灋鄒魯羽翼考亭則泉先
正為盛當世近取勦說經秇
盛而經義衰由是而任口耳
黜心思波流愈下從而詰其
指要其孰能不喑猥云窮經
無當於用固其所也夫經一
也致用莫善於書二帝三王
治天下之大經大法于是乎
載乃令儒臣日陳
講幄
聖主紩始典之則百世之善經
也蔡氏受命於文公從而

為之故歷十季而始卒業不
亦斤斤乎哉顧自三墳已八
卦隱尚書皆出涵萬始而涌
三允高者入鴻濛深者窮要
眇犛牙者臉口木舌者距心
慨於諸經難為故矣非故之
難也疏通知遠之難也我
太祖不登蔡氏
成祖乃卒躋之寧內而玉毋好
而璿蔡氏則其珞瑤者也昔
之典書者閣為政此有由夲
與

巡察張公起家泉州蓋以尚書
顯故嘗舉其家學而觀其會
通刪述凡若干篇為卷者六
命曰會解皆陳蔡傳撮其要
而芟其繁折衷眾言出之自
得因經以求其故因故以研
其精近之朕文公之所同樊
蕤蔡氏之所未蕤遠之揖讓
乎九官之上周旋乎三代之
英非直同聲而且同氣非直
同氣而且同心千古與稽旦
暮遇之矣夫粵之鎛燕之函

夫人能為之至於工師其力
千畆而不鄰其壽百年而不
齲良之良者也必求其所以
良工師且不能自喻何以故
其攻也專其服也習其得之
心而應之手也神他工豈其
無良族矣往姜太史督閩學
面不佞、嘗稱泉州旣試諸生
則
巡察公首舉其季甲子遂與計
偕及吾兩人淂謝而南
公以御史出按部御史即有周

柱下史也寔主藏書
監司周使君亦以書發家得
公所著則以示六郡守相不佞
故嘗以書授諸弟子乃従
高大夫得觀郡中竊古其言
察若離朱精若巧歷探若淵
海辯若淝淄相應若率然相
先後若柷敔藉第令一屈嘗
庶幾躋古昔覲先王何鑿鑿
也
公在御史嘗上書諫佚遊
上納之趣旋駕其在行部戔淵

藪以弭流言即窮而無告欲
盡其辭皆得專達胥所摘發
罪止渠魁凡諸張弛緩急無
一不軌於正經此以粤鐏倍
入燕函先登致用莫利於此
矣由是而班六官踐三事為

師師爲斷斷寧詎非書教乎
漢鼂錯黃霸竝以治書聞及
其持國秉爵通侯勳業爛焚
爭烈責之以踈通知遠圖惟
厥綐則皆未遑此其凡也故
明經莫如宋宋莫如閩乃今

則推轂泉州
公由此起其斯為大用也與哉
昔人胥言建晉善自京師始
上命巡察以南國固當高大夫
述不佞之言將以告都人士
遂列諸晉簡

萬曆甲申冬十月望通議大夫
兵部左侍郎新都汪道昆著

尚書會解目錄

卷第一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卷之二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卷之三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卷第四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卷第五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卷之六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會解卷第一目錄

虞書

堯典　舜典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尚書會解卷第二

晉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標校
濟陽念吾高時
武陵一所龍膺同校

虞書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勳功也言堯之功

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無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之故有強為恭而不實欲為讓而不能者惟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外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故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為言此書中

開卷第一義也讀者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傳曰勳功也又曰總言堯之德業夫既以功釋勳而又以德業言之何也蓋聖人之功是德做出來其功德本未嘗相離欽明文思二句德也其德之無所不及即功之無所不至而爲放勳也德業二字不可分看謂德之業也欽明文思就心說未涉事爲上要皆以本然語來講不必下用功字樣傳云敬體明用文著見而思深遠曰用曰著見似發露在外面蓋欽是敬之中存者耳明雖未見於事乃所以燭乎事物者也然惟敬則無一毫之雜所以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以欽對明體用昭矣所謂用者體中之用也文是文理密察之文乃經綸之蘊有條理而可觀者雖未著於事而亦不得不著見者也思則周物之慮人莫得而測其機緘者也以文對思内外合矣所謂著見者心中之著見也恭是持己之嚴接下皆在其中讓是待人之謙不以賢智先人也二句一言德性一言行實本乎層意然行實本乎德性也惟德性之出於自然故行實非由於勉強恭讓對欽明文思允克對安安此總言其德之盛也光者此德之發輝於政治事業上也其所被所格是德輝之流行而不息者德感而化光養深而發茂亦自然而然者被自其廣大不樂者言格自其胥徹無間者言傳言放勳之所極極者語其極至之地也指末二句而言傳末復歸重一欽字以揆書中第一義以明一經之全體聖聖相承實不出此然堯之全德亦要於欽字朱子曰欽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惟明故文章燦然可觀而其間意思自是深遠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内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天之賦是德也本無有不大而人之受是德也容或有不明惟堯德性極其安安既有以明此德之全體行實由於允克復有以明此德之大用所謂克明俊德也以者以其德也傳中推德字本此以字而言直貫至時雍蓋均之爲此德之感人也自九族言謂之親而九族則既睦自百姓言謂之平章而百姓則昭明自萬邦謂之協和而黎民則於變時雍非平章與親之不同協和與平章又不同又非必待既睦而後昭

明待昭明而後協和也總是謂德之無往不及初無
有序意乎章協和等字眼皆串乎章者言均一國之
人而明之也協和言合天下而和之也睦者倫理正
恩義篤也昭明者言民彝物則昭著於日用之間也
於變時雍一串說言變惡爲善而無乖戾之俗也於
字不可脫九族之睦功及於家百姓之明功及於國
黎民之變功及於天下所謂放勳之實也

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乃者繼事之辭義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
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
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
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
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
人時謂耕穫之候凡民事早晚之所關也其說詳見下
文

傳云乃者繼事之辭蓋放勳者言乎治之道也治曆
明時者言乎治之法也大意言不惟以道化天下而
尤必以法示天下却不是道後方去治曆授時蓋道
與法兼舉並行者耳史臣之意正謂法即繼道而行
也欽若二句一直說下謂敬順昊天而曆象日月星
辰也敬順二字串意言敬以順其自然之運而不售
手術巧之私也惟敬則順少有易心便不能順矣日

月星辰之運於天其數即天之數也曆以紀之而遲
速順逆無一之不備焉其象即天之象也象以觀之
而纏度次舍無一之不合焉曆不是曆日猶後世之
天文書象猶後世之渾天儀此句不可作上句之實
實者實其虛也以曆象爲欽若之實語意自不相合
却不可以敬順曆象作二事曆象承敬順說来苟非
敬順則其所曆象者人爲之私也非天運之自然也
全重在敬順上欽若而曆象則曆可作矣此曆正是
曆日分載二十四氣者曆者所以爲人時計也曆成
而人時定矣於是敬以授之此節重作曆而作曆之
意須識他專爲授時故敬天勤民不可看作兩截事
然繳處欽敬二字亦要見若天曰欽則術不至於遠
天授時曰敬則政不至於失時也

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十有二正月會亥辰爲陬
訾二月戌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
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
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
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星與辰一也舉其人之所見
爲星論其日月所會謂之辰

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
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

步之或差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畧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盖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出日方出之日盖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盖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為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温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上總命以曆象之事此與下三節是分命以考驗之事重考驗上頒布只是帶說觀總傳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三句可見新安陳氏曰乃命之初既按曆法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或戾於法而審證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意也最得四節之旨寅賓句是以春分日出之晷刻驗曆也日中二句是以春分一日之日星驗曆也厥民二句是以仲春一月之民物驗曆也平秩句與前後句當各自看各以一事言非寅賓後始平秩也不然春分之前豈無當平秩之事乎平秩二字串意言均平周徧次其先後之宜也與上敬授下允釐同義不是頒曆書盖頒曆之後復隨時而舉以頒布使百官黎姓各順時以作事也且觀其所作之事果當於所定之時否也東作不特指耕事言凡民事在春時當作者皆是日中非天象之日是晝夜之日考春分之日日果中而皆五十刻春分之夕星果鳥而正居午位則陽道之運得乎中而仲春之月以定矣民果析而鳥獸果孳尾則天氣之至温以和而一春之候無差矣

井鬼七星為南方宿以之驗春曆者四方雖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故春則井鬼柳星張

翼軫見於南方夏則角亢氐房心尾箕見於南方秋則斗牛女虛危室壁見於南方冬則奎婁胃昴畢觜參見於南方順天左旋歲一周周天之運故其星常半見半隱作曆者因其南方所見之星以正時也星鳥以七星之形而言也星火以次舍為大火而言也星虛星昴以七宿之中星而言也日景與日星民物等皆是載之曆者驗其曆之所載與天道合否合則後來的曆自此推去不合則後來曆從此推改矣此驗曆之意也不然驗他何用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阯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
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敬
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
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
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
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
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處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
也

南訛所指亦廣以正字無著力敬致與寅賓寅餞之
法不同寅賓是旦時測其日出之晷果卯時卯位之
中否也蓋旦夕日臨地面不在天中不可以表測其

景若夏官測候在南非日所出入之處故當日中以
土圭測其在地之景之長短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
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入而名也餞禮送
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
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
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也晝夜亦
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
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
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生潤澤鮮好也

西成所指亦廣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
厥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
而復蘇猶月之晦而有朔也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萬
象幽暗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
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
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
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
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
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

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冬官不言致日者蓋聖人作曆必律天時以子午卯
酉爲春夏秋冬測日之候故春分則賓於卯夏至則
致於午秋分則餞於酉冬則當致於子此時則淪於
地中無景可測矣故不言致而官次之名曰幽都傳
曰日行至是則淪於地中是字亦指測候子時而言也

平在與平秩意同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
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也嗟歎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治工
官庶衆績功咸皆熙廣也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

且置閏實作曆之大要也。夫閏。何爲而置哉。今夫行之健者莫如天。次於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比天爲退一度。過者日過。退者日退。及其久也。而其過與退之初度適兩相值。則天運一周。日與之會。所謂朞也。朞之日數。以日計之。三百之外有六旬。六旬之外有六日焉。所謂氣盈也。以之較於一歲之常數。則餘五日有奇。較於一歲之朔虛。則餘十日有奇。不爲之閏。將何以歸其餘耶。是必以此餘日置爲閏。凡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使虛盈爲之消息。氣朔爲之分齊。然後春自春。夏自夏。至於秋冬。亦莫不然。而四時以定。子爲子。丑爲丑。至於寅卯。亦莫不齊。而歲功已成矣。由是以茲定時。信治百官。使及時趨事者。有所依據。以爲準法。立而均爲之守。時至而協爲之應。農桑庶務。秩乎其振舉。又何人事之不修哉。

成歲以上與作曆平層。允釐與平秩平層。置閏是作曆之要。當在考驗之先。朞字指日與天會一邊而言。不兼月與日會一邊。有六日下補月與日會可也。以閏月字極重要活看。猶言以此餘日置爲閏月也。允釐二句。期之之辭。見閏之當置也。允字時之信也。釐字授之行之意。百工有司也。允字重看。蓋閏置則時定。以此定時授之百工。使東作南訛之事。皆有常期。使

是信治不可以寒暑反易名實乖戾二句入內蓋此二句乃是定四時成歲內事寒暑乃天之所以示乎人者名實是人之所以合乎天者如春夏秋冬之類三百六旬有六日者日與天會之數也置閏亦是因其盈故不舉月行之數耳氣盈者以三百六十常數槩之天行盈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也朔虛者每月該三十日今月與日會止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不及三十日之數通十二月月與日會數計之得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以三百六十常數槩之虛五日零五百九十二分也氣盈之溢數不及六日而曰六日者舉全數也以三百六十日為常

數者積十二月之數也十二月之數不及三十日而云三十日者亦舉全數也夫以天行之數言之則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二十四節氣之在一歲中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始備以月行之數言之則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分作六箇月大六箇月小而一歲已盡是歲盡而節氣未備如今年正月初一日立春至十二月三十日一歲十二月數已盡而二十四節氣則盡於明年正月之初十而明年立春之節氣始交於此又明年之立春則又遲此十日有奇矣是每年節氣嘗與歲數差十日有奇於此不置閏月以補之則三年之間春之一月入于夏矣蓋寅卯辰春月也巳午未夏月也春之一月入于夏者辰月已為夏也以此積久所以時全不定而歲全不成也置閏之法每年以三百五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做主以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數較之是天行數比月數每年多十日零八百二十七分三年之積共三十二日零六百單一分五年之積共五十四日零三百七十五分於是為二閏月至十九歲七置閏則氣朔又同前起此為氣朔分齊為一章也其所閏之月又視中氣所在中氣不在之月則為閏月矣中氣只以二十四節氣推之可見如立春正月節在正月初一日則正月十六日是雨水為正月中氣矣此正正月也如立

春在正月十五則雨水在二月初一日是正月中氣又在二月矣此正月當為閏正月也大約三十二月之間自然消息停當氣節差移月內無中氣而為閏矣餘月做此此閏月之置所以益其氣之虛者而不使不及均其氣之盈者而不使過於是消息之法參合而相成不齊之氣並行而不悖春自春夏自夏子為子丑為丑四時已定歲功已成矣或謂何不以每年十二箇月派作三百六十五日盡月行之有朔有望有晦有弦截然不易故每行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與日會過又作一月起倘如所言則須三十日有奇做一箇月是與月行之數不同而晦朔弦望

之類皆錯亂矣奚其可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零四分度之一天運一日過一
度故積三百六十五日零二百三十五分而與日會
四分度之一者謂一度分為四分中之一分也九百
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分者謂一日分為四分中
之一分也九百四十分是一日之分數也以此分為
十二時每時得七十八分強三厘二百三十五分是
三時也月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不及日
十二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者是一度中
分為十九分中之七分也四百九十九分是六時零
三刻強也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者謂十二
箇四百九十九分之積數也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
得六者謂以九百四十分之日法算之其五千九百
八十八分內之五千六百四十分六分之得六日也
不盡三百四十八者謂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也
三百四十八分是四時四刻弱也月與日會之數以
三百四十八日合六日零三百四十八分總得三百五
十四日零三百四十八分是所虛者有五日五百九
十二分也五百九十二分是七時四刻強也十日者
合多少五日之數也八百二十七日合日盈之二百
三十五與月虛之五百九十二也八百二十七是十
時五刻強也是一歲之數也餘歲以此推之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
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也堯言誰為我訪
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
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
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謂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
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為所謂傲虐
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
病天下也
若時者順時興治功即燮理陰陽參贊化育也此與
農桑庶務實一般事但此順時之人蓋總率百官以
為之天子以下一人也
自此至績用弗成既皆為禪舜張本則雖至末亦只
是一事一舉而放齊舉胤子再舉而驩兜舉共工三
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禪舜也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
庸違象恭滔天
采事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
官族也言共工方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
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上章言順
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

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官名一人而總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
大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
大阜曰陵浩浩太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
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
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
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
者逆命而不行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
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
此也异疑是已廢而復強舉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

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
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
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
欽字有欲其順理而不恃才之意最切鯀病惜鯀之
不能用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
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
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
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
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
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
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
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
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
復問其德之詳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傲驕慢也言
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
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蓋夫婦之
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
切也史言堯治裝下嫁二女于嬀水之北使爲舜婦于
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

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
之也
巽朕位是欲授之四岳否德是四岳自言其德明明
句是開以薦賢之路明側陋只作一人謂有德之人
或在貴自貴舉之或在賤自賤舉之不惟其人惟其
德也意實重在揚側陋上父頑一段是舉舜之實德
言之上焉頑嚚下焉傲慢而盡之曰克諧以孝者蓋
負罪引慝固所以爲孝而同憂共喜亦所以爲孝故
總之曰克諧以孝烝乂不格姦總承父母象言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

升聞乃命以位

言堯既有光華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于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重華協帝只是一德但重與協字不可渾看須有分曉堯有是德之光而舜復有是德之光之謂重堯之光華既如此而舜之光華復如此之謂協如伯夷伊尹與孔子均謂之聖即重華之意也如清與和時便不協矣濬哲二句是重華之實時多以欽明二句來配本未諦當但作文用之亦無妨哲明恭塞德之實也濬文温允形容其德之美也作文要依傳深沉而

有智等語意講不可以哲明恭塞先講而後講濬文温允濬哲者静深不測而存主之地常覺淵默無為而虛靈之天不昧也文明者經緯有章而旁通庶物之宜條理不紊而精察人倫之蘊也恭者整齊嚴肅之謂温則不露圭角盎然和矣塞者堅確篤實之謂允則無一毫虛假矣明與哲相似明是哲之發用處恭與塞不同恭言其外塞言其内者也玄字對聞字言之以其未見也升聞即前帝曰予聞者位即下司徒百揆四岳之位也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為司徒之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叙以時而叙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麓山足也烈迅迷錯也洪水為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

此皆承堯之命而為之者慎徽納賓四字俱就舜言此見隨所處而皆有以驗其盛德不可謂之歷試諸

艱亦不必以常變言慎徽内有敬數在寬意百揆總百事者納者入居其職也時叙謂工虞教養禮樂刑政秩然其振舉也四門所以來諸侯賓者以賓禮接諸侯也不可用統御有方等意蓋賓納等字不要着力正見其德盛化神之意穆穆且就容貌詞氣言與羣后德讓同末二句是偶有此事遇變而不失其常亦足以見其德之盛也能慎徽則德足以惇典庸禮也可知時叙則德足以總萬幾也可知穆穆則德足以儀百辟也可知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于德讓于有德之人也

此堯欽舜言與實相稱者以見其盛德詢事考言就前日說乃言底績就今日說以上節來貫說詢事如命為司徒等官考言即令敷奏此官當何如理也績者事之成所以踐其言如五典從百揆敘四門穆之類謀之以事將以驗其功考其有功足以徵其德此所以授以天下也重在德上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

文祖者堯始祖之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

在者稽考之謂中有整頓意思蓋果或有差便須整頓也七政是在天之七政不是在器者蓋璿璣內已具七政矣齊者合也以器而合天使與同其遲速同其遲順同其順逆同其逆其在器也猶其在天也夫是之謂齊如此則天時以定曆法以審人時不於此而可授哉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于天其禮依郊祀為之故曰類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扁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祀上下神祇以攝位告也

人君者百神之主舜攝位惟典神天矣故遂以居攝告神焉帝居攝遂祀神肆字見舜不慢神的意四句平看上下神祇渾言上帝六宗上神也山川羣神下祇也不可以類上帝為祀天神而及六宗麗天之神以望山川為祀地祇而及羣神麗地之祇蓋六宗為麗天之神可也若山川則本非地祇而羣神又非麗於山川者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

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辯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今君為百辟之主故舜攝位即徵諸侯而與之更始

此以輯五瑞作冒徵諸侯在正月內事日覲句是詢察班瑞句是正始二句却不可兩平當一直說下謂驗之而後還之也授受之際其時奸僞所易起故詳於詢察而與之更始也傳中詢察禮意四字不可平看禮意在詢察中也是時舜僅攝位乃與諸侯正始者雖是未爲君亦不可不使知總率之所在也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祝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而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

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為龠而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五禮吉凶軍賓嘉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

二生一死所以為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覲皆執此贄也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卒乃復者舉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嶽衡山西嶽華山北嶽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于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于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

此亦是攝位之事在璿璣三節是行於王朝者此是行於方嶽者其所行之事大畧相似舉祀禮以告至

也覲諸侯修覲禮也協時月正日一正朔也同律度量衡同制度也修五禮如五器同風俗也無非大一統之治也協時月者合之而使與出之王朝者一也正日者正之而不差也協有正意正亦有協意同律度量衡者亦審之而使與出自王朝者同也卒乃復卒者即傳所謂數事皆畢也復者復巡狩也即傳所謂轉而南行也四方之禮一而已矣南曰如岱見其地雖異而禮同也西曰如初見其時雖異而禮同也北曰如西見其所歷之方雖異而其禮亦同也或舉山或舉時或舉方叅伍言之以見其所以行之禮同也歸格只是出告反面之義無別意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盖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于天子之國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来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此是定朝巡之期而因舉述職之典巡守之事已見上節矣五載二字貫一巡四朝盖朝巡皆五載內事五載至四朝是禮以通其情敷奏三句是法以經其治三句雖平亦要相因下去言之不善者固在所不錄而善者無以考之未必不浮於行也試之無功者固在所戒勅而有功者無以賞之非所以勸乎人也試功只是柔遠能邇等事不可以制度正朔來講此都是攝位之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冀兖青徐荆楊豫梁雍幽并營也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兖青徐荆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

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為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楊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

一廣州域一表州鎮一防州患肇字雖於首句言之下二句亦有此字意盖新分一州即當新封一山如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營州營丘之類而十二州之川亦在所濬也廣州域即禹貢敷土事封山即奠高山事不可合為一要如此是即位之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

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扑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盖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盖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畧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盖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

象以典刑以待罪之極重者流宥五刑則重中之輕

也鞭扑以待罪之稍輕者金作贖刑則輕中之輕也此五句是因罪而為輕重法之經也或過誤或不幸而犯此五刑鞭扑犯五刑似乎當宥犯鞭扑似乎當贖亦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由重即輕也或有恃或再犯而犯此五刑鞭扑犯五刑似乎當宥犯鞭扑似乎當贖亦不許其宥其贖而必刑之由輕即重也此二句是原情而為取舍法之權也此皆是立法制刑如此未便是用刑能舉其制而用可知也欽恤二句承上七句言正是原聖人之心一氣串下欽哉畧住舜之所以經權互用舒慘並行持重敬畏以制刑而不敢有一毫怠忽之心惟以刑者民之大命所係

而恐恐然不能不致其憂耳欽恤是制刑時事不可
謂惟欽恤故制刑如此也亦不可用死者不可復生
斷者不可復贖句入在恤字中盡此乃用刑之心非
制刑之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
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
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
法也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

共工静言庸違驩兜同惡相濟三苗負固不服鯀治
水無功四罪一罪重一罪傳異法就流放竄殛上見

不重幽洲等語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
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
服令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

三載串上串下說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朔日也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
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舜格于文祖上既有所承矣然非得人任職焉則下
將何所託耶故此以謀治內臣者言之盖輔治在諸
侯四岳則總諸侯之事者故舜從而詢之詢字非命
亦非問只是與四岳商確區任之意彼治道莫先於
人才四岳者人才進退之所關也是必統馭諸侯闢
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曰四方之門非是天子
之門闢之者弓旌四出物色旁招令天下各處舉賢
如當今鄉試是也如此則人才進矣治道莫急於民
情四岳者民情通塞之所係也是必統馭諸侯使明
四方之目以視天下而民情之利病無不見達四方
之聰以聽天下而民情之休戚無不聞明目達聰都
就四岳身上吽他去視聽天下之壅蔽如此則民情
達矣是皆爾四岳所當盡心也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
蠻夷率服

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
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
寬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畧
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
也難拒絶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
德信仁人而拒奸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
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上是諜治於內者州牧是各總一州之治者咨十二牧所以諜治於外欲其以是倡諸侯也五者食哉惟時一也柔遠二也能邇三也惇德允元四也而難壬人五也柔能指教言遠近就一州說柔者漸磨之以歲月寬裕之以法度能者提撕之周詳勸懲之必至也惇德尊位重祿也允元諫行言聽也牧主於養民五件事皆所以養民處置得宜如此則豈特中國順治哉雖蠻夷之遠且有以厭服其心而相率服從矣蠻夷不是指各州蠻夷說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而順成庶類也僉眾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朝者也禹姒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稽首首至地暨及也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

此節是求百揆以總治於內外者也帝咨四岳之意謂今日之天下帝堯之天下今日之事功帝堯之事功然事功以勤而進有能奮迅激昂使今日之事功常如巍然煥然之時而又能鋪張發揚之使之居百揆之職以一人而統眾人提綱挈領揆事發策以明亮乎工虞教養禮樂刑政之事于以致天地位於上民物育於下而順成乎庶類也奮庸熙載是言其才不可作已然說采疇即帝載中事亮惠即熙意四字串說明亮是總率統理以明亮之非事事而明亮之也汝平水土只是使仍居是職不可作工夫看全重時懋句或以錄舊績勉新功平看非是知道而後可宅百揆有能處已含此意眾之舉禹以禹為知道舜之咨禹亦以禹知道禹之讓三人亦以三人為知道帝不聽其讓亦惟以禹為知道而非三人所能及也

○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穀

此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

阻饑以在洪水之餘又聖人如傷之念也汝后稷者言汝仍后稷之官也時字內有順時之意申命者舊曾命之而今復重命之也重在終事上下二節倣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名位等級也遜順也司徒掌教之官敷布也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令也敬敬其事也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

百姓不親以情言五品不遜以倫理言情之不親以倫理之不順也帝舜之世豈容有不親不遜之事朱

子謂也只是怕恁地是也敬與寬乎重但過在寬處須依傳過文敬敷則人知倫理之所在寬則從容涵泳人自得其性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刼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内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五流五等象刑之當宥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為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

帝舜因禹讓皐陶而申命之謂蠻夷猾亂中夏中夏之人莫不為寇賊姦宄民之不率教如此汝為士師當何如以制之哉汝作士以下在三居截上為刑法之等輕看下為用法之要重看陷于寇賊姦宄而罪之不可宥者有五刑以服其罪然刑雖有五而輕重之施有定所寇賊姦宄而情可矜法可疑者有五流以宅其罪然流雖不一而遠近之宅有定方是皆一定之法也然君之防民有定法而民之犯法無定情用法可不知其要乎惟明者勉其明此輕重遠近

之宜也固不過於姑息而失於不經尤不淪於濫淫而陷於非辜方可謂之明克允意要歸重惟明上來非以效言言必惟明而後克允見不可不明也正所謂用法之要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于殳斨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殳斨伯與三臣名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

工以利萬民若工即工藝中度服器有制是也非將不興淫巧以蕩上心也若字且虛講諧字即若字意

此合下二節皆是咨而命之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虞以育萬物上下貫草木鳥獸蓋此四者生於山林澤藪之間者也若者順其性也是取之有時用之有節之類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

姜姓秩序也宗祖廟也秩宗主敍次百神之官而專以秩宗名之者蓋以宗廟為主也夙早寅敬畏也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内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絜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

此命秩宗之辭咨四岳而命者也三禮一斷下作兩股有能中不是徒謂其能知禮乃重立心制行可合神明上秩者是治神人和上下坎壇昭穆牲幣祝號等皆不失其次也言夙夜惟寅則無時不敬不特在祭祀之時而已寅直二字一連說心者交神之本敬者所以一其心者也能寅以直則能清下專言欽而清亦在其中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

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宮則大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

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此益稷之文簡編脫
誤復見於此
冑子将有天下國家之責者故設官以教之而教之
之具專在於樂以樂能養人之德性也故教字不是
耳提面命等教乃是涵養鼓舞之意即傳中所謂動
蕩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救其氣質之偏者
也直而温四句以樂說在稟面傳中教之之具專在
於樂句正缴典樂以教之意非是過下文句詩言志
三句推人聲所由生律和聲句著人聲所由和然人
聲之生乃本性情發於自然者人聲之和是人用工
夫去和之者也重推人聲為作樂之本至八音克諧

處方被於樂四句大意言教冑子之有賴於樂如此然
樂何為而始耶盖人各有志志不容遏則必形於言
而為詩焉詩形于羙言乎志之所好也詩形于刺言
乎志之所惡也詩非所以言志乎然言者歌之自也
言之不足則嗟嘆之而歌從生焉其歌之緩而長者
永夫言之舒遲也其歌之急而短者永夫言之剽疾
也謂歌非永言乎然歌也者聲之自也歌之不足則
節宣之而聲從生焉其聲之下而濁者依乎所永之
長而出也其聲之高而清者依乎所永之短而出也
謂聲非依永乎夫是三者皆人聲自然之妙天機之
不容已者未必其聲之和也於是乎以律而和之或
循夫律之一定者以和其正聲之常或參夫律之不
齊者以和其變聲之異律非所以和聲乎律和聲是
以十二律管均調五聲使成文耳聲五聲是未入樂
者音金石等八者之音乃是已入樂者聲所以被於
音者也克諧紀如之意言其接續通貫如五味之相
濟也無奪倫繳如之意直温以下中和之德也詩言
志以下中和之樂也將教以中和之德必教以中和
之樂神人以和是推感通之妙見其必足以成冑子
也神和是天神格人鬼享意人和是羣后德讓庶尹
允諧之類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

朕命惟允

聖疾殄絶也殄行者謂傷絶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
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
政教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
所托矣敷奏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
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王氏曰羣賢雖盛治功雖成苟讒間得行則賢者不
安前功遂廢故命龍於末所以防讒間衛群賢以成
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難壬人夫子荅為邦而終
以遠佞人也作此題須見保治意命令政教朕命之
出也敷奏復逆朕命之入也一出一入夙夜曾無一

息之傳而其出其入亦皆由於納言為職故曰夙夜出納朕命此句輕看乃其職之當然惟允二字最重惟允還審其果出於上意下情之公否不止是審其上意下情蓋命令政教固有出自君心之善而以公藏私者亦有感于讒佞之說而違道干譽者敷奏復逆固有出于忠益之廣而責難陳善者亦有操于邪僻之謀而投間抵隙者矣必出者審其果出於君心之善然後宣而行之否則雖綸綍于汝吾不得以為誇也納者審其果出於忠益之廣然後轉而達之否則雖折抑于汝吾不得以為專也敷奏復逆敷謂下承上問而陳之如敷納以言是也奏謂不承上問而自陳如后世之奏疏是也復謂使臣復命如朕復于明辟是也逆謂庶人自通於天子其勢甚逆如周禮以肺石平萬民之逆令之擊登聞鼓是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周官言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既分命之又總告之使之各敬其職以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咨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予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咨而命之也若稷契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而已

欽哉二句一串說敬者敬其職職有總治有分治治內治外之不同要之皆天工也天工只是天事不可以調燮字講篇內咨字不同咨四岳咨字皆訪問之意咨十二牧等皆咨嗟而直命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

立考績黜陟之法所以勵衆職也人情太寬則肆太嚴則拘故於三載則考其孰為能敬而亮天工者使之知所勉考其孰為不敬而隳天工者使之知所戒所謂時加警策以作其怠也至於九載則服歷久而得失見矣由是定其能敬而亮天工明者也則陟之以示勸定其不能敬而隳天工幽者也則黜之以示懲所謂期之久遠以要其成也不肆不拘此其所以

爲善也蓋使徒考績於三載而不俟黜陟於九載則
失之太嚴遲鈍者或不得以自見使徒黜陟於三考
而不先考績於三載則失之太寬玩法者或得以自
縱庶績二句皆考績黜陟之效蓋黜陟明信則群臣
有勸懲而皆力於事功故庶績咸熈如禮樂刑政之
四達工虞教養之兼舉也朝廷處置得宜自有以厭
服人心此三苗所以可分北也曰咸熈則有明之可
陟無幽之可黜曰分北則陟亦得行於明黜亦得行
於幽矣聖人治法一行而其治效一至於此則法固
不可以已也而其端則自命官得人始官既得人而
法又盡善人法並任此有虞之治所以爲不可及與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陟方乃死猶言殂落而死也
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
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
也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文命敷于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
訖于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
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舜如下文所云也
文命敷于四海在治水成功之後蓋禹之治水也勤

四載以及八年勞一身以爲天下不惟底天地於平
成又且盡維持之法制是以當時之風聲教化蕩蕩
乎無一處之不及振舉於此而遠者聞軌範於此而
遠者效文命敷施既已大布四海而無外矣於是陳
其謨以祗承于帝祗承者不是祗承帝舜好問好察
之心蓋不以吾治爲已足而遂恝然忘情于天下此
舜之心也亦禹之心也故祗承者所以承其心之所
欲爲而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也講此句要竊
下君臣克艱及天道吉凶意來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乃者難辭也敏

速也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
臣之職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
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於善而有不容已
者矣
克艱之謨正所以祗承于帝者不徒曰艱而必曰克
重在爲上蓋務各盡其所當爲非徒知其艱而已政
乃乂二句平層看君臣一心政化本原故克艱則政
治民化政事出於君臣之所運爲者故云乃能修治
重在工夫上黎民觀化於君臣者故云自然觀感速化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
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

此帝嘉禹之謨也俞之者言君臣必克艱而后政乂民化斯言誠是也君臣信能克艱矣則必有以廣延衆論而嘉言罔攸伏悉致羣賢而野無遺賢膏澤咸被於民而萬邦咸寧矣傳中廣延悉致咸被字最緊要三句見其效之甚大也然此可以易而致之哉自取善言之蓋必大虛受之量旁求博采無間于芻蕘工瞽之微於言之善者則舍己之短以從人初無一毫之係吝是忘私順理之至而嘉言罔攸伏也豈非職此之由哉庶民之中有無告焉人所易忽者必養予周給惟恐或後則愛民之至而萬邦之咸寧也良以是耳衆賢之中有困窮焉人所易厭者則翕受敷施不以微賤而或厭是好士之至而野無遺賢也良以此耳然是事也惟帝爲能之蓋其心純乎公而無私仁足以博愛而智足以周窮吾觀其求賢切總章之問臨下溥如天之仁用士昭明揚之典是固其所優爲者矣豈予之所可望哉嘉言三句是克艱之效應治化稽于三句是克艱之事應克艱允若茲只承上起下文語甚輕嘉言三句較稽于三句亦甚輕惟帝時克見推讓勉慕意又須知只是承能盡克艱之事一邊而效自在其中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

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

伯益承惟帝時克之言遂美堯之盛德得天以見帝堯能克艱蓋上節舜方尊堯以自謙而此則益欲舜因堯以自勉是益之贊堯所以勸舜也廣運者德之全體不息也聖神文武者德之用變化不測也其變化不測由於全體不息也變化不測謂隨在而見聖神文武正隨見而名者非聖變而神神變而文文變而武也自其大而化之而言謂之聖不思不勉泯然無迹之可見自其聖而不可知而言謂之神惟玄惟默殆非心思所能測自其威之可畏而言謂之武乾剛帝範凜然神武之不殺自其英華發外而言謂之文經天緯地燦然宣朗而昭融四字四平不可以聖神妙於無迹文武顯於可見作兩對奄有四海言莫

非王土也爲天下君言莫非王臣也二句平看正天
春命之實
禹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
惠順廸道也逆反道者也惠廸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
禹言天道可畏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
也以見不可不艱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
人順道而為善天則降之百祥無不得其吉者從反
道而爲不善則降之百殃無不罹于凶者吉凶之應
於善惡猶影之出於形響之出於聲自有不可易者
矣此禹泛論天道可畏如此以見不可不克艱意廸
字内不必指克艱講完了只補出君臣能盡克艱則
政乂民化而吉反是則凶矣爲君臣者其可不克艱
乎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
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
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
至廢弛故戒其失墜逸樂易至縱恣故戒其遊滛言此
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
果斷謂之疑謀圖爲也有所圖爲揆之於理而未安者
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

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
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
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盖人君能守法度不
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爲可
任孰爲可去事之是非孰爲可疑孰爲不可疑皆有以
審其幾微絶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
之事孰爲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爲民心之公而不可
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
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廸之謨也
無虞即上文所謂文命四敷者儆戒所以保之也八
者正是儆戒之事不重在序上平平說去傳中云亦
有次第者是於本旨外又推聖賢言語的血脉亦不
用修之身修之朝修之天下意無怠無荒是修此八
者之功也正所謂克艱也所謂惠廸也所以爲推廣
大禹之謨也四夷來王是其效矣當無虞之時國家
法度易至於廢弛而逸樂易至於縱肆必守法信度
一遵朝廷之成憲而無失焉以逸爲戒凡遊畋田獵
之舉不爲無事而空行則罔遊于逸矣以理制欲凡
飲食男女之好不敢肆情而窮欲則罔淫于樂矣無
虞之時賢邪進退易至於顛倒而謀之臧否又易眩
於從違必於賢者則推誠信任勿爲小人之間邪者
則斥逐屏棄勿懐狐疑之心以至圖事籌畫之間終

於理而未安者謀之疑者也疑謀而成之非惟不足以濟事而反以敗事則舍之而勿成凡百圖為惟於合理而廣大者乃可成也至若無虞之時君人易至於邀名邀名則違道矣凡有所事必循道義之正毋或違之以求百姓之譽已也無虞之時君人易至於徇已徇已則咈人矣凡有所動必順民心之公毋或咈之以從一人之私欲也儆戒之事其大要不出此八者帝於此宜何如哉一有怠於心則存心不知儆戒不可也一有荒於事則處事不知儆戒亦不可也是必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內外交致其力則儆戒之功盡矣如是則道化益臻於隆盛治功不止於今日

非特中土之民服從而已雖四夷之遠莫不仰太平之盛相率來歸世一見於闕庭之上以沐聖人之餘澤其致治之盛為何如哉

疑謀二句文意與不後耳目二句相似是一正一反一戒一勉意謀所以圖天下之事者疑謀理之未安者志者心之所之所以慮天下之事者已着心之用上言謀是出於此者也熈者廣於理也勿成惟熈皆要重看語意自相貫却不可以惟熈句作疑謀勿成之教傳中分寸之間光輝明白句與上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一般皆是推衍以見相承之意非鮮百志惟熈之言違道干譽如子產之小惠咈民從欲如哀公之欲加賦之類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念益之所言也且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

用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惇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功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合六與三也敘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汩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云也董督也威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戒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

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
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
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
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
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

伯益儆戒之言即大禹祗承之意故禹言而伯益推
廣之益言而禹嘆美之也惟歌以上敘治致之功已然
也下詳保治之事未然也上即是無虞下即是儆戒

惟字皆輕看德惟二句虛虛論理言謂人君之德非
徒獨善其身而已也在乎有以善其政惟良心於設
施措置之間擴美意於紀綱法度之內使政之所行

蕩乎至仁之流通政無不善矣人君之政非徒專事
於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與天下之大利而盡其
彌縫參贊之功務人事之當為而致其裁成輔相之
道使民生無不得其養焉然養民之政何如彼水火
金木土穀此六府也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
其不足則六者無不修矣正德利用厚生此三事也
則妙作新之機於敦典敷教之餘使民德於是乎正
申懋遷之戒於通功易事之間使民用於是乎利而
又制節謹度以為之防使民食無不足而生於是乎
厚則三者無不和矣合六與三謂之九功九功而曰
惟敘則天者或而無或缺人者備而無或爭各順其

理而不[illegible]以亂其常也合修與和謂之九敘九敘
而曰惟[illegible]則府事治而安養賴膏澤沐而憂戚忘民
得其所而皆歌詠以樂其生也政而至是政斯善矣
德而至是德斯普矣其在今日可不知所以保之哉
是必於民之勤於府事者則稱道其賢揄揚其美戒
諭而休美之使之有所慕而益勤其怠於府事者則
厲其禁令嚴之訓辭督責而懲戒之使之有所畏而
無怠然事之勉強者不能久上之人又安可無勸相
之道哉故必即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
于以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使出民之聲者入民之心
出民之口者入民之耳不待勸而自無不勤不待督

自不至於怠而前日修和之功得以久存而不壞與
天地同其悠久矣

惟字在字須認得明白謂之惟者見德與政猶二也
謂之在者見政與養民一而已矣戒其勤董其怠俱
是未然蓋慮其如此而用是以勸勉之也不然唐虞
之民豈有怠於府事者勸之九歌即九敘惟歌之歌
俾勿壞緊承勸之九歌說不可總承三句玩傳可見
戒董者治法也勸歌者治音也二項是一時事不可
分先後蓋徒戒董而不勸以歌則必不足以感人徒
勸之以歌而竟忘其戒與董恐又無以為勸懲也既
勸懲之復感動之二者並行治斯保矣通節重戒之

以下一截
嘗即此節合上篇及益稷觀之而知樂也者有虞氏
之所以治天下也蓋以陶不偏之德則用之於教育
以昭忠邪之辨則用之於考德以成不壞之化則用
之於勸相以察治忽之微則用之於觀政樂也者有
虞氏之所以治天下也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
水火金木土穀也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
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
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

舜因禹言保治之事而推治之所由致以歸美之通
節以府事允治作主地平天成所以原其始萬世永
賴所以要其終蓋地平天成而後府事治萬世永賴
賴此府事之治也蓋萬古此天地萬古此生人莫能
外此府事以為養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為終始也舜
謂汝言致治之難當不忘儆戒以保之者斯言誠是
也然保治固我之所當為而成治實汝之所由致蓋
向者洪水之橫流而土地之未平則天道或幾乎息
矣而何有于府事之治耶今惟四海會同而懷襄之
害去九州攸同而滔天之患除地則平矣天亦因之
而成焉乾道變化而各正性命成大成小萬物皆得
以咸亨矣以言乎財用之所出者有六府焉得以者
過不及而汝之所謂惟修者信無復汨陳之為患之
言乎人之所當為者有三事焉得以各當其理而汝
之所謂惟和者信無復乖戾之為虞也六府修則生
財足用之道有以開乎無窮萬世資財用以為生者
其有賴世三事和則開物成務之功有以垂於悠久
萬世資人事以為養者其能外乎治興於當時澤流
於後世若此者其誰之功歟實由天地平成之所致
也非汝之功而誰功然則今日相與儆戒以保之固
亦宜矣時字指府事之允治永賴乃功則平成是也
○講地平上不可用惟汝禹也歷八年於外衆四載
之勞等語蓋此語只是時乃功內用得地平處只虛
虛說去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
怠總朕師
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
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
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
此與上節無干涉不怠對勤字師就民言與下節民
不依民懷相應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
念哉念兹在兹釋兹在兹名言兹在兹允出兹在兹惟帝

念功

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忘也茲指皐陶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皐陶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皐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皐陶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大禹因帝舜命之攝位而讓之皐陶時皐陶為士師其德主用刑言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祇德是至威之中至愛存焉雖刑也實種德也種德異乎罔克民

懷異乎民不依此所以當念之而使之攝位也民懷即罔干政協于中之意禹言罔克是謂德之不勝攝位也指未然言罔克則不依矣不可以皐陶來例看即謂禹之罔克民不依亦是已然也念茲四句是禹自言其念之如此而欲帝念之也重在釋茲與允出茲二句見無以易之之意念功與念哉一般看但多一功字功字即指種德與民懷言功德不分看

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

舜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功以勸勉之也謂惟茲臣庶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無有一人干犯我法制者是豈我之自能哉蓋由爾為士師之官知天下之不治由於五教之弗行五教之弗行由于五刑之弗明也于焉於五刑也虛心聽斷詳察其輕重取舍之宜而藉是以為勸化感動之具使民有所畏而於五教之縱也不敢不力是豈徒然哉蓋望治之深予固有

是心也而汝實由此以期之使天下之為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者莫不歸于親義序別信之中而謫然於民彝物則之地即是望治之心而標之則汝豈欲終事乎刑哉吾知始焉教由此行固有不得不用之法而其終焉治由此成實有不欲必用之心方其用之之始即為措之之心實所以期其刑一人而千萬人勸天下皆親義序別信之俗而五刑之設徒為文具而無所用焉斯已矣是以當今之民亦能皆協於中道民彝物則各得其所而無有大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而所期者遂矣然此乃汝明刑弼教之所致也非汝之功而誰功當於此勉力不怠毋以

功成而自止可矣
臣庶專指民言正者法制禁令之謂非刑也不干正則不犯刑矣明刑至協中是推罔或干政之由刑期于無刑句承上三句而言蓋惟明刑弼教故其始不免於用刑治則無刑矣二期字一般皆其心也但上專就治言下專就刑言不可以上句言用刑之心下句申用刑之心乃功即指協中而刑措者言懋只是勉其不替初心之意非勉其所未至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兹用不犯于有司

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踈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延于世其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漸涵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皋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而自謂已功也
舜既以民化美皋陶之功矣而皋陶復以民化歸帝舜之德謂今日臣庶之不犯法於臣何預實由於帝之德以感化之耳德至無所過差方是無過不及是

德之至處故傳說告高宗德修罔覺矣而猶期其永無愆罔愆者盡善盡美至純至粹者也臨下以下十句是罔愆之實亦好生之德也好生句亦承上十句而言臨下以臣言御衆以民言罰弗及嗣是惡惡之短賞延于世見善善之長宥過非私恩刑故非私意所以因人之情罪疑惟輕非姑息功疑惟重非過予所以申我之恩以罰弗及嗣四句對下四句而言上是刑賞之已定者仁行於常法之中下是刑賞之疑者仁溢於常法之外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二句皆兼刑賞言宥過無大二句對殺不辜二句則專指刑言蓋生殺賞罰四者法也首二句言賞罰之常者至

於賞罰有可疑者則寧厚於賞而薄於罰焉第三四句言生殺之常若至於生殺有可疑者則寧過於生而不過于殺焉刑故無小何以亦為好生之德蓋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乃見聖人好生不偏處苟過慈近於姑息反所以害仁矣好生者天地生物之心人人之所共稟者即仁也生也者人之所自愛也人君好生所以好人之生不犯有司人之所以自好其生仁心之相為感通也此節承上時乃功言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舜又以臯陶之歸功於已故復申美之曰申者對前乃功而言俾字內含明刑弼教等事而言從欲二句一直說下四方風動形容其治之流行也不可以下句作以治之實蓋以治而曰從欲正是民不犯法上不用刑也又何處討箇實休字虛虛說即指上二句也惟乃字正應臯陶之歸功於已也夫刑措一事也在舜以為臯陶之功在臯陶以為舜之功君臣交相贊美而皆不自居其功伊果誰之功哉要之有帝舜之德不可無臯陶之刑有臯陶之刑不可無帝舜之德帝舜之德所以為感化之本臯陶之刑所以為率乂之具二者兼舉此其所以刑措不用而成四方風動之治也嗚呼盛哉

帝曰來禹洚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為天警懼於已不敢以為非已之責而自寬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誠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於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

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盛大之意懋乃德者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嘉乃丕績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為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帝舜復舉大禹功德之盛之足以得天者以命之以見攝位不可辭不可以天下莫與汝爭功之下傳中有申命之必使攝位之文遂以爭功以上為命之攝位以予懋以下為足以得天蓋功德服人是一節本

旨帝之所以命禹攝位者此也帝之所以懋嘉之者此也天之曆數在爾躬者此也故傳中復申命二句因功德服人意而帶言之不可遂以此將上下另作一義看玩經文意是一氣推下到天之曆數處以見終當即位而攝位之命不可辭意能踐其言之謂允能成其業之謂功古聖人任人必先敷奏以言而觀其蘊而後明試以功以考其成禹奏言於未事之先而凡所言者皆有行也是謂成允舜試禹之功於既事之後而凡有行者皆有績也是謂成功克勤一段各自意義不必承上成允段說盖成允段重在功上克勤段重在德上勤儉德也不自滿假者不自足其

德也不可謂成允成功之後而又能勤儉是謂不滿假傳中言勤儉而不言滿假者盖滿假是勤儉中事故不舉非謂能勤儉即是不滿假也汝惟不矜二句傳中而又字亦要見有此克勤克儉之能矣而又不矜然汝雖不矜而其能足以服人之實自有不可掩者天下莫與汝爭能也有此成允成功之功矣而又不伐然汝雖不伐而其功足以服人之實自有不可掩者天下莫與汝爭功也二惟字輕看若重看則人之所以服之者不在於功德之盛而反在於不矜不伐矣張大於已之謂矜誇耀於人之謂伐予懋乃德二句承此二句言不矜而天下莫與汝爭能汝之德吾以汝為盛大之德焉是其冠衆德而獨盛合萬善而兼該非特偏長細行所可同日語也不伐而天下莫與汝爭功汝之功吾以汝為嘉美之功焉是其闢乾坤於一時開美利於萬世又非特補塞罅漏之功所可同日語也夫有功德之盛者宜膺曆數之傳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況今日又安可辭攝位之命乎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於中而應於外者也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

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盖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於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人心道心一而已矣初不是兩様如飲食男女喜怒等情亦人之所不能無但不顧義理當否只隨着形氣上便是私欲謂之人心若是道理合當如此則雖飲食男女等亦無害其為道心也人心起初時未全

之是不好惟無義理以御之方是不好了曰危者乃欲墮不墮之間在人有以察而安之耳安之則道心矣道心本全是箇好心惟人欲之心易動而義理之公難明故隨感之際雖有是好心而人欲一以亂之則此心便難見矣曰微者非義理之本微也以人欲之亂之也或見於神清氣定之時而已莫測其幾或遇於物感事來之頃而已莫窺其際此其所以謂之微故在人當守定此心不可為人心所勝也察者察其孰為道心孰為人心重在人心一邊蓋無人心而全是道心則守之而已不必察也守固是守道心之正却不是徒守此幾微之道心而已蓋微字對人欲之

勝此者而言若道心本體自極廣大能一以守之則日新月盛自不能已而微者益著矣惟精惟一者察之而後可守也執字承上句來惟能察而守之則道心為主人心聽命一心之中何往非中禮樂法度心之彰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修齊治平心之推也動靜云為心之發也舉皆無過不及之差而於中道信乎其能執之矣執字非執一之執道理恰好處便是中凡作事皆合當如此便是執中蓋不待執而自無不執與時中相似與孟子執中無權執字反看此節論心字皆是主將發時言非寂然不動之本體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聽言處事之要所以守護此中者也然勿聽勿庸與守護此中不是兩截看蓋中寓於言本有定論中散於事本有嘉謀無稽之言弗詢之謀則是不中者聽之庸之是用不中而害於中矣故勿聽勿庸即是守中也上是存心出治之本內也此言聽言處事之要外也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

此謂內外相資也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可願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願欲者苟有一毫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絶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

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可愛至永終言君臣之相須而欲其敬盡乎君道以足上二節之意惟口二句是直欲其受攝位之命也與上文開說衆非元后二句是推其所以可愛可畏也欽哉二句承上起下之辭言其居可愛之位臨可畏之民而不可不敬也慎乃二句即所以爲敬也慎位句虛說敬修句即所以慎位可願指上二節而言蓋可願不外乎善善不外乎中也敬修可願者惟精惟一以立夫存心出治之本者旣無不致其力勿聽勿庸以謹乎聽言處事之要者又無不爲之防交修於內外之間以全盡夫人心可願之理使無一不善之生于心無一不善之害於政則民之戴君者日益厚而君之所賴於民者日益固但見其可愛而不見其可畏矣苟不加敬修之功使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四海困窮民失君矣天祿永終君失民矣四海二句危之之辭朕言亦指上命治道也或謂是前章所言大禹功德之足以得天下者也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

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旣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禹欲枚卜而帝示以不必再卜禹固遜而帝示以不當遜蔽志字只是已志蔽志二句卜之法也朕志以下正言攝位之卜也朕志先定二句應蔽志句鬼神二句應昆命句人謀鬼謀皆欲其合而必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謀及已心爲主故下兼衆謀而上言朕志下文曰同曰依曰從皆因定字言定者定以禹攝位也以上皆論不必枚卜之意蓋禹意欲以衆卜舜意以卜禹者已吉矣不必以衆爲卜卜不習吉句意根協從來正應惟吉之從句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正月朔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率百官字輕即爲君時若帝之初初字須認只是覲象祀神覲臣等事班瑞及巡狩乃攝位後事不可入

講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玆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動也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

惟時有苗弗率見當時風動惟有苗梗化耳三苗之君舜嘗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禹攝位之初而尤弗率故承舜命往征之昏迷不恭是苗惡之本侮慢自賢與失民失天皆自不恭來反道敗德與用舍失當皆自昏迷來帝辭即指惟時二句苗罪即蠢玆以下所言是也一乃心力是乃勉衆盡誠以致功也

一乃心力者心一則力一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諴感神矧玆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為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illegible]舜也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舜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于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不敢以為父母之罪引慝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慝也祇敬載事也瞽瞍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夔夔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諴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為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誕大也文德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格也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歸弛其威武專尚德教干羽之舞雍容不迫有苗

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
數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二時氣象也
惟德動天至有苗雖是總言當修德以化苗却不可
作四段平看蓋惟德二句言德可以動天見德可以
化苗意以起下三段之意遠指天言謂天之遠惟德
可以動之而無不屆也滿招損三句一段是欲禹驗
諸天道而修德不可以已至者為在已而以不足為
在苗要當反求諸已而已帝初于歷山八句是欲徵
諸人事以修德不可以悪之在苗者為可忿而惟以
德之在已者為當盡也至誠感神二句是又極言德
之感神而必其足以化苗也滿損謙益不可以福善

禍淫言主氣化上言即寒暑日月之類至誠亦是惟
德動天之德自其極誠而言非言其祭祀時也特感
神就祭祀言耳矧玆句緊承至誠句不可總承三節
誕敷只是形容不尚武而專修德意對徂征看則為
誕敷也不是帝前敷者猶有未至而今始誕敷之舞
干羽句不是文德之實言當舞干羽之時而苗適來
格也蓋指苗格時言

皐陶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
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玆禹
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
皐陶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
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
皐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
行之失思永則非淺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
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玆此也
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
下平矣皐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俞
而然之也
允迪二句是皐陶欲舜務修德之實以為受言之地
將欲舜聽已之謨也篇末曰朕言惠可底行此始終

之辭大意盡謂人君之於天下徒知臣之進言所以
為君德之助而不知君之修德實所以為受言之機
君惟不知所以修之斯無以作臣之忠耳誠使為君
者於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躬行實踐
表裏如一出於至誠絕無一毫虛假以雜之君能允
德如此為之臣者莫不知吾君之樂於聞善而所以
為之謨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何有不明乎又莫不
諒吾君之樂於聞過而所以弼其失者柔以濟剛可
以濟否何有不諧乎夫臣之盡職由於君之允德如
此為君宜知所以自勉矣慎厥身修以下是言修齊
治平之事以推廣迪德謨明之義不可分配盖以修

身為廸德猶可也以庶明勵翼句配謨明句義甚不
通庶明句屬國治一邊所以輔治國之事何以配得
謨明弼諧只可云家齊國治天下平則謨明弼諧在
其中矣慎修者兢業自防檢此身於規矩準繩之地
而一言一行皆莫敢苟也思永者長慮却顧為久遠
之圖言思為世則行思為世法非苟徇目前而已也
必思永而後慎修之道盡若徒為淺近之謀則亦不
得謂之慎修也惇有篤恩義意敘有正倫理意惇敘
者自我推修身之道而惇敘之也家由此齊矣勵翼
者由吾身之修以感之也國由此而治矣不可邇以
惇敘二句作自然齊治事邇者家與國也遠者天下

也玆指身修言傳中平言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
不歸重身修上者蓋此大學之序不待推而見也其
實經意以修身為主家齊國治天下平皆自身推之
耳

一說謨明弼諧就君言蓋人君能允廸厥德則有誠
身誠意之實而無自歉自欺之獘其好善必如好好
色惡惡必如惡惡臭而於臣之有謨必曉然明白而
於臣之有弼必和恊從之矣蓋君德既廸則臣言易
入也

一說慎修思永與商書慎乃儉德二句文意相似但
永字義少異思永者欲慎修之功悠久不息也為君
孰不知身之當修然心或放則前盡而不能久必悠
久不息常思所以致謹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
乍作乍止果何益哉唯謹則常敬而不忽思則常存
而不放修身之道盡於此矣

按二說俱本小註而謨明弼諧之說尤為明切可從
第時多從蔡說姑錄之以備考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
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
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臯陶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旨歎美其言謂在
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

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
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
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
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不足憂昏
迷如有苗者不足遷與夫好言善色大包藏姦惡者不
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
大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
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
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

傳謂推廣未盡之旨亦指廸德謨明而言蓋前所謂
修身者知人安民之本知人安民者齊治平之用皆

是推廣廸德誥明之義也知人安民之德即所廸之
德也但前所言廸德是虛虛說起當不止於此耳曰
在知人在安民者言人君之道之所在不必言廸德
在知人安民也知人者明揚咨訪量能而授之職度
德而定之位所謂智之事也安民者敷教修政範圍
之盡其方勸懲之盡其道所謂仁之事也此二句講
未要發出相兼意夫知人則智而安民又所以兼乎
仁安民則仁而知人又所以兼乎智智仁兩盡則廸
德身修斯無不至而謨明弼諧家齊國治天下平者
亦在其中矣禹咸若時正是言二者之兼舉也難者
言其心以為難非帝真莫能盡也哲所以知人者也

非知人即是哲惟哲而后能官人惠所以安民者也
非安民即是惠惟惠而后能黎民懷之大意言人之
行不同而情難以槩見玆曰知人豈察察以為明哉
亦唯以吾心之智所以為知人之本也出其虛靈之
良以辨別賢否於疑似之間是以其所充宅者即其
所充知者以為之量才授職度德定位無有不得其
宜者而官人當矣哲而官人蓋知人之事有如此不
如是則不足以為知人而歉於智矣下民至渙而心
未易以孚玆曰安民豈煦煦以為恩哉亦惟以吾心
之仁所以為安民之本也體好生之德以誕敷膏澤
於四海之内是以天下之民懷服於和衷之餘而怙

之如父感激於勸懲之際而畏之如天黎民無不懷
之矣惠而民懷蓋安民之事有如此不如此則不足
以為安民而歉乎仁矣既能哲以知人而又能惠以
安民二者兼盡如此則功用之大宜何如哉將見黨
惡如驩兜雖可憂也而亦不足憂昏迷如有苗雖可
遷也而亦何足遷巧言令色大包藏姦惡如共工者
雖可畏也而亦不足畏是何也賢智用而至治成民
心懷而邦本固在我者既無可乘之間彼之凶者自
不能為梗况乎君子擠之吾民斥之區區三凶又安
能肆其惡而為吾治之害乎仁智功用其大如此此
所以雖帝堯亦難之也堯既難之帝可以易而忽之

哉知人數句是知人安民之事何憂以下是知人安
民之功用合事與功用然後見其難
允廸厥德至在安民題當以首二句作一頭為主下
分兩脚要體推其義廣其旨之意須見言于帝舜之
前如此明諧須就居說方與下應得推廣之意
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
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
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
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
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

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治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徤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

此下三節皆皐陶陳知人之謨未言之先先發嘆美之辭言人以有德為賢君以知人為貴然而卒未得其真者特以不察行事之實焉耳亦行有九德言實

德之凡也亦言其人二句言取人之法也寬而栗九句言九德之目也彰厥有常句言有德之人取人者取此而已九德所見只是持己接人處事應物已足盡之亦言其人二句不是先言德而後言事采者德之見於事者也言德而必驗於事因事可以見德也采采非一事也載采采者言其持己如何接人如何處事應物又如何也盖人君之取人不可徒狥其名而不究其實苟徒狥其名而不究其實則其不失於虛譽隆而實德病者鮮矣此所以言人之德而必驗人之事也寬而栗九句應亦行有九德句彰厥句應亦言其人二句寬而栗只重寬字栗乃是寬其德之不偏非寬而又栗也不然則寬栗為二德矣即寬中有栗是寬德之成也下八句倣此恢弘廣大德之寬者也而乃有儼然莊栗之儀和平委順德之柔者也而乃有卓然植立之美謹厚者或不足於恭也方且遜以出之持儼恪於周慎之間治才者或易至於驕也方且敬以將之存敬畏於作為之際循循雅飭者似若優游而不振矣然果斷而無疑堅忍而可任則擾而毅也侃侃徑直者似若峻厲而難親矣然望之而雍容即之而和厚則直而溫也有簡之德焉使一於簡則率易而已耳今則寓廉隅於坦夷之內而守已之不隨也有剛之德焉使一於剛則矯激而已耳

今則主篤實於果決之中而持志之必信也又有彊之德焉一於彊而不好義不為血氣之勇耶彼且義以為尚而勇往以副其心事苟可從而奮發以合於道非彊而好義哉剛與勇有辨剛者勇之體勇者剛之發此九德不特是氣禀如此使無學問安得不偏與有常彰是著之于身指行事說即所謂載采采者也非睟面盎背之謂常字虛虛說有悠久之意兼彰與常方為吉士常字亦為緊要盖觀人不必求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為德德而不常皆矯偽耳故成德著於身不必皆是九德全具或三德或六德皆是下文所云日宣日嚴即有常之意吉士者善士也

重稱意此節言知人之法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浚明亮采皆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槩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祇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

此節言官人之法重在翕受敷施句蓋全德之在天下鮮矣其德之或多或寡各適於用而已苟不翕受敷施而必求全德者以立天下之事吾見全德者必難其人而天下之事待人而立者必以曠於求人之太詳此官人者莫要於翕受敷施也三德六德即成德自然著之於身者日宣日嚴即所謂有常也日宣是日日宣之日嚴是日自嚴之故曰益以著益以謹也夙夜浚明與亮采皆是未然事以理論成德之能如此以見其皆宜於用而人君當廣用之意通節至此一截下是詳人君善用之效翕受者兼收並蓄也敷施者度德定位也只此句是善用九德以下皆承翕受句說是其效也九德者自一德以至九德也九德與俊乂不可分才德亦不可平看九德言其德也俊乂即其人只是九德分大小而為言耳事在職上說官在位上說此二句見下無遺才百僚百工即俊乂所為者蓋均是人也自相師言則曰百僚自趨事言則曰百工師師不必就德言謂其志同道合互相觀法如於浚明亮采等皆竊相效法之意惟時撫辰即乘時趨事之意如春則布德施惠以順木辰夏則勞民勸相以順火辰秋冬則禁暴誅慢謹蓋藏斂積聚以順金水之辰之類四辰撫土在其中矣百僚百工官同事同但百僚句重在衆相師法百工句重在各盡職守義雖相連意則有異相師之同則志之所共期者有必治之勢趨事之同則事之所共為者有必治之幾此庶績之所由凝也庶績以家邦之績言

禮樂刑政之屬是也此四句見上無廢事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
無與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

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此節作兩截看萬幾處截上見君身之所當謹下見庶官之所當擇文意不相連屬而義之所主則同為用人而言也大意謂知一日有萬幾之煩則用人乃幾務之大者誠不可不謹身也知庶官為天工之係則人君有代天之責者誠不可不擇人也上是用人之大本下是用人之要務總皆是用人之道無教逸欲有邦意輕只是喚謹身一日二日萬幾者兢兢業業之由也天工人其代之者無曠庶官之由也天工句只重臣職代天理物上以見任用之當謹非推原事出於天君下文天敘天秩之類也
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勑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

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
此臯陶陳安民之謨也謂人君不能盡安民之道者良由不知斯道之切於己耳自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有親義序別信之典五典之在人固有敘而不亂矣而原其敘之所以然者孰主張是耶蓋原於上帝付與之初與生俱生根於心而不可解固天敘之也然天能敘之安保人之不爭而薄乎其所以立教明倫正之而使益厚者是在人君而已其

可辭其責耶以至行于五典之中而有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禮五禮之在人固秩然而不易矣而原其秩之所以然者孰綱維是耶是乃天理之節文在所當然而不容於不然者固天秩之也然天能秩之安保人之不廢而壞乎其所以立制度定品式用之而使有常者是在人君而已又可諉其責耶典禮之寄於君如此故君者主此典禮於上而臣則翼君以行者也要當同其寅畏而不敢忽易協其恭敬而不敢怠荒誠一無間融會流通以和民之衷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可也此敷教之事固所以安民也又有政焉彼其率由典禮者謂之有德有德者天必命之於是

有衣裳之制自九章以至一章其等有五因其德之多寡而與之所以章顯之者在是矣違乎典禮者謂之有罪有罪者天必討之於是有五等之刑自大辟以至墨辟其麗有五一因其罪之輕重而加之所以懲戒之者在是矣斯二者乃人君之政事盖惟辟作福而五服五章惟天子得用之以作勸則爵賞者君之政事也惟辟作威而五刑五用惟天子得用之以作懲則刑罰者君之政事也故君者主此政事於上臣則奉君以行均有責者也皆當勉力不怠可頒則頒可刑則刑慎無固吝姑息為也一或不勉則賞不足勸罰不足懲而政事隳矣可乎哉

朱子曰因其生而第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可見禮亦在典中但據經文只是平看自我還指人君言同寅協恭錐兼君臣然意亦重在君言君當以敬而倡乎臣也惇典庸禮是言君道當然工夫全在同寅句寅恭是所以惇庸的根源苟無此心則其所惇所庸皆為虛文而誠意不屬何以能感動得人而和其衷也和衷不必作效言同寅協恭去和民之衷也傳中民彝物則各得其正還自上人言使其民彝物則各得其正也德罪本典禮說五服五刑亦是虛虛說從天命天討說下來未可遂看人君言玩經傳意皆是如此傳於

政事上始加人君字尤明然服刑本人之所制亦根天命言者盖只是天命合當如此人不得而與焉者也懋哉謂不因循苟且必使賞當善罰當罪意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威其惡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

此臯陶終安民之謨亦致其戒也謂天之聰明於君惇庸命討之能否無不見聞者非有視聽也自我民之聰明民之所視視之民之所聽聽之也天之明畏於君惇庸命討之能否降祥降殃者非有好惡也自我民之明畏民之所好好之也民之所惡惡之也民心所存即天理所在於此見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通達上下而無間如此有民社者其可以不敬乎殆必兢業自持凡生於心見於事行於身加乎民者無一之不致其謹惇典庸禮寅恭形於教化之實而不敢拂乎民之性蓋天之所在也而可慢哉慢乎民是慢天也命德討罪懋勉見於政事之施而不敢違乎民之公蓋天之所存也而可忽哉忽乎民是忽天也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之道豈有不盡者哉此節即民與天一以見不可不盡安民之道意

臯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臯陶謂我所言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為致之於行信可有功臯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

朕言只指知人安民說勿兼首節事可底行連勉君意非自贊也底績即禹前所稱官人安民何憂何遷何畏三句意未有知正指底可績言贊襄即以所陳者贊其君也如贊帝以行知人之事使九德咸事俊乂在官而有以成其治贊帝以行安民之事使教化大行政事丕振而有以成其治夫臯陶雖不欲計功而猶云贊助以成治成治是有功矣是其謨之足以致功自有不能掩者故其辭雖謙而自任之重亦不得而辭矣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臯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臯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臯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臯陶答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臯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瞀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木之義也

蓋水涌不洩泛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

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土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於海次濬畎澮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皋陶以其言為可師法也

汝亦昌言字對皋陶昌言而言當時昌言滿前而舜猶渴聞不倦使禹亦如皋陶之昌言此舜好善無窮之心也都者美帝求言之意也予何言者讓善於人也予思日孜孜者禹以艱難之念易忽乎成之功難保故欲勉勉今日之事功者正所以保前日之事功也如何者問其所以當孜孜之義也自洪水至作乂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詳以見成功之難所以欲孜孜以保之非即治水為孜孜也洪水二句是頭下所事皆因於此也謂洪水橫流下民昏墊予於斯時實任其責以天下之水每因山為險也則四載是乘隨山以相其便宜斬木以通其障蔽而疏導之功可施矣然水土未平民未粒食可但已乎乃暨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飽也予然後施治水之功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使水之大者有所歸次濬畎澮之水以距川使水之小者有所洩功以漸施而水患稍矣然水土初平民尚艱食可容已乎又暨后稷示民播種之方而進衆艱食之民仍有鮮食之飽焉水患既平地利斯得又於是懋勉其民山林川澤之貨為之貿易輸轉而有無相濟農末相資則天下之利至是而通融矣夫然後庶民得以粒食仰事俯育咸有所資非復前此下咨之日矣萬邦興起治功揆文奮武修政立教非復前此方割之時矣治水成功之難如此今日誠不可不孜孜以保之也皋陶一聞而俞之謂所述治水成功之難而君臣當相與孜孜以保之者斯言誠是也師汝昌言師者不徒以為言語之法法其言而見之施為以保治也大禹始曰予何言宜若無所言矣乃今所陳詞近而義遠實寓保治之深意於其間雖不陳謨而實謨之大者故曰昌言師昌言要兼君臣上下言

予決九川至化居以除害由大及小興利由本及末
立意艱食得穀之難也烝民兩句平看本上面水平
懋遷說來謂之乃者見養民之功在向者不易成謂
之作者見方興治功而前此有未暇作又寬說如修
政立事立綱陳紀之類不可用禮備樂和等語
一說傳中水土未平水平播種之初水患悉平等語
所以發鮮食艱食粒食之意不可以此三句斷此章
內文義董氏曰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虞是三人
者均主水土治水之役所當偕行隨時施宜烈山澤
之餘有可梂捕以供食者益致其利有可播種以得
食者稷授其方既而有無相通貨食兼足始也不足
終也有餘禹不忘益稷相從於艱苦之中而述其功
如此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
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
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
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
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
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
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
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
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
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
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
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
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徯我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
命而用休美乎
此禹陳謹位之說正孜孜之事也謂今日之民給邦
乂固世治而功成矣然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貽四
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千百年之患帝也其必慎乃
在位毋以豐亨豫大而少肆縱逸為也帝聞其言而
俞之禹於是又恐帝莫知所從事也乃推所以謹在

位之意謂謹位有要其在交修於內外之間而已心
雖主乎一身而實管攝乎天下之大也莫不有至善
之所在惟私欲之念或動其中則不得其止者有矣
而況帝之在位實萬化之本原乎故必順適乎道心
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為無有所止而不
得其止者斯可矣事雖散於萬變而實統宗於人之
一心也不能無善惡之異趨惟籌度之間或有不精
則不合於善者有矣而況帝之在位實萬機之關係
乎故必審於方動之時以致其決驗於既為之後以
求其安自微而著無不得其宜焉則君德之修於內
者密矣然我一念之未善而一事之未臧也左右補

弼之臣又當盡言以格其非心務有以端天下之本直言訓戒以引于當道期有以成天下之務則君德之修於外者至矣內外交修則謹位之功盡矣果若是是惟無作則已一或有作則政令之頒禮教之布天下之民群趨嚮赴翕然聽受而不違固有先意而徯我於未動之先者矣況動其有不從乎下而得民如此必是內外交修者而昭受乎天則我之心即天之心我之德即天之德寘寘之中寧不一顧歆耶尊爲天乎天既命之矣今則申命於既命之餘而重復不已休執尚焉上而得天也如此夫動而得民則君位本乎人心之所屬者益固而不搖昭受得天則君

位本乎天命之所歸者益隆而不替要之皆內外交修所致也謹位之功帝可不加之意哉

安汝止二句上句自心說出事下句則防之於事也丕應徯志一直講不可兩乎徯志以見丕應之必然也昭受猶感格之意言以所修者明白正大而受於天非私忌妄干之謂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

帝感弼直之語遂咏歎臣職之重以見人臣當知所以弼直也上句言人臣之職在輔弼下句言輔弼之責在人臣要重咏歎意謂列職廟堂為我之臣者非徒具官也蓋置之左右輔弼所以繩吾愆者在是所以糾吾謬者在是臣也者其我之鄰哉至君左右輔弼而為我之鄰者非無職於國者也蓋以密勿之間繩愆者惟臣糾謬者惟臣則鄰也者其我之臣哉臣職所係之重如此夫反覆咏歎之間帝之責望於禹者至矣禹聞而即俞之以為夫人莫不知有臣也未知其切於鄰也惟以鄰視臣則有見於任職之不易矣亦莫不知有鄰也未知其賴於臣也惟責臣以鄰則有見於敬事之當先矣禹始發之而敬承乎帝思

效其恭也帝復歎之而知臣為難愈見其重也是蓋先得此心之所同然者而臣何以圖稱也哉夫帝之言有以感乎禹之心而禹之忠有以副乎帝之望君臣相與之際可槩見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為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為用也下文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

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為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像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絜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為兩已相背取其辨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

色者言施之於繒帛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五色也汝明者汝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敘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自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

此言臣所以為鄰之義君之與臣雖上下之殊實一體之義人非股肱無以運用臣者君之運用賴焉其作朕之股肱手人非耳目無以視聽臣者君之視聽由焉其作朕之耳目乎何則民性未復予治之憂也予欲勞來匡直以全斯民固有之天鼓舞作興以復斯民本然之善然不能以自遂也必資汝以為助興學校而明禮義敷五典而和民則非汝所當盡心者耶民生未厚予治之累也予欲溥德澤於四方廣仁恩於天下使無一民不得其所無一夫不遂其生然不能自致也必資汝以有為制恒產以為厚生之地教樹畜以開衣食之源非汝所當殫力者耶汝翼汝為所以作吾之股肱在是矣禮制未明予典禮紊矣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取其照臨山取其鎮龍取其變華蟲取其文是六者之象則繪而畫之於衣

宗彝取其孝藻取其絜火取其明粉米取其養黼取其斷黻取其辨是六者之象則絺而繡之於裳然其繪其繡必以五彩之色雜施於繒帛之間以為五色也則衣裳之制成矣然豈能以自明哉汝當明其大小尊卑之差等位有大小而服因之官有尊卑而服以之使服與德稱而無僭踰之失可也音樂未審予之治效弗彰矣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以察治功之成否如聲之和者樂之和也樂和則知政無不和而天下之治有可稽聲之乖者樂之乖也樂乖則知政無不乖而天下之亂有可考然詩者樂之章也詩歌之協於五聲或自上達下而為出或自下達上而為

納以是而宣之聲音律呂之間則奏之有其本而察之者有據矣然豈能以自聽哉汝當竭其心思揆其何者為和何者為乖其和與乖而政之得失世之治亂可從而稽焉汝明汝聽所以作朕之耳目者在是矣臣所以為鄰之義蓋如此

翼為渾看不必分配股肱臣字暗指禹言先須泛泛說起左右句是教宣力句是政聖人制器尚象故古人衣裳之制皆假象以顯義觀者觀法之意法古人所以制衣裳者以制衣裳也衣服之制創自黃帝古人當指黃帝以下而言也日月以下至黼黻使服是服者必思有是德也於衣而繪者上合陽之輕清取諸乾也於裳而繡者下合陰之重濁取諸坤也采與色一也指物言之曰采指施於繒帛者言之曰色以五采彰施於五色者謂以五采之物繪繡於繒帛而為五色也服兼衣裳言六律所以和五聲五聲所以被之八音者也在治忽者因樂以知政也然欲因樂知政必因人聲以作樂故又必以出納五言五言播之於樂就在樂中故聞字直貫至此句不可另說是作樂之本出者即朝廷所頒韻語以教民者納者即太史所采民風以達於上者此皆政治所係故以是播之於樂而後治忽可察謂之五言者即人聲之在樂者聽之所以察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弼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為是而背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

上文翼為明聽是責禹自家去做的所以將順乎已者也此欲禹弼違則是以一身是非之責付禹點檢者也違字以禮樂政教言蓋禮樂政教雖資於禹而其用則出之帝者故其用處有違於道資禹以弼之也弼違與面從後言相對一反一正意欽四鄰總承上三句而言謂之四鄰者因股肱耳目而言也弼直與鄰哉不可對看弼直所以為鄰也夫舜大聖人豈有違可弼且非有歉而畏人後言非容受不至而致人後言禹亦大聖人豈肯欺君而為面是背非者此蓋聖人敬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切如此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為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

庶頑讒説也必矣撻朴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
而不忘也識誌也録其過惡以識于冊聖人不忍以頑
愚讒説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悱使之
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
有恥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説之
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
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
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
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
也如此此即龍之所典而此命伯禹總之也
承上節忠直之道固汝所當盡而人之不忠不直者

可不加之意乎庶頑讒説以下節對起看當指待用
之人説不是指臣説侯以明之以下乃是設教以化
不忠直者而歸於忠直也侯以明之所以辨其邪也
不必用撻之而使其愧恥意撻記所以懲其過而屬
志氣於一時也書識所以存其惡名使自愛惜其名
節而知所修省所以堅愧恥於悠久也明之斯撻撻
之斯識總是啓憤發悱而使之遷善改過意欲並生
句正是設教之意總承三教來曰並生者對忠直言
謂其與忠直並生蓋人能忠能直方可自立於天地
間也時颺還就樂上説假令非被之於樂特宣其言
而驗之又何必主於掌樂之官蓋庶頑讒説於改過

之初必有言以上納工則以納言常被於樂今日颺
之明日颺之時時宣播以彰衆人之聽聞觀其果日
改而月不同月改而歲異乎否也不可以射為禮教
時颺為樂教蓋此重在審察上射以明之於未教之
先颺言以驗之於既教之後者也格謂改不忠直為
忠直也承之庸之以股肱耳目之寄委之也庶頑讒
説至於格則聖人欲並生之心遂矣否則威之豈聖
人之得已哉威之以無若丹朱傲條傳云上文禹之
意欲舜弛其鞭朴之威句看來則此威字當就鞭朴
言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於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
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
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黎獻者黎民之賢者也共同
時是也敷納者下陳而上納也明庶者明其衆庶也禹
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説加之以威
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光輝達於天下海隅蒼生之地莫
不昭灼德之遠著如此則萬邦黎民之賢孰不感慕興
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
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旌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
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

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令任用之臣遠近數同率為
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
教而後威之則威亦不為過大禹猶以為未然於此
可見聖人尚德不尚刑之心帝光二句不是勉其明
德是勸其德之著也勉之之意在言外傳中使字宜
玩帝光至時舉是以理論獻是泛指有才德者與頑
讒相反惟帝時舉言賢才隨吾所用也此句輕看敷
納二句是用賢之道帝臣以上見是來之以德敷納
三句見是用之以道二意雖平層卻重明德一邊苟
不明德則賢者不至雖欲用之亦不可得而用矣所
謂用之之道者蓋方其來也非有言無以觀其蘊則

於登庸之初行奏言之典凡其經綸謀畧陳而納之
以觀其所欲為者何如也至其任之也非試功無以
考其成則定考課之條嚴覈實之政委衆庶以事功
而詳於考閱于以試其所成之大小何如也如其有
功於民則不可不厚其報賜之車賜之服而旌能命
德之典行矣明庶以功與明試以功不同彼諸侯之
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此
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衆庶以功以責其將
然之效庶衆也謂衆賢也誰敢不讓二句以遠近任
用之臣言讓者推讓忠直於人而勉慕於己蓋慕忠
直之心勝則服忠直之心虛故有見於忠直之在人

而無見於忠直之在我相率推讓若刑驅勢迫而不
容已耳讓不徒讓其中實有勉慕意夫既以忠直而
讓於人則自處於不忠不直不敢也由是仰副大君
作人之意知上以忠直而望我也我則以忠直而應
之心君之心而誣上行私者遠焉二句一串說兩言
敢不者必之之辭讓而應焉則無頑讒矣何以威為
帝不時時字指上二邊言觀傳中令任用之臣遠近
率為誕慢不特頑讒等語則可見上所謂頑讒指將
用者言也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
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
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
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
惟明

丹朱之國名也頟頟不休息之狀罔水行舟如奡盪舟
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殄絕也世者世
堯之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
殄世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
山國名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
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啓禹之子呱呱泣聲荒大也
言娶妻生子皆有所不暇顧念惟以大相度平治水土

之功為急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
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内乃人君
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每服五
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
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群后也薄迫
也九州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為之長而統
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内畧外者如此即就也謂
十二師五長内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
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内蹈
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
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

罰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朴
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
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
此節是承上文而告以明德之功無若者戒舜之辭
戒其傲所以勉於德也惟慢五句傲之實用殄厥世
傲之害予創以下又即已戒丹朱之惡而勤於王事
者以為言正欲舜之知所勉焉非自矜之辭也蓋度
者治水土也弼成二句疆理天下也州有十二師三
句經理天下也皆是創丹朱之惡而為之者也非創
之之實傳詳内畧外者盖十二師贊於州牧以糾群
后之得失治之以必治也故曰詳五長統領藩夷以

昭無外之治化治之以不治也故曰畧迪功謂蹈行
朝廷之教化而有功承上三事而言此指州牧蕃夷
不可謂是天下之民盖内而州師侯牧莫不德化是
導而盡君國子民之責外而五長蕃夷莫不文教是
迪而盡捍内衛外之功故曰迪功也苗不即工亦是
難看禹貢記雍州成功曰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則禹
治水後三苗已云即叙矣此禹又自言各迪有功惟
苗弗即工則又似治水成功後苗猶未化也且禹治
水在攝位之前征苗在攝位之後治水特三苗既已
竄之三危則征當在竄之後夫既可以竄矣又焉有
征而不服者哉意當時竄而不服又於三危而征之

也又在即叙之後復叛也大抵三苗只是乍臣乍叛
念者欲其念之而修德以化之也上節言明德以化
庶頑此承上文明德說來又歸看在化三苗上盖三
苗之頑不止於庶頑之頑庶頑之頑惟修德以來之
善道以用之則不足慮此三苗則非此道所能化者
此帝所以當念之而誕敷其德也迪德即上迪功舜
之意謂方今天下州牧侯伯五長蕃夷官不同也莫
不蹈行吾之德教而盡其承流宣化之責竭其輔理
承化之功是豈無自而然哉良由汝禹之經營天下
也由治水而弼服由弼服而建官事以次第而舉功
以次第而成故沐平成之休維法制之内者奉君德

意有不約而同也民化如此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則非德之所可化矣能無資於法乎蓋汝成乎皐陶方成汝方敬承汝之功叙同寅協恭而策厲於職事之間然果何事哉亦曰五刑其司也士師其職也以其祇動不怠之心而用之於參錯訊鞫之際凡有未化者皆制之以象刑權衡具在輕重得宜有以大慊乎民志也則彼頑不即工之苗行且自服矣何足慮哉功惟叙指上三者之功次第而成也却不重在

次存上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為賓於虞猶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群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孤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鞀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旁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為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鍾也葉氏曰鍾與笙相應者曰笙鍾與歌相應者曰頌鍾頌或謂之鏞詩賁鼓維鏞是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箾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箾韶季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叙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凰羽族之靈者其雄為鳳其雌為凰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

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鞀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唐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鳥獸微物故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樂偏能舞獸也

此節是作于宗廟之樂后夔將形容帝舜之功德而自述其聲樂感通之妙蓋謂樂之作也其在堂上有石聲之鳴球則從而考擊之有絲聲之琴瑟則從而搏拊之或輕清而詘然或輕清而發越是皆所以合手詠歌之聲蓋人聲本自輕清以是樂而合之自能比和而諧協矣由是遠而祖考神靈默應著如在於

肦蠁之餘頑而虞賓傲習潛消與群后有相讓之美
感格之見於堂上者如此其在堂下管而吹之鼗鼓
而搖之而竹與革之偕鳴合之以柷止之以敔而始
與終之不亂又有笙與鏞也亦必吹而擊焉是皆所
以間乎詠歌之聲堂上之樂一終即以是繼之不至
參差而相錯矣由是鳥獸無知蹌蹌來舞若有動其
機而使之化調其性而使之馴感召之見於堂下者
如此夫樂一耳分之有上下之異總之為簫韶之稱
備間合而一成自一成而至九極兼總條貫之詳該
始終節奏之玅由是不但神格而賓讓鳥蹌而獸舞
也至尊異者有鳳凰焉太平之瑞世不常有者也今
則感至樂而呈祥覽德輝而下之翺翼自栫舞蹈於
廟廷之上而有容儀之可觀焉感召之異一至此哉
此非帝之功德何以致是夔之言非因以自與也正
所以揚厲其美而歸之君耳
堂上堂下皆以人聲為主詠者合詠歌之聲間者間
詠歌之聲只言人聲者重人聲也講聲樂於中要見
和意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磬
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角最難
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聲獨立辨者

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
和者矣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
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
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此節是作于朝廷之樂亦所以形容帝舜之德也言
石以該衆音之和蓋隨磬之大小而為擊之輕重便
是樂和也言百獸之舞以見物和之衆言庶尹允諧
以見人和之衆俱以和字為主允諧就心言上文德
讓就貌言○一說此節與上節各自為段上節蔡傳
內有云其文自為一段小註王氏炎亦謂此節又自
為一節可見此二節意不相屬上是詳言之以著感
通之玅此復揭言之以示感通之極不必因上節有
祖考來格句遂謂奏之宗廟此節有庶尹允諧句遂
謂奏之朝廷立說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
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
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
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者無時
而不戒勑也惟幾者無事而不戒勑也蓋天命無常理
亂安危相為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

畏之不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
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将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
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
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
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而疾曰颺率總率也皐陶言人
君當總率群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盖樂
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
考其成則有課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
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
皐陶将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
績帝歌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

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怠也堕傾圮也言君行
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廢壞所
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
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有虞之治玆其所以為不可及
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
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
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危亡之機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
相儆戒自大禹謨至此二篇所論皆是此意而史臣
於篇終復述帝舜與皐陶賡歌以相責難之詞且載
於后夔言樂之後以見功成樂作治之盛也上下交

儆治之所以保也帝皐賡歌之意固不與后夔言樂
之文相蒙而史臣叙載之法或者意有在也其未歌
也先述意以明其旨趣既發其旨也於是始詠嘆以
盡其情實是不惟於上下交儆而知其保治之心而
於其君倡臣和而得其當時同寅恊恭之盛也通篇
以勑天命為綱領皐陶之歎雖不及此承帝歌之旨
而賡之而此意不言自見矣天命以理亂安危之命
言惟時惟幾句不是勑天之實乃勑天的工夫無時
而不戒勑是一時一天也無事而不戒勑是一事一
天也帝意雖有責於臣然此二句且虚說起不就着
臣言至歌時始專責於臣也股肱喜者盖其知天命

之難諶歡欣趨事致謹於時幾之間不以已治而懐
苟且之心則人君之治為之勃然而興起何有於廢
墜起者治隆俗美萬國咸寧之謂也百工之功亦為
之熈然而充廣何有於壞亂熈者即禮樂刑政四達
不悖及庶政惟和之謂也元首之起百工之熈本於
股肱之喜為股肱者當何如哉此舜作歌以責難其
臣也皐陶未言而先曰念哉者所以起其聽而欲其
念已之言也慎憲即是率興中事盖言操馭下之權
提綱挈領倡群臣以興起事功然不可欲速而紛更
之於鋭然有為之中而舊章成憲之是守也屢省乃
成者盖操責成之柄考績於三載黜陟於九載數以

原缺

尚書會解卷之二目録

夏書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胤征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誥　伊訓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咸有一德

尚書會解卷之二

晋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　標校
達州雲臺廖恒吉
餘姚麟趾呂　胤昌同校

夏書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為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荊之荊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荊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横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為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九州之建其來久矣方洪水横流之時四海一整區域莫辨故禹之治水也分州畫野別天下之土地以復九州之舊規何者為冀為兖為青徐揚荊豫梁雍莫不分別之而區域辨矣敷土非治水之要乎洪水横流之時平地皆水可見者山故禹之治水也隨山之勢横斜曲直相其便宜而斬木以除蔽障通阨塞隨山刊木亦治水之要矣然九州雖分而州境不別

亦何以為州之綱紀耶又於各州之中孰為山之高而川之大者則表識而名之以為一州之綱紀若濟河之於兖州之類是也此又非治水之要乎

傳曰治水之要言必先盡此三者而後治水之功可施也故曰要此三者亦一時事非有先後不敷土無以知水勢之高下故禹先分土則知何州最下治之當先何州最高治之當後不隨山刊木則無以知水勢之緩急故禹先隨山相其宜斬木通其蔽則知治何州以何水為急治何水以何處為急不奠山川則無以知水勢之出入故禹先奠山川則知水之出者為某州水之入者為某州源流可稽矣此奠山與封山為州鎮者不同州鎮是就每州中界內封其一高大者以為一州之主而時祭之此是就每州疆界所至之處舉其山水以為界限之別也不可混看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兖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在屈縣東南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兖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兖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脩因鯀之功而脩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踞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在河東郡彘縣東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盖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

冀之水莫大於河壺口河流之衝也經始治之以殺其勢梁岐經流之地也漸次治之以開其道而河於是乎無患矣次莫大於汾太原汾之所出也則因鯀之功而脩之以濬其源岳陽汾之所經也亦皆修功而治之以滌其流而汾於是乎無患矣河汾治冀之水平矣末要用載脩二意繳盖經始以治河紓君父之急也可以觀忠矣因舊以治汾盖前人之愆也可以觀孝矣

有所包則謂之至無所包則謂之及始曰既脩太原則凡近太原之為地者莫不秩然其就緒繼曰至于岳陽則凡近岳陽之為山者莫不振然其有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洪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名為濁漳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
衡漳是水至于衡漳言二水之間凡地皆底績也不可把衡漳作水平看此條是言土平
厥土惟白壤
無塊曰壤柔土曰壤教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衛二水名恒水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東入滱水衛水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河從從其道也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邢趙深三州其地也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水小地遠向未暇治曰既從者謂恒入滱水又由是而入易水衛入滹沱河亦由是而入易水也地平近河向未易治曰既作者則其已治可知矣二句皆本河水治而然也傳中成功於田賦之後意亦要見得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
制為常貢非彼因水土平而自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而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

然是貢賦二者之來豈無其道哉彼東西南順達河者不必言矣其在北方者則漢遼漁陽之地既遥遠不能以接境而遼濡滹易之水又中高不能以通河故必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蓋碣石之山屹立於河口之濱自海入河右顧碣石如在挾掖故曰夾右夾挾也如此則可以達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總說傳云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當始此言固然但云禹治冀州水直到大陸既作後方去兖州治水意義恐不通既載既脩治者或是禹發初役功亦是如是役河勢開河道以見尊王之意未必有成功禹於各州記成功以壺口梁岐太原岳陽覃懷衡漳恒衛大陸等水土既在冀州故或本其用功或覩其成功而盡記之耳學者固不可以冀州是始用工遂謂冀州諸山諸水盡成功後然後治兖州亦不可謂冀州非治水法而遂以蔡傳為誣也自既載至岳陽此本用功而言也覃懷一節覩成功而言也大抵別州域而後可以平州患平州患而後可以辨土宜遂物性定田賦制土賦詳貢道此又記各州成功之序也

濟河惟兖州

兖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

據謂跨之距至也據濟者不止於濟距河者未至於河餘州言據言距者倣此

九河既道

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絜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既道者既順其道也

雷夏既澤

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灉沮會同

灉沮二水名水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沮二水河濟之別也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北方之水莫大於河而兖之害莫甚於河向也蕩為一壑矣禹也相度其勢以為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分其流而九之為之道以疏之於是既順其道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百折不回無復泛濫瀰漫之患而河治矣河治則兖之水易為力雷夏水之所鍾也禹功未施何有於既澤今也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蓄而復流滿而不溢非如向之泛濫奔潰矣雷夏不既澤耶灉沮二水異源而同流者也禹功未加何有於會同今則灉水入于沮水相持並趨流而合合而一派然東之不知孰為灉孰為沮灉沮之水無

不治矣

九河大水也雷夏止者灉沮合者衆水也既道載大水治而後止者合者名得其治也不可以河濟立說蓋雷夏近濟陰地非即濟水也九河乃河水自然之流非禹所強分者後世以爲禹所分者非是蓋禹之治水不與水爭利行其所無事而已觀其記成功分流者以各得其分爲功合流者以各得其合爲功止者以得其所止爲功初未嘗以分者強合合者強分流者使止止者使流也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此二句對九河三句看上是水之平此是土之平一驗於物一驗於人是字承水治來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徐兗楊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

田賦對講賦者田之賦也賦之薄見聖人經國取民義不容已仁寓於法之中入之緩見聖人因地愛民義不容急仁溢於法之外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以筐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兗地宜漆草木繇條而漆有焉漆則制之以爲貢兗地宜桑桑土既蠶而絲有焉故絲亦制之以爲貢而織文則絲之美織爲錦綺者也故盛之以篚焉厥貢漆絲者取其宜也厥篚織文者重其美也厥貢截不可以貢篚對看蓋漆絲織文皆貢物也餘州倣此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

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貢賦之來果何道哉濟爲河之所入東南逆流而入
河漯爲河之枝流西北順流而入河浮濟浮漯從其
便也
一說浮于濟漯者先浮濟而後浮於漯也葢漯水既
爲河之枝流可見自濟至漯始至河也陳氏經曰因
水入水曰達則其義尤明矣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

嵎夷既畧

嵎夷今登州之地畧經畧爲之封畛也
先言土者葢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預於濰淄也
封畛田間道也畧者正經界之意既可經畧亦可樹
藝矣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出琅琊郡箕縣北至都昌入海淄水
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東至博昌縣入濟其道者水循
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導也此言其道者泛濫
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
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
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獨
省者也
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此淄水傳明言入濟浮
于汶條傳又云入海一水而傳異說不知何謂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
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濰淄爲一州之患故其道而後厥土可辨其白墳嵎
夷東海之地故既畧而後海濱可辨其廣斥矣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
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畎
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怪石之貢
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
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萊山之夷作牧者
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
韌中琴瑟之絃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
惟錯以上通一州皆然也岱畎以下隨地而制也林
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
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徐州倣此檿絲
之貢須知是萊夷先之以作牧一句者盖水平而彼
遂牧畜之利則其貢也乃樂於輸誠而貢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淄水汶水同出萊蕪原山但一在山陰所出者入海而去濟遠惟汶水在山陽所出者入濟故貢賦之來必浮汶入濟由濟入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二句不可平看又須以淄水照起講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彊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水出平氏縣胎簪山曾氏曰淮之源出于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出蓋縣艾山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泗

徐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乂則自泗而下凡為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乂則自沭而下凡為浸者可知矣

淮出胎簪而經于桐柏淮入海沂入泗泗入淮乂者治也入海入泗即治也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羽山在東海郡祝其縣南藝者言可種藝也王氏炎曰先淮後沂先大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淮沂乂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

淮沂既治則治山之功易為力故樹藝之利興焉向非淮沂乂何以成功之易若此哉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在山陽郡鉅野縣北水畜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濟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為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王氏炎曰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

合淮沂四句須合王氏曾氏二說始備蒙羽藝東原平還有些工夫蓋禹貢無施勞者雖大亦畧也若出淮沂二句主先大後小先高後下意蓋沂本大視淮則為小也羽本高視蒙則為下也要用相因意若大野既豬二合重濟水上大野豬是受濟之水治東原平是近濟之地平亦要用相因意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漸進長也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言其叢生而稹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濵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為貢以為建社土封之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嶧山在東海郡下邳縣葛嶧山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盖草木之生以向日為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濵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濵若浮於水然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為服飾魚用祭祀夏翟之出于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濵珠魚之出于淮夷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纖縞皆繒也以之為袞所以祭也以之為端所以齊也以之為冠以為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惟土五色通一州皆然餘皆隨地所出者厥篚叙於淮夷之下乃淮夷所貢傳中止言珠魚之出於淮夷偶舉其一以見其餘也玄纖縞配齊祭等亦要分曉蓋赤黑色之幣謂之玄可以為齊祭首服之用黑經白緯之纖素白之縞可以為去凶即吉之服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盖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貢賦之來果何道哉必泛舟于淮由淮入泗夫自淮而泗皆同於一道由泗而往則分為兩途泗本與河不通也故必由灉以達河灉乃出於河而入於泗者

也或由濟以達河濟乃入于河而又合於泗者也達河則達帝都矣

浮泗達河有兩途皆遡流而上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在豫章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南康軍三州之地所謂鄱陽湖者是也

凡言既豬者是上流有所受下流有所洩也

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為群

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
也
此句言物性之遂當總記在水土平後以其居止於
洲渚者也故係之彭蠡既豬之下亦以驗彭蠡之豬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為婁江東南流者為
東江併松江為三江既入者入于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大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在吳縣西南五十
里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
定而不震蕩也

震澤之定因於三江之入雖未有可據傳婁江東江
既皆松江分流併松江為三江必即今之松江也其
去震澤最近震澤之流入松江者雖亦未詳大槩洪
水橫流澤不能受然後泛濫奔潰不能定耳今三江
既云入海則是近海低處水皆有歸雖便不是震澤
下流得洩亦無橫流入澤而澤可定矣朱子曰薛士
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
恐是再觀今之大湖橫亘浙西及蘇松常地方千餘
里霖雨稍甚則近湖郡縣皆被其患訪之故老但云
三江口是入海之處今皆湮塞水固不得洩司水利
者亦未之考此云三江雖未必是古之三江以大勢
觀之亦是如此故以朱子所稱及今所聞詳之則謂
震澤之定因於三江既入亦無害也然陽鳥三句又
因彭蠡而然蓋揚州彭蠡最大三江震澤皆衆水
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
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
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
上上錯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
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
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笴簜之材中於樂之管簜亦
可為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
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
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
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
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
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
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揚州之貢有二有常貢有不常貢惟金三品至織貝皆常貢也厥包句不常貢也相對看橘柚通一州皆有非止出於島夷言於厥篚之下者橘柚與大龜磬錯皆非常貢故在於厥篚之下非係於島夷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

貢賦之來豈無其道哉必順流而下沿於江自江入海然淮與海通故挽舟而上自海入淮也泗與淮通故逆流而進自淮入泗也自泗而上或由灉以至河或由濟而入河達河則達帝都矣

江在靜海入海淮在淮浦入海故沿江入海自海入淮也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海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南方之水莫大於江漢江水發源岷山流至東陵而北會于漢漢水發源嶓冢流至大別而南入于江當懷山襄陵之時江漢之為害巨矣一自禹功既施懷襄以去雖去海尚遠而水道已安望滄溟以流注而無壅塞橫決之患蓋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向天朝而至止有不能自已者矣

須識是漢入江江入海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在長沙下雋西北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

江漢治則荊之他水易為力是故九江江漢之所經也今則疏鑿之功有可施滔滔其逝而水道甚得其正矣沱潛江漢之別流也今則濬道之力有所用浩浩其歸而無不既順其道矣荊之水有不治乎孔殷既道中皆有工夫九水合流故名九江不可分講出水名亦不可破作衆水

雲土夢作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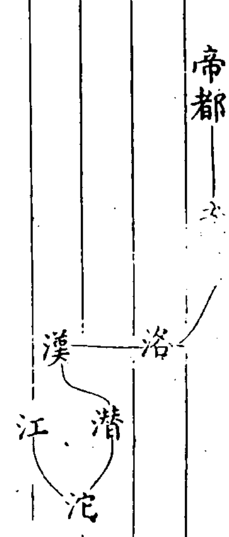
雲夢澤名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合而言之則為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

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
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
也
水治而地其有不平乎雲之為澤跨江之南南方地
卑者也今則沮洳盡去雖未可興耕作之功而已見
其土矣夢之為澤跨江之北北方地高者也今則地
利以興可以施耕作於其間不特土見而已是知地
卑則水落後而人工晚地高則水落先而人工早雖
有不同要皆足以見其土之平也
上三節是水治此是土平然時多以江漢句為主謂
衆水之治二地之平皆本江漢之水有所歸耒以九
江為江漢之經流沱潛乃江漢之别流雲夢乃跨江

南北者也亦可從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
等者地濶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栢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荆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荆先言羽毛者以善者為
先也杶栝栢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栢
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砮
者中矢鏃之用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

矢也三邦未詳其地厎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
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
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
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
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與上
之辭重其事也
璣組截以常貢及不常貢對看惟箘三句以戎祀對
看戎事尚精強故箘簵楛之供乎戎者必取其所出
之良不泛責乎一州之所無祀事尚精誠故菁茅之
供乎祀者必表其所係之重不輕視為一州之凡草
菁茅是通一州所出於厥名及包匭四字見聖人底

慎之心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
入潛漢也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
自洛而至于南河也
貢賦之來果何道哉必載舟以浮于江自江順流而
入沱自沱入潛自潛挽舟而入漢然漢與洛不通故
舍舟而陸以達于洛由是挽舟泝水而上至于南河
而達帝都也
傳載程氏說與本傳相戾故不錄



荆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洛水出冢領山至鞏縣入河瀍水出替亭北至偃師縣入洛澗水出新安縣東南入于洛伊瀍澗入于洛而洛水又入于河

又新安在今河南府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爲滎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

濟水溢於別流則爲滎澤洛水衍於異派則爲波溠今滎雖未能隨濟以入海波雖未能會洛以入河然皆不横流必既畜而復流也

導菏澤被孟豬

菏澤在濟陰郡定陶縣東盖濟水所經被及也孟豬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南京虞城縣西北孟豬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菏澤孟豬雖云二澤詳玩傳意只是導菏澤之餘波入于孟豬即餘波入于流沙之意舊說以導字貫至孟豬非是自伊洛瀍澗至孟豬以流止分看不必以洛濟立義盖重在豫州成功不重在洛濟故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别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織紵以為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

以常貢及不常貢對看漆可以飾器皿枲絺紵可以充衣服黑經白緯謂纖治磬之錯如斧鑿之屬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

于洛而後至河也

貢道要見是西境講須以東境照起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華山即太華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蜀郡湔氏道西徼外江水所出也嶓冢山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川源既滌水去不滯而無泛濫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又按梁州乃江漢之源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導沱則江悉矣導潛則漢悉矣上至岷嶓下至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吳氏曰岷嶓藝則江漢之上源治矣沱潛道則江漢之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山在今嚴道縣蒙山青衣縣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陳氏大猷曰旅獨以梁雍言之者盖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以蔡蒙荊岐言之者盖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内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

和夷厎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

蔡蒙地之高者此和夷地之平者輿之對看通上岷嶓四句上二句水之平也下二句土之平也平看皆有工夫無相因意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户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户之增㦸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三錯者或時錯出第七則為下上或時錯出第九則為下下通本等第分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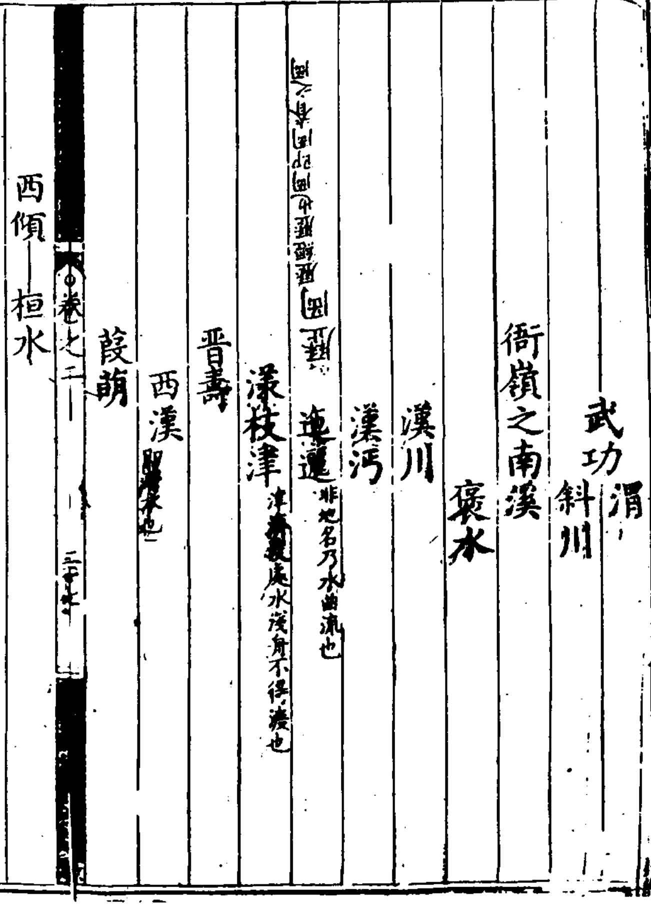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砮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

織皮檿傳當為二物皮為裘織為罽也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在臨洮縣西桓水名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閒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貢賦之來何道也西傾之山桓水出焉自西傾因桓水是來由桓而浮于潛自潛至沔阻漾枝津非可一葦而航也必舍彼舟楫服乎輸將南歷岡北迤邐而接漢川之沔焉自沔而渭雖云可通亦難一蹴而至也必歷乎漢川至于褒水逾衙嶺灌斜川而北以入于渭焉渭與河通由渭而進截河水而渡則帝都可達矣絕河者謂不順流而下亦不逆流而上只橫渡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

涇屬渭汭

涇水出涇陽縣西東南至陽陵縣入渭渭水出首陽縣西南東至司空縣入河汭水扶風汧縣弦蒲藪汭水出

其西北東入涇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一涇水也既受汭之趣流復向渭以輸納勢如貫珠絕而不絕故曰屬

漆沮既從

漆水自同官東北界來經華原縣合沮水沮水出直路縣東至華原縣合漆水至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

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

灃水攸同

灃水出終南山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

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荆山即北條之荆在馮翊懷德縣南岐山在美陽縣西北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惇物皆在武功縣鳥鼠在首陽縣西南舉三山而不言治者蒙上文既旅之文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其地在幽豬野地志云武威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合上二節是土之高下平與上四節水治對看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

既宅以奠居言丕敘以化服言惟既宅故丕敘也二句正見水土平意觀傳中及是於是等字可見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琅玕石之似珠者

球琳可以為珪璋之用琅玕可以為冠冕之飾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積石在河關縣西南羌中龍門山在夏陽縣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

貢道有二以東北境言之道莫便於西河河源固發於積石河流則經于龍門故必浮於積石經于龍門至龍門則達西河矣以西南境言之道莫便於渭汭渭自陽陵合于汭汭至華陽入于河故或由灃由涇

由漆由沮皆至渭汭而會渭汭則至大河矣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盖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於西戎故附于末

此記雍州餘功所及即叙但打轉上句以織皮來貢便是即叙化服之謂也若三危出至即叙在渭汭截上是西裔平則水土無餘患而治詳於內者聖人經理一州之全功也下是西戎貢則平成無餘地而功及於外者聖人經理一州之餘功也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三山皆雍州山岍山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岍山荆岐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在河東郡蒲坂縣南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析城在河東郡獲澤縣西山峯四面如城王屋在河東郡垣縣東北山狀如屋太行山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逾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者可見矣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河濟所經

九州之成功既分記之矣而又總叙始終之槩如此盖分記者其經也總叙者其緯也非經則不知其定在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作書之妙也岍岐荆在雍之北自壺口以至碣石諸山在冀之北是皆河濟之所經也欲治河濟之水不于是諸山而導之可乎禹則發始於雍由岍而及于岐由岐而至于荆豈徒跋行險阻哉以相便宜以通蔽障而已然荆與壺口隔之者河禹自荆山又假舟楫以逾于河則自雍而之冀

於是自壺口雷首而至于太岳由底柱析城而至于王屋由太行恒山而至于碣石其相便宜猶夫雍也通蔽障猶夫雍也導此二州之諸山則河濟之水已殺其滔天之勢而可以入于海矣

天下之水其源皆出於山而其勢亦因於山故禹導水必導山導山即所以導水也故經文於碣石之下遂以入海為言入海指河濟盖岍岐諸山河水所經也隨山濬川只是一事林氏所謂隨山以相其勢則川流之迹可求濬川之功可施及呂氏所謂治山旁小水者皆不同若如此說則隨山濬川為二事而此云入海者為虛言矣蔡子深明此意故不别觧入海

意導山導字只是濬源泉相便宜通蔽障而已但此
北條北境諸山非河濟所出則所謂濬源泉者不必
言也河濟所經亦槩言耳若析言之亦無考也　凡
曰導曰逾曰至皆指禹言曰入乃指水言也
蒲說謂不導山則濬川之功無所施導山者濬川之
經始也此是主林呂二說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栢陪尾豫
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在冀縣南太華在華陰縣南
熊耳在上洛縣外方嵩高縣有嵩高山古文以為外方
桐栢在平氏縣東南陪尾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

以為陪尾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
南境之山也此伊洛淮渭所經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既皆雍州山其不與岍岐荊同
言者蓋自北而南各分條境著自然之形勢不得不
異文也據經文并前後蔡傳鳥鼠為渭水所經熊耳
為伊水所出洛水所經桐栢為淮水所經故北條大
河南境諸山為伊洛淮渭所經然西傾之南桓水出
焉傳不舉者以桓水未嘗見經以其水小患亦小禹
固不十分用功治他而導此西傾諸山亦不重此水
也故傳亦不及之不言所入者經於此諸山之水固
各有所入見導水不得總記且導岍一節既言入海

以見導山即是隨水矣餘不必言也嶓冢岷山意亦
同此自雍之南境之豫之南境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荊山南條
荊山在臨沮縣北內方大別亦皆山名內方在竟陵縣
東北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縣北大別山是也此南
條江漢北境之山也此漢水所出所經
據後導漾一節嶓冢為漢水所出大別為漢水所經
荊山內方未有所考孔氏曰荊山在荊州內方大別
皆荊州山則荊山內方皆漢水所經矣此自梁之北
境之荊之北境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在長沙國湘南縣九江見荊
州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過經過也與導岍
逾于河之義同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
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
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
淺原在湘水東北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
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江水所出所經
據經文岷山為江水所出九江為江水所經衡山在
岷與九江之間亦江水所經矣但江水過九江至東
陵東迆北會于匯不及敷淺原意敷淺原不是江水

所經蓋江水過九江已至東陵矣敷淺原在九江東北必高大廣博故過之亦書也朱子曰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於敷淺原也夫彼曰水至此曰人至不並言則可見水至非人至人至非水至也而敷淺原未必是江水所經矣由此推之則四條所列諸山全重在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意可見非是禹依山導水自某至某也

此題主江水所出所經說在岷山之陽截一主南北二支說當在衡山截亦可

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在張掖縣西北流沙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於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已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叙山叙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出犍為郡南廣縣汾關山其水之黑以揄桒積漬所成三危武脇時其上接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

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

叙水亦是西北而東南故先弱水黑水或西流或南流各順其性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在河陽縣南洛汭洛水交流之内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今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洚水在信都縣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

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此導北條之河水也蓋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河源多伏流而積石乃其見處禹導河不窮其所自惟於積石而施功由積石而往徑流至於夏陽之龍門載折而南演迤至於華山之北界自南而東則河流之在華陰者滔滔然至於底柱不但底柱也又至於孟津之間過於洛水之內以至大伾之山何者非東向所經之地乎自東之北則河流之在大伾者浩然過于洚水不惟洚水也既至於大陸之原又播為九河之水而有經支之流何者非北向所經之地乎又由是而之焉則合衆流而同為逆河向大海以為歸而河水於是無患矣

傳中記其自北而南等句最緊要當河水之衝故曰底柱同為逆河一句相連龍門而上一書積石而不言方向蓋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累書方向而又極其所歸中國在所詳也緻要見此意

積石—龍門—華陰—底柱—孟津—洛水—大伾—洚水—大陸—九河—逆河—北海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流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水發源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是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通州靜海縣

此導南條之漢水也蓋以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漢然漾之源出於嶓冢山是山也在梁州之北禹則自嶓冢導漾于以濬其泉源使有逝而不復上源

既治則下流自順由是東流至武都則為漢水曰為者明漢之水即漾之為也又東流至武當則為滄浪之水亦曰為者見滄浪之水亦漾之為也由是而不已歷郢州長壽之三澨而漾水則過焉謂之過者非大水入小水之名乎又由是而不已漾流至漢陽之大別而南入江焉謂之入者非小水入大水之名乎由是而東滙澤為彭蠡又由是而東為北江兩言為者又明非他水之為也水流至是則大海為百川之所歸順流而導之至靜海而入海矣

本文東匯澤為彭蠡十三字本傳與朱子皆謂其有謬處斷為衍文辨之甚悉但講此題只依本文其東

匯澤十三字只依稀含糊說過亦罷嶓冢源也東流
為漢至東為北江流也入海歸宿之處也如東流為
漢至南入為江以為字過字至字入字作主意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迆
北會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鄭氏云經言過言會者
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九江見荊州
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
此導南條之江水也蓋天下之水固莫大於漢亦莫
大於江然江之源出於岷山岷山在梁州之南禹乃
自岷山以導之上源既滌下流自順始別而東則為

沱曰為者明沱即江之為也又東至于澧曰至者水
流至其地也由是而不已則荊州之九江水之小也
江則流而過之由是而不已則岳州之巴陵地之太
也江亦流而至之又漸而之東則嶓冢之漢固匯澤
為彭蠡矣江則迤邐東流北會為匯與漢相合也嶓
冢之漾固東為北江矣江則自北而東流為中江與
漾為一也水流至是則大海為百川之所注江則入
之而有所歸宿焉江之治也何如哉
此與上條頗相類皆發源於梁合流於荊入海於揚
也
合上條與此總論之二條經文最為難曉今之彭蠡

在大江之南七百餘里於經漢水宜曰南匯不應曰
東匯江水宜曰東會於淮不應曰北會淮既在南則
宜曰北為北江中江不應曰東為且漢水江水會為
淮矣則二水相混其流出也又安知其孰為漢水而
為北江孰為江水而為中江也又今湖口橫渡之處
其北則為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
謂橫絕而為彭蠡者彭蠡自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
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豬而為澤者也
彭蠡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
不見所謂橫絕而為北江者也凡此皆所未詳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

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發源為沇既東為濟出河東郡垣曲縣王
屋山東南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
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
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
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
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
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
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泒濟流至其地耳汶
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
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

見或伏而脉絡可考
濟水清河水濁故入于河而知其不混溢爲滎而知其源是濟也辨在清濁之間耳沇水見伏不常不誌其原伏也曰沇則見矣沇下又伏東流爲濟則見矣入于河爲伏溢爲滎則見矣滎下又伏東出于陶丘北則見矣以後俱常見而不伏然則何以導之自其見者用功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栢導之耳桐栢見導山泗沂見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淮水出自胎簪山禹自桐栢而導之何也蓋淮水經流於桐栢山始大故禹不自胎簪以濬其泉源但自桐栢以决其壅塞也由是而東則有泗沂勢與淮敵于馬東會於徐州之泗沂水流至是則東至揚州淮浦縣而入海馬夫然淮水無不治矣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新安陳氏曰灃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于灃即灃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灃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灃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渭源出於南谷山尚微流至鳥鼠山始大故禹不於南谷山而濬其泉源但自鳥鼠同穴而通其壅蔽由是而東灃水南注之而渭則東會之由是而東涇水北注之而渭則東會之又由是而東漆沮東北注之渭則自東過之水流至是則大河流乎其東乃大於渭者渭則東至司空而入之下流有所歸矣東會于灃三句即前言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要以雍州註求講明白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

洛源出於冢嶺尚微流至于熊耳山始盛禹導洛自熊耳者亦猶導渭自鳥鼠同穴也洛水流至東北則有澠池替亭之澗瀍又由是而東則有熊耳之伊水其水皆與洛均敵故洛會之以同歸至鞏縣而入河也

導沇至此四合沇淮四瀆之二也皆入海渭洛九川之大也皆入河四瀆之東有渭西有洛故先事沇淮後言渭洛此史臣所叙之先後非禹治水之先後也

破云聖人於北條之水有導二瀆以入海者有導二川以入河者

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栢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隩隈也李氏曰經内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灘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此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蓋隩山川澤載在各州有見有不見此總言之見九州皆然故曰攸同言水土平治無有不同也此句統言之下詳言之謂九州之攸同者何哉蓋四海之隩已可奠居則非特兗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是地之卑者得其治矣九州之山已可祭告則非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荊岐既旅而已是地之高者得其治矣南條北條流於九州者不知其幾川也今皆濬滌泉源則不獨九江孔殷九河既道之見於荊兗矣南境北境環於九州者不知其幾澤也今皆已有陂障則不獨大野既豬震澤底定之見於徐揚矣由是四海之水若大若小莫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向之懷山襄陵者不見其迹而瀰漫滔天者不見其害矣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如此此禹所以再闢乾坤之功而為萬世所永賴也此以四海句總申上言

一說四海會同還作另一項為是以導水一派觀之可見或把對首句總申上言非是蓋四海會同是言東方之水則歸東海西方之水則歸西海是東海西海有以會衆流而同之南北亦然川不曰流而曰滌源觀四海會同而其流之得歸于海又可知矣觀傳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句則此說不可從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脩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厎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

之以上中下三等中邦中國也盖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此總結九州之貢賦盖天下之大害既除則天下之大利斯興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也於是或相制以洩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治是天下之利源開矣夫利者出於天地而國家所賴以為用者也利源既開則經國定制以致天下之貢賦者可無法乎誠以庶土有肥瘠高下之不同也則合九州而較之參伍錯綜交相質正以辨其何物出於何州而一州所產又何者為最良肥瘠高下居然有不容掩者由是因庶土之出而致謹其財

賦之入隨地而制之貢固不責有於無而有者又必慎選其良初不取多於少而多者亦必擇取其精常得者為正數之常貢偶得者則待命而後貢凡此皆底慎之意也財賦止曰底慎盖土賦或及於四夷不特中國而已至若九州土穀亦有肥瘠高下之殊也則合九州而品節之比並論量以定其孰為上孰為中而孰為下由是因穀土所出之財而成賦於中邦之内何州之田所出為最高也則使納其賦之高何州之田所出為最下也則使納其賦之下正歲者為常間歲者為錯其制一成不可以復變成賦而曰中邦者盖田賦不及於四夷但止於中门而已聖人經國之制何其周密也哉

庶土者自穀土之外至於塲圃園田丘陵墳衍凡能生物處皆是壤專指谷土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篚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賦也慎成二字最有意成謂不因時而妄增亦不因時而苟變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

錫土如契封於商之類錫姓如契子姓之類重封建上不重報功上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此禹之言而史氏記之也德就躬行說所行即是德也即建中建極之意不距朕行謂天下之人回心向道蹈行德教無俟於刑驅而勢迫吾知其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如廸有功廸朕德聲教四訖之類仍據理言之不必作實事来看觀傳自不能三字可見若四海會同至此主三註規模次第雖事乎法度之維持綱領樞機實關乎敬德以成化四海會同句當依題就總中看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内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内去王城爲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内百里爲最近故併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藁麤皮納也外百里爲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爲尤遠去其穀而納米盖量其地之遠近而爲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爲五等

者也

此下五節記禹弼成五服之事也甸服之賦近粗而遠精近者易致而遠者難致也故輸將之事近者服之而遠者不服也賦字貫至末以車載物曰輸用人推送曰將此輸將又是另盖力役之征也不是總銍秸輸將而来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内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

邑與國要明白二百里乃第二百里也三百里與上文二三字不同言三箇百里也言男則子在其中言諸侯則公伯在其中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内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内外之間故以内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内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要發綏字意内安中國外安邊疆也要之内治非無武也而以文爲主外治非無文也而以武爲主吞舉

其重焉耳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畧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覊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三百里曰夷是舉近以見遠其實三百里外皆夷狄之俗也二百里蔡是外二百里夷狄之地又爲流放罪人之所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

以處罪人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
百里而為二等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
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
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
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
教所及盖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
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
圭以玄云
史臣記禹教化之所及也承上言禹有先民祇台之
德而又加以綏服法度維持之密故能致教化大行
如此聲教成功俱當管禹貢一書言東漸三句是分
言聲教所及聲教二句是總言聲教所及天下之勢
東西近而南北遠故聲教之及有漸被暨淺深之不
同也漸者漸漬之深被者覆冒之廣暨則及之而已
漸深于被被深于暨因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觀
其平水土定土賦而萬邦作乂建諸侯綏五服而各
迪有功正所謂振舉而遠者聞軌範而遠者效也告
成功還須以平水土為主并及定田賦建諸侯與政
教之行疆制之制等事
禹貢總論
禹貢一書最為難看先儒議論紛紛未詳通禹貢一
書會總來說皆是逐段分改故至今終是不明且如
朱子謂禹貢大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
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蔡子謂兗最下故
所先雍最高故獨後二公語意一般九州成功次第
宜是如此但冀州一州其下非兗其高非雍傳謂帝
都之地治水所當始不知所謂既載既脩治者如何
用功盖為患於冀州者河水為大歷代言治河者稱
禹北播為九河有以殺河之委河故得治今兗州未
成功則河水未得從道冀州諸山諸水諸土何以便
得成功此其最難曉者一也林氏謂洪水泛濫其治
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
大槩相應下文所記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
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之所在施功之曲折非
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呂氏山川之分
見於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於九州者其緯也
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脉絡此二節與
朱子所謂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
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
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者同意蔡子亦
謂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傳
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施功之次第與林邑

朱三說一般據此說則雍最高導山自岍岐荊始治水次第又從高處起與前段謂皆自下流始語又不通此其難曉者二也洪水懷襄故川舊瀆皆漫漫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以九州高山巨鎮為表識自西决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此言極是有理但今以溪澗之氷觀之下流苟為泥滓蕪穢所壅則水無從出流自來者益增亦將泛濫灌于旁近之地雖從上項去濬他源流終不能殺其旁溢之勢何以能尋他故流舊迹以此推之則所謂殺其滔天之勢而故

迹可求者未必其信然也此其難曉者三也蔡子亦謂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施功之次第於北條大河北境之山自岍岐至碣石北條大河南境之山自西傾至陪尾於南條江漢北境之山自嶓冢至大別南條江漢南境之山自岷山至敷淺源中間曰逾曰過皆是禹所親歷則是禹先自雍至冀矣又復自雍而至豫既自梁而至荊矣又復自梁而至荊於導水先導河矣又導漢導江導濟導淮導渭導洛往來反覆不勝其煩況又曰如此隨山了方可施濬川之功則是禹許多跋涉工夫纔做得一分吾恐八年於外未便了得此此其難曉者四也故

朱子亦曰禹貢一書所記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切意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如今人方量畢總作一門单耳愚嘗本朱子此言而求禹貢書法意謂山水之序於九州者記成功也從尊處叙起故先冀州自兗而下雖未必無自下流始的意決非一州功畢更治一州也蓋考兗青徐揚四州皆是近海下流之地自荊至雍皆漸漸去海為遠故書法次序如此蓋低處既治高者漸漸成功然以田賦觀之必是九州攸同後然後可定田賦等次且兩物相比然後高下長短可見定田賦者必是九州較來然後高下等次可擬焉有單一州未與他州

相較便可定此田賦為何如等也故以此知九州成功決非一州治畢更治他州也冀州大陸既作二句傳曰成功於田賦之後亦是九州水土平治然後大陸恒衛得治也導山次第當以傳所謂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二句與中國山勢岡脊大抵西北而東南一句為準惟其自北而南故以二條言之則先北條後南條以四境言之則先北境後南境岍岐荊在雍州最為西北故先言之以及壺口等山西傾朱圉等節亦然其所表識諸山之名意謂自北來某州有某山高大廣博至某州又有某山廣博高大西傾各節亦然又非是禹先自某山至某山又

俊自其山至其山也其書法云然者擴南北二條中
四境而爲言耳然則用功何所施始乎天下之水莫
大於江淮河濟河濟下流兖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
漢下流揚受之低處下手從此數州先用功則此四
瀆之水已殺其委而凡入河入濟入江入淮之水皆
漸漸可治也此所謂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次決畎
澮之水以距川也然則導山先於導水者何也蓋隨
山刋木禹治水之要導山即所以導水也非導山之
外別有治水工夫惟其導山即所以導水故導山先
於導水山有不導泉源不濬則障蔽不通水之出入
無路則相激而成患此先導山之意也林氏謂導山

則水勢順下漸入于海川流故迹稍稍可見而濬川
之功可施者是分隨山濬川爲二事恐非書法本意
再觀下文導水書法但云導某水自某處至某處入
河某水自某處入河不言隨山刋木工夫可見郡縣
之設始于秦蔡傳所云地志恐是即當時地名以記
山水之所在故所記多云漢志唐志未必是三代地
名雖曰周禮亦有縣大夫郡則未之聞也又傳中多
引諸說相証皆云未詳孰是則蔡亦未嘗執以爲信
然故讀禹貢者當求大禹行水之法用功之序不可
泥此以徒亂心志若夫水源出於山山志多可考宜
詳之傳曰學者大義爲先物名爲後於禹貢又當識
之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
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
起其怠也史記曰啟立有扈氏不服遂滅之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
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
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殄天物輕忽不敬廢

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
惟敬行天之罰而已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
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
驅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
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
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

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祖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啟之子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豫樂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悽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所欲與聚所惡勿施親之謂也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下之謂也民惟邦本二句作可近不可下之由傳中且字勿滯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柰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眾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為人上者柰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申結禹訓則太康逸豫失民之意可見矣一人三失言所失處甚多也惟其一人三失此所以匹夫匹婦能勝予也陳氏曰國以民為本君之固結民心以敬為本以見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楝宇也雕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

太康失國正犯此訓觀一人三失之言盖不特禽荒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

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陶唐下含有得道意通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陶唐以来不特精一執中之相授而紀綱法度亦在其中盖聖人道法不相離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則所以諭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爭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柰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

此見太康負祖宗慮後之意典則如禮樂刑政之類禹所創造皆是特自其可傳可繼確然而不變者謂之典自其之經之紀截然而不亂者謂之則耳王府則有中要見貽厥孫謀意鈞石皆有則其法度周密可見典則法度之大者鈞石法度之小者四句文不可作相對看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

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嗚呼曷歸嘆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徬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予懷之悲是悲其無可歸也鬱陶二句是愧其無可依也

胤征

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

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
中絶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為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
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
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
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
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
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
觀仲康命胤侯總六師可見其能攬權觀仲康命胤
侯征羲和可見其能正法征羲和者翦羿之羽翼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
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聖人訓謨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
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脩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
奉法脩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
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
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
可以定安邦國即是徵驗克謹天戒只是脩德以弭
之而已聖人之德固不是因天戒而後脩而其所以
恐懼脩省責躬思過者則亦因天戒而益致其誠臣
人指左右太臣而言常憲亦是因天變而奉法脩職

又不特是平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已百官是總
言布列庶位者脩職輔君亦以天戒也厥后明明則
變無不消災無不弭矣使羲和守常憲以脩輔則仲
康得慎天戒而脩省矣今畔官離次不知有日食之
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王之謨訓此見其所當討也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
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
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
微不可畧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
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
傲棄天紀者乎

官師是一人有職便有道故合而言之官師相規猶
云百官以道相師法而胥教誨以告君也規規君也
諫諫君也執藝事以諫者如作此一藝以此一藝諫
之蔡元度白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
民魯莊丹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
令德此類是也合上上是先王之訓此是先王之令
平看皆是見羲和之當討也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
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

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作輯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揜蝕於房宿也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嗇夫小臣也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于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承上言先王之訓既如彼先王之令又如此羲和安能免於罪乎此正言其當伐之罪也沉湎于酒二句正是覆德俶擾遐棄故乃季秋月朔有日食之變而罔聞知昏迷二句又是總説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

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也

奉君命正所以奉天罰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

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悪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悪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悪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污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悪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

此言其征討之本意渠魁指羲和言殲厥渠魁誅悪也脅從一種人舊染一種人罔治維新皆宥善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二句泛論行師之成敗見違命當誅下戒勉其用命則衆士之違命者皆在所不赦矣

商書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格至台我稱舉也

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

亳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桀之虐熖所不及故不知夏氏之罪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不恤亳邑之衆舍我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我亦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殛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

商民以一已爲心湯則以上天爲心曰不敢者見迫於天命不容已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湯又舉商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殘民生民厭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亡則吾寧與之俱亡蓋苦桀之虐而欲其亡之甚也桀之悪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商民以一國爲心湯則以天下爲心曰必往者見迫於人心不容已夏王二句正多罪之實刑政二事最是君天下緊要的事故丕平富不務咎乃文武之至德而省刑罰薄税歛爲仁政之大端也率怠弗協一

直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尚輔二句即不重穡事而重天命不念一邑而念天下意曰不食言見賞之信也不從誓言即不聽順天應人之意曰罔赦見罰之必也

仲虺之誥　仲虺臣名奚仲之後爲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武功成故曰成湯南巢地名桀奔于此因以放之也湯之伐桀雖順天應人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於心終有所不安故愧其德之不古若而又恐天下後世藉以爲口實也

惟有慙德原湯之心愧無以繼美於前也予恐句述湯之言憂有以貽患於後也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歎息言民生有耳目口鼻愛悪之欲無主則爭且亂矣天生聰明所以爲之主而治其爭爲者也桀爲民主而反行昏亂陷民於塗炭既失其所以爲主矣然民不可以無主也故

天錫湯以勇智之德勇足以有爲智足以有謀非勇智則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表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天錫湯以勇智者所以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所服行也此但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天者典常之理所自出而典常者禹之所服行者也湯革夏而纘舊服武革商而政由舊孔子所謂百世可知者正以是也

在時乂截上迄言天立君之意下指言天立湯之意聰明指聖人言包循常道以表正意時乂只是節其欲而不使之亂也天乃錫王四句與天聰明時乂對看蓋桀德不足以乂民故天於湯錫之德而重其責也勇者發強剛毅足以遏天下之亂畧智者神謀睿筭足以濟天下之變故也表正以下正是天錫之意表正四句歸重在率典上蓋典常出於天而爲禹所服行以表正天下也表正是謂立人極纘禹服是謂繼道統二句一直說禹服不過是致德以先天下耳湯能表正萬邦正所以纘禹舊服也天命湯德之意在此二者即時乂意然非有他道也只在率典如所謂肇修人紀者是也天命典常之所自出如元亨利貞是也茲字指表正纘服言乃其事也亦指天意言傳中所以此但四字最宜玩味此節與下節是本傳所謂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意亦見天與之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矯與矯制之矯同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矯詐誣罔託天以惑其衆天用不善其所爲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庶也

爽師指率循典常以表正萬邦之意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簡畧言簡賢附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衆肇我邦於有夏爲桀所惡欲見翦除如苗之有莠如粟之有秕鋤治簸揚有必不相容之勢商衆大小震恐無不懼陷于非罪況湯之德言則足人之聽聞尤桀所忌疾者乎以苗粟喻桀以莠秕喻湯特言其不容於桀而迹之危如此

此下三節皆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意言湯之不容於桀者以其德之見忌於桀也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亦是民愛湯之德也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德言非二物謂其德言之而足人之聽聞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邇近也殖聚也不近聲色不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
德然此本原之地非純乎天德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
不能也本原澄徹然後用人處已而莫不各得其當懋
茂也繁多之意言人之懋於德者則懋之以官人之懋
於功者則懋之以賞用人惟已而人之有善者無不容
改過不吝而已之不善者無不改不忌能於人不吝過
於已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用人
處已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謂之能者
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
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矣湯之德足人聽
聞者如此

人君之心一惑于聲色貨利則心便不正而便辟聚
斂之臣所由得志遷善改過之心所由懈怠者也臨
民之際又焉有惠民之德惟成湯不邇不殖本源澄
徹故用人處已各得其當而臨民之際有此君德之
彰信也聲色貨利作四件看貨是貨物利是凡有便
於已者皆利也懋字與惟公懋德懋字同義用人惟
已就取善上說寬是容人仁是愛人皆就用言蓋臨
民之德也寬曰克者謂含宏廣大之中而有乾綱獨
斷者寓寬不失之縱也仁曰克者謂慈祥愷悌之施
而有防範品節者存仁不失之柔也有是寬仁之德
是以所繞雖止於亳都而君德昭著則被及於天下

天下之人信其寬足以容仁足以愛而願為之臣妾
者有異地而無異人矣不邇不殖是首以下由此而
得者克寬二句意又從用人處已來皆足人聽聞之
實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
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
厥惟舊哉

西夷北狄言遠者如此則近者可知也湯師之未加者
則怨望其來曰何獨後予其所往伐者則妻孥相慶曰
待我后久矣后來我其復生乎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
君而望其來者如此天下之愛戴歸往於商者非一日
矣商業之興蓋不在於鳴條之役也

此節正見湯得民之父合前三節見人歸之意天與
人歸伐桀非湯之得已矣斷可以釋也惟舊只據伐
葛事言蓋征葛十七年後方興鳴條之師則由今日
而觀征葛是舊事矣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
其昌

前既釋湯之慙此下因以勸勉之也諸侯之賢德者佑
之輔之忠良者顯之遂之所以善善也侮說文曰傷也
諸侯之弱者兼之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傷之所以
惡惡也言善則由大以及小言惡則由小以及大推亡

者兼攻取侮也固存者佑輔顯遂也推彼之所以亡固我之所以存邦國乃其昌矣

此節可以見為君艱難之道盖善善惡惡二事所係國家甚大善不能用惡不能去亦足以亡國故必推者真有可亡之道固者真有可存之理夫然後足以激勸天下而昌乃邦也不然則是非好惡亦已偏矣何以服天下之心此統御諸侯所以為艱難之道也

才德兼備之謂賢踐履篤實之謂德委身徇國之謂忠奉法脩職之謂良佑者寵遇優渥異於常數非特厚爵重禄而已輔字則豊爵重禄以左右培植之使之終始有常的意顯則表厥宅里樹之風聲也遂則錫之福使之和好于而家也柔懦無為為弱設官以兼之昏庸為昧懲戒以攻之背上為亂貶爵削地以取之覆宗絕祀為亡則戮其身以傷之要見大小輕重意邦就諸侯邦言邦昌是諸侯各貞其度有存可固無亡可推而邦國昌盛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德日新者日新其德而不自已也志自滿者反是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其廣日新之義歟德日新則萬邦雖廣而無不懷志自滿則九族雖親而亦離

萬邦舉遠以見近也九族舉親以見踈也王其勉明大德立中道於天下中者天下之所同有也然非君建之則民不能以自中而禮義者所以建中者也義者心之裁制禮者理之節文以義制事則事得其宜以禮制心則心得其正內外合德而中道立矣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於民而垂諸後世者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之言以為隆師好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者真知己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拂逆之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虺言懷諸侯之道推而至於修德檢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

德日新四句正見人心離合之機其機如此此德之所以不可不慎也四句乃泛論其理如此萬邦指諸侯言懋德建中非是二物以我之所得而言則謂之德以民之所取正而言則謂之中懋德所以建中者也重在建中上德與中皆兼內外懋德則全體大用無不備建中則無偏無倚無過不及德懋則自無不中矣中建則偏為爾德矣懋德建中之功何如亦惟交脩於內外之間而已制事者動作云為揆之義而後行也則動無不宜而其用行矣制心者念慮幾微皆以禮為之節也則靜無不正而其體立矣德與中

為虛位禮與義為實理蓋有禮義去實他然後成箇德與中也垂裕后昆者謂王之孫子皆以王之制事者制其事以王之制心者制其心綽乎而有餘用故曰裕此垂裕句不可作建中之效與建中亦畧相對建中是為法於天下之意垂裕是可傳於後世之意但立言意思自有輕重垂裕固建中之餘用也德尊業廣通貫王字裕字俱有不可偏屬業廣業字是治業之業可以建中於民可以垂裕後昆之類德主身言業主發用上言不可以業為基業之業也王字不是致王是得王者之道得王者之道則致王不必言矣傳云不勞而王蓋因孟子全文以見湯之得師非得師致王之證也據上節言之御諸侯者人君之道脩德者御諸侯之本能自得師者又脩德之要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歎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始之不謹而能謹終者未之有也伊尹亦言謹終于始事雖不同而理則一也欽崇者敬畏尊奉之意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亡之天之道也欽崇乎天道則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誥其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桀逆天命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末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受夏非以利已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

此欲其謹始也慎終惟始者蓋天命一新之初凡所施為皆足為福國庇民之地而有可久可大之規也此句且虛下欽崇天道即是慎始永保天命即是慎終殖有禮覆昏暴是言天道也知天之道則所以啚之始以慎其終有不容不然者矣欽崇是自家勉有禮戒昏暴不是法天去推亡固存之意所謂有禮亦不過脩德檢身而已天道以理言天命以運言理則與我不相離所謂出王游衍者也運則流行不息可以與我可以與人者也陳氏曰推亡固存與殖有禮覆昏暴同一栽培傾覆之理特有人己之分推亡固存欲湯審此理以施於人殖禮覆暴欲湯審此理而謹諸己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是時天下諸侯皆率職來朝故大誥萬方與之更始也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皇大衷中若順也天之降命而具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之禀命而得仁義禮智信之理與

心俱生所謂性也猷道也由其理之自然而有仁義禮
智信之行所謂道也以降衷而言則無有偏倚順其自
然固有常性矣以稟受而言則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
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使之安於其道也故曰克綏厥
猷惟后夫天生民有欲以情言也上帝降衷于下民以
性言也仲虺即情以言人之欲成湯原性以明人之善
聖賢之論互相發明然其意則皆言君道之係於天下
者如此之重也
降衷即繼之者善也不曰善而曰衷見天之賦與於
人者皆是恰好的道理無偏無倚此只在天命上説
故傳亦只言無偏無倚就如未發之謂中意程子所
謂天然自有之中劉康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皆
本諸此張子曰言善便有惡對故只云降衷若有恒
性即成之者性也若者言人生出來時未有私意穿
鑿物欲牽引只順其天命之自然與中庸所謂率性
者少異蓋率性已着行上説此則未論到行上二句
總論得一箇天命之謂性若有恒性雖着人説亦不
是人着力去順耳只閑閑説人于本然之衷順其自
然所謂性也至克綏厥猷方是率性之道曰惟后者
以其立教也克綏厥猷惟后句與上二句對意蓋降
衷天所能也綏猷非天之所能也此君道所係之重
也綏猷二字正通篇大眼目夏王滅德作威則其下
能綏猷可知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
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
災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無有仁愛但為殺戮天下被其凶害如荼之苦如
毒之螫不可堪忍稱寃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天之
道善者福之淫者禍之桀既淫虐故天降災以明其罪
意當時必有災異之事如周語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
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故也故我小子奉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桀之罪也玄
牡夏尚黑未變其禮也神后后土也聿遂也元聖伊尹
也
昭告上下以示不敢專也聿求元聖所以為資也以
與爾有衆請命命字言更生之命亦通蓋夏桀數虐
民命危矣故下文即曰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信佑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服天命無所僭差燦
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孚佑二字與允殖二字相應看罪人黜伏而民生殖
正是上天之孚佑處罪人黜伏便見天命不差而又
明白了賁若不是形容不僭言天命不僭明白易見

如草木之敷榮也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輯和天使我輯寧爾邦家其付予之重恐不足以當之未知已得罪於天地與否驚恐憂畏若將墜於深淵蓋責愈重則憂愈大也

輯寧主綏猷說然民得其養而後可教故亦帶養一邊說亦不可以輯為教以寧為養總謂之輯寧者蓋必是學立師以教之分田制理以養之為之惇典庸禮以納民於綱常之中為之脩德立教以導民於吉康之域此固付託之重也危懼者懼其不能盡此而已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夏命已黜湯命維新侯邦雖舊悉與更始故曰造邦彝法即就慆慢也匪彝指逸樂言典常也各守其典常之道以承天之休命也

此節是求助之意典不是五典蓋輔君輯寧以成一代綏猷之化就是人臣所當盡之常道天休固不是人臣之祿位亦不是泛言有商之眷命蓋俾予輯寧天之休命前言已危懼恐不勝任故此勉諸侯盡責以共成之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簡閱也人有善不敢以不達已有罪不敢以自恕簡閱一聽於天然天以天下付之我則民之有罪實君所為君之有罪非民所致非特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理之所在君道當然也

此承上二節而言善與罪皆着綏猷說能輔君綏猷臣之善也不能盡綏猷之責君之罪也民猷之不綏民之罪也然民之罪君不教致之故耳在予一人是則民之罪亦君之罪也君之罪在不能教民無預於民也故曰無以萬方夫人君一身而天下之罪皆歸其身必使天下之人無罪然後為能盡綏猷之責而無負於天之所任此所以危懼若將隕也簡在總承弗敢蔽弗自赦言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忱信也歎息言庶幾能於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也吳氏曰此兼人已而言

君道在於綏猷以輯寧臣道在於守典以承休庶幾而忱信之不徒言之聽之而已以所誥者而服行之也有終是人君常保天下人臣常保祿位之意謂之尚克者庶幾其果能謂之乃亦者不謂其必有也林氏曰湯誥一篇多兢業之意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十二月為正也乙丑日也非朔日也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以寅月起數蓋朝覲會同班曆授時則以正朔行事至於紀月之數皆以寅為首也祠者告祭於廟也先王湯也太甲服仲壬之喪伊尹祠于先王奉太甲以即位改元之事祗見厥祖則攝而告廟也侯服甸服之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之職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群臣也烈功也太甲即位改元伊尹於祠告先王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叙事之始辭也

烈祖成德即下文所云聖武肇修人紀等皆是於祠告先王之時而即訓之以此者蓋上而先王之如在下而群臣之咸列庶幾王之聽之惕然有警省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於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商之所宜監者莫近於夏故首以夏事告之也桀不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災借手于我成湯以誅之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哉始也鳴條夏所宅也亳湯所宅也言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亳都也

此節是先舉前代所以興亡之故以起下文不可不嗣德之意方懋厥德方字不是方見其進未見其止之意亦不可輕看此方字正對下文于其子孫弗率而言大意謂先后方盛德時則得天眷及子孫弗率德則便覆亡是天命不可憑藉也而太甲當嗣德之意於此可見懋德即克勤克儉等事罔有天災三句一直說下二句不作罔有天災之實又不可將此二句推開與天災平等說意謂罔有天災而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也總是天眷無天災只是陰陽和風雨時等意末二句只是足于其子孫弗率句意造攻足弗率句亳都脩德足有命句言湯之脩德始于亳見有德者有天命也蓋此總是叙夏之興亡以為監耳朕哉一句總重桀亡意甚輕或謂有命以上論天命之禍福係於德之修否下論人事之禍福係於德之脩否者非是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布昭敷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寬故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

此節就承朕哉自亳句說來見湯有安天下之盛德故興亳都而得天下以起下嗣德之意不可作自亳之實承上文桀弗率德假手有命文意說來故曰惟我也布昭二句一直說下言布德威以除暴而用寬德以枚民也曰武而必加以聖者見德義之勇也代虐句非聖武之實兆民句亦就伐夏時言不可指徯后後予說蓋徯后後予是征葛時事又在伐夏前十七年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初即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悌而已

孝悌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此而形愛敬於彼親吾親以及人之親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

伊尹慮太甲不能善繼善述故特舉孝弟以告之然帝王所謂孝悌亦不過是善繼善述不忝不忘尊位重祿諫行言聽等事立愛立敬言一立字就有天下取法的意思在曰立者對人而言即建中建極意以見成說工夫全在惟親惟長內立愛惟親二句是言立愛敬於此也始于家邦二句是言形愛敬於彼也始于家邦二句就遠近之人儀刑于上者言之非推行之序也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人紀三綱五常孝敬之實也上文欲太甲立其愛敬故此言成湯之所脩人紀者如下文所云也綱常之理未嘗泯沒桀廢棄之而湯始脩復之也咈逆也先民猶前輩舊德也從諫不逆先民是順非誠於樂善者不能也居上克明言能盡臨下之道為下克忠言能盡事上之心呂氏曰湯之克忠最為難看湯放桀以臣易君豈可為忠不知湯之心最忠者也天命未去人心未離事桀之心曷嘗斯須替哉與人之善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其處上下人已之間又如此是以德日以盛業

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也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上告太甲嗣位在愛敬故特舉成湯脩人紀者以告之湯之得天下在脩人紀則太甲之守天下者不可不立愛敬可見矣從諫以下六句是總見脩人紀之事蓋處上下人已之間各盡其當然之道便是脩人紀切不可句句串入人紀字先民必順者以其典刑所在也明曰克非察察者忠曰克夷險不踰也與人不求備是使人器之也檢身若不及如日新又新之類六事俱就亳侯言積累之勤亦是此六事中見出

六事不就是積累由此六事而德日以盛業日以廣所以見積累二日字最有分曉艱字從積累之勤上言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敷廣也廣求賢哲使輔爾後嗣也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官刑官府之刑也巫風者常歌常舞若巫覡然也淫過也過而無度也比昵也倒置悖理曰亂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也風風化也三風愆之綱也十愆風之目也卿士諸侯十有其一已喪其家亡其國矣墨墨刑也臣下而不能匡正其君則以墨刑加之具詳悉也童蒙始學之士則詳悉以是訓之欲其入官而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陳氏曰湯得天下甚難故其慮天下甚遠宜其求賢以遺後人也愚謂制官刑儆于有位亦是慮後之遠蓋恐賢者之不盡心故也十愆巫風二淫風四亂風四臣下句使已用者有所警於今也具訓句使待用者有所警於後也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嘆息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謨謂其謀言謂其訓洋洋大孔甚也言其謀訓大明不可忽也不常者去就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為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勿以小善而不為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惡而為之厥宗之墜不在大盖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戒之也

以其謀之出於聖人故曰聖謨以其言之至美故曰嘉言即指風愆之戒也洋洋言其理之大足以保身與家國天下也孔彰言其垂訓之明即三風十愆綱目畢舉者是也言天人禍福以見不可不敬意善不善德不德俱就風愆說慶即興王業墜反是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惠順也阿倚衡平也阿衡商之官名言天下之所倚平也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常目在之也諟古是字明命者上天顯然之理而命之我者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伊尹言成湯常目在是天之明命以奉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故天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我又身能左右成湯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也

此節是推太甲今日所以有天下之由使其知得天下由於先王之明德則不可忘先王而不念又知得天下由於尹躬之輔則不可忽尹而不順顧諟兼動靜言朱子曰只是常存此心知得這道理方其靜坐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

則是理益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愚謂此即是敬也則其達之事神也何往而不敬哉上而天神下而地祇一以此心承之而不違外而社稷內而宗廟一以此心奉之而不忽對越昭格隨所在而致其誠蓋以明德之敬而為事神之敬也顧諟與祇肅不可作兩看皆所謂德也故天監視其德而啟佑眷顧之有在用集大命於其身撫綏萬邦則今日王業固先王以德開創之者也然豈先王之自為哉惟尹躬又能左右先王以居民衆戡定禍亂既効勞於草昧之時而立經定制又宣力於撫定之日故能有今日之天下而嗣王得以大承基業也肆嗣王句總承先王伊尹二邊

陳氏曰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聖人於天之明命而曰顧上天於聖人之德而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忘乎聖人也

用集大命就湯說不必言天使之如此蓋天監湯之盛德故湯受命而安民也傳中有天下即集大命之實撫綏是指湯得天下之後慎罷之事佐辟宅師一直說佐辟所以宅師而宅師即所以佐辟也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周忠信也作偽心勞日拙則缺露而不周忠信則無偽故能周而無缺夏之先王以忠信有終故其輔相者亦能有終其後夏桀不能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有終嗣王其以夏桀為戒哉當敬爾所以為君之道君而不君則忝厚成湯矣太甲之意必謂伊尹足以任天下之重我雖縱欲未必遽至危亡故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析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伊尹上言已之不可忽蓋欲太甲之聽己此言己之不可恃則欲太甲之盡君道周就當作忠信講如以純一無偽之心而達之政治之際便可以培植基本而克享天祿長有國家故曰有終惟終是蒙君之福

而與國咸休之意祇辟只是盡忠信也

王惟庸罔念聞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昧爽云者欲明未明之時也先王於昧爽之時洗濯澡雪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也旁求者求之非一方也彥美士也言湯孜孜為善不遑寧處如此而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以自取覆亡也

昧爽二句為善之勤也旁求二句慮後之遠也丕顯謂明之待旦謂欲行之不可混看然亦不可太分心與事析作二項看也只作是一箇敬字大義謂早早

起來明了善坐以待旦時去行這箇善也總是一箇動於為善重在昧爽坐待字眼盖成湯顧諟明命為善工夫無暫止息此只形容他一箇勤以告太甲也

成湯之脩德固足為後世法又恐子孫之不如已故旁求俊乂以啟迪之啟就知言迪就行言厥命是求賢啟後命輕賢拒諫不勉于善則是顛越其命矣曰無者戒其所不可為也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欲敗度縱敗禮盖奢侈失之而無長遠之慮者伊尹言當謹其儉約之德惟懷永久之謀以約失之者鮮矣此太甲受病之處故伊尹特言之

二句雖是二事然亦非二心也儉德雖是外面事然亦有是心而後有是事也懷永圖直是心中常如此也此二句文義與慎厥身脩思永句相似慎儉德則無敗度敗禮之事懷永圖則儉德自無不慎矣須知永圖非是儉德之有永也永圖內兼保天下國家於無窮示子孫家法於悠久二意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虞人也機弩牙也括矢括也度法度射者之所準望者也釋發也言若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往察其括之合於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欽者肅恭收斂止

見虞書率循也欽厥止者所以立本率乃祖者所以致用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王能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於後世矣安汝止者聖君之事生而知者也欽厥止者賢君之事學而知者也

太甲縱欲只是一箇要快活底人作事便不去思量中心道理合是如何又不去點檢祖宗做過的如何故此告他欽止率祖欲其慎動之意與上文不相蒙

先輩謂處事之要是也立本所以致用致用乃行吾之所以立本也吾心之義理即祖宗之所行祖宗之所行即吾心之義理也止者本然之度祖行者已然之度亦非二物也却重致用一邊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伊尹指太甲所為乃不義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以是訓之無使終身迷惑而不悟也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徂往允信也有諸己之謂信實有其德於身也凡人之不善必有從臾以導其為非若太甲桐宮之居伊尹既使其密邇先王陵墓以興發其善心又絕其比昵之黨而革其污染此其所以克終允德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太甲終喪明年之正朔也冕冠也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也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太甲改過之初伊尹首發此義其喜懼之意深矣夫太甲不義有君性成一旦翻然改悔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誘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緒幾墜今其自是有永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

君民雖互言却重在君上蓋君無德則無以匡民生而不可為辟矣無疆之休雖是湯緒之永然亦由君不失民意來蓋王能克終允德則足以匡生民而辟四方而湯之基緒自因之有永也永基緒由於修德修德本於天眷則無疆之休亦是天意所在

王拜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拜手首至手也稽首首至地也不類猶不肖也多慾則興作而亂法度縱肆則放蕩而隳禮儀度就事言之也

禮就身言之也速召之急也戾罪孽災逭逃也既往已往也已往既不信伊尹之言不能謹之于始庶幾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當太甲不惠阿衡之時伊尹之言唯恐太甲不聽及太甲改過之後太甲之心惟恐伊尹不言

匡救之德匡救其失之德也言自今以後再頤有啟沃之忠也伊尹下文許多說話皆應圖終之意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也修身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於上協和於下惟明后然也

修身者操存於念慮之微致謹於事為之著事之酬

酢必貞夫度身之言動必協於禮也修身二句文義相貫言修身而後有允德也工夫全在修身上傳中修身允德對言是解修身允德文意非謂二句本對待者也允德即施實德於民也協下則人信之矣允德協下非兩平意德實則自協下所謂誠能動物也允德本修身協下本允德順說下來若此者惟明后能之睿哲風成況幾先物察理欲之辨判治忽之幾身焉以修而德無不實民無不感者固其能事也豈庸君之所可及哉明后對前不明於德而言此節乃伊尹期望太甲是虛論明后之事見得太甲當如是也至王懋乃德方是勉他此以下皆圖終之事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

此言湯德所以協下者困窮之民若已子而惠愛之惠之君子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諸侯並湯而有國者其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言除其邪虐湯之得民心也如此即仲虺後來其蘇之事

此節見成湯允德協下是箇明后就是太甲所當效法者子惠困窮允德也亦須識自修身來不然何以為允德民服以下皆協下之實所謂本國之民被其澤則悅他國之民聞其風則來然必近者悅而後遠者來也二段文意亦有次第盖子惠只子惠得本國的民故本國之民服其教命令則行禁則止欣然於約束之下無有不得其懽心他國之民所以慕湯者雖由於子惠實不曾受子惠的實德只是聞風而慕之耳此節文意當在罔不悅略住並邦以下推極之耳時多在困窮住下以本國他國相對謂上是允德下是協下亦可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云云新湯之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亦當勉於其德視烈祖之所為不可頃刻而逸豫怠惰也

王懋乃德一句是勉太甲修德視乃烈祖二句一連意欲其法成祖之勤而不怠也盖一時豫怠便不如烈祖之日新又新矣懋德句且虛虛說下二句是懋德工夫視烈祖所為指其日新等而言或謂上句是欲其懋德之勤下二句是欲其戒于怠則懋德句全無着落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祖思恭則不敢忽其臣惟亦思也思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聽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憸邪此懋德之所從事者太甲能是則我承王之

美而無所厭斁也
奉先四句全重在思惟四字孝恭聰明即德也思孝思恭惟明惟聰即懋德也奉者敬承而不敢違之謂傳中不違乎祖句即倒解奉先字思孝非止祭祀而已念創垂之惟艱恐保守之不易繼志述事家法恪遵以先王之心為心也思恭非止於爵祿而已處堂陛之易睽慨明良之難遇諫行言聽敬信無違以一體之義視其臣也惟明者蓋視雖以目而所以視者心也吾則求明於心而不求明於目於人之賢愚思所以灼見其底蘊事之是非思所以洞灼其幾微則視又何遠而不及乎惟聰者蓋聽雖以耳而所以聽者心吾則求聽於心而不求聽於耳察吾聞言即悟之幾而是非一擦諸理全吾聲入心通之妙而忠邪一求諸道則聽又何有不德哉奉先接下視遠聽德亦須重看能是四者即是能懋德即是能修身而有允德協下為明后圖終之事盡矣何休如之故承順此休無斁斁矣而況於正救乎此句正應轉圖終句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申誥重誥也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皆不常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後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也

曰敬曰仁曰誠者各因所主而言天謂之敬者天者理[illegible]在動靜語默不可有一毫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illegible]后何戴鰥寡孤獨皆人君所當恤鬼神謂之誠者不[illegible]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太甲遷善未幾而伊尹以是告之其才固有大過人者歟
此篇文義最有次第却以敬仁誠三字作綱領亦圖終之道故欲其始終慎與蓋人君上有事天之責下有治民之責幽有事鬼神之責故盡三者之道而有常則君道盡而天無不親民無不懷鬼神無不享矣苟於三者有一事之未盡或盡之而不能始終有常則亂是用長而危亡可立待矣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艱字不是虛說箇責難意須重在難為上見得必須敬仁誠而後可的意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德者合敬仁誠之稱也有是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固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古人有行之者矣與古之治者同道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則無不亡治而謂之道者蓋治因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之事者亡國喪家不過貨色遊畋作威殺戮等

事事同道無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固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以明而進乎前者矣

承上言欲致其難在慎所與而已德即敬仁誠治即天親民懷鬼神享此二句是正理亂之機然治亂古人皆有行之者與古之治者同敬仁誠之道即是有德乃天理也故曰道與亂同事即是無德安得為道其所致亂者皆悖亂之事而已故曰事終始慎厥與言有常也曰明明后者言其洞察天地神人之理透徹理亂安危之機其始而與治則見之早固可以言

明終而與治則慮之遠而知弗去乃明之至也與者不是要他去法只是思齊之意此節與脩厥身一節相似亦期望太甲意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敬即克敬惟親之敬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庶幾其監視此也

然所當與孰有過於先王哉懋敬厥德如顧諟明命昧爽丕顯是也傳中德與天合句就落在懋敬中克配是為天下君而對越上帝也就見得是天親意傳中舉一包二不是懋敬中有仁誠在內謂懋敬則仁誠可知克配句同意懋敬厥德克配上帝即所謂德惟治者也正太甲所當與也故欲太甲監茲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以進德之序也進德脩業之喻未有如此之切者

呂氏曰自此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

欲監先王之德當矯人情之偏躐等而進人之常情王之進德必矯之先王敬仁誠各極其至此高遠也今欲造之必從下邇如由一念一事敬仁誠至於無不敬仁誠然後與先王合德也此題正意先講後講喻意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無毋通毋輕民事而思其難毋安君位而思其危

惟難末要補能思其難則不可與作敗度而率過衆力惟危末要補能思其危則不可縱肆敗禮而顛越自覆

謹終于始

人情孰不欲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姑若是而他日固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寡矣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也

不必入仁誠敬只是說即政臨民之始就豫爲其終凡所施為皆欲鞏基固本垂父無斁也蓋終始只是一事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鯁直之言人所難受巽順之言人所易從於其所難受
者必求諸道不可遽以逆于心而拒之於其所易從者
必求諸非道不可遽以遜志而聽之以上五事盖欲太
甲矯乎情之偏也
進德一事也惟難一事也惟危一事也謹始一事也
聽言一事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胡何也弗慮何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
之也元大良善貞正也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一人元良
則萬邦以正矣

慮屬知為屬行即盡五事之功也上是告他當如此
矯情此則勉他盡知行之功元良是君身備敬仁誠
之大德以貞會極歸極也萬邦指民言而天親神享
在其中矣所謂與治同道罔不興者如此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弗思弗為安於縱弛先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
明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之
所可居者至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矣此咸
有一德之所以繼作也君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
美矣
以辯言以寵利二以字須重看以寵利居成功者言

以寵利之故居於成功之日也邦其永孚於休承上
君臣各盡道而言君盡道則不怠不忘有以成清净
寧一之化臣盡道則不僭不逼有以長廉遜謙讓之
風邦其永孚于休不有賴於是哉孚者誠然之辭也
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
篇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既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以一德陳戒其君
篇末傳曰精粹無雜者一也始終無間者一也該括
萬善者一也伊尹恐太甲有始無終而不能盡取天

下之善使德不純一故告之以此亦圖終之意也一
德是一篇綱領曰復政見前皆伊尹攝也
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
亡
諶信也天之難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
常於有德者君德有常則天命亦有常而保厥位矣君
德不常則天命亦不常而九有以亡矣九有九州也
此言天命以見不可不一德之意泛論未指太甲常
厥德與厥德靡常常字指人君之德言傳中天命雖
不常而常於有德者二句是立保厥位九有以亡二
句公案不可泥常於有德者一句謂解本文常厥德

遂以常字屬天言也此常德由不雜說入不息去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
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
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上文言天命無常惟有德則可常於是引桀之所以失
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一德純一之德不雜不
息之義即上文所謂常德也神主百神之主享當也湯
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
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夏桀是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者湯是常厥德受天明
命者證前一節意有命指諸侯有天命者言能受天

命也是探起說非實得天命也啓迪即多方謂式教
之意所謂思若起行若翼也啓迪之中即寓眷求之
意皆主天說克享天心克享眷求之心也言尹躬暨
湯者即太甲上篇言先王顧諟而告之以尹躬左右
厥辟之意受夫明命對以有九有看不妨下文天民
平了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
一德
上言一德故得天得民此言天佑民歸皆以一德之故
蓋反復言之
俱兼尹躬及湯說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
天降災祥在德
二三則雜矣德之純則無往而不吉德之雜則無往而
不凶僭差也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之降災祥在德
故也
此承上湯桀之事而推言禍福之理泛說不專指湯
桀言吉即天佑人與之意凶反是降於天者為災祥
受於人者為吉凶惟吉凶句只是過文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然新德之要在於有常
而已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太甲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而歸則始固能新矣伊尹
慮其終或間斷則非日新之道而非純一之德故告
之以此不可以新德新字為不雜日新為不息二新
字一般看不息所以為不雜也時乃日新不可說就
是日新了新字須看是一箇活字是乃所以日新其
德也日新是成湯脩德檢身之工夫伊尹告太甲自
伊訓以至此篇言必稱先王先王耳目所逮欲其監
視乎此則王言固為不誣而所以使之思慕興起其
良心者亦為易也至此以家學告之益親切矣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
慎惟和惟一

賢者有德之稱才者能也左右者輔弼大臣非賢才之稱可盡故曰惟其人夫人臣之職為上為德左右厥辟也為下為民所以宅師也不曰君而曰德者兼君道而言也臣職所係其重如此是必其難其慎難者難於任用慎者慎於聽察所以防小人也惟和惟一和者可否相濟一者終始如一所以任君子也

伊尹既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蠱惑德不能以純一故又告以用人之道任庶官猶必賢才而後可非賢才則不可任也左右則必得其人而後可又非賢才之可比也所以為是者以臣職所係之重耳蓋庶官左右之臣處君民上下之際以為上言之則必陳善閉邪獻可替否以成其為君之德以為下言之則必或調元贊化於內或承流宣化於外而潤澤生民臣職所係之重如此是豈可輕於任用哉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至是則任為庶官者莫非賢才而庶官之德皆吾王之德矣置諸左右者莫非其人而左右之德皆吾王之德矣此用人所以為一德之助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無常者不可執一之謂師法協合也德者善之總稱善者德之實行一者其本原統會者也德兼衆善不主於善則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善原於一不協于一則無以達萬殊一本之妙謂之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博而求之於不一之善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條理之序與夫子所謂一貫者幾矣

德主天下之善故純一之德非取乎一善而可成也是有此善此師之有彼善彼師之執一為師非博取之方也善原天下之一故純一之德不在於支離而此善是此善彼善是彼善也須是融會貫通使所師於人之善千條萬緒莫不一以貫之方是心得之理自無雜無息矣無常師以人言無常主以善言克一不是吾心原有箇一在將他善來協我之一只是將那所師之善融會到能一處也取人為善亦一德之要蓋該括萬善也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祿永底烝民之生

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言也大萬姓見其言之大故能知其心之一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以見人心之不可欺而誠之不可掩也祿者先王所守之天祿也烝衆也天祿安民生厚一德之效驗也

感應效驗不可平看蓋一德能如是感人然後有是效驗理之相因者也俾字承上協于克一下來謂之

俾者一德之功已至人心孚感若有以使之然者乃不使之使也言者心之聲一心之中既能會天下之善而歸一則一言之出自足以盡天下之理而無遺

咸曰見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克綏二句平看

言受天明命先王以一德而享天祿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其基業坐享九州之貢賦安受四夷之方物不有以克綏先王之祿乎以有九有先王以一德而厚民生矣今王能一德則有以保乎生民使皆得以安居樂業殷盛富庶而享其利於無窮不有以永底烝民之生乎當於克字上提起一德意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不祧毀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以深服乎人而後萬民悅服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伊尹歎息言德政修否見於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

言德政不可掩見當一德意亦警之之辭政者德之著也德政重好邊不好邊輕些觀德驗后世之公論觀政驗當時之公心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伊尹又言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之不同至於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天以一理賦之於人散為萬善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也苟自大而狹人匹夫匹婦有一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而民主亦無與成厥功矣伊尹於篇終致其警戒之意而言外之旨則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嘗因是言之以為精粹無雜者一也終始無間者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一者通古今達上下萬化之原萬事之幹語其理則無二語其運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所遺也咸有一德之書而三者之義悉備前乎伏羲堯舜禹湯後乎文武周公孔子同一揆也

首二句是起下意即君民之相須以見民之不可忽當貴民以成一德之功也不可以罔事處截斷謂上言君民相須見當一德以得民下言取善無間見當取民以一德分作二意看大不是無自廣以狹人一句欲其取善無遺以成一德之全功人字當指民言即下匹夫匹婦是也匹夫三句正見當無自廣以狹人也蓋自廣之人惟見我為民之所事民為我之所使傲然自聖而謂人莫已若也則匹夫匹婦有懷而不得自達於上矣民主罔成是萬處欠萬處欠是一處未盡也厥功一德之全功也

尚書會解卷之三目録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盤庚下　　說命上

說命中　　說命下

高宗肜日　　西伯戡黎

微子

周書

泰誓上　　泰誓中

泰誓下　　牧誓

武成　　洪範

尚書會解卷之三

晋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　標校

廬陵淳袁劉孟雷

侯官晋峰趙世顯同校

盤庚上

盤庚陽甲之弟自祖乙都耿圮於河水盤庚欲遷于殷而大家世族安土重遷胥動浮言小民雖蕩析離居亦惑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諭以遷都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曰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

史臣言盤庚欲遷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如下文所云也

衆慼者蓋蕩析離居民之憂甚矣故曰衆慼矢言只貫下三節蓋此告民之言也凡當遷之利不遷之害皆是

曰我王来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盤庚言我先王祖乙来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欲盡致之死也民適不幸蕩析離居不能相救以生稽之於卜亦曰此地無若我何言耿不可居决當遷也

重卜意言卜者見得天命當遷也不可以人事天命
平看我王四句是說祖乙遷都其意出於為民今日
不能胥匡以生實出於天命之無可柰何非祖乙貽
謀之不周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
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服事也先王有事恪謹天命不敢違越先王猶不敢常
安不常其邑于今五遷厥邦矣今不承先王而遷且不
知上天之斷絶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之大烈乎詳此
言則先王遷徙亦必有稽卜之事
五邦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遷邢又居
耿也先王指四君言有服即遷都事謹天命就從卜
說茲猶不常寧三句是傳上二句来言先王以此謹
天命之故猶不敢云云見今日正宜謹天命而承先
王也起下今不承于古意今不承于古就是不遷都
罔知二句是不遷之害水患之災有今罔後此天斷
國家之命也罔知則必至於墜命矣先烈即安民之
烈從者繼之也
若顛木之有由櫱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
業底綏四方
顛仆也由木生條也顛木譬耿由櫱譬殷也言今自耿
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也天其將永我國家之命於
殷以繼復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
此節言遷都之利顛木有由櫱就是譬遷都之利承
天命復祖業綏四方此利之實也盤庚圖遷之本意
全在此三句雖三事實一串意以利害分看正與上
文相對永命對斷命復業綏民對從烈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
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耿地瀉鹵墊隘而有沃饒之利故小民苦於蕩析離居
而巨室則總于貨寶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
室不悅而胥動浮言小民眩於利害亦相與咨怨間有
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自在
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
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而已然所以
正法度者亦非有他焉惟曰使在位之臣無或敢伏小
人之所箴規焉耳盖小民患瀉鹵墊隘有欲遷而以言
箴規其上者汝毋得遏絶而使不得自達也衆者臣民
咸在也
由乃在位依傳兼胥動浮言排擊阻難二意以常舊
服則遵故事而人情不駭無伏攸箴則達微辭而人
情不壅然達微辭正是故事非有兩事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

汝猷黜乃心者謀去汝之私心也毋得傲上之命從己之安盖傲上則不肯遷從康則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辭實為群臣而發以斆民由在位故也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盤庚言先王亦惟謀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則奉承于内而能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今爾在内則伏小人之攸箴在外則不和吉言于百姓譊譊多言凡起信於民者皆險陂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詳此所謂舊人者世臣舊家之人非謂老成人也盖沮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

此以今昔互言大意言舊人不傲上從康今汝何為傲上從康也傲上從康不必分貼古我先王指湯因君也共政即圖遷事播告是遷都之號令脩者作之之謂以遷都之事作為號令播告天下也此句冠下四句不匿厥指與排擊阻難者反罔有逸言與胥動浮言者反王用丕欽言聽計從也民用丕變恊力以遷也不匿厥指謂以小民箴言達之於王也盖圖遷為民趨利避害此王之指意也當時小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此正合王之指意者使其排擊阻難不以上聞則事不克濟是為匿厥指矣當時舊人奉承于内凡小人箴規皆以上聞使君之指意孚於民上下洞達則大事以定大業以興王用丕欽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不宣布德意不畏懼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德安民之德也遷徙震動似廢此德也殊不知為民圖安即所以為德也含德即從康而匿厥指不宣布德意也不惕即傲上而逸言不共命也若觀火視汝含德不惕之情也逸字亦指此二者予亦拙謀責己正所以責臣也制命制生殺之命

若綱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紊亂也綱舉則目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前無傲之戒動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乃家之利申前從康之戒

此須說出戒之之意綱舉目張此從上之義乃亦有秋是能遷之利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蘇氏曰商之世家大族造言以害遷者欲以苟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汝曷不去汝私心施實德于民與汝婚姻僚友乎勞而有功此實德也汝能勞而有功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曰積德云者亦指世家大族而言申前汝猷黜乃心之戒

民言其遠者婚友言其近者曰積德者蓋祖父既為民畜遷而有德於前我又能為民畜遷而有德於後奕世相承故曰積也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昬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汝不畏沉溺大害於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

強力為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黍稷之可望乎此章再以農諭申言從康之害

遠邇顛上文民與僚友言首句是正意下引惰農以明其害也遠邇下要補無求建乃家之利意下罔有黍稷句方有下落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此章反復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夫遷都本為民趨利避害也汝臣惟胥動浮言不和吉言于百姓是汝自生毒害乃欲敗禍姦宄賊害乎人以自取災禍于其身夫臣乃民之倡也不和吉言乃既先惡于民自災厥身乃奉承其痛於已汝於此時雖悔身何及扎蓋我相視小人之中間有能審利害之實而欲遷者猶胥顧于箴言以規君上也以箴言之發汝臣有過逸之言尚能排擊阻難之夫逸口尚可畏如此况我操生殺之權制短長之命可不畏乎汝何不以民之箴言告朕乃相與動搖民以浮言恐動之以禍患謂遷都有害沉溺之以罪惡謂既遷有罰以君所為雖騷動中外其勢可畏然我以制命

之權而殄滅之不難若火之燎于原灼爍之勢不可向邇然水能勝火其猶可得而撲滅之是惟爾衆自作不靖招罪尤耳非我一人仁厚不足而有淫逞之過咎也傲上之害如此汝臣亦不可不戒也

何及截乃敗禍二句正惟爾自生毒乃既先惡二句傳上不和吉言二句來汝不和句與相憸民至恐沈于衆對看惟汝自生毒三句與若火之燎三句對汝悔身何及與則惟汝衆自作二句對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遲任古之賢人蘇氏曰人舊則習器舊則敝當常使舊人用新器也今按盤庚所引其意在人惟求舊一句而

所謂求舊者非謂老人但謂求人於世臣舊家云爾

先引遲任之言以見當任舊人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世非一世也勞勞于王家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勞逸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乎世簡爾勞不蔽爾善茲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王與爾祖父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

胥及逸勤者言既遷之後共樂無事之天而同其逸方遷之時共為跋涉之勞而同其勤則爾祖父乃我先王同休共戚之臣也以爾為功臣子孫苟非傲上從康以入於罪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汝哉非惟罰之不苟也爾祖父看勳於國其勞有可紀矣我先王世世選之而簡板不遺其善有可稱矣至於我亦不掩之而表章有在是以予禴祀烝嘗稱殷禮於太廟之時爾祖父之有功者亦得以配食焉斯所謂不掩者也斯時也先王臨之在上爾祖父質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精爽昭監誰敢欺之使汝傲上從康不世積其德我亦豈動用非德以加汝哉夫我於勳舊之臣賞罰皆不敢苟如此當之意斯其至矣

世選爾勞四句叙落作福作災大意以予大享二句為不蔽之實

一說世選爾勞言自先王以至今皆選爾勞也以世對爾則爾祖父亦在其中謂爾善也予不掩爾善以予對爾則爾字單指今日之群臣也茲予大享二句承世選句作福作災承予不掩爾善句來不掩對世選已對先王群臣對祖父大享一邊意輕重在不掩爾善不當罰而罰為非罰不從遷則當罰矣不當賞而賞為非德從遷則當賞矣此說較勝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難言謀遷之難也蓋遷都固非易事而又當時臣民傲上從康不肯遷徙然我志決遷若射者之必於中有不容但已者弱少之也意當時老成孤幼皆有言當遷者故戒其老成者不可侮孤幼者不可少之也爾臣各謀長遠之策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難若二意須兼二句即無伏小人之攸箴也戒之也各長三句勉之也各長即永建也二句是不從康

聽予一句是不傲上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用罪猶言為惡用德猶言為善也伐猶誅也言無有遠
近親疎凡伐死彰善惟視汝為惡為善如何爾邦之善
惟汝衆用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
也
用罪用德就傲上從康遷不遷言彰者生則爵賞之
死則祀之也邦之臧四句推明上意蓋裁之賞罰如
此何犾以邦之臧不臧所係耳邦臧是無水患有永
建之利也惟汝用德安得而不彰不臧則害矣惟予
失罰安得而不伐同姓之臣為邇異姓之臣為遠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
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群臣之衆宜何如犾其惟各相告戒自今至于
後日各恭汝所為之事以下從上以小從大無傲上
也齊汝所居之位竭力趨事不敢荒寧無從康也法
度爾所發之言利害論其實無胥動浮言也此三者
當告戒以為之也若其不然是為用罪矣我則罰及
汝身不可悔也群臣當知所戒勉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
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作起而將遷之辭殷在河南故涉河誕大亶誠也咸造
皆至也勿褻戒其毋得褻慢也此史氏之言

誕告而曰用亶見其以誠感之有不在於口舌之間
也有衆指民言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荒廢也
自吾所訓之謂言自民所受之謂命聽受之貴明故
以明聽勉之奉行之貴敬故以無荒戒之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慼鮮以不浮于天
時
承敬也浮之言勝也后既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
相與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林氏
曰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罔不惟民之承憂民之憂
也保后胥慼民亦憂其憂也

天之災民之憂也亦君之憂也君以天災而憂民之
憂民以君憂而亦憂君之憂卒之天災不能為民憂
而君憂釋矣天災指水患言前后指遷都君言如成
湯仲丁河亶甲祖乙是也憂民者為民圖遷也如遷
亳遷囂居相居耿是也憂君者即下文分猷念之意
從君之遷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
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
先王以天降大虐不敢安居其所興作視民利當遷而
已爾民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敬汝使

汝者惟喜與汝同安耳非爲汝有罪比于罰而謫遷汝
也
當殷之時河水圮壞是天降大厓也先王之遷都視
民利用遷是斯民之所共聞者今之遷都惟喜康共
非比于罰則亦先王意也爾以聞先王而念我則可
以識遷都之意矣承爾即惟民之承字言敎重汝之
命也使汝謂驅汝以遷都也
予若籲懷玆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
我所以招呼懷來于此新邑者亦惟以爾民蕩析離居
之故欲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
此傳甚明貼在新邑截申遷都之意也言我既爲民

民當體悉以從我也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
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鞠自苦若乘舟汝弗
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后胥慼今我亦惟汝
故安定厥邦而汝乃不憂我心之所困乃皆不宣布腹
心欽念以誠感動於我爾徒爲此紛紛自取窮苦譬
乘舟不以時濟必敗壞其所資今汝從上之誠間斷不
續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利害若此爾民而
罔或稽察焉是雖怨疾忿怒何損於困苦乎
肯二句申上言我亦惟民之承也攸困是苦民被水

患之極也不宣不字貫下去汝不憂四句與保后胥
慼相反自鞠自苦與浮天時相反若乘舟七句甚言
自鞠自苦之意也曷瘳正應鞠苦故傳曰何損於困
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爲長久之謀以思其不遷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
勸也孟子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勸憂之謂
也有今猶言有今日也罔後猶言無後日也上天也今
其有今罔後是天斷棄汝命汝有何生理於天乎下文
言迓續乃命于天盖相首尾之辭
有今者言今日沃饒之利也罔後者言後日有胥沉

之害也何生言必爲河水所患無生理也此二句皆
憂而欲以此爲勸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爾民當一心以聽上無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
倚汝之身迂汝之心使汝邪僻而無中正之見也
一字最根上忱字來無起做上從康之穢惡自取戎
毒之臭敗倚身迂心不平言惑於浮言則身倚而心
迂故必一心聽上則不爲浮言所惑矣本齋而垂生
必然之理自家心意有一毫不正則浮言便容易惑
故曰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至是則說
破斯民不遷之心矣

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我之所以遷都者正以迎續汝命于天予豈以威脅汝我用以奉養汝衆而已
迓續稍在前是方去遷畜衆以功成言畜衆正是迓續之意耳須根有今罔後說来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
神后先王也羞養也即上文畜養之意言我思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人我大克羞養爾者用懷念爾故也
遷亳遷囂居相居耿之時爾先人之保后胥感竭力從遷者亦勞甚矣是功不可忘也故我今日所以畜養汝而致之於生全者固以爾為先民之子孫念爾先人以及於爾故爾首句是念先人末句是因先人以念今民正是推奉畜之意也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耿圮而不遷以病我民是失政而久于此也湯必大降罪疾于我曰何為而虐害我民盖人君不能為民圖安是亦虐之也
久于此久于不可居之耿也罪疾即是罰責曷虐朕民是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樂生興事則其生也厚是謂生生言汝民不能樂生興事與我同心以遷我先后大降罪戾於汝曰汝何不與朕幼小之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自上其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爽德是傲上從康先后與高后不同不專指成湯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既勞乃祖乃父者申言勞爾先也汝共作我畜民者汝皆為我所畜之民也戕害也綏懷来之意謂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后固已知之懷来汝祖汝父汝祖汝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也
戕在心是傲上從康之蘊錮也綏乃祖乃父進祖父而告以將降罪疾于子孫也不救乃死是聽先王之陰罰也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亂治也具多取而兼有之謂言若我治政之臣所與共天位者不以民生為念而務富貝玉者其祖父亦告我成湯作丕刑于其子孫啟成湯丕乃崇降弗祥而不赦也對民庶責臣之辭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告汝不易即上篇告汝于難之意大恤大憂也今我告

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求敬我之所大憂念者君民一心
然後可以有濟苟相絶遠而誠不屬則殆矣分猷者分
君之所圖而共圖之分念者分君之所念而共念之相
從相與也中者極至之理各以極至之理存于心則知
遷徙之議為不可易而不為浮言横議之所搖動也
上篇告臣曰予告汝于難此篇告民曰予告汝不易
皆一意永敬以下皆濟難之意無胥絶遠二句即求
敬之意絶遠與相從一正一反語意相應此即欲其
保后胥慼之意各設中于乃心即今予命汝一之意
求敬大恤者體君之心也設中者正已之心也正已
之心而後能體君之心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
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者及暫時所
遇為姦為宄刼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以劓大則殄滅之
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也遷徙道路艱關恐
姦人乘隙生變故嚴明號令以告勑之
顛越不恭是一種人暫遇奸宄一種人正所謂不吉
不迪者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往新邑也方遷徙之時人懷舊土之念而未見新
居之樂故再以生生勉之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

試用也今我將用汝遷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也
生生者生養不窮之道也有生生之樂而後可以求
建乃家末三句應上一句言新邑有生生之利今我
將用汝遷正以樂以生興其業而永建乃家也不可
不求建乃家對上一句言上是無窮之利下是無窮
之業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慰勞臣民
遷徙之勞以安有衆之情也
奠厥三句平看奠居是定朝市宗廟廬舍疆場之類

正位者蓋名分雖素定然遷徙動搖之餘乃正之綏
衆者蓋人情雖素服然怨誹逆命之餘乃慰勞之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大命非常之命也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盡瘁
趨事赴功以為國家無窮之計故盤庚以無戲怠戒之
以建大命勉之
無戲欲其敬事而不傲上無怠欲其勤事而不從康
大命兼民命國命而言建命謂命雖在天立之在我
使民有以遂其生國有以永其祚也當時臣民習於
戲怠未遷則以為憚既遷則以為足不復為自勉自
立之計故以此戒勉之矯其舊習而新其精神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

歷盡也百姓畿内民庶百官族姓亦在其中

臣民雖既從遷盤庚又慮其強從上命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敷心腹腎腸明白洞達重將遷都之意說一遍以解釋其意協比讒言者蓋前日浮言之徒必有唱為事定後有罪責之說者然此非我志也故戒之爾無云云朕志下文古我先王至用宏玆賁是也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古我先王湯也適于山往于亳也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欲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也降下也依山地高水下而無河圮之患故曰用下我凶德嘉績美功也

將言已遷都之意故先述先王遷都之功見與先王一般的意思多前功只是振揚之意嘉績是安民之績正應多于前功句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耿為河水圮壞沉溺墊隘民用蕩析離居無有定止將陷於凶德而莫之救爾謂我何故震動萬民以遷也

此深言耿不可居而民不宜有過責也今字承古先王遷都降凶德來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一二篤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也

祖德即降凶德而致嘉績也篤敬即能審利害之實者恭承即兢兢然而迓續之也永地于新邑期其有以復高祖之德而致國家之治也

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玆賁

言我非廢爾衆謀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者指當時臣民有審利害之實以為當遷者言也爾衆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耳言爾衆亦非有他意也蓋盤庚於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明吾前日之用謀畧彼既往之傲惰

疑懼上下皆有盤庚以當時遷都皆是強臣民去遷的今雖遷了亦疑其不安而懼其不服此上之疑懼也又探臣民之心當時從遷時不曾是安心從君皆傲上從康今雖遷了亦恐君有罪責他的意此下之疑懼也盤庚申已之情而使人知我之意則已之疑懼於下者可釋也申彼之情而明已以什臣民之意則臣民之疑懼於上者亦可釋也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隱痛也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

皆有所隱痛於心乎
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正當惻然憫痛而愛護封植之
者也故謂邦伯師長百執事之隱也尚皆隱哉未是
即勉他言其當有是心也自此至終皆告臣之詞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相導也我懋勉簡擇導汝以念敬我之民衆也
我懋勉簡擇于爾孰為可任而任之孰為不可任而
不任而勸導之意寓乎其間者豈有他乎亦惟欲汝
念民生理未復幹止未寧而敬承斯民將絶之命圉
之於生養安全之中耳我之為民如此爾可不知所
以恤民乎爾字指邦伯師長百執事三等人懋簡即

下節用舍之事懋簡相三字一串說
一說予其懋簡作句相爾二字連下句言已懋勉簡
擇汝者盖導爾念敬我之民衆也懋勉意在簡擇中
此說於傳中文義以順
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
肩任敢勇也鞠養也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
其生生為念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吾則叙而用之欽
而禮之也
然所以懋勉相爾者不過致嚴於用舍之間而已盖
諸臣之中有務富貝王是不能敬念我衆者我則棄
之而不任惟勇於敬民使鞠人謀人之保居者是能

念敬我衆也則敘而用之欽而禮之焉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羞進也若者如我之意即敢恭生生之謂否者非我之
意即不肩好貨之謂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
承上言二者一則我志之所若一則我志之所否一
若一否今我既進告汝而無隱矣爾於此宜何如乎
念君心之當體趨所若而避所否孜孜然無不致其
敬焉罔弗欽且虛說下節正是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無毋同總聚也庸民功也此則直戒其所不可為勉其
所當為也

無總貨寶則能敬我志之所否矣生生自庸則能敬
我志之所若矣戒勉相形看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式敬也敷布為民之德永任一心欲其久而不替也盤
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窮期之盤
庚其賢矣乎
無總寶貨而專意為民扶持培植措之生全之地固
所以敷布為民之德也然人心操舍無常豈侈乃人
情所易犯勤勞又人情所易厭故必始布此德終布
此德貨寶之戒生生之念皆不以始終二其心焉如是
則能念敬我衆而隱痛於心則我之懋簡相爾者亦

無負矣新遷之民何患生理之未復乎
二句一直說去不可以今時後日言首句只傳上文
耒式字輕最重末句盖以無窮期之也合上節上戒
勉之意嚴下期望之意遠所謂期望者即以戒勉者
期望於無窮也

說命上

說命記高宗命傳說之言命之曰以下是也上篇記得
說命相之辭中篇記說為相進戒之辭下篇記說論學
之辭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
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
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宅憂亮陰言宅憂於梁闇也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
居憂亮陰不言禮之常也高宗喪父小乙惟既免喪而
猶弗言群臣以其過於禮也故咸諫之歎息言有先知
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
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
令矣

史臣於高宗之免喪後不曰猶不言而加其惟二字
便見他有恭默思道意此作史書法後周公作無逸
稱高宗其惟不言盖本諸此群臣進諫曰明哲實作
則迻言聖人為法於天下也明是知其理所當然哲

是知其理所以然作則專就發言上說此句起下句
今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言高宗為天下之取法
也此句是論其理勢自然如此乃未然事不可當實
事講然天下所以取法於其君者莫大於命令故王
言則為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見高宗當示法於天
下也二句雖平還重下句百官只就內言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
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用作書告諭群臣以不言之意言以我表正四方
任大責重恐德不類於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
淵默以思治道夢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盖高宗
恭默思道之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故夢寐之間帝賚
良弼其念慮所孚精神所格非偶然而得者也

高宗所以不言之意全在恐德弗類此告諭群臣亦
重在此句惟其恐德弗類故夢帝賚良弼良弼之賚
實由於思道而思道之時實未嘗專意於得弼思道
者思為治之道如何可以表正四方也傳中純一
無二等語是推本誠心格天之故非高宗誥臣本
旨也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審詳也詳所夢之人繪其形象旁求于天下旁求者求
之非一方也築居也今言所居猶謂之卜築傅巖在虞

號之間肖似也與所夢之形相似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於是立以為相置諸左右盖以冢宰兼師保也荀卿曰學莫便乎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史臣將記高宗命說之辭先叙事始如此
惟其德之不偶是以任之不輕以天下之治亂係於相而說之才正可以輔君之治道者也冢宰之職於是乎命焉宅揆持衡統百官而均四海所以總其治者有托矣又以君德之脩否係於師而說之學正可以輔君之學闕者也師保之職於是乎兼焉帷幄論思保身體而輔德義所以養其學者有在矣

一說此二句不必謂上是資其為治下是資其為學蓋學與治不可分為兩截事學者治之資治者所以行其學也後傳說所論皆為學之事而為治之意盡在其中言作相見是任之重置諸左右見是親近之也小註新安陳氏曰王置諸左右盖不徒相之而必親近之也此說似有據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此下命說之辭朝夕納誨者無時不進善言也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傅之職而又命之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本矣
朝夕納誨望其獻替之勤輔德者啟發其聰明涵養其性質使漸進於高明而無負君臨作則之任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三日雨為霖高宗託物以喻望說納誨之切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一節也
一節深一節只是經文三設喻上見意謂金而非礪則無以成器此望於說者固切矣而猶未也巨川而非舟楫則無以濟險此望於說者加切矣而所及循有限也至大旱而非霖雨則損於民者多矣至是而望於說者為益至矣是高宗求救之心甚切自不覺其言之復一喻不已而至於再再喻不已而至於三

也或曰作礪比脩德舟楫比進德霖雨比成德甚為無據
啟乃心沃朕心
啟開也沃灌溉也啟乃心者開其心而無隱沃朕心者溉我心而厭飫也
汝當何如以慰我之望耶誠以誨具於爾之心而德則在我之心納誨輔德其在啟心以沃心乎開心無隱是要他盡心誨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意沃之一字最有意味有若焦土之受江河之潤漸涵浸漬而入之者不倦聽之者神怡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弗瞑眩喻臣之言不苦口也弗視地喻我之行無所見
也
若藥若跣辭平而意順串謂說言不苦口則已行無
所見也此節正應上節盖不能啟心則知有不言言
有不盡非苦口也但見明哲之德無由而成何以沃
心而愈其疾乎不能沃心則德有未明行無所見非
視地也但見作則之本無自而立何以表正而全其
足乎上二句見不可不啟心下二句見不可不沃心
盖有所啟則有所沃有所沃則有所見也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以康
兆民

匡正率循也先王商先哲王也說既作相總百官則卿
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欲傅說暨其僚屬同心正救使
循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
相臣之職統百官佐天子高宗之於傅說不特欲其
以己正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于以率循
先王之道蹈成湯之迹以安天下之民也成湯之迹
即予惠困窮等安民之迹先王之道非別有一道乃
遵成湯之迹以為行者是成湯之迹歷世先王已守
之以安民矣命俾我率先王以廸成湯而安民也言
法祖之法祖以安民也與君奭用奉若先王以對揚
文武之光訓意同以匡乃辟句一直說下俾率先王
數句不可謂俾率以下為匡辟之實又不可謂上是
匡其惡下是導其善匡其不及而善者可由矣
自朝夕納誨至用傷俱指論學師保之職也此一節
乃論治事與上文學不相蒙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敬我是命其思有終也是命上文所命者
納誨輔德率屬匡辟予之命也欽之則啟心沃心率
祖安民而盡冢宰師保之職也有終不是有始有終
意只是終其所命乃不負命之意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
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答欽予時命之語木從繩喻后從諫明諫之决不可不
受也然高宗當求受言於己不必責進言於臣君果從
諫臣雖不命猶且承之况命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
命乎
惟木二句是言諫之不可不受后克聖二句是言諫
之不必求盖受諫而聖則不求諫而無不諫矣所以
廣其從諫之量也此數句皆是論理二后字不指高
宗言疇敢不祗若一句雖對高宗有命言文勢亦從
后克聖來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說受命總百官冢宰之職也

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

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治民焉耳

嗚呼古昔明王之制禮也不徇乎一已之私而一本諸上天之道夫天尊地卑乾坤定位天道有一定之序也明王則奉順之而不違體國經野即區域之地而分建之於是有大邦小邦之制焉制地定位又即一邦之中而分設之於是有小都大都之制焉然王之不可以無人則立后王於大邦以為天下之主立君公於小邦以為列國之主主者有君道焉所以統治於上也故曰樹既有主矣輔之不可以無人則於朝廷之上承以大夫師長以為一人之輔列國之中承以大夫師長以為君公之輔輔者有臣道焉所以分治於下也故曰承夫制為君臣上下之禮有如此者皆明王奉順天道為之耳豈容私於其間哉然其所以若此者非欲以天下奉一人為逸豫之計而已也惟欲以一人治天下而使之治民耳自奉若至師長一氣說下不可以建邦等為奉若之實惟以治民句全重在承以大夫師長句盖言一人不能以獨治而必有待於大夫師長也通節諸侯一邊帶說對高宗言重在天子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人君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

公者順理而無私之謂天之公所謂心普萬物而無心者也聖人之公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也聰明非福善禍淫說盖事事物物無能逃其監照之下此便是聰明也公意即於此見之非落聰明一層憲天即是公聖字輕只是指人君言不可講生知字樣惟聖時憲句不可着一當字則說下惟臣欽若又須多一層惟臣二句乃憲天所致盖憲天聰明則德與天一而臣民之心均此天理自有不容遠者欽若只是順君之意而其所以治民者亦用公道意不徒順君政令之公也從乂是從欲以治非徒服從其政令之公也以民對臣而言則民之從乂亦因於臣之欽若應上節承以大夫師長意此節根上文亂民來言亂民之道其有外於憲天乎憲天者正所以亂民也憲天是一篇綱領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出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

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二者所以為己當慮其患於人
也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所輕予干
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所輕動二者所
以加人當審其用於己也王惟戒此四者信此而能明
焉則政治無不休美矣
　言語本非所以起羞起羞由於輕出甲胄非所以起
戎起戎由於輕動衣裳本以予人輕予則懼及滛人
干戈本以討人輕討則懼及善人干戈曰省躬者蓋
所加在人而謀以加之者在躬也數者之患皆是不
公所致數句虛虛說只是揭當謹之故未可說戒謹
等義工夫在戒謹克明處戒茲者戒其輕出輕動輕

予輕討之私克明者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討之公
也口以文身甲胄以衛身衣裳以命有德干戈以討
有罪皆政也有所戒有所明則政無不休矣休字即
是足以文身衛身當賢當罪之意此見圖政當憲天
也自此節至事神則難逐節要見憲天語意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庶官治亂之原也庶官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六
卿百執事所謂官也公卿大夫士所謂爵也官以任事
故曰能爵以命德故曰賢惟賢惟能所以治也私昵惡
德所以亂也
　惟治亂在庶官一句見當惟賢惟能意庶官含官爵

在中官及于能爵及于賢則庶官得其人而天下之
治可幾矣此憲天聰明之見於用人者也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善當乎理也時時措之宜也慮固欲其當乎理然動非
其時猶無益也
　以處事言之事不審之於初鮮有不悖理者必作事
謀始熟思於惟幾之時致謹於先甲之戒如合天理
而當人心則施張以之運用以之否則不容以妄發
也夫慮固欲其當理然動或非時亦豈為盡善執又
必斟而酌之與時宜之施張運用之中求合乎泛應
曲當之妙固不泥古而違時亦不狥今而失時至當

歸一適中乎事機之會不惟在理為可而於時亦無
不可焉夫能擇中理於未動之先又能適時宜於既
動之際則動無[illegible]天而憲天之道得矣善如裘葛之
良時如寒暑之候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德虧矣自矜其能則人不効
力而功隳矣
　德者總天下之善而成者也自滿則志必怠而善不
集故德虧功者集眾人之能而成者也自驕則眾心
解而能無資故功隳此見處已之當謙亦憲天也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惟事其事乃其有備有備故無患也張氏曰脩車馬備
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能為之憂簡稼
器脩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故水旱不能為之害
所謂事事有備無患者如此
事事即兢業圖幾有備者事雖未來而已有豫備也
要就治上發揮傳中兵農二事特引明其意不足以
盡事事之義也此亦是憲天處
無啟寵納侮無恥過作非
毋開寵幸而納人之侮毋恥過誤而遂已之非過誤出
於偶然作非出於有意
愛有所偏謂之寵啟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則不

遜之意過誤本未為惡也恥過而作非則惡矣恥過
作非不是二事作非由於恥過一戒其溺愛一戒其
長惡亦皆憲天也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居止而安之義安於義理之所止也義理出於勉強則
猶二也義理安於自然則一矣故政事醇而不雜也
居解止而安安意要重看須發出無勉強意吾心之
義理政事之根本政事者義理之所由行也故心純
則政事亦純政以大綱言事以節目言泛講不可指
上文事醇者至精至粹之謂此見宅心當憲天也傳
說告高宗精微處實在於此

黷予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皆非所以交
鬼神之道也
此以憲天之見於事神者言之祭祀如郊社禘祫皆
有常時黷之則徼福而誠敬不足故曰弗欽禮如簠
簋籩豆有常數煩之則雖多而實以擾神故曰亂神
皆不欵故曰難黷祭祀對禮煩弗欽對則亂末句總
結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
旨美也古人於飲食之美者必以旨言之蓋有味其言
也服行也高宗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於
言則我無所聞而行之也蘇氏曰說之言譬如藥石雖

散而不一然一言一藥皆足以治天下之公患所謂古
之立言者
傳說之告高宗者盡矣於是高宗贊其言之可行謂
爾告我憲天為治之說旨扎斯言誠為治之要道可
以措之於躬行以之脩己乃罔不休以之用人乃罔
不當以之處事則事得其宜以之宅心則心得其正
信可無愧於天之聰明而臣民之服在是矣使汝不
良于言則憲天為治之事我何所聞而行之乎是汝
之言信其可行也已言之善何如扎
旨扎說乃旨作句美其所言也惟服二字謂可行也

乃不良于言是設言也與前篇若藥弗瞑眩意同前

求其言此是贊其言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得於耳者非難行於身者為難王忱信之亦不為難信可合成湯之成德說於是而猶有所不言則有其罪矣上篇言后克聖臣不命其承所以廣其從諫之量而將告以為治之要也此篇言允協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所以責其躬行之實將進其為學之說也皆引而不發之義

天下之理未知者以為難知既知者以為難行高宗明哲又舊學於甘盤於義理亦知之甚多故說言之而高宗即知之特患其未能行耳故傳說謂非知之艱行之惟艱若是他人則曰知之惟艱矣此二句雖指高宗亦是論理說故下文王忱不艱句方加一王字忱者知之深也不艱即我未見力不足者此節總是責其躬行之實為已進言之地非知二句是敘下王忱不艱來者不可另說上二句是示以力行之難王忱句是責以躬行之實合題作文或用此意准說不言句是緊承允協句亦是責躬行之實觀傳可見又不可謂成德以上是責躬行之實末二句是為已進言之地說之意謂王能行而說不言則咎在說已

言而王不行則咎在王見王當行意

顧天明命者與憲天聰明者同一揆克配之敬與法天之公者同一德用人即懋賞懋官之典脩已即昧爽丕顯之勤宅心即以禮制心之學處事即以義制事之宜此允協成德之實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合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言我小子舊學於甘盤已而退于荒野後又入居于河自河徂亳遷徙不常歷叙其廢學之因而歎其學終無所顯明也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邁行也范氏曰酒非麴糵不成羹非鹽梅不和人君雖有美質必有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麴多則太苦糵多則太甘麴糵得中然後成酒作羹者鹽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羹臣之於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爾交脩予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言也孔氏曰交者非一之義

此節高宗望傳說成已之德訓志是一篇綱領訓志即不迷於所趨也即格其非心之謂若作酒醴是言

訓志必資於說意此四句一氣說下交修去交修正所以訓志也言君德之脩必賴於爾之助譬之為酒醴而需麴蘖爾非我之麴蘖乎作和羹而用塩梅爾非我之塩梅乎麴蘖之為酒也在其苦得中塩梅之作羹也貴酸鹹適均而爾於我之德不啚所以交脩之可乎盖必以柔濟剛以可濟否如麴蘖塩梅之交致其功可也作酒者麴多則太苦以下傳皆屬交脩句又懼其不訓復曰爾無我棄我能行爾之訓此二句亦緊連上文文勢亦自不可斷許其行所以望其訓也中篇傳說患高宗不能行其言此篇高宗許其行而求其言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求多聞者資之人學古訓者反之己古訓者古先聖王之訓載修身治天下之道二典三謨之類是也說稱王而告之曰人求多聞者是惟立事然必學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師古訓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

傳說因高宗以訓志資他恐高宗全是資人上用工夫不知反己故告之曰人知己之不足而取人以助我委心以聽從者將求多聞于人也是果何意惟欲建立夫脩身治天下之事使身以之脩天下以之平耳然事必有理未有不先明夫理而能立其事者是必於古人之訓所以載脩身治天下之道者也從而學之講習討論以窮其義理之精微反復體驗於身心之間至於用力之久豁然貫通然後有得夫脩治之道身可脩天下可平所以為久安長治之道者在是而事之立也直易易耳可見資人不若反己也苟徒恃一己之聰明以古訓為不足學事不師古冐然為之則理無所得而能建立脩身治天下之事以成長治久安之業者非說之所聞也則學之不可不反己也決然矣

資人如何不如反己譬如人做事徒去聽人言語而不反求諸心則事不能透徹何以便能做得事必是自家將人做過的事去反覆思量學他然後事理實得於心而後事可做此所以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反己也此學于有獲只統說下面遜至時敏允懷于茲終始典學監于先王所謂學也厥脩乃來道積厥躬德脩罔覺其永無愆則所謂有獲也下文自惟學至無愆正所以反己者總是學于古訓乃有獲一句書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

遜謙抑也務專力也時敏者無時而不敏也遜其志如有所不能敏於學如有所不及虛以受人勤以勵已則

其所脩如泉始達源源乎其來矣玆此也篤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可以一二計矣夫脩之來來之積其學之得於己者如此

學即學于古訓也遜志時敏即是反己工夫傳中虛以受人虛字是謙虛之謂謙與驕對敏與怠對來是脩治之理載於古訓者來於我也玆字指謙勤二者蓋學苟不以謙勤而篤信則所得有限道無由而積故必篤信深念乎此孳孳乎謙虛勤厲之心而無一毫之間斷則善之脩也不特來焉而已自此達彼由一偏而極於全體修治之道其載在古訓者千條萬緒皆會歸於吾之一身有不可以一二計者矣修之

來來之積學之得於己也如此道本固有非自外來曰來者即斯至之謂道本無形曰積者即有諸己之謂信信而至於充實之謂美之謂也

一說玆字指乃來者蓋有所來而不懷則來者復失况於有所積乎允懷中自有遜志時敏工夫若徒將所來者守住更不去用功是即驕與怠而來者亦不可守矣此說更為的切然小註載朱子說分明謂允懷于玆二者只依時說可也

惟斅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斅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斅學于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脩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夫持謙勤以自學所以立體固為學之事也惟教學于人使人亦會此理者所以達用居學之半焉人己合一而學之功全矣然其功豈容以或間哉殆必始而自學終即推之以教人一念終始無時不在於學固不忍於獨善其身而已也由是道以兼體而益純理以積久而益孰德之在我向固脩而來也今則日就乎高明日崇乎廣大左右逢源有莫覺其所以然蓋大而化之之地聖而不可知之天也

教人亦是修治之道去教人不可以上節為脩己工

夫此為治天下工夫蓋此節總屬脩己工夫到治之人者即是脩之已者也念終始典于學句重箇典字自學教人皆無間斷的意不是合那自學教人就是典學講典學內語意又要重教人一邊始得厥德脩罔覺者教人雖是外頭事蓋成己成物合內外之道也到罔覺處即時措之宜也有莫知其然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言德雖造於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先王成法者子孫之所當守者也孟子言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亦此意

德造罔覺已是極處何必監于先王而後無愆先王

指成湯也成憲是成湯脩身治天下之法度却不是
日新丕顯等工夫蓋傳說所言工夫在上二節遜敏
允懷典學等處是與日新等相似此蓋言其以成湯
之道法作準的與伊尹告太甲視乃烈祖意不同蓋
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并詩所謂聖敬日躋昭格遲
遲不競不球不剛不柔等是也乃皆成湯之聖德歷
萬世無弊者也監之者如法其修身以修身法其為
治以為治也如此則所造自然中正不越矣蓋人固
有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
德其流弊有不可勝救者此傳說謂德雖造於罔覺
而法必監于先王之意也罔愆是聖德恰好處無過
不及德之至難者也故皐陶賛舜德亦不過曰罔愆
罔覺是得其理監成憲又是立事時事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式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
廣求俊乂列於衆職蓋進賢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
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誠如是則吾大臣之職不亦可盡與蓋大臣之職以
人事君使君德未至則好悪不端而用舍不當如或
於聲色則便辟之臣得志或於貨利則聚歛之臣得
志相臣雖進賢亦未必能用今王德既至於罔愆則
無好尚之偏而得用舍之正矣得賢以輔德王之雅
意也說于此用能仰體一人之意敬以承之旁求俊
乂於天下而列之於公卿大夫之位也列庶位作和
羹塩梅是也大抵傳說進言於高宗皆是先要高宗
盡自已工夫高宗欲其納誨便先責其受誨高宗賛
其良言便先責其行已所言高宗欲其求賢便先責
其脩德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風教也天下皆仰我德是汝之教也
仰德即是望德不是歸德謂方今四海之內咸傾心
以仰我謂膏澤可必其下究德惠可必其誕敷者是
果何以得此于民哉盖天下之視聽在朝廷朝廷之

輕重在輔相由我舉汝于岩穴之下而用之于廟堂
之上以為有臣如此吾君其有輔乎吾民其有頼乎
風聲鼓動于天下故天下仰望于一人耳汝今日其
可不思輔我以荅天下仰望之心耶此下是高宗以
資人之意責之于臣也
一說風字不是聲教之教是德教之教即傳說所言
憲天遜志時敏典學監成憲等皆是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手足備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高宗初以舟楫霖雨為
喩繼以麯糵塩梅為喩至此又以股肱惟人為喩其所
造益深所望益切矣

此言君之有賴於臣將責傅說之輔已也二句不平
講上句起下句意耳以股肱爲喻是一體之義故曰
益深益切良臣泛說末方繳傅說身上去德至於聖
人則兼體用合內外明德新民皆舉之也可以慰荅
天下仰望之心矣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
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
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先正先世長官之臣保安也保衡猶阿衡作興起也撻
于市耻之甚也不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
其自任如此故能輔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庶幾明以

輔我無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傅說以成湯望高宗
故曰協于我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
傅說故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上高宗既望傅說輔已作聖則以聖人自期待矣此
下又以伊尹望傅說則欲傅說輔已作聖就如成湯
一般也昔先正句是總提語下正是作先王之事觀
其自任之言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
撻于市其致君自任也如此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其澤民自任也如此致君澤民總是一事盖無一夫
不獲乃是堯舜之事苟君能如堯舜之君則其澤民
也必能如堯舜之澤民無一夫之不獲矣佑烈祖者

輔君爲堯舜也格皇天者無一夫不獲也格于皇天
是成湯德修於已而功極於民盡天下而覆被之直
與天地之覆幬無間者也時多於佑我烈祖內兼澤
民一邊到格于皇天內始專就澤民說似未得意明
者即精白一心之謂明以輔已使亦如成湯之功格
皇天意輔已如成湯則說可以並美伊尹矣

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
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君非賢臣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遇
之難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歉之辭對
者對以已揚者揚于衆休命上文高宗所命也至是高

宗以成湯自期傅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

上節但期望傅說並美伊尹此則直叙已與說相遇
之不偶而欲其輔已繼湯安民也言君臣相遇之難
者見已君臣之不偶也惟后非賢人可以輔已作聖
者不與之共治可見君遇臣之難也惟賢非其君可
以大有爲者不與之共食可見臣遇君之難也今我
而獲說則后得賢矣說而遇我則賢得后矣然則輔
君作聖之道其爾之所必能乎其必朝夕訓志左右
交脩以克紹乃辟于先王之聖于以永綏其民爲先
王之民使格天之事業復見于今而乘之悠久也則
明保之責以盡而可以慰天下之仰矣得非予之所

深望者耶說於是慨然有感拜手稽首曰紹辟綏民王之命說也可謂休矣說於此幸聖人之在位直自諒夫將順之無難而毅然以身當之無有一毫退避之意顧嘉言之在耳將自責于力量之可到而慨然對人言之無有一毫顧忌之嫌內以休命對于己曰予其堯舜君民矣乎盡乃心焉竭乃力焉務有以底其盛而今日之命為不虛斯已矣外以休命揚于衆曰予其堯舜君民矣乎以語左右以語百官庶有以觀其成而今日之言為不徒斯已矣苟有所受於君而不能以自信則欺有所行于己而不可以告人則作說不敢也上高宗以成湯自期見於克之一字下傳說以伊尹自任見於敢之一字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

肜祭明日又祭之名雊鳴也於肜日有雊雉之異蓋祭禰廟也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祖己自言當先格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惟天監民以下格王之言王司敬民以下正事之言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典至也義者天理之當然行而宜之之謂福之予之奪之是天之監民也然所以監民何也惟主義如何耳前所行合宜則福之予之降年永也苟所行不合宜則禍之奪之降年不永也所以不永者非天夭絕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可見命之永與不永由人之義與不義也吾王亦盡義之在我而已何必徼祈以祈永命乎意高宗之祀必有祈年請命之事故祖己云然意實說君但不斥言故言民耳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

不若德不順於德不聽罪不服其罪謂不改過也孚命者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也言民不順德不服罪天既以妖孽為符信而譴告之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德民乃曰孽祥其如我何則天必誅絕之矣祖己意謂高宗當因雊雉以自省不可謂適然而自肆夫數祭豐昵徼福於神不若德也責於祭祀傳說常以進戒意或吝改不聽罪也雊雉之異是天既孚命正厥德矣其可謂妖孽其如我何耶

講若德聽罪要竊傳說高宗二意方明但不可明言高宗耳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徼福於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豊於昵廟乎

王職在敬民不可瀆神祖宗一體不可偏祭
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脩德又與天合故祀事稍過飛雉隨應精誠積久天既賚之過失微形天遽警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此篇為雊雉作而言不及雉本以訓王而辭屢及民非祖己諷諫不敢直言盖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戡黎

西伯文王也戡勝黎國名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祖姓伊名奔告自其邑奔走來告紂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將言天訖殷命故特呼天子以感動之訖絕也格人猶言至人也格人元龜皆能先知吉凶者言天既已絕我殷命格人元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禍之必至也非先王在天之靈不佑我後人我後人淫戲用自絕於天耳
格人元龜平看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康安虞度也典常法也紂自絕於天故天棄殷不有康食饑饉薦臻也不虞天性民失常心也不迪率典廢壞常法也
此與上節言紂得罪於天天棄殷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王其無如我何言紂不復能君長我也上章言天棄殷此章言民棄殷祖伊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謂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紂既無改過之意祖伊退而言曰爾罪衆多參列在上

乃能責其命于天耶呂氏曰責命於天惟與天同德者方可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功事也言殷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於商邦乎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父師太師三公箕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弗或者不能或如此也亂治也言紂無道無望其能治正天下也底致陳列也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沈酗于酒

敗亂其德於下沈酗言我而不言紂者過則歸己猶不
忍斥言之也
致功本其開創王業而言如德盛業廣由諸侯而為
天子由百里而有天下也敗于下對陳于上言祖宗
在上如彼而子孫在下如此其忝厥祖甚矣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
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人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宄上而卿士亦皆相
師非法上下容隱凡有冐法之人無有得其罪者小民
無所畏懼強凌弱衆暴寡方起讐怨爭鬬侵奪綱紀蕩

然淪喪之形茫無畔岸若涉大水無有津涯殷之喪亡
乃至於今日乎
此承上言不能治天下如此故致天下之亂在敵讐
處畧載上紀綱之蕩然下喪亡之必然越至于今言
再無後日也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
顛隮若之何其
曰者微子更端之辭也何其語辭言紂發出顛狂暴虐
無道我家老成之人皆逃遁于荒野危亡之勢如此今
爾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隕隮墜之事將若之何扎盖微
子哀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言我而不言紂者

亦上章我用沈酗之義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
此下箕子之荅也王子微子也自紂言之則紂無道故
天降災自天下言之則紂之無道亦天之數箕子歸之
天者以見其忠厚敬君之意方興者言其方興而未艾
也此荅微子沈酗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意
天毒降災直至于酒住言天降災殷邦使之方興沈
酗于酒也甚之之意遂節要見
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
紂惟不畏其所當畏故老成舊有位者紂皆咈逆而棄
逐之即武王所謂播棄黎老者此荅微子發狂耄遜之

語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色純曰犧體完曰牷牛羊豕曰牲犧牷牲祭祀天地之
物禮之最重者猶為商民攘竊而去有司用相容隱將
而食之且無災禍豈特草竊姦宄而已哉此荅微子草
竊姦宄之語
降監殷民用乂讐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讐斂若讐敵掊斂之也不怠力行而不息也詔告也下
視殷民凡上所用以治之者無非讐斂之事夫上以讐
而斂下則下必為敵以讐上下之敵讐實上之讐斂以
召之而紂方且召敵讐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合而

為一故民多饑殍而無所告也此荅微子小民相為讐
敵之語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
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

商今其有災我出當其禍敗商若淪喪我斷無臣僕他
人之理詔告也告微子以去為道蓋商祀不可無人微
子去則可以存商祀也刻害也箕子舊以微子長且賢
勸帝乙立之帝乙不從辛立紂紂必忌之是我前日所
言適以害子子若不去則禍必不免我商家宗祀始隕
墜而無所托矣箕子自言其義決不可去而微子之義
決不可不去也此荅微子淪喪顛隮之語

末一我字指啟言我興我罔二我字指箕子言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

上文既荅微子所言至此則告以彼此去就之義請安
也各安其義之所當盡以自達其志於先王使無愧於
神明而已如我則不復顧行遯也微子適周乃在克商
之後而此所謂去者特去其位而逃遯於外耳

去就之義只箕子微子二人對言比干却不在此内

此題只有去就意不可兼死生說

周書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

惟十有三年見紂惡之貫盈大會於孟津見人心之
歸附十有三年須記是武王為西伯年數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友邦冢君即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御事庶士乃己
國之群臣即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皆
告以伐商之意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

亶誠實無妄之謂言聰明出於天性然也大哉乾元萬
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萬
物之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具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

物而聖人又得其最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勉強
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於天下而
天下之疲癃殘疾得其生鰥寡孤獨得其養舉萬民之
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焉則元后者又所以為民之父母
也夫天地生物而厚於人天地生人而厚於聖人其所
以厚於聖人者亦惟欲其君長乎民而推天地父母斯
民之心而已天之為民如此則任元后之責者可不知
所以作民父母之義乎商紂失君民之道故武王發此

夫天之立君何為也哉彼萬物之生資始於天資生
於地天地其萬物之父母乎然萬物雖同出於天地
而惟人之生得其氣之正且通者其心為獨靈備天

地之性知覺之全有非物可得而並者矣然衆人固
異乎萬物而聖人之生又得其氣之正且純者其靈
為尤至聰明出乎天性知覺得之最先又非人可得
而同者矣然天非厚聖人之身也欲其居天子之位
為萬夫之長而作元后焉元后亦惟體天地父母萬
物之心而因以父母斯民發政施仁使天下無一夫
之不獲真有若父母之乳哺其子者矣元后非所以
作民父母乎上天立君為民如此生物厚人生人厚
聖人不要乎說意至聖人方住此題重天為民之意
言天地生物厚於人生人厚於聖人厚聖人在父母
斯民也秀就氣言靈就性言亶聰明三句皆重天意

通節依傳開闔鋪敘不宜下着力字樣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言紂慢天虐民不知所以作民父母也慢天虐民之實
即下文所云也

慢天虐民不必分看虐民所以慢天也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
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
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沈冒二事乃暴虐之原罪人以下五事乃暴虐之事
命我命字貫下去當緊說沈湎溺於酒也此言受
之有過下節言其不能改過而且益其過也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
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
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武王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
今諸侯背叛既已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踞
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粢盛以為祭祀之備
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即箕子所謂攘竊神祇之犧
牷牲者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社我有天命而
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
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天助下民為之君以長之為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
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

承上言紂不能改過而益甚其惡如此天伐所以不
可已也況我又身任君師之責可不體天以從事乎
夫天之於民雖上下之分殊而佑助之意未嘗不寓
於冥冥之中民生弗遂不可以無君也則為之君以
長之勦強遏惡立經陳紀所以撥亂世而反之正者
在是民性弗復不可以無師也則作之師以教之脩
道立教根民育德所以立人紀而牖之趨者在是天
之佑民如此為君師者當何如哉惟其能上承天意
盡所以長之教之之責彌綸參贊輔上帝之所不及

于以寵安四方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無一人之不復其性此則君師之責也予固身斯責者則夫有罪之當討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奉天以赦之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一聽夫天而已然則商紂有罪正天討所加而不赦者我安得不奉行天罰以求無負君師之責哉上作民父母節以平常道理言寵說此君師說討亂上說較切矣且上起紂不能盡父母之道此起武王自任君師之責

一說克相上帝二句是推天之所以佑民而立君師之意不是言為君師者當如是也如此則天佑字當貫下作一意看然詳傳中君師者三字則此說不可從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意古者兵志之詞武王舉以明伐商之必克也紂雖有億萬臣而有億萬心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力者言見在歸附之人也上下一心之謂德者言人君乎時以道安民者也指仁心言義者言興師之名合宜也受有臣四句因力以知德義而紂負之機决矣此下將言已奉天命去伐紂故此先言勝負之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言紂積惡如此天命誅之今不誅紂是長惡也其罪豈不與紂鈞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予小子為厥罪惟鈞之故夙夜祗懼不敢自寧於是假昭格之誠受命於文考之廟以稟命於親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求助於神以爾庶邦冢君之衆越我御事庶士之臣致天之罰於商也按此告神事在始出師時舉武城篇言告于皇天后土是也此追言以誓師非至孟津而始舉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

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之今民欲亡紂如此則天意可知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民欲只就亡邉說天人合應之時言民欲亡紂民之應也以民心而察天意則天必從之天之應也不可失恐上違天命下拂人心也不是恐後來天人不應欲及時去取也時哉二字申民之所欲二句不可失申弼予二句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

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
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
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讎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
德彰聞
武王既渡河乃誓師而告以征伐之意曰嗚呼西土
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古吉人之為君親賢遠奸仁民
寡欲凡存於其心見於行事務欲合天理而當人心
終日孜孜而心猶歉然以為不足蓋有惜陰之意焉
為善之勤如此而凶人之不善何以異於是蓋其罔
晝夜額額之為亦懷靡及之恐也我所聞者如是今
商王受力行無法度之事於老成而放棄之罪惡而
親比之淫于色酗于酒縱肆威虐而殺戮不辜凡此
皆力行無度之實是以臣下化之各立朋黨相為仇
讎脅上權命以相誅戮則惡染於民矣無辜之人呼
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則惡聞於天矣紂之為
惡一至於此天得不命我以伐之哉
我聞節將言已奉天命伐紂之意故先數紂之穢惡
吉人為善二句雖對待言實重在下句蓋將言紂事
故先發此也一說為善泛言只在為政上說存心為
政無非善也不必以紂事反看更詳之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
命成湯降黜夏命
彼天之於民勢雖懸絕而惠愛之意恒存念民不可
以無養則立之君以長之念民不可以無教則立之
師以教之所以惠愛斯民何所不用其情乎人君居
天之位為天之子當體天心以有為承天意以從事
為之立經陳紀以息民之爭亂為之脩道立教以啟
民之昏迷庶不負上天所以惠民之意昔夏桀之為
君曾不能順天之意恣為淫虐流毒下國故天佑命
成湯以討之而降黜夏命焉此武王將言己伐紂與
湯伐桀一般故發此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
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
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天之於夏既如此況今商受罪浮于桀元良如微子
者則剝喪之使失國去位諫輔如比干者則賊虐之
使剖心以死謂己有天命則不知事天謂敬不足行
則不知律己謂祭無益則慢神謂暴無傷則虐民凡
此皆受罪之浮于桀者今日之監視初不在遠惟在
彼夏王耳有夏多罪天既命湯黜其命矣今紂多罪
天其以我乂民乎是伐商固天之意也況伐商有必
克之理乎吾嘗驗之矣彼夢者精神格天之謂而卜
則紹介乎天明者也昔興師之時予既得吉卜矣今

則竊寐之感通殆契諸卜而不殊兩情協應確乎不
可以異同者夫夢卜不符固非所以謂之休而龜從
夢逆亦非所以謂之襲也今既應於卜又應於夢是
襲于休祥矣以是伐商必克也又何難焉
傳言天意必克指朕夢二句而言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
周親不如仁人

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十人周公旦召公
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其一文
母劉侍讀以為子無臣母之義蓋邑姜也言紂雖有夷
人之多不如周治臣之少而盡忠也紂雖有至親之臣
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然不特天意有必克之理在人事亦有然者受有億
兆夷人雖云多矣然皆離心離德而無忠之可恃顧
予亂臣十人周召畢榮之徒同以討罪為念而無不
忠於上者衆其如忠之可恃乎商之孫子其麗不億
固云親矣然皆凶人醜類而無仁之可恃顧予亂臣
十人周召畢榮之徒皆負經邦濟世之德而有伐暴
拯民之略而為仁人也親其如賢之可恃乎夫衆不
如忠親不如賢則人事固有必克之理矣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
必往

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於我謂我不
正商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
夫驗之天人伐商固有必克之理合天人觀之伐商
亦宜有必往之勢今夫天臨下有赫日監在茲其視固
無所不見矣然豈有目以下視扎民之所好者好之
所惡者惡之予奪去就之機皆於民心向背乎寓民
心之簡別即蒼蒼之昭鑒也天其能外民以為視乎
其聽固無所不聞矣然豈有耳以下聽哉民之所是
者是之所非者非之栽培傾覆之理皆於民心取舍
乎係民心之動察即默默之簡在也天其能外民以
為聽乎天意之不外民心如此今百姓皆有責于我
謂我不正商罪以拯己於水火之中以民心而察天
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抑今日此舉非有利天下之心也其所以赫赫厥靈
奮揚威武以侵彼紂之疆界者正以商紂暴虐天下
患之將取彼凶殘以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伐及一人
而利及四海威加一夫而澤被天下殺伐之功何張
大焉是則今日之伐商其與成湯前日之伐桀一公
天下而已我之心質之湯而無愧湯之心驗之我而
益顯矣是我非雠湯實光湯也曷有私意於其間哉
○此節全重取彼凶殘句我武二句不是勵將士是

敘下二句言我伐用張亦是取凶殘上見傳湯之心
驗之武而益顯句正見于湯有光不然湯武一般意
何以武王便於湯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
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然征伐之事不能不賴爾將士之輔夫天下之事以
易視之則無成以難處之則有濟勉哉將士無或以
紂之衆叛親離勢無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所敵惴
惴焉有不勝之恐可也所以然者蓋以商民畏紂之
虐懔懔乎若崩摧其頭角朝夕不保有不勝其憂者
人心危懼如此爾將士安可忽其易而不致其難耶
故又嘆息而勉之曰事成於同而敗於異況征伐之
間苟心德不一何以有濟必同以救民為德同以討
罪為心攻殺擊刺不相背馳奮桓桓之神武以立定
安天下之功指斯民而衽席之安寧之功永久而不
替矣不然彼危懼者將何以自解耶

罔或無畏戒其忽心寧執非敵勉其敬心永世生立
功來言安民便能長世不如崩角之朝不保夕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
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
于天結怨于民

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彼道之大原出於天機緘雖
泯於未形而至道每昭於所賦若親義序別信之理
降於天而具於人明白正大而為人之所能知能行
何至顯也然其道之分各有所屬如親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序之於兄弟別之於夫婦信之於朋友一
名一位自有條理屬之此者固不混之彼而屬之彼者
亦不混之此也其義類又何明耶今商王受於是道
褻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
于民其實如下文所云也

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
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
人恭行天罰

痡病也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之所及者遠也祝斷也
言紂於姦邪則尊信之師保則放逐之屏棄先王之法
囚奴忠正之士輕廢奉祀之禮專意汚褻之行悖亂天
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也爾將士其勉力不怠
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此為自絕于天之實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
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雖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引古人之言撫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讎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爾之世讎也務事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絕根本兩句意亦古語猶紂為衆惡之本在所當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殲滅汝之世讎也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爾將士其庶幾蹈行果毅以成汝君若功多則有厚賞非特爵級而已不迪果毅則必肆諸市朝以示衆庶

此結怨于民之實樹德二句意重下句登乃辟不是成其君為天子也是成其除暴救民之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若日月照臨言其德之輝光也光于四方言其德之遠被也顯于西土言其德尤著於所發之地也

柳周家今日亦宜有必興之理遂嘆息言當有商末造之時惟我文考有大明之德本於精神心術之運而形於政事教化之間光輝發越有若日月之大明麗空照臨下土焉是以莫遠於四方而是德之光被焉自北而南先行於江漢而汝墳遵化由西而東遠及於荊揚而南國化行合天下之大舉範圍於照臨之下也莫近於西土而是德則尤[illegible][illegible]雖麟趾之化行而人人有怙冒之心懷保惠鮮之政篤而人人有父母之戴塈西土之衆尤衣被其照臨之光也文王之德之盛如此是固天命人心之所歸也則今日多方之受非我周其誰受之蓋其所憑藉者有文考之德以為之地天命人心固宜有不能舍之他歸者矣

若日月三句一直意或以下二句為輝光之實大非也輝光者自其德之發於政事教化者而言如徽柔懿恭明德慎罰與麗陳教事皆是下二句就及人上說末句且撇理虛言不必死殺看乃今日事非文王時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承上言造周固本於文考而勝商亦本於文考六句只是反覆言文考之德必足以取勝董氏昂謂善則稱親過則稱已不是此中意傳臨事而懼意亦輕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曰者武王之言也逖遠也以其行役之遠而慰勞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

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司徒主民治徒庶之政令司馬
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者卿
之貳大夫是也旅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門者
千夫長統千人之帥百夫長統百人之帥也
友邦冢君列國之君御事至百夫長本國之臣相對
看三卿即御事也
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
誓師獨稱八國者蓋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
束以戰者
八國皆西南之夷所謂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者於此
可見合上以夷夏分看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戈短人執以舉之故言稱楯則並以扞敵故言比矛長
立之於地故言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
命
此合夷夏之人欲其整容以聽誓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將言紂惟婦言是用故先發此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
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
此節重婦言是用一句賞罰之政一出於婦人之口
是猶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因婦言是用而然即
惟家之索也王父母弟言同祖弟同母弟也不迪不
以道遇之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
齊焉夫子勖哉
齊齊整也今日之戰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
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
今日之事總管下三節去每節作一事看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勖哉夫子
伐擊刺也少不下四五多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
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

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勖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此勉其武勇而戒其殺降也
用兵以節制為上又以武勇為主庶幾振桓桓之威
而奮擊于商郊惟取彼凶殘而已苟能奔走來降者
勿迎擊之以勞役我西土之人勉哉將士其武勇是
勉而殺降是戒可也
勉武勇而戒殺降不可分作二事看戒其殺降是慮
其過於勇而防之皆武勇中事也若分作二事則與
下傳所云三者戾矣
爾所弗勖其于爾躬有戮

弗勗謂不勉於前三者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曰者舉武王告神之語有道指其父祖而言仁人太公周召之徒仁人旣得則可以敬承上帝而遏絕亂謀内而華夏外而蠻貊無不率從矣

底至也數商罪之至極也曰惟有道至無作神羞皆祝辭暴殄天物即宮室臺榭陂池酒池肉林之類害虐即殘害百姓毒痛四海之類逋逃二句即崇信姦回暱比罪人之類仁人即前十亂乃廸知天威越天棐忱者也華夏蠻貊即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也祗承二句見順天華夏二句見應人然不可乎看味傳自見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

悅服

休命勝商之命也武王頓兵商郊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史臣謂之俟天休命可謂善形容者矣武王除殘去暴顯忠遂良賑窮賙乏澤及天下天下之人皆心悅而誠服之帝王世紀云殷民言王之於仁人也死者猶封其墓况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猶表其閭况存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猶散之况其復籍之乎是為悅服之事

神指山川天地之神言為紂所勝則不能遂吊伐之舉以濟兆民矣此是神不能相助故曰羞旣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斯時也紂師未至是天休未至也雍容不迫以待紂師之至而克之此之謂俟天休命也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然皆無有肯敵我師之志其在前者反攻其在後之衆以走乘機投隙自相屠戮遂至血流漂杵酷烈至此亦足以見紂之積怨于民而武王之兵則盖不待血刃但一着戎衣而凶殘以取會朝清明天下相安於無事而大定矣聖人取商之規模一何易而速哉於是乃反商政而一由先王之舊其實何如誠以忠良若箕子比干商容固先王之所尊禮者也紂則或囚或戮或從而廢棄之武王於是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而先王顯忠遂良之政舉矣府庫財粟先王之

所以為民也紂頗積之鹿臺鉅橋以自封殖武王於鹿臺之財則散之鉅橋之粟則發之以大賚于四海而先王賑窮賙乏之政舉矣是其好惡財利皆與天下為公則天下歸心四海仰德一時悅服之深宜何如耶

厥四月哉生明（月三日也）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歸馬放牛即偃武也修文者武王於偃武之後凡損益夏商之政次第而舉如下文祀廟及分封數條亦是但不可指實分對歸獸等事耳其實不可謂此非修文也盖此節本重在偃武上修文只帶言之見武王偃武後不誠無所作為也諸說以偃武修文為一事謂武之偃即文之修不知歸馬放牛是偃武矣如何見文之修殊欠通

既生魄（望後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庶邦冢君外臣也百工內臣也受命受一王之命如析圭擔爵分符委贄是也周字對商言非鎬京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駿速也武王以克商之事祭告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駿奔走執事以助祭祀既告祖廟燔柴祭天望祀山川以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

伐商之事向固稟命於親今天下大定而以勝商之事告之伐商之事向固求助於神今罪人既得而以武功之成告之一言助祭之臣一言告成功互文見義耳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后稷始封於邰故曰建邦啓土公劉能修后稷之業太王避狄去邠居岐邠人仁之從之者如歸市詩曰居岐之陽實始翦商太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太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王季能勤以繼其業至於文王克成厥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威而不敢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而威德益著於天下凡九年崩大統未集者非文王之德不足以受天下是時紂之惡未至於亡天下也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故予小子亦以安天下為心

此是武王於定天下之後又歷叙王業之所由興者以告諸侯后稷公劉太王王季四公若似平等其實是公劉能修后稷之業王季能繼太王之業修是因其業而修之繼是因其業而繼之切不可分王業侯業看盖此是總叙到文王身上來克成厥勳是成其

所建所篤所基所勤積累締造之功也下文誕膺四
句正是文王大受天命居西伯之尊為諸侯之長專
征伐之權以撫安方夏恩與威而並行德與力而俱
著故當時諸侯之強大者畏文王制服之力改其狂
悖不敢肆侮以凌人則威之所制者廣而威益著於
天下矣諸侯之弱小者懷文王扶持之德安於內附
得以自立而無害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德益著於天
下矣誕膺天命為西伯也方夏西土也大邦小邦在
西土之外故曰威德益著德力以大邦小邦而見在
文王初無心於德力之辨也畏力則大邦之民安懷
德則小邦之民安故曰文王以安天下為心武王亦

以安天下為心四世事實可於別經傳中取用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成命黜商之定命也敬奉天之定命故我東征安其士
女士女喜周之來篚篚盛其玄黃之幣明我周王之德
者是蓋天休之所震動故民用歸附我大邑周也
此亦告群臣之詞全重在天上言我之承先志以有
今日者亦奉天而已昭我周王明其有吊民伐罪之
德也士女之来迎以昭德如此所以然者豈周有求
於士女而士女有私於周哉盖上天眷周之休若有
以震動而驅召之故商之士女附我大邑周而篚玄

黃以昭德自有不容已者何匪天焉周亦何以動民
之至是耶是知歸周者民也所以歸周者非民也天
也我周之有天下人也而所以有天下非人也天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列爵惟五公侯伯子男也分土惟三公侯百里伯七十
里子男五十里之三等也建官惟賢不肖者不得進位
事惟能不才者不得任五教君臣父子夫婦兄弟長幼
五典之教也食以養生喪以送死祭以追遠五教三事
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焉者惇厚也厚
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無不厲之俗有德者尊之

以官有功者報之以賞官賞行而天下無不勸之善夫
分封有法官使有要五教修而三事舉信義立而官賞
行武王於此復何為哉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矣史臣
述武王政治之本末言約而事博也如此哉
此重武王一代之典章不重無為上謂武王當戡定
禍亂之後其所以經綸區畫者夫豈無一定之規模
哉盖天下不能自治於是乎有分封之法其列爵則
自公而侯而伯而子男有五等焉其分土則自百里
而七十里而五十里有三等焉分封不有法耶六卿
百執事官也建官必求其賢而不肖者不得進禮樂
刑政事也位事必求其能而不才者不得任官使不

有要耶五教人紀所係也則是之學校立之師儒凡以重民五教而迪斯世於倫理者何有不盡心乎三事風俗所關也於是有分田制里之政有送終追遠之禮凡所以重民三事而厚天下之風俗者又何有不盡心乎以至勵俗莫大乎信義也則於信焉惇之存有恒之心以施有恒之政舉事與為皆本乎中孚之理於義焉明之察至理之極以揆事物之變立經陳紀皆合乎時措之宜則信義立矣勸善莫大於官賞也則於有德者尊之以官苟可以致吾誠雖崇階峻秩之不靳於有功者報之以賞苟可以彰其勳雖太常元祀之必及則官賞行矣武王於此復何為哉惟垂衣拱手於九重之上不待有所施張也但見以萬邦則惟懷矣以庶政則惟和矣人紀由是而立風俗由是而厚天下之俗自是而無不勵天下之善自是而無不勸雍熙太和之氣象藹然於宇宙之間矣天下之治何如哉

圭璧命服爵也體國經野分土也四惟字各重看惇是着實做他明是昭布顯揚發揮他要體王道上講此句就武王說賢能就未在官使看德則已在官而有德者功則已任事而有功者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訪就而問之也箕國名子爵也

祀訪二字有意思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乃言者難辭重其問也武王之問蓋曰天於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輔相保合其居止而我不知其彝倫之所以叙者如何也

嗚呼箕子天生下民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為性冥冥之中默有以安定其民安定如何彼大而綱常微而事物此居止也天為之輔相保合父子則有親君臣則有義夫婦長幼朋友則有序有別有信以至有耳目斯有聰明之德有言動斯有言動之則彌縫曲成聯屬造就輔之而使不偏合之而使不離也夫民之居止即民之彝倫也天能相協之而不能使之常叙而不悖是蓋不能無待於為君者矣故欲成上天相協之功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所彝倫秩然於民生日用之間固必有參贊之方存焉我身雖任君師之責而其彝倫之所以叙則不知其何如子可不為我言之乎

厥君截上就天言下就君言相協厥居循天命之謂性也叙彝倫猶修道之謂教也自人之所秉而具於心有常而不易謂之彝自人之所行而著於身有條

而不素謂之倫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乃言者重其答也帝以主宰言天以理言也洪範九疇治天下之大法其類有九即下文初一至次九者箕子之答蓋曰洪範九疇原出於天鯀逆水性汩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與之此彝倫之所以斁也禹順水之性地平天成故天出書于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即洛書之數也

箕子乃言曰彝倫之叙否係於九疇而九疇之顯晦原出於天我聞在昔當堯之時洪水為患使鯀治之逆水勢之自然水為不治一行汩而五行為之俱汩故上帝震怒至理因而不顯而洪範九疇不為之畀此彝倫所以斁也於是鯀則殛死而禹繼之順水之性底天地於平成闢乾坤於再造是以感格天心天不愛道而洛書出焉禹也覩其顯然之象會其默然之理因其數而第之以九疇萬事萬物之理備焉經綸區畫之道詳焉蓋洋洋乎治天下之大法是神龜之所負而實天顯其秘也謂非天錫於禹者乎九疇既畀由是有以綱紀乎世道而綱常賴之以明有以維持乎人極而彝倫因之以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九疇之理君天下者可一日而不講哉

有九疇則皇極以建以行皇之極民之彝倫也極建且行天下因有所觀感而化彝倫豈有不叙哉常說以九疇與彝倫即為一物非也蓋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叙彝倫者也彝倫乃民所具之常理乃九疇之所叙者也傳云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二句最明白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合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也五事曰敬所以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乂所以治民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驗也五福曰嚮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紀皇極之所以建也乂之以三德明之以

稽疑驗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治天下之法是孰有加於此哉

洛書之為數一陰陽奇偶而已一三七九位于四正二四六八位于四隅而五則居乎中央初未有文字也禹也心融神會因數明理乃次第效法而各配之以治天下之疇焉彼位居於坎者一一則水之生氣之始也故以居初而第之為五行五行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陰陽變合化醇萬物天之道莫大焉天下之事未有不由此者也位居於坤者二二則火之生氣之著也故以居次而第之為敬用五事五事者天之所賦而具於人有物有則盡性踐形人之道莫切焉人君敬以誠身未有不用之者也三位在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益著也故次之為三而為八政八政則立經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天下矣非厚生之所用者耶四位在巽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益久也故又次為四而為五紀五紀則察器觀象治曆明時仰以觀於天文矣非合天之所用者耶五居中央為八數之中土之沖氣也所以管攝四疇故以建用皇極之疇第之則人君居至尊之位立至理之準使四方之面內環觀者於是取則所以總攝萬類而表正八荒者也至若位於乾而為六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次六而第之為乂用三德則臨機應變隨時制宜而治民之用以之位於兌而為七火之成數氣合而形著也故次七而第之為明用稽疑別嫌疑定猶豫參决幽明而辨惑之用以之八位在艮木之成形之益著也故次八而為庶徵庶徵而曰念用非推天徵人用之以省驗者乎九位在離金之成形之著久矣故次九而為福極福極而曰嚮威非人感天應用之以勸懲者乎是九疇也人君治天下之法其孰有加於此哉本文凡用字皆主人君言

一二題以天道人事立意三四題以勤民敬天立意五六題以立本趨時立意嚮威俱兼君民講○順而言之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大衍相乘之法也錯而言之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也水火木金土者五行之生序也五行之體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質大為五潤下炎上曲直從革以性言也稼穡以德言也潤下者潤而又下也炎上者炎而又上也曲直者曲而又直也從革者從而又革也稼穡者稼而又穡也稼穡獨以德言者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而其生

之德莫盛於稼穡故以稼穡言也稼穡不可以為性也
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
作為也鹹苦酸辛甘者五行之味也五行有聲色氣味
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箕子推演增益大禹所第五行之疇如此夫造化之
功一燥一濕而已濕之流為水天一所生而其體為
最微故一曰水燥之爍為火地二所生而其體為漸
著故二曰火濕之融為木木之為形也實而天三生
之故居三焉燥之凝為金金之為體也固而地四生
之故居四焉至若燥濕之融結為土天五生土而其
質最大故居五焉然有五行自有德性以言水之性

滋濕溫潤且就下而莫禦焉以言火之性灼爍炎蒸
且氣欲而上騰焉或曲而盤錯或直而森聳而曲直
非木之性乎或煅煉之皆從或器使之可革從革非
金之性乎土兼五行無正位無成性水火木金固皆
其所生而其生之德莫盛於稼穡也是土所生之德
稼而種穡而歛惟於是而已非所以名也然有德性
自有其味以言水性潤下其味自然則鹹也以言火
性炎上其味自然則苦也曲直者木而酸之味乃其
自然也從革者金而辛之味乃其自然也獨有稼穡
不苦不酸不鹹不辛而其味則自然甘也夫五行切
於民用如此人君能順五行以裕民則皇極可建而

彝倫豈有不叙哉一五行一字與上初一一字不同
上為龜書之數此乃箕子演疇次第之詞目中之綱
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
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貌言視聽思者五事之叙也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
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亦人事發見先後之叙人始生
則形色具矣既生則聲音發矣既又而後能視而後能
聽而後能思也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恭者敬也
從者順也明者無不見也聰者無不聞也睿者通乎微

也肅乂哲謀聖者五德之用也肅者嚴整也乂者條理
也哲者智也謀者度也聖者無不通也
二五事之疇何如造化生人精與氣而已彼精之凝
為貌貌澤屬水而人之始生形斯具焉故一曰貌氣
之出為言言揚屬火而人之既生聲斯發焉故二曰
言精之顯為視視散屬木蓋既言而後能者故居三
氣之藏為聽聽收屬金蓋既視而後能者故居四以
至既又而後能思思者精氣之主而土之所屬也故
居五焉然有物必有則以五事之德言之貌之德曰
恭齋莊中正而不忽也言之德曰從和平順理而不
乖也視之德曰明而無不見也聽之德曰聰而無不

聞也至若思之為德則於天下之理有以通其幾微而達其蘊奥合恭從明聰一以貫之矣不曰睿而何哉然有德必有用以五德之用言之有恭之德則其發也動容之間可敬可畏望之儼然矣恭非作肅乎有從之德則其著也詞令之間有倫有要秩然有序矣從非作乂乎明之德見於用則察微知著自炳事理之幾哲非其所作乎聰之德見於用則聲入心通自周萬全之慮謀非其所作乎以至睿之見於用也感而遂通自無微而不燭觸處洞然自無隱而不達合肅乂哲謀兼而體之矣不謂之聖乎是知德與用二者猶形影之相隨非可岐而二者特以未發已發言之耳人君果能敬之以誠身則五事脩而彝倫之本立矣

五事各有自然之理為德就渾成說勿涉行上去是德見於動作則為用德與用實非二物作字輕看非由彼至此之意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為首而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也祭祀所以報本也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也師者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故居末也

三八政之疇何如人君厚民之生在於八政惟政之係於人有緩急故政之為序有先後食民所急也厚民所急則制田里教樹畜而有食之政故居一貨民所資也厚民所資則遷有無通貨財而有貨之政故居二厚民報本不可無祀也則脩祖廟薦時食而有祀之政故居三夫民既養生送死無憾矣使之不得聚廬而托處非厚也則四曰司空掌邦土之政而造疆埸定廬舍焉民有居矣使之逸居而無教非厚也則五曰司徒掌教之政而立學校明禮義焉教既行矣有不率教者則六曰司寇掌禁之政而詰奸慝刑暴亂焉是其義之盡也乃所以為仁之至也非厚乎七曰賓之政以厚諸侯遠人乃因人情而安其常者也八曰師之政以除殘去暴乃不得已而權其變者要皆所以厚民也八政之目如此欲厚生以叙彝倫者可不用是道乎

因天如因天生物養民生財阜民天降元祀天與民以形天賦民以性天齊于民天秩有禮天討有罪是也若出五曰司徒四句彼云教以化民而懲其違教者禮以遇臣而懲其違禮者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者序四時也月者定晦朔也日者正躔度也星經

星緯星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曆數者占步之法所
以紀歲月日星辰也
四五紀之疇何如今夫天之示人也有自然之數故
人之合乎天者有截然之紀天有春夏秋冬之四時
也人則序其自春而夏由秋而冬以合乎天而紀之
曰一歲歲無不統故居一焉天有晦朔之異候也人
則定其晦為月之終朔為月之始以合乎天而紀之
曰一月月統於歲故居二焉天有日行之躔度也人
則自晝而夜為之稽其出沒正其躔度以合乎天而
紀之曰日日統於月故於次為三天有象緯之森列
人則別之以經緯異名之星分之為次舍十二之辰
以合乎天而紀之曰星辰星辰為日月之所經行故
於次為四天之歲日月星辰其運行也有常有變因
其變則有占之之法因其常則有步之之法而謂之
曰曆數所以統歲月日星辰而成始成終者也故居
五焉是五紀者皆天之示人而人之合乎天者人君
治曆明時莫要於是此其所以為叙彝倫之一法乎
此題要見協天意紀乃統紀綱紀之紀非是記載傳
末紀字與本文紀字同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
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極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中立而四方之所取正焉者也

言人君當盡人倫之至語父子則極其親而天下之為
父子者於此取則焉語夫婦則極其別而天下之為夫
婦者於此取則焉語兄弟則極其愛而天下之為兄弟
者於此取則焉以至一事一物之接一言一動之發無不極
其義理之當然而無一毫過不及之差則極建矣極者福
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人君集福於
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
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
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也
箕子衍皇極之疇蓋謂人君以一身為天下主當以
一身為天下法如大而父子夫婦兄弟之間小而事
物言動之微莫不極其義理之當然足以表儀乎天
下則極建矣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
之所集所謂富壽康寧好德考終之福雖無心以歛
之自不能舍之而他往矣然人君集福於上豈徒自
厚其身而已哉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得於觀感之
餘者皆優游於皇極之化而均享為善之利是民之
福君與之也君建極以與乎民如此由是當時之民
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而不敢失墜父子兄弟必
求以盡其道事物言動必求以合其宜兢兢然惟恐
少違此極而有負吾皇甄陶之盛心也民歸極以與
乎君如此皇極君民相與之盛如此可見人君當建

極也極字要味傳二意
敷錫者福不可錫以極率人使人化之以會歸於極則人亦獲福矣是致福者雖在於人歸極而所以使人之歸極者由於人君之建極也故民之福亦君之錫也保極者人君之極非若物件一般散在人者何以保之盖極雖是人君所建而極之道理則通之民者也人人各由自家所當行的道理則人君所以表率天下者無阻凝間隔去處而人君之極無虧欠矣故人之歸極亦保君之極也
下文惟皇作極及念受錫福無虐煢獨畏高明數言等事是與建極數錫平層事無淫朋比德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而邦其昌以近天子之光等語是與錫汝保極平層事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淫朋邪黨也人有位之人比德私相比附也言庶民與有位之人而無淫朋比德者惟君為之極而使之有所取正耳重言君字可以不建極也
無淫朋民之歸極也無比德臣之歸極也是果何自而然歟惟君能建極於上耳然則君何可以不建極
淫朋比德與下偏陂等字一樣須兼心與事言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庶民也有猷有謀慮者有為有施設者有守有操守者是三者君之所當念也念之者不忘之也常念哉之念不協于極未合於善也不罹于咎不陷於惡也未合於善不陷于惡所謂中人也進之則可與為善棄之則流於惡君之所當受也受之者不拒之也歸斯受之之受念之受之隨其才而輕重以成就之也見於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汝於是則錫之以福而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矣福者爵祿之謂
臣民歸極由于君之建極固也然臣民之衆性資習尚有不容一律齊者苟非上之人因材以造就之亦

安能使之盡歸于極哉彼凡厥庶民有長於謀慮有優於設施有謹于操守此中人以上可進於極者也汝則念之慮其所以處之之道思其所以進之之方念念不忘每致誘掖奬勸之意若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此中人之資亦可與進者也皇則受之無拒置之容與教育之中苟此庶民感念受之恩而有進脩之益見于外而有溫和之色溫厚而無刻厲也和粹而無鄙慢也則進善徵於色矣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曰吾于惟皇之極玩之而有餘味也樂之而無終窮也則進善驗于言矣汝于是必錫之福使有爵祿于國而衣食常給俯仰無累益以輕其從善之志而廣其

進善之門則斯人也益勉於善於惟皇之極為能會而歸之不但有安和之色而且為中和之人不但有好德之言而且為成德之士矣造就之功不其大哉

傳發於中字要認非口然而心不然也

而康而色淺看不可說睟面盎背等語時人句雖總承一節然於錫福邊較重當以念受提起歸在錫福邊來大意云民既進善於念受之餘君又錫福於進善之後○福兼爵祿蓋庶民有祿必有爵也下既富專言祿者彼是有位了故須加之以祿不可與此例看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各指其甚者而言庶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此結上章而起下章之義

祿善易忽於微言煢獨則自此而上者無不勸之善懲惡易沮於勢言高明則自此而下者無不懲之惡

無字總貫下來無虐如念受錫福是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言有位者也有能有才智者羞進也使進其行則官使者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正人者在官之人如康誥所謂惟厥正人者富祿之也穀善也在官之人有祿可係然後可責其為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將陷於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此言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必富之而後責其善者聖人設教欲中人以上皆可能也

此造就乎臣也在位之人具方物出謀之才優設施措置之方皆可進於極者也必鼓舞振作進而上之使能者益充其能為者益勉於為得以不悖於皇之極焉如是則所能者皆出於正所為者悉由乎中在官使者皆歸極之君子無外極之小人邦之昌何如哉然非先有以養之亦何以使之進其行耶故於在官之人必富之以廩祿豊之以衣食使之有所賴籍然後驅而之善則為善必力而歸於極也無難矣苟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其和好于而家則是人且將陷於罪戾況望其為善乎然祿以與賢不可及惡德也苟不好德者而亦與之則為汝用咎惡之人矣然則為君者其可濫與而不致其戒哉○一說邦昌國有人而實也就輔君建極導民保極上發揮

才智是具於中者設施是見於外者正人即有能有為者既富方穀推高一層說是造就之要蓋行方穀皆要以極言無好德反無能無為言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偏不中也陂不平也作好作惡好惡加之意也黨不公也反倍常也側不正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反側已私之見於事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皇極之所由行也蕩蕩廣遠也平平平易也正直不偏邪也皇極正大之體也遵義遵道遵路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歸其極也會者合而来也歸者来而至也此章盖詩之體所以使人吟詠而得其情性者也

上因材以造就之此舉敷言以感動之敷言之訓何如人惟已私之生於心則不能遵皇極之所由行爾臣民之存於心必無偏之不中無陂之不平遵王之義而至中至平者乎無有作好而徇一已之私喜惟好所當好而好一遵王之道焉無有作惡而逞一已之私怒惟惡所當惡而惡一遵王之路焉人惟已私之見於事則不能合皇極正大之體爾臣民之見於事必無偏之不中無黨之不公王之道其廣無方其遠無際何蕩蕩乎無黨之不公無偏之不中彼王之道寬然而平坦然而易何平平也無反而悖常無側而不正彼王之道不失之偏亦不失之邪何正直也夫偏陂好惡之不作而王義王道王路之是遵則已私盡去而天理以復其於極也為能合而来矣非會其有極而何偏黨反側之皆無而蕩蕩平平正直之在我則已私不生而天德以全其於極也為能来而至矣非歸其有極而何此皇極敷言之訓所以使人吟咏而得其性情者也

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故無偏無陂六句先戒其生心之已私而後訓其遵皇極之所由行見於外者本乎中也故無偏無黨六句既戒其見事之已私而復示以皇極之體此十句皆是反覆以致其意但前六句重遵字盖入極之初須遵依道義而行也後六句不言遵直示以皇極之體者欲其自然合此道也此淺深之序亦言外意會其有極申前六句歸其有極申後六句曰會與極猶二也曰歸則與極一矣亦有淺深意此二句皆是致意之辭非承上文作結語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敷言上文敷衍之言也言人君以極之理而反覆推衍為言者是天下之常理是天下之大訓非君之訓也天之訓也盖理出乎天言純乎天則天之言矣此贊敷言之妙如此

是敷言也何妙之至哉吾嘗贊之曰人君以天下極至之理而反復推衍為言既曰王義又曰王道王路既曰蕩蕩又曰平平正直是理也切於民生日用之

間而非高遠難行之事不天下之常理也是訓也十
皆公平廣大之理而且傾邪狹小之私乃天下之大
訓也理曰常理是無法于天也惟其理本于天則天
之言而非君之言人訓曰常訓是訓純乎天也惟其
訓純乎天是非言之言而為天之言矣天其不言之
君而君其能言之天乎皇極敷言之訓至於與天為
一如此則其所以感動乎人者天也非人君之有所
强也此敷言所以為妙也
余舊說不以是彝是訓對看以于帝其訓句申是訓
說謂皇極之敷言易知易行乃民生日用之常理以
此常理而見之為訓則為百王不易之訓萬世可久

之覲乃天下之大訓也然是訓也非君之訓實天之
訓也何也蓋理出乎天也以是理而為是訓則訓純
乎天矣不曰于帝其訓乎錄此以備一說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
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光者道德之光華也天子之於庶民性一而已庶民於
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也曰
者民之辭也謂之父母者指其恩育而言親之之意謂
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尊之之意言天子恩育君長乎
我者如此其至也言民而不言人者舉小以見大也
此著敷言之效也凡厥庶民於極之敷言奉以為訓

而吟咏諷誦之不遺守以為行而踐履率循之不越
由是人欲日以消息天性日益精明天子建其有極
固光于四方矣而民之所歸即其君之所建與天子
道德之光庶幾其近矣天子之光純乎純者也庶民
之由極猶未免有渣滓也故曰近父母指其恩育而
言謂其能以敷言教人使人自然感動以納于極弗
納于邪意不在懲督上驅民實是恩勝如父母之於
子也天下王指其君長而言蓋人君之於天下有綏
猷之責焉徒以勢位君臨天下而不能以道化天下
非盡君長之責者敷言之訓感人于訓諭之間而人
亦莫知其所以然誠能盡人君綏猷之道也故曰天
下王二句只根敷言說更不必添出立極意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克治友順燮和也正直剛柔三德也正者無邪直者無
曲剛克柔克者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彊弗友者
彊梗弗順者也燮友者和柔委順者也沈潛者沈深潛
退不及中者也高明者高亢明爽過乎中者也蓋習俗
之偏氣稟之過者也故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
而治是也彊弗友剛克以剛克剛也燮友柔克以柔克
柔也沈潛剛克以剛克柔也高明柔克以柔克剛也正
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也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

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歛之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
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蓋如此
六三德之疇何如有曰正直者蓋人君恭已南面而
建極於上粹然至正而無偏邪坦然易直而無私曲
所以為民取法者不失而已初無事乎政教之施剛
柔之用也此無為之治聖人之本心故居一焉有曰
剛克者是必以剛克剛政治尚乎嚴明而威以奪之
以剛克柔教化尚乎威猛而揚以進之是陽剛也剛
固君德之所尚者此其所以居二也有曰柔克者是
必以柔克柔政治尚乎寬裕而福以予之以柔克剛
教化務乎委曲而抑以退之此陰柔亦聖人之所不
廢故居三焉三德之目如此而其用之以治民何如
哉彼平康之世人皆歸極風俗齊一無習俗氣稟之
偏彼固正矣則以正待之而無事乎矯拂彼固直矣
則以直待之而不假乎有為此所以待夫民俗之常
者非德之經乎若強梗弗順能歸極而不欲者此習
俗之偏於剛者也則克以刑威之剛而威以奪之和
柔委順欲歸極而不能者此習俗之偏於柔者也則
克以恩惠之柔而福以予之夫克以剛柔之攺如此
一則使有所畏而不得不歸極一則使有所慕而自
樂歸極矣沉深潛退之不及乎極此氣稟之過於亢
者則揚以進之以剛而克柔也高亢明爽之過乎於
此氣稟之偏於剛者則抑以退之以柔而克剛也夫
克以剛柔之教如此一則使之企而及於極一則使
之俯而就於極矣此所以待民俗之變者非德之權
乎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其為用固如此
正直就君建極上說平康就臣民看如民無滛朋人
無比德是也不及中過中皆指極說剛柔之攺如舜
誅四凶湯佑賢輔德是也剛柔之教如求也退故進
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
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惟
辟者戒其權不可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不可上僭也
上別撫世之大用此嚴御世之大權必能操此大權
而後能用此三德也威福者上之御下權在人君也
則章服之予刑戮之用惟君得以主之玉食者下之
奉上權亦在人君也則四海之供九州之貢惟君得
以享之若臣特奉君而已無有作福作威而濫越名
分無有玉食而僭踰禮節見得持衡之勢此重則彼
輕故權既在於君則不在於臣矣箕子之意蓋欲武
王操其權使不至下移也此福威與上威福予奪字
不同上就剛柔言此說得寬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
僻民用僭忒

頗不平也僻不公也僭踰忒過也臣而僭上之權則大
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有位者固側頗僻而
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其常甚言人臣僭上
之患如此
而家而國而字指君言蓋家國皆天子所與諸侯大
夫害于家國即是害天子之家國也人字即諸侯大
夫此句輕看味傳固字可見甚言人臣僭上之患見
權不可下移也權不下移則威福在已名分謹嚴可
以撫世酬物而納民於皇極不難矣傳中患字就君
身說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稽考也有所疑則卜筮以考之龜曰卜蓍曰筮蓍龜者
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
能傳蓍龜之意必擇是人而建立之然後使之卜筮也
擇字重乃字正見要擇意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火蒙
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絡驛不屬其兆為金克者交錯
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此言卜之體未說到用上卜之法用龜之腹骨史先
定墨以火灼之春灼後左足夏灼前左足秋灼前右
足冬灼後右足灼其骨而鑽之以觀其所折之文而
有此五行之兆滋濕潤澤便是雨不重如字餘傳明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左傳蠱之貞風其悔山
是也又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國語貞屯悔豫皆八
是也
以占卦言之歷三變而成爻總六爻而成卦當其奇
耦之既具扐揲之既成有曰貞焉事方來而始著梲
乍動而初彰卦之不動則為在內之下爻卦之已動
則為所遇之本體確乎真固而不移也有曰悔焉事
過而後形已然而後動在不動之卦則為外爻而上
體是居在既動之卦則隨所之而變卦是值忽然悔

變而不一也若此者不特一卦為然而凡卦亦莫不
然因時變化而始終具隨卦有為而陰陽備焉是占
卦之體不外陰陽而已此言筮之體亦未說到用上
筮卦六畫為六爻下三畫內卦也為貞上三畫外卦
也為悔此以不動之一卦分貞悔也然據此一卦或
未能別嫌疑定猶豫故又須再筮又得六畫為一卦
則前六畫遇卦也為貞後六畫之卦也為悔此以二
卦分貞悔也貞者正之義主乎事者也在事前悔者
現在內出生於事在事後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推忒過也所以推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

此稽疑之法也立時人句應擇建立句非再立也言立夫至公無私之人以為卜筮之官此占字包卜占在內與占用占字不同三人卜筮各要三人非總是三人也從言兼吉凶須點聽天意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稽疑以龜筮為重人與龜筮皆從是之謂大同固吉也人一從而龜筮不違者亦吉龜從筮逆則可作內不可作外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龜筮共違則可靜不可作靜謂守常作謂動作也然有龜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龜尤聖人所重也

今欲用之其何以行之哉是故或祭祀或征伐凡有繫於朝廷軍國之大務而利害禍福之攸關汝心不能以無疑也則以事皆出於其心先謀諸吾心揆之以本然之權度以驗其所謂吉凶者何如然恐一人之見未可以自是必問之在朝而卿士之謨有所不

廢焉猶恐一堂之上未可以為公又問之在野而庶民之議有所不忽焉則已與人兼盡之矣然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公有情不若無情之為信是必爰啟我龜以定其可否觀象玩占以決其吉凶而謀之於卜筮焉蓋稽疑之序有如此者苟謀及汝心信以為可而汝心從矣謀諸龜而龜之兆有吉而無凶謀諸筮而筮之占有休而無咎莫難強者卿士而卿士從莫難一者庶民而庶民從夫人已幽明間有違異固不足以言同一有未協亦不足以言大今焉歷人已而同一心合幽明而無二致是不謂之大同乎大同之應宜何如哉以言其近則有安身之休履帝位而不

疚疑咼命而自安或脩祭祀則神福其議而福履為之益壯或舉征伐則人助其順而純嘏為之有常身之康彊何如哉以言其遠則有裕後之慶錫胤祚於無窮迓鴻休於未艾或祭祀以講大禮則永綏孝子而戬穀釐宜之交畀或征伐以平大憝則永懷萬邦而單厚多益之兼承子孫之逢吉何如哉大同之效其久大固如此也外是而人謀間合於神謀者亦吉或君謀只合於龜謀則內吉而外凶或神謀俱違於人謀則靜吉而動凶卜筮吉凶之斷其法盡於此矣

逢吉是當時所行征伐祭祀事子孫得蒙其庇非謂子孫征伐祭祀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来備各以其
叙庶草蕃廡
徵驗也廡豐茂所驗者非一故謂之庶徵雨暘燠寒風
各以時至故曰時也備者無鈌少也叙者應節候也五
者備而不失其叙庶草且蕃廡矣則其他可知也雨屬
水暘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盖五行乃生數自然
之叙五事則本於五行庶徵則本於五事其條理次第
相為貫通有秩然而不可紊亂者也
庶徵不出乎五氣之外而陰陽迭運于五氣之中彼
陰陽之交則烝而成雨陰陽之散則開而成暘曰雨
曰暘是氣也水火之屬也陽進陰退則舒而成燠陰
進陽退則慘而成寒曰燠曰寒是氣也木金之屬也
至若陰陽之吹扇曰風風之為氣豈非土之所屬乎
然雨也暘也燠也寒也風也其運於天莫不各有一
定之候所謂時也誠使歲月日之間雨足以潤暘足
以照而燠也寒也風也又足以烜之收之噓之初無
一之或鈌則其来可謂備矣抑且宜雨而雨宜暘而
暘而曰燠曰寒曰風亦各以時而燠而寒而風馬初
無一之失期則其叙又不失矣五氣之休如此而致
將何如耶殆見庶草雖至微也感陰陽之和氣勃然
其興而有發榮滋長之盛庶草且然則萬物之育固
可推類而識矣

此只以運於天者言之未就王者之用說時字另做
四句不必牽對五目庶草句閑閑說不過徵驗其為
休耳不是休徵所感之應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極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晢時燠若曰謀時寒
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
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狂妄僭差豫怠急迫蒙昧也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
五事脩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
之自然之理也然必曰某事得則某休徵應某事失則
某咎徵應則亦膠固不通而不足與語造化之妙矣
夫五氣休咎之利害如此而其徵於人者何如以休
徵言之彼肅而嚴整則貌之事脩矣貌澤水也而雨
之屬水者自以時而順應之乂而條理則言之事脩
矣言揚火也而暘之屬火者自以時而順應之晢而
有智非視之事脩乎視散屬木而燠屬木之氣有不
以時而順應耶謀而能度非聽之事脩乎聽收屬金
而寒屬金之氣有不以時而順應耶以至無不通之
曰聖則思之事於是乎脩思通土也而風乃屬乎土
者一氣相感自是而時順之矣以咎徵言之肅之反
為狂貌之事不脩也狂則蕩而恒雨自順應之乂之

反為僭言之事不脩也僭則亢而恒暘自順應之豫者哲之反視之事不脩也豫則解緩而恒燠自順應之急者謀之反聽之事不脩也急則縮栗而恒寒自順應之聖之反則為蒙非思之事不脩乎蒙則心思蒙昧無所不入恒風豈不順應哉五氣之休咎係人事之得失如此要而論之一德脩則凡德必脩一氣和則凡氣必和故不必曰肅自致雨無與於暘又自致暘無與於雨但德脩而氣必和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其所以然之故則各有所從來而不可紊也學者於此固不必忽之以不足信亦不必執之以為必然執之以為必然則入於漢儒穿鑿之過忽之而不足信則流於王氏而不恤天變之妄可乎哉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以尊卑為徵也王者之得失其徵以歲卿士之失得其徵以月師尹之失得其徵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五者之休咎有係一歲之利害有係一月之利害有係一日之利害各以其大小言也

王者為天下之主猶歲之無所不統也欲省五事之得失惟以五氣休咎係於一歲之利害者焉其得耶則感乎休徵之大者而為樂歲其失耶則感乎咎徵之大者而為凶年驗一歲之利害而王者五事之得失見矣王者之下有卿士卿士所以輔君猶月之統於歲也省五事之得失惟以五氣休咎係於一月之利害者五事得則休徵為一月之利者應焉否則咎徵為一月之害者應焉驗一月之利害則卿士之五事可知矣卿士之下有師尹師尹為卿士之屬猶日之統於月也省五事之得失惟以五氣休咎係於一日之利害者五事脩則休徵之利於一日者至焉否則咎徵之害於一日者至焉驗一日之利害而師尹之五事可知矣

省字貫卿仕師尹謂省五事而非省歲月也傳中有係字當細玩只是係一歲之利害者非通一歲也要點推天而徵人意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其效如此休徵所感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咎徵所致也休徵言歲月日者總於大也咎徵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誠於歲月日之間雨暘燠寒風各以時至而不愆其期是為休徵則其所感之效何如哉吾知運氣微於

品物之間而百穀之屬以之而成調元化於政治之內而禮樂刑政以之而明俊民視否泰以為行藏自是樂於章顯以應亨嘉之會國家隨否泰以為治亂自是底於寧謐而有昌隆之休若此者皆休徵之所感而君臣五事之脩之所致也苟日月歲時既易而為徵之咎則五氣不和歲且歉矣運且否矣賢人隱而家道索矣其所以致之者有如此謂非五者之失召之乎此為君臣者所以當隨分而省驗也此二節是約利害而言之以見不可不省驗意歲月日頭上

須補出君臣能省而五事得意

家字通天下比屋言不必專就人君說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好風者箕星好雨者畢星月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饑者欲食鰥寡孤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狥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庶民無事於省休咎惟係乎上耳庶民之麗乎土猶星之麗乎天也星有所謂箕者麗天之東北布列於心尾之下者則好風焉有所謂畢者位天之西南參錯於昴觜之間則好雨焉星有異好如此然非日月之常行則何以從其好乎故日極南至於牽牛則為冬至極北至於東井則為夏至日之行有冬有夏也月立冬冬至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日月皆從夫星之所好者但日見于晝星見于夜日之從星不可得見也若月之從星則何以哉正以風雨耳月行東北入于箕雖其冬夏之常行也然陰陽吹煽而多風不有以從箕星之好乎月行西南入于畢雖其冬夏之常度也然陰陽交蒸而多雨不有以從畢星之好乎夫星有異好而日月之行有

常度則從其好猶民有異欲而卿士師尹之有常職者當從其欲能從其欲則寒者以衣饑者以食鰥寡孤獨者得其所而民之五事可以無不脩矣民之得即卿士師尹之得也徵之天夫豈不有休而無咎哉箕木宿畢金宿星非真有嗜好但氣類相感耳日月非真有順從但行度所次耳今曰好曰從特假設以喻民耳星有以下都從星上說正見庶民惟星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有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先之富者有廪祿也康寧者無患難也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人君建極于上臣民由訓於下則天以五福應之五福之係於人也有緩急故其為序也有先後康就身言寧就心言君能建極則有福以與乎民致民歸極則以福而享於已雖君臣並說實歸重君上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以極之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尚書會解卷之三終

尚書會解卷第四目錄

旅獒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尚書會解卷第四

晉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　標校
同安玉吾林一材
深澤濟軒張立愛同校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蠻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斥大境土也西旅西方蠻夷國名犬高四尺曰獒太保召公奭也

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謹德蓋一篇之綱領也方物方土所生之物明王謹德四夷咸賓其所貢獻惟服食器用而已言無異物也

召公作書嘆息言古之明王以德者君天下之本也操存於念慮之微省察於事為之著克勤克儉不奪於逸樂之私無怠無荒不役於耳目之好其德之謹也至矣由是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仰威靈而入覲慕德化以來歸者蓋異地而同心然其來也無遠無近莫不獻其方土所生之物其所獻者惟服食器用而已一毫珍奇之物不敢獻焉夫四夷咸賓固謹德所感惟服食器用而益以見其慎德也明王謹德之效如此

慎德偷下敦好尚意講四夷以下相承串下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昭示也德之致謂上文所貢方物也昭示方物于異姓之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之諸侯使之益厚其親王者以其德所致方物分賜諸侯故諸侯亦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然明王豈以是自私哉念天下有異姓之諸侯乃以德所致之方物而昭示之寓意于物使之感錫予之恩而益盡于藩于宣之職焉又念天下有同姓之諸侯則以德所致之寶玉而分錫之寓意于物使之感眷予之惠而益篤親親一本之情焉是以當時諸侯承方物寶玉之賜者皆不敢以易心視之惟以是物非中邦成賦之常實外夷仰德之貢物之所在即德之所在則今日之所受者雖物也而實德也以德視物則所以無替厥服時庸展親自有不容已者矣明王之事如此今獒之為物非服食器用也跡不可須諸異姓親不可須諸同姓受之何益哉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

力

德盛則動容周旋皆中禮然後能無狎侮之心言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彼必高蹈遠引望望然而去安能盡其心狎侮小人雖其微賤畏威易役然至愚而神亦安能盡其力哉

明王謹德之效如此使為君者監明王之成憲而念慮必窒乎嗜欲之私率慎德之舊章而動靜必嚴乎玩好之戒使德脩於己無一毫之不周斯極其盛矣然後此心之發無往而不與敬相流通動容周旋自中乎禮其接下也思恭而狎侮君子之心無自而生

其臨民也以莊而狎侮小人之心何自而起是謹德不可不極其至也德而未至則未免有狎侮之心狎侮君子則必高蹈遠引望望然去智不效謀勇不效力安能盡其心哉何也君子以心事人者無以盡其心則君子之心失矣狎侮小人則彼其至愚而神渙散解體守則不固戰則不勇安能盡其力哉何也小人以力事人者無以盡其力則小人之心失矣此為君者所以不可不謹德而極其至也玩人之戒有如此此節只重一箇盛字見其至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貞正也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

耳目各有所司而皆聽役於一心若不以心為主而全憑耳目所玩好則心反為所役矣如耳非無聽也聽不以心而以耳則心役於耳之所好而聽所不當聽者有矣目非無視也視不以心而以目則心役於目之所好而視所不當視者有矣其可如是之役役乎必凡百為之經於耳目之所應酬者惟審其幾省其成歸之於天理之正使之視其所當視聽其所當聽者而已矣如是尚何役於耳目之足患哉此玩物之戒也百度者言百為之經於耳目者各有法度準則所謂當視當聽是也

一戒一勸相形說耳目之役如遊畋觀逸之類皆是

勿專指姦聲亂色言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即上文狎侮君子之事玩物即上文不役耳目之事德者己之所得志者心之所之

此申上二節玩人玩物之害狎侮而玩人則不特無以盡人心力而已必且有害於己以怠滅敬動必違禮而本然之德喪矣縱欲而玩物則不特非禮視聽而已必且有害于中以欲勝剛心為形役而帥氣之志喪矣始因德不盛而狎侮乎人卒至并其未盛之德而喪之始因心役于形而玩好乎物卒至心之所之無往不失其正而喪之玩好之害如此所以人物

之決不可玩而謹德之當極其至也今王受獒則愛
民好士之意輕而玩人矣室欲檢身之意怠而玩物
矣烏乎可哉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道者所當由之理也巳之志以道而寧則不至於妄發
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
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此示以內外交養之要正謹德之事使吾志之動有
[illegible]欲也必以道而寧之涵天理於方寸之間無使欲
[illegible]以勝理[illegible]物誘于幾微之際無使私得以間公則
中有所主而志斯不至於妄發矣人言之來有順逆
也必以道而接之度理於斂養之間不以逆耳而有
[illegible]養于斂納之頃不以遜志而苟從則外有所制
而人言斷不至於妄受矣夫志以道寧則能審人之
言是存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不能動吾之
志是制外所以養乎中也上一句即舜人心一節下
一句即舜[illegible]精一節故曰聖賢相傳心法也
上告玩好之弊治其末也此言交養之道正其本也
本正則末從之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
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
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遊觀爲無益奇巧爲異物此章凡三節至所寶惟賢則
益切至矣
此嚴好尚亦謹德事也何則國家之事固皆有益也
不亦有無益如遊觀之類乎此其勢實相乘除而治
功之成敗所係也是必遊畋觀逸絕之而不爲使無
以爲萬幾兢業之妨則國家治功如禮樂刑政之類
乃厥有成績矣天地所生固皆用物也不亦有異物
如奇巧之類乎是其機每相勝負而民用之豐歉所
由也其必奇技淫巧賤之而不貴使無以間布帛菽
粟之常則民生日用如仰事俯育之資乃足而無憾
矣不惟是也至若遠物之寶與不寶遠人之向背係
焉故犬馬非其土性不畜于囿禽獸出於珍奇不育
于國不寶遠物如此則君心以正外夷將聞風而悅
服矣遠人有不格者未之有也不惟是也賢人之寶
與不寶邇人之安否關焉人君他無所用其心而惟
拳拳以寶賢爲事念之而不忘倚之以自輔焉寶賢
如此則膏澤下降斯民皆蒙化而樂業矣邇人有不
安者未之有也夫好尚謹於意向一念之微而治化
成於國家中外之大則人主好尚誠不容不之謹也
謹德之事盡于此矣
民乃足一節也遠人格一節也邇人安一節也謂之
益切至者就專寶賢上見

自抑悔君子至此節皆謹德之事中間亦有淺深蓋
內外無養則好尚不謹好尚不謹便玩人玩物數節
只開闢陳說其事未着勉武王用功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或猶言萬一也呂氏曰此即謹德工夫或之一字最有意味一暫止息則非謹德矣矜矜持之矜八尺曰仞細行一簣指受獒而言也

夫謹德之事固非一端而謹德之功當無間於一息遂嘆息而勉之謂夫玩人玩物之戒內外交脩之道與夫好尚之謹是皆謹德之所從事者吾王於此當

無時而不用其力體天行以自強勵日新而不息自夙而夜無或萬一之不勤而謹德之功有所間也誠以威德廣被德固大矣苟一獒之受以為細行而不之矜則前功盡棄德不為之終累乎亦猶為山九仞固云高矣苟一簣之土以無益而不之繼則其作徒勞功不因之而虧乎此謹德之功所以不可有萬一之不勤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也蓋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

吾王誠能以吾言為必可信必可行也如是而戒玩忽如是而致交脩又如是而謹好尚夙夜之間真無一毫之不勤則細行能矜而大德無累矣夫豈小補也哉吾知下民賴上以為生者也朝廷安靜不至遺禍於斯民田里免徵求之困得以相安於無事之天矣民之利何如哉子孫視王以為則者也今則創業既出於正守成亦出於正是繼是承丕釐乎向明之治者萬世如一日也王業之永何如哉夫以下而生民遠而子孫皆有賴於君德如此然則吾王今日苟於一獒而受之則非所以謹德其為生民後世之患可勝言哉王其可不勉之乎要見警戒意不可徒以

效言味傳自見

金縢

唐孔氏曰發首至王季文王史叙將告神之事也史乃冊祝至屏璧與珪記告神之辭也自乃卜至乃瘳記卜吉及王病瘳之事也自武王既喪已下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二公太公召公也穆者敬而有和意穆卜猶言共卜也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皆在誠一而和同以聽卜筮故名其卜曰穆卜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也蓋卻二公之卜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築土曰壇除地曰墠圭璧所以禮神周公卻二公之卜而乃自以為功者蓋二公不過卜武王之安否爾而周公愛兄之切危國之至忠誠懇懇於祖父之前如下文所云者有不得盡焉此其所以自以為功也又二公穆卜則必禱于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而人心搖動故周公不于宗廟而特為壇墠以自禱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言武王遇惡暴之疾若爾三王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蓋武王為天元子三王當任其保護之責于天不可令其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材幹藝能材藝但指服事役使而言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

言武王乃受命於上帝之庭布文德以佑助四方用能定爾子孫於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敬畏其任大其責重未可以死故又嘆息申言三王不可墜失天降之寶命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寶命即帝庭之命也謂之寶者重其事也

此說武王所係之大不可不任保護之責也敷佑四方即泰誓所謂作君師也敷佑至祗畏一串說言武王受命帝庭任君師之責布文德以佑助四方豈為一身計哉用能創業垂統定爾子孫于下地使此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爾子孫也二四方字相叫應看用能字要認亦字挑出說言不特子孫有所倚賴庶先王之祀亦永有所賴以存而血食無窮也永字正自子孫生出子子孫孫有所倚賴則先王之祀世世永有依歸矣爾三王如之何可不任保護之責哉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即就也歸俟爾命俟武王之安也屏藏也屏璧與珪言不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也

許謂許我任保護之責致元子之安也爾字皆指三王言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

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謂三龜之兆一同開籥見卜兆之書乃并是吉

習吉者謂三龜之兆皆同其吉并吉者謂龜書之詞又無不吉以是觀之則三王之許我可知矣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體兆之體也言視其卜兆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之命而永終是圖矣茲攸俟者即上文所謂歸俟也一人武王也言三王能念我武王使之安也

公既得吉卜乃自幸曰我觀卜兆同吉卜書協吉則王之疾其無所害予小子初得許與之命于三王惟永遂我之所圖矣蓋我禱祝之謀不過歆三王任保護之責而使王罔害耳今卜兆之吉果無所害則永有以終我之謀而以身謀代者為不虛矣我其歸俟武王之安所以然者以三王能念我元孫一人而使之安也能念予一人是推說可以攸俟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冊祝冊也匱藏卜書之匱金縢以金緘之也翼日公歸之明日也瘳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流自彼而至此也孺子成王也流言於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辟讀為避言我不避則於義有所不盡無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豈自為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居東居國之東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為誰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為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巢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室也誚讓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將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請命之說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周公卜武王之疾二公未必不知之周公冊祝之文二公蓋不知也諸史百執事蓋卜筮執事之人成王使卜天變者即前日周公使卜武王疾之人也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因以問之故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

公命言此冊祝之文乃公之意命我為之而已然公當時惟恐上下喧騰人心搖動我固不敢言也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

亦宜之
新當作親成王啟金縢之書欲卜天變既得公冊祝之文遂感悟執書以泣言不必更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不及知今天動威以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於國家禮亦宜也

勤勞王家指自以為功言德指勤勞王家而言禮者褒崇功臣之禮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王出郊者成王自往迎公即上文所謂親逆者也天乃反風感應如此之速洪範庶徵孰謂其不可信乎

築者築禾也乃為大木所偃而不能自立者

大誥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沖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猷發語辭弔恤也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於我周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待也沖人成王也歷歷數也服五服也哲明哲也格格物之格言大思我幼沖之君嗣守無疆之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於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而況言其能格知天命乎

嗣歷服則任大責重當盡人事以濟之也弗造哲迪民康則人事且未至況曰其能格知天命以保此大歷服於無窮乎此乃反言以見意也歷數帝王相傳之次第五服疆域也明哲是明義理識時勢以除殘去暴也暗指討武庚而言天命即天眷此歷服者格知者料天命之眷而延歷服於無窮也人事既盡斯可以責望于天故迪民康為格知之本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賁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用

若涉淵水者喻其心之憂懼求朕攸濟者冀其事之必成敷賁者脩明其典章法度敷前人受命者增益開大前王之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

若涉二句緊緊說若字直貫下憂懼之心既切則決當求自強之道若涉淵水而求必濟也心之憂懼其不能迪民康以保天命事之必成期其必能迪民康以保天命敷賁二句串說茲不忘大功總承三句正是濟之之道言罪必討而惡必除國家之典章法度也我則討所當討脩明典章法度而平其僭亂之其竊據于以復前人之土宇恢前人之基業使無疆大歷服益振揚而不失若此夫何為哉蓋以武王伐殷以安天下厥功大矣予之為此正所以不忘其功

混一之規模不爽則四海永清之治今猶夫昔也乎
之意有在於此今武庚不靖亂我典章法度乃天討
所必加者予豈敢閉抑天之威用而不行討乎討之
則可以不忘大功矣茲不忘大功一句是箇伐武庚
的大題目後來節節皆言終武功只是這箇意思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
亦不靜越茲蠢
寧王武王也寧王遺我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命
以定吉凶曩嘗即龜所命而其兆謂將有大艱難之事
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靜是武庚未叛之時而龜之
兆蓋已預告矣及此果蠢蠢然而動其卜可驗如此將

言下文伐殷卜吉之事故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也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
反鄙我周邦
言武庚以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
威于殷然亦武庚知我國有三叔疵隙民心不安故敢
言我將復殷業而欲反鄙邑我周邦也
此言武庚蠢動之由重我國有疵一句降威者蓋天
使彼叛亂命我討之便是降威也予復述武庚之言
反鄙的逆武庚之意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敉寧武圖功我有大
事休朕卜并吉

于往敉撫武繼也謂今武庚蠢動今之明日民之賢者
十夫輔我以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也大
事戎事休美也言知我有戎事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
并吉也按上文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蓋卜於武王方
崩之時此云朕卜并吉乃卜於將伐武庚之日
武庚蠢動之明日民之賢者十人不憚征伐之勞輔
我以往于以戡彼禍亂而撫定商邦之民若此者正
以繼嗣武王所圖之功使永清四海者得以久存而
不墜耳則人心應而下得人心矣然人心不若天理
之為公有情不若無情之為信今我知義兵一出而
凶殘必誅大事斷乎其休美者是果何所見哉正以

伐商之舉嘗命之於龜不特一龜告吉而三龜并吉
則天心應而上得天心矣得天得人勿平看起繳須
略重卜意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
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舉嘗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往伐武庚之詞也肆
故也尹氏庶官之正也殷逋播臣者謂武庚及其群臣
本逋亡播遷之臣也
友邦君指外尹氏庶士御事指內吉卜即上文朕卜
并吉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

富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此舉邦君御事不欲征欲王違卜之言也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不靜雖由武庚然亦在於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之故實兆釁端不可不自反害曷也越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王曷不違卜而勿征乎
艱大是以事勢言其不可輕舉民不靜至邦君室是以理勢言其不可不自反小子是群臣考翼是舊臣一則智慮未淆一則閱歷已久皆可信也此節開辨難之端為下數節張本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鰥寡哀哉予造天役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毖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造為卬我也故我冲人亦永思其事之艱大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鰥寡深可哀也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實以其甚大者遺於我之身以其甚艱者投於我之身於我冲人固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言之於爾邦君於爾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相與戮力致討可也此章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
予造天役一句泛言已之所為皆天之所使也遺大投艱方指實今日東征之事言正是天役處我一身任上天艱大之責固不暇自憂其事之艱大而不舉矣以我之憂如此則以義言之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可坐視其憂避事而不同其難哉當安我曰責雖艱大然亦無勞于憂也我輩當相與戮力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也如是則爾之義以盡而我之責以塞庶可免於憂矣自恤以上以大任責已義以下以大義責臣然責已實為責臣而發非兩平意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其敢廢乎

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亦惟卜用所謂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是也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嘆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成我丕丕基業其可違也天明即上文所謂紹天明者
且爾欲我違卜而勿征夫卜若之何其可違也已予惟小子承上帝伐武庚之命有不敢以輕廢者何也亦以卜為上下之所同用焉耳昔天眷武王由百里而有天下由諸侯而為天子武王何據焉亦惟稽之於卜從卜以伐商是以克受天命耳此先王之用卜也今天相佑斯民以吉凶為趨避之路以安危為取舍

之機小民亦何擄馬亦惟卜是用故能知吉馬而趋
凶馬而避耳此小民之用卜也夫上而先王下而小
民莫不用卜而我獨可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卜伐武
庚而吉是天之明命也觀之上下無不用卜則此明
命蓋可順而不可逆可從而不可違凛乎其可畏者
是盖壯我伐罪之謀堅我討叛之志輔成我丕丕基
業無疆歷服自是而增益開大以延之於無窮耳天
意如此我其敢違之乎爾諸臣乃欲我違卜而勿征
馬其亦異乎予之見矣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閟毖我
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

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
惟用勤毖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當時邦君御事有武王之舊臣者亦憚征役上文考翼
不可征是也故周公舉呼舊臣而告之曰爾惟武王之
舊人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若此之勤
勞哉閟者否閉而不通毖者艱難而不易言天之所以
否閉艱難國家多難者乃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極
卒武王所圖之事也化者化其固滯誘者誘其順從棐
輔也寧人武王之大臣當時謂武王為寧王因謂武王
之大臣為寧人也民獻十夫以為可伐是天輔以誠信
之辭考之民而可見矣我曷其不於前寧人而圖功所
終乎勤毖我民若有疾者四國勤毖我民如人有疾必
速攻治之我曷其不於前寧人所受休美而畢之乎按
此三節謂不可不卒終畢寧王寧人事功休美之意言
寧人則舊人之不欲征者亦可愧矣

前為群臣言此則專呼舊臣而告之曰爾速事武王
為王室舊臣必大能遠省前日燮伐大商咸劉厥敵
之事既能遠省前日之事則當時武王之勞心焦思
以圖事功冒艱歷險以受休命者亦豈不知若此之
勤勞哉知武王之勤勞則知武王之功在所當終矣
誠以四國蠢動教化壅遏於四方是天閉塞我國家
甚矣三監首亂誕鄰胥伐于厥室是天艱難我國家

甚矣然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其警悟扶持使我除殘
去暴以增益開大前人之基業則多難之所在正成
功之所在也夫天意有在如此我也敢不於武王弔
民伐罪除殘去暴之事而伐武庚以極卒之乎此予
於邦君大化其固滯誘其順從正所以卒寧王之圖
事也不特此也天於冥冥之中輔我以忱信之辭引
披開導若使我往伐焉考諸民獻十夫輔我以往者
可見矣天意如此我曷不於前寧人輔武王所圖永
清四海大定天下之功而伐武庚以終之乎天用四
國蠢動勤毖我民以害其鰥寡使我速誅四國如人
有疾必速攻治之不容以或緩天意如此我曷不於

前寧人輔武王所受簡畀敉命式商受命之休美而
伐武庚以畢之乎夫以天意言之可見我固當伐武
庚以終武功矣是則曰圖事曰圖功曰受休以見寧
王寧人既有以作之於前曰極卒曰攸終曰攸畢以
見予與舊臣當有以述之於後反覆以天閟毖天棐
忱天亦惟用為言拳拳以寧王寧人為訓則舊人之
不欲征者亦可媿矣
三箇天字重看圖事以所行言圖功以所成言休美
以所受言皆勤勞之事之功之休也卒字終字畢字
就伐武庚說肆予大化句屬上圖事一邊若出天閟
毖至攸終以寧王寧人對看上言天意有在於已見
前王之事所當終下言天意有驗於人見前臣之功
所當終若肆予大化出至休畢則肆予當帶下說為
一截下分兩股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
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
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敉寧王大命
若昔我之欲往我亦謂其事之難而日思之矣非輕舉
也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不肯為之堂
基况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菑矣其
子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穫之乎考翼父
敬事者也為其子者如此則考翼其肯曰我有後嗣弗

棄我之基業乎蓋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如作室之底
法如治田之既菑今三監叛亂不能討平以終武王之
業則是不肯堂不肯播况望其肯構肯穫而延綿國祚
於無窮乎武王在天之靈亦必不肯自謂其有後嗣而
不棄墜其基業矣故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以撫存武
王之大命乎擬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功之意
上以天意言此以人事言作室一節治田一節考翼
一節撫存大命須用伐武庚意傳中三節正意須體
[illegible]補出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illegible]謂人之臣僕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
為之臣僕者其可勸其攻伐而不救乎父兄以喻武王
友以喻四國子以喻百姓民養以喻邦君御事今王之
四國[illegible]百姓而邦君臣僕乃憚於征役是長其患而
不救其可戒此言民被四國之害不可不救援之意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
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
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肆放也欲其舒放而不畏縮也爽明也爽厥師之爽桀
昏德湯伐之故言爽師受昏德武王伐之故言爽邦言
昔武王之明大命於邦皆由明智之士亦惟亂臣十人
蹈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素商受爾於是時不敢

違越武王法制憚於征役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周首
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以
為不可征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此以今昔互
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
柳爾諸臣其知昔日寧王之事乎歎息言今日正當
舒放而不畏縮毋以艱大而憚於征役也言昔武王
伐商永清四海明大命於天下使天下之人歸於綱
常倫理之中而萬邦昭明者皆由明哲之士輔之耳
明哲之士為誰亦惟周召畢榮之徒於上帝福善禍
淫之命皆蹈履至到灼然真知而無一毫之或與及
天啓我周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冲漠默佑之中人

固有不與知者十人亦蹈知之曉然知天意之有在
而我周有必興之勢此其所以為明哲而武王與邦
之所由者也當時事勢之易如此宜無待爾諸臣之
輔者爾於是時猶不敢違越武王法制而憚於征伐
是爾前日固有從征之美矣矧今武王死天降禍於
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於其室事危勢迫如此
則今日之從征固有急於前日者矣而反以武庚為
不可征是亦不知上天禍淫之命之不可違越矣亦
何明於昔而暗於今勇於前而怠於後乎
廸知貫帝命棐忱說天命亦是禍淫之命指伐武庚
言亦從卜上見或專就卜說惟大艱人言禍難發于

四國乃極大極艱者誕鄰向三叔之亂乃是自家相
殺其禍至迫近也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
于前寧人
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根本我何敢不終我
之田畝乎我之所以終畝者是天亦惟欲休美於前寧
人也
此重天意上言天意欲終武王田畝亦由天意欲休
美前寧人盖武王克殷寧人輔成者也故終田畝正
所以顯前人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

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我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盖率循寧人之功當
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卜而
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之所陳盖
如此按此篇專主卜言然其上原天命下述得人推
寧王寧人不可不成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不可不
終之責諄諄乎民生之休戚家國之興喪懇惻切至不
能自已而反覆終始乎卜之一說以通天下之志以斷
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
孰能與於此哉
△東征之舉爾諸臣皆欲我違卜勿征我何敢盡欲用

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歟蓋以先王疆土本寧人所
搊成者一為僭亂之所據則寧人之功虧矣故在天
意亦歆休於寧人而在我必率乎寧人率寧人之功
必當除殘去暴吊民伐罪使武王疆土不為他人有
焉此理之當然也在理既為當然則卜之不吉猶當
伐之况今卜而并吉東征其容緩乎故我大以爾東
征而不從爾勿征之言者意蓋如此且斯舉也上天
禍淫之命斷不僭差果何自而驗之乩蓋卜之所在
天命之所在伐商之事即命元龜卜之所陳蓋已如
此而并吉矣天之意不於是而有徵乩天命二句闡
說不作誕以爾東征之故通篇言天命言卜皆未嘗

合言此合而言正見天命可畏而卜不可違也
予曷其至東征乃設為問荅意首二句以發問用卜
之意率寧三句是荅所以用卜之意全重在率寧人
句率寧人二句應予曷句肆朕句應敢弗句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既殺武庚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其禮
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元子長子也微子帝乙之長子紂之庶兄也崇德謂先
聖王之有德者則尊崇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
孫有象先聖王之賢者則命之以主祀也言考古制尊
崇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物文物
也脩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備一王之法也賓以客
禮遇之也左氏謂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膰焉有喪拜
焉者也

成王命微子之詞若曰猷殷王元子蓋尊崇有德之
先王立象賢之子孫古之制也我惟稽考古制竊比
前人以成湯為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以爾象
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焉然主祀豈徒然乩亦惟
統承先王之令緒以脩其典禮如典章法度之類整
其文物如車旗服色之類不使廢墜以備一王之法
也亦惟作賓王家如有事膰焉有喪拜焉不為臣屬

以別一王之後也然此特因古人所已為盡在我所
當為耳我之心則歆汝國與吾國咸休焉彼禮樂法
度粲然昭明我王國固云休矣今爾脩其典禮則聖
制神謨煥然一新與我國同其休也王靈氣熖赫然
可畏我周家固云美矣今爾作賓王家則於赫湯孫
挺然獨異與周家並其美也然與國咸休豈一世二
世而已乩必歆國以永存使尚質尚文之制子姓姬
籙之傳俱千萬年而未艾也此豈後之美予於汝有
深望焉

崇德象賢就成湯微子看以崇象就是古制故稱稽
活統承二句串與作賓句對或作三下說亦可但

統承另作一事又重主祀意了與國咸休二句串說
重下句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
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齊肅也齊則無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
也誕大也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厥德
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謂代虐以
寬兆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衆德垂後裔言
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崇德之意
且我之所以崇德者何哉亦惟爾祖之德之盛耳嘆
息言汝祖成湯齊莊中正無所不勉而克敬焉聰明

睿知無所不通而克聖焉以言其廣則周徧廣闊而
溥溥如天也以言其淵則靜深有本而淵泉如淵也
四字皆從心體上看有此齊聖廣淵之德是以皇天
眷佑其德大受厥命於身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則上
以德得天矣撫民以寬敷惻怛慈愛之惠而除桀邪
虐之威則下以德安民矣言乎其功則殊勳偉績加
于當時商邑四方無不用協丕式矣言乎其德則加
言善行啟佑後人至微子之身猶襲其餘廕矣爾祖
之德之盛如此則今日所以尊崇而奉祀之不亦宜
哉
皇天六句皆見其德之盛功亦即德也自其所濟者

言德垂句言其德之所裕也通節文勢如貫珠勿
截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乃德
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祗協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
猷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舊有善譽
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恭神人指微子實德而
言抱祭器歸周亦其一也篤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不
忘也歆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治也宋
亳在東故曰東夏此象賢之意
我之所以象賢者何哉彼成湯以齊聖廣淵之德著
之於脩己治人之間何莫非道之所在也爾惟踐履

脩舉成湯之道舊有令聞非一日矣踐脩之實何如
爾能兢兢戒懼恪慎孝道此心極其懇切于以肅恭
神人竭誠敬於對越之時以其孝於先王者而交於
先王洋洋如在不敢有一毫之忽也此爾之實德也
於是予嘉汝德曰厚不忘孝敬一念貫徹始終而無
間雖至淪喪之秋而此心炯炯不衰也爾之德有如
此吾知以是德而事上帝也則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而上帝是歆以是德而治下民也則惟德感人無衆
不孚而下民祗協於是庸建爾于上公之位以治茲
東夏之民而奉湯祀於不墜者不在是乎末二句串
重奉祀上

恪慎在心肅恭在貌言謹乎孝思而嚴於祭祀也篤不忘者稱其孝以事神之德之純也上帝二句亦是稱之之詞就未然說天下之道孝敬而已事親此道也事天治民亦此道也微子厚於孝敬之道矣其於事天治民也奚不宜德盛于巳而我可嘉天民可感

正是象賢處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因戒勉之也服命上公服命也宋王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慮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也弘大律範毗輔式法斁厭也

微子既篤於敬矣而猶以欽哉勉之者欲其敬而又敬也欽之何如亦曰汝往之國莫大於謹常道以正民也則敷陳乎親義序別信之訓以納民於經常倫理之中亦莫大於謹名分以正巳也彼上公之服衮衣繡裳上公之命崇爵厚秩苟或不慎則僭偪之患生而典常紊矣是必謹其升降疑似之間品式幾微之際而率循其典常如自一章以至九章服有定制自一命以至九命命有定數國之常法昭然具在則遵而循之庶幾僭逼不生而名分能謹矣然此豈徒然哉欲汝化行俗美以固我基本無僭無逼以作我藩屏所以盡忠者在是欲汝敎化之敷有以廓肇修人紀之家法服命之謹有以懋各守爾典之盛心所以盡孝者在是又由是而以之敷乎敎化使有以淑乎民心謹乎服命使有以正乎風俗而律乃有民焉又由是而以之侯職盡可以長守貴侯度之謹可以長守富而永綏其位矣不特蕃王室也尊而一人在上惟賴汝以輔弼有宋之舉動有以繼吾力之不能不特弘烈祖也遠而世世在後惟爾德之是享一身之創垂足以為爾子孫之憑藉其儀不忒足以正是四國無大無小丕式見德豈但律乃有民而巳哉侯職克舉足以慰懌君心是崇是信不汝瑕珍豈但永綏厥位而巳哉凡此皆汝侯職之所當為而予心之所深望者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歎息言汝往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廢棄我所命汝之言也

政與命一也在微子所行為政在王所訓為命惟休無替相形說俱是責微子以必能也休與命即上敷訓率典是也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王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在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
謹罰務去之之謂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不敢侮鰥寡
以下文王明德謹罰也汝念哉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
明乃罰以下欲康叔謹罰也爽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
罰也封敬哉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
殷民結之
德者感化人心之本文王則克明之愛民好士之心
存於中仁民禮士之政行於外自紀綱之布求至于
治功之成自治功之成求至於教化之洽務欲其德
之日崇焉罰者防範人心之具文王則克慎之畏懼

敬忌之心切于己獻獄聽斷之詳參於人自一刑之
不濫求至於萬民之不寃自萬民之不寃求至于五
刑之不用務欲其罰之日去焉文王明德慎罰如此
汝小子可不法哉
丕顯字輕明德慎罰講要發揮務崇務去意明德就
用上說玩下可見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
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
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勖肆汝
小子封在茲東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

所不敬畏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
當威言文王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
著於民用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鞏
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
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
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
封得以在此東土也
鰥寡人所易忽也文王則撫之如子視若有傷不敢
有一毫侮慢之心人之能者理所當用也則用其所
當用以之脩政以之立事不使能者有不得自表之
憾人之賢者理所當敬也則敬其所當敬尊其德樂

其道不使賢者有不獲自盡之憂人之有罪者理所
當威也則威其所當威不率而大戞之多罪而殄滅
之曷嘗遙刑以逞乎夫其急於愛民好士如此德之
所以明也而其不輕於用刑如此罰之所以謹也夫
分之為明德謹罰總之則皆德也是德也著之於民
光輝炳耀昭著于遐邇之間由是能肇造乎區夏而
為西伯之尊王業之基實始於此越我一二友邦之
民沐其明德謹罰之澤者莫不變惡為善漸以脩治
而鄰國化矣至鞏西土之民凡感其明德謹罰之化
者亦皆怙之如父冒之如天而西土又化矣不特此
也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其所為而默有眷

顧之意由是殷命之大未易受也天乃大命文王殄
滅戎殷而誕受殷命之大則尊為天子矣萬邦萬民
亦皆服行其化知德為可慕而勉為明德之歸知罰
之可畏而求為法外之民各得其理各由其叙天下
之人又何有不化者哉文王明德謹罰之化以漸而
極於遠至於被天下而無外其所以造周者如此乃
汝寡德之兄亦勉力於是而不怠是以得至今日肆
爾小子封得以有此東土也推原本始端有由來則
文王明德謹罰之道爾亦宜知所法哉
以愛民好士為明德是就德之發見言然非無一毫
私意者不能正見德明處顯民至時叙是歷推下去

言文王之德被於民以漸而廣也或以天民作眼以
用肇以下作顯民之實以天乃以下作帝休之實非
是蓋惟其德之足以得民故其德有以聞於天得乎
天者因乎民者也帝天之命主於民心而已肇造以
脩怙冒及時叙皆就民上說俱是慕德畏威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耇成人宅心
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不廢在王命
此下明德也遹述衣服也今治民將在敬述文考之事
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也往之國也宅心處心

也安汝止之意知訓知所以訓民也由行也曰保乂曰
知訓曰康保經綸以成文爾武王既欲康叔祗遹文考
又欲敷求商先哲王又丕遠惟商耇成人又別聞由古
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以見義理之無
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私者廓而大之
也天者理之所從出也康叔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
真積力久衆理該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
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
王之命也
此下三節皆告康叔明德也嗚呼封汝念哉念之何
如今汝受東土之封所以治斯民者將何在哉亦惟

以文考之明德見於仁民用人者可法也則兢兢戒
謹紹述於政治之間然若何而敬述之誠以是事也
文考嘗教詔於家庭而為德言汝聞之稔矣必當繼
其所聞而服行之不違以其所以仁民者而仁其民
以其所以用人者而用其人則家法無違而治民之
道得矣然此特當代耳天下之義理可限於一世而
自足哉汝往之國如殷先哲王成湯以下之諸君固
嘗明德以治民矣汝其廣而求之用以施諸政教以
保治其民焉商耇成人伊尹以下之諸臣亦嘗明德
以治民矣汝則大而遠思之用以宅汝之心而知所
以訓民也然此猶近代耳等而上之不有古先哲王

如克舜禹之群聖乎其在當時明德治民之事豈無
可師者乎必別求其成規懿範聞而由之以康保乎
民可也夫既近述諸今而又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
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之餘有以萃古今聖賢之理
而一之此心之天始恢廓而有餘用矣若是則和順
之充有以根英華之發心廣體胖動無違理從容於
元吉之旋一明德之所昭著也德之裕身何如哉斯
能不廢在王之命而吾之望汝明德以治民者其慰
矣乎
欲康叔明德一節全重在明德上不重在治民上近
述是述其德遠稽是稽其德曰保乂曰知訓曰康保

者蓋德不徒有諸身而已用以治夫民也紹聞德言
即是祗遹文考弘字本近述遠稽來蓋集得古今許
多道理方是弘大此心故不曰心之弘而曰弘于天
亦徵有力至德裕乃身則是根心生色自然而然無
容力矣王命只是欲其明德而已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我聞曰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恫痛瘝病也視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敬
之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
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之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盡
汝心無自安而好逸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古人言怨不
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者順於理勉
者勉於行即上文所謂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者也
此節推民之難保以見德之不可不明也嘆息言汝
小子封一身民生所係視民之不安當如疾痛之在
身不可不敬之也所以然者誠以天命之去就無常
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而可以永孚于休是可畏者
反不可畏矣民情之好惡有迹雖大可見而小民至
為難保固難使常懷而不我離也是可必者反不可
必矣民心有嚴於天命如此此所以當敬也汝往之
國所以治之者非他惟竭心力於夙夜之間近述遠

稽凡可為明德之功戢然欲以身而統其盛毋徒耽
一己之樂自安而好逸豫也庶幾為之已者既至而
所以治民者自無待於他求紀綱之立教化之布本
諸身而推之有餘矣非所以治民而何哉此誠汝之
所當自盡者我聞古人有言曰民之怨亦不在大事
亦不在小事惟在當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耳蓋當
順而不順當勉而不勉皆致怨之道必順於理而勉
於行則怨庶乎其可免也即是觀之則保民當自盡
其心而無康好逸豫亦明矣
一說惠不惠二句言在於順理與不順理勉行與不
勉行之間耳蓋順理勉行則不怨不順理勉行則怨

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新民
服事應和也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使之不
失其所以助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
終也
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事至此盡矣循以明德未至
於民之新是明德之未至也故又以新民終之夫明
德以化民予之望汝切矣已汝惟小子其事果安在
抑惟在廣上德意而承宣之于以和保殷民化悖戾
之故習而陶之禮樂教化之中無使一夫之失所可
卷之四 三十七
焉若此者不有以助乎王耶誠以安定天命人君之
責苟殷民弗靖天命未可知也今能和保殷民則民
心太和足以迓天休之滋至善氣旁達足以膺天眷
之悠長是仰焉而安天命者惟汝助之也作新斯民
人君之責苟殷民之未化民德固未新也今能和保
殷民則鼓舞振作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觀感興起有
以啓其自新之念是俯焉而新民德者亦惟汝助之
也夫侯職一盡而君道闢焉則明德治民非爾之所
當勉者乎
新民新殷之民非天下之民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
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式用適偶也人有小罪非過誤乃其固為
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乃不可不殺即舜典所
謂刑故無小也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出於不
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時
乃不可殺即舜典所謂宥過無大也
原情施法謹罰之要故慎罰之事首及之人有小罪
以下敬明乃罰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惟
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卷之四 三十八
有叙者刑罰有次序也明者明其罰服者服其民也勑
者戒勑也民其戒勑而勉於和順也若有疾者以去疾
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咎若保赤子者以保子之心保
善也故民其安治
此言謹罰足以化民見不可不謹也嘆息言非終惟
終輕重異焉截然倫序之不可違式爾偶爾取舍殊
焉秩然條理之不可易罰之有叙如此是必精在我
之權度以慎察於聽斷之間大明其輕重取舍之等
實有以畏服乎民心則公道昭明善者有所勉而益
力惡者有所懼而不為莫不互相戒勑而勉於和順
之歸矣何以見其然耶誠以去惡之不誠非明也彼

其罪輕而情重者未免為小人則究治之不少貸一以至誠去疾之心去之焉則刑一人而千萬人懼一皆遷善遠罪而出乎憲法之外矣保善之不誠非明也彼其罪重而情輕者不害為善人則保護之無濫及一以至誠保子之心保之焉則宥一人而千萬人勸莫不樂於為善相安於無事之天矣夫去惡保善一出於心之誠則所謂大明服者極其至矣而民之棄咎康乂則其勅懋和也孰謂一人之不然犯謹罰之足以化民如此其可以不謹之乎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劓刵人無或劓刵人

刑殺者天之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也汝無或以巳而刑殺之刵截耳也刑殺刑之大者劓刵刑之小者兼舉小大以申戒之也又曰當在無或刑人殺人之下

此節是戒其刑罰之徇巳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兹殷罰有倫

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為準限之義言汝於外事但陳列是法使有司師此殷罰之有倫者用之爾

外事即有司之事刑罰之事也臬即五刑有司之所用者也殷罰有倫只是原情以定罪如人有小罪節樣陳列是法且虛說不要就入殷法在中大意言汝於有司之事但陳列五刑等法然不必自為法也使有司師兹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耳蓋殷罰殷民之所安者也康叔所治者殷民故教以殷法治殷民也

此是欲其法古之意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要囚獄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時三月為囚求生道也蔽斷也

要囚是人犯殷法而入于刑殺之中乃獄詞之要為死生所係罰之大也蔽因蔽以殷法也此叠重罰之當審諸巳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義宜也次次舍之次遜順也申言敷陳是罰與事罰斷以殷之常法矣又慮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者而後用之既又慮其趨時而徇巳又謂刑殺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慮其刑殺雖巳當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敘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乎

王曰汝於外事也如是而監于有殷以敷陳是法與事其於要囚如是而服念丕蔽罰斷以殷之常法固可矣然如是而泥古焉不可也必斟之酌之與時罪

之而曰刑曰殺務求不失乎先王之意而無拂乎天下之公可也然或趨時而徇已焉又不可也必詳而察之與衆共之而或刑或殺務必不僭於汝封之私而無遷於汝封之懟可也至若刑殺既絕乎泥古徇已之非而允協乎大中至正之理固可謂徇義而有序矣然矜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而刑殺之中於前必不中於後矣汝當歛然於心惟曰吾於刑殺未有順義者而已盡視己中猶未中惴惴然以矜喜為懼而猶不忘乎況古徇己之憂斯可矣夫謹之於方用之時雖猶而謹之於既用之後又如此慎罰之道有不盡者乎

汝陳時臬句中外事節**罰蔽殷彝**申畫因時或以二句一直說言事時曰在心上言不可說作言語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

小子幼小之稱言年雖少而心獨善也爾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爾知之將言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抑謹罰之道盡矣然用罰以加人非有良心之存者不足以語此蓋良心者用罰之本也能有是心則用罰可以無不當矣故即其心之相契者以感動之也

汝惟小子以年言之固甚小也獨其心之慈祥愷悌而有以合造化之至仁溫良博愛而有以全天地之好生則天下之諸侯未有若汝封之比者也是汝之心固朕知之矣然能知朕者亦惟在爾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我得之為惻隱之心是心也誰能知之惟汝亦有是心乃能妙契而無間耳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我得之為好生之德是德也誰則識之惟汝亦有是德乃能洞識而無疑耳是則汝之心惟我知之而我之心亦惟汝諒之則汝心之善可知也其於用罰乎何有

此重康叔心上朕心朕德句輕看惟乃知始終就封言見其全此良心可以為用罰之本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暋不畏死罔弗憝

自得罪非為人誘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為盜賊姦宄殺人顛越人以取財貨強狠亡命者人無不憎惡之也用罰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惡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舉此以明用罰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大泯亂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大憝即上文之國弗憝言寇攘姦宄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之人而尤為可惡若當商之季禮義

不明人紀廢壞子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
乃疾惡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顯猶孝經所謂天明尊
卑顯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
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賊也父
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
之與我民彝必大泯滅而紊亂矣曰者言如此則汝其
速由文王作罰刑此無赦而懲戒之不可緩也
父子兄弟雖對言還重子弟上觀矧惟不孝不友可
見得罪乃加子弟之罪蓋子不可不孝弟不可不恭
之意速字見不可緩刑也

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

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瘝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憝已汝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寘之法矣況外庶子
以訓人為職與庶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別布
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長
惡於下我之所深惡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
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
正人小臣與庶子同是外臣外字貫至小臣諸節符
節如今官憑也條教自有定法乃别立以要譽於民
此即弗念弗庸引惡即先惡于民也弗念其君君字
乃康叔非天子也此外臣叔所統者不率大戛指上

節言茲義文王所作之義刑義殺也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
王命乃非德用乂

君長指康叔而言也康叔而不能齊其家不能訓其臣
惟威惟虐大廢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康叔
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瘝厥君也哉
齊其家以孝友齊之也訓其臣以忠義訓之也惟威
惟虐一直意謂以勢作威虐殺乎民也王命欲其謹
罰仁民威虐是廢命以非德用治矣此嚴之於未然
非謂康叔如此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

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
之敬忌敬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
惟有及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罰之終也
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然謹罰必至於民化而後為謹罰之終故以裕民終
之誠以國之常典乃文王所講畫者汝必速由作罰
速由茲義無有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然豈徒為齊民
之具哉當由是守法之中而求所以裕民之道不外
文王之敬忌耳敬忌者文王用法之心即裕民之理
也於是而矜式焉咎惡不務而翼翼然有所不忽庶

獄罔知而恐恐然有所不敢使輕重取舍之間莫非
仁意之周流于以期裕其民曰我之敬忌惟刑以保
合民生調娛民俗而納之大猷之化盖與文王之禧
民而怙冒時叙者相匹休也如此則不獨法文王之
法而能心文王之心不獨心文王之心而能治文王
之治盖謹罰之極功也予之所願望於汝者良可自
慰而無勞于憂矣不其悅懌矣乎
裕民即是化民謂謹罰而致斯民之化不是寬緩之
說敬忌之心即是裕民之道不是敬忌而後裕民也
有及就致說不妨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

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詩云世德作求言明思
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之德用
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商先王也迪即迪吉康之迪况
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
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
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
此欲康叔以德行罰雖武王之勵已實所以勵康叔
也言刑罰所以輔治非所恃以為治者故民之弗化
固當治之以罰我明思之亦由吉康之未迪耳要當
妙轉移感動之機施鼓舞振作之道以導民於吉康

之地俟其不從然後罰斯行焉然導民果何如我彼
殷先哲王自成湯以下固嘗明德以治民矣亦惟取
法於是用以安治其民而心源意緒期與之相接使
化民之功有以作求而無忝肯使之專美於前耶此
吾今日之所以導民者若於罰則在所後也况今此
之民雖曰桀紂惡深被周化淺然良心善性猶有存
者故不導則已無有導之而不從者導民以仁義而
民趨於仁義導民以孝悌而民趨於孝悌民有可化
之機如此苟不導之以德而徒齊之以刑則民偽日
滋民亂日起卒無以止民之姦而禁民之暴是刑其
刑而非輔德之刑罰其罰而非桀紂之罰雖有政亦
如無政於國矣然則安可不以德而導民耶

以德用罰非謂德行於罰之中是以德導之導之不
從然後加之以刑也作求句無工夫工夫在上句罔
政非實無也徒為文具而已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民不
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
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戾止也又言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狠疾迪之者雖
屢而未能使之上同乎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
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
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乎

王曰封我惟不可不監殷之先王以德導民之事而
求與之相匹休以爾同有治民之責者故告汝以德
導民之說及其不從則于罰之行焉我之所以不可
不監者何𢦏彼今民不安靜未能止其心之很戾迪
之以德者雖屢而未能使之上同商王之治夫天以
一世民物責之我我既不能治之則天將不罪民而
罪其導民者必以罰殛我矣我明思天之罰殛我我
何敢怨乎盖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有小小之
罪亦即在朕之身况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
天罪之大且多若此有不在我乎我其又何怨之為
乎此我之所以不可不監商以導民而亦不容不以

是為汝告也
迪屢未同乃泛論見得不可不迪非實事也前罔迪
不適以民之良心言此迪屢未同以殷民之習染言
今惟民以下是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我其不怨者
盖怨忿之心一生則殘民之事必至今民不靜為天
之罰則我何怨之有而惟當以德導之之意自見於
言外
王曰嗚呼封敬𢦏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則敏
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𢦏毋作可怨之
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

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
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絶矣
此欲其不用罰而一於德也歎息言汝封其敬之𢦏
敬之何如彼刑以致怨毋作可怨之事以刑為治而
作威殺戮非善之謀也其勿用非善之謀刑者天齊
于民俾我一日非常用之法也其勿用非常之法惟
斷以吾心之誠卓有定向而不為他技之雜于以大
法古人之敏德祇遹乎文考敷求乎殷先遠惟商耇
而別求古先兼收並蓄不以一善自足也彼汝之心
化民之本也用是以安之定吾心之天順適乎聖賢
之天使一出於道而不陷於欲焉汝之德化民之要

也用是以頋之反觀内省動稽古人之已然以求吾
心之本然使不陷於非謀非善之域焉汝之謀化民
之謀也用是以遠之長慮却顧圖久大之規而為長
治之計不殺人以逞而苟狥於目前也如是而擴弘
大之度無事於急迫之為于以待民之自化使天性
之固有者以漸呈露自怡然於禮義友遜之歸矣夫
如是則德能務崇罰能務去我之心以慰而望不孫
其不汝瑕疵而棄絶矣
敬𢦏二字貫一節無作怨三句是欲其不用罰蔽時
忱六句是歎其用德非謀非彝即致怨之道指專於
用罰而言也蔽時忱二句串意謂誠以法古之善也

言蔽以誠則不為他岐所惑而專於用德之意可知
言丕則則㤁㤁有容而不以一善自足之意可知用
字承上句来貫下三句蓋古人敏德化民者心安於
所止德純於中正謀出於遠大故用之此三句皆着
治民言不可謂脩諸已裕乃以民寧又承三句来裕
非另一層事蓋以刑治民則急迫以德治民則寬裕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𢦏無我殄享明
乃服命髙乃聽用康乂民

肆未詳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𢦏
毋我殄絶所享之國也明汝侯國服命髙其聽不可卑
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康叔一身上焉天命之所係下焉殷民之所關其所
以諄諄然望之以取法文考而盡明德謹罰之道固
欲以上安天命而下固民心也故此節以天命結之
歎息言天命無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其得其失
惟係於人何如耳初何常之有汝其念天命之不常
毋為不善使我殄絶汝所享之國可也念之何如彼
今日治國之要莫有過於明德謹罰此汝侯國之服
命其得於聽聞亦審矣要當明汝服命於德焉而明
之罰焉而謹之兢兢然尊聞行知以髙其聽不可卑
忽我之所言用以安治其民使斯民皆歸於明德之
中而為法外之民可也民心安則天命與之俱安而
不常者可以有常矣何殄享之有𢦏
念者以天命為念也即畏天命之意殄享雖在君亦
天命也服命即明德慎罰乃侯國所服行之命也一
說與微子慎乃服命字同乃聽方指明德慎罰言明
服命則有以消民犯分冒上之習遵君命則有以導
民於順德畏威之休康乂民之道不外此二者

王若曰往𢦏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其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而服行之乃能以殷民
而世享其國也世享對上文殄享而言
此以殷民結之也言汝封今日之往也宜何如彼明
德慎罰乃汝所敬之常法朕之告汝者詳矣當勿替

所敬之常法聽我所命者而服行之用以安治其民
則民安而國亦安社稷靈長終將賴之不可以此殷
民而享其國於無窮乎
明德謹罰自常法言為敬典自君命言為告勿替是
着他自家所行上聽朕是重在遵君命上皆一事也
此節與上節以天命殷民分看然上節言天命亦曰
用康乂民下節言殷民亦曰世享天民不相離也上
明乃服命對勿替敬典髙乃聽對聽朕告汝用康乂
民對殷民無我殄享對世享二字是享國俱就天命
言大意上言保天命在盡職以安民下言能盡職安
民則保乎天命總見以天命殷民結之

酒誥

商受酗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都邑其染惡尤甚武王以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教之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篇首稱妹邦者誥命專為妹邦發也

大命只是妹土二節武王教臣民者不可專指通篇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可使為孝子為忠臣而自無慮於湎酒矣其命之大為何如扎明大命者欲康叔近監文王誥教之意遠監商伐興亡之事於是以大命明之於民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穆敬也詩曰穆穆文王是也毖戒謹也少正官之副貳也文王朝夕勅戒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庶邦遠去商邑文王誥毖亦諄諄以酒為戒則商邑可知矣文王為西伯故得誥毖庶邦云

抑汝知文王之戒臣民乎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之日斯時也為一方之長庶邦皆其統理者文王憂其湎酒也其誥毖庶邦之庶士及少正御事之臣朝夕勅戒之曰酒不可以常用也惟祭祀之時歆神之賜享神之餘然後用此酒焉所以然者蓋天降命始令民作酒者非為人合歡也亦惟為大祭祀灌獻之間非酒無以達神明則五清五齊之酒醴設焉是酒之作為大祭祀而已作酒既為祭祀則用酒必於祭祀而不可以常用也亦明矣

庶邦庶士鄰國之臣少正御事本國之臣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降威者禍亂之成是亦天爾民之喪德君之喪邦皆由於酒喪德故言行喪邦故言辜

我民四句正言天之降威知有降命之天又知有降威之天則其於酒也必知所節矣喪德喪其威儀亂其心志也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小子少子之稱以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故文王專誥教之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業者無毋同彝常也毋常於酒其飲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於醉也

文王既誥群臣矣群臣之中又有小子其血氣未定尤易縱酒喪德是又不可不謹者故文王又專誥教之彼本國之小子有以官為守者有以職為業者或常於酒則瘝官曠職矣必敬爾有官恪共爾職毋般

樂沉酗而常於酒也然常飲固不可不飲亦不能必
與越庶國小子之飲皆惟於祭祀之時有旅酬之禮
有享尸之燕於是而飲焉則飲非徒飲也所以歆神
之賜也然雖飲也而必以德將之曲加樽節而獻酬
交錯秩乎有儀焉豈可使之醉而至於燕喪威儀也
乩已上三節皆文王誥臣之詞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
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常訓導其子孫惟土物之愛勤稼穡服
田畝無外慕則心之所守者正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
當聰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小德大德

小子惟一視之可也
文王誥民之詞曰我民為祖父者亦常訓導其子孫
惟以服田力穡庶人之職為庶民小子當勤稼穡服
田畝心之所愛專在於農此外不可他所有慕而或
至於湎酒也則心之所守者正民勞則善心生矣祖
訓如是為子孫者當聽祖考之常訓惟於土物而愛
焉不可縱情於酒以謹酒為小德而不加之意也蓋
謹酒小德倫理大德當謹則一也小子惟一以視之
勿謂大德不踰閑而小德出入可也此非我民之所
當知乎
此節重教民小子上惟土物愛二句是文王述民世

訓之詞以告小子非教民世訓也聰聽三句正是文
王勉小子由訓之意祖考之訓內雖不說謹德然欲
小子之厥心臧則欲其謹德可知故謹德為聰聽祖
考之彝訓也
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
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也嗣續純大肇敏服事也言妹土
民當嗣續汝四肢之力無有怠惰大脩農功服勞田畝
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遠事賈以孝養
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自洗腆致用酒洗以致其潔
腆以致其厚也薛氏曰或大脩農功或遠服商賈以養

父母父母慶則汝可以用酒也
此下二節武王毖臣民之大命欲康叔明之妹邦者
也此以民言之言爾妹土之民當嗣續四肢之力大
脩農功服勞田畝奔走以事其父母而不敢以勞事
諉之焉其用力於農也如此或敏於貿易肇牽車牛
遠事商賈以圖化居之利其致力於商也如此於是
用農商之所得者以孝養其父母則甘旨有所出而
無匱乏之憂父母之心何如其喜慶也則子職以供
當此事親之時獻酧燕享雖洗以致其潔腆以致其
厚亦無不可者蓋能得親之心固可以遂已之樂而
其飲亦有節矣此其教民之微意也

嗣爾句只屬農一邊農商平看不必謂農有餘力而
為商也傳載薛氏說可玩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耇惟君
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
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伯長也曰君子者賢之也典常
也羞養也言其大能養老也惟君未詳丕惟曰者大言
也介助也用逸者用以宴樂也言爾能常常反觀內省
使念慮之發營為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
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如是則庶幾能

進饋祀爾亦可自副而用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
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元德而永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
父母慶則可飲酒克羞耇則可飲酒羞饋祀則可飲酒
本欲禁絕其飲令乃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聖人之
教不迫而民從者此也孝養羞耇饋祀皆因其良心之
發而利導之人果能盡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
憂其湎酒也扎
以臣言之爾庶士之有官守者及庶官之長者之數
君子其當常聽我毖酒之教何如臣職莫大養老也
爾大能養老國老養於東膠庶老養於虞庠執醬執
爵割牲奉俎而禮無不盡焉當此養老之時有勸飲
酬酢之禮爾雖飲食醉飽亦無害也然不特此也又
大言曰臣職莫大於事神也爾能反觀于內而省之
于心致謹於天理人欲之介而審察之極其詳俾念
慮之發營為之際凡有所作悉稽乎中正而無過不
及之差則德全於身而可以交於神明矣由是禮有
所當祀者庶幾能進其饋祀薦其粢盛以事神斯時
也有飲福之禮有享尸之燕爾亦可以歆神之賜自
副而用燕樂矣夫能養老事神而後飲酒則臣職不
曠而無負正官之托信惟王治事之臣矣能養老祀
神而後飲酒則為成德之士亦惟天順元德於冥冥
之中申命用休保固祿位信不忘在王家矣

羞耇謂之克者不徒飲食之而已實能盡其尊高年
之道也羞饋祀謂之克者非徒備物而已實能致其
對越之誠也爾克永二句串意觀省二字一直說下
反觀于內而省之于心也是誠意謹獨工夫或以觀
分身省分心非是念慮營為就在作字內念慮之發
作之初也營為之際作之著也中字以已發之後言
故曰無過不及之差介者享神為正而我後飲是副
之也正事元德皆指養老事神言二者人臣之職亦
是人臣之德能盡斯二者即是有德即是正事矣非
謂盡此而飲酒則不至於畔官離次滛酗喪德永不
忘句即是天若

王曰封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
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徂往也輔佐文王往日之邦君御事小子也言文王毖
酒之教其大如此
言文王毖酒之教之大所以示康叔當明大命之意
文王教即乃穆考三節祀茲酒飲惟祀是也克受殷
命只言教之大不重在受命上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
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
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

者畏之而見於行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
德而不變所以處己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
之盡臧如此故自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雖世
代不同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故當時御事之臣
亦皆盡忠輔翼而有責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况
曰其敢尚飲乎
此下舉商之興亡告之欲康叔知所監戒則於明大
命之責自有不容已者矣王曰封我聞在昔殷先哲
王以天之明命操存舍亡小民雖微撫后虐讐皆可
畏也則不徒畏之而且見之行事之間何以言之德
者天顯之所在治民之本也湯則日新又新經其德
而不變務使爲惟天之佑惟民之歸也所以處己者
至矣賢者天顯之所資治民之具也湯則克宅克俊
秉其哲而不惑務使耿命之有資輯寧之有寄也所
以用人者至矣湯之敬畏垂統如此故後代之爲君
爲相者皆有所取法以君言之自成湯以下至於帝
乙中間若太甲太戊祖乙武丁諸君雖世代不同莫
不仰先王經德之心而成就其君德法先王秉哲之
心而敬畏乎輔相故當時御事大臣皆盡忠輔翌以
先王經德秉哲之事而責其君以必可從必可行此
皆成湯敬畏之心有以發之是以君臣自暇自逸猶
且不敢况曰其敢沉湎於酒而以崇飲爲事乎

講天顯處須虛虛重天命邊恐類經德傳中二故字
書蒙垂統說來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
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以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
內服則有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國中百姓與夫里
居者亦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不敢者有
所畏不暇者有所勉惟欲上以助成君德而使之昭著
下以助尹人祗辟而使之益不怠耳成王顯上文成王
而言祗辟領上文有恭而言呂氏曰尹人若百官諸侯之

長也指上文御事而言
抑不特御事為然自御事以下在外服則有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在內服則有百僚與庶官之長官之副貳奔走服事與其尊官及百官著姓於國中與退休里居者合內外之臣雖尊卑小大之不一亦皆以酒足以喪德喪邦亂貌焉不敢沉湎豈惟有所畏而不敢亂且有所勉而不暇有職者勤於職無職者勤於德自不暇縱飲為也其所以不暇果何如其為心亂惟欲上之於君因其能成君德而益有以助之其術直于內也不忘其箴規之益而蘊之為天德者務欲其昭臨乎萬國也其承宣于外也不屯其施膏之澤而達之為王道者務欲其光灼于四方也下之於尹人因其厥棐有恭而益有以助之經制方出於廟堂則悉力以究其所施務使以道事君者出入恒得以盡其忠也謨猷未廣於心術則告教以補其所闕務使以心格君者進退恒得以行其志也其所以為心如此又奚暇崇飲為亂夫以商之君臣上下皆能存敬畏之心而不湎于酒此其所以興也助尹人祇辟不是代他去輔君只是內外細事不煩尹人使尹人以道事君者得以自盡而寬其外顧之憂備其內治之事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祇保越怨

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後嗣王受也受沉酣其身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在於作怨之事不肯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恭哲所謂奇技淫巧也燕安也用安逸而喪其威儀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且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逸力行無度其心疾很雖殺身而不畏也辜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群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故上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先民君臣之通稱也
傷心以上與湯迪畏小民反惟荒典至在上與迪畏天顯反然文意實串惟民自速辜指受言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于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我不惟如此多言所以言湯言受如此其詳者古人謂人無于水監水能見人之妍醜而已當于民監則其得失可知今殷民自速辜既墜厥命矣我其可不以殷民

之失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

此節全重在商紂一邊能監紂之所以失則湯之所以得者可求矣民監民字泛言不指紂撫于時一說如湯之撫安斯時也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劼用力也汝當用力戒謹殷之賢臣與鄭國之侯甸男衛使之不湎于酒也殷之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八柄之法汝之所友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于酒乎太史內史獻臣百宗工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所事服休坐而論道之臣服采起而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服休服采固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保萬民者乎若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皆不可不謹于酒也圻父政官司馬也主封圻農父教官司徒也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也主廓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先言圻父者制殷人湎酒以政為急也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之身所以為一國之視傚者可不謹於酒乎故曰矧汝剛制于酒剛制亦劼毖之意剛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上之則欲其自康叔之身始以是為治孰能

禦之而況毖於酒德也哉

承上言撫時之責舍封其誰予惟曰今茲妹邦有殷之賢臣馬有鄭國侯甸男衛馬汝當力以戒謹之使之不湎于酒賢臣諸侯固欲知所謹矣況爾所友之臣有如太史掌六典八法八則內史掌國之爵祿予奪生殺廢置之柄者及其賢臣百僚大臣可不用力戒謹使之謹於酒乎不特所友如此況爾所事之臣有以道為事優游帷幄講論乎天衷民彞之懿有以事為事者奮迅興起以盡輔理承化之功其識則尊其於酒尤當謹也可不劼毖使之謹於酒乎所事者固然況汝之疇匹而位三卿若圻父之迫逐違命農父之順保萬民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是三卿雖汝之臣實汝之匹其職為尤尊于酒為尤當謹也又悪可不劼毖而使之謹酒乎圻父農父宏父固欲知所謹矣況汝一身居諸侯之上為諸侯之長乃一國之所視效使或不能謹則身不正而能正人者無之必奮然致剛果以嚴制之不縱肆於酒焉則爾之所為人必效之遠而隣國近而一國無尊無卑無有不謹於酒者矣此立教所以必自身始也

劼毖貫至定辟殷獻臣[illegible]仕商而里居者獻臣百宗工只是一樣人乃周賢臣舊為百宗工者太史至定辟皆衛國之臣三卿謂之若疇者蓋三卿受命于天

子不受命於國君則是與君疇匹也剠制比劼毖尤
為用力
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
群飲者商民群聚而飲為姦惡者也佚失也其者未定
辭也予其殺者未必殺也
又惟殷之廸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殷受導廸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未能遽革而非
群聚為姦惡者無庸殺之且惟教之
臣非民之比而導廸為惡則與群飲為姦惡者異矣
故不殺而教之所謂教者即克羞耇而後飲羞饋祀
而後飲者也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
于殺
有者不忘之也斯此也指教辭而言享上享下之享言
殷諸臣百工不忘教辭不湎于酒我則明享之其不用
我教辭惟我一人不恤於汝弗潔汝事時則同汝于群
飲誅殺之罪矣
有斯對乃不用我教辭明享對惟我三句明享是明
享以祿位不忘在王家之意此節是欲其示賞罰之
典使臣知所畏慕而從教也
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辯治也乃司有司也即上文諸臣百工之類言康叔不
治其諸臣百工之湎酒則民之湎酒者不可禁矣
此節通就化臣說朕毖謂導之以訓詞而示之以賞
罰也聽朕毖者聽已毖臣謹酒之命于以毖乎臣而
化乎民也故曰化民自臣始
梓材
今王惟曰以下乃人臣進戒之辭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大家巨室也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則下之情無不
通矣以厥臣達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
民者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
能通上下之情而使之無閒者惟邦君也

此節武王示康叔以諸侯所當盡之職而勉康叔之
意自溢于言外達者情意流通之謂言國之臣民固
素服習於大家而大家之勢重者乃臣民擁助之也
故其情每視臣民為向背誠能子庶民體群臣而晝
其在我則有以服巨室之心自將心悅誠服與我流
通而無閒則下之情無不通矣天子勢尊其情視臣
民為予奪誠能撫臣庶安大家而得乎衆心則有以
慰一人之意自將推誠眷注與我孚洽而不殊則上
之情無不通矣若此者伊誰能之其惟邦君乎邦君
以一身處乎上下之閒而上下賴焉則其通上下之
情而使之無少間隔者固邦君之分亦邦君之責也

不然其何以為邦君耶謂之曰惟邦君見非卿大夫士之所能預也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姦宄殺人歷人宥肆亦見厥君事戕敗人宥

恒常也師師以官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衆大夫也敬勞恭敬勞來也徂往也歷人者罪人所過律所謂知情藏匿資給也戕敗者毀傷四肢面目漢律所謂疻也

治國之理在通上下之情矣又貴寬刑辟之用汝其常常發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皆有用刑之責者示之意曰民命至重刑不可以妄加虐厲殺人豈予之所欲乎然示寬刑之意不若倡寬刑之實必汝為君者先恭敬不忽勞來其民使得以自新而不欲殺人則臣亦效之而遂致其敬勞矣敬勞之實何如君遂於往者為姦為宄殺人歷人者皆宥之而與之自新則為臣者遂亦見厥事亦於戕敗人者而宥之君宥其大臣宥其小敬勞之道盡刑辟其有不寬乎

看此章須味一箇往字謂往日所為也宥之欲其自新也所謂勞來之也不然則為長姦宄之為良民不曰受其殺歷戕敗之章乎

王啓監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監三監之監康叔所封亦受畿內之民當時亦謂之監故武王以先王啟監意而告之也言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其命監之辭蓋曰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使之不失其所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使有所歸保合其民率由是而容蓄之也且王所以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乎亦惟欲其引掖斯民於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若此汝今為監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虐人可也

述王者之命監以見刑辟之不可不寬也康叔諸侯之長故告以此謂汝知先王命監之事乎夫王者開置監國立之君而輔之臣者其治本以為民使夫人得以生養安全而已耳觀其命監之詞可見矣曰刑罰不過輔治之具而非所恃也爾邦君御事君臣之間無以勢我所有大之相與戕殺以陷民於死地無以法我所用小之相與虐害其民以陷民於無辜惟於人之寡弱者則哀敬之婦之窮獨者則聯屬之一刑不敢妄加而懷保之念當惓惓也又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哀敬聯屬之道而容之蓄之使元元黎庶無異於窮民之得所可也豈特敬寡屬婦而已耶且

王者之命監責效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
敬屬合容引掖斯民於生養而遂其欲生之情引掖
斯民於安全而遂其欲安之情自古王者之命監其
不欲殺人如此則我今日之命汝可知也今汝為監
以統乎臣當體先王之意其無所用乎刑辟以戕害
人可也此則寬刑辟之用也
無胥戕至引恬皆命監之詞邦君御事即為監之君
臣非所監也引者不以戕虐而以敬屬之道引之也
罔攸辟要見敬勞以倡乎臣意一說以容以上為命
監之詞王其效邦君三句是推命監之意似太纏繞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家既

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稽治也敷菑廣去草棘也疆畔也畎通水渠也塗塈泥
飾也茨蓋也梓良材可為器者雘采色之名數菑以喻
除惡垣墉以喻立國樸斲以喻制度武王之所已為也
疆畎塈茨丹雘則望康叔以成終云爾
承上言欲康叔通上下之情寬刑辟之用者以成終
之責所係也誠以衛國殷之故墟也息暴除殘我已
為其始矣而區畫疆別成去惡之全功則于汝有深
望焉若稽田然既致其勤勞為之廣去草棘所望者
陳列疆畎耳惟其之經之紀以正疆界乃疏乃鑿以
通溝洫使田為之成斯可矣分土建封我已開其端
矣而慎固藩維成立國之成績則于汝有深望焉若
作室家然既勤其土木為之具其垣墉所望者塗塈
茨耳惟其加以土泥而內外堅完覆以茅茨而上下
牢密使室為之成斯可矣至於立綱陳紀而制為法
度我為於始者已然矣而藻繪潤色以成我之終又
不在汝康叔乎若作梓材者具粗質而加精製亦既
勤矣丹雘之未備不可也惟其施之以丹而文彩外
揚彰之彩色而華美可觀則制度為有成否則器非
成器而作於始者孤矣武王托喻望康叔以成終之
責其事詳而其意亦切矣墻卑曰垣高曰墉粗曰樸
精曰斲丹雘只是一物成終事通上下寬刑辟二者
其大較耳不必一一入此二事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先王文王武王也夾近也懷遠為近也兄弟言友愛也
方來者方方而來也先王盡勤用明德而懷來于上諸
侯亦盡用明德而視效於下也后後王也式用也典舊
典也集和輯也
人臣之進戒其君謂我先王之君天下也合諸侯藩
屏之重盡勤用明德以統御之巡狩有時以通往來
之情旌命有典以隆錫予之恩且廣一視之仁懷遠
為近禮遇優渥無間於小大庶邦是以當時庶邦

感明德之施誠於身上作兄弟之念方方而來亦盡用明德以敬應乎上異姓則無替厥服也同姓則時庸展親也明德之感應如此固先王舊典之所在也為后王者誠於是而取法焉明德之用以和集諸侯者不先王異也則天下庶邦亦將丕享於我與昔日之兄弟方來者無以異矣有用先王之德而不得先王之應者也吾君宜知所務矣

懷爲夾只是撫綏遠近如一之意不是使諸侯身在外面心在王室之謂臣之用德是以德夾輔王室之意不特獻庭實陳民功而已丕享即方來非有所加也

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

越及也皇天旣付中國民及其疆土于先王也

夫諸侯固所當懷而民可以無化耶昔天以先王之德可以主中國而奠中土也盡付以中國民使一民莫非其臣焉及付其疆土于先王使尺地莫非其有焉先王以德得天者如此

肆王惟德用和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肆今也德用用明德也和懌和悅之也先後勞來之也迷民迷惑染惡之民也命天命也用慰悅先王之克受天命者也

今王其何如耶夫民新被國家之化未脫迷惑染惡之習肆王亦惟用德以化之本躬行心得之餘形之爲政事施之爲教化于以和懌先後乎迷民和懌則寛裕優容而無忿疾之意先後則鼓舞作興而有接引之恩使之革習染之非全固有之善而不至於終迷者在是也是不有以慰悅先王乎夫先王以德得民而以化成之責望後人民有未化先王之心歉然矣今先王之民以德而得者王以德而化之則以德而受者以德而安矣此所以用慰先王受命之心也受命則即所謂皇天旣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是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已語辭監視也此人臣祈君永命之辭也

大臣旣以是告君而其意猶未已言臣之所陳欲王用德懷諸侯而法先王用德化迷民而應先王王當監視之不可忽也然所以欲王監者果何意哉蓋將有所期也誠以諸侯者國之藩屏小民者國之根本用德乃化服臣民之本而化服臣民實凝固天命之基故我欲王監者惟欲王用德以御諸侯而藩屏以固明德以化迷民而根本益安使我周之有天下自今日以至于萬年子子孫孫皇皇穆穆宜君宜王長爲民主而保其民耳此吾臣子區區忠愛無窮之意所以爲吾君祈者也然則王於臣之言可不監哉

永保民只是為君有天下之意為諸侯主為萬民君也

召誥

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諴小民為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諴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為國家長遠慮蓋如此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豊

周鎬京也去豊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豊以宅洛之事告廟也

告廟是不敢專也無別意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豊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言召公於豊迤邐而來也朏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廓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迤邐從容而行也卜宅卜王城下都之所在既得卜是可以建王城於澗瀍之間定下都於瀍水之外也經營未是興功只是就王城下都所在而定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耳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庶殷殷之衆庶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攻位闢荊棘而平高下也位成則已闢已平矣非不用洛邑之民獨曰用庶殷者著其難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周公至則偏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周公至於洛時召公攻位已成實未嘗再卜但依召公之卜而已後洛誥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非周公冒以為己功也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相視上相之職然也達觀只是偏觀非度其可否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祭用大牢禮也皆告以營洛之事

郊社但重在告洛之事郊用特牲社用大牢一定之禮也小註謂祭尊以簡為誠祭卑以豊為貴者此什禮厚薄之義於本節不重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

餱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諸侯也

後書引左傳所云雖非即周公之事大畧不過如此講只宜從庶殷邦伯平命字直貫下庶殷即攻位之還民命之欵其知所趨事也邦伯諸侯之長督工之臣命之欲其知所以播民也乃朝朝字甲子之朝也

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

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

惟太保六節題在位成截上是召公得天人以成始下是周公得神人以成終卜宅至位成題在經營截上是敬以若天下是悅以使民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召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

入錫周公以上是史臣之詞拜手以下是召公之誥召公謂陳王及公之意果安在哉蓋以洛邑為化民之地君身實化民之本今洛邑肇造化殷維其時也伊欲誥告庶殷化悍逆而為友順之歸其根本則自爾御事清源正本妙轉移感動之機御事蓋有不得辭其責者豈臣子所敢預哉我之陳王及公之意蓋在此

誥告以言語告民如多方之書之類是也即誠民也庶殷下補祈天命意御事中含敬德意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也商受嗣天位為

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柰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

敬字只主德言未及誠民上無疆言極大無限不是久意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

其疾敬德
後王後民指受也天既欲遠絶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勉德指文武言疾敬二字重看洛邑告成將莅新政敬德工夫須疾下手更無等待遲疑也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為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為安也
以夏商之興亡證之見天命不可恃以為安也天迪即其思若啟其行若翼之意主德上言從子保者天欲與子而亦使之有德也面稽俱承上二意禹脩德而以位傳子湯脩德而爰革夏正也禹湯得天若此而後世猶墜其命正言天命不常夏商不能徒恃乎禹湯與上節茲殷多先哲王在天意同見今日亦不能恃乎文武也禹湯脩德祇台懋敬是也面者不背之謂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耇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
天命不常驗之紂驗之夏商既已然矣今王以沖子嗣位宜何如哉其必求敬德之助而無遺壽耇焉任

老成為腹心而一話一言之不忘可也然壽耇之所以不可遺者何哉蓋其閱歷既久諳練亦深能稽我古人之德孰為盛德而可法孰為聖敬而可師於凡聖帝明王之道皆有以考其行事之實而仰見其人於千載之前矣是能稽古則輔君者一古人之塗轍事有所證是固不可遺也而況曰其能稽謀自天凡運籌發慮以定國家之大政者必稽諸天而不離之以人一合乎當然之則而契其所以然之妙矣夫能稽天則輔君者一天理之精微理無所遺是尤不可遺也無遺壽耇則能敬德誠民豈不足以祈天永命哉

無遺壽耇乃所以為敬德之助推一層說古人之德
乃一敬相傳是也不必以敬德諴民祈天說召公在
當時亦壽耇之臣也一篇之誥拳拳乎歷年之久近
反覆乎夏商之廢興何莫非古人所在非天理所存
乎其首言此暗寓成王當聽納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諴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
用顧畏于民碞
召公嘆息言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
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諴和碞險也王其大能諴和
小民為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為可畏王當不
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碞險可也
元子曰任大責重以其天命人心所係也諴民者祈
天之本故期其諴民為今日之休也然此豈外求哉
惟敬德以為之本耳故又勉其疾敬德用顧畏于民
碞也諴民內未說着德上只在教化上下文敬德正
所以諴之也所謂諴者只是以德率之馴擾調護潛
消默奪使捍逆之習自化為友順意後所謂若有功
是也今休即是民和為休却從天命上見觀下文厥
有成命治民今休可見此處未說着天命虛虛說諴
民為今日之休重在諴民上休字暗含天命在內此
飭正欵其敬德諴民乃一篇綱領民碞者言其險也
謂其向背無常也顧者顧念之而不敢忘其險畏者
畏忌之而不敢忽其險也曰顧畏則以德諴之自不
容已矣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
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
服行於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以自服
土中為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
天可以享荅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
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
今即休美矣
是道也舍洛邑其何以行之哉王自舊邦而來此洛
邑繼天出治而任代天理物之責要當自服行于此
土中典禮命討凡繼天所當盡而可為諴民之地者
皆當斷自天衷而操之於一己其可復諉之大臣哉
此非我之私見也旦嘗有言曰洛邑之作豈徒為一
人逸豫之計與四方觀瞻之美哉自是可以體元居
正作君作師以對越上帝仰焉無愧於天者此也自
是可以執玉奉幣齋祓一心享祀神祇幽焉無愧於
神者此也自是可以宅中圖治諴和小民俯焉無怍
於人者亦此也觀旦之言則自服土中斷乎其當然
也王誠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大和而天命疑固
庶幾天眷我周一成而不可易而天命之難諶者可

以垂之於無窮如是疑治民不亦今休耶夫治民以
得天命為極苟成命未得則固無所謂休今既有成
命則道化之隆上格乎天而文治精華自我而躬逢
其盛其不為今日之休美乎
紹帝句輕自服句方是勉之謂之自者蓋化民成俗
不可諉之他人即王誠民事敦典庸禮是也不要用
敬德意蓋至王敬作所處纔見敬德意旦言只是証
土中之必當然耳末二句是期土中之效不可平下
句只上句看出治民字輕今休就天命說但卷上就
成命說今字見得效速玩傳即字可見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
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為善以節其驕淫之
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先字重看服化服之也服殷句只一頭下二句正所
以服之也比介句是化其邪心比介二字分看不妨
謂之介者言殷御事為我周御事之佐貳也惟日句
是感其善心邪正不兩立邪心去而善心生也末足
臣化則民有所視效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
以敬為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
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
然身者臣之表化臣必先謹乎身也夫人心之主宰
有敬焉而身之居處有所焉心之必於敬猶身之必
於所也王當以敬為處所而居之動靜語默由是出
入起居由是無所往而不與敬相周旋可乎若不敬
德則表儀不立而所以率下者無其機有殷御事且
不能服而何以化其民是敬也者萬化之原也王其
可以不敬德乎敬德則能誠民而可以祈天此王今
日宅洛之所當盡也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
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
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
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
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為出入但上章主言
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夏商歷年之永我不敢知不其延之促我亦不敢知
所可知者惟桀紂不敬德則早墜其命耳此正所當
監者也首我字指成王四我字召公自謂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兹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
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况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

化之始乎

夫墜命固所當監永命者獨不可嗣乎今王繼受天命而有天下自常情觀之孰不曰天眷凝于周矣然自我觀之則亦即此夏商之命其去就亦不可必也王欲永保天命可不繼其有功者耶夏之有功莫如禹如祇台德先而開四百年之業商之有功莫如湯如懋敬厥德而創六百年之祚則於是而繼之如夏商之歷年可也嗣之云者疾敬德以延周命于無窮之謂況夫洛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天命去留實於此乎係必善始斯可以善終始之不謹而欲善其終有不可得者是安可不思所以繼其有功者哉

我亦惟茲一句帶上說王乃初服甚言當謹之意吽轉嗣若功句不必別言謹德下面數節又因初服句轉出一層議論來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為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為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此節正明初服之所當謹也若字上先點正意初生就幼年初去格物時非就初胎時說哲命實出於天而所以善不善則成於習此伊尹之所謂習與性成者也故人之哲命乃自貽也天命人以虛靈知覺故曰哲命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今者洛邑肇基宅中伊始正所謂初服也果若何而謹之哉王當乘此宅洛之初疾此君德之敬使視聽言動必求一循乎理好惡用舍必欲不違乎天而兢業於九重者恒汲汲焉于焉以此德而達之用以咸和乎民使民心安而天命亦安歷年之效成命之休自是而可祈焉

此一節為下三節之綱肆惟三句分敬德誠民祈天說下三節詳其事而重其美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

德之用也何如夫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王勿以小民反側悖戾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本之躬行因民心固有之天順其機而利導之則非彝轉為用德悍逆變為友順者將無難矣不可

以有功乎
民若未可說出以德化民之意蓋若者順也與刑罰
反用刑乃拂逆人心之事故欲其順導者只重在一
箇不用罰耳此說若字少異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
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所謂順道而有功者何如其惟王尊臨大寶既有以
冠天下之位在乎疾於敬德使有首天下之德德盛
而化行小民之面內環觀者孰不起儀刑之念非彝
之民變為用德之民德在一人化在天下也夫惟在
德元王德固已顯矣今化行於民則一人之德擴而
為千萬人之德而光輝昭灼於無外矣王之德不益
以顯乎合上一節皆是敬德以誠民之意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
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
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
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
永命者歷年之實也
承上言敬德誠民則可以祈天永命矣然是事也非
君臣之責哉蓋主之者君君當勤勞於上而宵旰不
遑輔之者臣臣當勤勞於下而夙夜匪懈君臣一心則
與期曰我國家之有天命受自文武傳至今日非特
一世二世也大如有夏歷年而有四百年之久又非
特有夏已也用勿替有殷歷年而兼六百年之長然
若此者在自盡其實而已欲王緩於用刑專於用德
以誠和小民則民心之和可以導迎善氣而培植凝
固乎天命者其殆無窮直有以兼夏商歷年之久也
是知以小民者勤恤之實而受天永命則歷年之實
王可不知所自盡哉
此節重在責望成王上故末又言欲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勤恤處說其實在以小民以者如春秋傳以
其師之以即敬德以誠民也含上二節言此節言祈
天之意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
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
供王能祈天永命
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
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
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
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
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
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

天之寶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

召公致誥將終又申其意如此率二代之臣民以祇若王者臣之事故以任諸巳敬德誠民以祈天者君之責故以責諸君敬德一也自其發於政令禁戒以防範乎民者則曰威命自其發於禮樂教化以啟廸乎民者則曰明德保受二字不可分配保之於後受之於先臣之責如是而王當何如哉必當敬德以誠民天之成命今終有之而無乎夏殷歷年之長使明明天子令聞不巳後世稱敬德誠民而永命者必以吾王為首稱不亦可乎此吾王事也亦吾王責也我小臣豈敢以此為勤哉惟於諸侯贄見之幣取以供王用供王於臨鎮新都之時肇稱殷禮之際真能敬德誠民以凝固乎天命不徒見於禱告冊祝而巳也召公之於王既責之以所難而又期之以必盡拳拳忠愛之心其真無窮也乎

末有成命末字最有力與祈天永命各有敬德誠民之意在其中然一自責任而言是責之之辭觀傳一當字可見一自成就而言是期之之辭觀經一能字可見

尚書會解卷第四終

尚書會解卷第五目録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蔡仲之命　多方

立政

尚書會解卷之五

晉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　標校
莆田華濱唐守欽
上饒鰲磯王夢暘同校

洛誥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三月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也始生魄十六日也百工百官也士事也

周公以洛邑爲天地之中陰陽之和會而道里之適均也王城下都自是而基作之但見四方之民不辭斧斤版築之苦雍雍其和是民忘其勞矣侯甸男邦采衛之百工統其事督其役一皆因民心之和數布而鼓舞之使之見在執事於周益致其勤力而不厭則臣又勤其事矣臣民之心如此而周公實總攝之者也果何如其爲心哉於是亦皆勤於有爲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仞溝洫竭精殫思作爲役書然後於民於臣乃以作洛之事而洪大誥治之使民知所以趨事而臣知所以導民焉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

周公營洛實成王委之故洛邑成而復之復之者告事之成也此下三節公在洛時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

夫洛邑之作雖出於人而實由於天始焉而創造者天之基命也終焉而落成者天之定命也是事也王以幼冲退託如不敢有所預知而特以命予予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何可以建王城何可以營下都皆自是定焉其庶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於此而朝諸侯於此而臨商民耳大相東土即下節便是

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

乙卯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

北黎水交流之内也澗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

先卜河朔黎水從民便也黎既不吉然後繼卜洛邑

伻來正復子明辟獻卜是獻其兩惟洛食者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来来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

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来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成王拜手稽首遣使以復於公曰天之於我周也處之於諸侯之上立之爲萬民之主亦云休矣公也念天休之重不敢不敬承之乃相視洛邑卜其地之可爲王城者於此而朝諸侯卜其地之可爲下都於此而臨商民于以配周命於無窮焉及公既定宅王城建於澗瀍之間下都營於瀍水之外乃遣使以来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一則曰澗瀍之間惟洛食一則曰瀍水之外惟洛食若此者伊誰當之我爲天下君固不敢辭其吉公爲元老宗臣與國咸休者亦共當其吉也非我二人貞之而誰哉即此意而推之公之作洛亦豈淺近之謀耶一時創造規模宏遠盖將以予億萬斯年於此而朝諸侯撫萬民以敬承上天之休於無窮耳公之爲國家計固至此哉謹拜手稽首以謝公告卜之誨言爾使者其爲我達之於公乎

公不敢不敬三句是復公基命一節公既定宅三句是復公予惟乙卯一節公其以予句是推美周公作洛規模宏遠之意二敬天之休一般看但前是述周

公之初作洛事後是美周公無窮之意匹休休字虛說言作洛以配周命無窮之美也與天之休字不同卜休休字即兩惟洛食者也誨言只是告卜盖洛邑定於卜言卜已盡作洛之事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於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

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
自肇稱殷禮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歸鎬京告王以宅洛之事及欲退老之詞觀下文曰伻從王于周又曰往新邑又曰汝往敬哉可見宅洛首務在祀者盖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也殷禮非盛於儀物之謂下咸秩無文就是肇稱殷禮祀于新邑二句一連說傳皆序其所當祭句亦觧在咸秩無文内盖因無文二字故先揭起此句不可以此句屬在祀于新邑句

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將適洛時也予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然宅洛之務又有所當盡者誠以新都鼎建秉輿將啟行矣予則整齊百工使從王之自周而適洛者皆庶常之吉士予於此雖不能無言以示之亦不敢顯言以自擅也故但微示之曰凡預從王之選者非無事而空行也臨涖之一新必將勵之以無窮之業而爾之所以求不負于天子者在此行焉庶幾有所事事而養吾氣以待之也乎予之微言於臣如此王其教詔之可也
此亦未然事齊即遴選之意所謂不參以私人也有事就臣說下文命以篤弼是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盖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勲勞之最尊顯者則為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盖作元祀既以慰荅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周公擬成王教詔群臣之詞今王即命群臣曰群臣之中有宣力王家著勲王室而功之尊顯者我則記之載籍之中今日記之至於他日肇稱殷禮之時則論功以次其上下而以功之最尊顯者為之冠也夫曰記功宗則有功者皆在所祭曰以功作元祀則大功者尤在所加然褒賞之禮一行怠惰之心或起又惟命之曰汝羣臣受此褒賞之命未可以自足也尤當感奮愈勵奉職彌勤於洛邑之間于以厚輔王室益圖久大之業可也夫始之錄舊功者乃激勸之大典而繼之以立新功者則勉勵之大機此吾王今日所當自教詔者也○記功宗則功之最尊顯者必為所記之冠可知以功之最尊顯者作元祀則凡功宗皆在所祀之中可知互文言之耳
即命惟命非二平意盖上是褒賞以激勸之下是勉勵因於褒賞也功臣非專指作洛言平日輔王室皆

是篤弼要在新都輔治上看曰即命見褒賞之事不敢緩曰惟命見篤弼之外無他務祭祀乃報功臣死後之典而曰汝受命者夫既已記之則必有以祀之矣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

朕朝廷舉動天下觀仰王於記功之載籍而大昭示乎群臣者苟出於公登名者果尊顯之功為冠者果尊顯之最則百工效之凡事皆出於公矣苟或濫與或謬列而不合於公道則百工效之凡事皆出於私矣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記功之係於風化也如此

○百官之公有推賢讓能意私有姤賢嫉能意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可少徇比黨之私乎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爇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伻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為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博大以裕俗財王之休聞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宅洛之務又在於修內治焉為治之道匪若彝無以立化民之本匪撫事無以張治民之具是二者吾嘗為于攝政之時矣今也王往治洛而若彝撫事殆必常如我為政之日然豈無其要哉亦曰見在周官常輔我以若彝撫事者也王欲如我亦惟于輔我之人而用之推心委任專意責成而不復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即就有僚以副委任責成之意知王之有意于治功也必將明作以振其烈焉道求其必化也事求其必理也而精明之功立於內者當不異於予矣然勇於趨事者易至於急迫又知王之有意於治體也必將惇大以成其裕焉道則俟其化也事則俟其理也而渾厚之體存於內者當不異於予矣如是而王不有辭於後乎吾知萬世而下稱若彝撫事者必歸於吾王明明天子而令聞不已矣然

則內治之修王可不知所圖哉彝是典常事是禮樂
刑政之屬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教
工內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侯教養萬民之道也
此承上起下之詞言所以終文武之大業者不特記
功教工內治之事又當統御諸侯教養萬民如下文
所云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
諸侯享上有誠有偽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
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
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
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
得不至於差爽僭侮瀆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
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
此下二節皆是終文武之業也作洛邑所以朝諸侯
故言御諸侯之道敬就心言誠亦就心言敬則虛虛
能照物儀字當兼內外言恪恭之心存乎內威儀之
節著于外也享多儀儀者幣之未將者也論理當如
此儀不及物以下是推不享之幣要歸咎不敬有以

致之意補當敬意惟事指諸侯政事說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
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
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頒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
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
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
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篤厚而不忘叙者先後之
不紊言篤叙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
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
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

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
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
遠而至焉
作洛邑所以處商民故又廣言教養萬民之道謂孺
子一身乃生民之主要當頒布我汲汲不暇者彼教
之養之以輔民常性之道此正朕所不暇者向嘗教
乎汝矣尚其聽之而服行之無違可也所以然者治
亂之機係於此耳使汝於是道而不加勉則無以輔
民常性而天命其不永矣苟於是而勉焉篤叙正父
罔不若予彼八政五教正父輔民彝之道予嘗篤叙
之而天下無有不從今能篤叙之如我焉於其仁厚

之澤有加而無已所謂篤厚而不忘也法度之舊一遵而不亂所謂先後之不紊也如此則人亦將以從我者而從乎王其敢有弗若汝政弗化汝訓而廢汝之命者乎夫勉則治否則亂治亂之機在勉不勉之間此所以當聽朕教以圖其治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兢兢業業加意於教養之道而無不盡若我則退休由野惟明農事而於是道有不敢預之矣然王於洛邑信能盡教養以和裕其民化悍逆之習而囿之於綱常倫理之中則風聲感召天下之民無遠而弗至矣其得民心也何如豈但不廢乃命而已哉惟終之責必至此而後爲無負也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荅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荅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和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自此至若時成王將往洛邑因公有退休之志乃荅其所告治洛之事正欲其輔已盡成終之責也斷作未然說蓋因其有是言而賴其舉德以輔爲之也或謂已然不知周公之誥成王之荅皆一時之言難作已然論成王若曰公顯明乎我而盡開導之誠保佑乎我而竭左右之責果何以哉要當舉大明德以教我耳祖烈予小子所當揚也公既教以沖子惟終矣尚當舉大明德使予盡繼述之責永基業之傳上有以不忝於文武也天命予小子所當荅也公既教以乃時惟不永矣尚當舉大明德使其作君作師之克盡有以克享天心而眷顧大替而爲不昆於天也善良予小子所當安也公既教以彼裕我民矣尚當舉大明德使其善政善教之敷施有以和其民使無乖戾而且悠久不變終如其始合萬邦之衆被吾之政者翕然於安居樂業之内被吾之教者怡然於綱常倫理之中則居師之道盡而俯爲不怍於人矣

一說丕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數事而言如法祖奉天安民馭臣事神皆人君明德所在周公舉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爲大明德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此節承上節明保來亦望其舉德輔已以行之也謂治道莫大于報工也公既有記功元祀之教矣尚當舉大明德以我小子厚舉功宗莫大之禮而功之最尊顯者則稱秩而爲之冠也明焉統御乎臣者不有望於公耶治道莫大于舉祀也公既有肇稱殷禮之

教矣尚當舉大明德以裁小子舉祀神之禮凡祀典不載咸秩序而祭之幽焉祇肅乎神者不有望於公耶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為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此節正公顯德之實皆輔佐成王已然者見得既能致治于前必能輔治于後而為我之所賴者也且惟公之德著於身心妙於制作是德也其光輝發越則上極于天下極于地一是德之昭灼其流行不息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一是德之洋溢夫明光上下則和敬著於上下而勤施四方則和敬又著於四方是其於彼於此而廣運無方公德之作殆不可以方所言者于烏道化漸被至治自臻天命固人心安萬物育四方無虞治平之效一自此迎之也若此者不有以不迷文武所勤之教乎修和有夏丕冒海隅文武之教也公之盛德致治斯能不遏佚前人之光而厥邦時叙庶民保極至今猶存也何至於廢墜而迷失乎公之德教加時者如此予小子夫何為哉惟夙夜

以謹其祭祀而已自是之外無所用其力矣

此章文義全重在夙夜毖祀上意謂周公德業正是在已所賴以無為者見不可去也旁作二句承明光勤施言德之明光勤施正和敬之旁達于以迎治平而不迷文武教也然不迷句又從上句說來穆穆迓衡正所以不迷之也迓衡須看得大迓與不迷皆不着力盛德所致也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啟我者厚矣常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至此乃明言留之之意曰公之德著而為功其所以輔我啟我著於明光勤施之時者厚矣於此而去則誰其輔我啓我耶當終始惟一其所以棐迪者無不若時可也奚云明農而去哉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廢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

自此至四方其世享成王在洛邑留公治洛也曰其退曰後知是時成王已在洛矣與上不相蒙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敉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此稱其已往之功而叙其未酬之意葢將勉其方來之績而致其慰藉之辭也謂公之功在國家者舊矣明光勳施以迪治平之盛而四方爲之開治功何大也然元勳在所必賞大功在所必報使我定功宗之禮則必處公於元祀以安定公之功乃今新都初政記功之命雖已形於教詔而功宗之禮猶未見之施行一時勳舊諸臣竟未有以記録之者故亦未能敉

公之功而二卣之奉元祀以處公者固曠爲而莫之舉雖公則何事於斯而於朝廷則大爲缺典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啟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
然已往之功雖曰未酬而方來之功尤有深望予之託公以留後也公當與道致治以啟其後使我士師工之效職於洛者皆有所監視而取法焉然果何所用其力乎誠以洛邑之民文武所受於天之民也必政以治之教以化之和輯撫綏以納之綱常倫理之中使殷民安而王畿與之俱安而治爲我宗周之四

輔藩翰屏衛其有所賴爲如是可謂能開大其後而士師之所監視寧有出此之外乎迪將二句虛虛說末二句是其實也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安民之事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
公定予往已此王與公決去留也謂四方迪亂公之功在於當時人皆肅而將之將者外順從也欽而歡

之歡者中愛樂也正宜鎮撫洛邑以悅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之歸周亦惟盡心於安民之事于公所謂棐民彝者必加之意安敢有所厭斁而一惟公之倚乎而公也必任茲誕保之責勿廢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則洛邑安而四方爲之俱安深仁厚澤丕冒無窮世世享公之德其有涯耶儀刑監視誕保俱重在德上世享者世沐其誕保之餘澤也此所謂慰懌人心者也
謂其不留爲困已者其辭危勉其留洛而致世享者其望遠成王留公如此此公之所以不能去洛也成王前謂夙夜毖祀似全仗公矣而此曰無斁康事者

蓋前稱公德業以見已倚賴得重是但示以不可去
之意此是欲周公之留而言此以示不敢重勞之意
非前是全伏乎公而公不留此乃不敢全伏而公方
留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荅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
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朕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
自此至殫文祖德周公來洛許成王之留也周公許
成王留洛既自任保民之責而尤欲大責難之義者

以保民之本在乎君也周公拜手稽首曰王之於予
也留後之命公定之言懇懇不置豈欲他有所為哉
蓋以洛之民即文武受命之民也其以予承而保之
撫綏安寧囿之於禮樂教化之中平定和輯納之於
綱常倫理之内而無一人之不化焉此固予之責不
容以他諉矣然治洛之責雖在我而治洛之本實在
王王主之我特承之耳我於此其大吾責難之恭以
盡臣子事君之小心可乎弘朕恭且虛說下節正是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
之獻民蓋文獻者為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成王於新
邑致治為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
恭而倡後王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
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
今孺子來相治洛邑也當何如哉國之典章文武之
治法也殷之獻民前代之治人也必大惇之率由舊
章不以陳迹視之啟廸簡拔不以異代棄之于焉致
治使法度修明賢智效職而為四方之新主于焉以
恭而倡後王使之敬以接下施必善政用必善人不
敢肆虐於下也此固治洛之事卒是道也其然豈無
可言乎故又言王其自是宅中圖治以大惇典章與

獻民人法並任治具畢張則政治教化既足以甄陶
乎斯世而賢人君子又有以造福於生靈萬邦豈不
咸致休美乎圖治至於萬邦咸休則王之治洛其有
成績矣此固王之所可致者而予敢以為王望焉
以治洛之效望之王正所以責難也通節以惇典殷
獻民為主亂為四方新辟是致治于天下之意作周
恭先是垂法於後世之意二句平看恭者不忽其民
之謂言不敢任非人用非法以害乎民也曰申重之
辭其者期望之意三句一連說下蓋中乂則咸休咸
休即成績也成績只咸休上見之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師作周孚先考朕

惟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成功以荅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循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群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予之自期自效當何如哉彼文武保民之功業成功所在也予旦以衆卿大夫及御事之臣相與效職於洛以誕保受民益厚前人之成功爲夫文武成功人

心之素仰也今我盡篤烈之責以綏爰有衆而對于天下天下人心之仰望不于是乎慰耶今日之事君周家臣子所視效也今我盡篤烈之責則是秉忠貞之誠以宣力王家而倡于來世來世臣工之視效不於是乎在耶不特此也明子一身儀刑攸係苟一民未安則儀刑有虧今我篤前烈而化殷民則群黎百姓徧爲爾德而一人之化及於至遠朝廷之德刑於天下非成明子之刑乎西土怙冐祖德固盛但一民未安則德猶未殫今我篤前烈而化殷民則祖德浹宏流衍洋溢昔之難化者無有不化昔之難及者無有不及非單文祖之德乎此治洛之事固予所自效而不辭者也

成烈是文武保民之功業不可謂是文武之受民而散居於洛者篤即篤不忘之篤言承保受民以益厚前人已成之烈也下四句作四平言

伻來毖殷乃命寧予句絶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蘓氏曰以黑黍爲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敕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綏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此下四節是成王至鎬京遣使毖殷因命寧公於是使者且歸公乃述王毖殷命寧之事及已所以祭禱責難之詞以授使者欲其歸達之王也公言王雖付我以化殷之責而猶不忘毖殷之心慮殷民之向背靡常也遣使戒敕申之文誥以堅其式化之心因命寧乎我有物以備其儀有辭以將其敬言其物則黑黍爲酒和以鬱鬯且至二卣之多則爲非常之儀矣且申其詞曰予之享公夫豈苟哉内致其肅則明潔禋敬以滌其慮外盡其恭則拜手稽首以成其禮敢以是秬鬯之美酒而享乎公爲是玩其詞則爲非常之敬矣

命寧者慰安之意明禋時說皆本陳新安為明絜禋
敬之酒然以禋言酒可也以敬言酒殊戾文義今只
就成王身上說係內致其敬與拜手稽首外致其恭
相對休享指酒言謂以酒之美享公也以秬鬯至休
享以物與辭對不妨事神之禮之意亦須發出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
於文武也
周公以秬鬯本所以事神者故不敢當而祭於文武
盖重君之賜故致敬於先王也不必用推受息之所
自念祖德之當酬意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
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
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祝辭曰王之一身關係甚大我先王精爽在天當有
以陰佑默相之福莫大於好德也使之為所當為行
所當行順篤敘乎文武之道焉福莫大於康寧也使
之身其康彊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豈惟是哉子孫
君之亂亦當保佑之善繼善述皆厭飽祖德之華腴
則好德之福其所貽者遠矣殷民君之子也亦當保
佑之使享有遐齡亦獲無疆之壽考則康寧之福其

所及者衆矣我之為王禱者如此
萬年二句須挽入成王身上方見為其禱意乃德乃
字指文武說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
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盖周公雖許成王留洛然且謂
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
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末用供王能祈
天永命語脉相類
此公以化殷之本責之王也謂教敕條於民固誕保
者之責至其所以使之聽受者則繫乎王之一身王

必躬行心得以端倡率之本使殷人承受教條自今
至於萬年之久子子孫孫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承敘之心至久而不變可也伻字內最有力重在以
德化之之意與下懷德德字相應觀字與承敘字對
萬年與永字對一節一直說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
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
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
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
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

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

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咸至也太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此記祭祀冊祝等事以附篇末其次第當在文祖德之下伻來之上乃成王在洛之時周公許留成王冊祝告神而冊命告公者也特以誥主記言故附之末云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逸誥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於是日告神即於是日告公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勑殷命終于帝

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勑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首二句言周無利天下之心惟天不畀二句言殷有失天下之理貼傾覆意弼我二句言周有得天下之道貼栽培意弼固二字有意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爲民心之所秉爲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

天不與殷何以見之亦驗之民爲耳當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諸侯背商歸周此民心之秉爲也觀

民心之所秉爲則上天喪殷之命蓋赫然可畏矣天
人相因之理有如此者以是觀之則商周二代之興
亡皆出於天命之公也明矣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
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亹亹而
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
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
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
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
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
祚終矣
此合下一節是即夏殷之興廢以明殷周之興廢也
皆主天命言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
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爲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
之興即武王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俊民甸四方主用賢以致治是一事此成湯立政之
經不必承乃命字来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此以下皆是敘商之亡周之興也以成湯二節言明
德得天與起下文不德一邊文意雖接上乃命節来
立言實不在承上意也明德恤祀平看分之爲明德
恤祀總之皆明德也言自成湯以至帝乙若太甲太
戊祖乙盤庚罔不明德以修身而操存省察求全乎
天之與我罔不恤祀以敬其神而齋祓一心盡對越
享答之道則商之先王皆能盡君道之當然矣不專
重後王雖成湯亦在其中惟成湯之垂統如此故後
王亦無不然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〻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〻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
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商之先王惟其能盡君道如上文所云者是以天丕
建保乂有殷丕建以國祚言言其歷服之固也保乂
以治化言言其治安之久也保者安之而不危乂者
治之而不亂保乂正所以丕建之也顧殷王不以丕
建保乂爲自足亦皆操存此心兢〻焉無敢失帝之
則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舍不違一天其修己
者如此至於澤民亦無不配天以爲之一政事之施
同於雨露之沾濡一號令之布同於日月之照臨天
之澤無不洽而君之澤亦無不被矣不失帝則存此
德也配天其澤以此德澤民也二句一直說下不可

平看帝天二字有意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

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祗

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于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

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

敬畏者也

罔顯與罔敢失帝反聽念句與配天其澤反天顯又

申罔顯民祗又申勤家民之所在即天之明畏所在

甚可祗畏也故云民祗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

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

矣

然天之所以不與殷者正以殷后王不明于德所謂

誕罔顯于天不聽念先王勤家以其有取亡之道耳

天曷故爲惟天不畀即上節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也不明厥德即上節惟時字指在今後嗣節來說總

是反復以見商有取亡之道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

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

靈承帝事且虛說有命二句正是

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

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告勑于帝正靈承其所爲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

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

貳于帝殷其能貳於周乎盖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

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

承上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盖受命帝庭一於從帝

而無貳適爲則周之所爲即天之所爲周之所在即

天之所在也周亦一天而已矣天之所興誰能廢之

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適者如遵我文軌奉我

正朔斷斷乎其不貳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邑

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爾動言東征伐武庚之事即是遷洛之由

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邪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邪
不正言當遷徙也
肆不正指地言此言殷邪之當遷邪慝不正只是習
染成風故此地不可居耳非幻冥之說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
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
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
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
此言遷洛之事而勉其當安於遷時惟天命無違亦
指大戾而言汝苟違越則我不敢復有警戒之後命
直是罰汝而汝無我怨也違越言不安於遷而反側
叛亂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
夏命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此欲其因舊以知今而不可違越亦起下文意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
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責
周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啟迪簡拔在商王之
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

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
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
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於爾
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
者天之命今頑民瘢德而欲求用得乎
此舉商民責周之言而折以在已處商之義以見商
民當修德於洛也求者責望之意肆即迪簡有服之
故事也矜恤亦迪簡意肆予敢求二句一直說下傳
中以冀率德改行句即是予惟率肆的過脚註不必
另添間架作過意言我遷殷士於洛者欲其率德改
行惟循迪簡有服之故事而矜恤之也迪簡有服猶
翕受敷施之意不可如小註以職大職小立論

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来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
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
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
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此言遷洛以致罰正是叙遷洛之意罰恩不必分看
蓋言致罰以遷洛而又言有多遜之美則恩在罰中
而於中見其罰甚輕恩甚厚也奄亦是同淮夷三監
助武庚叛者自奄者謂自伐奄而歸也多遜二字期

多士之彝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為初命則此命為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之彝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彝也

上是叙前日遷洛之意此是叙今日營洛之由見多士當安處於洛不可反側動搖意時命指多士一篇而言對前日自奄之命為申命也自奄之命無所見意即大降民命明致天罰之命也作大邑兼王城下都言予惟四方二句重在下句盖意在商多士上多遜亦指多士言言其已能如此故曰果能之彝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

此是勉以安洛之事着力看尚字內有欲其無反側動搖意有寧二字有力土謂井溝之受幹即農工商賈止即疆場市肆三平看

允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我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此以禍福言之見其當盡安洛之事言克敬則自無反側動搖之情矣謂保所當保安所當安也畀矜者使之得享其安居之福如下節近則裕于一身遠則裕于孫子也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邑四井為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為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

誠使今爾之於洛也絶反側動搖之心為專一從周之計爰居爰處而宅爾之邑是繼是承而恒爾之居將見安居樂業之中得以勤動作而力經營者在此洛焉出作入息之際可以外王罰而享遐齡者亦在此洛焉其近利於身也何如爾之子孫勿替引之方興未艾有不自爾遷始乎其遠利於後嗣也何如安洛之利之久如此多士宜知所擇矣宅繼二字亦須用勉他意思宅者相安定處之意繼者相承久處之意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王曰我今所言如革命之公遷洛之意作洛之由安洛之效豈不惠若茲多誥哉凡以爾之居止爲念欲其安洛而得福耳或言只多士一篇便是非謂此後或有所言也

新安陳氏曰多士一書中言興喪則由於天言天命則繫於德言德則本於敬

無逸

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至畎畒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此一篇綱領後三宗文王及怨詈等事論皆是反覆證明乎此也君子對下小人言暗指三宗文王須見天命民心所係之意所字中不必着一當字蓋言君子自然能乎此也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

此原能所其無逸之故謂君子之能無逸者何哉由其能知稼穡之艱難耳彼初種曰稼既斂曰穡其事亦甚艱難矣人君於此先有以真知其艱難之狀若躬爲而目擊之者由是居崇高之位處安逸之地則知小民之所恃以生者在稼穡如魚之於水木之於土有不可頃刻無者必不至縱逸以緩民事而使民失其所依矣此君子所以能無逸也則先知稼穡非無逸之要乎斯吾王所當勉也

乃逸者非云至此方即帝位先知自其心而言乃逸指其位之所居而言先知對則知看不對乃逸看亦不用備嘗意人君烏得皆備嘗之如高宗祖甲乃備嘗者餘皆不然只是要知其意耳知真知也不是淺淺之知傳中以勤居逸與下節以逸爲逸居爲二字當深玩之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俚語曰諺言視

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訕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

夫農家之子生而飽煖不知艱難言縱行誕至於如此况居於深宮而稼穡艱難非耳濡目擊者乎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大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昔在殷王中宗民依所在既已先天下之憂而周知故敬德所居自能極天下之動而無斁嚴恭寅畏存於心者無非敬之充周于爲以天理而檢律其身動靜食息以約之矩度之中而非理勿動也敬以修己如此至於臨民之際亦祗敬恐懼惴惴焉如朽索之馭六馬不敢怠荒安寧而以至微忽之也敬以治民如此惟敬故壽蓋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其享國有七十五年之久者非無逸之所致乎

嚴恭二句一直意不可以身心平看蓋存心如此之敬者正以端一身之則也嚴恭寅畏似不必分內外然細玩傳解嚴恭似敬心所發寅畏似敬心所存觀者會其意可也知稼穡艱難須補出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發言和順當於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教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嘉靖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

高宗無逸之實只是一箇和和之發於身達於政著於民三節相推說謂不特言之和其見於政者云云不特達於政其著於民者云云然亦有相關意蓋惟其發於身者無不和故其達於政者無不和惟其達於政者無不和故其著於民者亦無不和也皆本知小人之依來三年不言中有恭默思道之意其惟不言句輕惟字與乃字相應看言之和謂命令政教皆鑿鑿爲國爲民之至計也不敢荒寧上須着爲政字出言爲政不敢荒寧也政只是教養不曰殷邦嘉靖

而曰嘉靖殷邦重在高宗身上言其致嘉靖也却不
作工夫看嘉靖二字不可偏重至於小大二句民之
和也而曰和之著於民言民之和即高宗之和也亦
重在高宗身上張氏曰志氣凝定精神純一固長年
之基民心太和導迎善氣亦所以致長年之道也兼
此二意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
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云不義惟王

祖甲無逸之實是愛民之至上見保惠是發政施仁

不敢侮謂賚予周給也俱就養一邊說保惠不敢侮
則庶民與鰥寡皆得其所依矣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

人之常情莫不好逸而惡勞亦莫不好壽而惡夭然
勞逸之好惡終不如壽夭之好惡之爲甚故以甚可
好之壽而奪其好逸之心以甚可惡之夭而奪其惡
勞之心苟非至愚者亦當知所擇矣而世之昏君庸
主以逸而夭者覆車相尋而不悟亦獨何與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猶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
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
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
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
季抑畏之心發之耳

此歸重文王上傳言即我周先王告之此先王暗指
文王言抑畏就心言較無逸爲一層傳中矜誇者抑
之反無忌憚者畏之反縱肆怠荒無逸之反知縱肆
怠荒是矜誇無忌憚者之爲則知無逸是抑畏之所
爲矣克自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
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
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文王目擊王業之興而身承手心法之傳故位居方
伯猶卑其服而不事乎華美惟專意於安民養民之
功耳康功就除殘去暴說如伐崇伐密之類田功就
分田制里說即耕者九一是也專意於此又奚暇於
服美爲哉重卑服句此崇儉素之事正無逸之實也
康功田功亦是無逸之事而歸重崇素儉者蓋心無
二用無心於奉己正以專心於爲民也故舉卑服而

康田可知矣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謂之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
自其恤孤獨勤政事而言之文王居斯民之上有近民之德巽順不迫德之柔也且極其徽而不失之柔

懦齊莊不忽德之恭也且極其懿而不失之足恭小民人所易忍而易忽者也則柔而不暴恭而不侮懷保小民而撫綏安養之必至也鰥寡尤人所易忍而易忽者也則柔而不暴恭而不侮惠鮮鰥寡而發政施仁之必先也然懷保惠鮮之政要非一端文王之勤於是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皆不遑暇食是果何以為心哉將欲廣懷保之仁溥惠鮮之澤使天下之庶民鰥寡無一不得其所而後其心始慰也用心如是豈遑暇食乎哉徽柔懿恭乃本其所以懷保惠鮮咸和萬民乃推其所以不遑暇食故只得謂之恤孤獨勤政事失點檢鮮不判為二事了一串說下不以恤孤獨勤政事平對咸和就養上看
重咸字此是文王心欲如此未有實事可証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歛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為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受命言為諸侯也中身者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
此自其戒遊佚而言之不敢盤不敢過也非省耕省

歛不遊非蒐苗獮狩不田也此句極重以庶邦句照見之耳盖惟上無濫費故下無過取向使盤于遊田則調度必廣供億必繁亦安能不歛之庶邦也哉文王受命句總承上文崇素儉四者說來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不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此是勉成王以法文王也獨舉戒遊逸者盖遊佚為衆惡之本尤人主之所易縱也嗣王只是成王則字

貫二句全重在無逸句下句無甚着力蓋節欲以師
文王則取民自不與於文王矣觀以察災祥逸以節
勞瘁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
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
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
沈迷酗于酒德哉
此欲其戒有逸無皇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
之深絕其微無若商王受蓋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
此極始終備矣酗酒只舉來影說耽樂非直指耽樂
為酗酒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
無或胥譸張為幻
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
猶且相與誠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
養而將順之非特誠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
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
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譸誕為
幻也
周公欲成王聽已之言故即所聞古人聽臣之言以

告也古人如三宗文王是也傳德業已盛句因經文
猶字而發也德業所指者廣不專指無逸言訓告於
未為之前保惠於將為之際教誨於已成之時一句
深一句皆主無逸言訓告是戒以無逸也保惠是因
其有無逸的好處而保養將順之也教誨是恐其或
秉之以逸而規正成就之使德已盛而益盛也無譸
張為幻不是化蓋人君甚明不容於有譸誕為幻也
大意言古人之明猶資臣之忠如此見成王之德未
必即如古人而忠言之益當委心於臣下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於小大民否
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
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
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於
民甚不便於縱侈之君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
口詛祝者怨之形於外也
不聽古人訓告保惠教誨之事就是不聽公無逸之
言不聽公言則必縱欲自恣而變亂先王之正刑矣
人指臣言乃變亂二句正與前傳視聽思慮四句對
看雖說君臣上下却重在君身上兩否字俱就不便
於民說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

四人迪哲
─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
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允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承上言所其無逸原其本固由於知小人之依要其
實又不可不蹈知小人之依也故復歎息申言之四
君迪哲如治民祗懼保惠庶民不侮鰥寡咸和萬民
是也皆無逸之實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
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皇自敬
德反諸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之愆安而受之曰是

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君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
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
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
止於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無怨怒而皇自敬德是迪哲下一層事非迪哲之實
觀傳中心誠知之故不暇責故字可見前迪哲傳云
怨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皇自敬德是勉於修
德只是於不敢荒寧及不侮不違者而加勉之耳厥
愆句是樂於受過總是自責允若時句總承上二句
意言其修德受過皆出於誠也
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
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
是叢于厥身
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
乃或誑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汝則聽信之則
如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誑誕無
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
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
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
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
故其胸次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蔕其心如天地之
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怒於其間
哉

不聽迪哲之事則必不能迪哲矣於是縱肆之實易
開而讒譖之言易入反己之功疎而責人之事周矣
無辜無罪指小民怨汝詈汝者言蓋小民未必真有
怨詈之罪而譸張者誣陷之也又况君不迪哲則民
雖真有怨詈亦未必有可殺之罪乎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茲者指上文而言也
言我之告王以君子所其無逸小人之不能無逸三
宗文王之當法及後嗣王之當戒至於禍福存亡之
機古人迪哲之事其言詳矣王其監視乎此以吾言

為必可行深戒逸心之生勉為無逸之行遠宗三宗
近法文王於忠言而不忽於謗言而不惑期無負拳
拳之意可也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
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
其終出于不祥
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
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
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

厥基就天命看即我周之所受者天降喪三句對若
天棐忱看天休對不祥看言天命吉凶之難知其言
外之意見主於召公之留不留也通篇意思皆重天
命上雖間以民心對看亦重天命一邊盖天命主於
民心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
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
前人光在家不知
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
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
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召公乃
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
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
知乎
承上言天命長短雖不可知所可知者惟在人之去
留何如句句以天命人心貫言時我指輔君誠民祈
天言我亦不敢至尤違作一句畏天命於民懷之時
正以天命係于民心也惟人二字是以理斷之天命
人心去就無常惟在人而已使朝廷得大臣以為輔
則民心安而天命亦安無大臣輔之則民心危而天
命亦危觀於大臣去留之所係見上召公與已之所
許者皆當始終如一而不可去也天命人心不可乎

看二字實一篇綱領光顯以德言即文武敬天勤民
光明昭顯之德也弗克恭與遏佚句串意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命不易保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其不能經歷
繼嗣前人之恭明德也
命之不易保者以天之難諶信也乃其墜命者由無
大臣之輔使君不能經歷繼嗣前人敬天勤民之明
德故耳天命信惟在人公其可以去耶德者凝天命
之本即承上文弗克恭遏佚前人光而言天命二句
是復推天命之無常也乃者懼之之詞或之之詞経
歷言序不可亂繼嗣言功不可缺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焜燿而付于冲子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上言天命係於君德故此言在己惟輔君嗣德而已曰非克有正者謙言無格心之德也德非有物何以施也開導之間稱述前人敬天敬民之德使其嗣之而已矣重迪惟前人光句對上遏佚而言也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固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

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此申言天命之難必而在我有疑命之道也惟寧王德延即上迪光而施之者也蓋周家天命自文王受之維武王之德以凝固之故延武王之德則足以凝文王之命矣此皆周公之自任而言外之意則欲召公當一其責任不可求去以遏佚前光以墜天命意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為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咸也
周公留召公歷舉商臣之烈欲其匹休意以商之創業垂統者皆得乎臣之輔佐而况今日殷民反側未定成王守成無助之際其無賴於召公乎此意直叙

至今在予小子旦以下方露但此立言時已含此意在中此節只重在六臣之烈不必論其君臣賢聖之分治化淺深之異格于皇天言其德之發於治化者無所不及與天同覆邵子所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是也保衡之功只是格天之烈再世未艾意格于上帝者言其治化出于吾心本原精微之地克享天心也或謂格帝謂所為合乎天理似不合主宰之意乂王家只是效勞於職業以左右王家之謂巫賢之事無所考或主其能順承於内宣化于外之意此遷都之事用之亦可
一說輔君處都用敬天敬民貫如巫賢則輔君恪謹

天命恭承民命者其盤則輔君奉若天道求康兆民者亦好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

承上言六臣有輔君之功必有輔君之效蓋其或以聖輔聖或以賢輔賢一循此格天格帝乂王家之道于以保乂有殷使皇圖鞏固安而不危宗社靈長治而不亂也故殷禮莫大於配天配天必取於有德殷先王當升遐之日皆以德而配祀乎天壽商祀於六百年之久其歷年何其多哉

率惟茲一句傳上文來保乂有殷就國祚說還作用工看故殷禮二句是能保乂有殷了正是輔君之效保乂有殷與多歷年所一般但一則自臣而言一則自君而言有工效之別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屛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屛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承上言六臣輔君致治遂言天佑命則商實者蓋天命之純由於六臣之輔而商國之實則由於天命之純也商實內六臣不在其中商實何如以內言之大之百官著姓微之王臣賤役莫不秉持其德懷忠貞之心以靖共於朝夕于以明致其憂分猷念以相從鞠躬盡瘁無曠職也則內爲有人而實矣以外言之卑之百官庶府尊而藩屛侯甸矧皆奔走服役勤勞於職業而恐後則外爲有人而實矣惟此內外皆得其人故皆惟德是舉薦於正直以治其君而助成一

人之道化近有贊襄之績而內無失德也遠有承宣之休而外無失政也故君無事則已一或有事於四方如征伐以除大憝會同以講大禮四方之人莫不戮力而咸聽兄弟方來而丕享如龜之卜如蓍之筮孰不翕然而敬信之乎得人之效如此是知君事之乎由于賢才之輔人賢之實由於天眷之隆使非六臣格之何以得此乎我周四方之事內外之臣果何如也召公豈容忽于格天之道以求去耶

惟德用乂者賢者必有德以已之德以輔君修德也乂字非治君之事之謂也惟字與故字相應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

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於殷紂亦嗣天位乃驟罹威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為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此正欲其匹休商臣也首句泛言天壽主延綿國祚上說平格只是至公無私與天合一而始終以道輔君也言天之所以壽人之國而使之延綿長久者豈私壽之哉惟其國有平格之臣久留而不去也而後壽之商之六臣其輔聖輔賢之烈雖不可以一律齊而格天格帝之功真能平格而無虧者也故能保治有殷延國祚於六百年之久所謂天壽之也紂無平格之臣反是求念是輔君而延長世德所謂能盡平格之實者也固命如商六臣之天壽而保乂有殷也

平格串說三極者三才極至之理也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於其身使有天下也

悳者承天命之本故天申勸武王之德而後集命於其身勸即啟思翼行於冥冥之中即多方式教之意武王本有德而天又勸之故曰申勸此節重天命上先言武而後言文者意謂集大命者雖是武王而基命則本於文王得五臣之輔也下第三節惟時受有殷命應轉此節意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言文王庶幾能修治燮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為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修和二字不必分教養修治者言民皆得其理也燮和者言民無不順也主自然說此蓋教迪而德降也

修和有夏豈文王之自能哉亦惟有五臣以為之輔耳五臣或同姓異姓要皆容德義德之士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導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迪彝教導迪常教於民也彝教所在即文王之德之所在也文王欲使民歸於常教各能其性則必躬行其心得整齊其法制五臣者為之導迪之於民則民皆徧為爾德斯則文王之德降於國人矣教迪而德

降則有夏有不修和手修和是箇稱治之名號迪教德降則所以使之修和也一說迪彝教以輔文王之德不看國人說似於經往來字不見看落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啟迪其德使著見於上覆冒於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上言文王得五臣之輔以化民此又推本文王之得天皆由於五臣之輔也得民得天不可平看得天因於得民也純佑內虛虛說天眷文王之厚至有殷命正見天之純佑處不可無得賢而賛意傳言如殷為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者言其得臣之輔而得天之同於商釋亦惟二字意不重在王人句亦經文本無此意也蓋商家賢聖之君已受天命者也故得臣之輔則天眷厚而賢才衆多其效足以化民文王始受天命者也故得臣之輔則其道有以顯於君而其澤有以被於世其極至於格天前惟天純佑節文勢一直說下六臣輔德意在外此節秉德以下是推由說五臣輔意在內言天之純佑文王文王何以得此哉蓋以如是秉德之五臣皆義德容德之士於天理之具於吾身而顯然可畏者非苟知之實允蹈之故能推己之德輔成文王而致之昭明之地迪見冒即所以昭明之也輔君工夫全在迪字內此迪字主開道文王之德言與迪彝教迪字不同見在文王身上言其德之光輝宣著昭灼於居上臨下之時冒則流衍洋溢覆冒於西土庶邦之衆由是至治之極馨香發聞上達於天無褻弗屆其昭明文王有如此者惟時二字承上迪知天威至上帝言惟其有聞于上帝故上帝以殷命畀之受有殷命應純佑句不可謂受命大於純佑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虢叔先死故曰四人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為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

武王惟此四人以為之輔故一著戎衣而有天下土宇版章悉歸焉不特如文王之受有殷命而已矣夫既資四臣以有天下矣又資四臣以化天下為觀其

迪有禄之後及武王誕將天畏咸劉厥迪於斯時也
蔦棐夾輔置武王之德於昭明之地所以開導之者
無所不至逐使其德澤誕敷覆冒天下天下之人凡
沐德者皆心悅誠服而稱之者無異詞又豈特如文
王冒于西土而已耶夫大業之成大化之洽皆本於
四臣之輔如此四臣之有功於武王何如哉
二惟茲對看一是資以得天下一是資以化天下不
可以後暨以下為有禄之實後暨三句是起下文意
後乃迪有禄之後咸劉厥敵如戡國五十之屬是也
言此三句者蓋以此時天下已定教化可以大行故
又資此四人而化及天下耳昭武王與文王同不言

迪者迪意即在昭字內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
位誕無我責收罔勖不及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
曰其有能格

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渉大川罔知津涯豈
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
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耇造德不降言召公去
則耇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
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
郊巻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周公云爾也
此言今日輔君之責在已與召公見召公不可去意

誕無我責言當與我同輔幼君大無專責於我也收
周勖不及二句相接說言召公苟舍幼君而不輔棄
大業而不承收斂退托不勉力以助王之不及則老
成之德不下降於民矣格謂四靈畢至之類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
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
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
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
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
共濟文武之業是我上文所陳以留汝者汝當監而

視之而不忽可也所以當監者何哉誠以受有殷命
尚迪有禄文武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矣然文則資於
五臣武則資於四臣前作後繼左輔右弼固非一人
一手之力亦非一朝一夕之故積累締造亦艱難之
大者誠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故我告君謀所
以寬裕之道置迫切之歸心是豈無為而故尼君之
行哉盖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使君求去則後
人無輔迷惑失道過佚前人光矣我不欲後人至是
故拳拳留公耳公也其尚監我之言而不可狹隘求
去矣
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辛甘

燥濕欲其調齊槃錯棼結欲其解紓黯闇汚濁欲其茹
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
之意
震撼擊撞欲其鎮定是言所處人心之未服如周公
伐奄遷殷頑民也辛甘燥濕欲其調齊是言所處人
事之未和如周公反覆告諭多士多方欲其臣我多
遜克敬于和也槃錯棼結欲其解紓是言所處人事
之未靖如周公制禮作樂治亂持危也黯闇汚濁欲
其茹納是言所處人言之未順如周公避三叔之流
言而後誅之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

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偶配也蘓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
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
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偶也在於相信如車
之有馭也幷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
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前以事勢言見不可去此又舉顧命以見武王付託
之重見不可去意然周公自言受命惟艱故為謀寬
裕以助成王保守此命顧命亦欲其輔成王念文德
以承茲大命乃一意也明勗五句皆顧命之詞謂汝
當精明一心以勉輔我孺子何如君臣一心誠以相

與使疑間猜嫌之心無從而生如耕之有偶也在於
相信焉如是幷力一心以載天命使宗社基業之隆
無從而替如車之有馭也以載乎物焉斯無負明勗
之道矣然此果何為哉文考舊以丕冒之德受有殷
命然天命無常最可憂也汝必念文考之舊德輔君
以嗣之于以丕承無疆之憂使我眷者不轉為我威
可也武王顧命之切如此公可忘斯言而去乎惟文
王德惟字作思字看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
念我天威
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

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告汝朕允告以實心也欲以己之誠觸彼之誠耳其
汝以下正見告允以予通晉上至顧命皆是殷喪大
否謂無人輔君嗣德也指有殷嗣天滅威句肆念懼
其及周當勉留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時
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
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王業之成
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
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

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推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

此舉天命之當荅者以留之不允即言不由衷也若茲誥言商之六臣當匹休周之五臣當匹休與夫艱難之業所當保顧命之功不可忘皆是襄字用力說謂輔君嗣德疑命致此王業之成也汝有合句是探召公之心也周公明己心而後探召公之心見責有所在也天休滋至謂不特如文王之受命武王之迪祿眷顧之隆乃與禾艾如川之至如日之升也二人

承之猶恐弗戡若求去焉則予一人將若之何哉不可說探召公有天休難勝之心而欲歸召公欲歸之意只在盈滿上敬德是修諸已者靖共朝夕而以已事君明我俊民是求諸人者使之布列有位而以人事君兩平意如此則大臣之職業已盡所以荅天休者在於此也所以持已之盈者在於此也召公亦惟盡此而已何以去為讓後人于丕時見今日非其時也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叙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

此舉民心之當圖者留之篤棐兼文武成王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保受威德與勤教之不迷同一效勞誠和小民與受民之誕保均一宣力故明效大驗用能致今日之休盛風淳俗美上恬下熙即前所謂無尤違是也此已然之功也然猶有未至者未可自足也蓋今之天下自文王始集之天下有一民

之未化即文王化民之功有未成也誰之責哉故我欲與汝共成文王功于不怠不怠者非是不失文王功之謂只言已之所以共承之者不怠也不怠者不倦也常於篤棐而不去就是不怠之意不兼敬德篤賢言丕冒者發政施仁非有加於文王之舊不過沛懷保惠鮮之澤廣修和時叙之功以大覆冒乎天下耳由是海隅日出之地自西土望之不知其何所止也莫不鼓舞於皇仁之中而臣服歸仰無有戾王化者則文王之功已成而今休斯極矣罔不率俾謂天下無一尤違也至此方是成功

陳氏曰是時洛邑既宅頑民既遷有卷阿鳳凰之歌

有既醉鳧鷖之雅謂之今日休宜矣然而淮夷未㳚
西奄未踐東夷未伐肅慎氏未來謂之我咸成文王
功于不怠召公得不留意哉此言能道此節立言之
實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耶予惟用憂
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

多誥只指上二節言閔于天命則必思以迓之故有
襄我二人之誥閔于民心則必思以凝之故有成功
不怠之誥下句正應上句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祗若茲
往敬用治

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
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
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
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祗順此
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
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
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歎息言民向順之德不有以知之孰得而治之惟君
爲國之元老練達國體周悉民情民之如何而向如
何而順皆能知其機於幾履之餘焉彼今日之罔尤

違固向順於其初矣然民心無常能向我亦能背我
又當思其終而維持固結之使向順於後不改其初
心可也我之告汝如此汝於此三言當祗順之拳拳
服膺往蒞太保之職敬以推於政治之間使民心無
尤違於始者永可以無尤違於終也若然則民心有
終天命亦爲之有終矣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
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
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郭鄰中國之外地名管霍國名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
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囚云者制其出
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
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
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
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成王食邑於圻內
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
左傳在淮汝之閒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
叔於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於蔡矣

德指忠孝言即後二節周公所稱者克庸者始終有
常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

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率德改行二句正是叙蔡仲得封之由文王之德在於忠孝蔡叔之行不忠不孝忠孝臣子之道也率彼而改此是能謹臣子之道矣二句一連說克慎句無工夫不失初心乃就封之道也
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於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
此節主已然正是發明其所謂率德改行者邁迹偷垂憲乃後講言爾之忠孝實可以遠邁其迹於將來巍然為人之作則且非有所承襲而然實自爾身而作始焉邁迹自身之實何如誠以生於不忠不孝之門倡之者誰與爾也克勤忠孝無時豫怠為善之功皆是自已勉力非有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也然是道也豈自爾而行自爾而止哉吾知忠焉一立使後世子孫之為臣者法爾之忠孝焉一立使後世子孫之為子者法爾之孝子孫不已而垂憲亦不已所謂邁迹自身者如此是爾可謂能循爾祖之常訓非若爾考之違王命不忠不孝者也豈不足以蓋前人之愆哉此所謂率德改行也如此此汝得封之由也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淺深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
仲雖侯國亦有天民之責故以事天治民之事告之

德惠泛論德即天德惠即王道善即德與惠也治即天親民懷惡與亂反此不同者非德與惠不同言德與惠各有許多條件不同如太甲傳所謂事未必同之類皇天八句論理頭其戒哉一句方是實勉蔡仲戒者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也此下四節皆是就封當盡之道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慎初在於思終惟厥終四句皆言終之所當思也正所以謹其始者也不可謂始之所當謹也思終不即是慎初思其終則所以謹其初者自不容已矣傳中

所以二字可玩初者指其受國之始也終者謂其垂
之悠久也慎初不過創業垂統皆立為可繼之道也
不必入德惠字終以不困謂國祚傳之無窮基業垂
之永久也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屛王家和協同姓康
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
不特謹始之道爾往之國有功業烏不可以不立有
隣國烏不可以不親必勵精圖治以建立事功講信
修睦以和好隣國是立功睦鄰非侯職所當盡乎有
王家烏不可以不衛有兄弟烏不可以不和必竭江

漢朝宗之心而任藩翰屛衛之責敦水木本原之恩
而有親睦雍和之美忠君親親非侯職所當盡乎至
於所統之小民又不可無以濟之則發政施仁使之
得其所保佑扶持使之得其安是仁民又非侯職所
當盡乎五句平看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
予一人汝嘉
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
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
好惡皆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
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於一

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於
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
此節雖與上三節平等看不作上三節之本然中之
為道聖聖相傳之要為學為治皆當守此周公命仲
率自中實探本之論也率者奉以周旋循之而不違
也此句且虛說下三句正是率之何如亦惟致謹於
人已之間耳先王舊章中之已然者也必仰成式而
儀刑之不可作一已之聰明輕變亂先王之舊章則
內不變於已之私智而已然之中得矣吾身法度中
之本然者也必詳審於視聽之間言以道接無為一
偏之惑以移易吾心之法度則外不惑於人之私言

而本然之中得矣能如是但見身修而侯職以盡職
盡而君心以悅吾所望於汝者而能副之其得不汝
嘉乎汝嘉者不汝瑕殄而東土之封可久也以上三
節雖不及忠孝字然能盡此數者則為臣之道盡於
此矣為子之道盡於此矣此正所謂不失其初心者
也此意要見得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飭往就國戒其毋廢棄我命汝所言也
朕命指修德施惠謹始慮終盡當然之職循自然之
中數者言
多方　此篇是為商奄再叛而發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
雖所誥不一然大畧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
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
難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
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
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
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
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
德比之殷猶碔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
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
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宗周鎬京
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
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後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
命而非周公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
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
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四國指殷與霍管蔡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
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
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
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
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慼言于民乃大淫昏不
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
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
啟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啟迪
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

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
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
此下四節皆言桀之所以亡于民斷不能恤民順天
乎看誕厥逸謂厲民自奉也淫昏謂反道敗德也乃
爾攸承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
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
夏之民叨懫日欽劓割夏邑
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
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
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

乃大降威雷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
其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
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
以戕害於其國也
圖帝命非特不順天也絕民所依而增亂其國非特
不仁民也甲于內亂句極重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
毒於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不必與叨懫日欽
對看謂內因女寵外因小人也盖任用非人亦由心
志之蠱惑耳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
顯休命於成湯使為民主而伐夏殄滅之也
此重亡夏不重湯興首句泛言其理也顯者明白正
大之謂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
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於民乃胥惟虐於民至于百為大
不克開
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
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
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懫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
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為
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

以速其亡也
不畀純既亡其身又亡其天下也不克永于多享言
不能用賢以享天命也乃惟以爾二句對惟夏之恭
五句看不能用賢者仁民以保國惟用不賢者虐民
而速亡耳胥虐其民謂嚴刑峻法橫征暴斂政之暴
也百為大不克開謂欲耕害其耕欲貫害其貫四向
皆窮無一能達民之窮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此欲其因商以知周也克以內含有德意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
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
不仁矣
湯既得人心而君天下又能盡君道而化天下以仁
者君之所依而民之所由化也則日新又新懋敬厥
德而有仁之本以感化乎民敷政優游不剛不柔而
有仁之政以防閑乎民由是為之民者莫不儀而刑
之勉為明德之歸而求為法外之民商邑用協而商
邑皆仁矣四方丕式而四方皆仁矣乃勸自上勸下
用勸下之自勸慎麗即所以為勸非慎麗之外又有
勸之道也刑用勸者觀法於上而各相勸勉於下二

意俱重此節亦見湯之垂統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此節成湯不在內用勸內兼上下二意而下稍重甞言君盡道以勸而民亦罔不自勸也蓋根湯乃勸刑用勸二意來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再言辟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德之勸人易知罰之勸人難識故復言慎罰之所以為勸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悶也

此對上三節而言上言商先王以仁而興此言紂之亡猶未露出紂之所以亡至下文乃惟爾辟三節以桀紂對言方見紂之所以亡處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殷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伐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紂以逸居逸淫酒無度故其為政不蠲絜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不蠲如男女裸相逐之類不烝如不修不享之類然必自逸而來味傳故字可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為狂矣愚而能念則為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

一念轉移之間可以為聖為狂紂雖狂矣亦可以聖
狂而不念天亦無如之何此見天下無不可為善之
人而上天不忍絕紂之意天命之公如此正見紂之
亡為自取也惟聖二句論理兩聖狂字一般俱就質
言要體註中通明昏愚字淺淺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禨
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
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大動以威只是使多方警懼修德也不必說使人知
亡紂意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
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
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
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
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源其思也
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
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

夫多方之衆既不足以堪眷顧之命當是時惟我周
王文武善承其衆而委曲體悉無所不盡其心如知
民之欲生則承以省刑罰而措之生全之地知民之
欲富則承以薄稅斂而置之安養之天然安民以德
為本無其德亦不足以承民也而能舉德者誰歟文
武則不累於氣拘物蔽舉所有以達諸用自克堪而
無難發政施仁莫非是德之流行其備君德也如此
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矣不曰民主而曰惟典神天
者盖人有事天治民之責德可以治民則可以事天
可以為天之主則可以為民之主矣神天者猶言主
宰天之神也文武足以當天故天式教文武陰誘其
衷黙若起而行若翼用以昌大休美其德使之日新
月盛而造於至純至粹之天盡善盡美之地於是簡
擇文武而畀付以殷命之大于以尹爾多方多方之
民不能自正者皆自是而正之矣則今日之天命實
文武以德得之也爾亦何為洶洶不靖哉

一說靈承二句一直說靈承于旅便是克堪用德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
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多誥指上言夏商興亡之自取文武以德而得天皆
是遷善之實下二節方是傳責其遷善之實當加一
將字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
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三何不字承上降命來言我周宥命之恩如此爾多方宜何如哉彼誠信寬裕處已之道當然也爾自今以往何不主以誠信而消詭詐之心圖為寬裕而去急迫之念安處于爾多方乎此句不必兼天命在內夾輔介助事君之道當然也爾自今以往何不盡夾輔而藩翰屛衛於我介助而奔走臣服於我而助我

享天之命乎夾介即是乂字意不必以乂字另講宅爾宅畋爾田亦是降命之意是欲叫起惠王句意惠王熙天保業之道當然也此句串說言惠王以熙天也順王室即是守以畢事尊下奉上之典天命不必指周家之天命言天之於民未嘗無矜憐之意圖天者始弗永厥祀耳能順王室而不度圖帝命則天之矜恤于民豈有窮乎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夫可為者固所當勉而不可為者尤所當戒迪屢不靜等皆是指殷民已然之失而戒其將來也亦是責其遷善之實圖忱于正謂圖見信于正大之人謂其能以後讐為念而為義之當然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

為凶逆以速其罪爾

上既敘其恩而責之以善此又敘其恩而懼之以禍告教謂誨諭之以口舌代斧鉞也要囚殲渠魁以警衆也至再至三如東征之命多士之誥今又有多方之訓此教告之至再至三也明其天罰移爾遐逖今又有伐奄之舉此戰要囚之至再至三也不用我降爾命是不勉所當為而戒所不可為也大罰殛則不特誅渠魁而已秉德康寧言非好殺也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

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

此叙無位殷士服周之乂以見其當化服也有方多士指四國有位者言此句挑起所主殷民故專言殷

多士今爾正指殷多士乃在周無位者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以正為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正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

此特揭殷士有位於洛者以勉其盡職也克臬且靨

下二節正是小大帶正言謂正有小大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恊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為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此節正是勉他克勤乃事　二惟和字俱各承上句而言上惟和字重在身上正心字是傳者推出的工夫下惟和字重在家上修身意是傳者推出的工夫蓋心者身之本身者家之本正心以修身修身以齊家理固如是也故傳者發之經文内只有身家二事大意言心不安靜則身不和順是自作不和矣爾當由正心以和其身使一身之中民彞物則各得其正焉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是爾室不睦矣爾當由修身以睦其家使一家之中父兄子弟各盡其道焉如是則爾邑有不克明乎爾邑乃指長治遷民者所治之邑明字無工夫乃修身睦家之化也克勤乃事在爾邑克明上蓋長治者以化民為職民化則職盡矣此節工夫在和身睦家内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

不忌者言至爾邑克明則庶幾民化有基矣不可謂化民之無難也然猶未可以自足又欲其穆穆而以已化之又欲其擇賢以為輔穆穆正已以臨民之容也非盛德者不足以與此克閱乃邑就邑中商民之賢者而擇之也謀助時說皆謂求助其化民不知此正是泛說克閱二字最重蓋簡賢者正所以感化不賢者也恭已求賢二者工夫比上節較容不可以上

節和身睦家為穆穆以謀介為推廣其事也此與上
節皆主化民言上意重在勸勉此節重在誘掖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
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
畀予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啟迪簡
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
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為言
故此因以勸勵之也
爾於此洛邑果能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自此尚永力
畋爾田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保業一休也天亦將

畀予矜憐於爾降之百祥此得天一休也我有周其
大介助賚錫於爾啟迪簡拔置之王朝矣不特此也
其庶幾勉爾之事和身睦家正已用人雖有服在大
僚亦不難至矣此得君又一休也當知所勸勉矣三
休平看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
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
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
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
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
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
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
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
畏而不敢違越矣
我命指自作不和二節和身睦家正已用人是也此
對長民者而言惟逸惟頗正不用命所致探天之威
與畀矜反致天之罰與迪簡反離逖爾土與畋爾田
反皆所謂董之以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多誥爾命皆指上四節而言誥者言乎其辭也命者

言乎其意也敬告爾命欲其知和身睦家以盡己之
職正已用人以致民之化慕乎休而畏其威如是而
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
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為善禁其
為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此篇尤為可見
爾初者謂前日之過已宥而將來之圖伊始今日正
爾為善維新之一初也敬和亦指和身二節意曰無
我怨則自底誅戮之意在其中矣此亦對多士有位
者傳中爾民言有位之民也

立政

吴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

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

此節皆以周公為主公既率羣臣以進其戒復因戒以申其意蓋羣臣之所戒者即周公所率之意故通篇所述皆是發明此理贊字主贊群臣言拜手稽首是贊群臣之敬告嗣天子王句是贊群臣之進言曰嗣天子王者是嗣天子而為天下王也天子是天命所係天下王乃民心所歸是尊其為君之名見任大責重為臣者當以切君身之事為告也左右二字依

呂氏直貫至虎賁三宅者官居密勿有經綸康濟之責而權之所在則又師長百僚而進退之綴衣虎賁職列近侍有薰陶習染之權而責之所歸則又統御近臣而表正之舉此官名見任用當謹也周公恐王易其言故歎息言休茲者謂其長既賢則其下皆賢而君德以修天下以安也知恤者言能以此為重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觀下引諸人可見能與不能但此意於此未可露出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

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云者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為君也即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

所謂準人也

此言禹能知恤而即其臣能盡薦賢之公者以其之也重在君上不可說臣亦能知恤蓋君以顧俊爲心故臣以薦揚為務不然則雖欲薦揚有不可得者矣且君以必得人為務則臣不敢以非人相汲引也不然則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者矣此所以因臣之薦賢而見禹之知恤也夏之時執玉帛者萬國來貢賦於九州王室大強若可以自足矣而其君猶以民天民事天事法天法故求賢以為事天之實迪知忱信是夏臣身有之故知於人者亦真乃敢二字最有意須重看謂夏之臣於在人九德之行多寡雖不同

皆真知灼見心誠信之惟知之不苟故薦之不輕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尊其為君之名者言為于民理事任法之主也乃致告以叙其為君之實言必以此九德之人而宅乃事政事委之以區畫已若不敢知爲宅乃牧民庶豬之以安養已若不敢預爲宅乃準法度賴之以修明使得安其位而行其志爲宅字內有用之稱而任之專二意茲惟后者言天民以予天事以理天法以守事天之實盡而人君之職為無愧矣此句應顧俊尊帝句謀面數句是周公反其意而申之者也則乃宅人謂告君以宅之也而夏之臣不然不可見其君之知恤乎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為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

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此言湯之知恤在求賢以丕釐耿命也亦越二字不可忽陟字輕看丕釐二字不必用力乃用三宅以下言用賢以成治化正所以丕釐耿命也典禮命討之

出自天本自𦖋者成湯為天子而使之昭著於天下
也然豈湯之自能哉不過得人而善用之耳彼三宅
已授之位所以輔丕釐𦖋命於今日者克即宅實能
為君子民治事守法也三俊未授之位所以輔丕釐
𦖋命於異日者克即俊實有德足以子民治事守法
也此四句見其知之至嚴惟句見其任之專克用句
緊承嚴惟句蓋任之專而後其才可展也嚴惟是念
念不忘之謂即下文所謂一話一言我則末惟者也
丕式是推心委任而凡其所為即以為是的意嚴惟
與丕式不可平看蓋思之篤而後任之專也克用是
宅俊於典禮命討或治其事或論其理無所拂逆而
得以盡其底蘊也恊以人情之合言謂人皆歸於典
禮命討之化也丕式以天下之觀法言謂天下皆取
法於所見之德也德亦是典禮命討商邑曰恊者有
浹洽之意郊圻之中無一人之不善一人之身無一
事之不善也故曰純之至四方曰丕式者是特法其
得於觀感者而已猶未到浹洽處只重一箇丕字自
天下言之無一方之不式自一方言之無一人之不
式也故曰大之至地有遠近化有淺深理固然也近
者恊而遠者法可見𦖋命之昭著矣用賢以敦典庸
禮命德討罪與子天民理天事守天法皆所以事天
也故曰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其義一也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
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伻我有夏式商受命奄
甸萬姓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
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
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
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爲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
也
紂身有惡德而又用惡人同厥邦外國人也同厥政
內國人也此重商亡不重周興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
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
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
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
而俯仰無作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
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
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此以下皆言文武之能知恤亦越二句見其能知以
敬事二句見其善任克知灼見意相似但克知是因
其作為而知其心灼見是因其論議而見其心也三

宅之作為可以言見而曰知者盖不惟見其事而真
有以知其心也三俊之論議可以言知而曰見者盖
不惟知其論議而其心亦有以見之也不可謂知淺
於見文武於宅俊知之明如此于爲以是宅俊之賢
而御以敬事上帝恪勤於職務之間以致其彌縫參
贊之力事天事也承天以理之民天民也承天以子
之法天法也承天以守之則天職修而上不有所承
乎不特事天也以是宅俊之賢立以為民之長伯位
乎上而率乎下居乎內而倡乎外民事未理也先天
下以理之民生未安也先天下以安之民無知而犯
法也先天下以守之則體統立而下不有所寄乎人

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長伯固是
二官但不依所引王制不可謂宅俊出為長伯者盖
天下百官之衆皆為治民而設宅俊則為百官之長
以總率之所謂以上率下以內倡外者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
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承上言夫以文武知人而任之重如此則其一時得
人之盛宜何如哉自此至阪尹皆是言得人之盛政
非人不立三宅者立政之官也以立政專屬之三宅
猶言立政之三宅云耳二字輕看任人準夫牧虛說
其官名作三事曰以職言盖任人以治事為職準人
以守法為職牧人以子民為職各有職業故曰作三
事作三事者言為三事之臣自此至下二節皆以庶
常吉士句作主獨以第三節末言之盖總結之也或
謂此一節當重謂三宅乃百官之長不知此只重得
人之盛意不必以長屬論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
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
也

上言職之大者得人此言職之親者得人皆所謂王

朝之官也自此帶下三節只列官名不必言建官意
破云舉前王侍御之官所以昭得人之盛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吕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
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
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
對裏之詞上文百司盖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
謂裏臣也此百司盖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
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
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
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

至於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亳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表臣百司一直言外臣之百司也尹伯是二人如庖人内饔尹也膳夫則伯也鍾師尹鍾磬師尹磬尹也太師司樂則伯也庶常吉士承上三節無德固不可謂之士或有德而不能久則亦偽耳非吉士也若此

三宅侍御都邑之官列於文武之庭者無非日嚴日宣之常德而為藹藹之吉士矣匪人安得以廁其間哉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内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内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盛歟

此二節皆承上庶常吉士言而庶常吉士不係於阪尹之下者蓋此一為諸侯之官一為王官之監非天子畿内之臣也然兼舉之者謂其得人之盛也亞卿之貳旅卿之屬夷字提起微在巴蜀盧在西北烝帶言之三亳依傳阪亦帶言之尹字直貫至微

題亦越文王至阪尹當在立民長伯截言知三宅之

明而任之故自三宅以下皆得人也題立政五節不截以庶常吉士句承上貫下上自王朝内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列其官名以見得人之盛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上是總論文武此下分言之以申上文知人善任之意此節重知人一邊言人君用人未有不本於知之明而能用之當者文王於三宅也能知之至信之篤不徒謀之面貌之間而且洞澈其廣蘊其知之明如

此故能度德定位量才授職立以為任事之公卿牧民之常伯者用能得夫千人之俊而為有德之人真可以理天事也真可以子天民也所用有不得其人手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傳中信字不可作信任之信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慎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此與下節皆言任之專以見其善任也言獄慎不必

分配三宅三宅皆得與於此三事也有司就帶在牧夫上說蓋此三事有司之者牧夫也訓飭只是言語誥戒之意罔攸兼者不下侵其職也訓用違者責成之有要也此節專重在罔攸兼處蓋重在專任故也用命謂庶言宣布庶獄明允庶慎有備是也違命謂庶言壅塞庶獄乖舛庶慎無備是也文王所用皆克俊有德何有違可訓蓋人君固不可有下侵之失亦不可無馭下之權故雖其人之皆賢而吾所以省成之者亦不可廢也此句只重在操得其要不必專求其人之不賢而文王有訓也

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

文王不特罔兼之而已雖知之亦不敢焉夫庶言固不容不知矣若庶獄者國本安危之所關庶慎者國用虛實之所係文王於此一惟付之有司雖念慮之間一念有所不預若不知有獄慎之事者知且不敢豈但不以身兼之而已執其委任之可謂盡專也已罔攸兼者委任之至不敢以身與其事也罔敢知者

敬忌之至不敢以心與其事也是如此分別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文王固盡知恤之道矣亦越武王之為君也念文王以安天下為心則除殘去暴以繼其外禦之功然豈自為哉蓋當時義德之士有撥亂反正之才正文王所賴以成功者於烏真知篤信而征伐之事一以委之勝敵遏劉之臣即戡黎伐密之老也豈敢少替之哉思文王以澤生民為事則發政施仁以繼內修之謀然豈自能哉蓋當時容德之人有休休樂善之量正文王所賴以有謀者於烏迪知忱恂而政事紀綱一以任之佐理鎬京之士即肇造區夏之臣也豈敢少違之哉功謀皆就為天下言不敢替與從字包知明用當任專意要重看義德容德只是一人號叔五人是也成功須於才故言義德遠謀須於量故言容德丕受句味經文以字重武王一邊只將文王來照講謂受有殷命文王固受基業於前而尚迪有祿武丕文王而受此基也立言自有主賓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為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

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為治栢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慎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

此下正是教成王知恤也王矣二字即如前嗣天子王矣意言其任大責重也灼知是知真信篤也若者順於德而無所勉也只善於養民勤於任事公於守法便是俾字最有意思蓋推心委任所以使之也如文王罔兼罔知意亦在其中受民而曰相謂相助左右扶持植立以遂其生以復其性也獄慎而曰和謂其因罪犯之大小而為刑罰之重輕使庶獄之施得其當因備蓄之虛實而為用度之多寡使庶慎之事得其宜也夫既如是任之矣苟或間之以小人則吾所以任之者未必誠而彼所以為之者亦不得究矣是必任之之專勿間以憸邪之人使受民之相得以終始相之獄慎之和得以終始和之無復疑貳之嫌而有不終之患則任之也專矣丕乃俾亂四句一直說下不可以巳間人間相對看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承上勿有間說來斯須或忘賢人則小人得乘間而入矣王之任人宜何如哉彼論一事之方終謂之一話發一語而及竟謂之一言一話言之間特斯須耳而此時此念王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所受于天于祖宗之民而不敢以斯須忘焉思賢之篤如此蓋思賢之篤然後能任賢之專自不容以小人間之矣此只是任賢專而事不可謂此是思賢與上任賢對言亦不可謂此是勿以小人間之之實蓋成德之彥與小人對思此而去彼自不相容者也我則末惟至受民一句讀成德之彥正如上所謂順於正而不他者又民兼三宅言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為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慎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此又總承上文而申言之嘆息言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所以事天者此道所以治人者此道予旦受之於人而已盡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於庶獄庶慎不可有所兼有所知而參錯訊鞫之事禁戒儲備之方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惟曰事各有司而庶獄之聽斷庶慎之出入三宅乃其當職者也惟當職之人是治之則彼得以展其心力竭其猷為而庶獄可以無不理庶慎可以無不治矣此任人之道主所宜知也此節只重在任人說不必補出知人一邊或以勿誤上補知至篤信意似太牽滯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抑予所聞古人任人之事何如哉自古夏禹及商湯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豈徒取以充位而已哉真知篤信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如禹之迪知忱恂湯之克即宅俊文武之克知灼見當時任用又安得有憸人之濫廁其間者乎然豈但克宅之而已哉又能信任專一紬繹用之以盡其才使有長皆得以自見志行無不達謀猷無不孚宅乃三事者為

嚴惟丕式者湯而罔兼罔知文武則又如是又安有
賢者不得盡用之憾乎夫然故賢智奮庸登于至治
天事無不理天民無不治天法無不孚夏則王室大
競也商則用協丕式也至於我周則並受基業也致
治之效後先一律用人之所成一至此式茲乃俾乂
還作效說茲乃字要發得出此節文勢與下節相連
看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
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自古爲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儉者
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
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儉利小人其
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
上節言古人盡用賢之道此承上文言古不用小人
以小人之無益於國也遂勉成王勿用小人而專用
賢人國字兼三代不訓于德二句是古人不用小人
之故勿用小人而專用吉人就是能知能任而能致
其勱相矣不必於用字內更加知人善任意勱相即
是予民理事平法三者盡職則有以升其國於明昌
之盛矣如是則古人之克宅克繹可能而俾乂之效
其在是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
獄庶慎惟正是乂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
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挈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
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
之也
有司牧夫兼三宅言不以巳誤之只是罔兼罔知意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
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
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
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
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
之戒焉
此與通篇知人善任意不相蒙此節全重在克詰句
克詰二句着力看詰戎敹甲胄是也詰兵鍛戈矛是
也克詰戎兵即是德威蓋人君德威藏於武備兵戎
之所在即德威之所在也以陟以下皆承克詰來罔
不服處略斷陟升也克斥之意禹迹廣矣其間猶有
扞格覬覦者故修武備以廣之也方行三句即是陟
禹迹方行是德威敷布於天下海表自上說下来罔
不服是天下海表之人心皆服也自下說上去以覲
雖承克詰来却是陟禹而後能如此也蓋此二句是

周公期望成王盡繼述之責總承以陟以下四句所謂德威服人心來再無工夫以字輕看大意云德莫盛於文王光四方而顯西土者是已今爲振德威而服人心則文王之耿光至是益以著見奚至遏佚而不彰乎業莫盛於武王清四海而定天下者是已今爲振德威而服天下則武王之大烈至是益以揚厲何有委靡不競乎夫能覲耿光則無愧爲文王之文孫能揚大烈則無愧爲武王之文子繼述之責尚何有不盡哉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幷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皋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立政直指三宅謂之惟者見其勿間以小人也謂之克者還兼知至信篤任專意謂之常人者見不徒有德之爲善有是德而能有常之爲善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幷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illegible]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周公呼太史謂爾職記載者亦知蘇公之善用刑乎蓋其知刑獄之關於人命不敢以易視之用能敬其所由之獄惻怛敬畏以求其情輕所當輕而不至於輕縱重所當重而不失之無辜由是上無濫獄下無冤民不至傷天地陰陽之和培植國家之基本而社稷靈長終將賴之矣其不足以長我王國哉蘇公用刑之極功如此可謂善於其職矣後世司獄者令于此取法而有謹敬爾由獄猶蘇公也將見罪之輕重固有條例也其於小罪則能以輕之條例用輕之中罰焉乎大罪則能以重之條例用重之中罰焉復何過差之有哉則亦可以長我王國矣蘇公可爲後世法如此太史何不書爲後世司獄之式哉

由獄猶言用獄也式敬由獄是蘇公之事以長我王國是推其敬獄所致者故曰用刑之極功也條列不是蘇公條列國家獄法自有條列也式者式其敬也

有慎即是敬意

尚書會解卷之五終

尚書會解卷之六目錄

周官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尚書會解卷之六

晉江洞齋張治具輯
同邑象峰周　標校
平湖景星陸長庚
休寧後學邵　誠校梓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喻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釆衛幷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

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内治之脩也

撫萬邦提起說泛言其君臨天下也蓋向來成王倚周公之輔相未見其施為此篇是史官記成王自家力量做出的事故以周王撫萬邦句冠之巡狩征討兩平看巡狩以通治化則德之所施者博矣征伐以誅強暴則威之所制者廣矣是巡狩非慢遊征伐非窮兵皆所以安民也安民如使斯民蒙休助之澤又予民於水火之中是也承德亦承巡狩征伐來言此安民之舉乃一人之德意天下所共知也當時六服之君莫不奉承之恐後承流宣化同以安民為念者外攘之功於是而大舉矣王乃歸于宗周為端本澄源之計以庶官者天子所與共治於内者也上而三公而其貳為三孤次而六卿而其下各有屬皆有是官而或紀綱之未定皆有是職而或志業之未屬於是以體統而昭示之使大小相維尊卑相制各明其職守之所在以訓詞而戒飭之使大盡其大小盡其小各迪其職分之當然于以倡天下之治則内治之脩不有以保外治於無窮乎董正即是訓迪蓋訓迪所以董正之也下文立太師以下至終篇皆是不可分立太師以下為董正凡我有官以下為訓迪董之而使之無不治正之而使之無或紊二字亦不可渾看脩内亦所以倡外不是内裏做事此意須識之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董正治官在外攘功成之後正是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成王首述之未亂紀綱法度之脩治未危天下國家之奠安大猷即唐虞夏商制治保邦即建官也然且當虛講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内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内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内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夫大道之世其有外於唐虞之與夏商乎制治保邦之實其有外於建官任人以共理其國乎夫唐虞之世堯舜之為君也稽考前古之規定為一時之制建官則惟百焉惟百之中尤有其要内而百揆四岳而

總領之有方外而州牧侯伯而統會之有道內外相
承體統不紊於當時庶政惟和而事無不治萬國咸
寧而民無不安矣至於夏商禹湯之王天下也上視
唐虞時異勢殊而會通其制建官則惟倍焉惟倍之
中亦有其要故當時庶政亦無不和萬國亦無不寧
矣夫惟百惟倍何其簡也然惟百而治惟倍而又治
是果何道哉蓋以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
於得人而已唐虞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六德之
賢曰俊曰乂之才夏商之所謂倍者無非惟賢惟能
之人即宅即俊之士此宜四代之官自其數而論則
曰惟百曰官倍自其效而論則曰和寧曰用乂所以
致是者有本也
明王二句是建官之要蓋推其所以致效之故也百
揆四岳州牧侯伯等重在體統上不是惟百之實玩
傳可見庶政二句或欲串說言庶政和而後萬邦安
也看來平講亦不妨此二句與用乂皆是建官之效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
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
上言前代建官之體統此言在己所以順前代而訓
迪治官之體統也以任官之本在德故先言己所以
勤脩於德脩德與訓迪不可作兩平看或以脩德以
端任官之本法古以盡任官之道相對者非是夙夜
不逮正是敬勤之意時若指建官體統言下文立公
於前而孤承於後立卿於上而屬承於下或親承德
意於天子或巡狩而考制度於方岳皆仰惟前代之
意訓迪與董正一般在史臣則曰董正在成王自言
則曰訓迪訓迪者訓導之而使知職之所在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
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
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
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
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
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
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立者言始創為一代之制也三公之制古嘗有之仰
惟古制而立為周家定制有太師太傅太保所以定
其制也論道二句以三公之職言所以專其職也官
不必備所以難其人也其職大故其人難論道二句
串意道與陰陽非二物和其道於人即所以調其氣
於天地也蓋流行於天地之間者陰陽也陰陽所以
為陰陽者道也道焉不明邦誰與理而陰陽之氣乖
矣故以三公而論道論道云者凝議以成其變化講

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道即元亨利貞之理其在於
人則為民彝物則之常也經邦不是裁成輔相之謂
裁成輔相可以言弘化不可以言經邦大槩只是於
邦國民物之理亂者有以理之而就其叙散者有以
合之而會其歸使同得是理以有生者各得其分而
不失各安其位而不傾也其工夫全在論道上非是
三公實能用力以經之也燮理二字亦重看工夫固
不在於論道經邦之外然亦非論道經邦而陰陽自
燮理也乃謂論道經邦于以燮理乎陰陽也燮者和
之而使不乖也理者叙之而使不紊也如五氣時若
災沴不作之類其工夫亦在論道上不是能着力如
何去燮理也故曰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閒
不容聲却不可以論道作頭而以經邦與燮理陰陽
對看論道經邦俱在人事上義亦分拆不得不必備
如有太師則保傅不必求備有保傅則太師不必求
備也惟其人傳所謂經綸大經參賛化育者然後用
之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
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
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
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
孤之分如此

三孤不言立者蒙上三公之文也貳公三句皆是三
孤之職曰貳公者公論道于前孤承其所論者而弘
之所以副之也副之者助之也道與化不是二物道
者理也根柢萬物者也化亦理之運而無迹者也乃
所謂發育萬物者也以道對化道為本而化為用弘
化者亦是盡道於其間而已蓋造化不能以盡齊於
其過者而裁成之於其不及者而輔相之使生生化
化者無不遂長育之天形形色色者無不囿成亨之
境天地之化不於是而益張大耶然造化者天地之
用天地者造化之迹天地滞於形造化妙其理造化
不外乎天地天地有待於造化以成能所謂大哉乾
元萬物資始天之化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化
也化與天地亦非二物弘其化者因所以順天之道
因地之宜而使天地為物不貳之體生物不測之功
於是乎益著明也故曰寅亮天地寅亮工夫不出於
弘化之外如上燮理陰陽的工夫就在論道經邦之
中傳云天地以形言此乃對化之無迹者言也不可
謂則天地重迹上而曰弘化則天位乎上得陽之所
地位乎下得陰之所為寅亮天地也天地與陰陽非
二物天地以形言陰陽以氣言形者氣之成也公燮
理陰陽矣孤寅亮天地者亦所以貳之也公孤之職

雖異而其實則同公則全是講明啓沃孤則有所事矣然亦非如六卿之各有所治也此公孤尊卑之分也曰弼予一人者蓋賛化育參天地正人君之事故弘化寅亮雖是三孤盡已之職而實所以弼予一人也弼字無工夫其工夫在上二句於三公曰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則曰弼予一人豈三公無與於弼君之事而三孤可不擇人而居之乎蓋道化陰陽天地既是一物無彼輕此重則其職同其當擇人亦同其事同其為弼君亦同有所言有所不言互見之耳非謂尊三公之至人君若不敢以身煩之而同三孤於他官而或可不急於擇人也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内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訓廸六官皆是指其所當為者而勉之也統百官二句即邦治之事冢宰雖與六卿並列而實總乎五卿尊於五卿故稱冢宰統百官二句平異職即禮樂刑政等各有所司也異宜即風俗異尚人情殊好也管攝使歸于一者非人人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也調劑使得其平者非人人而稱量之齊其政不易其宜脩其教不易其俗以成一統之治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敷五典二句串意即邦教之事下倣此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使馴習而安之者也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治神人二句平神即天地神祇人即人鬼治者治其郊社宗廟中之牲帛祝號坎壇昭穆等事上下即神人之上下主尊卑言和之者使其祭祀之間不僭亂不諂瀆各得其分各獲其安也以禮莫重於祭故以祭祀言之傳謂以樂而言乃發明和字之意非即主樂以言和也治事對和等列非治事即所以和等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統六師二句串意平字二意我平之而人各得其平

也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群行攻刼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鞠窮詰而求其精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詰姦慝二句乎意詰姦慝則有以禁姦慝矣刑暴亂則有以禁暴亂矣不曰刑而曰禁者以見禁民為惡非以戕民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

居四民二句乎居四民者如居士於學校而農亦有廬舍之居居工於肆而商亦有市廛之居也時地利者如春脩溝洫冬造廬舍橋梁學校之興都邑市廛之建皆因時以有為順天以興事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

上言六卿之職體統在中未及說出此節是舉六官之體統以訓廸之亦有勉意不是開說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此六卿之分職也六卿內統乎群屬外攝乎州牧內以倡外外以承內此其體統也六卿分職率屬以倡外而州牧亦率屬承流宣化以應乎內則內外相承體統不紊而政治教化四達不悖兆民莫不阜厚而化成矣分職無力重在率屬上率屬者所以倡乎牧也阜者厚其生也成者成其性也阜成者期之之辭與上咸寧用乂等相對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循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循舜之恊時

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循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循舜之黜陟幽明也䟽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承上分職率屬以倡牧此六卿之所當知也乃若外而諸侯不有馭之之法乎十二年五服更兩朝然後王一巡狩來朝者固以述職為常典矣彼時巡者又豈無所事事也哉彼治也教也禮也政也禁也土也何莫非制度之所在乎則從而考驗之審其孰得孰失孰從孰違而五服諸侯亦各朝于方岳之下以陳玉帛以獻圭幣二事既畢然後大明其黜陟焉合上節俱是訓廸厥官之體統在內者有其要在外者有

其法此通篇訓迪即著之詞令以布示天下臣工非
耳提面命之也或以此為對內臣語外臣之詞非是
一說此節亦是體統內事非特因倡九牧之言而及
之也蓋前既自內而倡乎外則諸侯之制度有所承
矣此則考外以應乎內者何如所以振起之也來朝
是述職所述者亦是前所倡的事制度即前六典六
卿所倡者也皆本六卿所治之事言此蓋史臣因記
馭外臣之法所以達其壅脩其廢而六典之制所由
四達而不悖者也不可謂上是訓迪在內之體統此
是訓迪在外之體統蓋外以承內固是體統但時巡
之制天子自行焉不可以訓迪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
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
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
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
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
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嘆息言凡我有官君子自公而孤而卿士或以經綸
叅賛為業或以六典為守莫不有所司之職一或不
敬則瘝曠之咎將曷逭焉必各敬之而無忽敬之何
如惟在於謹令而已蓋令之出欲其順理而人奉行
之不欲其逆理致壅逆而不行也謹令之道要必以
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不恣己而徇私不率意
而妄發則令出於上民奉於下孰有不敬信而懷服
者乎能謹其令則能敬其職矣
此節全重在慎令上慎令即是欽司獨重乎令者蓋
令是禁戒條約之類上之所出而下之所承式者也
令出二句是以理論出令者之必欲其行也以公滅
私慎令之道民其允懷令斯行矣允字最重看懷
服生於敬信不信則不懷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
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前代之
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
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
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情忽畧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
正墻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
此與上節皆居官之要此節重政上為政之道未有
不本於學者夫前者後之師古者今之監彼叅賛政
教之理何者不具於典謨之中國前代之法也是我
君子必潛心學之於入官之時一或臨事則以古制
而裁度之可則行否則並以求其至當之歸則有所
依據而政事斯不至於錯迷矣然固當酌古又當準

今蓋當代之法創於文武成於周公至精至備可為萬世法程也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是酌古準今皆學之道而為政者所當知也否則其能以無弊哉彼積疑而蓄之不決則必敗其謀怠惰忽畧則必荒其政此無他不學故耳夫人之不學者昧於古今暗於義理其猶面墻然必無所見是以擧錯煩擾而蓄疑敗謀怠忽荒政皆生於此矣不學之弊乃至於此有官君子如之何可以不學哉

入官者猶言做官也非既學古然後去入官蓋當時所訓迪者皆是已在職者也政者事之綱事者政之

目以古法制事此政之所以不迷也政即是參贊政教等其爾典常二句對學古三句既欲其學古又恐其泥古而不揗時王之制故又以師典常告之作之師無以利口二句最有意味蓋世固有援古法以濟已之私說而變亂先王之政刑者也蓄疑以下是戒其不學之弊蓄疑是有所疑而不以古今之道決之也怠忽是不去學古今之道謀以心言政以事言不學二句是申蓄疑二句之意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上兼公孤此獨戒卿士以建功立業之道事之所成為功而功者業之成此功字是功效功字一樣如教化大行刑措不用等是已惟志者持志遠大不安於小成之意蓋人有所期而後有所立烈之卑者皆自期之小者為之耳故功崇必惟志職之所務為業業者功之積此功字是用功字一樣如明刑教等事日積一日是已惟勤者是始終不廢其功之意蓋人有所為而後有所獲政之荒者皆怠忽者為之耳故

業廣必惟勤然志雖立力雖勤矣使當志勤之時不能乘機而立決雖欲崇功而廣業胡可得哉故又貴果斷果斷不在志勤之先亦不在志勤之後蓋當志勤之幾見得是定要去做的意如當立志之幾則毅然果斷而不分於他岐當用勤之幾則銳然勇為而不涉於因循則志與勤皆不虛用何後艱之有哉無後艱言易成而無難也只是功崇業廣無廢墜之意非下崇廣一層事傳謂功以智崇智者知也立志能遠大就是他見得透處業以仁廣仁者純也用力無間斷就是他純一不息處斷以勇克蓋雖知立志用勤然志易於餒功易於隳此當緊要去處尤須勇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德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馬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

此合下一節是戒卿士以處祿位之道上二句是論處富貴之獘下四句正是處祿位之道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由中達外無非恭儉之實而無一毫驕侈之意之謂德內有驕侈之實而外襲恭儉之文之

十六

謂偽作德二句正見當誠而不當偽的意休字就是心逸內見所謂從容暇豫無入而不自得是也不可謂是日著其恭儉之美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

此極言其獘見不容不恭儉也寵者言其祿位之盛也危者言其祿位之難保也寵與危隣甚可畏也此所以當思其危而無所不致其祗畏能祗畏便自然能恭儉而祿位可保不能祗畏便事驕侈而祿位不可保矣弗畏入畏正見當畏三畏字上二畏字一樣下一畏字一樣惟其可畏是以當畏義亦不甚遠也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推賢三句言舉人之公私有係於治見不可不舉人

卷之六　十七

才的意舉能其官四句言舉人之當否實係於己見不可不舉得其人意賢能義所當舉故舉之所以為義蔽賢嫉能者不過恐其逼己而奪己之位所以為利賢能所指者廣在野在下僚者皆是推賢讓能以大臣言當是六卿庶官即群屬也乃和內不惟不爭亦有同心共政意傳中義利二字最是緊要下四句即薦賢之間而身之得失係焉則安可不以義而徒以利為哉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

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
有待於戒勑也
三事大夫即六卿與群屬也或總治或分治莫非官
也當各敬爾之官敬官如何盖官必有政其各治爾
之政脩其政治布其教化總治者操其綱分治者理
其目予以輔佐爾君承流宣化而永安乎兆民尊之
而生養遂而阜厚之澤垂於世世教之而倫理明而
化成之俗流於無窮由是萬邦之民誠舞於至治之
世皆有尊上之心懽欣愛戴不能自已其何有厭斁
者乎無斁言永得民之歡心也夫如是則今日之治
亦庶乎唐虞夏商之遺烈而於制治保邦也何有此

固成王所以訓廸厥官將以匹休前古之深意也
治政即所以敬官敬則無怠慢忽易之失治則無瘝
曠廢弛之憂惟其政無瘝曠故其官無怠忽若乎看
則官是虛位當何如為敬也佑辟安民一串本敬官
亂政來不可以致君安民乎看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
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爾公此其策命之詞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
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盡心其孝友於家是以能
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成王於君陳先叙其德之可以為治而命之若曰惟
爾君陳有令德事親孝而盡其為子之道事上恭而
盡其為弟之職惟其能孝於親友於兄弟也是以能
施政於邦以孝正人之不孝以弟正人之不弟而孝
弟之俗可成也故我今日命汝尹茲東郊下都之地
委以化殷之責其敬之哉無失此孝友之心以施于
有政可也
令德即孝恭也下一孝字應上孝字下一友字應上
恭字惟孝友于兄弟一句是過文意不宜敷演克施
有政是以理斷之諒其將然之能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
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
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
之舊訓則民其治矣盖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
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汝欲敬之何如思昔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以教
乎民如初命申命所以誨諭之者無不詳有保之親
以安乎民如定疆場造廬舍所以撫恤之者無不盡
是以當時之民沾濡其澤自懷服愛戴之不忘遺愛
舊德思慕至今焉今爾之往所居者師保之職所治

者周公之民亦惟慎其所司之職而教養之不敢廢
然不可別立教條也茲率循其常以從事而已率常
若何惟於周公明德致治之訓乃其所以師保民者
必夙夜勉力發明而光大之則汝之待民不異於公
有以慰其思慕之情惟民自翕然聽順而懷汝之德
省亦不異於公矣
往慎三句相推說率常即是慎司懋昭公訓即是率
常常字非典常之謂只是不立異的意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

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物之
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
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
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
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
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
尤當其可自旋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
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
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為陳迹也故勉之
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
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於斯

公之訓何如我聞曰至治之時風淳俗美而其極也
馨香於是乎發聞神明雖幽足以潛孚而默感之郊
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固有不疾而速不行而
至者矣當是時固必有黍稷以備昭薦之禮也則有
昭其馨有苾其芬孰不以謂黍稷之馨耶不知黍稷
特蓋神之具耳馨何有焉實乃本之躬行心得之餘
原於精神心術之運有是明德以成至治之盛美積
久而馨香發焉則其馨也非明德之馨而何哉周公
精微之訓如此今爾所治者庶殷之頑民非德則民
不可化矣所用者周公之法度非德則法為陳迹矣
爾庶幾用是周公之猷訓不徒誦其言也躬行實踐

以為制治之良規是必惟日孜孜無時逸豫于以推
令德而為明德而成至治則神明且可格之而況殷
民乎所謂懋昭者此也用訓內虛惟日二句正敬篤
之功所以明己德而由訓者也然孜孜當就躬行說
不可就存養說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
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
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
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
君陳之訓矣

此中上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從乂之意亦承上起下之詞以常情為戒而克由聖是即式時也爾惟風二句據理有感應之機不可不式時也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

然圖政而不致其艱亦非所以善由訓也故汝圖東郊師保之政當無或以易心忽之而不致其艱斯可馬致艱何如彼政之行也有戾於俗而在所當廢者

有宜於俗而在所當興者是可以己與廢之哉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果當廢與抑當興與至于庶言同以為可廢可興則又紬繹深思而後行之當廢則廢之當興則興之既叅乎人之同又斷乎己之獨所謂莫或不艱者如此

廢興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此亦畢命所謂道有升降政由俗革在周公當如彼而在君陳則當如此者也廢興不即是政政有廢興也繹未是行故曰而後行之還重繹

上

題若自爾尚式時出至此當依小註云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為興廢可不謹乎政能謹於興廢則政合時宜而訓當益以推行矣

蓋圖政正是由訓中事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

舉君陳已陳之善而嘆美之以見其必能去治民意

首句提起下四句以內外分言爾入而在內則懷謀猷以入告爾后而致其陳善之敬出而在外則順君之意以謀猷而行之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著為

謀猷之允臧也汝已陳之善有如此者嗚呼使在朝臣人皆若汝之陳善于君又歸善于君夫自其陳善也則有以裨益聰明而君之德以成自其歸善也則有以遠播令聞而君之名以顯豈非予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乎

順是順承之意謂承君之意而以謀猷宣行於外不是揚之之意此節與上文不相蒙若合上節命題當云爾前日既忘己之善而歸諸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蓋必能度時宜而為興廢審人己而定圖謀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

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此又申由訓之意言爾於周公明德以成至治之訓不特懋昭而已不特式時而已當益張而大之使德極其明治極其至然後已弘之何如勢我所有也喜怒予奪無或倚勢作威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無或倚法以削然則當何如哉彼今日之時非周公謹毖之時因俗為治正當以寬和待之然撫摩愛養寬固可矣一於寬其可乎必貴其有制寬容之中而有品式具備焉平易仁厚和固可矣一於和其可乎必貴其能從容溫柔之中而有優游不迫焉如是則寬和得宜斯為和中之政矣

弘訓無倚勢至終篇皆是曰弘非有加於周公也必張而大之而後周公之訓始盡而後可以謂之懋昭式時寬和是君陳為政大綱從容與和字相似但從容字有雍容不迫俟其自化之意乃馴擾調護游息化

養於品制之中非一於和而任其弗若弗化也此二句所該者大不必主刑辟言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自此以下皆寬和之政所以弘周公之訓也傳徇已指無倚勢二句與寬和二句文義無預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理者中之所在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此辟不徇君而得中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狃于姦宄與夫斁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此宥不徇君而得中也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上就有罪之民言此泛就一切商民言無忿疾者緩於懲惡是待人之寬無求備者速於取善是用人之恕此乃下二節之綱且虛說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寛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忍者制其忿疾之心而不發也濟者不激變召亂而化民之事可成也容者洪舒寛綽而忿疾之心不待制而自無也大者已德之大也淺深之别有心無心之間也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不可乎看此應上無忿疾句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别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職業以所爲之事言如周禮以九職任萬民農工之類各有職業行義以見諸身之行言如周禮六德六行之類有修者有不修者不可槩責之備也則簡之不使之混此句是保下句是師二句皆應無求備句進者用之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皷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以上皆是政以化民此則欲以身率之亦是弘訓惟民生厚四句是推感化之機爾克三句是言致化之道惟予三句是其效也敬典在德四字緊連者不可以敬典與在德分言玩傳可見須詳在字意大意言民不從令而從好如此爾君陳可不謹其所好哉是必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兢兢焉敬之無忽務在躬行實踐使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不徒矯飾於外而已由是即吾身敬典之實化斯民本厚之天當時之民莫不變惡爲善舉世皆由於典常而無不化不若者信乎升於大道之世矣如是則其效宜何如哉吾知自予言之則四方無虞一人以寧優游於穆清之朝而安享夫無事之慶矣福孰多焉自爾言之則師保之職以盡上無忝於文武和中之政以成下無愧於周公休孰大焉予受其福則予之

令名無窮爾成其美則爾之令名亦無窮萬世而下稱東郊之治者咸以我與爾為稱首不亦永有辭于後世哉

大猷以大道之世言一說變者變不親不義之類也大猷即親義序别信是也不知變者變惡為善已有親義序别信在内了大猷還以世道言為是

顧命

顧還視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

審訓命汝即下文欲群臣輔康王保天下是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

此言文武得天下之難重光德也不曰德而曰光者指其發越者言也宣者宣布於政治之間陳教即所以奠麗如五常是民之所依文武定民之所依而為之陳列其教條以使民知所準則也一直意教條如父子如何而親之類此即所謂宣重光也肄不違句

承上啓下之辭傳中天下化之句解不違意不違者教化之流通也此蓋以德教為化民之本民心為受命之本成王可謂深知文武有天下之故矣達殷者使殷邦均一服習之美也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迓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此言已敬守天下之難天命主理言大訓即前奠麗陳教者蓋所以述天命而啓佑後人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名康王

弘濟于艱難

今天降疾我身力憊而不能興神昏而不能悟文武之業委之元子矣惟爾群臣庶幾明是朕言如文武以德得天下及予所以守之者用敬保元子釗以大濟于艱難使宗社之重基業之大有以維持於不墜可焉下二節皆弘濟之道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弘濟艱難之道何如夫人君以天下為一家天下無一民一物不在其所愛之中雖其勢有遠近小大之

殊然皆君道之所當盡君德之所當施者爾群臣於此必輔君以盡其道於民之遠者則接引懷來而治以不治近者則調娛馴擾而治以必治合遠邇皆在德化之中可也其容有所偏滯乎庶邦小大其為民一也於小者則撫綏安寧而納之於善於大者則誘掖勸導而進之於成合小大均被德化之及可也其容有所輕重乎此輔君以盡其為君之道也重教上言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

此是欲諸臣輔君以端為治之本上句是據理泛言當如此也下句推言威儀之治必自謹幾始蓋幾動於非則陷於惡雖欲勉強自治於威儀之間有不可得者而况能進於治乎能謹其幾則不惟可以自治而亦可以治人矣弘濟艱難之道大要不出於此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

成王崩太子非不在側也出而又迎與天下共之也即日立之見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此下七節皆是將傳顧命而陳儀衛盖像其生存也不言命蒙上伯相命士之文也黼扆綴衣四坐皆設故冠於四坐之首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午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緣為席之緣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黒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平旦養親四坐也篾底豐筍四席也黼綴畫玄四純也華玉文貝雕玉漆四几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

首句為冐不詳其實赤刀也大訓也河圖也舞衣[illegible]

大貝也鼖鼓也兊戈和弓垂矢也皆寶也弘璧也琬琰也大玉也夷玉也天球也皆玉也重纍生存意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王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王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爲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爲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爲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塾在堂之前寢門之内大輅在西階南嚮先輅在寢門之内西北向與大輅相對謂之左塾者盖自内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内言之實在左也綴輅與次輅相對做此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煒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内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鋭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鋭當作鈗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

兩階戺截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二人既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於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鈗立于堂此之特階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蟻玄色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大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

太保太史太宗皆有事於奠祝故其服同各有所司

故其事異太保摠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
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
以進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
燮和天下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
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
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
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
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此太史口陳成王之命蓋總前所命之要也訓即前
大訓所以述天威者也臨君以下正所以嗣訓也三
句其辭若平其意實貫大法即奠麗陳教與夫所以
弘濟者也燮和以民言光訓即大訓能對揚之則能
嗣矣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
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
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
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三所
荅皆於是致意焉
奠麗陳教嗣守大訓我祖父治四方以敬天威者也
眇眇小子其能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如祖父文武
成王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亂四方應臨君三句敬
忌天威應用荅揚句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
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
告也
受瑁必授之人矣受同則用之以祭三進爵從立處
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酒三酌酒於神座也每一酌
酒則一奠爵故曰三咤此初獻禮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
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
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
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
王故宗人供太保
此太保行亞獻之禮異同者明君臣之别也璋如今
之盞盤所以盛此同者也宗人小禮生也授宗人同
令宗人置下去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
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

嚌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

此太保行終獻之禮此受同乃絶以異同授宗人者

太保又受之以祭則命宗人置于神前矣別取他同

飲福以至嚌而授宗人同馬宗人同即飲福之同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

在馬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

也

徹畢用凡儀物宿衛之陳者皆取之也不特祭品耳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

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

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内盖内朝所在也周中分天

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盖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

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皆陳四黃

馬而朱其鬛以為廷實賓諸侯也諸侯擧所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

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

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

此史臣叙諸侯朝見新君之禮幣恃之於手故曰稱

圭所執以合符於天子者故曰奉非物無以表其心

故不敢無贄異物違以彰其慢故惟以執壤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

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

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

之囚天命自是始順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

太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内

見外

此群臣進戒先叙其創業之難也重在克恤西土句

不可以皇天句言不可恃天下之有惟周文武二句

言推本得天下之難相對看盖此總是説天改殷命

而畀之周周之所以受命者以其能克恤西土故耳

不然則大邦殷之命胡為而移之周耶此正可以見

文武得天下之難處若相對看則得天下之難意輕

了克恤西土謂善承于旅克堪用德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

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

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

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

寡得之基命也

此節是述成王守成之道以勉康王之保業也賞罰
是人君所以激勸天下之權成王能操其權而善用
之此成王之所以善守也傳中好惡在理而不在我
句在畢協上一層乃所以畢協者也戡字內有賞一
勸百罰一懲百意厥功克恤西土以受天命之功休
字不特有天下而承天命乃盈成熙洽之美也用者
承上之辭張皇六師即是敬哉之實張皇不是要他
去用武只是恐其宴安故欲其飭戒武備以振德威
意寡命與厥功同能張皇六師而無壞寡命則成王
定功遺後之業自能保之而不失矣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內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
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
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
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底至者推
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
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
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
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
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
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此述文武之得天下有賴於臣以示己求助之意重
在則亦有熊羆三句丕平富者無一人不富也平者
各得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
為務也丕平富二句正言其廣德謹罰不必主心言
底至齊信句方是論其心之誠傳云推行而底其至
兼盡而極其誠推行兼盡四字承上文丕平富不務
咎而言非心也底至極誠者心也底至者謂二者之
各致其至苟有一毫之不盡其心自不容已齊信者
謂二者兼盡其誠苟有一毫之不自慊亦謂之自欺
丕平二句是外之充實也底至齊信是內之充實也

都不可作兩平看舊說皆誤認傳意即以丕平二句
主心言底至句是論其誠傳中內外充實句以底至
二字屬外以齊信二字屬內詳玩殊戾文義不取昭
明句是德輝光所著也含德罰二意著文武身上說
勿看得自然了丕平富不務咎二者皆德也德之所
及即輝光之所及然惟誠之至故其及之遠以上皆
論其德之盛宜若無待於臣之助意味則亦有三字
可見熊羆之士與不二心之臣即一人而兼此才德
者也保乂亦着德罰言即所謂往來導迪為文武廣
德謹罰也保乂下須貼出其昭明者益以昭明意用
端命內只以文武之德言不帶臣一邊用端命以理

言與廣書昭受意同謂之端命者正天命可受而不
可圖可公而不可私也道指廣德謹罰之道言
題若底至出起當就底至齊信分内外底至者推行
此務德之心必底家給人足而後已推行此不務罰
之心必底于刑措不用而後已非徒有仁心而不能
行仁政者是其誠充實于外矣齊信者務德不務罰
之心兩者無欲竭盡而極其盈盆之孚無一毫之虛
假于中者是其誠充實于内矣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
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
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
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
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
我稚子之耻也
文武行封建之典為我之計如此今我一二伯父可
不體文武之心而輔我哉先公即上熊羆之士不二
心之臣臣服先王之道即保乂王家是也顧者顧念
之不忘綏者安其道而不變也雖爾身三句即顧綏
之道也恤者承負荷之重而深不德之憂也用奉字
虛看言承君此憂勤也若而不遺乃是分君所憂而
共憂之于凡所以藩衛王室無不盡其心者也不特
順承其號令而已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
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
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
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成周之衆乃國家安危之所係向也周公謹其始君

陳和其中矣非得二公其人者不足以成其終於是
特委重畢公而付之以保釐之責曰保則有周悉愛
護之意曰釐則有辯別分理之意以釐為保固不失
之縱保以行釐亦不失之嚴此所謂不剛不柔厥德
允修也二字意義相貫分開不得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
命
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
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文武相繼敷大德言其久也久而後得見其難也敷
大德就敎事上說如寘異陳數不一乎富不務答等事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得殷固不易而化殷又豈易哉惟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奔走於開創垂統之時夾輔於繼體守成之日何所不殫其力于以安定國家而措之於寧謐焉要其為實其有大於化殷之事乎蓋殷民不靖邦之所以不安也于焉謹而毖之而極防範區處之嚴是豈刑驅而勢迫之耶亦惟遷于洛邑密邇王室使之用化於德義之訓如親近副貳奔走多遜是也既歷三紀之久難化者已老已死未化者方少方生世已變矣而故風始移易反側而為友順變叛逆而為服從殷民於是而始化耳夫當今之時四方中惟殷民為難安而予一人所以宵旰不寧者此也今殷民既安則四方中無可虞度之事予一人亦得以垂拱穆清而坐享乎安平之福矣此化殷之所致也夫以周公之聖必積久而後洽殷民之難化可知也

綏定厥家泛說化殷特其一事耳不可專指化殷言

蓋文王之時未有遷殷之事也遷于洛邑三句即毖殷之事四方二句一直意不可平殷民治即四方中無可虞之事非四方因殷民化故無虞二句乃化殷所致不重效上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污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示畢公化殷之道在因俗為政也道非道理之道乃世道也上二句泛論下二句是言今日因俗之政當如此未可指畢公身上蓋至下節惟公懋德句方叫起畢公身上說去傳中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數語貼在俗革之下乃會經文意叙下不臧厥臧者也臧如君陳篇厥修厥良是也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優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

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將任畢公以化戢重事故先舉畢公德業為已所賴
者以美之不可謂因俗之政為德業者之所優為故
述此也惟公二字須重看見非公不能之意德與業
本非二物自其身心之所得者而言謂之德自其發
之於事為者而言則為業懋德二句德也弼亮至于
先王業也懋德勤小物不可平看於小物而克勤愈
見其懋德之誠也弼亮句與正色二句不可謂上是
事君之事下是接下之事對看蓋首一句起下二句
正色率下二句乃弼亮中事也此三句當一直說下
為是正色句是畢公身上言祗師言是臣身上言雖

以色與言對却不可平看歎服生於正色也言公正
色率下風采凝峻足為朝著之表儀是以凡有論列
若大若小無不敬服夫師訓也嘉績無實可指乃弼
亮所致也予小子句見倚重之意與前小子夙夜毖
祀意同成字與成厥終字同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
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曰祗命重其托也曰周公之事見不可輕任乎人也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
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
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
以樹立為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
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
者雜處使能畏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
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
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
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
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旌別七句再是舉畢公由俗之政即所以保釐者也
末三句乃因此及彼者也彰善二句承表厥宅里言

不重癉惡丕重彰善蓋善者受旌則惡者自然耻其不
若而羞愧懲惡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
聞曰聲弗率訓典三句別慝也以此句照上則表厥
宅里上當補式化厥訓意俾克畏慕句承上二句此
其殊厥井疆之心也此即虞書欲並生哉之意然又
必尊嚴王畿者蓋善惡既至于大明則人心或傷于
太激使不加意于根本之地何以防未然之變而善
保釐之道于不窮哉故又須嚴根本者所以絕人覬
覦之心而不至於啓釁召禍長奸致寇也申畫者因
其昔之規畫而申之孰為遠近之郊孰為王畿之制
只就界限上說明不可謂是高城深池等事也慎固

者亦是因其舊之封域而慎之警策乎守業之人爾容乎保障之法也以康四海康字雖承上言義亦有力不可作效說保釐寓於旌別之中不可分屬蓋旌別淑慝者釐也善者獲揚而不善者又欲其同歸於善者保也義之盡仁之至也或以旌淑為保別慝為釐不是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

此示以為治之體也旌別見於施為之謂政有恒者惟懷永圖永肩一心也政有恒則純靜而不擾故以為貴旌別見於號令之謂辭辭體要則典重而不浮故以為尚有恒是政之體體要是辭之體然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故好異之弊又當深戒也所以然者何哉蓋以商俗靡靡曰靡靡者相隨順之意與有恒反惟利口之為賢則與體要反雖以周公謹之于始君陳和之于中而靡靡利口之餘風猶未殄也公其念哉念其風之未殄而厚其恒要之治體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

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耻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

古以為訓于何以為訓乎
開之之道惟在以德義為訓耳彼庶士席寵可謂資
富矣富而不訓則陷於罪戾何以永年而又當訓以
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能永年也永年
只在壽考上言此二句亦是言不可不訓意然所謂
訓者亦惟因人心之所固有耳德者心之理殷士以
蕩而陵之則訓之以德義者理之宜殷士怙侈而滅
之則訓之以義德義而謂之大訓者蓋其本之性分
自然之懿而非出於智謀術數之末不待求之日用
彞倫之外而自神乎轉移感動之機者也天下之訓
孰大於此然訓非徒以己為之也要當稽古以為之

說古之訓如周公之明德惟馨君陳之敬典在德皆
是能以德義而訓民者苟不由古以為訓則所謂德
義者無徵民弗信而不從矣于何以為訓乎惟德惟
義則本諸同然而人易從稽古為訓則徵諸已然而
民易信此四句當屬訓之之道正所以開之者也此
訓亦不在旌別之前後蓋與旌別並行者也古字或
主泛言
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徵
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
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
嘗謂成王之告君陳於弘訓一事反覆詳言之康王

之告畢公獨致詳於旌別之政而敎訓之事僅微言
之者何哉蓋君陳繼周公之後其相去之時無幾周
公嚴以禁殷民之惡君陳和以誘殷民之善苟不存
心加意於德義之訓則殷民憒不知所從而謹毖和
中之政無所施畢公當寬嚴相繼之後則善者已可
旌而惡者已可別雖德義之訓不可缺然較之於君
陳之時其為力之難易緩急固有不能以盡同者矣
然要而言之周公之謹毖其於時為冬勁雪重氷天
氣嚴肅草木彫落而剪其繁翳君陳之寬和其於時
為春夏時雨薰風天氣溫燠草木萌生而引其枝葉
畢公之旌別其於時為秋輕霜薄日天氣廓清草木

結實而呈其晶彙乃若始之以明德中之以敬典終
之以德義之訓則固如一元之氣流行於春夏秋冬
之間可以論輕重而不可以論有無者也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
修矣
又舉殷士所係之重見不可不善以化之之意善惡
雖旌別而愛護生全之意未嘗不流行于其間此之
謂不剛以保之愛養雖周悉而善惡旌別之限曾不
姑息以從事此之謂不柔以釐之夫如是則非惟善
者益加勉而惡者亦有所慕非惟已化者動激厲之

機而未化者亦起日新之志有善可旌無悪可別厥
德信乎其修矣邦其有不安哉厥德指啟士之德言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
協心同厎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
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
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
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
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
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平平叙三后成功即其詞雖若類言三后化啟之事

推其意實為畢公成終而發周公君陳已然者也畢
公未然者也以其未為之事而同已為者稱之以其
未至之功而閒已至者許之其期望之意至深矣下
都之民其始也世道方降人心未服周公則遷于洛
邑式化厥訓而能慎其始其中也世道方升民漸可
化君陳則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而能和其中至于今
日我公則繼二公之治不剛不柔因俗為政必使有
善之可旌無悪之可別而斷成其終焉最緊要是成
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不成矣始中終時也
謹之和之成之政也當謹當和當成者道也以此濟
彼而不相矛盾相期於化民者心也心者化民之本
道者化民之理政者化民之具然政本於道道本於
心相因者也三后以下一層脫一層來協心同道看
上說致意之辭道洽政治自然而致者也亦根協心
同道來傳中行事用心指民之行事用心也謂之道
洽政治者三后相繼心協道同日積月累於是融會
流通漸涵浸漬道化相為浹洽矣綱舉目張品式具
備政治無不修明矣澤潤生民者言其澤之入人深
而人無不化也四夷咸賴者中國治安而四夷不擾
也永膺多福者蓋遠邇奠安人君之福也生民指下
都遷民言
一說成終者是化啟之事之終非二人之終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
式惟乂 聞音問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
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
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王之意猶未已也而又以無窮事業為公期焉公其
其字要玩味與傳中相期字體貼基字在國祚上說
啟民未化則猶有反側動搖之虞而成周之基未固
也公其於此下都剛柔並舉保釐兼施以終二公之
功以致啟民之化而鞏固王畿便是能建無窮之基
基之所在即名之所在所建之基無窮則所垂之譽

亦無窮于孫指畢公之子孫成式化民之成法惟乂
者言足以為治也下二句以流芳裕後平看傳中無
窮事業以通節言之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
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
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
嘆息言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
輕而忽其易公往治東郊之民勿謂關之惟艱畏其
難而不敢為也亦惟以天下無不可化之民而內盡
其心善者思以旌之惡者思以別之而區畫籌度之

必詳焉庶乎無難之可畏矣勿謂蕞爾敖民忽其易
以為不足為也亦惟以天下無微之可忽而外慎其
事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釐之而設施措置之必謹焉
庶乎不至忽其易矣若是者夫豈徒哉亦以盡繼述
之責耳蓋世變風移允升大猷乃先王成功之所在
而前政周公君陳輔以為之者也乃今盡心慎事以
化斯民正以敬順不違先人之成功使常如疇昔之
盛于以使謹始之道和中之規不特不至遏佚而廢
墜且因是以休美矣此正見成終意欽若二句相連
說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
成績紀于太常
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
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
穆王命君牙先叙其世功之美欲其知所繼也世篤
非一世也盡心不欺之謂忠守正不阿之謂貞二字
以心言服勞以事言此皆以教養言成績是教養民
而成功者書績于常將與日月同光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
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先王之臣暗指君牙祖父言但未說出心之憂危不
是應不得其人是承上文嗣遺緒來說見其任大責
重而懼不克戡也亦思先王之臣二句是欲發其求
助君牙之意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
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
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今命句應上亦惟先王之臣句纘舊服正應首節之
意作股肱心膂正所以為翼也股肱心膂不必謂肢

肱是資其施為心膂是資其謀猷盖股所以行肱所以持心以為一身之主膂以為一身之幹皆人身之不可缺者兼舉之資之切也無忝祖考言能如是則為祖考之順子順孫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所謂纘服以無忝者亦不過盡司徒之職焉耳司徒之職莫大於教民自設教而言曰典典者常行而不可易之謂也大而布之謂見諸條教之間如何而親而義而序別信使民無不知也自民之固有而言曰則則者截然而不可越之謂也敬而和之謂不忽其事而不逼其從也有勞来匡直之意如親義序別信之理各得其所而人無不化也然為教之道固所當盡而立教之本不可不端身正則著其典則之道於行矣心中則蘊其典則之道於心矣正中一也自

身曰正自心曰中敷典和則因人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古司徒所職專是教事故曰此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嘆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欲有以教之而不先有以養之則救死恐不贍治禮義其無暇矣此司徒之職主於教而養亦兼之此古設官之意也暑雨者暑而又雨祁寒者寒而又祁此皆天時之常而民至於怨咨者以無衣食故也夫當暑雨祁寒之時而斯民惟衣食之是苦何艱難如之此任養民者之所當思而圖之也思以心言圖以事言圖易不過是均傜役薄稅歛教樹畜勸農桑之類若說是分田制里則非司徒之事矣民乃寧則無怨咨矣怨在心咨在口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于後曰謨曰烈各指

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荅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

嘆息言畧毛多士懷保惠鮮文王教養之謨也光四方而顯西土有若日月之照臨何丕顯哉斯謨乎惇信明義散財發粟武王教養之烈也善繼志而善述事有若堂構之相成何丕承哉斯烈乎文之謨武之烈一也故下文以光命總言之啓佑後人者即謨烈也正者言其當天理合人心也罔缺者言其大綱舉而萬目張也文武垂統之善如此今爾當何如哉蓋文謨武烈一代之光命也一對於成王以成持盈守成之功再對於康王以成重熙累洽之治其在于今不有賴於汝乎汝所治者文武之民所任者教養之職弘敷式和思艱圖易固各有訓矣爾必敬而明之用是輔我以奉若成康對揚文武之光命於文謨武烈皆纘述而無愧焉斯已矣奉者承而不墜若者順而不違也誠如是不有以追配前人乎蓋先王之對揚光命乃爾前人輔佐之力所謂忠貞服勞者不可誣也今爾能使我不負先王對揚之舉是已於前人之績亦能追及而不失配合而不爽矣是君牙之輔君不惟無愧於先王亦無愧於文武不惟無愧於其職抑亦無愧於祖父矣此君牙之所當深勉也用奉

若二句文意與商書俾率先王二句同

一說謨烈活看不必指教養言自其發於身者謂之謨凡文王所以造周者如咸和萬民修和有夏等皆是自其成功者謂之烈凡武王之所以承文王而成有周之功者如永清四海丕單稱德皆是蓋文武之謨烈所以計安天下者君牙今日之教養亦所以為安天下計也但以安天下言之則其揆一也又何必以教養拘摭謨烈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

篇中深戒君牙守家法全重在民之治亂一句蓋民之治亂係於家法之守不守此見守家法所係之重以見其所當守也有乂字正應民之治治字前奉若對揚等亦在其中矣君之治臣為之也故率祖考攸行自能昭乃辟之有乂矣昭者顯著當時也只就教養阜成言舊典即所述服勞忠貞之事亦指教養言

率祖句即上舊典句上實下虛

冏命

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居天下之位必有首天下之德穆王首述已之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而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思免內有欲求賢輔德意厥愆以下出入四句照着是言動不合於禮也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群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維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文武君聖臣賢而猶賴侍御僕從之輔然後德脩而化廣可見僕臣最是要緊命伯冏之意全重在此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齊敬也承弼者承順其善而正救其惡也入言動講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臧者謂其言切生民而關治體也下民二句平祇若即動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意咸休即民無不化言

同為則行同為法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意以文武之聖且必得近習之助而況於穆王乎以文王武王之臣咸懷忠良且猶謹此而況穆王之時乎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繩愆二句正所以匡其不及而為紹先烈之本也人君一心萬事根本惟非僻之心存於中故愆謬之失見於外愆大過謬小過俱指言動言直之正之正所以格其非心也二句一直意先烈即上文出入起居

至咸休者紹者謂動焉而欽以繼文武之罔不欽言焉而臧以繼文武之罔不臧而祇若咸休之盛盍自我而勿替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太正太僕正也群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

此節正所以命伯冏而求助之也正于群僕正字活看欲使近臣皆正而無邪非統率之謂也下節正示以正群僕之事懋德者欲使其德日進於高明有如

先烈之盛也其功全在交修句不逮即不及也指言
動從謬說交修者協群僕而交修之使一言一動皆
無從謬之失必如是而後謂之匡進君德也却要識
旦夕承弼意蓋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
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嚴於分者未易犯其
顏色洽於情者可以救其過失捄過於無間之時易
為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為功此懋德為侍御僕從
之職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
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說小人也吉士君

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此正是正屬之事無以二句正所以慎簡之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
即所係之重以見擇屬之當謹僕群僕也后正即前
出入四句意自聖謂不欽自以為欽不臧自以為臧
也后德二句即上四句意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申戒其用小人也憸人即上巧言八字耳目之官即
群僕侍御也先王之典即出入起居四句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祇厥辟惟

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群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賄
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瘝厥官就所任之人說所謂曠者乃是不能盡匡君
之職也所曠雖在群僕實僕正不能正屬輔君之所
致也故曰爾大弗克祇厥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
欽者欲其不以僕臣為小職而忽之也永弼正是欽
哉之事彝憲亦是出入起居等與先王之典同近習
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惟患其不能正捄故在先王

則稱其承弼而在已則責之以永弼焉永者永肩一
心之謂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耄老而昏亂之稱荒怠也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
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
以耄荒而度刑所度之刑可知矣刑主贖刑而言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
義姦宄奪攘矯虔
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古訓自蚩尤至酡享在下皆是寇賊十字作二人看
此說蚩尤正著苗民之惡不重蚩尤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
淫為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
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
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椓竅黥面
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
差别皆刑之也
制以刑五虐之刑是也爰始句五虐之實越茲至有
辭殺戮無辜之實劓刵等連大辟故曰五虐
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
無辜於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
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
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
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
詛盟截上言苗惡染於民下言苗惡聞於天民興民
字以下民言監民民字以苗君言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絶滅也謂竄與分北之
類遏絶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苗民虐刑而其禍如此此可見用刑者所當戒也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鰥寡無蓋
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
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
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
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
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
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
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蒿
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群后及在下之群臣皆精白一心
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
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皇帝遏絶苗民固是為民除害然人心猶未正也於
是又正人心絶地天通是正人心之具棐常是正人
心之本絶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絶在地之民使人不
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絶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
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如此則人要求鬼神之心亦
自懈弛而降格之說亦自屏息矣然其心之所以不
明者由於道之不昭明故又棐常以正人心之本常
者常道也民之循常道者則保安之戾常道者則懲
治之使人皆由於常道而不違便是棐常此即孟子
言反經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傳曰公道昭明
盖善者必福惡者必禍此道也昭明公道正所以棐

常也無蓋只是其情得伸與無所控訴反對舉鰥寡
之微則凡民可知矣絕地天通者使人不惑於鬼神
之不可知明明棐常者使人皆盡力於人道之所當
為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
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
無不明也
承上言民心既正德憲民害之未盡去也於是清問
下民聲苗威過言其以虐為威察為明也德威二句
不重惟畏惟明全重在德威德明反苗之惡上德威
不是刑罰如所謂神武而不殺者德明是以德照臨
天下而感格之也俱要就德上看出畏者力於為善
勇於去惡也明者曉然知善之當為惡之當去也此
所謂穆穆在上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
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
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
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
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
聖人憲民之周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安之故命

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至嘉穀即是恤功于民伯
夷降典折民惡斷惟刑者失禮則入刑也降典是降
天地人之三禮而列其尊卑等級之章程折其邪妄
使不陷於僭妄謟瀆之失也農殖猶言厚殖也非三
農之農成功殷民者謂典禮修而天下之人心無不
正水土平而天下之民居無不定播殖興而天下之
民生無不厚道德一而風俗淳幹止寧而衣食足不
有以致民之殷盛富庶乎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臯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
祗德也
君之所以憲民者雖極其周而民之所以從君者未
必皆能如君之欲故不得已制刑以防之以教祗德
則意又在德不在刑也中是無過不及與下中字同
輕重得宜取舍當可之謂敬德只就薦倫理上說玩
文意自皇帝至此皆是叙下此節者蓋歸重在刑上
然此却是散散說至下節始發明此意士上不言命
蒙上文一命字也制檢制之意立法在此以制服其
民未就用說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
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德

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為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於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此節總申上三節味本文故乃字重在所以用刑之意有虞之世君如大舜德威德明而和敬之容著於垂拱無為之際何穆穆之在上乎臣如三后恤功啟民而精白之容著於勵精圖治之日何明明之在下乎君臣之德光輝發越昭著於天下無一處之不被由是下觀之化感動奮發而惟威惟明殷盛富庶遍為爾德之歸者自不能已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乃命皐陶為士師竭心於參錯訊鞠以明乎刑之中而輕重取舍之必審于以率乂于民而輔其固有之常性所謂教祗德者是也是知有虞之治本之以德而輔之以刑其用刑之本末固如此率乂者導之使洽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上只言用刑之道重在舜上此言用刑之極功重在典獄者非訖二句與敬忌三句不可相對須相形說謂用刑不輕徇乎人而致謹於已也敬忌二句相連意惟敬忌故無擇言在身無擇言在身故有天德無擇言在身者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也大公至正即是天德自作元命二句謂栽培傾覆福善禍淫天之大命也典獄者至公無私則人之當生而生當殺而殺其命自我制之天作至公之命於上典獄者作大命於下蓋配享而無間矣配字要

見是理相脗合而無所愧怍之意以至公立說享字不必眂或曰配合而無間享當而無愧也有天德便能作大命作大命便可配天道語意甚相連都是推言用刑之極功要分析一句不得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諸侯也為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啟迪斯民捨

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殲之也

以上是告四方此專訓諸侯監懲對看播刑之迪謂伯夷降典之時以刑開導斯民使常曉然知所由也苗民倚勢作威而不察辭與罰之相應雖曲直弗別也是察獄不得其情矣惟便辟是用而不擇吉人觀于刑之中雖失中弗恤也是任獄又不得其人矣人法俱弊如此是以亂虐無罪而為天所咎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業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日則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

格命猶云至言也今爾以下皆是勤是參錯訊鞫克閱實等事勤而職舉刑當其心自足以慰懌一或不勤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贖雖戒亦無及矣此所以當勉於勤而不可不勤也曰罔或戒則無不戒者矣此二句是泛論其理當如此不是已然事乃一

節關鍵然所以當勤者何哉天齊至在人正是言當勤之故天齊二句言制刑之意見不可恃也一日字重看不重天齊上非終二句言刑之由用一視人所犯耳見不可以私意而重輕之也用刑之所以當勤者如此爾於此宜何如哉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可也雖畏四句正是逆命奉君之實敬逆二句對天齊二句言雖畏四句對非終二句言天使我為一日之用汝當奉我一人以敬逆乎天也罪之故誤在人豈可徇我以為生殺乎總此六句都是能勤之實一人三句期以能勤之效敬與勤不可平看敬者勤之本勤者敬之用敬所以為勤也雖畏四句上下相形看

戒其徇君而勉其徇理也成德謂成正直剛柔之德者然成剛柔之德者易見成正直之德者難言蓋正直者相安於無事也舊謂不剛不柔刑新國用輕典之類非是蓋正直不出於畏休之外畏所當畏而民懼於為惡休所當休而民樂於為善下不犯法而上不用刑此所謂成正直之德也長我王國是君之慶惟以永年是民所仰賴慶賴垂于無窮是安寧之福永久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

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荅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此合同姓異姓諸侯而總告之用刑而能安乎百姓然後為祥刑今爾安百姓者必有所當擇者何者在所當擇非人乎人者寄之以刑者也人而不擇則或失之虐非所以安百姓也故必盡心於擇人焉餘倣此能如是則民斯安而刑斯祥矣此用刑之綱領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

、承上言綱領之中豈無節奏之可言哉夫獄必先聽而後斷也聽之蓋有道焉是故彼此交惡而成爭有爭則有兩也一不至則偏矣必兩造而後可以考其是非形迹相覈而成詞有辭則有證也一不在則惑矣必具備而後得以閱其情於是而聽之又不可徇一己之見也必合衆人之聰明以共聽五刑之詞而

或輕或重與衆共之焉及夫推斷之際尤當因情以處法辭之簡孚而後正于五刑刑之疑者則質之于罰罰又疑則直宥免之如是則聽之也詳而公而斷之也審而當矣

正于五刑五罰正字不是便以刑罰加之只是將他情詞與刑罰質正其合否也此蓋古者因情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若今後世皆是移情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證猶今所謂干證人即上節及字前欲審度此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

五過之疵惟官惟及 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審克二字一連說謂詳審精密反覆考究而盡巳之聰明不得輕有出入之意不可謂察之盡其心治之盡其力也此亦是斷獄內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刑獄之無疑者易決其有疑者實未易斷也故復申上文聽斷之意疑者即上文刑罰之不簡者也赦者即上文正於罰與過也審克是盡心以審其辭與刑罰果簡不簡當赦者不故入不當赦者不輕赦也與上審克同但上只言過以見刑罰此則明言刑罰與過也此申斷獄一邊意簡與不簡稽貌皆是求爭者之情實未及說加以刑罰上重在稽貌句具嚴天威言聽與不聽凜乎上帝之臨汝見不可有一毫不盡之心緊承簡孚三句此申聽獄一邊或謂簡孚以下作審克之實亦不相背盖聽斷不是兩截事聽者所以斷也且簡孚字正上所謂五辭簡孚者也不簡即上五罰不簡者也即本節首二句所謂疑也不聽者即赦也又審克是審其情而盡其能審焉得虛虛在刑罰上審須是考究情實却須是簡核稽貌等事此可見正於刑罰正時亦慮將以斷也聽斷之不相離也大槩此節是申五辭簡孚以下數句與兩造具備句無預不可以簡孚以下為申兩造二句之意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此節是呂刑本旨閱實因贖罰言當視實其罪而後罰之也審克因條律言墨罰之屬五句是條正律之數上下比罪是無正律者此篇專主罰言而下言刑者謂先擬其刑罪而罰之也惟察二句屬比罪一邊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比附之時恐其徇私而妄比附也故戒以無差誤於錯亂之詞恐其泥古而強比附也故戒以勿用今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詳審法意求其與情實相應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

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此言刑罰當適其宜蓋行權而不離乎經者也上刑二句輕重諸刑有權也輕重諸罰有權謂上罰適輕下服下罰適重上服此二句是因人情而為輕重者刑罰世輕世重如值新國則法制未備趨向未同故刑罰隨之而輕值亂國則倔強難制習狃成風故刑罰隨之而重此是因世變而為輕重者與首三句皆是權也惟齊句正指此四句言刑罰之施於人施於世者雖惟權變是適或由輕或由重而齊以不齊之法然要其歸則當輕而輕當重而重一隨人情世變而為操縱蓋有倫要所在確乎為不易之定理也倫者有序之謂要者至當之謂惟齊齊字活看惟齊

二句題不可相對講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

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
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
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
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
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罰懲二句言罰之當謹下擇人盡心備辭正所以謹
之也以罰起之者重在罰舉罰以見刑也在中者言
推鞫人情得其至當固不失之過而勝其情亦不失
於不及而昧其情也察辭四句作四平看察辭于差
是不失人之情非從惟從是不執在已之見二句却
在察辭上言哀敬折獄是矜恤以求情明啓刑書胥

占是盡公以聽法明啓刑書不可與胥占對看咸庶
中正承上四句言其刑其罰句似主斷獄言却未便
即以刑罰加於人而又要審克此俱是將刑罰之時
故傳中總為聽獄者當盡其心與察辭等同論不可
以察辭至中正作聽獄以其刑其罰二句作斷獄獄
成二句是承上擇人盡心二邊來說乃據理言見其
獄之當意見當擇人盡心也不要死殺看亦不可以
此二句連屬下句作讞獄之事告有邦有土止此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
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

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
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
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
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
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致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
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
者無一點之汙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
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
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
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

之命爾
朕言多懼言已敬刑之心以示臣之不可不謹也下
二句承上一句惟其懼之至故畏且厚也畏之者不
敢輕有所用也厚之者刑期於無刑不忍之心常存
也德即好生之德不可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也今
天相民二句勉臣之致刑明清以下即其事也作配
者期之之辭即前配享在下也明清對下兩辭二句
公以聽單辭中以聽兩辭民之亂只就獄上說謂其
服罰輸情而虛偽之辭不得以逞也獄貨以下戒之
也獄貨即所以私家也亦清之反也此獄之所由不
中也惟罰心法就刑罰言看來只是庶尤謂天報以

庶尤使人永畏其所罰而不敢獄貨也與下天罰一樣字天罰二句言天一定降罰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嗣孫指諸侯言德即前三德全民之中即所謂率乂于民棐彝者也今往二句且虛說哲人以下是其實也哲人指皐陶伯夷咸中是用刑得中全民之中意含在其中二中字不同上中字是民之性下中字是刑之當也有慶即有辭蓋此哲人四句相叫說言哲人用刑而致無疆之辭是豈違道以干譽耶蓋由五刑之用咸得其中有以成德而化民是以下無冤獄而有令譽之永耳哲人之用刑如此刑之祥莫加焉來世之監其有外是乎故又申言受王嘉師者當監于此祥刑也受王嘉師只是嗣孫謂之嘉師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中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祥刑指咸中謂之祥刑者刑雖主於刑人然明刑以弼教而刑期於無刑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通篇是册命文侯之詞此節先述文武之所以得天下及成康之所以保天下者以告之蓋將稱文侯助己之功而命之如此也求助之意甚輕全重在亦惟先正數句大意云成康承文武慎德受命之後又得先正之輔故得安在位也丕顯文武是舉文武已成之德而稱文武耳不可以克慎三句為丕顯之實明德時多就教養說蓋本下殄資澤句與柔遠二句看來文武之克慎明德莫麗陳教是也文武之德昭明而上升于天廣布而下聞於民惟以是之故天集其命於文王之身周家之命集於文王定於武王故集

命則以文王言明德則兼文武言先正即唐叔文侯
之祖文武之臣也謀猷亦本教養說謀猷罔不率從
正所以昭事之也先祖安在位謂允升大猷膺受多
福成王得安在位也四方無虞一人以寧康王得安
在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
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
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
所太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
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
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
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
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
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
位也

此節對上節看上言成康承文武明德受命之後而
復得先正之輔故先祖得安在位此平王言我承幽王
殄資澤國敗之餘而無群臣之助其何以安在位哉
將要歸功于文侯故先此以發之嗣造三句相呼應
說言為天所譴者由其殄資澤于下民故侵戎云云
侵戎句正是天譴資澤教養是也御事指在庭之臣

言惟祖惟父專指在外之諸侯言勿平意謂內之輔
相者即無老成俊傑以文武之道事我而我又無能
何以濟艱所賴以濟之者尚有望于外之諸侯也而
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如先正之昭事以恤
我乎嗟我諸侯設有能如先正之致功于我則我一
人可以濟難而如先祖之懷在位矣而今何有哉蓋
惟幸有父義和耳文侯與先正唐叔皆是晉侯故兩
節意皆重在諸侯上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
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
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
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
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
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此承上文言於悲國無人之中而幸有文侯輔君之
美也肇刑二句是克昭之實一直說言儀刑文武之
道以事君而用以會紹其君也用字有意須重看會
紹以國統言會者使國統合之而不離紹者使國統
繼之而不絕追孝比克昭推高一層說克昭者言繼
志述事不過佚前人光也追孝則志繼事述而可謂
之孝子矣追孝承上二句言汝多修扞句即承上文

會紹乃辟者而言但重在艱字蓋謂澤殄國敗之際
而能修扞已也修扞所以會紹之也嘉者稱美之意
惟其嘉之所以命之也以上二節皆是述其已然之
事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
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
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
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士
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

爾師爾邦皆指一方而言師民衆邦侯邦也下文柔
遠至爾都皆是視師寧邦之事秬鬯以為祭告之用
弓矢以重征伐之權柔遠能邇以教言懷來勸導使
不失其性也惠康小民以養言賚予周給使不失其所
也荒於事寧於心無荒寧句是承上起下之辭蓋苟
有一毫之荒寧則遠無以柔能惠康乎一方近無以
簡恤乎一國矣簡者士可堪乎教養之寄者收用之
以任教養之職恤者民之不得乎教養之澤者惠恤
之使蒙教養之恩也爾都指文侯本國而言成顯德
者謂其遠而一方近而一邑皆德威所被外侮不足
懼小民得其安而德於是乎顯矣或謂克昭顯祖德
固顯矣今柔遠等所以成此顯德此言招撫無意
一說柔遠能邇言統一方之諸侯惠康言撫綏一方
侯國之小民也不可以柔能為教惠康為養如此則
上文明德謀猷等字俱不必入教養說尤見清爽得
經文意愚見可從但時說多入教養恐作文不入觀
者或以為昧旨耳

費誓

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
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

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
伯禽為方伯率諸侯而征之所誓之人合諸侯與魯
國而言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
鋒刃無敢不善
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
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
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
序也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

渻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斂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
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
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此除道路之
事

上誓衆士以治戎備之事師未出時也此是誓居民
以除道路之事師既出時也牛馬車戰負載之用既
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故只言無敢傷牿
擭穽是居民平日設之以捕虎豹及小獸者杜斂皆
閉塞之義欲居民如此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
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
有常刑

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
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
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
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墻竊人牛馬誘人
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風逸逋逃皆居民人物之逃者勿越逐就失主言觀
傳失主雖不得逐一句可見或以傳言嚴部伍之事
當就將士言不知失主越軍壘而逐馬牛臣妾則其
亂部伍也甚矣通節以賞罰平看不妨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
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illegible]
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
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
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
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
楨墻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
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
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
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
地近而致便也

此節雖是三事然所誓之人卻是二般前一大刑是
統告諸侯下二項是告魯人者通節又不可以征徐
戎句作冒蓋師行而糧食從之此征字與糧糗相連
與下文惟築等皆平看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
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
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
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群臣史錄為篇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群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
流是惟艱哉
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
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
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
首也
徇已者徇已之私有所貪欲也一節皆是古人之言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来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
復有来日也
傳中已然之過不可追句予起說此節只是未遷之
善猶可及意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
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
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
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
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来
之善也
古人暗指蹇叔今人暗指杞子雖則云然猶過文之
法猷詢即聽信也罔愆冀其来日如此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
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
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基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
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
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
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師
諞言謂杞子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此承詢茲黃髮說来有字是任用意三箇尚字足見
其改過不力仡仡三句不重是特起下三句襯下二
節所應俱不及勇夫一邊可見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
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
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
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
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此下三合推說我尚有我皇多有之意以國家成敗
所係也昧昧我思之善惡有關於國之利害試以一
善者言之如有一介臣斷斷誠一不自露其技能其
心休休然易直好善如有所容受焉於人之有技負
出群之才者若已有之不知其為在人也於人之美

士有通明之德者其心好之不但如口之所稱蓋愛慕之真切也如此是可謂能容人之有才有德者矣斯人也不用一已之長以來天下之善以天下之善治天下之事善類在朝遺福無窮啓佑後人而保我子孫康濟兆庶而保我黎民子孫保則國祚昌黎民保則國本固其有利於人國也何如知此則杞子斷不可用而用之無利於國也必矣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首二句與若已有者異彥聖二句與其心好者異皆不能容也如此則必恃一已之見不參衆人之見好生事以開國家之釁故一有所動貽子孫之害一有所舉貽黎民之害亦曰殆哉不賢之有害於人國如此然則杞子其可用乎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邦侯邦也杌隉即子孫黎民不保榮懷反是上一人即不能容者下一人即能容者慶即榮懷此言用人當謹也

李氏養吾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讐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尚書會解卷之六終

〔清〕吳懋清撰

毛詩復古錄十二卷首一卷

清光緒二十年廣州刻本

毛詩復古錄

光緒甲午刻於
廣州學使者署
會稽陶濬宣書

序

余按試高州得吳生錫疇經學獨冠及取進新生又多其兄弟行獎賞日詢其家世始知其曾大父迴溪先生以經術著聞家學相承其來有自亟命取遺稿送閱及鄉試時錫疇來會垣則先生家傳所載十數種已得其半時余將往試雷瓊因先取所著毛詩復古錄捐廉授梓今春余自東江回其剞劂已成裒然一鉅觀矣時先生哲嗣季輿廣文方司鐸廣州郡庠而

序　二

余將報湍北發遂以鏤板付之廣文以為家藏且俾粵之人士就近印訂較之鄙人攜去者其沾溉當更獲益季輿喜余之成其志也索為弁言余惟陳氏稽古編近已風行海內家置一函以為問途之軌轍而先生之復古異途同歸其相輔而行者厥功實不在陳下雖其中如后之為後周之為幽明之為芒碭之為碭什之為三數條有似其說之略新然古人讀書貴

序　三

有心得鍼膏肓發墨守雖在同時未嘗不各申一見若空談名理而不究漢儒攷據之旨則是等於無所用心其必以閣束三傳為能事則又余所不取者起先生而問之或當以余為知言也是為序

光緒二十年歲次甲午冬十月督學使者仁和徐琪序於喻園之校經廬

門下士南海譚祖任書

吳廻溪先生家傳

遂溪陳喬森譔

廻溪先生姓吳氏諱懋清字澄觀高州吳川人世居水潭鄉以避海氛奉母遷茂名之赤嶺橫塘鄉其郡人謂之橫塘先生父諱光禮有隱德事載邑乘先生年十二能誦十三經稍長益肆力於箋注義疏漢唐以來作者皆搜剔纂錄以爲生古人後讀書始得如是三十四中副榜越三年中式舉人辛未會試不第館京師於時漣平顏公伯燾海康陳公昌齊定安張公岳崧與邑人林公召棠皆推重之名藉都下先生容質樸偉其學巨儲而約舉喜深湛之思其爲文抉經源道匯於古人之法其沛乎獨得則又置身今人之上而不苟隨故卒無所遇癸未再報罷遂浩然歸著書自娛既林公召棠亦告養歸以女妻其子士彬蓋始終尊其德也所居重巒窈窕蔚薈數里而長子方翺號聰明彊記日蒔花竹撿圖書瀹茗侍有以自樂故暮年雖病目精思不衰其教人以敦行爲本稽古爲先言動必遵繩墨時出所著誘後進學者以列弟子籍爲榮道光癸卯年七十矣以老不赴銓例得京職授中書科中書銜明年方翺沒又次年先生以疾卒先生家素貧及稍贍念母喜惠戚族常儲錢帛食物以需遇父忌日輒隕涕置祭田築廟妥塋自爾以上其伯父有足疾侍養如父弟懋基亦舉於鄉屢困禮部試出爲校官代教子治家二十年又割產與貧姊舅氏爲從子姪失所者婚娶畫恆業歲饑則發囷賑距鄉二里許鑑江漲發常購棺瘞流屍先是左右鄉多訟鬩自先生情慉而理喚之咸退讓而謹良焉是以知不知皆謂先生篤行君子也余不及見先生先生沒十六年始與士彬爲同年生屢造其廬獲次其遺書凡先生所著有尚書解五卷尚書古今文測七卷尚書三文訂譌六卷今古文尚書問答二卷尚書訂定古本七卷詩經解五卷詩經測九卷毛詩訂本七卷毛詩復古錄六卷周官測七卷周官鄭注訂譌十二卷儀禮測八卷大戴禮記測十三卷春秋傳注訂一卷集輯十三經注疏十九卷四書解十二卷四書推解十卷論語考八卷孟子考八卷朱文公儀禮通解弗一卷國語韋注訂譌四卷地理雜著十八卷天問測一卷詩賦雜文十三卷

論曰

國朝學尚根柢故多通經致用之儒即或不見知猶抱殘守闕不自悔也先生其一矣嘗過其游息之地手所植松萬事謖謖煙水閒鄰里萃聚其下言其盛德先生苟得志此非徒獨善明矣乃遂不得施設惜哉

皇清敕授徵仕郎中書科中書吳君碣銘 幷序

蘄州黃雲鵠譔

粵東陳頤山孝廉計皆來都出所爲吳迥溪家傳見示曰是吾粵篤學楙行君子也歿二十五年矣銘幽之言未有所屬若宜爲文張之俾後儒有攷焉乃次其家狀證以傳而文其碣曰君諱懋清字澄觀晚號迥溪學者稱迥溪先生高州吳川縣人先世由江南遷粵復由茂名遷吳川嘉慶間辟海氛奉其母還茂名赤嶺鄉家焉世有隱德考溥淵公諱光禮善行載吳川志生子二伯卽君季角峰學正名懋基君生而孝友學行冠一時自幼學汔壯且老曰抉剔經傳有心得輒筆之學既博且勤爲文粹然一澤於古

年二十四補縣學生二十六居溥淵公憂服闋食餼試輒冠曹三十四中丁卯副榜三十七領庚午鄉薦辛未會試不第夏課京師與粵中先達陳觀樓張翰山顏魯輿林茀南諸君子交善因以求天下賢者學益廣大四試不第遂歸養不復出惟潛心著述自十三經諸子史國語離騷及形家言皆有纂錄一書輒四五易稿合所爲詩賦雜文爲卷凡二百一十有四晚得目疾猶矻矻不止其講學務以身教時出所自著誘掖後進所成就多篤行通經士君母洗孺人性嚴顧樂施予君先意儲錢物以待或不怡則下氣卑容陳說古今可喜事宛轉動聽得歡笑乃已與弟角峰友愛篤至義兼師友自始遷祖以下及禰塋地修之祠宇葺之墓田增之譜牒釐之家塾恆產培之族婣無告者衣食婚喪之少孤者教育之里林孝廉歿於都病醫餌之卒厚斂而歸之歲歉輒散穀貧者館金不給則出其家敘釧繼之流殍爲棺瘞之赤嶺故健訟自君還居後鬥者質君輒解久之退讓成俗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喻誠之必孚也君於鄉可謂孚已戴記曰君子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君於學行可謂博且篤已道光癸卯歲居銓期以老援例授中書又明年春正月二十六日疾卒距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初七日生辰得年七十二咸豐三年七月某日塟於茂名金釵嶺之原配易孺人武進士中孫女武舉人業富女有婦德側室三人黃陳宋子男四人方翺

甲午優貢生取鄭先君卒易孺人出士彬辛酉拔貢生取林卽茀南女宋出士彥增生取孫士參庠生取李俱陳出女三長適楊易孺人出次適招次適李俱陳出孫二宣崇廩生宣綸曾孫二同治七年其嗣不遠七千里介陳子乞爲墓志予曰君歿久志墓無及已爲碣銘可銘曰

士鶩聲利經術滋荒君務績古闡存葺亡世薄經生迂窶寡用君修於鄉誠至物動說經紛綸攷行則否君不其然應有均有我有至友竭來海濱於世鮮可爲予誦君君歿有年得五則世卽今弗傳後生何識伐海濱石爰揭斯文石其勿泐斯君子墳

序

懋清暮年酷愛毛詩見興觀羣怨之益論世知人之資隨舉一篇莫不具有幼讀詩序辯說以爲千古轇轕一埽而空及聞小序可去大序不可去豈漢唐諸儒絕無確見仍株守前說乎若國風之斥爲淫奔聖人何苦存此以示後人近得讀阮文達所刻　皇清經解聞見漸廣乃將經文之異字及近儒各解之獨得者詳爲臚列參以拙見辨證於後以示子弟多覽之不能終卷非以其煩而未有歸宿乎今年七十綠水灌瞳已壞一目聽其坐廢心又不忍乃力疾起草復成此編其經文則並列諸家據爾雅以訂其誤古通者聽之異義者存之其序苟有一字可存則據古籍衍成之無考者就詩義約舉之周頌三十一序與蔡邕獨斷所載魯詩序大體皆合則就其說引伸而加詳其傳謹依爾雅與經義合者取之爾雅無訓而諸家有者亦間取補之毛公於列國之疆域都會之遷徙多不能詳其本末及文武周公之政蹟厲宣幽平之變亂亦不能拔詩之編次求其事實以證明之愚首得力在紀年逸周書及國語左傳諸籍詳其作詩之人證以先秦以前之古說皆確有據依不可移易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專據冠禮昏禮釋之一切淫奔之說概揷不入其田賦軍制之沿革官爵稱謂之不同則據經傳證明之一洗舊說之陋詩爲樂章則以儀禮周禮爲據井魯詩緯參定之其音韻以近儒

顧氏炎武爲主參江氏戴氏段氏各說以古讀及雙聲通之懋清犯三不韙欲訂毛經而補序補傳厥罪大矣乃不顧而決志爲之無非欲發前人之覆不爲舊說所囿竊有望於當世鉅儒有心力者更加博考定其旨歸庶幾經義有昌明之一日也年老志昏神復耗竭所得止此畧陳其梗概或可附千慮之一得也時道光歲在癸卯橫塘山人

吳懋清序

例言九則

一毛詩經文有宋刻本有唐石經本有鄭箋改本有陸氏釋文所載異字本有朱子集傳本有段氏玉裁訂毛古本外此復有齊魯韓三家各本有說文所引本有漢晉諸儒所引異字本大抵以合於爾雅者爲正其字體微有增省或古今通用者或字異而義通者亦並存之其不合雅訓不可不改正者如君子好逑緇衣引逑作仇郭注爾雅引張衡詩說引並作仇爾雅仇訓匹訓偶淑女爲後妃之匹猶武夫爲公侯之偶則不得以夫妻之說解之爾雅逑作鳩訓聚猶今文書旁逑古文書作方鳩毛傳改仇作逑訓爲匹合仇逑爲一字與爾雅緇衣皆不符誤又如遵彼汝墳郭注爾雅引魯詩墳作濆惄如調飢鄭箋改作朝飢朝何以必飢不可通說文作惄如輖飢輖音至爾雅惄訓飢謂飢如至飢亦不可通韓詩作愵如調飢愵爲古惄字如而古通調飢而望調濟賑其飢文理始順且救荒首在弛山澤之禁繼之以賑濟自汝水下流至濆水爲藪澤所在屬周公幽采承文王之命賑濟其飢與大匡解合若止汝上隄防有何木可採乎據此二條改正二字則經義可通其餘可以類推

一毛公詩序似有來歷史遷謂孔子序詩書愚據本紀及世家摘出孔壁六十三序駁張霸古文序竄改之非因知詩亦有序如國語稱周公作常棣作時邁左傳稱衛人賦碩人鄭人賦清人國語所記事後於孔子卒後二十年左傳又後於國語二十年安知非據孔子序而云然乎又安知非序在孔子前而孔子傳之乎且蔡邕獨斷載魯詩周頌三十一序與毛序大體皆合考之詩義確不可易大概毛公得其殘本其磨滅者亦未免以意爲撰補如張霸之撰書序矣其從篇名起義者如漢廣爲德廣所及小明爲所明者小南陔爲相戒以養白華爲孝子潔白諸如此類憑空杜撰固不足取大序可存者如關雎爲后妃之德葛覃爲后妃之本樛木爲后妃逮下螽斯爲后妃子孫衆多愚謂后後古通證姒氏爲文王後娶之妃文王六十一始生武王得同母弟八人異母弟八人及暮年并孫計男子將近百人文王年七十餘逸周書稱太子發則伯邑考早卒可知然則周南十一篇由暮年誕毓之盛賢子孫之多爲王業所由起故形諸詩歌皆實事也其小序誤者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原指關雎之亂合樂三終言毛公誤會撰爲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爲朱子所駁其可存者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明見鄉飲酒禮及燕射聘禮此有本者也據此兩條見大小序俱有不可廢者餘可推類

一毛序於變風言及男女之際多斥爲淫奔朱子集傳更

加甚焉今專據冠昏禮釋之已十去其八九又據左傳之歌風見志與離騷借男女之相求比君臣之遇合以通之然後知鄭聲淫鄭詩不盡淫此孔子所以必放鄭聲而鄭詩尚存於世如春秋時列國卿大夫羣歌於燕會無不習聞其說者據左國及論孟大學中庸皆可知之

一毛序南陔以下六篇以爲有聲無辭楚茨以下十篇以爲刺幽王傷今思古以愚考之即幽雅及笙詩幽雅用南籥吹之笙詩用笙管吹之故編列一處證之儀禮周禮籥章及左傳悉有確據可以訂毛公之誤

一毛公地理方輿之學最疏一周南召南毛以爲江漢以南則皆揚州荆州詩幽風毛以爲公劉之幽則周公之詩無所附附於朝那之幽季札稱魏風儉而易行毛改儉作險以爲國小而偪爲晉獻前未伐之魏言檜毛以爲檜仲之檜自懿王徙都槐里西戎侵鎬及方明見紀年以爲所侵者別有邑名鎬非鎬京今據古籍訂正此數處則大段已得餘可類推

一毛公詁訓傳大約襲爾雅釋詁釋訓爲之然與爾雅違者必爾雅是而毛傳非是毛亦參用三家詩說自出意見不盡依爾雅矣今據葛覃篇覃延也言我也皆本爾雅莫莫訓成就之貌濩訓煑之爾雅莫作幕訓莫謂應讀暮音濩作鑊謂鑊煑之鑊音鬴與幕韻與斁音杜亦

韻是毛改幕幕作莫改鑊作濩也歸寍父母說文引作以晏父母未詳何家之異文謂得歸夫家即所以安父母毛傳解師氏用賈誼昏義指教於宗室言鄭箋證成其說謂言告師氏是我見教告於女師教以適人之道并上爲絺爲綌亦解作在父母家見葛長大比己之長大教習女工將出嫁後之詩移爲未嫁以前詩傳合以晏父母之說未嫁而思及將嫁此豈閨女所宜然乎此是毛序毛傳沿別家詩說之誤又如卷耳篇卷耳訓苓耳虺隤訓病岡訓山脊皆用爾雅獨崔嵬訓土山戴石砠訓石山戴土與爾雅互異或傳鈔之訛據左襄十五年引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釋之曰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尚書稱文王克即度之克紬繹之能建立其司牧人是文王能官人之證文王被囚七年諸侯營救文王謂我所懷被囚人平日能官人願紂釋其囚復其位使甸采衛三服之大夫各居其列即可討叛國使服事殷矣左傳解此不錯毛傳謂官賢人置之列位亦不錯但傳會爲後妃佐文王官人似乎女掌男權中朱子所駁矣至頃筐易盈之器用荀子說人君黃金罍用韓詩說彙取各家亦不專用爾雅據此兩篇考之互有得失餘可類推

一毛傳多不能詳詩之事蹟本末如文武成王周公時詩爲一截厲宣幽平時詩爲一截上一截其事蹟見紀年

及書大傳逸周書下一截見紀年及國語毛傳多不能詳考其引爾雅詁訓亦不能貼合及鳥獸草木之名疏畧者多矣今一一皆依古籍指出其事實讀之更覺剴切草木蟲鳥亦據爾雅考其比興之意趣更覺有味隨舉一篇皆可見餘可類推

一詩之有韻亦自古所傳爾雅爲釋詩而作釋義亦兼釋音如時寔皆訓是上帝不時時可讀是與在帝左右韻火訓燬如七月流火火可讀燬與授衣萑葦韻秉畀炎火與田穉韻餘可類推自吳氏棫創爲協韻之說朱子集傳用之近儒顧氏亭林推測古韻李氏安溪詩所用之近江氏慎修戴氏東原段氏懋堂皆取其說而加詳

焉愚亦依之而補所未備一雙聲可以兩讀一仄聲可數部收入一部如塔之合尖然一用韻不專在句末或遙應上韻或章末不韻下章始接上韻無所不可眞如神龍不可方物矣

一詩本樂章愚據周禮大司樂推得堂上歌用六呂堂下吹用六律又據國語泠州鳩論樂篇吳韋昭注推得律呂旋宮圖韋注與京房法合與今所傳康成圖不合因知七律之正宮調五變徵變宮調二即今笛之合四上尺工及六五也聲止於五爲天地之中數再高則不能回環相接起調則極於七至第八則復回本音不可爲調若進高一律截去合聲以四爲宮則以四上尺工六爲五聲五調皆然若以第六律六音爲宮則六變爲伬以伬伍仜伬仕爲五聲若以第七律五音爲宮則五變爲胡以胡貢雉生蔘爲五聲六律用之管吹者如此六呂用之琴瑟彈者亦然此一定之法升歌三終與笙入三終分作間歌三終與間吹三終迭作像春夏之散舒於外合樂三終堂上堂下並作像秋冬之收斂於內所謂旋相爲宮者指此唯魯詩緯尙傳其髣髴開元遺聲譜庶幾近之因知鹿鳴之三南陔之三魚麗之三由庚之三關雎之三鵲巢之三以及文王之三蓼蕭之三出車之三莫不皆然是編詩之次第本如此因知毛公以什編詩其例非古也

毛詩復古錄卷目

卷首　自序　凡例
卷一　周南召南
卷二　邶風至王風
卷三　鄭風至唐風
卷四　秦風至豳風
卷五　小雅鹿鳴至無羊
卷六　小雅節南山至小明
卷七　小雅鼓鐘至何草不黃
卷八　大雅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九　大雅生民至板

卷十　大雅蕩至召旻
卷十一　周頌
卷十二　魯頌商頌

右毛詩復古錄原稿六卷今釐爲十有二卷先祖中書府君所撰也府君於毛詩四易稿其泛釋大意者曰測凡九卷專析一義者曰解凡五卷臚引諸家辨核得失者曰訂譌凡七卷及後乃舉前三種刪除冗說精摘古義薈爲是編名曰復古錄時年蓋七十矣府君以爲釋詩要册首在爾雅而左傳國語及周秦諸子所徵引亦莫不具有精要且毛傳中有引僞孔氏書傳數條或東漢人竄改僞託亦未可知況毛公於列國之疆域都會之遷徙文武周公之政蹟厲宣幽平之變亂多所未詳府君乃博稽典册求事實證明之如豳風乃周公居東在豳邸時詩而非公劉之豳魏乃入晉後之魏檜乃入鄭後之檜國風語及男女之際則據冠禮昏禮及離騷託喻之說以通之笙詩則辨其未亡豳雅豳頌則明其尚在詩爲樂章則以儀禮周禮爲據歌用六吕吹用六律陽順陰逆隔八相生則依京房排爻神法定之古人奏樂必三如鹿鳴之三文王之三是也編詩應以類從不應以什至知人論世則就三禮及左氏內外傳以意推測明著

諸篇其爲說雖新要皆根據古籍非妄出意見憑虛結撰者比所慽者此編爲府君絕筆之作稿甫脫遂棄世是時宣崇先考優貢公前殁宣崇孩稚越二十年始覓工鈔謄則蟫蠹已不少宣崇再三讐校繕成此編仍恐字多亥豕貽誚前人所望博學君子憫宣崇之愚代爲訂正則是書或能於傳箋注疏之外別具一說以補經義之未備焉是又不必以固守漢儒藩籬然後爲經學之功臣也矣

光緒十一年長孫宣崇謹識

毛詩復古錄卷一

國風（凡齊詩魯詩韓詩及爾雅[illegible]所載異字附古音古韻亦[illegible]）

[illegible]

國風者各國之土風成王七年周公營雒成周於土中集儀禮制樂章採中州所作被文王之化足為齊家教國法者編入樂章著之儀禮許燕飲用之又明農務謂后稷叔均之教可以富裕我民無致遠而用戾作七月篇以迎寒暑其所報田祖用雅音則附之小雅用頌體則附之周頌皆居豳邸時作至前避謗出居豳邸中平奄徐熊盈之亂用豳邸兵并監殷士後留都三年始歸西周獻嘉禾於廟凡前後所得皆附之豳豳亦河南地

除二南豳風外別無各國之風穆王改造周禮命太師以詩為教首一曰風賦比興具焉其用為樂節則列采蘩第二采蘋第三與儀禮不符改為仲春晝迎暑仲秋夜迎寒與詩七月迎寒亦不合季札請觀周樂魯工所歌之風與今本無異是魯得之周者皆幽王以後之作春秋士大夫悉能傳誦孔子亦依其編次而不改今考得邶鄘衛皆衛也唐魏皆晉也鄭檜皆鄭也八國分為十二由土音之不同風有強弱因之音有清濁猶南曲北曲之分矣

周南之國十一篇三十六章（原作三十四章依鄭本作三十六章）百五十九句

武王克商是日王亢政王秉黃鉞正國伯因分郲以東命周公主之郲以西命召公主之據紀年文王六十一生武王八十九受專征之命受命九年中周公年巳三十外國語謂文王用四方之賢良重之以周召畢榮周畢皆文王子召為同姬姓子參政務久矣周南十一篇樛木稱南者三喬木稱南者一召南十四篇草蟲稱南者二采蘋稱南者一殷雷稱南者三此南所由名禹娶塗山塗山氏作候人兮猗之歌實始作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為周南召南禮胥鼓南詩以雅以南皆謂二南也

關雎五章（原作三章）章四句

文王之後妃姒氏河南莘國人其親迎之元妃姜氏洽陽人止生伯邑考姜氏卒無主婦為亞獻乃更娶姒氏其初歸也即求宗女知禮者助薦籩豆宮中見其賢歌以美之用為薦鉶之樂及周公定樂章編此及葛覃卷耳為合樂之亂大射燕賓士及燕羣臣用之卿大夫來聘亦用之凡鄉大夫習射及鄉人飲酒皆許襲用又名鄉樂

關關雎鳩（爾雅雎作鵙）在河之洲（說文洲作州）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釋文逑本又作仇緇衣引作仇）○參差荇菜（爾雅荇作莕）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寤寐並從牙牀也）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服古音匐）悠哉悠哉展轉反側（近刻展作輾誤）○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

友之友顧氏炎武音以○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玉篇芼作覒窈窕淑女
鐘鼓樂之樂讀爻去聲
關關雎鳩關關爾雅訓聲和雎鳩爾雅名王鴡凡名王者皆謂其大左傳謂鴡鳩氏爲司馬攷李氏時珍本草謂雎鳩能扇魚令出食之又一名拂波是雎鳩能扇魚與水鳥同捕猶司馬率士庶子進魚俎相似故以爲與窈窕淑女窈窕段氏玉裁謂疊韻字窈說文訓深遠窕爾雅訓肆陳說貌一訓閒與閑通嫻習貌淑女據春官世婦職凡內宗外宗之女有助薦籩豆禮君子好逑宮中稱姒氏爲女君子謂女而有君子之行猶羣爾女士謂賜汝以有士行女爲之婦好逑緇衣引作好仇逑仇同訓匹訓偶緇衣云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正釋好仇之義謂和聲之鴡鳩在河洲扇魚與嫻禮之善女爲女君子所愛好比偶者○左右流之爾雅左右訓相訓導一訓助訓勴郭注勴謂贊勉一訓亮亮郎相義流爾雅訓擇一訓求一訓覃據周禮撢人即探人是左右流之作相導探求解不得訓爲順流取之寤寐求之寤寐段氏謂疊韻字寤從爿與爾雅寤字訓逜異○寤寐思服爾雅服訓事謂求之不得旦夕思習此事者展轉反側謂寢不安席○琴瑟友之歌用琴瑟喜宗女攝以威儀以琴瑟友順之○左右芼之謂擇其菜以作鉶羹謂之芼鐘鼓樂之奏用鐘鼓喜宗女助己以鐘鼓愛樂之樂讀去聲方合韻古詩音隨韻轉不似唐以後義隨音異

葛覃三章章六句

姒氏三月廟見與承祭祀即執女工治絺綌親澣濯思念父母因賦其事獻之女師使代請焉才德兼優於此見之矣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木與谷韻其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爾雅莫作幕是刈是濩爾雅濩作鑊音穫爲絺爲綌服之無斁斁尚書音杜緇衣引作射王逸注騷引魯詩同○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汚我私薄澣我衣害澣害否俗刻害作曷否古音鄙歸寧父母母顧氏音姆說文引作以晏父母與毛異

葛之覃兮爾雅覃訓延延誕古通何誕之節兮誕亦延也施于中谷施毛訓移韓詩作延于條枚爾雅弛易也近說謂弛施古通易爲移之去聲易亦訓移施應讀同易黃鳥爾雅皇黃鳥黃白爲皇郭注黃鶯近說謂即今黃雀灌木爾雅訓叢木又木族生爲灌○維葉莫莫爾雅幕莫也是讀莫爲幕幪葢貌爾雅作是刈是鑊濩用水浸鑊用釜煑○言告師氏言爾雅訓我師氏女師猶世子之有師氏言告言歸言告謂我告言歸猶云旋歸如康誥言往敷求即旋往敷求詩言從之邁即旋從之邁薄汚我私薄猶迫也汚謂煩撋之以去汚亦謂之汚我私謂我褻衣薄澣我衣澣浣也我衣謂我燕衣害澣

害否害何也與曷音義通歸寧父母左傳謂歸寧反馬
也反迭嫁之馬則歸寧古禮皆如此

卷耳四章章四句

文王遇崇侯之讒被囚七年河南諸侯往來奔救言我所懷之人能官人欲紂復其職使揀拔人才寘彼列位則可以征討悖叛作爲此歌以告同志後諸侯皆赴紂庭願從之囚紂乃懼而釋之因編此爲亂樂之卒章

采采卷耳（當依爾雅作菤耳）不盈頃筐（荀子引作傾與頃古通）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馬虺隤（爾雅隤作頹說文作穨）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元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砠矣（近刻依爾雅作岨說文作岨誤）我馬瘏者（爾雅作瘏釋文云又作屠非）

我僕痡矣（爾雅作痡釋文云詩作鋪誤）云何盱矣（爾雅作盱郭注引亦作盱今刻作吁誤）

卷耳爾雅訓苓耳陸璣謂又名耳璫草取塞耳勿聽讒之意與采苓篇同嗟我懷人我諸侯自我人謂文王寘彼周行周猶徧也左傳引此謂甸采衛三服之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謂采采苓耳不盈易盈之器讒言無實也嗟我所念被囚人願復其職使寘彼列位必能用命爲之討叛矣○崔嵬爾雅石戴土謂之崔嵬與毛傳異虺隤爾雅訓病金罍韓詩說天子以玉諸侯及大夫以金士以梓○我馬元黃爾雅元黃訓病○陟彼砠矣爾雅土戴石爲砠謂石露於土上若齟齬瘏痡爾雅並訓病盱爾雅訓憂左從目謂遠望之憂作吁則訓長嘆聲亦通

樛木三章章四句

諸侯一娶九人文王老而艱於嗣媵隨太姒來者皆稱願焉因作是歌

南有樛木（韓詩樛作朻爾雅云下句曰朻是樛當音鳩）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縈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南有樛木南謂河南樛木下句之木喻太姒能接引己後以太姒功封杞于東婁又廣其封於緡皆在河南樂只君子只語辭與矣音近君子妾稱姒氏爲女君子履

爾雅訓祿此河南土音猶萬祿爲福祿之比○荒毛訓奄遂荒大東魯詩荒作幠謂奄蓋一樹將毛訓大亦訓扶謂扶而大之○縈毛訓旋成毛訓就謂子孫享千祿百福由此而成

螽斯三章章四句

太姒篤生武王後聯舉母弟八人異母弟亦八人并孫計將近百男子據成王七年廣封建兄弟之國十六同姓國百五十則王業之興實始於鍾毓之盛因歌以美之

螽斯（句斯當讀作嘶）羽詵詵兮（王篇詵作辨一作𦐇從羽謂羽聲）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爾雅薨薨釋文云顧舍人本作雄雄亦羽聲）宜爾子孫繩

繩兮（爾雅繩繩或作憴憴）○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蟄從執聲與蟄字異）

螽斯爾雅云蜇螽蜙蝑釋文云蜇本又作蟴是蟴螽郭蟴螽五月斯螽動股是以股鳴者爾雅又云螽醜奮郭注好奮迅作聲是六月莎雞振羽好振羽作聲以翼鳴者然則螽斯謂螽之聲嘶據士喪禮主人啼喪大記作主人雞斯謂主人啼聲若雞嘶（鄭改作主人笄纚誤）鹿斯之奔謂鹿隨嘶隨奔卽鹿死不擇音注者不曉改音作蔭今定此爲嘶與兮韻謂螽嘶則振其羽詵詵然宜乎爾多子多孫振振然發盛○羽薨薨兮據蟲飛薨薨有嘶聲亦有羽聲繩繩兮謂子孫繩繩然戒謹萬民靡不承矣○羽揖揖兮謂奮其翼則揖揖然蟄蟄兮毛訓和集

桃夭三章章四句

河南閨門之教自古爲優故夏禹娶於塗山殷湯聘於莘國爲造端發祥之始當夫時協仲春儀陳九十卽知其有宜室宜家之慶信之者素矣

桃之夭夭（說文引作枖枖從木從草未協）灼灼其華（華顧氏音荂）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家顧氏音姑與華韻）○桃之夭夭有蕡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桃之夭夭謂二月仲春其條夭夭然灼灼其華段氏玉裁謂灼與焯通焯訓明與毛傳合之子爾雅訓是子于歸毛訓于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謂敬上接下

盡得其懽○有蕡其實爾雅蕡藹也郭注樹實繁茂菴藹毛謂非但有華色又有婦德宜其家室倒以韻句○其葉蓁蓁爾雅蓁蓁戴也喻妝飾之齊整

兔罝三章章四句

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用伐殷有國（有友古通）討其叛亂以服事紂故歌以美之（襲墨子）

肅肅兔罝（罝音租）椓之丁丁（丁音貞雙聲）赳赳武夫（桓榮傳注引作糾糾韻）（肅武韻兔夫韻罝）公侯干城（左傳解爲扞城）○肅肅兔罝施于中逵（韓詩逵作馗以九爲聲音求與仇韻）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腹韻中心韻林）

肅肅爾雅訓敬謂敬椓敬施之兔罝爾雅兔罟謂之罝椓之丁丁毛訓椓杙聲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此亦切直之義赳赳爾雅訓武本或作糾取能糾繆繩愆以相切直與好仇能好其正之義合武夫卽登進元聖武夫于王所謂以射御選者與左傳合于毛訓扞作實字釋之○施于中逵韓詩逵作馗爾雅九達謂之逵○公侯腹心取作股肱心膂之義

芣苢三章章四句

嬪嬙之設爲廣嗣續延國祚也芣苢治難產宮中承太姒之教迫而采之乃作是歌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有顧音以）○采采芣苢薄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

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采采毛訓非一采芣苢爾雅芣苢馬舄馬舄車前毛謂宜懷妊陸璣謂治婦人難產韓詩說直曰車前瞿曰芣苢直指其穗瞿指穗旁所綴子薄言采之薄猶迫也言我也謂迫我采之薄言有之爾雅憮有也廣雅作撫謂迫我撫而有之○掇毛訓拾謂拾其直穗捋毛訓取謂取其穗之子○袺爾雅執衽謂之袺郭注持衣上衽襭爾雅扱衽謂之襭郭注扱衣上衽於帶

漢廣三章章八句

河南之巨室世家閫範素端相攸最慎雖澤國乘舟偶然露面欲繫援而卒不可得作是歌以美之

南有喬木爾雅作喬釋文本亦作橋誤不可休思韓詩外傳作思近刻作息誤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泳當讀作羕與方韻江之永矣永當依韓詩作羕音養與廣韻不可方思爾雅方作舫○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秣與刈韻說文作餘非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蔞蔞音婁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駒當依爾雅作㺃讀同劬與蔞韻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南有喬木南謂河南爾雅上句曰喬一訓句如羽喬一訓小枝上繚爲喬一訓槐棘醜喬一訓如木楸曰喬喻高不可攀不可休思爾雅休息也一作庥與休通廕也喻不可借庇思語辭漢有游女韓詩說鄭交甫遇神女於漢水贈以明珠忽不見說頗誕不可泳思泳與方不韻文選引韓詩作江之漾矣當是不可漾思漾與方韻江之永矣說文一引作永一引作羕羕訓長音養與廣韻不可方思爾雅方作舫託喻漢水廣不可漾以濟江水長不可舫以迎○翹翹錯薪言刈其楚翹翹錯出貌楚荊屬古以束楚束芻喻作媒謂我欲刈其楚求媒作泮合言秣其馬謂我欲秣其馬以親迎之○言刈其蔞爾雅購蔏蔞陸璣謂其葉如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毛謂蔞草中之翹翹然芻草最高者我欲刈其芻求媒作合言秣其駒說文謂馬二歲曰駒高六尺曰驕毛謂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與說文不合駒二歲未能

駕據爾雅後足皆白曰㺃郭音劬駒卽㺃字與蔞韻

汝墳三章章四句

文王宅程三年卽受專征伐命之第三年遭天之大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三州諸侯咸率文王首弛山澤之禁開廩同食民感其德而作是歌見周書及紀年

遵彼汝墳爾雅郭注引魯詩作汝濆當依之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韓詩作愵如調飢說文作惄如輖飢當作調○遵彼汝墳伐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赬尾說文引作䞓赬䞓古通王室如燬說文引燬作㷄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遵彼汝墳爾雅遵訓從訓自一訓循汝水出南陽魯縣東南經襄城下合濆水入于淮京相璠謂襄王避昭叔

之鄭出居于鄭地汜改名襄城襄城縣南有汜城其東
北卽周公所采豳邛城爾雅墳訓大防應依魯詩作汝
濆其地綿曠有藪澤之利可取伐其條枚爾雅桑柳醜
條禹貢厥木維條謂樹之垂條者枚小枝也惄如調飢
爾雅惄訓思一訓飢韓詩作愵如調飢愵卽惄字說文
引作輖飢輖卽既夕禮軒輖中之輖軒輕也輖重也謂
愵如重飢如而古通當依爾雅訓惄爲飢謂飢而望調
賑其飢言自汝水濆水藪澤中伐其條之枚未見君子
則惄而望調濟其飢○伐其條肄毛謂肄餘也斬而復
生曰肄不我遐棄爾雅棄訓忘言伐其條之肄採取將
盡幸君親巡方既見君子不我遠棄卽開廩賑之○魴

魚赬尾左傳如魚竀尾橫流而方羊裔焉大國滅之將
亡竀與赬經並通謂魴魚失水則尾焦赤王室如燬爾
雅燬訓火謂紂催科急如火雖則如火賴西伯冒覆我
賑濟我又請緩征如父母然雖去程千餘里遠而不遠
故云甚邇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文王之子孫將近百人采於河南者管幽蔡衛陶成郜
七國皆子也應蔣祭胙茅五國皆孫也悉能奉文王教
惠于鰥寡因以麟爲仁獸比文王而子孫各得其一體
乃作是歌

麟之趾振振公子（振與麟韻子與趾韻）于嗟麟兮（于與吁通）○麟之定（爾雅郭注引魯詩作頴）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
麟兮

麟之趾麟爾雅作麐麕身牛尾一角毛蟲之長四靈之
一其足趾不履生蟲以比文王諸子振振公子振振毛
訓仁厚貌文王爲西伯封九命上公其子皆仁厚振振
然于嗟麟兮于與吁通吁嗟嘆美聲美其各得麟之一
體○麟之定爾雅題謂之頴振振公姓姓生也子所生
稱子姓公姓謂公之孫○麟之角麟角端有肉不妄觸
振振公族孫以公爲祖公之族謂公所統孫

召南之國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九句（原作百七十七句）
召公主郲以西其食采在垣垣縣東北六十里有召原

有康公廟武王封其長子於薊續黃帝後薊卽北燕薊
縣黃帝之裔二十五支其十四支因所生賜爲十二姓
餘十一支召公與周同姬姓文王出牖里獻雒水以西
千里於紂求罷炮烙之刑五臣卽聽召公令往來迪文
王之教使文王蔑德降於國人悉奉勤於商及編樂章
乃採終南以南得十四篇別之爲召南

鵲巢三章章四句

終南諸侯見文王麟趾之盛無不欲結昏周室及周備
禮來迎亦備嬪嬙以送因作爲此歌周公取之編爲合
樂笙吹之一終謂可繼關雎之美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五所反釋文云御五稼反本

亦作訝又作迓按作訝依鄭改不合韻誤○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
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鳩毛謂鳲鳩秸鞠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爾雅作鴶鵴
左傳謂鳲鳩氏爲司空主度地居民取善相巢之義百
兩御之御本訓迎謂鵲有成巢維鳩喜居之是子往嫁
得百兩迎之○維鳩方之戴氏震謂方與房通王氏引
之謂方與旁通莊子旁日月挾宇宙旁猶依也將爾雅
訓送謂鵲有巢鳩往旁之是子嫁女家亦百兩送之○
末章謂鵲有巢鳩往盈之是子嫁女家亦備御媵往從
以成昏禮

采蘩三章章四句

文王爲上公有祭祀事四命大夫之世婦必佐夫人理
內羞因作是歌周公編爲合樂笙吹之二終用天子禮
必王朝四命之大夫方許用爲射節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于以采蘩于
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

于以采蘩于往也蘩爾雅訓皤蒿一作繁訓由胡夏小
正傳蘩繁由胡爾雅疏作游胡由胡者繁母也繁萬勃也爾雅疏作
旁勃皆豆實也陸璣謂艾白色爲皤蒿春始生及秋香美
可生食又可蒸食一名遊胡北海人名旁勃據小正是蘩
其葉名萬勃由胡其根並爲豆實于沼于沚于毛訓於
別於上于訓往公侯之事左傳稱澗溪沼沚之毛蘋蘩
蘊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據此及下篇言之
謂文王爲上公武王成王爲王薦此作房中之羞事謂
祀爲大事○公侯之宮據春官世婦職每宮派大夫妻
四人供內羞左傳考仲子之宮禘於襄宮皆廟可稱宮
之證○被之僮僮被據周禮王后首服有副編次副分
八珈六珈四珈公侯伯子男之夫人用之編卿之內子
用之次四命大夫之世婦用之士昏禮婦許攝盛用大
夫妻服以次配展衣行嫁次次髮爲之卽被也僮僮毛
訓竦敬夙夜在公夙夜謂鄉晨夜未央時在存也公公
事謂早晨則往存在公家之祀事被之祁祁祁祁衆也

薄言還歸謂戴被之諸婦祁祁然迫我旋歸明早復往
供繹而賓尸之內羞

草蟲三章章七句

帝辛二十九年時文王年八十六南宮括散宜生訟文王被囚
之冤於太公太公入見文王於牖里設法令二子取寶
物以獻紂乃喜而釋之命之伐崇終南諸侯喜而迎歸
於程乃作是歌周公取爲合樂笙吹之三終燕飲亦許
襲用若非嘗救文王之國來聘仍如常吹采蘋爲三終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趯趯爾雅作躍當音跳與喓韻阜爾雅作蠜與草韻未見君子
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降古讀同隆○陟彼
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我心則說說悅音○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
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喓喓草蟲喓喓蚯蚓聲蚓穴處草下名草蟲一名常羊
趯趯阜螽趯趯跳躍也爾雅阜螽訓蠜草蟲負蠜近刻蟲誤
作螽蠜即蚳蝠蚯蚓負蠜以蠜爲牡蚓所吐壤爲阜阜上
之螽聞蚓鳴則跳從之喻聲氣相得比南宮括與文王
世好猶括父南仲承帝乙命起西周之兵與文王好文
王作詩餞之六句同此此衍爲七句鄭子展賦草蟲寓
喜見君子之意謂喓喓然鳴者草下之蟲阜上之螽則
跳跳然奔從之當未見出囚憂心忡忡然亦既見之亦
既逢之我心則服矣覯與遘通爾雅訓逢訓遇○陟彼

南山謂登終南望牖里牖里在湯陰即古邢邱言采其
薇爾雅薇訓藍近說謂即紫蕨初生似鼈脚謝靈運詩
野蕨漸紫苞是也○言采其薇爾雅薇垂水近說謂即
今野豌豆山菜也其形彎如眉名垂水眉微古通郭注
生於水邊誤

采蘋三章章四句

太姒初歸求得宗女爲婦贊者當時最有名者曰季蘭
嫁終南大夫入仕西周歌以美之周公編爲合樂笙吹
之三終以王禮論諸侯二命大夫比王朝二命士凡士
行射禮許用爲射節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濱說文作顰錯作瀕以濱爲俗字誤于以采藻于彼行
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韓詩湘作鬺說文作鬺維錡及
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玉篇齊作齋後起字
于以采蘋爾雅苹蓱其大者蘋韓詩說沉者曰蘋浮者
曰蓱近說謂蘋亦浮水上但根連水底四葉合成一葉
如田字其葉四衢中折如十字俗名四葉菜五月開白
華謂之白蘋南澗之濱爾雅山夾水曰澗謂終南山之
澗于以采藻左傳作蘊藻爾雅莙牛藻莙蘊音近蘊藻
即莙藻詩疏謂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可長
四五尺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二藻皆可
食○維筐及筥謂形如匚爲筐形如㔾爲筥于以湘之
毛訓湘爲亨當依韓詩作鬺謂用鬲煑之維錡及釜三

足爲錡無足爲釜○于以奠之謂爲主婦贊禮者奠鉶
羹于筵前宗室牖下謂宗廟中東鄉正室祝先布席于
北牖南牖之中奠於筵前正當牖下誰其尸之尸當依
爾雅訓陳陳布也有齊季女齊訓敬應作齋齊訓疾讀
同恂齊之齊敏也季女即季蘭

甘棠三章章三句

召公爲西伯巡行國邑省供億之費曾決訟棠下民愛
其樹恐或傷之乃作是歌

蔽芾甘棠韓詩外傳芾作茀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說文茇作废○蔽芾
甘棠勿翦勿敗說文敗作退以爲古文召伯所憩今刻作憇憩字郭注見詩爾雅○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廣韻引說文作扒音拜拔也召伯所說引爾雅郭注引魯詩作

稅

蔽芾甘棠爾雅芾訓小與東門之楊其葉肺肺芾音義通韓詩作茀猶翟茀以朝魯詩作翟蔽蔽芾音相近皆謂蔭也與蔽芾其樗同爾雅杜甘棠一云杜赤棠句白者棠謂杜卽棠之甘者赤棠其子濇而酢白棠其子白而滑美謂之甘棠勿翦勿伐翦齊也伐斫也召伯所茇茇謂會草止於此○勿翦勿敗敗毀壞也召伯所愒愒憩古通並訓息○勿翦勿拜拜謂屈之說文作扒訓爲拔不可信召伯所說當讀同魯詩稅字說稅皆以兌爲聲與拜韻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五禮自古所傳文王興行周公乃集成之頌布天下山南婦女莫不遵昏禮男家有路遠不親迎但以車來迫令早行女氏不從知訟於勝國之社必得其直乃作是歌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夜顧氏音豫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家古音姑入聲爲谷與角韻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牙古讀吾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家顧音姑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厭浥行露厭浥毛訓溼意昏禮用日入三商壻親來迎父授之於禰廟乃隨壻以行今催令早行厭浥於道中曉露大非禮意豈不早晨謂行多露所以不從○二章謂雀有咮無角乘閒能入屋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汝無男家禮何以速我獄雖憑虛速我於獄實因女爲室家之禮不足韓詩說謂因禮不備而不行得之○鼠有齒無牙乘夜能穿墉半夜東便來要之無而爲有虛不勝實必有能斷斯獄者喜召公能以禮斷獄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大夫從政公門有服羔羊之皮裘素絲之大帛早朝晏罷暇食不遑勤儉可風因歌以美之

羔羊之皮皮古音坡素絲五它釋文云它本又作佗韓詩作紽與皮韻退食自公委蛇委蛇偕老篇作佗說文作迱○羔羊之革素絲五緎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總與緵古通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羔羊之皮羔小羊也皮凡從皮聲古音多讀同坡素絲五它王氏引之據西京雜記五絲爲𦁄倍𦁄爲升倍升爲緎今本譌緎埤雅引作緎倍緎爲紀倍紀爲緵倍緵爲繸九罭釋文云緵又作總孟康注王莽傳緵八十縷也詩釋文紽本又作佗春秋陳公子佗字五父是五絲爲紽五紽二十五縷二十絲爲緎五緎百縷八十縷爲緵五緵四百縷據儀禮八十縷爲升升卽緵麻布極細以十五升爲率布幅廣二尺二寸十五升爲一千二百縷織成二尺二寸之幅細密已極帛幅廣四咫八寸爲咫四咫廣三尺二寸必二十五升爲二千縷織成三尺二寸之幅

方得細密此以紽緎緵爲說亦謂五五二十五緵合純幣制後漢循吏傳注引薛君章句素喻潔白絲喻詘柔紽數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其德能稱有潔白之性詘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此說得之凡謂以絲縫裘者皆誤自以皮爲裘而露革而脫縫傚裘也自二十五絲爲五紽而五緎而五緵計其縷以爲幅不言共若干縷大帛也當分講爲是委蛇委蛇偕老篇作委委佗佗爾雅顧舍人引魯詩作禕禕它它韓詩作逶逶迆迆此委蛇承退食言謂舍車而徒義弗乘也亦儉意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自文王受專征伐之命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又得

五臣奔走勸化如靁轟耳莫不服從相勸歸來因作是歌

殷其靁（文選李善注引毛傳作磤）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釋文遑本或作偟爾雅同）振振君子歸哉歸哉（哉音災可讀同淄雙聲此當讀淄與上兩斯韻）○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遑處（或一作敢）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靁唐李善注文選引毛傳磤雷聲是唐本有作磤者在南山之陽謂終南以南振振君子振振猶云殷殷發動之貌君子指迪教諸臣言謂震驚諸國如磤其雷聲於終南以南何人聞斯違不從斯所以無敢服息者經振振殷殷諸君子之勸化其歸之哉其歸之哉是應承來歸之辭○在南山之側謂東西兩面○在南山之下謂由高及低下至江水旁盡梁州之境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山南風俗咸遵禮教求昏者必待其遞行六禮以漸而進乃肯許之因作是歌

摽有梅（左傳引詩作摽鄭注漢書引作蔈孟子趙岐注引作莩韓詩梅作楳說文謂梅爲柟某爲酸果古文作槑頗支離）其實七兮求我庶士（顧氏謂士與梅韻）迨其吉兮○摽有梅其實三兮（三當讀同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摽有梅頃筐塈之（頃爲傾之省）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摽有梅趙岐引摽作莩證孟子莩字讀同殍殍枯落也

毛詩作摽應讀同掊與求韻作拋落解梅爾雅梅訓柟郭注似杏實酢一時訓英梅郭注雀梅今梅花之重臺不實者一朹訓檕梅郭注朹樹狀似梅子如指頭赤色似小柰可食即今之山樝獨韓詩作楳說文作某以楳喻媒似亦可通求我庶士謂求我女家之庶士女家自斥我非女作此歌迨其吉兮迨與逮爾雅皆訓及吉謂先卜吉後納吉謂拋落所有梅在樹者十之七拋落者十之三喻來媒三次求我女家之庶士迨其卜吉媒乃與偕來○迨其今兮今謂納吉昏未定納徵乃定謂梅在樹者十之三拋落者十之七喻來媒七次迨其今納徵乃與復來○頃筐塈之塈毛訓取迨其謂之謂毛依

爾雅訓勤謂來請期殷勤相稱謂也謂抛落所有梅已傾筐盡取之聽來媒所云矣迨請期而謂之乃與之復來皆不遽應承之意

小星二章章五句

嫡庶之分受聘者爲妻隨聘女之車宵行者爲妾當時妾媵謹循禮制安於命之不同乃作是歌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夜韻音豫與五韻寔命不同○嘒彼小星維參與昴參音森昴音留肅肅宵征征韻星抱衾與裯衾韻參當依爾雅作幬寔命不猶郭注引魯詩作實命不猶實寔猶古通

嘒彼小星嘒從彗謂彗然有芒也小星謂初昏時比月爲小三五在東毛謂三爲心五爲噣爾雅大火謂之大辰心爲大火又云味謂之柳柳鶉火也元命苞謂柳五星味爲鳥味噣卽鳥味七月初昏心見辰方十月初昏柳見辰方肅肅爾雅訓敬宵征謂日入三商爲昏昏時隨嫡車以行在昏禮則謂之奔夙夜在公夙夜謂鄉晨夜未央時據昏禮婦夙興爲御媵者在左右聽事呼則聞寔命不同據爾雅時是寔二字音義並通實爲後起字○維參與昴毛訓參爲伐昴爲留王氏引之謂上章心柳二星相距甚遠不得俱見東方駁毛傳誤三卽參指參要三星不數距與伐五卽昴論語讖謂五老上飛入昴元命苞云昴六星或云七星是昴爲五星周初冬至日在牽牛之初九月霜降後日躔卯初昏參昴二宿並見東方又

綢繆篇三星在戸見此粲者貴家多以秋末爲昏期說可通抱衾與裯毛訓衾爲被訓裯爲禪被鄭訓裯爲牀帳爾雅幬謂之帳或本作幬據初昏御布艮衽御謂女娣有抱衾挂帳之禮當訓帳爾雅猷字訓若與魯詩猶作猷合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媵因作是歌襲毛序

江有汜爾雅作氾董氏引石經魯詩作洍說文一引作汜一引作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爾雅作階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江有汜爾雅決復入爲汜魯詩作洍猶王莽大誥熙字書大誥作己之比汜未詳今何水○江有渚爾雅作階云小洲曰階據韓詩外傳云一溢一否曰渚謂有洲阻隔則否○江有沱爾雅一作江爲沱一作江有沱當指郫江之沱言屬梁州召公所主不我過謂不許我過門其嘯也歌謂其後相得促口嘯而爲歌以記喜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山南士大夫家有親迎用麕爲摯爲女家所絕者詩人代作此誚其適招尨吠也

野有死麕麕音君白茅苞之釋文苞裹也近刻作包誤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樕野有死鹿白茅純束鄭箋純讀如屯有女如玉○

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感近讀作撼無使尨也吠近刻作厖犬石也誤吠古音廢

野有死麕昏禮摯不用死用生鴈一對一取雄鳴雌應二取吉祥三取許攝盛用大夫禮以鴈爲摯與男得乘墨車女得服展衣同意麕鹿於物非不厚失禮意矣白茅苞之白茅取其潔且白有女懷春懷依爾雅訓愛春謂少年有女及笄無不愛其青春吉士誘之誘謂曲顧導儀白虎通云必親迎御輪三周下車曲顧者防淫泆也謂善士愛其青春親迎而導誘之○林有樸樕爾雅樕樸心郭注槲樕別名心近說謂爾雅樕樸二字誤倒當作樸樕卽槲樕樹其心耐溼喻求昏宜有耐心野有

死鹿白茅純束據昏禮腊一純謂用全鹿剖爲兩胖合兩胖束爲一謂之純合卺用之取胖合之義先儲此以待用有女如玉謂此女如玉之潔非禮不可得○舒而脫脫兮謂舒緩脫脫然安閒不聽其迎無感我帨兮據昏禮母親施衿結帨唯入門之夕壻乃親脫婦纓感爾雅訓動當讀爲撼無得撼動我帨作距絕之辭無使尨也吠左傳云安尨之義在以禮來譏其不循禮適招狗吠以爲唐突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三句

王姬下嫁諸侯之子尊卑不敵用上公主昏時文王孫武王女嫁於齊丁公伋之子召公爲築王姬之館待壻來迎作此以美之

何彼襛矣釋文襛韓詩作莪石經監本並作襛俗刻作穠誤唐棣之華華音荂曷不肅雝雝與襛韻王姬之車王姬與唐棣韻車古音居○何彼襛矣華如桃李李矣韻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襛矣唐棣之華爾雅唐棣栘郭注似白楊江東呼夫栘諸家謂華白初開反背終乃合詩所謂偏其反而是也人無生而貴者天子女嫁諸侯之子亦用士昏禮錦衣錦裳尙白車用大夫妻車有裧者親迎乃乘壻墨車故以唐棣白華之襛爲興曷不肅雝肅毛訓敬雝毛訓和本爾雅○華如桃李李白桃紅裳用白錦以纁爲

衵如桃李之華於春然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毛謂平正也文王孫武王女適齊侯之子據詩汾王之甥謂厲王奔彘近汾水稱汾王檀弓穀王姬之喪謂東周王城近穀水稱穀王文王何以稱平王未詳或國語所謂十六王而文始平之耶○其釣維何維絲伊緡伊猶維也以絲緡釣魚喻主昏爲之作合近說有據東周平王言者一左莊元年經書王姬歸于齊爲齊襄五年一左莊十一年書王姬歸于齊爲齊桓三年皆已爲君不應稱齊侯之子亦不當編入召南

騶虞二章章四句原作章三句

文王爲世子時王季俾卽田獵之功習勞苦專爲教車

戰數軍實取其皮角唯軍政是供復頒其餘獲惡于𪏆
寡作騶虞爲射節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見墨子以
九爲節武王散軍時用之周公制鄉射鄉飲禮亦許嫠
用限以五爲節

彼茁者葭一發五豝于嗟乎當句騶虞當依墨子讀作吾與乎韻○彼
茁者蓬一發五豵于嗟乎句騶虞

彼茁者葭爾雅葭訓蘆茁挺出貌壹發五豝爾雅牝豕
曰豝五豕僅一發恐盡物也于嗟乎于讀同吁贊歎聲
騶虞墨子作騶吾虞吾古通與乎韻南宮括等之於陵
氏得怪獸大不辟虎狼間尾倍其身名曰虞見書大傳
王會解作央林獻酋牙牙古亦讀作吾○彼茁者蓬爾
雅蓊蓬一蒍黍蓬皆蓬屬一發五豵爾雅豕生三曰
豵毛訓一歲曰豵

長孫宣崇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二

吳川吳懋清迥溪著

邶國十九篇七十一章三百六十三句

邶者庇也殷祖乙自邢邛遷庇後歸河南武乙復徙河
北傳至紂皆以邶爲都武王滅紂封紂子祿父爲繼公
居邢邛建管叔於東使監之建霍叔蔡叔於邶使監殷
臣成王二年至五年平武庚三叔之亂建周公子於邢
邛建中旄父於東東卽鄘以殷民六族封康叔於殷故
墟故墟卽邶命以康誥康誥卽梓材下半篇及衛莊末
年自孟縣移都邶邶在孟縣之西北傳至子桓公宣公
皆在邶其能文作歌者習邶之土音故別之爲邶風

柏舟五章章六句

莊公之夫人莊姜美而賢其治家莊嚴持重謹守禮法
令內外大小各循其序反爲嬖妾所侮乃作是歌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文選注引韓詩隱作殷說文作
慇微我無酒以敖以游釋文敖本又作遨○我心匪鑒不可以茹
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
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說文引作秩秩不可選也
漢書引選作算古音義通○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
靜言思之寤擗有摽寤說文引作晤誤擗爾雅作辟古通○日居月諸諸韻居
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謂以貞木爲舟被汎而不繫比己

為公所遠亦為流水所搖漾比已為寵妾所侮耿耿不寐耿與烱通謂眠不閉目如有隱憂如而古通隱痛也亦可讀同殷謂所憂甚衆微我無酒以敖以游微匪古通謂非宴遊所能釋○我心匪鑒二句口含物為茹我心匪鑒不可含之令不見其侮亦有兄弟二句我亦有兄弟不可據以定其是非薄言往愬二句謂迫我將往愬反逢彼羣小之怒曰將奈我何○我心匪石四句謂我執義甚堅匪如石之可轉我秉理甚直非如席之可卷威儀棣棣二句謂威儀棣棣然有序有不可算之多安可不守○憂心悄悄四句閔與愍古通悄悄爾雅訓慍謂隱痛悄悄然慍恨乎羣小遇吁之暴既多受妾之

侮慢亦不少靜言思之二句言語辭擗爾雅訓拊心摽枯死也謂靜而思之卧自擊胸有死而已○日居月諸二句居諸並語辭以日蝕比莊公被惑月蝕比已被侮微隱也謂迭被掩蝕如匪澣衣喻為所污衊不能奮飛奮訓振喻不能遠避

綠衣四章章四句

嬖人子吁封於州好兵由莊公寵之太過世子亦未定莊姜患之乃作此歌以諫之

綠兮衣兮（鄭箋改綠作褖誤）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維與惟通圖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亡古無字）○綠兮絲兮女所治兮（女音汝治平聲）我思古人俾無訧兮（訧顧羽其反）○絺兮綌兮淒其以風（風以凡為聲音近王嚴輯本作凄從仌）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兮衣兮二句衣外為表內為裏黃正色綠間色以綠為表黃為裏比公寵嬖妾之子淫破義也曷維其已維爾雅訓謀曷何也何謀而得其止○綠衣黃裳衣在上裳在下綠衣黃裳比寵吁而不定世子小加大也曷維其亡亡與無通何謀而得其無○綠兮絲兮二句謂素絲隨染變白為綠由汝所治使之然比公弗禁制之我思古人二句謂古人處此必不陷禍我當思傚之使無召訧○絺兮綌兮二句淒其當依嚴本作凄寒氣也以與也當暑用絺綌宜計及凄其寒時與朔風我思古人

二句謂我思古人必豫防其患實有中於我心

燕燕四章章六句

衛桓公十六年三月戊申為州吁所弒莊姜乃送其生母戴嬀歸於陳使默圖之因作是歌（依毛序衍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差池當作蹉跎）之子于歸遠送于野（野顧音許）瞻望弗及泣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頏之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南古音任）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王只（鄭改王作任誤）其心塞淵（淵古音咽）終溫且惠淑慎其身（慎韻溫）先君之思（君韻溫思韻惠）以勖寡人（勖古讀勉坊記引作畜今音伏）

燕燕于飛爾雅燕燕訓鳦于往也于飛秋分往歸其穴

比戴嬀歸陳差池其羽差池今入支韻古讀入歌韻作
蹉跎取戀戀不舍之意遠送于野野卽墅字音許謂今
之餞行亭○頡之頏之飛而斂其翅爲頡飛而抗其首
爲頏遠于將之謂遠於送之○遠送于南陳在衞之南
謂送密信於南心亦隨之南故云實勞也○仲氏壬只
二句戴嬀爲次女稱仲氏壬爲不測之水癸爲可揆之
水爾雅訓大塞實也淵水深處謂仲氏不可測其心實
深終温且惠二句謂終温存且順出機事宜密善謹其
身先君之思二句謂先君之國祚是思爲之討賊以勉
我寡德人

日月四章章六句

州吁之弑桓公也其迹隱然國人皆知之心甚不服位
亦未定莊姜爲抱不平呼日月而愬之因作是歌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逝爾雅作遾韓詩作噬）
胡能有定寍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
逝不相好（好讀上聲）胡能有定寍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
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
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述爾雅作遹韓詩作術並古通）
日居月諸二句居猶言何居諸猶言有諸皆審問之語
絕謂日月爲明神照臨下土當無不見乃如之人兮二
句之猶是也是人斥州吁逝與噬遾通爾雅訓逮猶當

也古爾雅訓故謂乃如是人當不故處得如常胡能有
定二句我我州吁謂何能有定得居君位明神寍不我
顧見其凶逆乎○逝不相好謂日月雖冒覆無私照當
不相好如是人寍不我報謂悖逆如此寍不我報以禍
乎○德音無良謂素無好聲俾也可忘謂今出東方之
日月卽前時之日月使此可忘當無不忘言必無此理
○父兮母兮二句嘆已女身父母養之不終報我不述
述遹古通述與術亦通術徑術猶道也爾雅不遹不蹟
也謂不循道之人日月明神必報我之不道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莊姜素惡州吁及吁得志見姜之慟桓貌爲朝姜肆其

戲慢姜氏含之乃作是歌（褻毛序衍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霾惠
然肯來（來古音釐）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曀不日有曀
（有音又）寱言不寐願言則疐（鄭箋改作嚏說文玉篇引並同）○曀曀其陰虺
虺其靁寱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且暴爾雅日出而風爲暴終與崇通謂崇朝驟起
且暴疾比吁突然而來顧我則笑三句顧覞也則爾雅
訓是笑毛訓侮之謔浪笑敖爾雅訓戲謔是悼謂痛桓
死之冤○終風且霾爾雅風而雨土爲霾謂黃沙障天
惠然肯來爾雅肯訓可謂惠然順時可一來見今之不
然莫往莫來二句謂願其莫往莫來悠悠乎我思非誅

此賊心不能平○終風且曀二句爾雅陰而風爲曀不日又曀謂愁雲四塞寤言不寐二句言語辭願爾雅訓慮又訓念疐當訓㰦謂倦則口㰦鄭增口旁引俗語人噴嚏則曰人道我謂寤不能寐慮則㰦嚏必有人誑詛我者○曀曀其陰二句以雲陰靁震比吁之慘暴願言則懷懷藏也慮則懷藏不敢張聲恐遭其毒

擊鼓五章章四句

鄭大叔段奔衛寓衛共邑與州吁素好及吁弒逆未能和其民位亦未定吁用石厚問於石碏之計欲結好陳借以覲王因平陳與宋成二國好乃與聯兵使公孫滑將之爲段報伐鄭然吁阻兵而安忍役者怨之而作是

歌(襲左傳衍之)

擊鼓其鏜踴躍用兵(兵顧音必良反)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下音戶)○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洵韓詩作敻)不我信兮

擊鼓其鏜鏜鼓聲踴躍用兵左桓四年夏衛人與宋公陳侯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稱衛人大夫將也土國城漕二句國謂城方路史謂邶有古漕城謂土其國而城乎漕役雖苦離家不遠而我獨南行怨辭○從孫子仲平陳與宋按孫氏之後有孫昭子孫桓子毛謂公孫文仲公孫不應止稱孫然兩次伐鄭皆爲叔段報怨故使段子公孫滑將耶說似有據今依毛序定爲公孫滑字文仲詩稱孫子仲省文以就句耳不我以歸二句以猶使也不我使歸心甚憂之爾雅忡訓憂○爰居爰處四句謂曰居曰處阻兵於此有死亡之憂必喪其馬收骨於林下矣○死生契闊爾雅契訓絕濶訓遠謂死與生相去絕遠當日與子有成言執手偕老奈何置我於此○于嗟濶兮四句于與吁通洵韓作敻遠也謂于嗟濶兮置我於死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踐成言不我信兮爾雅洵訓龕龕爲籠罩謂籠罩而失信於我亦可通

凱風四章章四句

後有人子爲母撻勞不敢怨其賢者反作歌自責謂兄弟多人皆不能怡聲悅色博母之懽盖孝子之作

凱風自南(南可讀同任雙聲)吹彼棘心棘心夭夭(叠上心字轉入夭韻)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睍睆黃鳥(韓詩作簡簡黃鳥此應讀作睆睆睍即睆字古通)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自南爾雅南風謂之凱風吹彼棘心毛謂凱風樂長養棘心難長養者棘心夭夭二句謂棘心得其夭夭然長母氏甚劬勞矣○吹彼棘薪三句謂棘止作薪不能成大器母氏甚聖善勞我欲教之由我等無善人也

○爰有寒泉四句浚衛邑名卽濬邑泉水下潤比母恩下究而子不自勉致母氏勞苦○睍睆黃鳥二句據論語莞爾而笑一作莧爾易莞睦夬夬一作莧陸是睍卽睆字之異體睆睆黃貌載爾雅訓則謂睆睆黃鳥則好其音聲色俱好今有子七人莫慰母之心至其勞於鞭撻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賢者樂於隱處有欲爲之勸駕者因作是歌言其才之無所用而不可告選舉者使知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廣雅作翍翍我之懷矣自詒伊阻左傳引上句同下句阻作慼鄭本伊作緊○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魯詩作遙遙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來音釐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喜飛雌雉喜伏伏者比隱遁以雄飛勸之廣雅泄作翍當訓羽聲我之懷矣二句懷謂懷安我詩人我賢者謂我之懷安不出豈不自遺于窮谷乎○下上其音喻出仕有同聲相應之樂展矣君子二句謂信矣君子實勞來於我心常安慰之○瞻彼二句謂延望之久道之云遠二句謂委於道遠不肯出曷致辭能使之來○百爾君子二句謂百君子操選舉之權不知有德行必有經濟不忮不求二句謂不忮人之能不求人之祿德行如此何所用而不臧安可以耽溺煙霞而棄之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惟禮可以止亂可以防淫涉亂世之末流豈宜妄出因作是歌以警世或卽上德行之賢所作

匏有苦葉苦枯古通當讀作枯濟有深涉濟涉古通深則厲韓詩厲作砅說文云或作砅瀰並誤論語引與毛本同淺則揭○有瀰濟盈有鷕雉鳴鷕韻瀰雉韻濟鳴韻盈

濟盈不濡軌軌以九爲聲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鴈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否音鄙人涉卬否卬須我友爾雅須作盨友顧氏音以

匏細腰葫蘆也苦枯古通國語楛矢一作枯矢禹貢簵楛一作簵枯叔向謂苦匏不材於人取濟而已言枯匏無別用取可以繫腰濟水深則厲二句爾雅揭揭衣也

以衣涉水爲厲繇郄以下爲揭繇郄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謂有匏繫腰則可厲以過韓詩改作砅訓爲履石渡水與爾雅不合○有瀰濟盈瀰水深貌有鷕雉鳴鷕毛訓雌雉聲濟盈不濡軌二句謂濟水盈云車涉不濡軌無是理也雌雉鳴有求乎其牡者雉性最雜喜與蛇交則生蛟毛謂斥宣姜淫行近之○雝雝鳴鴈二句昏禮用家鴈爲摯取雄鳴則雌應期用大昕日初出時取繫屬宜早士如歸妻二句謂用士昏禮迎親當用仲春冰未泮時取早成就之義○招招舟子四句以舟子之招渡比勸人出仕者卬爾雅訓我卬卽吾之轉聲或邶之土音須我友卽左傳引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之意

谷風六章章八句

衛有功臣年老見棄者因託爲婦言色衰而愛弛作是歌以諷之

習習谷風風古音王以陰以雨僶勉同心近刻僶作黽心韻風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韓詩外傳引體作禮誤德音莫違違韻菲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畿與機通門限也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鄭改止作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表記引躬作今左襄廿五年引閱作說遑恤我後表記引遑作皇○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爾雅方作舫就其淺矣泳之游之泳當作漾與方韻何有何無僶勉求之近刻作黽勉宜讀作勿凡民有喪匍匐救之匍匐與扶服通匐韻勉○不我能慉說文作能不我慉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讐近刻讐省作售昔育恐育鞫近刻作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有潰洸與潰通既詒我肄韓詩肄作勩不念昔者伊余來塈余一作予

習習谷風爾雅東風謂之谷風近說谷穀通谷風生風也以陰以雨風雨和則生物喻夫妻之相得采葑采菲二句葑爾雅訓須葑從邢疏謂須卽葑卽蕵今菘菜一名蕪菁菲爾雅菲葸菜一作菲芴郭注卽土瓜謂蕵菜葸菜但取其嫩葉不以根老而棄之○中心有違謂身雖行而心以爲非不遠伊邇二句伊爾雅訓維畿與機通門梱也謂不遠送我誰謂荼苦二句爾雅荼苦菜薺薺實本草陶注薺類甚多葉可作羹其實差味甘謂荼苦薺甘被棄更苦於荼○涇以渭濁二句謂涇水本清以渭混之則濁渟止仍湜湜然清其性然也毋逝我梁二句梁魚梁笱爾雅訓寡婦之笱我躬不閱閱容也左傳作說與悅通此四句是成語小弁篇亦襲之○不我能慉二句慉毛訓與說文訓起作能不我慉能當讀同耐方可通反以我爲讐讐當訓報反以我爲報怨注疏家誤合讐仇爲一字既阻我德二句謂阻我德而不與我如賈不讐其值昔育恐育鞫爾雅育訓養鞠訓窮今刻作鞠與爾雅台似鞫從言爲鞫獄之鞫○有洸有潰洸與武夫潢潢同武也潰潰烈怒貌肄與勩通爾雅訓

勞伊余來塈塈當訓取

式微二章章四句

公子晉爲州吁之亂出奔邢邱其臣勸以歸是爲宣公而作是歌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式微爾雅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微與尾古通書鳥獸孳尾本紀作字微論語微生高國策作尾生寓公爲所寓齊衰三月言與庶民同諸侯不臣寓公及其子則臣之式爾雅訓用用微用微者微乎尾者也謂久寓於此則末後漸小降爲臣微君之故謂非爲君故何

為乎中途暴露是隨從者勸使歸之辭○胡為乎泥中
謂何為乎久奔走於泥淦中
旄邱四章章四句
衛懾於州吁之威無敢討者久不來迎公子晉作是歌
以貽之
旄邱之葛兮何誕之節兮（節以即為聲）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久顧氏音几）必有以也○狐裘
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
子（爾雅作鶹鷅郭注引魯詩作留離）叔兮伯兮褎如充耳（如讀同而）
旄邱之葛兮爾雅前高曰旄邱文選荅賓戲注應劭引
爾雅作前高嵍邱與今本異釋名作髦邱謂如馬髦嵍

邱在柏人城北古屬邢地衛宣時邢自為國及衛侯燬
始滅足為宣公寓邢之證何誕之節兮誕爾雅訓大書
乃疹既誕蔡邕石經作乃憲既延爾雅延訓長此應讀
誕為延謂待之久而葛長叔兮伯兮二句公子稱本國
之卿大夫為伯父叔父謂何多日不來迎己○何其處
也四句謂何處而不來必有與共事者何久而不來必
有故未便來○狐裘蒙戎二句狐裘為公子貴冑之服
晉獻封三公子士蔿作歌云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
適從蒙戎與尨茸並通邢在邶之東謂非車不東也必
叔伯靡與同心未定州吁之亂故耳○瑣兮尾兮二句
爾雅瑣訓小鳥少美長醜曰鶹鷅為離之入聲卽今

之梟長則啄害其母比州吁少為莊公所寵長則弑逆
侮慢嫡母謂小兮尾兮後必衰微為此流離之鳥所致
叔兮伯兮二句褎卽袖字如而古通充耳卽塞耳謂卿
大夫懾州吁阻兵之威袖手旁觀而塞其耳若不聞然
是責而望之之辭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衛能以樂舞教國子弟多可用之才歌以美之
簡兮簡兮（釋文簡或作蕑夏侯書作蕑為蕑選字韓詩作柬擇也）方將萬舞日之方
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韓詩作扈扈）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
轡如組○左手執籥（玉篇引作龠誤）右手秉翟赫如渥赭（韓詩泰風渥丹作渥沰沰赭通）
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苓顧音憐）云誰之思西方

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簡兮簡兮韓詩作柬爾雅柬訓擇蔡邕尚書石經蕑相
字從草與今揀字通謂揀其容體中式者使習舞方將
萬舞將當訓獻萬舞大武舞日之方中謂行燕禮正歌
備之後日方中時獻舞以樂賓於是語於是道古在前
上處大武八佾分八行每佾八人以右一行為上右行
首一人為前所以象武王○碩人俁俁碩人大人也象
武王韓詩作扈扈與俁通長大貌公庭萬舞舞在庭下
有力如虎謂象西土兵如虎如離執轡如組謂象車戰
駕駟騵彭彭然○赫如渥赭謂顏如渥赭赭沰石色狀其
年少公言錫爵凡歌畢舞畢公皆酌散爵獻首一人於

西階前○山有榛旱麓篇歌榛楛濟濟言作養人才之多隰有苓卷耳篇卽苓耳言多士營救文王西方美人凡人才好氣質則以美人稱之與稱姝子同義彼美人兮二句謂此學舞之子弟與西京祓鐘鼓之化其人才與之並

泉水四章章六句

邶逼近赤狄時已徙鄘避其鋒女欲歸省而不得乃作歌唁之因女由邶嫁操其土音仍附之邶

毖彼泉水(韓詩毖作祕說文引作泌)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彼諸姬聊與之謀(謀古音媒)○出宿于泲飲餞于禰(韓詩禰作坭誤)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干與澗義通)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舝卽轄字)還車言邁遄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毖彼泉水說文作泌訓俠流據泉源在左淇水在右是兩水比並而行與毖從比必聲義亦合亦流于淇是泉水入淇非下文肥泉也孌彼諸姬二句孌少貌諸姬謂御媵隨嫁者○出宿于泲二句指發源王屋南入于河之泲在邶邑之西初嫁時由此起程禰謂禰廟據昏禮主人筵于戶西右几父醴女以俟迎者以祖父之遺體授人必親餞于禰廟古禮如此謂將出宿于泲水旁父飲餞我于禰廟韓作坭訓邑名誤問我諸姑二句爾雅父之姊妹爲姑女子先生者爲姊謂將問安於女黨○出宿于干二句干卽泲水涯言我也婦人無郊餞干言並非地名不瑕有害鄭訓瑕爲過謂不無瑕疵而有患害乎作猜度之辭○我思肥泉二句爾雅歸異出同流肥肥與飛通取分飛之義肥水在肥鄉近漳水屬鄘地茲益也謂我思徙鄘近肥泉益之長歎矣思須與漕二句須卽宿胥口漕卽城漕之漕皆屬鄘地故思悠悠然憂甚長也以寫我憂寫卽今瀉字解也泄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宣公時有重臣既委以防北狄又南奔王命君不加恤貧窶無聊而歸諸天命乃作此歌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哉音淄)天實爲之(爲古音譌之韻哉)謂之何哉(何韻爲哉韻之)○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敦當音堆)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出自北門二句時赤狄强盛每出北門憂殷殷然終窶且貧二句無以爲禮曰窶無財曰貧無有知其艱者天實爲之爲古音讀譌如白圭不可爲也爲與磨韻○王事適我二句適爾雅訓之埤訓厚與裨通據左桓五年當衛宣時有從王伐鄭事○王事敦我爾雅敦作惇與敦通訓厚韓詩敷敦推濟薛君章句敦訓迫此亦當訓

迫室人交徧摧我摧訓挫

北風三章章六句

衛宣荒廢不振居邶者懾赤狄之强皆相攜以去作爲此歌

北風其涼說文涼作飆雨雪其雱說文云旁籒文作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爾雅邪作徐幽通賦注引亦作徐釋文音餘又音徐既亟只且且音沮○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邪讀作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涼爾雅北風謂之涼風喻赤狄剛勁其虛其邪爾雅引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按威儀釋虛爲虛文容止釋徐爲安閒言當速去不當故爲虛文緩步亟爾雅訓疾訓速只且語辭音近矣歟○北風其喈喈喈疾風聲俗名嘯子風○莫赤匪狐二句狐爲妖獸烏爲不祥之鳥爲禍亂將至之喻

靜女三章章四句

凡君臣之交泰朋友之麗澤當作合之初皆有所借以輸其意而爲之緣因託諸男女而作是歌

靜女其姝姝說文作妓俟我於城隅俟爾雅作竢愛而不見愛爾雅作薆郭引詩同說文引作僾誒搔首踟躕○靜女其孌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荑通作稊洵美且異釋文洵本又作詢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靜女其姝靜鄭箋訓安韓詩訓貞姝毛訓美色俟我於城隅毛謂城隅以言高不可踰據考工記天子城隅高九雉公七雉侯伯五雉上有罘罳選詩所謂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比門地之高愛而不見當依爾雅作薆訓隱薆而猶薆然謂爲人所隱蔽不得相見搔首踟躕踟躕盤桓貌○貽我彤管毛謂女史用彤管左傳云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謂可以正人過有成法彤管有煒二句煒赤貌取赤心正人常悅而紬繹其美○自牧歸荑牧邶邑名左隱五年鄭侵衛牧是歸與餽通荑通作稊夏小正柳稊易枯楊生稊謝靈運詩原隰荑綠柳謂柳軟條也後世以柳圈相贈本此匪女之爲美二句謂非美在此柳荑也因爲美人所貽覺其美且異

新臺三章章四句

衛宣公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歌序襲毛

新臺有泚說文引詩泚作玼河水瀰瀰漢地理志引作洋洋當作泮泮音弭與瀰通燕婉之求籧篨不鮮韓詩作蟾蜍爾雅一作鼀䵴○新臺有洒釋文云韓詩洒作漼洒當讀作洗先上聲河水浼浼李善選注引韓詩作亹亹釋文云韓作浘浘燕婉之求籧篨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離古音羅雙聲燕婉之求得此戚施戚施爾雅同說文引作䵶䵹玉篇作規覭施當讀作拖

新臺有泚泚卽孟子其顙有泚媿汗也謂禽畜之行能無媿汗三家詩有作玼者毛因訓鮮明貌河水瀰瀰水

滿貌言水雖多不能滌此恥燕婉之求二句籧篨即筐篆員竹器之腹脹而仰者國語謂籧篨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以惡疾比之爾雅謂籧篨口柔戚施面柔口柔能仰面諂人面柔能俯首下人韓詩作蟾蜍爾雅作蟾諸應作蛄蜍大胸首仰滿身疥癩爾雅一作鼀䵶戚施即今竹篷中蛙能俯不能仰其跳促急其足撬沙言婦人惟燕私婉順是求反得此蛄蜍形不鮮潔但以口媚人○新臺有洒爾雅望厓洒而高岸夷上洒下不漘謂河水望厓埽去齧之而日高者爲岸平上埽去下則否者爲漘謂如人之脣不高峻洒即灑字謂洗其汚穢謂河水浼浼不能漫滅其穢籧篨不殄殄訓絕謂父子

聚麀○魚網之設二句毛謂所得非所求得此戚施謂得俯首蛙徒以低首禮下人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思伋壽也宣公之二子爭相爲死國人傷之而作是歌襲毛序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釋文景音影當以涼爲聲說文憬作𢡱此景當讀同𢡱與養韻願言思子中心養養爾雅作恙憂之長也○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汎汎其景景指影汎汎遠去言願言思子願慮也言語辭養爾雅作恙謂憂之長養訓長與恙通○不瑕有害瑕毛訓遠借爲遐字謂不遠有患害依瑕字亦得謂不無瑕疵汝有患害乎指譖愬者言亦通

鄘風十篇三十一章原作三十章百七十六句

武王封祿父於鄭爲繼公見作雒解孔晁注鄭即邢之轉聲戰國時韓徙於邢邘更國號曰鄭鄭即邢也建管叔宇於東使監祿父後平祿父三叔之亂復建中旄父宇於東建周公子於邢東轉聲爲鄘在沬水東亦在孟縣東宣公末年避赤狄之强徙居此凡在鄘所得詩別爲鄘風及赤狄破邢入衛南渡河初寄居曹邑及齊桓始遷邢於夷儀遷衛於楚邱凡所得詩皆附之鄘此後衛無詩

柏舟二章章七句

衛釐侯長子封於共蚤卒其妻共姜守義母欲奪而嫁之乃自誓而作是歌共在共北山共水出焉下與淇水合在孟縣東屬故鄘地列之鄘襲毛序衍之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說文引作紞彼兩髮髮省作髳實維我儀儀以我爲聲音假之死矢靡它它爲他之省母也天只天古讀作吞不諒人只人與天韻○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韓詩特作直即植之省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以貞木爲舟喻夫死無所繫屬在彼中河謂在北流河中近共邑因引爲興髧彼兩髦古用假髮作髦垂兩耳旁以爲飾惟喪始去髦髧垂貌據此知年二十餘始卒衛世家謂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其弟武公

和攻殺共伯于墓上據紀年釐侯卒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卒於周平十三年武公在位五十五年是四十一時始卽位安得有髭彼兩髦之兄攻而殺之旣係武公兄不應列之鄘因定共爲采邑猶州吁之稱州實維我儀儀爾雅訓匹謂夫也母也天只二句謂母也如天之冒覆不信人有之死矢靡他者○實維我特物之牡亦稱特之死矢靡慝慝邪惡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作是歌（襲毛序）

牆有茨（茨說文引作薺）不可埽也（埽或作掃非）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牆有茨不可襄也（爾雅襄訓除讀作攘）中冓之言不可詳也（韓詩詳作揚）所可詳也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牆有茨爾雅茨訓蒺藜毛傳依之據韓詩作薺爾雅一云姚莖涂薺郭注未詳涂卽尚書塗塈茨之塗古通謂圬牆先用土幷薺塗使平後用蜃灰錣之若蜃灰脫落埽之則塵土撲人非蒺藜明矣中冓韓詩訓中夜據左傳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笫之言不踰閾笫卽簀牀棧也構架竹木作棧亦可通○不可襄也襄爾雅訓除讀同攘不可詳也韓詩作揚謂揚則醜聲四播○不可束也謂灰已脫落由土發鬆不可收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輔之宣姜反與之偕老衛人因作是歌故詭其辭似美而實嘲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爾雅作委佗顧舍人引詩作禕禕宅宅韓詩作逶迆）如山如河象服是宐（宜本作宐以多爲聲）子之不淑云如之何（魯詩作陽如之何陽訓我）○玼兮玼兮其之翟也（翟音狄）鬒髮如雲不屑髢也（髢入聲爲鬄）玉之瑱也（說文引作瑱兮）象之揥也（揥應作擿）揚且之皙也（皙從析聲）胡然而天也（天吞與雲瑱韻）胡然而帝也（帝應作啻音嫡）○玼兮玼兮（玼本一作瑳存之）其之展也（展與襢通）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淸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韓詩作援）

君子偕老詭稱君子斥與君之子偕老也副笄六珈侯伯七命冕七旒夫人用陰爵降爲六垂于笄首用六珈

委委佗佗二句謂儀容安暢象服是宜謂禮服用六鷂爲飾象其有文德服之最宜子之不淑二句郭引魯詩作陽如之何證爾雅陽訓予毛作云當訓旋謂子禎之不善旋無奈之何○玼兮玼兮二句謂以鷂羽飾衣玼然五彩備鬒髮如雲二句謂髮黑可鑑不須假髢作髻玉之瑱也謂副笄配以玉瑱作塞耳象之揥也以象齒作擿髮之揥若今之搔頭揚且之皙也謂眉上廣極其白胡然而天也二句帝當作啻爲嫡字之省謂胡然而不驚爲天妹胡然而不奉爲嫡母○玼兮玼兮當依別本作瑳其之展也展取寬展之義其袂廣三尺三寸袪廣二尺二寸比宵衣各廣一尺以白錦爲之如玉之瑳

然白蒙彼縐絺二句謂當暑則蒙展衣於縐絺之上取紲袢以消暑氣子之清揚二句清毛訓視清明揚廣揚而顔角豐滿邦之媛也爾雅美女爲媛韓詩作援謂一邦皆援爲小君

桑中三章章七句

桑中地在河南穆王曾作范宮於其上以觀桑者其人習爲狹邪見河北沬土諸世家風俗不正作爲是歌以斥之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左傳弋作姒穀梁作弋說文作㚤）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

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爰采唐矣爰爾雅訓曰唐爾雅一名蒙一名女蘿一名菟絲取物之善攀援者爲興沬之鄉矣當指孟邑爲沬之中鄉美孟姜矣謂孟邑取美姓長女極其美期我乎桑中桑中地在河南濮陽先送期約之要我乎上宮穆王作范宮魏武魏惠亦於此作范臺在桑土上故名上宮謂期我要我又送我過淇始反甚言其授人以色○沬之北矣沬水北指邶言美孟弋矣謂邶邑娶姒姓女極美○爰采葑矣葑一名須一名從即今菘菜喻取其嫩葉沬之東矣沬水東爲鄘美孟庸矣庸疑中旄父之

裔爲衛所并後以庸爲氏其女亦美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鶉鶉與家鷄無異不似家鴈有常偶衛人作此歌謂我以爲人兄及小君亦有同此醜態者

鶉之奔奔（表記引作賁賁左傳同）鵲之彊彊（表記引作姜姜彊即強字鵲當依爾雅作鶌音界）人之無良我以爲兄（兄應作方音與彊韻）○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君與奔韻）

鶉之奔奔二句爾雅鶉鶉其雄鶛牡庳謂其雄名鶛其牝形庳矮一云鶛劉疾劉與摟義通謂爪觜甚利搏摟甚疾又名劉疾其牝鶉奔奔然走避其雄鶛彊彊然強以求淫人之無良二句謂人之無天良者我以爲爲人

兄亦有如此鵲之彊彊者○人之無良二句謂人之無天良者我以爲爲小君亦有如此鶉鶉之奔奔者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赤狄伐衛懿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衛公自鄘赴之與狄人戰於洞澤爲狄所屠守者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曹戴公卒文公立齊桓歸門材三百卒諸侯城楚邱封衛文公衣大帛之衣末年致騋牝三千之盛衛人歌以美之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李善選注引作作爲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李注

引于作爲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京古音涼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唐石經焉作然○靈雨既零零顧音力珍反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說音稅田古音讀陳匪直也人匪王氏讀作彼秉心塞淵騋牝三千千韻淵

定之方中爾雅營室謂之定謂室二星壁二星方正如題定魯僖元年十二月室宿昏中相度卜築至僖二年正月諸侯始赴揆之以日度日景正西東定南北樹之榛栗三句榛子栗子爲籩實爾雅椅訓梓陸璣謂梓實桐皮曰椅疏理白色而生子曰梓椅亦梓屬分爲二木榮桐木有青桐白桐白者材中琴瑟漆木汁可飾琴瑟

○升彼虛矣四句楚邱在漢山陽郡成武縣按寰宇記古楚邱城在今楚邱縣北三十里景山在縣北三十八里高四丈空岡在縣北三十里高一丈蓋詩景山與京也堂水在縣北四十五里從單州成武縣入界南行五里合泡溝郎詩望楚與堂也○命彼倌人據聘禮喪禮有管人古文作官人掌勞辱事者星言夙駕二句言語辭謂見星早駕稅于桑田勸民樹蓺匪直也人王氏引之謂匪彼古通彼直者此人也按直與稙亦通謂非特人力到由其執心實淵深思慮遠致騋牝亦三千之多足供戰車之用國以富强

蝃蝀三章章四句

衛文修禮教整風俗人皆知先王制昏禮之深意因作是歌襲毛序爲之

蝃蝀在東蝃爾雅作螮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列女傳引韓詩外傳引也並作兮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命當作名古通顧音彌隮反

蝃蝀在東二句爾雅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郭注俗名爲美人虹江東呼雩音芌謂虹爲天地之淫氣暮見於東有微雨如塵人避之不敢指斥女子有行二句謂古人制昏禮待日入三商方秉燭前馬遠其外家之父母兄弟示不欲人見所以存廉耻也○朝隮于西二句謂

朝升于西不終朝則雨應言交感之速女子有行二句謂昏禮必父子異宮初歸隨壻入門歸其私室遠其夫家之兄弟父母後乃引之謁見也○乃如之人也四句謂乃有如是人全不曉禮意六禮未備媒妁未通摯幣未誠亦懷昏姻是大不誠信不許知名者也名命二字古通凡不講禮之家不與爲昏雖問名亦不許相知名一說謂大不信禮教不知節文之命於天亦通

相鼠三章章四句

衛文時有不習於禮儀威儀者則歌是詩以刺之

相鼠有皮皮古音坡人而無儀儀古音俄人而無儀不死何爲爲古音譌○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俟即竢字○相鼠

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有皮皮在外故以儀言○相鼠有齒謂鼠食嗛嗛不大嚼人而無止毛訓止息韓詩訓節○相鼠有體謂能坐拱其手胡不遄死爾雅遄訓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衛多君子卿大夫承文公之命以幣馬聘浚邑之賢者因作是歌勸之使入告焉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都古音豬）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予與古通）○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告讀入聲）

孑孑干旄孑孑收歛貌德車結旌也爾雅注旄干首曰旌注訓屬謂屬旄牛尾於干首在浚之郊賢者浚邑人先至郊訪之素絲紕之紕爾雅訓飾謂素絲織為帛四丈分為兩端兩端各捲比合為一疋致其飾以將敬良馬四之謂獻四良馬以帛先之彼姝者子二句謂少年之英才何所畀以答其聘耶○孑孑干旟爾雅錯革鳥曰旟謂錯畫鷹隼於旟幅素絲組之二句謂五疋共十端以組絲束之謂之束帛以先五馬有加無已之意楚子干聘魯獻馬或兩或三可以隨意○素絲祝之古勞幣侑幣各有所禱祝勞幣祝其安侑幣祝其飽

載馳六章（原分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八句）

衛戴公露處於曹許穆夫人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欲歸唁之而作是歌自操其土音故附之鄘（襲毛序而衍之）

載馳載驅（驅古音以區為聲當讀同歐與侯韻）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漕當依左傳作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陟彼阿邱（邱古音去其反）言采其蝱（蝱爾雅作莔）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尤古音羽其反）眾穉且狂（眾終二字古通）○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尤古音羽其反）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載驅爾雅載訓則歸唁衛侯毛謂弔失國曰唁言

至于漕當作曹謂暫寄曹伯邑與土國城漕之漕別大夫跋涉毛謂草行曰跋水行曰涉○不能旋反謂不能便反我思不遠謂我思不遠於理非迂濶也○不能旋濟謂不能便濟渡我思不閟閟毛訓閉謂不能禁閉令不思○陟彼阿邱爾雅陟訓陞偏高曰阿邱謂荷水所經之阿邱左傳作柯邱一作祝邱封堯之後於祝祝音又轉鑄在漢成陽縣屬古定陶地為陶叔國陶曹古通斥戴公所廬處言采其蝱爾雅莔貝母謂其子如貝母其根也喻己歸尋其本根眾穉且狂王氏引之謂眾終古通終猶既也既幼年且狂妄非謂眾皆年少者○控于大邦二句謂俯首控地告于大邦誰可因依誰可極

至求拯其危○大夫君子四句截爲一章與首三章章法合謂大夫諸君子無我有所咎百官爾所思不如我所往之有濟後諸侯卒感動而封衛

衛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衛之名本在濮陽與成陽近夏帝釐封樊已於衛成陽昆吾城有己氏故城即樊已故都武王伐殷時叔封已稱衛叔及滅紂乃移鎮於孟稱孟侯後平武庚繼蔡霍監邸至武公時文教興始有詩歌迄莊公末年並都孟以康叔原封稱之凡所得詩附於衛新存者在前舊存者列後編詩之例本如此

淇奧三章章九句

衛人歎武公有君子之德能守康叔之舊業故覩淇園之竹而不能忘乃作是歌

瞻彼淇奧（爾雅作隩邢疏引水經注引並作澳誤）綠竹猗猗（大學引作菉邢疏引水經注引並同釋文引韓詩作綠薄石經同選詩引韓詩作蕣並誤猗以可爲聲與瑳韻）有匪君子（大學作斐韓詩作邲）如切如磋（切爾雅古本作齵）如琢如磨（爾雅同大學古本作摩）瑟兮僩兮（僩本或作櫚）赫兮咺兮（大學作喧爾雅作烜韓詩作宣說文作愃）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菁菁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說文依司弁故書引作璂）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倚重較兮（俗刻倚作猗誤）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瞻彼淇奧爾雅厓內爲隩外爲隈是奧隩古通張華博物志澳水流入淇水經注泉水入淇之處爲淇奧後人因詩言遂名泉水爲澳水此傳會改奧作澳之證綠竹猗猗爾雅菉訓王芻是終朝采菉之菉一竹訓萹蓄即詩言采其薳之薳分爲二草毛傳依之改爾雅萹蓄作萹竹誤當依朱子訓竹漢武取淇園之竹塞瓠子口寇恂取淇竹造矢百餘萬應劭謂淇爲紂竹箭園下文綠竹如簀簀牀笫也不可用草作之猗與阿儺之阿通有匪君子匪斐古通謂成章斐然如切如磋爾雅襲大學六句說者謂大學襲爾雅非終不可諼兮謂見武公守康叔之業民歷久不能忘○充耳琇瑩二句古弁似今武弁其頂以玉爲璂以象爲邸作小纖形旁綴以三色

瓊珠謂之瓊弁左右充耳用犀象作之謂弁左右有充耳頂有琇瑩珠在弁頂會總處如星然○倚重較兮考工記以其隧之半爲之較崇隧深四尺四寸折半爲高二尺二寸在車之兩旁名重較左右皆可倚康成謂較又加于式三尺三寸之上坐必蔽目且不便於射誤善戲謔兮二句如抑戒賓筵二篇俾出童羖彼童而角等句似謔似嘲皆不爲虐之證

考槃三章章四句

衛莊時賢者有抽身告退不入公門若置蒼生於度外者見者惜之而作是歌欲求其人以實之非石碏不能當

考槃在澗（韓詩澗作干）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薖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告入聲）

考槃在澗二句毛考訓成槃訓樂訓樂應作般作盤不當作槃槃爲承盥之架以槃皮冒缶之鼓鼓當用架承之考擊也爾雅山夾水曰澗韓詩作干干水厓也謂擊缶在澗大人之寬寬下從莧莧笑貌莧卽莞字獨寐寤言二句謂獨寢寤則言永誓不忘此樂也○考槃在阿爾雅大陵曰阿碩人之薖毛訓薖寬大貌未詳所出當與撾通謂撾鼓以爲歌節獨寐寤歌二句謂寤則撾鼓而歌永誓弗過公門李鄴侯誓不近帝王家調停人胥

肉最是難事石碏爲寵州吁初苦諫不聽及桓立乃老至隱十三年復出定州吁之亂非果於忘世者須知○考槃在陸爾雅高平曰陸碩人之軸軸毛訓進未詳所出軸與柚亦通謂用櫜擊鼓

碩人四章章七句

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襄左傳）

碩人其頎（玉篇引作頎頎頎誤）衣錦褧衣（褧儀禮作頴玉藻作絅說文引作檾）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說文作鄿）○手如柔荑（荑當作稊）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爾雅作瓠棲注引詩同）螓首蛾眉（說文引作頍首）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儦儦（說文玉篇並作儦俗本作鑣誤）翟茀以朝（郭注引魯詩茀作蔽）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河水洋洋（當作泮泮音瀰與濊韻）北流活活施罛濊濊（說文引作薉薉）鱣鮪發發（韓詩作鱍鱍）葭菼揭揭庶姜孽孽（爾雅作嶭嶭韓詩作巘巘巘爲古嶭字）庶士有朅

碩人其頎毛謂頎長貌凡形容語箋釋多作疊字玉篇引作頎頎誤衣錦褧衣褧用蘔麻作之錦用紡絲織爲文諸侯女亦用士昏禮服展衣道中禦塵加蘔衣於其上惡其文之著齊侯之子據紀年是齊莊公女衛侯之妻衛莊時已爲君不迎親當武公之孫世家謂武公子誤東宮之妹據左傳是得臣妹邢侯之姨爾雅妻之姊妹同出爲姨譚公維私爾雅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手如柔荑荑當作稊謂如柳嫩條之軟膚如凝脂爾雅

訓冰脂領如蝤蠐爾雅訓木蝎喻其白齒如瓠犀爾雅作瓠棲謂如嫩瓠瓣之排比整齊螓首蛾眉謂角犀豐滿如螓首爲貴相眉如飛蛾之眉○碩人敖敖爾雅敖敖訓傲傲當作遨自得之貌說于農郊謂稅駕于近郊四牡有驕說文馬六尺以上曰驕朱幩儦儦毛謂朱扇汗也儦儦盛飾貌翟茀以朝爾雅茀蔽分爲二革後爲茀竹後爲蔽魯詩作翟蔽散文則通大夫夙退二句是卽位後始昏大夫相戒早退朝毋過勞君○河水洋洋似泮泮之譌庶姜孽孽當依爾雅作嶭嶭言妾媵妝飾之盛庶士有朅庶士齊大夫送女者朅武莊貌說文朅訓去謂送至卽返亦通

氓六章章十句

女有自衒而失其人卒為所棄因作歌以輸其憤可為
急於求仕者之戒故錄之

氓之蚩蚩唐石經譌民改作甿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謀古音微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爾雅作敦丘丘顧音稀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
子無怒秋以為期○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
漣漣漣可讀作瀾雙聲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坊記引體作履韓詩同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
說也說當音脫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
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湯音襄漸車帷裳漸平聲女也不

爽士貳其行王氏據爾雅謂貳當作貣音忒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
為婦婦顧音房以反靡室勞矣夙興夜寐寐韻婦靡有朝矣言既遂
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
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
晏信誓旦旦說文引作悬誤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哉讀茲音
雙聲

氓之蚩蚩外來民稱氓寄居復關者蚩蚩蠢動貌抱布
貿絲布謂泉布貿絲將作純幣以納徵送子涉淇二句
水經注淇水東屈而西轉逕頓丘北又屈逕頓丘西東
南流入河又國策決宿胥之口則魏無頓丘爾雅一成
曰敦丘敦頓古通是淇水東南流頓丘在淇水北復關
隄在河南北岸北對淇口未成昏而遠送過以相與矣
○乘彼垝垣二句爾雅垝訓毀復關隄名氓所居地爾
卜爾筮二句昏禮問名後則加之卜卜吉則納吉體謂
龜兆之體及卦體韓詩體作履未協無咎言謂繇辭卦
辭並吉以爾車來二句但壻家車來親迎與否未可知
○桑之未落二句喻色未衰于嗟鳩兮于當讀同吁鳩
毛訓鶻鳩爾雅鶌鳩一名鶻鵃短尾青黑色多聲無食
桑葚毛謂食葚多則醉而傷其性無與士耽樂甚為耽
○桑之落矣二句喻色衰愛弛漸車帷裳喻越禮而行
不待方舟迎之至水浸車帷女也不爽二句爾雅晏晏
旦旦悔爽忒也王氏謂貳與貣二字易混貣又作忒悔

爽忒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愚按凡經典忒字多作貣
作貳誤為貳此說得之○夙興夜寐二句謂無刻不勤
苦○淇則有岸爾雅謂望厓洒而高則醫湑成岸隰則
有泮河內有隰城漯水所經冬冰春末則冰泮皆喻人
性情隨時變易言笑晏晏二句晏晏和悅也旦旦明著
也說文作悬悬此怛惻字誤

竹竿四章章四句

衛之賢者仕於異國言聽計從本國召之有未可遽歸
者託之女子遠嫁作為此歌以達其不忘之意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
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近刻作遠父母兄弟不韻誤○淇水在

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滺滺（近刻作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籊籊竹竿二句喻已生長衛土飲其水而食其魚本自思歸遠莫致之謂離鄉甚遠無以致其情○泉源在左二句泉應指肥泉東南流在孟邑左取分飛之義名肥淇在孟邑之西南爲右女子有行二句以出仕比女遠嫁離其本鄉○巧笑之瑳二句瑳謂笑而露齒喻相得益歡儺喻遺我好音言所宦國待已之厚未可遽歸○淇水滺滺喻日去而遠檜楫松舟爾雅柏葉松身爲檜以寫我憂寫與瀉通

芄蘭二章章六句

蓋衛之國子弟有不循教者作是歌以誨之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當衣韓詩作狎）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芄蘭之支爾雅雚芄蘭郭注斷之有白汁近說謂白汁滴瀝沈瀾滴瀝之貌象其形以爲名鄭箋謂芄蘭柔弱恆蔓延於地借以喻童子甚協童子佩觿據內則子事父母佩觿以解結言當習於事雖則佩觿二句王氏引之謂能而古通謂雖佩觿而不我求識終不曉事矣容兮遂兮容毛訓容儀遂垂飾貌垂帶悸兮士垂紳帶三尺有司執事帶二尺五寸童子當以手攤帶不合垂帶謂容兮遂兮垂其帶而悸然不敬謹可知○童子佩韘毛訓韘爲玦誤玦在右手巨指所以扣弦遂一名朱極三包右手中三指所以放弦韘一名拾所以收拾左手之袖令便於持弓童子佩韘謂宜習射能不我甲甲當依韓詩作狎謂而不於我乎狎習不能志正體直矣

河廣二章章四句

當時有言宋遠難以招俠者作此歌以曉之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說文杭作航）誰謂宋遠跂予望之（予與與通）○誰謂河廣曾不容刀（釋文字書作舠說文作䑿）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一葦杭之謂一葦葉之長可以徑渡非廣可知跂予望之毛詩與字多作予與爾雅合謂跂與望之則可見毛

序謂宋襄公母被出而作因訓予爲余跂予二字頗不辭與詩之編次亦不合易之○曾不容刀刀卽舠字當作船音彫猶苕作芀之比曾不崇朝崇終古通言片時可至

伯兮四章章四句

衛莊能繼武公之志扞衛東周雖行役之家人婦子亦知大義而作是歌

伯兮朅兮（玉篇引朅作偈）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爾雅作萲釋文引同說文作藼重文作萱）（韓詩作蕿）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伯兮朅兮伯婦稱其夫字也朅毛訓武貌說文訓去亦通邦之桀兮才出萬人爲桀伯也執殳殳八面長丈二尺可削作矛柄爲王前驅爲東周征討其不庭者○首如飛蓬謂如秋蓬逐風而轉言久不櫛誰適爲容謂夫不在無容飾○其雨其雨四句日在木上爲杲謂其雨其雨乃捧出一輪紅日爲建平王於東周之比所以甘心首疾也○焉得諼草諼訓忘謂食之可忘憂相傳卽今金鍼花

有狐三章章四句

男女爲大欲所存故禮教首自男冠女昏始衛國當時妖狐當道後卒釀變遷之禍作是詩者其有深憂乎

有狐綏綏綏綏說文作夊夊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服古音匐

有狐綏綏狐爲妖獸綏綏說文作夊夊象狐行遲曳夊夊然在彼淇梁謂踞要津之地比居人上者以漁色爲事風化不端心之憂矣之子無裳女服不殊裳庶民家以縞爲衣以茹藘染之爲裳緣其裳要辟積與衣聯爲一取蔽體深也謂心之憂矣是子年己及笄或無嫁裳乎○在彼淇厲厲當依韓詩作履石渡水之厲之子無帶帶鞶帶也昏禮父戒其女曰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謂當早昏○之子無服禽以羽毛爲衣服人以衣服代羽毛此禽門人門之分是子無服禮教陵遲矣

木瓜三章章四句

衛承武公投桃報李之教禮尙往來因作是歌以達其意

投我以木瓜瓜古音孤雙聲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桃以兆爲聲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玖顧音几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瓜爾雅楙木瓜郭注實如小瓜酢可食報之以瓊琚瓊三色玉琚爲佩之一體喻答以好音非爲報禮永結其好耳毛傳引孔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此出孔叢子西漢成帝時東萊張霸所撰傅會其

古文書知毛傳爲東漢人所托引僞孔書傳數條皆可證

王國十篇二十八章百六十二句

王國謂東周王國風謂國之歌謠魯所傳之周樂有王風小雅之末及大雅皆有東周時詩然用雅音作之附之雅用土音作之附之風東周亦周南豳邘之故土音隨時變鄭詩譜謂雅降爲風誤魯工爲之歌王季札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但知思古不知懼禍增修其德此爲不敢歸西周之由札其知之矣

黍離三章章十句

東周王室騷動不能自强以伸大義惟使大夫並聘索

貢於諸侯行者苦之因作是歌
彼黍離離釋文云說文引作穧佩觿集同 彼稷之苗行邁靡靡靡音 中心
搖搖爾雅作愮愮郭注引魯詩同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
求悠悠蒼天天讀作吞 此何人哉人韻天哉音茲韻靡 ○彼黍離離彼稷
之穗行邁靡靡玉篇靡本作𢗨 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
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
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離騷動貌屈原託此作離騷喻王室之不
安彼稷之苗爾雅𥝩稷也眾秫蔉蘠皆苗屬行邁靡靡
邁往也靡靡毛訓猶遲遲中心搖搖國策心搖搖如懸

旌不定之貌爾雅作愮愮憂無告也悠悠蒼天毛謂遠
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此何人哉斥而怪之之辭○彼
稷之穗穗秀也由苗而秀歷日已久○中心如噎噎謂
氣逆憂極不能息若氣逆然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婦人傷其夫于役無期不如家畜之動息自如也因作
是歌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哉音茲 鷄棲于塒日之夕矣夕韻
役矣韻塒 羊牛下來牛顧音疑韻棲俗本倒作牛羊誤 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當依爾雅作榤 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雞棲于塒爾雅鑿牆而棲曰塒棲弋曰榤○曷其有佸
佸毛訓會猶檜爲栝之比羊牛下括括毛訓至苟無飢
渴謂誠無飢渴否思而擬之之辭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平王樂及徧舞忘不共戴之仇是樂禍也相禮諸官不
知諫止樂工作此以諷之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此句不韻 ○君子陶
陶左執翿爾雅翿作翢說文引作翳徒到切 右招我由敖敖與驁通 其樂只且
君子陽陽君子指相禮諸官言不敢斥王也陽陽得志
之貌左執簧謂左手執笙吹之鼓動其簧爲笙入三終
右招我由房由爾雅訓用房謂燕畢行射禮移樂於東

房南下之中工歌騶虞貍首等篇間若一以爲射節名
房中樂其樂只且只且語辭與既亟只且同猶云其樂
矣歟○君子陶陶陶陶暢適貌左執翿翿爾雅作翢訓
纛纛訓翳謂所舞羽葆幢右招我由敖敖與驁通謂九
夏之驁夏君出入奏之右手招我奏驁夏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平王不撫其民而使遠戍其母家德其陾己之功周人
怨之而作是歌襲毛序衍之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水子韻 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
哉音茲韻子 曷月予還歸哉予卽與字歸哉韻懷哉 ○揚之水不流束楚
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

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許以午爲聲古字爲鄦懷哉懷
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之水毛訓激揚謂激揚是水尙不能流動物不與我
戍申平王三十三年楚人侵申三十六年王人戍申王
人者士庶子班爲王朝一命士稱王人王命卿大夫往
不肯行但使其子弟領以往如不流束薪相似因申聯
犬戎殘滅西周王不討其罪反使戍之爲人心所不服
不肯與往也懷哉懷哉懷來也時亦使人懷來安慰之
曷月予還歸哉予與與通與訓許謂何月始許旋歸○
不與我戍甫申在穆王時稱甫侯路史謂南陽宛縣西
有甫亭亦其故土并爲守之○不流束蒲當斥蒲柳與

束薪皆木之小者不與我戍許故許地在潁川許縣立
王于申許亦與焉因并戍之亦申故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東周饑饉從征之家王不體恤其家人因作是歌言怨
其夫實怨王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說文暵作𤅊未詳有女仳離嘅其嘆矣嘆讀平聲
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蓷暵其脩矣脩當讀入聲
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歗音肅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中
谷有蓷暵其溼矣溼當作濕音漯有女仳離啜其泣矣韓詩啜作惙啜
其泣矣何嗟及矣

中谷有蓷爾雅云萑蓷郭注今茺蔚也一名益母益母
生於仲夏最耐暑者暵其乾矣暵謂日之燥氣燥極蓷
亦乾有女仳離二句仳離別離嘅發嘆聲遇人之艱難
矣古以饑饉爲囏阸謂遇人外出又遭囏阸○暵其脩
矣脩聲轉肅脯脩魚鱐皆乾物之名條其歗矣條入聲
轉滌謂其聲滌然欲絕歗促口出聲遇人之不淑矣不
淑與不弔義通○暵其溼矣毛謂蓷遇水則溼改濕作
溼誤卽其耳濕濕之濕牛吐草再嚼則動搖其耳濕濕
然暵極則葉濕濕欲墜啜其泣矣啜爾雅訓茹爲哺啜
字當依韓詩作惙謂挍其涕淚

兎爰三章章七句

賢姦不辨狡者脫而介者死作是歌者有不樂其生之

感矣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爲古音譌我生之後逢
此百罹尙寐無吪吪爲訛之省韓詩作譌○有兎爰爰雉離于罦離讀
麗與寐韻罦音浮說文作罬我生之初尙無造造與遭通我生之後逢此百
憂尙寐無覺○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尙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有兎爰爰爾雅謂兎跡迒爰爰緩也釋名行不由正曰
迒兎性最狡爰爰緩行爲姦人善逃法網之喻雉離于
羅爾雅鳥罟謂之羅雉性耿介喻正人觸罪尙無爲爲
與譌亦通變動也逢此百罹爾雅罹訓憂尙寐無吪吪
訛譌並通謂願死不復動○雉離于罦爾雅罦覆車也

郭注今之翻車尙無造造遭古通謂尙無遭橫禍者〇
雉離于罿爾雅罬謂之罿罿罬也尙無庸爾雅庸勞也
謂勞頓尙寐無聰謂不願生聞此

葛藟三章章六句

平王棄其至親奔竄于申乞師犬戎乃得秦鄭衛以兵
護送强納之東周與西周攜王並立二十年結疏者以
爲親而應者寥寥作是歌者知大本已虧難與有爲矣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滸以午爲聲 終遠兄弟弟藟韻 謂佗人父佗韻
河父韻滸 謂佗人父亦莫我顧〇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
弟謂佗人母謂佗人母亦莫我有有顧音以〇緜緜葛藟在河
之漘終遠兄弟謂佗人昆謂佗人昆亦莫我聞

緜緜葛藟喻疏遠兄弟甥舅之親在河之滸謂在大河
旁意斥虢公翰立攜王終遠兄弟三句謂遠其至親稱
晉侯爲祖爲父乞師護送但暫應之不常暨顧〇謂佗
人母二句有存有我也莫我有謂不存念我〇謂佗人
昆爾雅昆作晜謂至親者爲晜弟小功以下爲兄弟分
別最嚴與詩義合

采葛三章章三句

凡有用之人才宜作養之平日豫蓄於前時臨時方獲
其用若求之太急必有朝加膝而暮墜淵者因作是歌
以斥之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〇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秋古讀同僦雙聲 〇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彼采葛兮謂葛爲衣服所需一日不見二句謂求之甚
急遲一日則如三月之久〇彼采蕭兮爾雅蕭荻也陸
璣疏科生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祭祀以脂爇之爲香
〇彼采艾兮爾雅艾冰臺醫家灼艾灸病師曠謂之病
草

大車三章章四句

王朝中下大夫皆四命出其封疆巡行國邑加一等得
毳冕同五命子男服有藻火之飾時尙能以禮爲政無
故不親迎者黨正有罰婦人亦知守法因作是歌以道
其必待親迎之意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菼說文引作綊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〇大車
哼哼哼當讀同敦 毳衣如璊璊說文作䊫從毛 豈不爾思畏子不奔〇穀
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大車檻檻毛謂大車爲大夫車檻檻爲車行聲毳衣如
菼周禮毳冕爲五命子男服以宗廟白虎彝爲章首藻
火次之王朝中下大夫皆四命出其封加一等得用五
命服爾雅菼訓薍謂小葦之嫩者色靑與藻色相似豈
不爾思二句謂豈不爾思畏將來被罰有累於子故不
敢從〇大車哼哼亦車聲毛訓重遲之貌毳衣如璊璊
赤色玉猶虋爲赤苗象火色之赤說文作䊫從毛未詳
畏子不奔不行親迎但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禮則謂之

奔謂畏累於子不敢奔〇穀則異室二句穀爾雅訓生謂未嫁而先死亦願合葬所以周禮有未昏合葬之禁有如皦日指白日爲證明其久待無異心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東周留邑卽劉康公采有子嗟子國兄弟競爽望其來燕而賜以教誨乃作是歌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古本施字不重因毛傳釋以施施誤增一字〇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〇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玖音几

丘中有麻麻卽今芝麻周禮謂之蕡可炒以餹黏之爲籩實彼留子嗟留卽劉邑古通子嗟賢者字也將其來施施音拖緩步貌將待也待其來以蕡籩燕之〇丘中有麥麥用水泡爆乾復炒以餹黏之周禮謂之𪍿彼留子國當子嗟弟以𪍿籩食之〇丘中有李謂以木李投贈之彼留之子二句謂彼留是二子貽我以好音教誨我

長孫宣[illegible]校

曾孫[illegible]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之三

鄭國二十一篇五十三章

周宣王二十二年封其母弟桓公多父於棫林在雒水西幽王二年桓公伐檜克之居鄭父之丘卽京兆鄭縣七年命爲周司徒十年犬戎入於西周弑王及桓公其子武公與申許魯立平王于申平王元年鄭武以師從王入于東周三年命武公繼爲司徒四年滅虢六年遷於溱洧乃移鄭之名加之溱洧凡桓以前詩附之檜武以後詩附之鄭

緇衣三章章四句原分六句

平王三年命武公爲司徒畀以政凡聘問於東周之卿大夫皆致束帛視館授粲作是歌以達其慇懃焉東周賴以植立首在此乎

緇衣之宜兮宜本作宐以多爲聲與爲韻誤敝予又改爲兮予卽與字爲古音譌原讀敝字句斷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子卽與字原讀還字句誤〇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還音旋〇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宜兮二句據聘禮凡賓至國境必束帛請導本國亦元纁束幣勞之一束十端五端染元宜爲衣五端染纁宜爲裳緇卽元也予古與字爲古音譌謂此元幣

作緇衣禮服最宜今奔波已敝與又改爲之適子之館兮二句據國語司徒視館據聘禮凡授館皆親視賓館致牢米委積米則列之筐經舂白者名爲粲子謂卿大夫謂往子之館以視館視館畢旋與授子是粲兮○緇衣之蓆兮爾雅蓆訓大古純幣幅廣三尺二寸裁作禮服袂廣三尺二寸祛廣二尺二寸衣身破幅裁之每邊廣一尺六寸續以衽其形方正名爲元端比宵衣爲大

將仲子三章章八句

鄭桓見西周將滅已食采小不能爲力乃寄孥與賄於檜虢十邑皆有寄檜女叔妘乾沒其賄爲桓所伐鄢邑之大夫妻仲任亦欲誘其孥沒其賄爲女所拒而作是

歌武公乃興兵滅鄢鄭國語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兄古音讀況平聲音方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二句將爾雅訓送里爾雅訓居仲子毛謂祭仲與事蹟不合當是仲任武公之妹送之令去禁無得過我所居故云畏我諸兄無折我樹杞毛訓杞木爾雅杞訓枸檵入釋木仲可懷也左傳齊姜引此勸重耳行日懷安實敗名謂仲任似可懷以求安至人之多言兩家聲名皆不好必敗名矣說與此合畏我父母謂桓爲父母○畏我諸兄謂武爲兄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鄭莊公時處叔段于京厚而得衆國人譽之而作是歌

叔于田田古音讀同陳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洵詢古通○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野古音讀同許卽今墅字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叔于田田獵之田讀同陳主陳列驅禽言陳敬仲後爲田氏字異音通于訓往謂叔往田洵美且仁爲相人偶之仁謂愛惜士卒無不喜往從所以巷若無人○洵美

且好謂獵畢以割脯行炙爲快○叔適野野同墅卽今演武亭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增大字別于上章

叔段長于射御力能暴虎爲國人所嘆賞宣揚傳頌莊公忌之

叔于田汲古閣本作大叔于田誤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藪顧音色主反火烈具舉烈傳訓爲列誤袒裼暴虎釋文禮又作袒說文引作膻獻于公所所以戶爲聲將叔無狃戒其傷女女音汝○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射古音近序忌依思古音通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鴇爾雅作鴇俗本刻作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

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掤當讀朋聲音蓬與弓韻抑鬯弓忌弓音躬
執轡如組謂運掉如意兩驂如舞卽舞交衢之舞叔在藪藪大澤也火烈具舉爾雅宵田爲獠火田爲狩用火燎之守之具舉俱舉袒裼暴虎爾雅禮裼訓肉袒徒手曰搏將叔無狃二句爾雅狃訓復謂將來無復狃恐或傷汝述公故作愛辭○兩服上襄爾雅襄訓駕卽今驤字兩驂鴈行斜行如鴈抑磬控忌二句抑懿古通歎美聲磬與罄通毛訓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乘乘鴇爾雅驪白雜色曰鴇象鴇鳥色兩驂如手手後於首在兩旁叔馬慢忌二句謂御緩射少獵將畢抑釋掤忌掤字從朋朋古作㒳象插箭之服卽國語

之箙羽言斜箙之要後釋掤謂脫下其掤不復射毛以覆矢之冰解之冰可取飲不釋魚服而但釋其蓋不可通抑鬯弓忌鬯與暢通謂弛其弓毛訓弢其弓以鬯爲韔誤

清人三章章四句

鄭文公惡高克使率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爲之賦清人襄左傳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罪不在克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英古以央爲聲河上乎翺翔○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韓詩喬作鷮河上乎消搖釋文逍又作遙消搖○清人在軸軸以由爲聲駟介陶陶左旋右抽抽韻軸中軍作好好陶韻

清人在彭路史滎陽中牟縣西有清陽亭卽鄭淸邑中牟卽鄭圃田澤彭消軸毛訓皆河上地名未詳駟介旁旁謂四馬帶甲旁旁然壯二矛重英謂夷矛厹矛建於車上並有英飾○駟介麃麃麃麃肥澤貌二矛重喬重喬毛訓累荷韓詩作重鷮爾雅鷮雉之白色長尾者以鷮羽爲矛飾與以旄尾爲英同義消搖當作逍遙與翺翔同意○駟介陶陶陶陶閑適貌左旋右抽二句左軍象青龍主左旋繞敵右軍象白虎主抽戈禦敵中軍振其好以整好以暇之容三軍皆訓練之兵棄之可惜

羔裘三章章四句

鄭世祿家之士庶子有能見危致命直道而行足正人過者公家給以廩稍衣裘受之無愧乃歌以美之

羔裘如濡濡古音讀作柔洵直且侯洵韓詩作恂彼其之子舍命不渝韓詩渝作偷管子作澤命不渝○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左傳引作彼已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羔裘如濡濡與柔古通懷柔百神郭注引魯詩作懷濡醫書濡脈卽柔脈柔與侯韻如而古通洵直且侯古者取黑羔毛直者爲裘服此裘者信乎其直且美舍命不渝爾雅渝訓變謂能授命不變節如毛之直渝應依韓讀同偷不偷生卽不渝節管子舍作澤澤與釋通與舍同義○羔裘豹飾二句謂以豹飾袖豹性猛喻其甚武

有勇力彼其之子二句左傳引其作已其古音基上聲
轉已古通謂其人爲一邦之能執直道者○羔裘晏兮
二句晏訓安三英毛訓三德據周禮以三德教國之子
弟亦以此選爲士庶子使入仕籍至德以爲道本敏德
以爲行本孝德以知逆惡爲道本可通道藝爲行本可
勉六行知逆惡乃許爲世子方不至毀則爲賊其衣裘
皆公家給之服之甚安三德爲英才之選乃得此粲爛
邦之彥兮爾雅美士爲彥指士庶子班初入仕籍爲一
命下士後乃襲其父職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鄭有舊好久疏聞其來游特要於路强挽至廬因自道

其曠於請謁作詩以謝之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惡路韻）不寁故也○遵
大路兮（王氏引之謂路當作道）摻執子之手兮無我譈兮（說文引作譈音討鄭
箋作醜改䰴見釋文誤）不寁好也

遵大路兮遵爾雅訓循摻執子之袪兮袪袖口宋玉賦
用此改摻作攬義通無我惡兮二句寁爾雅訓速速又
訓徵徵訓召謂無我惡其不召故舊遂不到我處也○
遵大路兮王氏謂路當作道與好韻如洪範遵王路與
惡韻遵王道與好韻說甚通存之無我譈兮說文引同
謂周詩以爲討字（今刻詩誤作書）訓譈爲棄與毛傳合謂無我
討罪而棄我怪不名舊好也鄭改作䰴讀爲醜未協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婦主酒食能勸其夫以學藝親賢而作是歌可謂賢矣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
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以多爲聲與加韻）宜言飲酒與子偕
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戴氏震欲
改贈作貽與來韻）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
報之

女曰雞鳴二句是相警覺之辭明星有爛謂日未出其
星明者爛然有光弋鳧與鴈繫絲以射曰弋○與子宜
之宜爾雅訓肴謂與子烹調令得宜即制爲肴之意宜
言飲酒言語辭猶云也云猶旋也琴瑟在御二句謂拚

埽清潔令弦歌學道○知子之來之二句來古讀同釐
釐淩雙聲讀淩去聲與贈韻不必改作貽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以結婚大國親迎其長女比結好大國郊迎其名卿因
託爲此歌後鄭亦賦此以美韓宣

有女同車（車古音居）顏如舜華（說文引作蕣華高誘月令注作蕣華音夸）將翱將翔
佩玉瓊琚彼美孟姜（姜翔韻）洵美且都（都音株與琚韻）○有女同行
顏如舜英（英以央爲聲）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將爲鏘字之省）彼美孟姜
德音不忘

有女同車惟親迎壻御輪三周方與之同車顏如舜華
舜毛訓木槿爾雅椴木槿櫬木槿郭注列二名也似李

樹華朝生夕隕按槻蕫與舜音並相近舜卽槻也比其
氣質之好佩玉瓊琚比所言皆德音洵美且都都豐滿
也○有女同行謂塯車先行女車隨之行顏如舜英爾
雅華荂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散
文則通德音不忘謂教誨之言不能忘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鄭人作此爲刺無禮之歌見左傳魯亦賦此刺慶封又名
茅鴟

山有扶蘇毛訓扶胥佩觿集作扶蘇漢人作扶疏隰有荷華華音荂不見子都
都音姝乃見狂且且音咀○山有橋松釋文橋本亦作喬鄭改作橋誤隰有游
龍爾雅作蘢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有扶蘇漢人作扶疏大樹枝撐之狀隰有荷華爾雅
荷芙渠其華菡萏不見子都鄭公子閼字子都子都子
充未必美男名此謂不見子之都乃見狂且爾雅狂茅
鴟茅鴟嗜鼠徧索而食之凡不講禮而貪於酒食則斥
之爲狂鳥狂且與狡童作對文或茅鴟喜咀腐鼠亦可
呼爲狂且○山有橋松橋卽喬字隰有游龍爾雅紅名
蘢古其大者蘬陸璣謂馬蓼埤雅云莖大而亦不見子
充乃見狡童謂不見子之充乃見此狡獪童昏之人狡
獪不充實猶狂蕩不都美狂且爲惡名狡童亦惡名

蘀兮二章章四句

此喜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而作是歌鄭亦賦此以美

韓宣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吹讀音昌戈反女音汝下同叔兮伯兮伯讀擇倡予
和女予與通○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蘀兮蘀兮毛訓槁風其吹女謂吹之則槁葉能作聲
叔兮伯兮尊之爲叔父伯父比風之能吹噓物倡予和
女予卽與字風與倡其與予作對文謂風倡於前蘀與
應之和於後○風其漂女漂謂引之飛若轉遂倡予要
女謂風漂於先蘀與之要約共往

狡童二章章四句

披猖爲狡稚幼爲童爲師保者傷輔導之無由乃作是
歌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
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彼狡童兮書大傳載微子朝周史記誤作箕子作歌曰彼狡童
兮不我好仇斥武庚不安分也康成謂斥紂誤離騷襲之借以
斥紂皆謂其狂悖不與我言兮謂不與我謀使我不能
餐兮謂令我食不下咽○不與我食兮因不與言自不
邀之與食使就商之使我不能息兮謂令我寢不安席

褰裳二章章五句

以女爲悅己者容比士爲知己者用若貌爲慇懃必不
能久因作是歌以狂斥之後子大叔亦賦此韓宣曰起
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謝其收鄭宣子曰

善哉子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是舊本作豈無他
事之證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說文溱作潧誤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
狂也且狂韻裳○子惠思我褰裳涉洧洧顧音以子不我思豈無
他士士當依左傳作事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爾雅惠訓愛謂愛好我而思我褰裳涉溱說
文謂出鄭國者爲潧出桂陽者爲溱引詩作潧段氏玉
裁謂溱與人韻潧不合韻狂童之狂也且也且皆語辭
猶云狂童之狂也歟○豈無他士段氏云士本作事毛
傳士事也不然士字前文三見毛何以無傳乎按毛不
曉事字之義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可執巾櫛以事之

乎韓宣謂心不有己之人是事豈能長相得是經本作
事誤改爲士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當時有詣廬造謁賢者僵卧不起不與爲禮後知其誠
許之謂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可就之矣乃作是歌以示
之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巷卽衖字以共爲聲悔予不送兮○子之昌
兮俟我乎堂兮堂鄭改作棖誤悔予不將兮○衣錦褧衣裳錦褧
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
駕予與歸
子之丰兮丰毛訓豐喻其年富容貌豐滿俟我乎巷兮

宮中門謂之衖謂以車俟我於廟門外巷悔予不送兮
謂悔我不答禮親出一送據此知是託言○子之昌兮
昌毛訓盛謂儀節光昌俟我乎堂兮據昏禮奠鴈登堂
拜主人婦從降自西階悔予不將兮爾雅將訓送訓行
此毛訓行避與上複○衣錦褧衣二句謂上衣用錦下
裳亦錦以纁爲袡女服不殊裳將行則用潁衣罩其衣
裳叔兮伯兮斥迎己者之字或叔或伯以車來迎則與
之行矣喻許以馳驅之意
東門之壇二章章四句
賢者有過於拒絕不肯應聘者乃作是歌以貽之或卽
答上篇之辭

東門之壇疏謂定本壇作墠誤茹藘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
門之栗有踐家室韓詩踐作靜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壇鄭東門左傳七見爲往來孔道人居屯聚之
所築土爲壇除地爲墠定本因毛傳訓除地町町者改
壇作墠誤茹藘在阪爾雅作茹藘訓茅蒐可染帛作纁
袡爲嫁裳飾爾雅陂者曰阪喻及笄之女在山僻處難
與迎接其室則邇二句謂室雖邇爲所拒絕則覺甚遠
○東門之栗二句棗栗爲女贄取夙與恂慄之義有踐
毛訓淺爾雅俴訓淺踐無淺義韓詩作靜靜訓密按踐
與纘通謂纘聚榛脩棗栗爲入門之贄屬當昏時豈不
爾思二句謂豈不爾思裁迎之待子不我就似與上篇

爲一套事

風雨三章章四句

以雞鳴之不失其時喻知交之不失其信未見相思既見相樂因託之女得所歸而作是歌鄭子游亦賦此以美韓宣

風雨淒淒（俗刻作凄從冰誤）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潚潚（近刻潚作瀟）雞鳴膠膠（廣雅作嘐）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淒淒淒淒風雨聲云胡不夷夷當訓平謂氣體平復○段氏謂明刻作潚平聲讀同脩與膠韻近刻作瀟云胡不瘳喻沈疴去體○云胡不喜謂氣滿大宅喜見

顏色

子衿三章章四句

卿大夫之子弟隨世子入小學在公宮之左師氏教之謂之門子當時有廢學者因作是歌以警之

青青子衿（釋文衿本又作襟爾雅作襟唐石經作衿衿與襟異）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韓詩作詒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來音釐）○挑兮達兮（說文挑作岦音操）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青青子衿爾雅衣眥謂之襟郭注交領又衿謂之袸郭注衣小帶按交領如目眥之相交謂之襟襟右衽盡處有帶以結之謂之衿昏禮母施衿結帨是方言謂衿與襟通家訓謂衿與襟聯詩因作衿石經依說文作裣與襟爲古今字當依爾雅作襟几用衣之本色爲純者謂之素非白色之謂用衣加染之色爲純者謂之采非五色之謂少年用淡藍爲衣加染青爲領緣取有文采也悠悠我思悠悠當依爾雅訓思縱我不往二句謂縱我不往教子寧不嗣其音言當嗣其學詩學禮之家聲爲將來世襲計○青青子佩據爾雅佩衿謂之褑謂襟末之帶亦用青布作之爾雅爲釋詩而作毛謂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今玉藻作緼組綬緼黃赤色非青也應引玉藻幽衡葱衡釋之幽葱皆青色庶或可通子寧不來謂禮不往教子寧不當來學乎○挑兮達兮毛訓往來相

見貌說文挑作岦訓不相遇挑音近恌謂輕恌撻慢不循禮法在城闕兮城門內爲庫門庫門內爲雉門雉門一名南門凡城隅上必有罘罳雉門左右有兩觀雙闕小學在公宮之左即庫門左循天子以皇門左爲小學世子在焉皇門右師氏居之教王子及國子謂小學在城闕交界間一日不見二句謂一日不見待之若久然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以束薪非激水所能散比同氣兄弟非譸張之言所能間因作歌以曉之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弟韻水）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毛訓激揚不流東楚謂不能流散其束薪鮮兄弟爾雅鮮訓寡人實迋女迋卽爾雅侜張誑也之誑音義並通○人實不信謂侜張爲幻之言憑空杜撰本不足信侜輈譸並通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富貴之交不加道義交之可久以其必知有我也求友與求昏同勿以貴而援勿以貧而棄乃作是歌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說文作縹鄭改作騏聊樂我員釋文員本亦作云韓詩作魂○出其闉闍爾雅作闍鄭改作都誤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且當讀作徂縞衣茹藘聊可與

娛
有女如雲據祁祁如雲是士大夫嫁女方得妾媵多人匪我思存存在也謂不我思而存念我是意中無我者縞衣綦巾二句謂貴家用熟絲織文爲錦衣貧家用生絲織帛爲縞衣貴家用黑白二色作黼巾貧家用青黑二色作瀫巾鄭改綦作騏卽瀫巾韓詩云作魂夏小正傳魂訓動與旋義合言不如貧女樂與我周旋○出其闉闍周禮墓門以灰鈣之謂之闉城門不然爾雅闍謂之臺言門上有臺謂之闍有女如荼小正傳荼茅秀也喻其粉白匪我思且爾雅徂訓往訓存且爲徂之省與荼韻亦謂不往存在我縞衣茹藘貴家女公子之裳取朱爲裳飾貧家用茹藘染之赤色帶紛以鮮赤爲貴聊可與娛娛歡虞也娛虞古通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凡生有淑質眉目秀發詩例以美人稱之有不期而遇見其蘭馨玉照不勝欣幸因作是歌後子大叔賦以美趙孟子齹賦以美韓宣皆可證

野有蔓草靈露漙兮說文靈作霝卽零字落也有美一人清揚婉兮玉篇引韓詩婉作皖邂逅相遇唐風作邂覯適我願兮○野有蔓草靈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臧當讀作藏

野有蔓草左傳蔓草猶不可除謂莖所延則生根之草靈露漙兮鄭訓靈爲落與零通清揚婉兮謂目淸眉揚

而貌婉婉邂逅相遇二句謂不期而遇洽我所願○與子偕臧臧毛訓善離騷藏字皆作臧古通謂願與偕藏喻親近之意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穆王時造周禮寵用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因之東周有羽觴隨波之句新鄭亦有上巳修禊之舉士女錯雜習久成風識者見不可訓因作是歌爲留心風化者告焉

溱與洧方渙渙兮韓詩作洹洹說文作汎汎父弓反一孚梵反並不韻一作汍汍近之士與女方秉蕑兮韓詩蕑作蓮御覽引作蘭地理志引作菅皆與蘭通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當讀作徂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韓詩作恂盱維士與女

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溱與洧瀏其淸矣士與女殷其
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音徂韻乎）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
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方渙渙兮春水初長之狀方秉蕳兮蕳當讀作蘭漢書
地理志引齊詩作菅墨子稱管叔爲關叔菅卽山海經
之蕳亦蘭也卽今澤蘭用煎水沐浴祓除不祥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卽徂之省女邀同觀士答既往觀矣洧
之外洵訏且樂謂洧水以外信曠可樂伊其相謔二句
伊維也謔戲也勺藥韓詩訓離草卽離騷江蘺其花爲
葯卽今白芷一名勺葯香草也○瀏其淸矣瀏毛訓深
貌殷其盈矣殷毛訓衆謂聚會多人伊其將謔將爾雅

訓行訓送謂隨行隨送其戲謔心挑目成無不有之

齊國十一篇三十四章百四十三句

太公長子伋封齊因蒲姑氏故土都於營邱爾雅水出
其左營邱謂淄水繞其南東兩面是營邱卽臨淄夷王
時胡公徙蒲姑宣王命樊仲山甫城齊使歸營邱其所
存詩內七篇未詳何時大概皆幽王以後與諸國無異
殷紂末年太師摯適齊三代之遺聲齊人識之所以孔
子聞韶與在魯迴異大戴投壺謂齊詩七篇皆可歌是
當時聲譜尚有存者師乙謂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
義也子夏謂齊音傲僻驕志齊詩十一篇除南山敝笱
載驅猗嗟四篇爲指斥時事所存七篇適合可歌之數

見利而讓有之傲僻驕志亦有之

雞鳴三章章四句

齊之命卿有金石之樂者撰爲婦戒其夫爲晨戒之樂
章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明音彌郎反）
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月當作日）○蟲飛薨薨
甘與子同夢（夢音莫滕反）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予當讀作與）

朝既盈矣謂公朝下大夫皆至矣匪雞則鳴二句雞鳴
先於蠅聲謂非特雞則鳴淸晨時蠅聲已營營然○朝
既昌矣爾雅昌訓當謂行朝禮既當此時矣匪東方則
明二句月當作日謂非特東方則明乃日出之光○蟲

飛薨薨二句蟲飛薨薨卽蠅聲時豈不甘與同夢夢古
作寢寢也會且歸矣二句庶爾雅訓尙予與與通謂會
公朝者且散班歸矣無尙安寢致與子以憎言當保其
令名

還三章章四句

齊人喜獵多相邀以往因撰此爲警獵之樂亦可歌以
相招

子之還兮（還齊詩作營韓詩作嫙訓好說文作趯訓疾毛訓便捷貌）遭我乎峱之閒兮
（崔集注引魯詩峱作嶩）並驅從兩肩兮（說文肩作豜石鼓文作豣）揖我謂我儇兮
（韓詩儇作嫙）○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
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

兮揖我謂我臧兮
子之還兮地理志引齊詩還作營謂臨菑名營邱說者
謂營可讀作環雙聲爾雅涂出其後曰昌邱是昌茂皆
地名訓之爲適錢氏曉徵說王氏引之謂子之昌兮與
鄭風同豈得謂鄭有昌邱還當依說文作趨訓疾㞢走
爾部古通還音環與閑韻韓作嫙則與肩韻肩開雙聲
可以爾讀猲魚詩作獧猲獧雙聲揖我謂我儇兮儇毛
訓利說文訓慧韓作婘與碩大且卷之卷通訓好獵以
獲禽爲利揖我而謂我儇是見利能讓也○子之茂兮
爾雅茂訓豐茂與懋通亦訓勉○子之昌兮爾雅昌訓
彊訓當卽有擔當之當遭我乎猺之陽兮山南曰陽揖

我謂我臧兮臧爾雅訓善謂善從禽

著三章章三句

齊士大夫家行親迎禮皆戴三加爵弁以往因撰爲女
見其迎之辭作親迎之樂章或古未有此齊始創之漢
志據乎而等調指爲嘽緩之音季札云泱泱乎大風指
此

俟我於著乎而爾雅俟作竢著作宁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
而華音莩與宁韻○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
乎而瑩音瞿○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
乎而英音秧

俟我於著乎而擩昏禮壻先行俟婦於大門外婦至揖
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無三俟之禮惟親迎於
女家先俟於廟宁次進廟中庭次登廟堂拜主人女隨
壻降自西階宁著古通爾雅作宁左傳作著充耳以素
乎而爵弁左右有充耳用兕角白者爲之色近素犀角
黑者爲之色近青象齒爲之色近黃惟殮死不便乃代
以黈纊尚之以瓊華乎而爵弁用象爲弁頂之邸綴以
三色瓊玉珠楚于玉作瓊弁卽爵弁尚猶加也謂加之
以瓊華之弁來迎己乎而齊士音用此爲句末歎美聲
○俟我於庭乎而謂入廟門奠雁於中庭○俟我於堂
乎而謂登堂拜見女父時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卿大夫之子弟經庶子所教選入士庶子班司士領之
公家有事則侍御左右正面位齊撰此歌爲警班之樂
章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東方之日兮古諸侯有朝日夕月禮朔朝用大采朝日
望夜用少采夕月月出東方正望夜夕月時彼姝者子
凡年少力强儀容端好皆以姝目之在我室兮爾雅宮
謂之室謂在宮直事履我卽兮爾雅履訓禮卽訓尼謂
行禮時惟我是近常在左右○東方之月兮謂望夜夕
月於東在我闥兮二句闥卽門毛訓發爲行謂行夕月

禮則我發足隨之往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齊人撰此爲旦明五通發眗之樂章與雞鳴篇夜半三通爲晨戒同意

東方未明明顧音芒顚倒衣裳顚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晞說文作昕詩作希顚倒裳衣倒之顚之自公令之令顧音力珍反○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近刻辰作晨唐石經及國子監本並作辰夜顧音豫不夙則莫莫音暮

顚倒衣裳喻起遲倉猝則顚倒失其序自公召之謂公門來名宜早起急行○東方未晞段氏據說文昕訓日將出讀若希晞訓乾露方可云乾毛訓明之始升似本

作昕淺人改爲晞存之自公令之令卽使伶伶字令與顚韻應依盧令之令讀同獜訓爲使○折柳樊圃二句樊爾雅訓藩瞿瞿驚顧貌喻有界限則人知遵守不能辰夜辰夜猶云時夜莊子見卵而求時夜時卽覩字謂伺夜也毛傳辰訓時近刻作晨誤

南山四章章六句此篇應列盧令篇下毛序謂甫田盧令皆刺襄公移編於此誤

齊襄公不聽國政唯女是崇九妃六嬪陳妾數百猶淫乎其妹魯桓公知而不防偕與適齊卒中其毒齊人目擊其變作此交譏之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玉篇依說文引作夊夊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兩去聲冠緌雙止雙顧書牖反魯

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韓詩作橫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鞫止近刻鞫作鞠未協○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南山崔崔二句南山齊南郊山天齊淵出焉一名牛山崔崔高貌雄狐獸之淫者秦筮伐晉繇曰獲其雄狐人皆知爲晉惠喻襄居高位素有淫行綏綏玉篇作夊夊象狐遲曳而行魯道有蕩二句鄭箋謂汶水上有都水經注汶水又南逕鉅平縣故城東而西南流城東有魯道汶上夾水有文姜臺當齊僖送女時所建女嫁時由此歸既曰歸止二句止卽之字如歌以訊之魯詩作誶

止懷爾雅訓來謂既嫁歸魯曷又懷之令來此斥齊襄○葛屨五兩二句據昏禮冬用皮屨夏用葛屨幷爲媵者四人故屨五兩冠緌初加緇布冠冠後有頍前有纓結於領下雙謂與文姜爲匹既曰庸止二句庸訓用既用此道歸曷又從之往齊此斥魯桓○蓺麻如之何二句韓作橫由云東西曰橫南北曰由衡由卽橫縱以麻列分行比男女不同席而坐既曰告止二句鞫訓窮卽鞫獄之鞫既告父母而娶曷又窮究其往愆曰同非吾子乎○析薪如之何二句喻作媒析柞之枝胖合爲夫妻既曰得止二句謂既曰得之曷又極之於其所往醸拉脅之變耶

甫田三章章四句

齊人作此爲戒惰荒之警

無田甫田田古音陳維莠驕驕無思遠人人陳韻勞心忉忉[illegible]音追○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王吉傳引作[illegible]近音折○婉兮孌兮總角丱兮丱讀關上聲未幾見兮突若弁兮[illegible]作而弁弁音拚

無田甫田上田讀作甸訓治下田讀同陳甫爾雅訓大維莠驕驕謂驕驕然陵其嘉苗由耘草不及無思遠人二句凡從召聲字多省作刀如苕爾雅作芀之比此忉應作怊與迢通謂無望其遠來徒迢迢然勞心耳○勞心怛怛與桀不韻入聲爲折王吉傳引作惄如制獄

即折獄淛江即浙江惄即㤅字○婉兮孌兮二句婉孌謂少時丱即周禮丱人丱音礦謂總兩角如礦然未幾見兮二句突若猶突而而入聲爲若未幾會面突而加冠戴爵弁矣甚言業精於專不可坐愒時日

盧令三章章二句

齊人有走狗之好因作是歌以與之與還篇同意

盧令令說文引作獜獜此當作狑狑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鬈鬈鄭改作權與捲通○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盧令令毛訓纓環聲說文作獜獜狀猛犬形此當作狑狑謂指使如人意其人美且仁與叔于田篇洵美且仁同義毛因國語齊桓言襄公築高臺以爲位田獵畢弋不聽國政戎士凍餒硬坐爲刺齊襄與詩義不合○盧重環毛訓子母環其人美且鬈鬈說文訓髮好鄭作權據齊語桓公三選法有捲勇一科挑爲車右取執戈退敵本或作權謂有武技可通然則鬈亦言其蓬頭突鬢之狀○盧重鋂毛謂一環貫二其人美且偲偲毛訓才說文訓彊脿左傳于偲于偲棄甲復來杜訓多鬚皆可通

敝笱三章章四句

魯桓不知隱公之攝而待己使人賊之人必不服因結昏於齊以固其位僖公親送女於讙隨從之盛驕縱之勢於此可見魯桓微弱不能禁止齊人作此見侍人者

未有不爲人所制者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鰥不合韻近說謂鰥當作鯤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韓詩作遺遺上聲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在梁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罶取能留魚梁爲水所出入敝笱不能制魚比魯桓微弱不能制文姜之侍從其魚魴鰥毛訓鰥大魚疏引孔叢鰥大盈車爲證孔叢爲張霸僞撰不足據鄭讀爲鯤與雲韻訓魚子與國語魚禁鯤鮞合爾雅亦合王氏引之謂爾雅之鯇郭注今鯶魚西征賦弛青鯤於網鉅鯶即鯤也李氏黼平謂說文鰥從魚眔聲李陽冰謂從魚𦉼省周人謂兄爲𦉼昆

罣第一字鰥鯤一魚非魚子之鯤說極妥存之魴爾雅訓
魾郭注人呼爲鯿齊子歸止謂嫁歸於魯其從如雲謂
行嫁時隨從如雲之多所以致後來難制陳氏啟源說
〇其魚唯唯毛訓出入不制韓作遺遺讀上聲亦不
受制之意謂走漏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文姜既寡疾驅於通都大道與齊襄會齊人惡之而作
是歌依朱子詩傳爲之

載驅薄薄釋文驅本亦作駈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〇四
驪濟濟垂轡爾爾爾與薾通今刻作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爾雅作愷悌郭引魯詩同〇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〇汶
水滔滔行人儦儦儦音泡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載驅薄薄毛訓疾驅聲簟茀朱鞹爾雅車後戶革
謂之茀竹謂之蔽以竹簟作之應名蔽散文則通皮去
毛爲鞹用以包式飾以朱齊子發夕毛謂自夕發至旦
言其行之急〇四驪濟濟爾雅訓止齊力貌垂轡
爾爾如花下垂薾薾然近刻作濔水滿貌未協齊子豈
弟爾雅作愷悌訓發也愷與闓通發動順適之意與翱
翔同〇行人彭彭謂大道中人行甚衆〇行人儦儦羣
行貌儦儦俟俟毛訓趨趨亦行也

猗嗟三章章六句

齊人傷魯莊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
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毛襲序

猗嗟昌兮頎若長兮正義謂定本若作而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
蹌兮射則臧兮〇猗嗟名兮玉篇引名作顯美目清兮儀既成兮
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〇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
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韓詩反作變以禦亂兮大射注引禦作御誤

猗嗟昌兮猗嗟毛訓歎聲昌謂年少頎若長兮若平聲
爲而猶云頎然而長據左傳魯莊生於桓六年十四歲
卽位改元四年冬公會齊人狩於禚時年十七狩必行
射禮年少才美體壯而貌魁梧故及之抑若揚兮抑與
懿通抑若猶抑而謂懿而廣顙角犀豐滿〇猗嗟名兮
爾雅目上爲名目下爲清名卽晤字儀既成兮謂射儀

成禮不出正兮謂射布侯無不中的展我甥兮爾雅謂
我舅者吾謂之甥謂信乎我齊侯之甥拒時人言襄公
子〇舞則選兮二句舞謂拾矢時有迴旋順羽之儀謂
之以弓矢舞選與算通謂合鼓數之節射則貫革四矢
反兮謂聚於正中韓詩反作變謂變動如意以禦亂兮
言有此才可以禦侮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魏故都在河東郡河北縣南臨大河北涉汾水自雷首
以北王屋以西西踰于河至臨晉之魏城皆魏故土晉
獻滅魏割河西一帶以封畢萬大河以東仍爲公邑及
晉文二年乃城荀而都之見紀年荀在猗氏縣之西南

解縣西北卽汾水所經之荀城屬郇伯故土晉文卒於荀仍殯曲沃廟及景公自荀徙新田亦魏地凡晉文以後詩皆附之魏魯工歌魏季札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近刻據毛序改左傳儉作險誤以德輔之則盟主也左傳盟作明誤也詩首二篇亦可見其儉而婉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魏之世家巨室皆循男冠女昏禮以節儉爲尙令貧者亦易於舉行恐有以儉爲恥者作是歌以箴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選注引韓詩作纖纖說文作攕攕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服古音匐○好人提提爾雅提作媞王逸注騷引魯詩同宛然左辟辟當讀同闢佩其象揥揥當作擿音嫡維是褊心是以爲

刺刺音勑

糾糾葛屨糾當讀同料與絇通爾雅絇謂之救鄭注周禮引救作拘屨首作絇所以拘足不許妄行救戒其失昏冠禮夏用葛屨冬用皮屨皆履之薄底者不許用舄亦從儉之意可以履霜仲秋成昏仍用葛屨古禮本如此摻摻女手二句摻當依魯詩作攕謂女自作行嫁之衣裳要之襋之二句要裳要襋猶襞也嫁裳之要多作辟積襞窄爲三尺五寸前後合爲七尺裳齊倍之女服不殊裳裳首用橫布握之與衣聯爲一嫁者稱好人猶娶者稱良人昏禮御布良衽是○好人提提爾雅媞媞訓安提當作媞說文作偍偍訓行貌引詩仍作提此是初歸見面於衆兄弟心安形適不當訓爲行宛然左辟辟古闢字凡女與男相見皆掩左扉惟初昏見面并闢左扉婦立於門側見面於各人佩其象揥揥當作擿擿髮用象擿亦從儉之意維是褊心二句褊爾雅訓急謂以儉爲恥器量逼窄維有是褊心是以爲歌以刺之刺從朿音勑謂剴切言之與譏刺之刺異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晉悼公時選用士庶子謹依周禮卿大夫嫡子使領軍司馬掌公車什伍謂之公路庶子使領行司馬掌行什伍謂之公行憂膏粱子弟之性難馴也特設公族大夫擇其恭儉孝弟者使教之周禮名爲諸子在都家名外

庶子諸庶音義通晉稱公族大夫專以儉爲尙乃作是歌以美之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英音秧美如英殊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彼汾沮洳汾水自北來西南流入于西河屬故魏地沮洳謂下溼言采其莫毛訓菜名近說謂卽馬齒莧俗名酸迷彼其之子二句謂彼其是子飲食後靡無節度不如采莫者之儉也殊異乎公路謂迥異公路之子弟得公族大夫之教不以膏粱爲尙○彼汾一方謂汾水外

之一方言采其桑謂采桑養蠶以作帛美如英爾雅榮
而不實謂之英謂華而不實不如綿纊之可以衣人殊
異乎公行謂迥異乎公行之子弟不尚乎文繡〇彼汾
一曲謂汾水內之一曲言采其藚爾雅藚一名牛脣藚
一名蕮蕮卽澤瀉葉似牛舌藚卽水蕮葉似牛脣皆爲
藥物可療水痼美如玉猶云陳平貌如冠玉其中無有
謂雖美如玉不能療人疾異乎公族大夫能治其士庶
子奢侈之病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趙穿弑靈公於桃園趙盾反不討賊欒書中行偃弑厲
公於匠麗氏亦無爲之討賊者士有抱不平憤激而爲

是歌聞者皆以爲然採而錄之
園有桃桃以兆爲聲音搖 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我知
者唐石經同今刻作不知我者誤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哉音茲 子曰何其
其音基云何居 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蓋與盍古通
〇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國以或爲聲 不我
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園有桃其實之殽靈公游于桃園采桃作桃諸殽列爲
籩實趙穿乘其閒弑之趙盾出不越境反不討賊董氏
雖秉筆正其罪然皆以彈人慢諫爲君之過無爲討賊
者心之憂矣二句謂憂君臣之大義不正憤而徒歌爲
謠不知我者二句謂不我知之人謂汝爲下士官卑職
賤無乃驕蹇肆爲狂言彼人是哉二句作爲問答謂彼
人是誰哉子曰何所指心之憂矣四句蓋與盍古通盍
訓何不謂心憂無人知人既不知何不亦勿思徒憂何
益〇園有棘其實之食厲公游於匠麗氏之園棘樲棘
樲爲酸棗棘爲小棗爲棗之細者可食厲公游此食棗
爲書偃所執弑聊以行國謂行歌於城中謂我士也罔
極謂無名下士驕慢不知止

陟岵三章章七句原作六句

晉有奉命出使常瞻望父母記其誨囑而作是歌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漢石殘碑父下闕一字說者謂魯詩作父兮曰嗟 予

子段氏從子字絕句 行役夙夜無已漢石無作毋 上慎旃哉漢石作尚 上猶
來無止〇陟彼屺兮屺爾雅作峐 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
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爾雅猶作猷郭注引訓可〇陟彼岡兮
瞻望兄兮兄況通平聲音方與岡韻 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
旃哉猶來無死

陟彼岵兮爾雅陟訓陞多草木曰岵據無父何怙岵取
怙義毛作無草木誤父曰嗟予子子與己止韻 行役夙夜無
巳謂移孝作忠無得已上慎旃哉魯詩上作尚古通旃
猶之也猶來無止爾雅猶作猷訓可古通謂可來復君
命毋得逗留止而不來〇陟彼屺兮無草木曰屺爾雅
作峐謂止有山之形骸無草木母曰嗟予季行役稱季

憐少子也無寐謂無得安寢宜勤其職猶來無棄謂無得棄父命○陟彼岡兮二句爾雅山脊曰岡在山之顛比兄在己上夙夜必偕謂與同行者偕作猶來無死謂宜謹遵父母之命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賢者見政出多門日不暇給作爲招隱之歌

十畝之間兮桑者閒閒兮（唐石經作閑閑誤）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間古授田夫一廛田百畝五畝爲一廛十畝可任兩家桑者閑閑兮五畝之宅牆下可樹桑在翳桑中優閑自適無案牘之勞石經作閑閑未協行與子還兮

行爾雅訓將謂將與還山遂其初志○十畝之外兮二句據左傳其樂也泄泄謂歸隱無往不樂

伐檀三章章九句

晉創霸之後皆依聘禮接待賓客撰此爲燕飲之樂歌以代鹿鳴等篇大戴投壺列此於雅歌二十六篇中至曹魏得劉景升樂工杜夔傳其音節止存雅歌四篇此亦在內魏晉以下始不用其辭但倣其聲調爲四廂樂謂之雅樂

坎坎伐檀兮（漢石經載魯詩作欿欿）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爾雅作瀾漪漣瀾雙聲同用）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周禮廛字故書作壇）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貆音垣）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輻古音蒲）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坎坎伐檀兮坎坎魯詩作欿欿伐木聲檀木堅忍中車材寘之河之干兮二句爾雅引作瀾漪又云大波曰瀾漣應讀作瀾與檀韻猗與兮韻語辭爾雅從水旁謂瀾之漪紋亦通大意謂伐檀爲車待河清始濟左傳云待河之清人壽幾何相傳黃河清聖人生是勸使出仕言河將清之意水經注永樂澗水南流逕河北縣故城西

爲古魏國城西南兩面去大河僅二十里故以河爲言季札謂大而婉卽此見之不稼不穡二句據晉賦祿法上大夫食一旅之田下大夫食一卒之田一旅五百人一卒百人三百廛卽食三百夫之田廛壇雙聲應依周禮讀作壇方合韻謂君子不耕然有勞於國應享此祿不狩不獵三句據聘禮聘賓日有禽獻貆爲貉子以亘爲聲音桓說文作貆誤縣貆謂送賓館懸於庭彼君子兮二句據聘禮聘卿是大國之孤卿四命鄰國加一等接之用五獻禮及燕用鄉君子之公士爲正賓卿坐於苟敬席餐卽饔餐五牢不素餐謂不空餐有功當受其饔禮○河水清且直猗爾雅直波爲徑胡取禾三百億

兮據聘禮十萬日億生牢三配禾三十車四秉爲筥十
筥爲稯十稯爲秅一車載三秅得一千二百秉三十車
共三萬六千秉合賓介共計則有三百億秉之多有縣
特兮凡獸牡稱特見周禮毛謂獸三歲日特齊傳誤爲
三歲日肩用魯詩說不素食兮謂用食禮接之有功當
享此食○河水清且淪猗爾雅小波爲淪淪且漪是將
清之時有縣鶉兮聘禮上大夫豆二十以鶉駕爲加豆
鶉鴽鶉駕卽田鼠所化之鴽鶉不素飧兮死牢日飧聘
用死牢二謂腥二牢但生殺之毛謂熟食日飧誤鄭讀
同食魚飧音孫當音辛雙聲與鶉韻

碩鼠三章章八句

鄰國有仕于晉者見肭賂公行索取無厭作是歌而去
之

碩鼠碩鼠爾雅碩作鼫無食我黍三歲貫女魯詩作宦女徐邈貫音官莫我
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
鼠無食我麥麥音覓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
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
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鄭讀永作詠考文云本或作咏非

碩鼠碩鼠爾雅作鼫鼠陸璣謂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
交前兩足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之走入空
樹中或謂之雀鼠釋文引郭注作鼩鼠鼩雀鼫碩音皆
近三歲貫女爾雅貫訓事謂爲其屬員釋文云音官讀
貫平聲魯詩作三歲宦女國語句踐事夫差宦仕三百
人于吳宦亦官逝將去女逝猶當也○爰得我直王氏
引之謂左哀六年克則爲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伍子
胥傳作固其職也職直古音通朱子訓宜得之○莫我
肯勞謂莫我肯慰勞之誰之永號號咷之號之是古
通謂樂郊樂郊誰是長號者見已號咷之有因此與上
篇相反晉政衰矣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成王八年封叔虞於唐卽中山唐縣康王九年叔虞子
燮自唐遷晉晉陽有晉水宣王十五年由晉徙絳卽漢

平陽絳縣平王廿六年文侯仇恃有送平王滅攜王功
請封其弟成師於曲沃曲沃在河東聞喜縣絳復遷於
翼翼在絳西十五里在曲沃南二里相去不遠及武公
滅翼以曲沃爲都傳至獻公皆在曲沃是自唐西徙至
曲沃並屬唐故士唐之西南爲魏地獻公滅魏晉文乃
城魏荀邑爲都凡在曲沃以前之詩皆附之唐魯工歌
唐季札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
深也非令德之後何能若是於蟋蟀山樞等篇見之矣

蟋蟀三章章八句

晉遵唐虞建寅用夏正其故家巨室有能勤其職按候
使民當歲晚務間相勸爲樂猶以無荒爲戒乃作是歌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慆以白爲聲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在堂爾雅蟋蟀訓蛬郭注今促織亦名青蛩在堂謂夏正九月十月氣候故曰其暮聿曰古通日月其除除消去也無已太康三句凡毛詩無字魯詩多作毋禁止辭已以古通職爾雅訓主謂毋以爲太平康也當主思其見在所居之位好樂而不荒廢於事鄭印段賦此以見志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樂而不荒

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乎此舊說之最確者良士瞿瞿謂善士必瞿瞿然驚顧不坐廢時日○日月其邁爾雅邁訓往職又訓俾職思其外謂所居外有當及者使并思之良士蹶蹶爾雅蹶蹶訓敏謂良士必蹶蹶然敏於事○役車其休謂十月後則免役令民安閒日月其慆慆與滔通滔滔去貌良士休休休休爾雅訓儉謂不生事自休休然

山有蓲三章章八句

晉之令德世家承前人遺業勤劬省嗇然有過於刻苦不自知者同寮乃作是以貽之

山有蓲爾雅作蓲烏侯反釋文引魯詩作蓲唐石經作樞誤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婁玉篇引作摟子有車馬弗馳弗驅驅以區爲聲音甌宛其死矣釋文宛本亦作苑苑卽鬱字他人是愉愉鄭讀同偷薛琮選注引作媮○山有栲栲爾雅同說文作柷音糗隰有杻子有廷內抑詩廷作庭古通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擊弗考近刻擊作鼓誤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說文作桼以漆爲水名隰有栗子有酒食食去聲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蓲魯詩作蓲爲蓲之省唐石經誤作戶樞之樞不合韻爾雅訓荎郭注今刺榆齊民要術謂刺榆中車材隰有榆爾雅榆白枌材中車輞榆讀作由雙聲與蓲韻宛其死矣宛作苑作菀並與鬱通盤鬱抑鬱皆一字他人是愉爾雅愉訓樂又訓服謂服衣服馬亦通蓲榆二

木中作車之用故以爲興○山有栲爾雅栲山樗卽今臭椿說文作柷音糗與杻韻隰有杻爾雅杻訓檍卽今萬歲樹取億萬之義栲杻中作鐘鼓櫜爲考擊之用子有廷內廷內與衣裳酒食並列廷指中庭內指堂室夏小正傳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卽內字王氏引之說○山有漆二句栗中琴瑟材以漆飾之且以永日謂引長其日他人入室謂燕享其酒食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據荀子引亦止五句

曲沃成師屢起篡逆時有窮居其國無所避之則崇其美隱其惡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而作是歌其不滿之意自在言外後習以成俗作者多說其辭薁荀子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襮音博從子于沃沃雙聲轉過易林與鑿白韻既見君子云何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皓俗刻作晧誤爾雅晧光也素衣朱繡繡魯詩作綃從子于鵠鵠左傳作鄗易林作臯當作昊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命頤音彌吝反不敢以告人荀子引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似此處闕文

揚之水二句謂激揚之水潛鑿其石如舂臼然白米亦謂之鑿喻翼爲曲沃所剶素衣朱襮素衣謂素端爲會客之服素衣麑裘是爾雅黼領謂之襮謂繡黑白黼文作領緣飾丹朱之中衣中衣者禮服下之裏衣窄袖同袍制又名長衣繡黼而丹朱其衣爲諸侯服丹朱色鮮卿大夫以纁襦爲中衣纁色淤赤素衣在外朱衣在中

惟行射禮乃左袒露其中衣之袖取便于執弓指桓叔言從子于沃子當指其重臣欒賓等是靖侯之孫使傅桓叔者沃卽曲沃卽見君子二句謂從子往沃得寄居其國既見同寮諸君子云何不樂正言其所長○石白石晧晧易林訓絜白素衣朱繡謂外素衣內朱衣繡領魯詩繡作綃綃卽宵衣謂中衣窄袖亦通從子于鵠鵠卽晉鄗邑太原有鄗城易林云衣素表朱游戲臯沃讀鵠作臯左傳臯鼬公羊作浩油左傳夏后臯紀年作夏后昊是鵠應讀作昊與晧韻云何其憂據晉潘父弒其君昭侯納成師不克爲晉所敗此隱其敗而曰何所憂與荀子說合世謂毛親受詩於荀卿據此不可信○白石粼粼謂久溜穿石粼粼然我聞有命二句左定四年言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杜注我聞有命四字荀子引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似荀子所見本與此異或尙脫一句不當此章獨五句

椒聊二章章六句

文侯仇時太原以北逼近條戎屢與爲難因請王封其弟於曲沃欲借以捍衛北邊是年仇卒子昭侯立於翼以諸侯建國使宗同欒賓傳之將成尾大不掉之勢以椒聊之成莍比其子聚居於翼以遠條生於南國枳化爲柚比其弟得曲沃而大作爲是歌其寓意自在言外

椒聊之實椒左傳作湫聊以丣爲聲蕃衍盈升升登雙聲升可讀登音彼其之子碩

大無朋朋音鵬不應讀同冰椒聊且且音菹遠條且條與柚古通音柚○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之實爾雅椒樧醜莍謂椒與茱萸一類其實成莍又云科者聊謂其實成莍者名聊聊取枝科之義科乃成莍蕃衍盈升升登二字古通新穀既登卽既升謂椒聊之實蕃盛曼衍并莍摘之盈於瓦登彼其之子二句據爾雅柚訓條郭注似橙實酢生江南禹貢作柚毛詩作條字異音通當讀同柚條亦以攸爲聲枳移江南則化爲柚碩亦訓大碩果卽大果謂彼柚之子碩大無比豈椒粒所可比椒聊且二句且語辭音與歟近謂椒聊實大歟遠條子大歟比建國曲沃控制北戎其勢必大

○蕃衍盈匊兩手爲一匊喻限於地不能開展碩大且
篤篤與竺通訓厚謂柚子大而皮厚

綢繆三章章六句

以夫妻嘉會之得其時喻君臣交泰之際其運作是歌
而兩美之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天古音讀同身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子依爾雅兹音咨如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釋文經作邂覯邂本亦作解覯本亦作逅爾雅作遘子兮子兮子音咨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作粲廣韻引毛詩作㛑說文作㛑者古音渚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綢繆束薪綢繆經營纏結之貌束薪與束芻束楚皆喻作媒三星在天三即參九月節日入三商昏見於東方今夕何夕二句新郎稱良人昏禮御布良衽謂良人席謂今夕爲何夕幸遇此良人乎子兮子兮二句毛訓子兮爲嗟兹說文作嗟嗞爾雅嗟咨訓蹉謂嗟咨爲嘆蹉聲秦策作嗟嗞乎管子作嗟茲乎書大傳作嗟子乎此子兮子兮當讀作咨兮咨兮嘆蹉聲對好人美其良人言將何以答此知遇○三星在隅謂漸升東南隅見此邂逅當依爾雅作邂遘遘訓遇謂幸逢解悅會遇之時○三星在戶謂夜深直室戶之東南見此粲者國語三女爲粲米之舂白者爲白粲因以爲美女之名比來臣諸人皆俊髦

杕杜二章章九句

昭侯被弒翼立昭侯子孝侯桓叔子莊伯入翼弒孝侯翼人逐之立孝侯子鄂侯鄂侯卒立鄂侯子哀侯莊伯子武公獲哀侯翼立哀侯子小子侯武公誘小子侯殺之王命立哀侯弟緡爲晉侯及緡之滅共亂六十年被弒者六君因以杜庇其本根喻曲沃當親其兄弟不當縱斧斤作是歌以諷之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去聲人無兄弟胡不佽焉○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本或作青誤獨行睘睘睘本或作煢或作焭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有杕之杜據有杕之杜有菀其特謂有鬱然之茂無如其特立何是有杕作有特解其葉湑湑作鬱然潤澤解獨行踽踽謂獨行一路踽踽然孤單豈無他人二句謂豈無別人不如我同父之昆弟如杜葉之能庇其本根嗟行之人四句行路也比近也佽次也決拾既佽鄭注引佽作次次即演射時所設之幕大幕小幕即大次小次人庇其下謂之佽從立人呂東萊謂行路之人胡不來相親者凡人無兄弟者胡不來相佽見杜葉皆庇其根不能蔭路人隱見晉封曲沃欲借其庇而曲沃不當伐翼之意自於言外見之○其葉菁菁挺翠貌作青非獨行睘睘與煢通不如我同姓姓訓生同生即同父

羔裘二章章四句

晉建曲沃爲捍外患計不知各自爲國孰肯聽從作者懷不平於中乃作是歌而曲沃之非理自在言外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爾雅釋文居音據與倨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羔裘豹袪羔革脆而毛柔不如豹革韌而毛勁耐於摩揵兼取服猛之義用爲褎口飾喻建曲沃爲扞晉也自我人居居爾雅居居究究惡也郭注皆相憎惡釋文云居音據近說謂據音即倨字謂自我人倨倨然不相親順究究然各執一理互相究詰釁由此起豈無他人二句謂豈無別人維子屬至親之故乃建立之見不當因

小忿入室操戈

鴇羽三章章七句

莊伯時桓王率諸國助曲沃攻翼及曲沃叛王王又率諸國助翼攻曲沃立哀侯一代立哀侯弟緡一代當時士庶子屬與王朝講好奔走匪寧不得養其父母乃作是歌

肅肅鴇羽（鴻鴈篇肅本或作翩）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所以戸爲聲）○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肅肅鴇羽毛謂肅肅羽聲鴇性不樹止集于苞栩爾雅栩訓杼陸璣謂其子爲皁其殼名皁斗可以染皁不材之木王事靡盬據周禮凡齊事鬻盬海水乘風日之氣結成者爲盬盬有固義辦理王事未能完結謂之靡盬悠悠蒼天曷其有所呼天而嘆其無所所以奔走不息○集于苞棘棘木多叢集之不安

無衣二章章三句

周僖王三年曲沃武公滅翼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知王必受其賄乃作是歌喻其上大夫獻賂者意欲王賜子以韍韐服命爲將軍寡人亦得進爵爲侯後王如所請命以一軍爲晉侯其大夫亦進爲命卿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奧兮（奧與燠通）

豈曰無衣七兮三句據魯語公侯國有命卿謂之將軍伯子男國止七十五十里謂之未成國無命卿有征伐之事以兵屬於大國之卿大國有命卿者能起列國之兵然就公侯國中又分爲三等小侯一命卿得立一軍中侯二命卿立二軍大侯三命卿立三軍侯伯同七命服以華蟲赤鷩爲章首謂之鷩冕入天子國降一等用禆冕以元武作會用螣蛇爲章首謂曲沃經平王封爲七命伯今使子送賂豈曰寡人無七章之衣不如子亦賜韍韐衣立爲將軍則安穩守其國且吉慶○豈曰無

衣六兮諸侯入見天子降等用陰爵與王朝卿同衣用
裨冕六章安且奧兮奧燠古通謂不寒薄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用全句題篇取別於前篇
武公時聘禮賢者恐不足以致之乃作是歌襲朱子詩傳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韓詩噬作逝方言作遾爾雅同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飲韻心之韻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韓詩作道
右彼君子兮噬肯來游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有杕之杜二句以杜特生於道左比隨地有材人人共
見彼君子兮二句噬爾雅訓逮猶當也肯爾雅訓可謂
彼鄉君子當可適我乎中心好之二句飲謂用飲酒禮
食謂用食禮謂心好其人用何禮足以結其懽○生於

道周自左旋而繞於右為一周韓詩作道右亦通
葛生五章章四句
夫人省墓傷其先君藏形於此乃作是歌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野音墅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
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
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夜顧音豫百歲之後歸
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葛生蒙楚楚一名荆謂墓間生葛延蒙於楚之上蘞蔓
于野蘞說文云白蘞一名菟荄卽爾雅萰一名菟荄野
與序古通古葬所稱園建序為奠祭之所白蘞根蔓於
其側予美亡此二句卒日死既葬不見柩謂之亡予美

指其夫言予所美人藏形於此誰與獨處耶傷己未能
從亡稱未亡人○蘞蔓于域毛訓塋城指環墓之兆言
○角枕粲兮二句據士喪禮初死用枕覆以夷衾據喪
大記虞人供木角角作枕用據玉府職天子喪用角枕
斂諸侯用錦衾大夫用縞衾毛謂齊則角枕錦衾杜撰
○歸于其居謂我為未亡人死則與之同穴
采苓三章章八句
晉獻好聽讒初驪姬之讒申生及重耳也由梁五東關
五教之致鋤傷公室晉人謂之二五耦作此歌以諷之
采苓采苓苓當音憐首陽之顚顚音眞爾雅作顚訓項俗刻作巔人之為言疏云
定本作偽言白帖引同說文引作譌言苟亦無信信音伸舍旃舍旃苟亦無然

人之為言為當讀作譌胡得焉焉韻言○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
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
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采苓采苓爾雅卷耳訓苓耳當指苓耳枲塞耳喻不可
聽讒首陽之顚爾雅顚訓頂首陽山在蒲阪驪姬用優
施之計請封重耳於蒲城後申生被讒死驪姬謂二公
子與知之使勃鞮斬之重耳奔狄人之為言為當讀作
譌謂讒言皆譌言苟亦無信苟毛訓誠信與伸通謂誠
亦無得伸其說則讒者自止舍旃舍旃四句謂舍之舍
之誠亦無遽然諾之人之譌言何得行焉○采苦采苦

爾雅苓蘦大苦郭注今甘草喻讒言孔甘太甘必受其毒首陽之下首陽謂雷首山之南首山西南渡河近梁山爲少梁地梁五當少梁人〇采葑采葑謂采葑而采其下體爲指摘其惡之喻首陽之東謂雷首山之東爲潞安府壺關縣地東關五當壺關東人據此是唐風至晉獻時止

長孫宣宗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四

吳川吳懋清迴溪著

秦風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秦嬴姓少昊氏之裔舜命伯益掌山澤益讓朱虎及熊羆熊嬴古通即嬴羆字伯翳舜使嬴羆佐益有功舜以姚姓之宗女妻之封於隴西之秦亭秦谷周懿王時西戎侵鎬懿王自鎬徙都槐里至孝王命其裔非子掌牧政牧於汧渭馬大蕃息厲王時犬戎入犬邱王奔彘宣王中興乃命秦仲伐西戎仲爲戎所殺仲即景公宣王復命景公子莊公與以兵七千伐西戎破之莊公子襄公遇犬戎入槐里弒幽王於驪山下秦襄乃以兵送平

王由申入於東周平王賜以邠岐之田得有西土秦文又敗戎師於岐傳至秦穆始都雍在郿縣之平陽亭即唐之扶風雍縣也至秦音之作剏殷整甲以龍門西河爲都（殷整甲即夏帝孔甲以都近澱水稱爲殷）後遷河東蒲阪之負陽山猶思其故處實始作爲西音辛伯長公亦繼是音以處西山至秦穆乃取以爲風實始作爲西音魯工歌秦季札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謂秦音近九夏之音奏九夏用一人發唱三人接其聲長言詠歎之其音暢滿則合西周雅頌之音矣見紀年及呂氏春秋因定秦風爲穆公時詩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秦穆公燕飲賓客及羣臣依西山之土音作歌以侑之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顛以眞爲聲）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韓詩令作伶）○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有車鄰鄰鄰鄰毛謂眾車聲有馬白顛爾雅馰顙白顛郭注戴星馬也馰說文引易作的的訓白爾雅顛訓頂謂來燕飲者之車馬未見君子二句令韓詩作伶使伶也寺人居臚寺侍側者卽內小臣將燕則令戒與飲者○阪有漆二句爾雅陂者曰阪下者曰隰漆可飾樂器栗中琴瑟材故以爲興並坐鼓瑟謂公席在阼階東西

面賓席在牖前南面眾賓席繼而西南面工席在堂廉北面升歌三終鼓琴瑟逝者其耋八十曰耋○阪有桑謂檿桑絲中琴瑟弦隰有楊爾雅楊蒲柳中箭材燕時兼行射禮並坐鼓簧笙入三終吹笙鼓動其簧逝者其亡猶云去日苦多

駟鐵三章章四句

秦穆承襄公之業習田獵教車戰數軍實秦人因作是歌爲警獵之樂章

駟鐵孔阜（釋文經本作驖說文引同石鼓文阜作騝）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游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釋文本亦作獨爾雅作猲獢郭注引魯詩同集韻列猲獢歇三體）

駟鐵孔阜毛訓鐵爲驪按驪驖古音通皆黑鐵色阜壯也謂七尺以上公之媚子媚順也謂侍御虎賁能順公意指所使令○奉時辰牡二句毛訓時爲是辰爲時據獸人職冬獻狼夏獻麋爲合時之獸誤彼是獸官獻以供膳者與此說田獵時事異魯詩說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爲特四歲爲肩五歲爲慎鄭讀慎爲麎麎辰古通辰爲五歲獸故云孔碩王氏引之說謂翼是麎牡以奉公射麎牡甚大公曰左之二句公命御者引車令禽在車左公發矢拾其右手所挾之矢栝則中而獲禽○游于北園周禮有囿有游養獸處爲囿游息習射處爲

游此北園卽游也游于北園或齊馬力或齊馬足駟馬皆已閑習進退齊一輶車鸞鑣輶爾雅訓輕謂逆驅獸之輕車尙疾近說謂鸞鑣當分解置鸞於衡置鑣於馬口左右皆輕車所有駁鄭謂置鸞於鑣誤戴氏震說載獫歇驕爾雅長喙獫短喙猲獢是毛詩歇驕爲借用字文選張銑注謂以車載犬嚴坦叔說謂歇其驕逸與爾雅不合愚謂出而游于北園駟馬既閑矣歸而輶車先行鸞鑣有聲獫猲獢亦隨之行載爾雅亦訓行未必以車載犬

小戎三章章十句

秦穆撰此爲出軍之樂先序其車馬之備矛戟之利軍

士之忠勇并述其家人思念勸慰之情以奬之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驅以區爲聲音歐）陰靷鋈續（說文鋈作洪）文茵暢轂（廣雅暢作暘從田）駕我騏馵（馵讀入聲）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板當作版）亂我心曲○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駵接韻手）騧驪是驂（驪接韻騧雙聲）龍盾之合（合平聲韻驂）鋈以觼軜（說文鋈作洪觼一作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說文厹作叴）蒙伐有苑（說文作蒙皵有苑本亦作伐作戫苑音鬱）虎韔鏤膺交韔二弓（弓音肱雙聲）竹閉緄縢（鄭儀禮注引作竹柲改閉作柲誤）言念君子載寢載興（興當讀作廞）厭厭良人（爾雅作懕懕）秩秩德音

小戎俴收小戎謂戎車比牛車爲小俴爾雅訓淺據考工記隧方四尺四寸軫版圍之四面各一尺一寸收束此隧軫版比隧版僅高半寸謂之淺收令平正可坐五楘梁輈輈謂轅曲如覆舟衡橫如屋梁用革五度束其梁繫於輈謂之五楘游環脅驅用革條作活環脅制兩驂與兩服並驅令不得外馳陰靷鋈續以白金飾物謂之鋈爾雅白金之美者名鐐軏版底下作鐵環用鐐飾之沃聲脊聲相近因名鐐所飾之環爲鋈作環所以接續靷此環在軏底之陰繫外兩靷於環餘六轡則在手文茵暢轂茵車褥以虎文炳豹文蔚之皮爲之兵車轂比牛車轂較長暢者舒長也駕我騏馵爾雅後左足白曰馵騏蒼黑色說文云蒼艾色誤言念君子二句言我也軍士之家人自稱我謂君子溫潤如玉素不暴怒在其板屋二句漢地志天水隴西民以版爲屋謂住兵天水隴西等處使我心曲中長挂念毛謂板屋爲西戎誤○騏駵是中據月令夏駕赤駵駵本黃赤色兼各色則名異是中在轅中爲兩服騧驪是驂爾雅白馬黑脣曰駩黑喙曰騧近說謂上白馬當作黃馬黃馬黑喙爲騧毛傳作黃馬黑喙曰騧是驪蒼黑色兼各色則名異驂謂兩驂龍盾之合據周禮有五盾龍盾畫青龍朱干畫朱雀伐畫白虎象參伐餘未詳合謂及舍則聯合爲藩蔽又名藩盾鋈以觼軜說文觼環之有舌者一作鐍接今馬肚帶作倒扣環有鐵爲倒扣其環亦飾以鐐方何

爲期二句謂出兵時以滅寇爲期胡然我念之胡與遐義通謂長念之勉其夫安心敵愾勿以家中爲意○俴駟孔羣謂駕俴車之駟馬甚齊足齊力爲羣毛謂俴爲薄金作介非厹矛鋈錞舉厹矛以賅夷矛戈戟等器錞矛戟鐏也亦以鐐飾令不生銹蒙伐有苑伐即畫參虎之蔽苑菀一字與鬱通謂畫蒙於盾上鬱然有文虎韔鏤膺以虎皮爲弓弢馬胸前帶鏤金作鉤以懸纓交韔二弓二弓備缺折交納於韔竹閉緄縢閉者蔽也爾雅竹後謂之蔽用竹簟爲車後蔽用縢緄其邊據喪禮喪事之邊不縢此緄以縢取其完固可以寢與於其中毛訓閉爲紲鄭因之改閉作柲一作靾訓爲搏弓於檠誤

厭厭良人二句謂良人懕懕然安心勿內顧則有秩秩然好名聲

蒹葭三章章八句

秦穆能禮下賢者故百里奚蹇叔由余公孫支皆往歸之國作是歌申其景仰嘆賢人置身甚高若可望而不可即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爾雅遡作泝說文作游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萋萋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王肅本改作隮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右顧音以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蒹葭蒼蒼爾雅蒹訓蘼葭訓蘆分爲兩種白露爲霜八月初爲白露節九月初爲寒露節中爲霜降節遡洄從之四句爾雅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在水之湄爾雅水草交曰湄道阻且躋尚書告予顛躋謂顛翻躋隆惟朝隮于西訓升爾雅亦作躋訓升王肅改此及書皆作隮取合左傳隮于溝壑訓爲隆不知躋隮古通升隆兩訓不當改宛在水中坻爾雅小渚曰沚小沚曰坻○道阻且右毛謂右出其右猶云走左了路後世之十洲記桃源記倣此

終南二章章六句

穆公時兵力最强晉之公子世卿多往朝焉借以定其位因作此爲燕饗公子之樂歌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有顧音以君子至止止韻有錦衣狐裘裘顧之音渠反顏如渥丹釋文韓詩丹作沰今韓詩外傳作赭赭與也韻其君也哉哉音玆與裘韻○終南何有有紀有堂韓詩紀作屺白帖引作有杞有棠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終南何有漢地志以太一爲終南又名太白俗諺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太白高頂正在武功雍縣南穆公都雍正對此有條有梅爾雅柚訓條取柚爲碩果梅訓枏郭注實酢取梅得春氣之先以喻太子錦衣狐裘謂狐白裘錦衣以裼之爲貴胄之服顏如渥丹丹字不韻韓詩外傳作赭卽今赭石字釋文引作沰爲赭之別體謂顏如渥赭言其少壯其君也哉謂公子宜爲君○有紀有堂紀毛訓基未詳所出韓詩作屺山無草木曰屺堂爾雅畢堂牆郭注今終南山道名畢其邊若堂之牆或屺與圮通謂終南有如陼圮者有如堂牆者白氏帖引作有杞有棠與上條梅爲一例王氏引之取之附記于此黻衣繡裳據禮器諸侯黼大夫黻故賜韓侯元衮及黼黼領丹朱中衣爲大夫僭服此黻衣繡裳大夫賜黻冕爲大夫服無疑佩玉將將二句喻大夫所言皆德音願公子當老而不忘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爲殉皆秦之良也收其良以死君子知秦之不復東征國人哀之爲賦黃鳥襄左傳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天古讀同身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黃鳥黃鳥爾雅訓皇近說謂卽今黃雀交交與喈

喈音近當黃鳥聲止于棘易繫用叢棘棘爲繫罪人處以鳥止棘比人受困百夫之特雄長爲特彼蒼者天漢人譯身毒國爲天竺天古音與身近與人韻○止于桑詩每以桑喻喪百夫之防毛訓比防亦禦也防謂一可捍百禦謂一可當百應劭漢書注穆公與羣臣飲酣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三良許諾及薨皆從死王仲宣三良詩云臨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隨用應劭說與左傳不合史遷本紀謂穆公葬于雍從死者百七十人似出添說據左傳明是收之逼令死故臨其穴惴惴然懼而恂慄

晨風三章章六句

康公承穆公之業不能用羣臣之策進言者少不知自反反責羣臣有問無答作爲是歌霸業稍貶矣

鴥彼晨風說文作鷐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駮說文駮作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鴥彼晨風二句爾雅晨風訓鸇孟子稱爲叢敺爵者鸇鬱然之林卽叢也爵爲鸇所敺歸于叢文選詩以晨風集北林比賢人歸心龔毛傳與孟子不符北林謂秦北園之叢林鴥彼與鴥彼飛隼同謂鴥然者彼晨風小爵畏之則歸於鬱彼北園之林憂心欽欽欽欽爾雅訓憂

謂被逐而歸我我未得見憂心欽欽然如何如何二句卽論語曰如之何如之何是與人商度之辭謂我屢與商絕無回答得無忘我訪汝實多乎○山有苞櫟二句爾雅本爲釋詩而作一曰櫟其實梂卽此苞櫟以實成梂見其苞次曰檖羅卽此樹檖因羅列成隊又名羅次曰荊桃冬桃山桃近說謂唐棣花白卽今小桃白又謂之秋桃與冬桃不同時卽詩之苞棣毛訓唐棣次曰無實李虛李赤李赤李名駁卽此六駮毛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以釋獸之駮解之誤陸疏謂梓榆皮似駮馬亦誤當訓爲六李樹

無衣三章章五句

秦康公時尙能爲王敵愾領兵諸臣作是歌以爲起軍之樂後申包胥乞師于秦秦哀公爲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秦師乃出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師衣韻修我戈矛矛音牟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澤說文作襗訓袴王于興師修我矛戟戟以卓爲聲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兵顧音必良反與子偕行

與子同袍軍服制同深衣聯裳爲一窄袖取包裹之義謂之袍冬著以纊爾雅袍訓襺是也王于興師謂王朝使人往與秦軍與子同仇爾雅仇訓偶謂與汝同偶以禦敵○與子同澤說文作襗訓袴謂近身褻衣多贓澤

修我矛戟矛有夷矛厹矛戟卽平頭戈與戈小異○修我甲兵甲有甲衣甲裳兵謂軍器五兵

渭陽二章章四句

秦穆親送重耳至河壬寅文公入於晉師甲辰秦伯還呂郤畏偪欲焚公宮勃鞮知之以語公公濳會秦伯于王城公宮火二子求公不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元年秋秦伯納衛三百人實紀綱之僕命太子康公送至渭水北卽王城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因作此歌以達其意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顧氏謂氏思之佩平上去通爲一韻

我送舅氏毋之兄弟爲舅重耳娶文嬴以新姻論當稱外兄弟此稱舅氏不忘舊也曰至渭陽渭水北爲陽渭水北流入河王城正在河口上隔河東北卽爲晉路車乘黃喻有紀綱之僕護之可以安坐此車矣○悠悠我思悠悠憂也喻憂患預防之意瓊瑰玉佩喻衛之者三百人可以安步鳴佩矣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康公時燕饗之禮漸至菲薄受其饗者作是歌以歎之

於我乎句夏屋渠渠爾雅屋作握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句不承權輿魯詩作于嗟胡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簋與匭通音九今也每

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乎輿韻

夏屋渠渠爾雅屋作握訓具明堂位云殷以椇周以房俎椇卽具謂殷俎具四足名爲椇周俎四旁用版廂之名爲房其承半牛之俎名大房夏亦訓大夏屋卽大房渠渠有行列之貌俎承骨體皆依牲體之次第排之崔駰七依篇夏屋蘧蘧作屋宇解誤今也每食無餘謂饗士不用牛止少牢特牲所以無餘不承權輿爾雅權輿訓始謂不繼往日所供之盛魯詩乎作胡不如作乎與輿韻分爲五句方合韻○每食四簋據儀禮及行人職兩簠必配以四簋或配六簋爲饔餐禮詩稱有饛簋飧謂簋飯以豐高爲敬不滿簋所以不飽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陳都宛邱韓詩作韞邱其地廣平西望外方外方卽太室東不及盟豬盟豬澤在睢陽之東北爲宋地與宋爲鄰南至泌水爲唐泌陽縣不過方百里陳閼父爲舜裔善於陶周賴其器用其子名至武王以元女大姬妻之後陳至與伐紂有功封之以備三恪卒謚胡班固地志謂大姬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好巫鬼鄭詩譜襲之謂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㩆子產云陳我之自出豈得云無子穆王制周禮始寵用巫覡祓除不祥陳人習之後遂歸過於大姬猶鄭習修禊後亦歸過於周公不知周公所制之周禮非穆王周禮

宛邱三章章四句

陳宣公時其富人好巫有觴於韞邱之上者識者笑之乃作是歌韓詩薛說

子之湯兮韓詩湯作觴與毛異宛邱之上兮韓詩宛作韞韞一聲之轉洵有情兮釋文洵本亦作詢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邱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鄭改值作植誤○坎其擊缶宛邱之道道以首爲聲無冬無夏值其鷺翿爾雅翿作翢

子之湯兮毛謂子大夫也湯蕩也韓詩湯作觴湯字似觴之脫落祭後飮酒於其側謂之觴子指其富人之爲大夫者宛邱之上兮爾雅宛中宛邱謂邱腹中窪爲宛與琁璧琁圭同一云邱上有邱爲宛邱陳有宛邱此譬如琁圭圭腰雖凹圭首仍高起一云宛中隆古降字多作隆如甫刑稷降嘉種墨子引作稷隆嘉種降訓下郭注以爲隆高誤韓讀宛作韞謂中窪蓄水也洵有情兮二句洵爾雅作詢古通謂信有祈禱之情而不可爲民望○坎其擊鼓坎擊鼓聲無冬無夏二句值遇也鷺爾雅名春鉏以白鷺羽爲羽葆用以舞神言無時不值此也惑于巫可知○坎其擊缶呂氏春秋古樂篇以麋皮冒缶以享上帝缶卽鼓鼓宛邱之道水經注道在陳城南道東值其鷺翿爾雅翢訓纛壽周古通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宣公時風俗不正陳大夫子仲氏原氏其閨女皆聚集游戲釀成心挑眉授之事見者誚之乃作是歌

東門之枌宛邱之栩栩卽杼字異音通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釋文韓詩作于嗟選注引章句作吁嗟南方之原原字不韻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說文作媻娑○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椒當讀作淑

東門之枌爾雅楡白枌食之令人眠不覺宛邱之栩爾雅栩訓杼古今字子仲之子二句婆娑爾雅訓舞謂大夫子仲氏之女亦舞於樹下如後世打鞦韆之爲○穀旦于差穀旦吉日于差韓詩作吁嗟差嗟與原皆不韻下于逝作吁逝亦不可通闕之南方之原毛謂陳大夫原氏疏引左莊廿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證陳有原氏

當陳宣公時似有來歷不績其麻二句謂原氏女亦不
以女功爲事在市場娑娑○穀旦于逝二句于於逝往
毛謂㲘數也按與緵通八十縷爲一緵邁行也謂吉日
於是往至以麻縷一緵帶行喜來觀舞視爾如荍二句
荍爾雅訓蚍衃毛作芘芣郭注今荆葵似葵紫色椒卽
椒聊謂爾貌如荍之美喜我謔彼反貽我一握之椒取
椒有馨德左傳子服椒楚伍椒國語並作湫此應讀湫
音與荍韻

衡門三章章四句

陳南境泌水旁有隱於窮廬不屑以攀援貴家爲事者
作此歌以見志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韓詩外傳作療飢鄭改樂作㵋乃晚出本○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
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衡門之下毛謂衡木爲門言淺陋可以棲遲棲遲爾雅
訓息謂棲託遲待泌之洋洋二句寰宇記唐州泌陽縣
漢舞陰地天寶元年改爲泌陽以地有泌水經其陽故
以名之可以樂飢謂玩水觀山飢不覺其飢韓詩樂作
療義亦通鄭改樂作㵋傳會爲療字未詳○必河之魴
爾雅魴訓魾郭注江東呼爲鯿謂形扁而方名魴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以池水可以漚麻與叔女可與作家貴適於用而止乃
作是歌

東門之池池當作沱音跎可以漚麻彼美叔姬正義本叔作淑誤可與晤
歌○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釋文作苧彼美叔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叔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池毛訓城池當指宛丘之窪處在陳東門之
外字本作沱音跎方合韻可以漚麻爾雅枲麻漚謂用
水浸去其涎乃可辟績彼美叔姬釋文云叔音淑段氏
謂別於正義本作淑毛本作叔叔姬猶云季女可與晤
歌晤歌謂對歌○可以漚紵紵卽今白紵衣績成縷爲
紵待漚之紵當依釋文作苧○可以漚菅左哀八年武
城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又左傳引逸詩
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菅莞音通以完爲聲與言韻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以昏迎之不來喻交際之中變因託而作是歌後離騷
亦云日黃昏以爲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有成
言兮後悔遁而有他是戰國時詩說如此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
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晢從折音制

東門之楊二句爾雅楊蒲柳陸璣謂楊有兩種皮青者
小葉楊皮紅者大葉楊牂牂當大葉楊肺肺與芾通當
小葉楊皆仲春當昏時昏以爲期謂以日入三商爲昏
迎之期明星煌煌謂待至啟明星煌煌然不見車至○

明星晢晢讀同制猶尙書折獄今文書作制獄制與
肺韻

墓門二章章六句

陳文公知其子佗之不良黜之立其弟鮑是爲桓公桓公有疾命佗輔太子免陳臣有知佗之必亂作此以告桓置不省後桓病甚佗乘間殺太子免而代之國人分散蔡人乃殺佗立蔡姬所出子名躍是爲厲公襄左傳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斯卽撕字入聲轉析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矣已韻○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釋文訊本又作誶魯詩作歌以誶止訊予不顧王逸注離騷引魯詩作誶予當讀作與顚倒思予予顧韻

墓門有棘二句謂墓門前生棘喻惡人不可据要地當斧以析之夫也不良二句夫隱斥五父平日不善遇國知之知而不巳二句誰昔爾雅訓昔近說謂誰訓疇誰昔卽疇昔謂知其惡而不能止勿近在疇昔巳然○墓門有梅梅得春氣之先喻太子免宜主社稷有鴞萃止鴞卽鴟鴞鵂鶹稟異氣所生大則啄食其同氣比佗能啄害太子屈原天問云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謂帝啟五子皆不肖孤負爲子之職肆其惡情繁廣雅作鷩卽鴞之異名王逸注云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泆肆其情欲婦人則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今詩作梅有鴞萃止是王注所引用魯詩說更不可

通歌以訊之二句王逸注引列女傳引廣韻引並作歌以誶止誶予不顧爾雅誶訓告訊訓言韓詩說訊訓諫音義並通之篆書作止古通誶予當讀予作與謂是夫也本不良我作歌以告之告與以不省不預爲隄防及顚倒時始思予言悔無及矣後桓公病未死佗巳作亂國人分散至赴魯者再因此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陳宣公信讒殺厲公太子御寇公子完懼而奔齊君子憂焉乃作是歌襲毛序衍之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心焉忉忉忉爾雅同○中唐有甓邛有旨鷊爾雅鷊作虉說文引作鷏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防有鵲巢防毛訓邑朱子訓隄防大戴云鷹鶽以山爲卑而巢乎其上當訓大防喻高中更有高邛有旨苕邛毛訓邛爾雅再成銳上爲融邛邛融音近謂尖峻之邛旨苕旨取其甘爾雅柱夫搖車陸璣謂旨苕卽爾雅搖車幽州人謂之翹饒可生啖味如小豆藿卽今之野蔬豆誰侜予美二句侜卽侜張謂虛誑讒言忉忉爾雅訓憂謂大防之上有鵲巢高而鵲不以爲高邛邛之上有旨苕旨而人不知其旨誰侜張予所美者心忉忉然憂矣謂讒口可畏○中唐有甓爾雅廟中路謂之唐瓴甋謂之甓卽今之瓦甓隄唐低處以通水喻卑中更有卑邛有旨鷊爾雅作虉訓綬按綬雜領下有兩紫綬垂下

數寸縮則不見此草當似之味甘未詳今何草心焉愓愓據勞心愓愓說文引作悐離騷云悼來者之悐悐慮患勞心也狄易古通如易牙多作狄牙

月出三章章四句

陳公子夏之子名御叔娶於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女子貉之妹也是爲夏姬生徵舒御叔卒姬年四十外姿容姣好加以嬌飾遂令陳靈孔甯儀行父輩眷戀不忘斯亦怪矣陳人作是歌以形容之

月出皎兮(釋文皦本又作皎正義本作皦)佼人僚兮(佼或作姣)舒窈糾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段氏本作皓)佼人劉兮(劉本或作懰)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段氏本改慘作懆)

月出皎兮二句佼當與姣通美也僚從人旁取比並之義謂月出皎潔姣人可與之比並舒窈糾兮二句謂舒其窈糾之容則令人勞心悄然甚言其善作丰姿○月出皓兮二句劉當與懰通謂月出皓白愈見姣人之懰亮舒懮受兮二句謂舒其懮受則令人勞心慅然慅慅勞貌○月出照兮二句燎光也月照愈顯其豔舒夭紹兮二句夭紹與上懮受窈糾皆疊韻形容語慘說文訓毒懆古到切說文訓愁不安段氏玉裁戴氏東原皆依說文改慘作懆存之

株林二章章四句

陳靈溺於夏姬馳驅而往朝夕不休息陳人遠言之謂從其子頗不失敦厚之旨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兮(近刻無兮字正義本有)匪適株林從夏南兮(南古音讀同任)○駕我乘馬說于株野(野顧野音許)乘我乘駒(段氏本駒作驕)朝食于株(駒當依爾雅作狗)

胡爲乎株林株林邑名擇其有園林處作勝境謂之株林從夏南兮公子夏之後稱夏氏字少西又稱少西氏徵舒字子南以其字稱之謂非爲游園林爲從夏南耳遠言之○說于株野野即今墅字謂作別墅令民築亭臺於此乘我乘駒即爾雅後足皆白之狗與駒通詩稱白駒即此狗字我述靈公自我之辭謂孔甯等亦乘我乘狗同朝食于株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靈爲夏姬至驅國之民爲之築臺陳人反作爲怨辭謂三少之雞皮竟令我公感傷奔走如此乃作是歌

彼澤之陂(陂音坡)有蒲與荷(荷樊光爾雅注引作茄)有美一人傷如之何(郭注爾雅引魯詩日陽如之何近說謂即此異文)寤寐無爲(爲音譌)涕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蕑(鄭謂蕑當作蓮韓詩作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卷即婘字)寤寐無爲中心悁悁○彼澤之陂有蒲菡萏(說文萏作藺)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儼韓詩作嬌巇訓重頤音驟誒)寤寐無爲展轉伏枕(近刻展作輾)

彼澤之陂謂築臺兼陂澤勞民已甚有蒲與荷蒲澤旁

宜種蒲柳爾雅荷（句）芙渠其莖茄其花菡萏其實蓮荷其大名魯詩荷作茄亦通有美一人二句謂有美於一人感傷我公如之何耶魯詩傷作陽訓我謂我無柰之何亦通寤寐無爲二句謂日夜不復諷動拋荒政務止爲此一人涕淚交橫其傷如此○有蒲與蕑鄭依韓詩作蓮碩大且卷卷卽婘字謂年紀大更婘好中心悁悁毛謂猶悒悒○碩大且儼儼韓詩作㜘訓重頤凡笑如菡萏初開口輔有重頤者今大同府人以此爲美相本此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高辛時祝融之裔妘姓封於檜爲帝嚳所滅及周則妘

姓檜仲居此恃其有鄢蔽補丹之險鄭桓料西周必亡與史伯陽父商求所以爲棲身之所史伯勸之取虢檜兩子男國若克二都則鄢蔽八邑可以盡得乃設計寄孥與賄各邑皆有寄及檜乾沒其賄幽王六年始奉辭伐罪興兵討滅之由鄭父之丘移都於檜桓旣受周司徒職見西周之危常入朝護王不敢離左右及犬戎弒王身殉其難凡桓所作詩其忠藎之心形於筆墨可詠可歌並取之而列於檜謂之檜風季札觀周樂自檜以下無譏焉蓋取之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幽王時犬戎之勢甚熾謀遷向避之當時三事大夫皆莫肯夙夜無守我王者桓親爲叔父心竊傷之乃作是歌

羔裘消搖（近刻作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膏韻去聲）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羔裘消搖王朝四命大夫以緇衣黑羔爲朝服消消遣也搖搖㨾也疊韻爲形容語斥三事大夫皆離所居職不入朝狐裘以朝狐白裘錦衣裼之爲王朝貴胄之服桓公自謂也豈不爾思二句忉爲怊之省音迢謂豈不思爾等同入朝獨令我勞心忉忉然○羔裘翺翔二句謂大夫遠去已獨在朝堂值事○羔裘如膏二句謂大

夫衣美裘日出入朝照之有曜當爲國任患中心是悼悼爾雅訓傷

素冠三章章三句

幽王增賦諸侯之貢重又加以虢公翰爲司徒全不照應聘使故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聘王者至八年乃命桓公繼爲司徒桓作此歌以招徠之始漸有歸貢者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崔靈恩注引作悈人欒近刻作欒誤爾雅作㦜說文引作𢡟）勞心慱慱兮○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庶見素冠兮庶爾雅訓尚又訓幸猶云庶幾見此冀望之辭卿大夫聘用皮弁以鹿子皮爲之蒨艾色近素又

名綦弁弁而以冠稱者冠爲首服之大名棘人欒欒兮棘爾雅訓急謂急於辦事人欒欒當依爾雅作臠謂奔走入貢勞頓瘠損也勞心慱慱兮慱慱爾雅訓憂○庶見素衣兮素衣麑裘爲聘服聊與子同歸兮謂我爲司徒命子大夫同歸西周納貢○庶見素韠兮謂聘服皮弁必配素積素韠中畫以山用緼黃色兩傍紕以素令方正謂之素韠我心蘊結兮二句蘊鬱古通謂我心亦鬱結恨貢物太重但爲王朝供億無措聊與子同心合意奉之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鄭桓見王室多故懼及於禍欲求一所爲逃死之地不可得乃爲寄孥與賄之計因對萇楚有感於中而作是歌

隰有萇楚爾雅萇作長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萇楚猗儺其華王逸注騷引魯詩作猗旎其華華顧音夸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家顧音姑○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爾雅長楚銚芅也郭注羊桃近說謂卽今夾竹桃猗儺其枝魯詩作旖旎字異義通夭之沃沃夭枝條軟貌沃沃謂殖於隰土得水灌漑沃沃然形已無所託樂子之無知爾雅知訓匹郭注引此爲證最合謂樂子之無妻不似已寄妻孥無所

匪風三章章四句

幽王三年渭涇雒三川皆震百川沸騰岐山冢崩桓知周之將亡且政煩賦重歸貢者少目擊其變作是歌以哀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王吉傳引韓詩偈作揭顧瞻周道中心怛兮王吉傳引怛作悊即悊字○匪風飄兮匪車票兮近刻票作嘌當作標去聲顧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亨音烹溉之釜鬵釋文漑一作概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匪風發兮二句謂地震聲般般然川爲之沸騰匪風發也匪車翻揭之聲也乃震甚使然顧瞻周道二句怛以旦爲聲入聲轉析當依王吉傳引作悊音折謂顧瞻徧處道路少入貢者中心悼怛矣○匪車票兮票當與標通行車拋動聲中心弔兮弔憫傷也○誰能亨魚二句爾雅鬵謂之鬵鬵鍑也治國如烹小鮮煩之則碎當安靜不宜數擾之誰能烹魚者當漑釜鬵振乾待其能者誰將西歸二句謂誰將西歸入貢者我爲司徒當懷來以好語慰之斷不可如司徒番慘刻至杼軸其空之嘆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陶叔振鐸初食采於震陰定陶縣後移都於縣東北四十七里改名爲曹伯爵至曹昭公佐齊桓成霸業始見春秋及曹共公不聽僖負羈之言惴重耳之窮待其就館逼而觀其駢脅後爲晉文所伐割其地以畀諸侯曹宣公卒於師終王事葬有加禮曹人傳子臧迎喪宣公

庶子負芻因殺太子而自立是爲成公迨喪歸既葬子臧不直負芻所爲將亡奔去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子臧乃反而致其邑不食其祿晉侯會諸侯因執成公歸于京師諸侯將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辭遂逃奔宋國人請于晉曰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乃反成公得歸盡歸其邑與卿而不出季札聽歌曹無譏辭蓋心服子臧之爲人奉之爲法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重耳出亡過衛衛文因新遷不能禮乞食五鹿過曹曹共公亦不禮僖負羈入言曹伯曰禮賓矜窮禮之宗也

晉公子之亡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守天之聚將施于宜玉帛酒食猶糞土也公弗聽負羈具盤飧迎歸其私館作是歌以達其意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說文引作䵄䵄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蜉蝣掘閱說文引掘作堀從土麻衣如雪雪古文作䨮以彗爲聲心之憂矣於我歸說說音稅

蜉蝣之羽爾雅蜉蝣訓渠畧郭注謂甲蟲誤即爾雅飛螘俗名大水蟻將雨則飛出出即脫翼不復歸其穴比亡人在外衣服脫落無所歸衣裳楚楚謂往來過客當贍之束帛令衣裳楚楚不當黏上句解蟲安得有衣裳心之憂矣二句謂憂公子之窮欲於我乎館○蜉蝣掘閱宋玉賦空穴來風李善注引莊子作空閱來風老子塞其兌閉其門是穴閱兌義並通說文引作堀閱堀訓突謂突穴而出喻其出亡可通麻衣如雪如而古通而與耐亦通謂以麻衣耐雪甚言其寒於我歸說說當讀作稅謂於我乎稅駕

候人四章章四句

重耳過曹僖負羈爲候人見公子及其隨從皆異人欲共公結納引至賓館入告於君爲乘軒者所拒公爲所蔽因亦不聽曹人乃作是歌以鄙之後楚成王聞之知其不是不肯效其鄙及左僖廿八年晉人圍曹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祋鄭康成注樂記引詩作綴彼其之子三百赤芾芾當讀作沛○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國語引其作己不遂其媾○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候人職在王朝爲三命上士在侯伯國爲一命士賓客至何戈聚欜以衛之執旌節以導之鄭注引祋作綴綴即贅旒所以懸旌者毛訓爲殳殳即說文杸字從木不合說文一引作祋從衣引或說城郭市里高懸羊皮有不當入而欲入者暫下以驚牛馬曰祋亦誤綴與贅音義通彼其之子二句芾與茀通車蔽也芾音沛雙聲亦可讀作蔽如翟茀魯詩作翟蔽凡

乘朱軒者以赤色爲車蔽毛訓韠誤謂曹諸官坐軒車赤芾者三百人〇維鵜在梁二句爾雅鵜鴮鸅郭注今鵜鶘俗呼淘河謂鵜据魚梁不俟濡翼而得魚比乘軒据要津飽死不稱其服謂小人乘朱軒不稱其車服爾雅稱訓好稱意爲好不滿人意卽不好〇不濡其咮咮鳥觜不遂其媾媾婚媾負羈欲結納重耳爲乘軒者所阻結納不成不得遂其婚媾〇薈兮蔚兮二句定陶故城南二十里有曹城有曹南山薈蔚興雲淹蔽貌隮與躋通爾雅訓升比乘軒者壅蔽共公婉兮孌兮二句以重耳少年比幼女故以婉孌稱之牉合不成斯受飢矣憐之

鳲鳩四章章六句

曹宣公卒於師諸侯義之葬有加禮聞負芻篡太子之位晉靈公會魯衛鄭宋齊邾七國同盟于戚執曹成公欲見子臧于王而立之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一時震動四國曹人因作是歌以美之後作大學篇者引其詩而美之曰其爲父子兄弟足法公孫尼子作緇衣亦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故引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爲證同時如季札亦願附子臧之義皆知此爲曹子臧作

鳲鳩在桑釋文鳲本或作尸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詩疏一作

壹下同其儀一兮心如結兮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梅本又作楳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綦說文作綨同〇鄭改作騏誤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緇衣引作不忒釋文云忒本或作貳誤當作貣其儀不忒正是四國〇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鳲鳩在桑鳲鳩爾雅訓鵲鵴少昊以鳲鳩氏爲司空取其善相巢比宣公善結交諸侯在桑桑與喪音同喪禮用桑笄桑枇喻宣公卒於師其子七兮左傳止載負芻太子及欣時三人公羊作喜時餘未詳淑人君子淑訓善指子臧其儀一兮一當依緇衣引作壹謂純壹無可疑貳心如結兮謂執節純壹如結之不可解則不失節可知〇其子在梅如墓門有梅比陳桓太子免此比宣公太子其帶伊絲二句曹伯爵無三命卿止有二命大夫其上大夫稱卿凡同母弟得食上大夫祿絲帶綦弁綦蒼艾色蒼近黃艾近白麑皮作弁其蒼艾二色鄭改作騏是青黑色誤謂子臧冠帶有常依上大夫制後雖辭卿祿冠帶如常不肯爲君變其服伊爾雅訓維與唯通獨也〇其子在棘叢棘繫罪人比成公執於京師其儀不忒三句謂執臣禮不差忒足正當時諸侯之僭踰者〇其子在榛榛爲女贄榛音近辛取自更新之義比成公能改過請罪由子臧能善處其父子兄弟然後能教其國人胡不萬年謂無不願其壽考其名亦萬年不朽

下泉四章章四句

成公之被執歸於京師也曹人乃作此詩請於晉曰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鎭公子是大泯曹也晉靈公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反成公得歸

冽彼下泉唐石經冽作洌東京賦薛注引同毛訓寒作冽非浸彼苞稂愾我寤歎歎以堇爲聲與泉韻念彼周京京古音涼○冽彼下泉冽當從水旁浸彼苞蕭蕭轉修雙聲愾我寤歎念彼京周○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膏去聲四國有王郇伯勞之郇與荀通勞去聲

冽彼下泉易井冽字從水旁清也以清泉之下被比王澤下究浸彼苞稂爾雅稂訓童粱稂害嘉苗苞稂盤根

之稂比成公害太子而已爲社稷主不可拔去清泉浸之喻執而不殺之恩愾我寤歎二句謂我愾然歎者爲念彼周京被執人○浸彼苞蕭謂蕭合脂可焫以奉祭喻成公巳主社稷○浸彼苞蓍蓍草圓而神可取以筮爲人所聽信喻子臧爲社稷之鎭當善爲之保全○芃芃黍苗二句以黍苗之發生賴陰雨之功比晉當布濩之四國有王二句周昭王六年王錫郇伯命使爲方伯晉靈時巳都荀繼晉文霸業故以爲比謂諸侯有能朝王歸貢者郇伯必勞來安慰之今宣公終於王事亦望晉靈如郇伯求所以保全我晉侯曰子臧反吾歸而君如其詩所請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豳國者周公食采之豳邛在河南襄城縣東北十餘里不稱豳公而稱周公者豳其小名周其大名周公子君陳繼君豳稱周平公春秋時稱周公者皆采此武王滅殷之次年巡狩河南度邑相宅至周公采升豳之高阜以望商邑南望過於三塗三塗在豳之西南北望過於有岳鄙顧瞻過於河北望見霍岳之鄙及河北黎水一帶宛瞻於伊雒宛望見伊水北雒水北一帶可以作都囑周公將來建都於此及武王崩蒲姑君誘二叔使流言勸武庚叛周公葬武王于畢卽避流言謗出居豳邛二年秋間探知釁起蒲姑且引奄徐匪徒入邶助亂乃

歸西周請兵作鴟鴞篇貽王待命於郊感風雷之異成王悔悟卽日發兵掩撲武庚登卽潰散執誅之次年庸蜀八國之兵始集乃率豳邛兵同征奄徐熊盈四國成王五年軍功告竣七年營都八年成王歸西周涖政命周公留鎭三年乃歸老于豐使次子君陳繼治東都凡周公所作及居豳時所采歌皆列於豳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周公之營東都也作祭報社稷之樂章先明農務將后稷叔均之法及周家蒐狩之制依河南氣候之早晚細細敷序先作豳雅豳頌等篇繼作七月篇爲孟春送寒迎暑孟秋送暑迎寒之樂其禮宗伯掌之祭於大祠時

値秋令因自七月孟秋序起、

七月流火[爾雅火訓燬火應讀同燬]九月授衣[衣燬韻]一之日觱發[觱古作滭或顛倒宜省作一或俗作觱誤說文作畢泼]二之日栗冽[玉篇作凓冽說文冽作瀨俗刻作烈誤]

無衣無褐何以卒歲[歲以戌爲聲戌音蔑]三之日于耜[耜以㠯爲聲]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鄭改喜作饎誤]○七月流火[音燬]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夏小正作萑葦萑爲萑之省說文萑作雈誤]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夏小正鵙作鴂]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葽[夏小正作葽幽近刻葽作秀]五月鳴蜩[蜩以周爲聲]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

貉[音漠]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裘顧音渠之反]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段氏訂本作公]言私其豵獻豜于公○五月斯螽動股[爾雅斯作蟴]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野顧音許]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室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薁[薁韓詩作蘡音育山韭也]七月亨葵及菽[亨音烹]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瓜音孤]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樗說文作樺]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稼音故]黍稷重穋[周禮作稑說文重作種]禾麻菽麥[二句不韻]嗟我農夫[夫稼韻]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上尚古通]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說文引作縢陰吳氏於容切韻沖]四之日其蚤[蚤王]

[制注引作早]獻羔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七月流火二句周制正月命大宗伯送寒神祠大暑七月送暑神祠大寒穆王改造周禮作二月晝迎暑八月夜迎寒與周公制不符周冬至日在牽牛之初七月初昏大火心星在未爲西流九月當授以御寒之衣一之日觱發四句從周正子月爲一月計起一月寒風觱發二月寒冰凓冽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伸上授衣之義三之日于耜五句由衣及食三之日往耜天子三推試犁也四之日舉趾句徒服耕也饁彼南畝天子藉田在南郊稱南畝諸侯在東郊稱東田婦子句徒之婦子田畯

爾雅訓農夫俊訓髦選句徒之子弟年少有學者爲一命士使勸耕收斂謂之田畯見耕者勤則喜○春日載陽五句論蠶桑事倉庚爾雅名商庚一名鵹黃鶯黃一名楚雀懿筐美筐毛訓深筐遵彼微行微爾雅訓隱謂桑徑隱蔽葉密處柔桑謂嫩葉宜飼蠶子春日遲遲四句遲遲祁祁爾雅並訓緩采蘩令采爲豆實備祭祀之用毛訓可養蠶誤二月當昏之期其庶女及姪女挑爲妾媵者必傷悲矣殆及公子同歸矣古公侯閨門之教如此○八月萑葦夏小正作萑葦毛傳薍爲萑葭爲葦薍音近萑爾雅菼爲薍葭爲蘆是萑薍爲一蘆葦爲一可以作薄笛爲蠶架蠶月條桑四月爲蠶月并條取之

猗彼女桑爾雅女桑訓桋桑郭注俗呼樹小而條長者
爲女桑猗謂攀曲而取之七月鳴鵙爾雅訓伯勞夏小
正作鴂五月第二候始鳴七月鳴尤甚離騷云恐鵜鴂
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爲之不芳則秋風下催寒衣矣載
元載黃據周禮染人屬女工我朱孔陽用爲女公子作
嫁裳以鮮赤爲貴〇四月秀葽夏小正作莠幽國策幽
莠之幼也似禾當田草名爾雅萯繞謂葽一名繞郭注
合二字爲名謂卽遠志五月鳴蜩爾雅蜩蜋蜩有數種
八月其穫是孟秋農乃登穀八月收穫畢十月隕蘀八
句記三冬獵事隕蘀宜入山林于貉北狄爲貉古田獵
教戰必向北樹表祭表貉因名往獵爲于貉貉貊古通
貊其德音左傳引貊作漠貉可讀漠與蘀韻毛訓取貉
皮誤爲公子裘謂狐白爲男公子裘二之日則合衆教
戰數軍實纘成武功小獸私之大獸公之〇五月斯螽
動股一章序蟲豸亦知氣候室鼠穴陷處穹之令平熏
走其鼠塞北面之牖塗室戶之縫十一月則改夏之歲
爲周正一月宜入室避寒矣〇六月食鬱及薁廣雅謂
鬱爲䰞李䰞古爵字與鬱相類而譌薁毛訓蘡薁卽今
山蒲桃陸璣謂唐棣一名郁李郁薁音通獨韓詩作食
鬱及藿爾雅藿訓山韭音育說似得之七月亨葵及菽
爾雅莃兔葵可食一芹名楚葵一茆名鳧葵一萮名戎
葵非葵類一蒤葵名蘩露不云可食菽爾雅戎菽謂之

荏菽八月剝棗爾雅棗十一種九月叔苴爾雅叔訓拾
苴麻子今麻子可食者芝麻及火麻仁火麻不利於人
其苴麻子不可食當指芝麻以麻嘗犬或胡麻采荼薪
樗鄭謂荼爲苦菜樗木不材止可作薪言瓜壺苴荼等
粗菜止食我農夫〇黍稷重穋四句言此八種已䆃同
入倉貯好上入執宮功上與尙通謂野外農務畢尙入
執作宮室之功起下文晝爾于茅二句孟子趙岐注晝
取茅草夜索以爲綯是索爲絞繩之名綯字或作綃綃
卽繩于茅與索綯作對文爾雅作綯絞也似誤王氏引
之說〇二之日鑿冰沖沖二句據左昭四年其藏之也
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祭寒而藏之獻羔而開之又云聖
人在上則無雹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是十二月藏
二月開用黑牡羔雙壺秬黍酒公堂謂祭寒暑神之大
祠正月迎暑七月迎寒祭畢行旅酬後立司正奠兕觥
於中庭以相儀飲此福酒當獲無疆之壽
鴟鴞四章章五句
成王之卽位也循古禮命周公總百官蒲姑氏因誘管
蔡使流言周公聞之不自安乃告二公避冢宰位出居
於幽及二年秋聞得蒲姑君所爲卽歸西周請發兵勦
之時未敢明言作詩寄意以遺王待命於郊其意苦切
足感天地有如此者
鴟鴞鴟鴞旣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〇

迨天之未陰雨說文引迨作隸合迨逮爲一字徹彼桑土韓詩土作杜字林作撤綢
繆牖戶今女下民孟子引女作此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
荼予所蓄租釋文租又作祖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家顧音姑○予
羽譙譙一作燋燋予尾修修唐定本宋監本越本蜀本皆作修修唐石經宋集韻光堯石經作脩
脩或改爲消消又改爲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玉篇廣韻
並作唯予音之嘵嘵爾雅作憢憢
鴟鴞鴟鴞是託爲鷦鷯斥鴟鴞之辭爾雅桃蟲一名鷦
其雌名鴱又云鸋鴂艾艾即鴱一名鸋鴂一云鴟鴞鴮
鳩舊說謂鷦鷯生鵰今南方有之鷦鷯小於麻雀鴟鴞
大如鳩爲雛時疏㒳禿尾麻色其聲甚厲嘶則羣鷦捕
蟲飼之飢則啄食鷦鷯子詢之土人或曰鷦所生或曰

《毛詩復古錄卷四　三四》

別爲一種是鴟鴞名鴮鳩乃鳩之異種能制鷦鷯者周
公以己氣力微弱比於鷦鷯呼鴟鴞而斥之旣取我子
二句以我子比管蔡爲蒲姑所誘致之死地無使得毀
壞我王室恩斯勤斯二句今本爾雅鞠訓稚詩疏引爾
雅作鬻訓稚與毛傳合爾雅閔訓病鷦謂我捕蟲飼爾
恩愛如斯勤勞如斯竟稚子之害如斯耶比當日聽蒲
姑播遘未討反誘二叔使流言以陷害之○徹彼桑土
二句韓詩作桑杜字林作撤謂桑根近土之絲徹與撤
通謂趕急營巢完固恐外人有敢侮我者喻宜早爲防
備○予手拮据二句荼謂萑葦之秀可以藉巢謂予爪
拮据爲捋荼秀予所蓄租二句據釋文租一作祖毛訓

爲祖無爲義古金石刻祖多作且且所以薦物故俎象
列肉於且古本當是且字謂予爪所捋荼予口含之所
蓄爲巢藉口亦盡痛非含荼又別用草藉巢也今鷦巢
亦然喻甲兵已備可一揆而滅也○予羽譙譙譙取焦
殺之義予尾脩脩脩取脩削之義予室翹翹三句爾雅
翹翹訓危嘵嘵作憢憢訓懼謂鷦巢繫於苕蕭之上風
雨搖動則有枝折卵破之憂予嘵嘵然長鳴欲王聽之
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成王讀周公所遺詩適感風雷之變又得禱三壇之簡
乃親迎周公於郊如所請發兵撲之并發大誥名西土

《毛詩復古錄卷四　三五》

庸蜀八國之兵先北掩武庚武庚北奔三年春執而戮
之八國之兵始集周公乃率豳邶兵東征至成王五年
四國平共東征三年作此爲愷歌太師倡之振旅入于
豳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說文引零作霝我東曰
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蜎蜎者蠋近刻作蝎說文作蜀烝
在桑野野以予爲聲敦彼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慆慆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
蛸在戶爾雅作蠨說文作蟰町畽鹿場說文作疃熠燿宵行說文作熠熠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

在栗薪韓詩作蓼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山慆慆不
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
駁其馬親結其縭縭讀羅雙聲九十其儀儀音俄其新孔嘉其舊
如之何
我徂東山東征奄徐熊盈四國奄卽魯奄中東至太山
蓋縣嬴縣嬴盈古通徐卽薛之大徐城韓非子云周公
攻九夷商蓋墨子云周公出巡於商蓋商卽商奄蓋卽
太山蓋縣此數處皆礔險多山統之曰東山慆慆不歸
慆慆流水不反也從心作慆謂憂其不反我東日歸曰
爾雅訓聿勿士行枚毛士訓事枚訓微按勿古勉字謂
西悲我家送征衣勉事針行細密也蜎蜎者蠋二句爾

雅蚅訓烏蠋謂桑蠋曲如車軛方言郭注蜀者獨也此
蟲性好獨宿烝毛訓寘鄭依爾雅訓塵並與塡通謂久
在桑野敦彼獨宿敦孤眠貌○果蠃之實爾雅訓栝樓
伊威在室四句爾雅伊威訓委黍卽鼠婦又云蟠鼠負
瓮底蟲蠨蛸爾雅訓長踦卽長脚蜘蛛町畽毛訓鹿迹
爾雅鹿跡速熠燿宵行爾雅熒火卽炤按下文有熠燿
其羽此當依說文作熠熠宵行謂熒火閃閃然夜行○
鸛鳴于垤毛謂將雨則螘作垤鸛好雨長鳴而喜有敦
瓜苦二句敦團團貌苦枯古通謂有團團之匏瓜巳枯
久有栗薪繫於一處我外出不見汝巳三年矣○皇駁
其馬爾雅黃白騜騵白駁郭注引魯詩作騜親結其縭

爾雅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郭注卽今之香纓也褘
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褘緌繫也據昏禮毋施衿結
帨謂衿之帶繫以香纓謂之縭惟壻得親脫此纓可知
古調兵多取六尺七尺未昏者

破斧三章章六句

周公平四國之亂盡遷其獻民之助叛者移之九畢成
王命周公監之公使己之御事臣朝夕勸化漸多遜讓
此卽當時勸化之歌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齊詩皇作匡哀我人
斯亦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錡音軻周公東征四國
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銶周公東

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既破我斧二句毛謂隋銎曰斧方銎曰斨謂形隋長爲
斧四方爲斨言既復言又謂歷三年之久征戰非一次
告教至再至三四國是皇四國卽奄徐熊盈四國皇匡
爾雅並訓正齊詩作匡亦通謂正其不早藏隱爲叛人
所脅豈得謂無罪哀我人斯一句將毛依爾雅訓大謂
哀憐我人厚待殷獻如斯德亦甚之大矣○又缺我錡
毛謂鑿屬曰錡據管子爲農必有一銚一軻韓詩說木
屬曰錡謂以木作斧柄則名錡當讀同柯四國是吪吪
毛訓化○四國是遒遒毛訓固按遒與揫通當訓聚謂
命殷士監下都版築功有功則許序用所以收教之亦

孔之休休爾雅訓慶謂將使之有服在百僚不禁錮之

伐柯二章章四句

周公爲我周之宗室大臣其監遺獻也使殷之御事臣比近於我周之御事臣節制其性多習爲遜讓講明禮制及會諸侯於東都宗祀明堂殷士之膚敏者咸與邊奔執豆籩豳人歌以美之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覯近刻作遘與爾雅合）籩豆有踐

伐柯如何二句斧柄長三尺并刻其分寸可執以伐亦可用以度取便於事喻殷獻之遷九畢非周公破斧缺斨不能令至此取妻如何二句以析柞之枝合爲一束

之薪比取異姓女牉合爲夫妻妻屈服於夫循謁見舅姑禮由媒氏之力比殷士得親近周公由豳邛兵平四國之力○伐柯伐柯二句以伐木爲柯彼柯長短之度卽在所執之柯喻周公之御事臣爲殷御事臣所取法用服我教之人治彼不服教之人但能改則止不苛責之此恕道也我覯之子二句謂我見是殷士如新婦初歸皆能陳列籩豆廟見於先舅先姑彬彬乎有禮矣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成王七年周正十一月宗祀文王於明堂十二月上旬烝於文武廟舉行歲事成王行初獻畢命周公留後鎭守東都成王乃歸西周涖政鎭守三年周公告老成王使人歸嘉禾於公公歸西周獻嘉禾於豐廟凡在東都者皆愛不能舍乃作是歌

九罭之魚（釋文云罭本又作緎誤）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九罭之魚鱒魴爾雅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按八十縷謂之緵九八七百二十縷爲一罟節目疏潤所取者皆大魚韓詩說九罭取鰕芘也爾雅鯢大者謂之鰕郭注大者長八九尺又云鮅鱒郭注似鯶赤目魴魾郭注江東呼魴爲鯿是鰕鱒魴皆大魚毛訓小魚網誤喻周公爲政節目疏潤不爲煩苛故多士樂從所得者皆

俊傑我覯之子二句周公爲上公九命服九章山衮衣繡五采裳謂我見殷多士之歸周得奉教於衮衣繡裳之周公○鴻飛遵渚鴻當指鴻鵠一舉千里喻周公將入相遵當依爾雅訓自小洲曰陼比周公自東都起程歸西周公歸無所二句爾雅再宿曰信謂公歸無所處矣於女等不過暫信處耳○鴻飛遵陸爾雅高平曰陸謂自渚高舉漸升於陸公歸不復來矣於女但信宿三四日而已○是以有衮衣兮三句謂因未定于宗禮亦未克安周公之功是以有周公坐鎭此下二句言欲留不能悲不可止

狼跋二章章四句

成王十年冬唐叔得禾異畝同穎貫桑葉而生大幾盈車獻諸成王成王使歸周公於東土以爲周公致太平之應周公不敢當歸獻於文王廟其祝辭曰假王涖政勤和天下假至也謂至王八年涖阼親政能勤和天下所致歸功成王是能推讓其君𨉖𨉖然就臣位豳人作此以美之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說文引疐作躓古通公孫碩膚孫毛如字鄭音遜赤舄几几說文一引作掔掔一引作己己○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瑕古音胡

狼跋其胡二句爾雅跋訓躐疐訓跲載訓則老狼頷下垂爲胡進則躐其前胡退則跲其𦩼尾進退兩難因其

體羆大使之然公孫碩膚二句几几毛訓絇貌說文作掔掔爾雅掔訓固謂固執臣禮舃卽今厚底鞋公侯赤舃碩爾雅訓大膚謂肌膚謂公歸見成王退遜其大體垂佩委地但見其赤舃几几然露舃首之絇其謙抑有如此者德音不瑕玉之疵纇謂之瑕謂道德之聲音絶無瑕疵無不共信之者

毛詩復古錄卷五

小雅

正言謂之雅魯論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音也謂孔子誦詩讀書贊禮皆用正音然則作樂亦依其歌之句讀以牘作拍版爲之節并名此牘爲雅笙師職云春牘應雅謂舂此牘以應乎雅雅字本作㠯上象牙版下象臼並書作牙自易篆爲隸乃以雅烏字代之大戴投壺云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今止鹿鳴白駒列之小雅貍首見大戴體制與小雅同鵲巢采蘩采蘋雖入笙吹太師亦歌

爲射節與騶虞同此風可入雅之證伐檀爲晉燕飲之樂歌西漢時尚能傳其聲譜及曹魏得劉景升樂工杜䕫止傳鹿鳴文王白駒伐檀四歌與大司樂一篇可知欲明雅樂首在考大司樂旋宮之法判爲律呂分爲九調自知古人音韻變化不常不拘拘於句末押韻不得以沈約之部分唐人之平仄拘之庶或得其髣髴至大小雅所由分凡用之燕飲及同寮相規勸無關大政者列之小雅其用之祭祀及陳戒於王朝則列之大雅部分秩然確不可易

鹿鳴之三篇十三章六十九句毛公以什分之甚失古義今易之

周公制此爲燕飲升歌之三終歌用六呂歌鹿鳴用大

呂爲宮應鍾爲徵南呂爲商林鍾爲羽仲呂爲角統爲
丑調歌四牡用應鍾爲宮南呂爲徵林鍾爲商仲呂爲
羽夾鍾爲角統爲亥調歌皇華用南呂爲宮林鍾爲徵
仲呂爲商夾鍾爲羽復進高一呂用大呂爲角統爲酉
調依大司樂用京房排爻神法推得如此知今律呂旋
宮圖亥卯兩宮互誤酉巳兩宮互誤詩緯謂四牡在寅
寅爲亥字之誤或取寅與亥合就所合寅律取寅爲火
始之義因誤爲寅

鹿鳴三章章八句

古燕飲賓客坐上賓於苟敬席以侑幣將之冀其教誨
先立上介爲正賓膳夫代君爲主人與行獻酬酢畢上

賓乃入席鹿見美草則相呼共食借以起興作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笙收上韻
簧引下韻承筐是將將韻筐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鄭改示作寘誤○呦呦
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鄭改視作示古通左
傳引作佻說文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呦
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
湛釋文湛一作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食野之苹爾雅有兩苹一苹訓萍在水面非鹿所食一
苹訓藾蕭野草鄭箋從之鼓瑟吹笙升歌用琴瑟笙入
堂下吹笙承筐是將侑幣承諸筐以獻賓爾雅將訓送
馬則牽入堂下人之好我二句周訓至行爾雅訓道謂

賓愛好我指示我以至道○食野之蒿爾雅蒿訓菣郭
注今呼青蒿說文作藍云香蒿德音孔昭三句視鄭作
示曲禮小子常視毋誑視示古通左傳引恌作佻爾雅
佻訓偷則訓法古上介多用選舉班之鄉君子充之平
日以德行選謂正賓道德之聲甚著素講禮法示民無
偷薄君子以是爲法以是爲傚我有旨酒二句我膳夫
自我謂我君有美酒嘉賓用燕以遊乎○食野之芩芩
爾雅不載未詳和樂且湛樂甚爲湛與耽古通爾雅作
妉卽湛字

四牡五章章五句

曹劌云諸侯四王謂初年朝王次年小聘次年大聘次

年小聘次年復朝王是每四年中有四次王事世祿家
之士庶子挑其有孝德者充之將來許世襲知世祿之
卿大夫亦必以孝德選矣其挑爲上中下介者亦由以
孝行舉乃得從政因述其移孝作忠之志以獎之
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漢地志注引韓詩作郁夷文選注引韓詩作威夷威入聲爲郁豈不
懷歸歸韻騑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悲遲韻○四牡騑騑嘽嘽駱
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盬馬韻不遑啟處爾雅遑作偟○翩翩者
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鵻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母音媚韻杞○駕彼
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諗母當讀同無
四牡騑騑毛訓行不止貌周道倭遲漢地志郁夷縣師

古引韓詩作周道郁夷選注引韓詩作威夷取證爾雅西陵威夷在隴州傳會威入聲爲郁郁夷縣爲征獫允城朔方之險道似亦可通愚謂周訓徧謂徧處倭遲奔走耳不必在郁夷縣王事靡盬二句謂爲王事未完結睽離父母不覺傷悲○嘽嘽駱馬爾雅白馬黑鬣曰駱嘽嘽毛謂馬勞喘息貌當讀同殫音不遑啟處爾雅遑作徨訓暇啟訓跪屈膝直腰爲跪臀著于蹠爲坐處訓居居即坐○翩翩者鵻爾雅隹其鳺鴀李巡注夫不一名鵻是爾雅隹爲五鳩之大名其鳺鴀爲鵓鳩之一名據左傳祝鳩氏爲司徒祝鳩孝司徒主教民孝鵓音近州州祝一聲之轉今刻郭注作鵓鳩鵓爲鵓之譌按夫不象其鳴聲音如扶否賜老人鳩杖亦取扶老之義不遑將父毛傳將訓養爾雅將訓資資即齎字說文將訓扶齎持即扶持謂不暇在家扶持父與扶否之名相應○不遑將母亦當訓扶母○將母來諗諗爾雅訓念左傳辛伯諗周桓公諗謂屢屢言之毛謂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故將母來念按上二章已父母並提此母當讀作無謂將無來猶念父母無扶持之者耶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古鄉選以六德曰智仁聖義忠和既入選則授之以政使于四方歌此以燕之上篇言其孝孝可以賅六行此篇言其忠忠無不周可以賅六德

皇皇者華華爾雅訓荂不得訓爲光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國語引作駪王逸離騷注引作侁一作莘夫韻萃每懷靡及○我馬維駒釋文駒一作驕當作駒音劬六轡既濡濡與柔古通當音柔載馳載驅驅以區爲聲周爰咨諏諏濡韻○我馬維騏六轡如絲絲騏韻載馳載驅周爰咨謀謀音微○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度音鐸○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皇皇者華爾雅黃白曰皇又云華皇也又云華荂也又云堇華榮也皆指道路旁茅葦之華淺黃淡白色言故華字當依爾雅讀同荂駪駪征夫取辛苦之義當依國語引作駪或作侁趕前貌故云每懷靡及國語穆叔解此曰臣聞之懷和爲每懷謂懷和衷共濟和爲六德之一○我馬維駒爾雅後足皆白曰狗郭音劬近說欲改作驕不合韻六轡既濡濡古音柔說見上蒹葭篇周爰咨諏國語穆叔云忠信爲周謂忠心信實者辦事必周至忠爲六德之一又云咨才爲諏謂諏取其有才智者智爲六德之一○我馬維騏青黑爲騏六轡如絲毛謂如絲之調忍周爰咨謀國語穆叔云咨事爲謀據洪範聽曰聰聰作謀善于聽謂之聰聽而能謀謂之聖尚書無逸此厥不聽夏侯今文書作此厥不聖聖聽古通聖爲六德之一○周爰咨度國語穆叔云咨義爲度義爲六德之一○我馬維駰爾雅陰白雜毛曰駰周爰咨詢國語穆叔云咨親爲詢訪親愛之道即仁也仁爲六德

之一春秋左傳改六德爲五善與周禮以六德選舉不合

常棣之三篇二十章一百十四句

周公制此三篇爲祭畢燕飲之樂歌當日祀文王於明堂升歌文王之三歌用丑亥酉三調文王用丑調大明用亥調緜用酉調與燕用鹿鳴之三爲升歌同詩緯云大明在亥以亥爲木生之始閒歌三終應用未巳卯三調常棣用未調伐木用巳調天保用卯調詩緯云卯天保也與詩之編次亦合因知詩緯有來歷不得以爲盡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周公弔二叔不能咸輔周室爲武庚所制乃佐成王廣

封建樹屏藩兄弟同姓之國百六十六不以此爲戒反以當日夾輔者少爲恨因作此爲燕兄弟之歌言之有餘痛然後召穆公見周宣王之不類亦糾合宗族於成周歌此爲樂章宣王感動乃封其母弟多父於棫林非周公聖筆不能爲此

常棣之華一引作棠棣一引作夫栘鄂不韡韡說文鄂作萼一引作萼不煒煒鄭改不作柎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喪當讀去聲兄弟孔懷原隰裒矣玉篇引裒作捊兄弟求矣○脊令在原爾雅作䳭鴒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兄也永歎近刻兄作況○兄弟鬩于牆外禦其務務以矛爲聲左傳國語並作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戎應讀作由雙聲○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生音腥○儐爾籩豆飲酒之飫韓詩飫作飶說文作𩚳飶韻豆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孺去聲韻具○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翕韻合和樂且湛中庸引湛作耽○宜爾室家宋本岳本作家室當依中庸作室家家音姑樂爾妻帑帑作孥乃俗字非是究是圖圖韻家亶其然乎乎韻帑

常棣之華二句爾雅唐棣栘常棣棣分爲兩木文選注引作棠棣之華類聚八十九引作夫栘之華萼不煒煒是唐棣非常棣與毛詩不合鄭讀不作柎束晳擬白華因有朱萼綷柎之句宜依朱子作鄂豈不韡韡較順凡今之人二句左傳解此曰周之有懿德如是猶曰莫如兄弟而封建之謂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求外姓之美德陳布於諸夏而周公乃謂不如兄弟之可恃仍廣建之

○死喪之威四句爾雅懷訓來據紀年是管叔自經卒據屈原天問是管叔雉經於伯林周公收葬之威畏古通謂死喪之禍極可畏兄弟則甚懷愛而前來用兵時原隰死屍裒聚兄弟必來求而收葬之○脊令在原二句爾雅䳭鴒訓雝渠郭注雀屬飛則鳴行則搖今南方有此鳥大於燕一鳥被黏眾鳥赴救可以盡獲與兄弟急難之義合每有良朋每有爾雅訓雖兄也永歎兄與皇通無逸無皇曰漢石經作毋兄曰皇暇也謂雖有良朋暇也長歎而已○兄弟鬩于牆二句爾雅鬩訓恨孫炎本訓很禦訓禁務爾雅訓強訓侮務以矛爲聲矛音牟謂倚強持矛以侮我兄弟必往禦止之每有良朋

二句爾雅烝訓塵久也戎訓相謂頁明雖相好久也無入室相助者據子曰有禦侮是以有侮四方以不侮序賓以不侮皆侯部上聲常武篇以侑我戎與祖父韻侯部去聲戎猶雙聲當讀作由與務韻○儐爾籩豆據儀禮以醴脯禮之謂之儐亦有籩豆飲酒之飫據國語王公立飫謂不脫屨但立飲堂上韓詩作饇謂能者飲不能者已曰饇與國語合爾雅飫訓私謂飫爲私與一人飲不如合族共燕之樂兄弟既具二句爾雅孺訓屬謂兄弟俱來聯屬多人與孺子喜相屬同○樂爾妻帑鶉烏尾爲帑于亦人之尾

伐木六章章六句

凡舉祭内之公卿大夫必與用士庶子進俎及侑食外之諸侯來朝者亦與謂之賓客其來聘之卿亦擇取其長於揖讓者使與逡奔之列王皆以朋友稱之祭畢行燕禮老少皆與同姓尊者稱諸父異姓稱諸舅同輩者稱内兄弟外兄弟作此歌以燕之

伐木丁丁（丁音貞雙聲）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鳴嚶韻）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聽平聲）終和且平○伐木許許（許以午爲聲說文作所所所以戶爲聲）釃酒有藇（藇以與爲聲）既有肥羜（羜許韻）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洒掃陳饋八簋（簋音九）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湑音諝）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說文作竷竷舞我舞字誤）蹲蹲舞我（釋文蹲本又作墫說文作䑄）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我應上韻矣引下此矣韻）

伐木丁丁二句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喻同朝諸朋友能切切相規正與鸎聲同出自幽谷二句今鸎在山谷中穴土換毛羽及春始出近說不敢指黃鸎非喻大射選士諸侯之卿受三命服比王朝上士三命有位在王庭若鸎遷于喬木然○神之聽之二句爾雅神訓重正爲此作釋重猶伸也謂神明伸之而得其意聽之而聆其音終與衆古通衆音相成忘其切直矣○伐木許許毛訓柹貌柹即柹字所斫木片也朱子據淮南子衆

大木者呼邪許訓爲并力聲比毛爲釃酒有藇釃從麗謂從醴沛出之清酒有藇藇從草謂又和之以鬱金既有肥羜爾雅未成羊曰羜以速諸父速爾雅訓徵召寧適不來二句戴氏東原謂寧適有不來者乎喜其畢來之辭無我弗顧者謂皆來顧己也下章無我有咎謂皆無怨己者得之○陳饋八簋凡陳饌二簋必繼以八簋○釃酒有衍衍謂醴汁又用三酒充溢之謂之衍乾餱以愆餱爾雅訓食乾餱謂用米炒制成糗餌糕餅列之籩者庶民不能辦此所以有愆○有酒湑我二句謂有醴酒釀成者則沛出飲我無醴酒則用三酒之蒸成者取舊酤以飲我坎坎鼓我二句爾雅坎坎墫墫並訓喜

謂喜其坎坎鼓我爲射節喜其墫墫舞我以樂我最得
詩意迨我暇矣爾雅迨訓及暇訓僾此章作爲尊董命
己之辭以結之

天保六章章六句

武王克殷後之二年巡狩河南由豳邱歸自鹿至于邱
中具明不寐叔旦曰久憂勞曷不寐武王曰我未定天
保我何暇寐夢二神授朕靈期召以大環示壽數當終
時年纔五十一并見殷据河北之固積惡六十年欲就
雒汭伊汭平陽處作都庶有德易以見無德易以亡惟
願世世修德以邀天眷恃天保不恃地險又見成王幼
弱欲兄弟相後傳位周公周公涕泣于裳乃禱三壇獲

吉兆再延壽三年五十四乃崩公因作此篇爲祝釐之
辭及燕尸亦用此爲閒歌之卒篇言成周雖平陽能孝
享於先王先公天無不錫爾以福者毛序謂文王時詩
誤襲度邑解爲之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潛夫論引單作亶音讀同殫盡也何福不
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
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
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饎魯詩作吉圭唯饎音喜
是用孝享禴祠烝嘗說文禴作礿鄭注作礿祀烝嘗于公先王
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說文弔作遄訓至詒爾多福福音福
萬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釋文恆本亦作緪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茂韻壽無不爾或承

天保定爾二句謂天意保護安定爾雖成周平陽無險
可恃亦甚是堅固俾爾單厚俾爾雅訓使何福不除除
爾雅訓襄襄成也謂何福不成以莫不庶庶爾雅訓衆
謂子孫衆多○俾爾戩穀二句爾雅戩罄並訓盡穀訓
善訓祿○以莫不增爾雅增訓益○吉蠲爲饎吉謂祭
爲吉禮先卜其吉蠲爾雅訓明明猶潔也如溉鼎鑊致
其潔饎商頌作糦周禮作饎應讀熙喜二音鄭讀作熾
魯詩作吉圭唯饎據喪禮圭爲而哀薦之謂爲木主象
圭形而薦之與此不合蠲圭雙聲可兩讀鄭訓圭爲潔

謂卜吉圭潔唯此享祖之飯亦通禴祠烝嘗二句爾雅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于先公先王是武王有
天下具四時祭成王因之君曰卜爾二句君謂君尸卜
爾雅訓與謂君尸必賜爾以壽考○神之弔矣爾雅弔
訓至詒訓遺民之質矣質毛依爾雅訓成謂成平日用
飲食謂日以飲食報答其前人羣黎百姓二句毛訓百
姓爲百官族姓徧爲爾德所涵濡○如月之恆恆與緪
通形如上弦未遽滿也如南山之壽在西周指終南山
在成周指伊闕前諸山無不爾或承或訓有謂相承無
間不改柯易葉

采薇之三篇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殷帝乙三年(時文王嗣西伯位五年年五十一)王命南宮仲西拘混夷城朔方兼起西周之兵文王卽起兵赴之由涇水進成功而歸乃作此三篇爲燕旋師之樂歌皆文王時作後亦承用不改(襲紀年爲之)

采薇六章章八句

此篇序南仲成功之速不過一年卽旋師奏愷矣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古音讀同做)曰歸曰歸(兩歸韻上兩薇)歲亦莫止靡室靡家(家古音姑)獫允之故(近刻作玁狁誤)不遑啟居獫允之故○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疚韻音几)我行不來(來古音釐)○彼爾維何(爾說文作薾)維常之華(華音荂)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鄭改腓作芘誤)四牡翼翼象弭魚服(服音匐)豈不日戒(戒讀入聲紀力反)獫允孔棘○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來音釐)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哀以衣爲聲)

采薇采薇二句薇爾雅訓垂水郭注誤云生水邊陸璣謂薇爲山菜近說謂今野豌豆味如藿葉豆形如水湄故名垂水作毛訓生獫允之故近刻作玁狁卽混夷又名犬戎獫卽犬之別名允音近混○靡使歸聘聘爾雅訓問○歲亦陽止爾雅十月爲陽我行不來爾雅不俟不來也說文引作不䅂不來謂憂心甚病急於辦公我前行不肯俟人催促已○彼爾維何二句爾說文作薾華垂貌常古裳字謂道旁薾然垂者裳裳茅葦之華彼路斯何二句路戎路謂彼路於斯者諸將領所乘之戎車四牡業業爾雅業訓大一月三捷謂一月三報捷告勝○君子所依二句近說腓足腓也一車衛以百人軍司馬坐車授以士衛稱君子百卒衛一車如腓之隨股毛訓腓爲避誤戴氏東原說象弭魚服以象齒飾弓弰挂弦處以魚皮爲負箭之服卽國語之負羽與架矢之竹箙異

出車六章章八句

當時南宮仲爲主帥述其承命而來相見益喜知必能敵愾也歌此勞其歸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牧與坶通以母爲聲)自天子所(所以戶爲聲韻車)謂我來矣召彼僕夫(夫韻所)謂之載矣(載韻來)王事多難維其棘矣(亥入聲爲棘)○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瘁韻旆)○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英英(英音央近刻作央誤)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獫允于襄(近刻作玁狁襄一作攘)○昔我往矣黍稷方華(華音荂)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趯音跳)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降音跭)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

遲遲卉木萋萋(爾雅注引作悽悽)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
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我述南仲自我帝乙都邶邶南七
里名牧野下接云自殷天子所謂我使來兼起西周兵
召彼僕夫毛訓御夫○于彼郊矣牧邑即殷之近郊設
此旐矣四句爾雅墜龍于縿有鈴曰旂錯革鳥曰旟緇
廣充幅長尋曰旐注旐首曰旌不及白虎旂旆旆旗幟
飛動貌○王命南仲南仲帝乙臣食采在河内之檀長
子伯達襲其封左傳稱檀伯達康王時有南宮毛即其
後往城于方即厲王時西戎侵鎬及方之方在西周之
西北因謂之朔方赫赫南仲二句赫赫爾雅訓迅謂如

雷之急襄爾雅訓除是襄當讀作攘○今我來思思語
辭雨雪載塗塗毛訓凍釋謂交春雪釋其殘雪尚載於
路塗畏此簡書謂天子之命書諸策而授之畏辱王命
○喓喓草蟲六句解見召南此見君子謂文王喜見南
仲也薄伐西戎薄訓迫謂逼而伐之○春日遲遲四句
爾雅祁祁遲遲並訓徐執訊獲醜執而問供爲訊獲其
族類爲醜

杕杜四章章七句

古出軍凡卿大夫之子弟選入士庶子班者挑其嫡子
爲輿司馬諸子爲行司馬其父兄皆見在王朝所以有
憂我父母之云作此以勞其佐領等爲第三調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宋本睆字從白誤)王事靡盬(盬韻杜)繼嗣我日
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
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
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幝韓詩作綫)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匪載匪來(來音釐)憂心孔疚(疚顧音几)期逝
不至而多爲恤(恤與謐古音通)卜筮偕止會言近止(近以斤爲聲斤音圻)征
夫邇止
有杕之杜二句此杜當指甘棠其子熟則黃滑睆當從
目旁今從日從白恐誤以杜之實比卿大夫之子弟有
成功日月陽止二句陽謂十月爲陽月女音汝汝士庶
子謂去年十月時汝心已傷矣不知征夫已暇矣○我

心傷悲四句謂我已爲汝傷矣今春卉木又長矣汝心
悲矣不知可歸矣○陟彼北山四句北山謂朔方在周
之西北至采杞而食軍餉不敷必憂及我父母檀車幝
幝檀木爲車最堅韌凡戎車各處皆用革束又名革路
革力微則幝幝然緩矣韓詩作綫綫訓爲偏緩專指束轂
之革言亦通四牡痯痯爾雅訓病謂馬疲病○匪載匪
來謂匪見載車匪見歸來期逝不至二句謂期已逝仍
不至而多爲憂卜筮偕止三句謂卜筮並云歸矣會占
者所言在即日矣征夫果邇矣

南陔之三篇白華華黍

周公作鹿鳴之三爲升歌三終作南陔之三爲笙入三

終笙師職云以教陔樂南陔之三不歌專用笙吹之須
合笙音與詩辭配合可聽而得必待教始能思謂南陔
卽瞻彼洛矣陔水厓也洛水在東都之南離城五里有
郊勞館焉勞聘賓必於此白華卽裳裳者華或黃或白
初出秀則黃久則變白華黍卽交交桑扈有鶯其領華
爲鶯黃色鶯名摶黍笙吹用六律初吹南陔用子調合
鹿鳴丑調取子與丑合次吹白華用寅調合四牡亥調
取寅與亥合三吹華黍用辰調合皇華酉調取辰與酉
合謂之笙入三成取呂得律而成又名新宮三成蓋太
師摯新制之正宮調也因其爲笙吹故止列篇名令不
與歌混毛列之魚麗下誤

魚麗之三篇十三章六十四句

周公作此三篇爲間歌之三終歌用六呂升歌羽丑亥
酉三調間歌魚麗用未調嘉魚用巳調有臺用卯調詩
緯云嘉魚在巳巳爲金生之始此魯詩說謂寅申巳亥
四調爲四長生名爲四始與史遷說異

魚麗四章原分六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凡燕飲賓客膳夫代王作主人行禮三牲及腊俎皆可
預蓄惟魚以鮮爲尙在臨時網取以十有五列於一俎
故舉魚以爲言

魚麗于罶鱨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罶魴鱧君子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有顧音以○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荀子引旨作指古通維其偕矣荀子引維
作唯物其有矣維其時矣原分三章今合爲一章

魚麗于罶爾雅嫠婦之笱謂之罶一云粱謂之罶謂罶
卽承粱者鱨鯊鱨毛訓楊未詳廣雅有鰑鯛音近鯊爾
雅訓鮀郭注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君子有酒膳
夫稱王爲君子謙以接賓旨且多謂所釀醴酒美且多
○魴鱧爾雅魴訓魾又云魾大鱯小者鮡昏禮魚用鮒
卽此鱯矣鱧爾雅鱧無訓又有鯬訓鯠音相近說文鱧
作鱶廣雅作鱺○鰋鯉爾雅有鰋郭注今偃額白魚書
大傳白魚入于王舟一名鮊廣雅云鮊鱎也玉篇鱎白
魚也爾雅有鯉郭注今赤鯉魚近說謂鯉有赤黃黑三

種○物其多矣六句荀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詩
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
禮也時宜貼時敬交貼嘉驩欣貼偕指旨古通尙書不
匿厥旨今爾無旨今文書並作指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嘉魚出於河南鞏縣之丙穴枕近東都特舉此以侑賓
知營都後作此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說文作䲰䲰誤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樂爻
去聲○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南
有樛木樛爾雅作朻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翩
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又古侑字顧氏音以

南有嘉魚南謂河南嘉魚爾雅鮪即王鮪又云鮥鮛鮪
謂鮪之小者今名鱏魚一作鱘所謂王鮪岫居是烝然
罩罩烝爾雅訓進雚謂之罩雚取權義罩罩狀其奔而
用雚罩魚○烝然汕汕爾雅樔謂之汕樔取剿義謂用
樔剿魚汕汕然○南有樛木二句以瓠纍于下句之木
比甥舅之國與周聯昏○翩翩者鵻二句鵻即鳺鴀孝
鳥也爾雅烝訓眾喻眾介皆以孝行選舉者嘉賓式燕
又思又侑古通謂燕時以樂侑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言來聘之卿大夫皆國家有用之材

南山有臺爾雅作薹穆天子傳作南山有𦾔古臺字北山有萊爾雅萊作釐樂只君

子左傳引只作旨下同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
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
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母音媚樂只君子德
音不已○南山有栲說文栲作梶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
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茂楙古通○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
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南山有臺爾雅臺夫須其草可作笠爲躬耕圭田之用
北山有萊爾雅作釐訓蔓華未詳所用或可作蓑與臺
可作笠爲類○南山有桑二句山桑檿桑也絲中琴弦
楊蒲柳材中箭○南山有杞二句枸檵子李子皆可食
民之父母大學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

謂民之父母德音不已謂民皆奉以好名○南山有栲
二句爾雅栲山樗今椿樹椿樹多壽爾雅杻訓檍即今
萬年樹亦壽木故云遐不眉壽遐音近胡謂胡不眉壽
○南山有枸二句枸毛訓枳枸列子枳枸來巢楰爾雅訓鼠梓郭
注楸屬未詳其用遐不黃耇黃耇爾雅訓老保艾爾後
爾雅艾訓歷一訓養謂保護歷爾天年

由庚之三篇崇邱由儀

周公作由庚之三爲間笙三終由庚庚者横也由横梁
而宿即鴛鴦篇集其左翼也崇邱當作崈崈崧古通即
鳩弁篇蔦蘿施于崧山柏上也由儀儀匹偶也即車舝
篇季女得匹偶君子也笙用六律笙由庚用午調合魚

麗未調取午與未合笙崇邱用申調合嘉魚巳調取申
與巳合笙由儀用戌調合有臺卯調取戌與卯合後季
平子求昏於宋宋公賦新宮即瞻洛三篇喻平子爲魯
命卿許其昏叔孫賦車舝喻平子將來來親迎因知大
射儀之新宮即新制正宮調也

蓼蕭之三篇十一章五十八句○樊一作繁○遏○渠

周公作此三篇爲燕有功諸侯之樂章用鎛鍾鼗鼓奏
之謂之金奏用王九夏之太蔟律奏之謂之肆夏樊一
作繁蓼蕭篇有攸革沖沖謂賜以樊纓九就也湛露篇
有匪陽不晞謂天子當陽日出則露晞比諸侯見王多
飲不醉能自遏抑也彤弓篇賜彤弓必兼賜龍旂與渠

門帷門得建牙旗故一名渠齊桓曾受此賜見齊語詩篇名與樂章名不盡同如此

蓼蕭四章章六句

諸侯有大功者賜以金路鉤樊纓九就龍旂九斿使懷天子之龍光後嗇俞聘魯魯亦歌此俞以爲肆業及之隱見魯不當奏此矣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零說文作霝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龍左傳讀作寵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攸革沖沖古金石文作攸勒或作鋚勒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蓼彼蕭斯爾雅有兩蕭一苹藾蕭說文訓艾蒿一蕭荻此蕭高丈餘可作燭蓼毛謂長大貌當指此蕭藾蓼聲轉皆蕭類也我心寫兮寫瀉也謂輸瀉談心是以有譽處兮譽豫古通謂有功是以安處其位○爲龍爲光左傳引此稱寵光之不懷讀龍作寵○孔燕豈弟燕訓安豈弟或作愷悌爾雅訓發國語訓樂易謂甚安樂易宜兄宜弟謂宜與王室聯昏爲外兄弟○攸革沖沖攸革當讀作鋚勒謂馬胸前勒以鋈飾鉤鉤其樊纓九就和鸞雝雝謂九斿之龍旂有鈴謂之鸞旂雝雝然和不得以車衡之和鸞釋之萬福攸同爾雅攸訓所謂同享此福

湛露四章章四句

古燕飲禮一燕百拜以天子當陽諸侯用命無敢失禮比露見日則晞自能遏止乃作是歌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說文作懕懕夜歃韓詩作愔愔夜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椅讀作柯雙聲其實離離離讀作羅雙聲豈弟君子莫不令儀儀音俄

湛湛露斯二句爾雅斯訓此謂湛湛露如此匪日則不晞厭厭夜飲韓詩作愔愔安靜貌據燕禮甸人設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燕必至夜不得據陳敬仲云

未卜其夜爲疑○在宗載考燕行於寢考成也若在宗廟燕毛則成禮便退謂之德將無醉見燕在寢當多飲顯允君子二句謂明信君子無不令德○其桐其椅桐椅並有有子無子二種此專指有子者言離離多子貌

彤弓三章章六句

有功諸侯賜以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其弓弭兩弰飾以象齒以朱漆之受此賜者得建渠門卽後世之牙旗其㭬如穹渠故又名渠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讀音以○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櫜本或作弢我有嘉

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醻當音禱雙聲)
彤弓弨兮天子雕弓合九角而成規諸侯彤弓合七角
而成規以角體直者穿兩隈取其體勁雖弛弦仍不彎
故見其弨然受言藏之言語辭猶旋也謂受此弓旋藏
之中心貺之爾雅貺訓畀一朝饗之饗禮今不傳據食
禮推之饗設盥與陳鼎與食禮異處其大體則同但饗
用醴有鐘鼓○受言載之爾雅載訓支謂搘之高處一
朝右之謂王席在阼西面賓席在扆前南向在主人之
右右上也一說右與侑通爾雅侑訓報謂答其功亦通
○受言櫜之謂納之韔中一朝醻之醻卽酬字應讀同
禱方合韻○以下忽接宣王時詩不列鐘鼓以下十一

篇篇次亂矣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宣王中興時作此爲燕見君子之樂歌據左昭十七年
季平子賦采菽小邾穆公賦菁菁者莪采菽爲宣王時
詩此亦宣王時詩但采菽錯附小雅末今截此自爲一
篇不與別篇相屬爲調

菁菁者莪(菁菁韓詩作蓁蓁)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儀音俄)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
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
見君子我心則休(心韻沉休韻浮)

菁菁者莪韓詩作蓁蓁訓戴爾雅莪訓蘿陸璣謂生澤
田漸洳之處本草拾遺謂生高岡宿根先於百草則中
阿中陵依爾雅大阜曰陵大陵曰阿中沚依爾雅小陼
曰沚原隰並有○錫我百朋詩疏據食貨志載王莽制
大貝四寸八分以上値錢二百一十二貝爲朋壯貝三
寸六分以上値錢五十二貝爲朋么貝二寸四分以上
値錢三十二貝爲朋小貝一寸二分以上値錢一十二
貝爲朋按雙謂之朋如朋酒斯饗錫之百朋之龜皆是
謂得其教誨不啻百朋之錫○載沉載浮猶水枕能令
山俯仰之意我心則休休爾雅訓慶慶猶喜也

六月六章章八句

宣王五年命尹吉甫北伐玁狁有功而歸與之燕飲膳

夫爲主人立張仲爲正賓與膳夫行禮王坐阼階西面
吉甫坐苟敬席在賓東亦南面(襲紀年爲之)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棲騤韻)載是常服(服音匐)玁狁
孔熾(近刻作玁狁下同)我是用急(急字不韻鹽鐵論引作用戒謝靈運撰征賦宣王用棘于獫狁作棘叐)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國以或爲聲)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
此六月既成我服(服音匐)我服既成(此倒轉押韻)于三十里王于
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服音匐)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
匪茹整居焦穫(爾雅作焦護與茹韻)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
章帛茷央央(近刻帛作白公羊疏引作帛旆英英)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
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原韻 軒）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
自鎬我行永久（久韻氏 音几）飲御諸友（友韻 音以）包鼈膾鯉（祉韻 訓注 引包作
魚）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六月棲棲二句宣王中興之政首在元年復田賦作戎
車至五年夏正六月戎車始整飭完好四牡騤騤二句
謂馬既齊力齊足騤騤然載太常旗戎服以行玁允孔
熾二句自厲王十二年奔彘十四年玁允侵宗周西鄙
宗周謂鎬京西鄙謂方邑及涇陽一帶其勢愈熾急出
兵討之時宣王都槐里王于出征二句謂王于是命吉
甫出征以正王國之疆界○比物四驪四句伸上馬已
齊色進退合法軍裝已備積五年之功始趕急成此于

三十里謂師安行日三十里節其力也○四牡脩廣二
二句伸言其馬之壯大高昂薄伐玁允二句薄訓迫膚
公當作膚功公功古通謂用成大功有嚴有翼二句爾
雅服訓整謂威嚴恪翼唯供給武備是整○玁允匪茹
四句茹爾雅訓度焦穫爾雅作焦護藪名郭註在今扶
風池陽縣鎬即鎬京方即所城之方涇陽涇水北漢安
定郡朝那古涇陽地今平涼府平涼縣也戴氏東原說
謂玁允不自度膽敢整居於焦護藪內侵至朝那一帶
鎬爲西京朝那爲故邠皆爲所擾織文鳥章二句織當
讀作識音志謂以此爲徽識有靑赤之文錯畫革鳥於
旟象朱雀在前有赤白之章又以大帛作大旆爲中軍

旗英英然如茅秀色茷旆央英古通元戎十乘二句爾
雅元訓始猶先驅也自穆王作周禮後王遵用之大司
馬法二十五人爲卒四卒爲衞衞一車一軍萬二千五
百人配車一百二十五乘以十乘爲先驅卒千人十五
乘爲申驅卒一千五百人餘百乘爲大軍據此知吉甫
所領止一軍之衆注疏家據小司馬法謂七十五人爲
一乘此齊威王時所定制與周禮不合○戎車既安二
句謂下低則如輕其衡握馬上高則如軒其衡提馬言
登降之利四牡既佶二句爾雅劼硈皆訓固佶亦當訓
固謂既堅實且閑習言戎馬之好至于太原戴東原說
謂太原即安定郡高平今平涼府固原州舊說指山西

之太原誤一謂榆林府北塞之五原斷非一軍之力所
能及亦非文武吉甫二句謂能文能武之吉甫萬邦皆
奉爲法○來歸自鎬二句謂當時愷旋至鎬京已燕飲
受賜矣復自鎬歸槐里出征如此之久不可不再燕飲
御諸友四句謂飲燕時御事諸寮友皆至其饌有包熟
之鼈生切作膾之鯉伊誰在正賓席者張仲爲國子當
時以孝友選在正賓席與膳夫行賓主禮吉甫在苟敬
席示不敢過勞之河東解縣有張城即張仲食采阮氏
芸臺積古齋有弡仲簠劉原父謂弡即張字其銘亦有
諸友二字是當日亦隨吉甫出征故立爲正賓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宣王五年先命吉甫北伐繼命方叔南征荆蠻同時並出有功而歸因序其訓練鄉兵之功以美之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止韻芑其車三千千韻田師干之試試韻畝方叔率止率帥古通乘其四騏四騏翼翼騏韻其路車有奭李善蜀賦注引毛傳奭作赩簟茀魚服鉤膺鞗革革與勒通勒韻斾○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英英方叔率止約軝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茀斯皇近刻作芾有瑲葱珩瑲當作鶬或作鎗珩當作衡毛作珩誤○鴥彼飛隼隼顧音之水反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近刻鞠作鞫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或作鼘鼘振旅闐闐爾雅引同○蠢爾荆蠻文選注引作荆蠻近刻作蠻荆

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釋文焞一作啍韋元成傳引作推推虞韻作雒雒當音堆如霆如靁顯允方叔征伐獫允荆蠻來威近刻作蠻荆誤

薄言采芑芑爾雅訓白苗謂粱之白苗者于彼新田二句爾雅一歲曰菑田二歲曰新田方叔訓練六鄉之兵以采芑苗於新開之田比初選三軍於六鄉方叔涖止三句涖爾雅訓臨視止與之通周禮軍法凡戎車一乘配輜重車三乘天子六鄉出六軍每車配百人六軍共七萬五千人戎車七百五十乘輜重車二千三百五十乘合爲三千乘師謂二千五百人爲一隊干盾也之是也謂分其師旅之隊伍唯戈盾是試敎習之方叔率止三句謂方叔師之使習乘駕翼翼然合隊伍路車有奭謂元帥所乘路朱鞹赤茀奭然斾也簟茀魚服以簟漆赤爲車蔽以鯊皮爲箭服置鉤於馬胸鉤其樊纓以絛爲馬扣勒革爲勒之省讀勒方合韻○于此中鄉王城外百里爲六鄉得方百里者四東西分爲三中二鄉爲中軍左右各二鄉爲左右軍用三軍出征以三軍爲城守方叔爲中軍帥餘左右軍則中卿下卿帥之旂旐英英謂旗織皆齊整約軝錯衡軝即車轂衡即輈梁皆用革東之八鸞瑲瑲一馬兩鑾在鑣騁則瑲瑲然鳴服其命服三句黃白爲皇黃朱茀象五岳以白韋紕之其黃白二采謂之皇瑲當作鎗珩當作衡謂茀繫於大帶大帶

之衡用葱色綢爲之鎗然如青銅色指茀與帶相連之飾言毛訓爲玉佩非武將服飾誤○鴥彼飛隼三句以隼之擊鳥雀象先鋒奮擊之勇鉦人伐鼓四句鉦即丁寍丁寍之合音爲鉦鳴此金則收軍進兵則伐鼓皆一人掌之出治兵則陳其師入振旅則鞠其旅爾雅振旅闐闐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鞠訓窮出時士庶子在前入時父兄先行士庶子在後窮盡處謂之鞠○蠢爾荆蠻二句爾雅蠢訓不遜讐訓敵厲王十四年荆蠻侵洛西一帶同玁允並起入寇謂不遜之荆蠻膽敢與大邦爲敵據紀年厲王時是楚子熊嚴宣王時是熊霜嘽嘽焞焞嘽當讀同亶亶入聲轉虩震電

聲焞當讀同推推音近䃲雷聲故云如霆如靁征伐玁
允二句承上篇言謂方叔既北出伐玁允而荆蠻亦來
同畏威願入朝歸貢矣○詩緯謂午爲采芑推配前後
皆不合姑記于此

車攻八章章四句

宣王九年會諸侯於東都建榭以講武謂之宣榭因狩
於圃田作此爲行狩之樂章襄紀年

我車既攻後周襲此作石鼓文攻作工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龐音蓬駕言
徂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文選注引韓詩離騷注引魯詩並作
圃駕言行狩○之子于苗苗古音茅選徒囂囂囂與傚通近說謂選當作撰誤
建旐設旄薄狩于敖段氏謂作薄狩者四見作搏獸者誤○駕彼四牡四牡

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夬拾既佽近刻作決釋文作夬選注引作決拾
既次鄭注繕人職作抉弓矢既調按調當作輖音至與次韻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柴當作胔以此爲聲○四黃既駕兩驂不倚近刻作猗當音柯不失其馳馳當
作駝讀爲駝舍矢如破○蕭蕭馬鳴蕭讀修雙聲悠悠旆旌悠韻蕭亦可讀
搖雙聲徒御不警近刻作驚合爾雅妄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
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我車既攻二句攻爾雅訓善謂精緻也同謂齊足齊力
齊色駕言徂東謂由槐里往東都○東有甫草毛訓甫
爲大云大艾草以爲防當作圃自穆王里圃田之路共
設十虞令虞人掌藪澤兼爲獵較之所高奔戎捕虎於
葭中王命之爲柙畜之東虞是爲虎牢至春秋時諸侯

尙不敢有之近鄭中牟敖在成皐左傳稱敖鄗之閒是
宣王亦因之爲獵所駕言行狩天子所在稱狩不必冬
獵○之子于苗爾雅夏獵爲苗爲田除害之子謂王命
其有司選徒囂囂選訓算囂囂習號名之聲夜戰可以
聲相識薄狩于敖唐石經作搏獸王親往稱狩且建旐
設旄不專爲搏獸或到敖倉爲寓所赤芾金舄赤芾配
纁裳金舄配彤裳謂赤帶黃爲金會同有繹爾雅繹訓
陳謂會而來同河南一帶皆有陳奏而告以治道也○
夬拾既佽四句調柴二字不韻調當作輖如調飢說文
作輖飢輖卽輊字柴當作胔謂所積死禽謂既獵而反
則射而分禽用獵較禮夬抉決玦爲一字射者立於次

下爲佽弓取勁弓矢取殺矢用其重者謂之輊乃能貫
革多得獸射夫既同則助我舉胔歸射圃校力復尙武
射○四黃既駕四句是論逐禽法兩驂不倚倚可讀爲
阿雙聲猶阿衡作倚衡之比謂不偏阿詭遇不失其馳
馳當作駝與破韻○徒御不警爾雅作徒御不驚輦者
也輜重車方用人輓之此所取惟三十物故輦夫不須
驚動充君庖亦不取多毛改驚作警訓爲不警警也不
盈盈也與詩義相反誤○有聞無聲謂教訓已久不逐
奔不題禽將來出征有令聞無醜聲允矣君子二句謂
信矣君子展也敎之九年諸君子藝皆大成矣庶子班
稱君子軍

吉日四章章六句

成王蒐於岐陽在漆沮二水閒卽周之焦護藪也宣王既驅獫允出於太原乃復狩此教車戰數軍實因詩以記之

吉日維戊（戊音茂）既伯既禱（爾雅同說文作既禡既禂誤）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說文作噳噳）漆沮之從天子之所（所以戶爲聲）○瞻彼中原其祁孔有（鄭改祁作麎）儦儦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說文作伾伾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吉日維戊二句戊爲剛日田獵用之爾雅既伯既禱馬

祭也說文改伯作禡誤謂講車馬則祭非祭馬祖也伯卽中軍旗祭黃帝始教人戰平蚩尤世謂祭蚩尤非禱馬無失足多獲禽從其羣醜謂獸之羣類○吉日庚午二句庚爲陽幹午屬馬故取其日差擇之令整齊麀鹿麌麌爾雅麀牝爲麀麔牡爲麌與詩疊字不合說文作噳噳謂羣口相聚得之漆沮之從二句焦護藪在晉扶風郡池陽縣沮水東注鄭渠渠口上承涇水其渠口名瓠口後宇文周亦蒐於此作石鼓文倣上篇爲之次篇言漁於汧水汧水出扶風汧縣末篇言狩於吳岳卽職方嶽山韓退之謂石鼓爲周宣作然自唐至今泐壞如此之多上推至周宣應存字無幾知韓公說誤謂漆

沮是從本周天子前代獵所○其祁孔有祁本訓大鄭改祈作麎爾雅麋牝曰麎鄭初治魯詩爾雅邢疏引之與鄭同謂麋牝甚有與爾雅合有據詩說五歲爲慎釋之合慎麎爲一反與爾雅不合儦儦俟俟卽行人儦儦之儦毛謂趨則儦儦行則俟俟韓詩作駓駓騃騃薛氏章句趨曰駓行曰騃是毛襲薛君章句或羣或友毛謂三曰羣二曰友悉率左右二句謂左右驅之待天子射以燕樂之○以御賓客二句御本訓迎謂迎賓受聘享之後則請禮賓設脯醢酌醴禮賓其脯以獵肉爲之

鴻雁三章章六句

宣王中興修宮室築城保傕以鼛鼓作此歌以爲版築

之節

鴻雁于飛肅肅其羽（釋文肅本或作䎘）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野古音許）爰及矜人（一切經音義引作矜音憐）哀此鰥寡（寡古音顧）○鴻雁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嗸嗸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鴻雁于飛二句以羽聲肅肅然喻往役行路之苦之子于征二句之子指督役之士言征謂力役之征劬勞謂用力之勞爰及矜人爾雅矜訓苦一切經音義矜作矝從令音憐論衡引則哀憐而勿喜是矝憐古通之證謂爰及可憐人哀此力役者之鰥寡耳○之子于垣二句垣謂垣牆公羊謂五版爲堵五堵爲雉古築一版長六

尺高二尺積高五版得一丈爲堵積長五版得三丈爲雉雉一飛三丈則伏故以爲名大役百堵並作必以歌爲節用力始齊雖則劬勞二句爾雅劬勞訓病究訓謀訓窮窮者終也謂其終安宅○維彼愚人二句維彼愚人謂我歌而築爲宣其驕不知實哀鳴與鴻雁嗸嗸同○詩緯謂申爲鴻雁午申戌爲三調據此推之上吉日篇取庚午差馬爲午調此鴻雁篇取鴻雁秋來爲申調下庭燎篇取昏鼓自戌起更爲戌調似亦可通存之

庭燎三章章五句

宣王勤政作此爲晨戒發昫之樂章

夜如何其其可讀同矣 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止韻其 鸞聲將將○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晣古音制 君子至止鸞聲噦噦采菽篇作嘒嘒○夜如何其夜鄉晨近刻鄉作嚮 庭燎有煇煇以軍爲聲君子至止言觀其旂旂以斤爲聲

夜如何其書大誥古文作丕丕基今文作丕丕其王莽大誥作大大矣夜如何其猶云夜如何矣夜未央據小司馬法昏鼓四通爲入鼜夜半三通爲晨戒旦明五通爲發昫未央猶云未中君子至止二句據巾車職大祭祀巾車鳴鈴以應雞人鈴卽鸞也雞人呼一次巾車鳴鈴一次是誤認鳴鈴之聲爲君子至止之鸞聲○夜未艾爾雅艾訓歷謂夜漏歷之未盡庭燎晣晣晣以折爲聲如折獄作制獄之比讀同制與噦韻○夜鄉晨謂五通發昫時庭燎有煇煇古暈字童謡丙之晨與旂軍韻煇以軍爲聲讀作暈言觀其旂言爾雅謂閒也言當訓旋謂日將出旋觀其旂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朱子謂末章章首脫二句

宣王初年民間流傳有檿弧箕服實亡周國之謡宣王聞之使人捕鬻是器者因作是歌朱子定爲憂亂之作得之又名河水篇是沔彼流水古本作沔彼河水之證襲國語爲之

沔彼流水流當作河 朝宗于海鴥彼飛隼隼顧音之水反 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母音媚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

憂矣不可弭忘○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沔彼流水二句據國語秦伯賦鳩飛喩重耳被逐公子重耳賦河水喩本國無援之者鳩飛爲小宛篇名河水亦沔水篇名據次章沔彼流水其流湯湯下句有流上句應作河首章亦當作沔彼河水據明堂解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爲朝禮據覲禮異姓東面同姓西面爲宗禮必兩水並行方謂之朝宗黃河一出千乘海一出碣石海故云朝宗于海喩背叛者當歸順王朝鴥彼飛隼二句以隼之則飛則止喩童謡之或起或滅嗟我兄弟二句兄弟斥有內外兄弟之親者邦人斥國人諸友斥在

位左右諸臣莫肯念亂二句念爾雅訓慮謂莫肯慮亂
孫防之倘遭大亂豈不憂及父母○念彼不蹟四句爾
雅不遹不蹟也不遹節日月篇報我不述述遹古通韓
詩作不術不由徑術與不循舊蹟皆作不道解謂慮彼
不道之人借謠言則起則行心甚憂之不可弭止使忘
懷○民之訛言二句謂童謠雖訛言亦當懲警我友敬
矣二句謂我侍御臣宜謹矣讒言其將自此興矣不知
防之愈嚴而粥是器者已抱此妖孽奔褒矣事見國語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此篇見隱見無常在操用人之權者取其所長則得其
用朱子定爲陳善納誨之辭得之

鶴鳴于九皋（唐石經作于九皋段氏謂古書引十四見皆無于字）聲聞于野（野音許）魚
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它山之
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
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它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于九皋二句近說謂皋從夲聲夲音操讀同高皋
又作臯若作皐則與澤通王逸注騷引韓詩說九皋九
折之澤是皋澤古通謂九折極幽之處聲反聞于野爲
莫見乎隱之喻魚潛在淵二句謂所隱有深淺樂彼之
園三句檀木堅韌可爲車轂木名蘀亦木名廣雅檡棗
檡也士喪禮決用檡棘其文理堅可爲決亦堪小用喻
樂彼之邱園者其材有大小他山之石二句謂麤石亦
可爲礪○聲聞于天爲下可上達之喻其下維穀穀皮
可爲布爲紙亦適于用可以攻玉攻玉今用金剛石古
用礛諸見淮南說山訓

祈父三章章四句

據周禮凡世祿之子弟挑爲侍衛者大僕正掌之居則
守王宮出則守王閑非王親征不行王朝見羣臣大僕
正則在王前正面位稱正父兼掌王門及邦畿亦稱機
父機門限也與畿幾並通與圻祈亦通士庶子本不征
于司馬宣王時大僕正有領之從征者不合政體故呼
而告之

祈父（祈與圻通 父音甫）予王之爪牙（牙古讀同吾）胡轉予于恤靡所止

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底一作厎誤）○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母當讀作無）

祈父酒誥作圻父國語穆王時有祈招左傳作祈招逸
周書作機父又稱正父雒誥篤敘乃正父皆謂大僕正
毛訓司馬誤予王之爪牙謂在王左右作爪牙不當使
之離王遠出胡轉予于恤爾雅恤訓憂書維刑之恤今
文恤作謐是恤亦可讀謐音靡所止居爾雅止訓定○
予王之爪士士庶子宿衛者爲一命下士王巡狩諸侯
禮之加一等接以二命禮○亶不聰斥其佯爲不聞有
母之尸饔接二命士禮亦有牽牢饔餼爾雅尸訓陳母
當讀作無從王出狩諸侯必陳饔餼以接之若僕正出

征豈能得此有與或通之與是通或無是陳饔餼接之
者乎所謂轉於恤者指此○詩緯謂酉爲祈父按丑亥
酉爲三調或洒水用丑調鶴鳴用亥調祈父用酉調三
篇亦可入樂章

白駒四章章六句

宣王作此爲留賓與燕之樂歌凡來助祭之賓有公有
侯皆以客禮待之大戴亦列此爲雅歌非刺詩明甚

皎皎白駒(駒當依爾雅作翑)食我場苗(苗音茅)縶之維之以永今朝
所謂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
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賁奔古通)
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遯思(釋文遁又作遯)○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韓詩作穹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皎皎白駒二句爾雅後足皆白曰翑與此白駒相應古
接上賓有三饗三食三燕禮借駒食苗爲辭而挽留之
縶之維之二句與有客篇言受之縶以縶其馬同意於
焉逍遥謂暫留此作數日間也○食我場藿卽爾雅鹿
蘿凡豆葉皆名藿藿爲蘿之省於焉嘉客謂待以賓客
禮有祭事則致膰俎○賁然來思賁奔古通思語助辭
奔然來猶云惠然肯來毛讀同賁卦之賁誤爾公爾侯
二句如宋封上公爲上賓陳封侯備三恪亦在衆賓之
列皆與國咸休故云逸豫無盡期愼爾優游二句愼爾
雅訓誠谷永傳閔免遁樂五行志作閔勉遯樂謂誠得
爾在此優游黽勉爾遯樂於此再逗留數日也○在彼
空谷二句韓詩作穹谷爾雅穹訓大謂縶駒在彼大谷
中飼以生芻一束自謙供億甚薄其人如玉三句謂乘
駒之人比德於玉無吝爾教誨而有遠去我之心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凡聘使經過之國至其境束帛請導侯人必致館授委
積宣王初與兄弟之國有不講其禮者則歌此斥之言
將復命於本國自知其不直必然接應而政行於道路
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穀字下從木)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穀字下從禾)言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
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鄭改明作盟誤明音芒)言旋言歸復我
諸兄(兄古音方)○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
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黃鳥黃鳥三句示兒編據此謂黃鳥卽今黃雀七八月
間不應有倉庚近儒陳氏啟源謂黃鶯冬至始蟄秋日
鶯聲山間嘗聞之況季夏初秋粱黍自可成熟今北方
皆然按黃鶯爲遷移之鳥以比聘使無集無啄爾無字
是禁止辭斥行人無得住我館無得受我粢此邦之人
不我肯穀爾雅穀訓養謂此邦之人不我肯留餼也言
旋言歸二句謂不得越境只有復命於我邦之與爾同

族者是同姓之國所作非民閒歌謠可知○不可與明猶云鄭昭宋聾不可與明送往迎來之禮復我諸兄謂復告於我諸兄弟之國斥汝之不是○不可與處爾雅肯訓可不可猶云不肯謂不肯與之俟館以處之復我諸父謂復告於我伯叔父國別於下篇爲異姓昏姻之國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宣王初與昏姻之國有不講送迎委積之禮者則歌此以斥之

我行其野野音許下同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家古音姑○我行其野言采其蓫釋文蓫本又作蓄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俗刻爾作我誤成不以富論語引成作誠鄭箋謂宜家成事改作成誤顧氏謂宧字詩五見皆方二反亦祇以異唐石經祇字從衣

蔽芾其樗謂路旁樗樹蔽蓋小陰可以借蔭喻五十里有候館可借宿昏姻之故二句言爾雅訓我謂異姓皆昏姻之故國我因就爾借候館居之爾不我畜二句畜訓養上篇稱邦族同姓也此稱邦家異姓也如周禮同姓采稱都異姓采稱家之比謂將復命於我邦之與爾爲舊昏姻家者○言采其蓫釋文蓫本又作蓄爾雅無蓫一云蓫薚訓馬尾非菜也一云竹萹蓄韓詩竹作薄說文作萹苑即爾雅萹蓄爾雅又云萹苻止是竹一名萹一名蓄別三名郭注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旁可食陸璣謂羊蹏菜近之是蓫即蓄爲可食之菜與下章葍爲類言就爾宿據爾雅是一宿曰宿謂不過暫住一夕○言采其葍爾雅葍訓葍郭注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食陸璣謂一名爵弁爾雅又有莧訓雀弁未詳是否不思舊姻四句爾雅思訓念謂縱不念舊日有姻親有求於爾新知特識誠不以爾有國之富貴爾供億亦適以爾所行怪異爲隣國所訕笑耳

斯干九章一章七句四章章五句原作四章章七句一章七句一章五句二章章七句原作五章章五句

周宣八年宮室既成命太卜占之以考其成乃作是歌竹書紀年

爲之

秩秩斯干韓詩干作澗幽幽南山山與澗韻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鄭改猶作瘉未協○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爾雅作格格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釋文芋本或作吁鄭作幠○如跂斯翼如矢斯棘韓詩棘作朸如鳥斯革韓詩革作䩅一作勒誤如翬斯飛說文引作有翬誤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下莞上簟玉篇作上莞下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夢顧音莫隊反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羆古作㷩音彼維虺維蛇蛇音跎○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

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寢之地（地當作坨音跎）載衣之裼（韓詩裼作禘說文廣韻並作褅）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儀音俄雙聲）唯酒食是議（議才以我爲聲）無父母詒罹

秩秩斯干二句秩秩爾雅訓清斯訓此干韓詩作澗岸也與山韻謂槐里前臨渭澗秩秩然清幽幽蒼翠色謂正對終南太一幽幽然翠如竹苞矣二句爾雅如竹箭曰苞如松柏曰茂比子孫蕃衍兄及弟矣三句猶爾雅訓謀先生爲兄後生爲弟依其倫次用相好無得相謀僭奪鄭改作瘉未詳何本○似續妣祖爾雅作嗣續並訓繼似嗣古通築室百堵二句百堵百版牆並築由東房視戶爲西其戶由正室視戶爲南其戶爰居爰處二句

爰與曰通與聿亦通○約之閣閣謂約其堵版閣閣爾雅作格格訓舉謂約以繩陞舉其版閣閣然每層高二尺分數次投土其中椓之橐橐謂椓築之橐橐有聲風雨攸除三句芋爾雅作宇韓詩作盱爾雅並訓大作吁作幠並未協謂風雨所由除鳥鼠所由去君子所由大其宇取庇覆多人芋應依爾雅作宇○如跂斯翼三角形謂之跂卽跂彼織女之跂謂山牆如跂斯蓋瓦如翼下覆矣如矢斯棘棘爾雅訓急韓詩作朸謂桷如矢之梃直斯溜雨急矣如鳥斯革韓詩革作䩯謂如鳥羽之排比斯瓦如六翮之密矣如翬斯飛說文作有翬未協謂題首拽起如翬雉振其翼而飛則溜雨疾且遠出矣

君子所由此陞堂也○殖殖其庭古制庭三其堂之深階前有唐陛南北有橫道植三槐九棘殖殖然見其庭之深有覺其楹覺卽爾雅梏字訓直有覺德行一引覺作梏有梃直者其檐楹之壯也噲噲其正二句正謂官正爾雅訓長冥爾雅訓幼謂噲噲然會語於堂上者其官正年長者也噦噦然和聲應答者其官屬年幼者也君子攸寍寍爾雅訓安謂賴羣臣而安○下莞上簟莞謂莞蒲席爾雅莞訓苻蘺可爲席一云蒲訓鼠莞卽龍須草乃莞之最孰者爲席極佳簟謂桃枝竹作席重於莞席之上○大人謂太卜爲卜筮官之長維熊維羆四句熊羆象白虎宿生男之兆虺蛇象元武宿生女之兆

元武陰類屬女○載衣之裳裳爲衣之下體教以爲子爲臣之道載弄之璋爾雅弄訓翫牙璋謂兵符教以膂力於四方室家君王謂冠昏使成室家其弟封諸侯爲君其嫡長爲王○載寢之地地古作坨天地之地古讀同跎天問云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坨音跎田地之地孟子讀井田爲井地是讀田仄聲作地此當讀陀與瓦韻載衣之裼當依說文作褅韓詩說齊人謂小兒被爲禘禘卽褅省文載弄之瓦毛訓紡磚教以女所有事無非無儀二句儀古讀同俄與罹韻無父母詒罹爾雅罹訓憂

無羊四章章八句

宣王畜牧有成太卜占之作此爲考牧之歌（龔紀年爲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說文犉作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本或作𣪠）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濕本作濕或作漯音沓作溼者誤）○或降于阿或飲于池（當作沱音陀）或寢或訛（韓詩作譌）爾牧來思何蓑何笠（蓑卽蓑之省）或負其餱（餱音胡）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雄以左爲聲）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旣升○牧人乃夢（夢莫騰反）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誰謂爾無羊二句古於遠郊置牧田以隰皐長蒸之地爲之二牧而當一井納所畜牛羊以二十分之一代稅

牧人掌之三百爲一羣以三起算九十其犉爾雅牛七尺爲犉謂十牛中有九牛十牛皆肥壯者其角濈濈羊同母生者常聚角而息濈濈然爲羣其耳濕濕牛無病則吐而嚼其草其耳濕濕然搖動○或降于阿二句爾雅大陵曰阿池當作沱謂窪沱有水處或寢或訛牛飽則眠訛訓動或負其餱餱與糗通乾糧也三十維物謂各色皆三十純毛不雜可備祀牲○以薪以蒸二句謂兼採薪蒸及羅鳥雀矜矜兢兢爾雅矜訓憐撫兢兢訓戒謂撫摩戒愼保護之不騫不崩三句羊畏濕必作牢用版承之不騫齾不崩殰麾之以肱撫摩之則畢來盡升於牢○衆維魚矣二句上下兩句作對文衆或潨字之省謂夢見潨水與魚多水多魚此豐年之兆夢見旐與旟旐象元武屬丑丑爲牛旟象朱雀屬未未爲羊牛羊茁壯授牧田者獲其利室家溱溱然潤澤矣○以下應接魚藻等篇皆宣王時詩今忽插入幽王時詩十八篇篇次亂矣

長孫宣宗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六

吳川吳懋淸迴溪著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幽王元年錫大師尹氏皇父命使秉國政然獨任生姦爲小人所舞弄姻婭所侵漁至於天怒民怨尚不知止家父乃作此誦言於朝冀其改悔意欲王知之襲紀年

節彼南山說文節作卪維石巖巖釋文巖本或作嚴誤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惔韓詩作炎說文作㶴誤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猗當讀作阿雙聲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宏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憯本或作曾○尹氏大師維周之氐氐即爾雅柢字鄭改作桎韓之桎秉國之均漢書引均作鈞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說文毗作䏚卑民不迷卑即俾之省近刻作俾下同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日本本弗作不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鄭讀已作紀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膴仕○昊天不傭韓詩作庸降此鞠訩近刻鞠作鞫訩或作詾昊天不惠降此大戾戾音厲君子如屆卑民心闋闋以癸爲聲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卑民不寍憂心如酲誰秉國成不自爲政緇衣引改作正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近刻蹙作蹩○方茂爾惡惡去聲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醻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寍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爾心以畜萬邦邦以丰爲聲

節彼南山二句節從卪聲今讀同巀嶭之巀亦可讀同前律之前南山即終南山巖巖毛謂積石貌鄭箋謂爲人所尊嚴俗本因改巖作嚴誤赫赫爾雅訓迅謂奮迅而起赫赫然與山石同民具爾瞻謂庶民共見國既卒斬二句卒當讀作猝謂厲王因重斂爲國人所攻奔於彘國脈已猝然斬斷何用不以此爲監乎○有實其猗王氏謂猗阿二字古通加猗儺其枝即隰桑有阿其葉有難謂南山阿曲之處有草木充實之使平者以見師尹之不然天方薦瘥二句謂天屢降凶荒以病民喪亂太多民言無嘉二句謂民怨恨無好語曾莫知懲創嘆嗟耶憯與朁通爾雅訓曾○尹氏大師二句

文王時南宮仲其次子南宮括封於東周之偃師尹氏邑傳至宣王時有皇父以從王伐徐戎功封太師幽王元年授以政柄維周之氐氐即爾雅柢字訓本左傳云本見而草木節解氐宿名本又名天根本指根柢言鄭以車轄之軝釋之誤秉國之均四句均取平義猶土均運轉使四面各得其平維取繫義根本固則如繫於苞桑毗即爾雅肶字訓厚福祿肶之韓詩作肶是毗肶古通迷爾雅訓惑謂秉一國之平四方所維繫天子所厚賴使民知向方不至迷惑不弔昊天二句弔本訓淑如何不淑即如何不弔師爾雅訓人謂既不見善於天凶荒薦臻不宜重斂至空乏我人○弗躬弗親四句謂非

當身非親爲之一概委之人其行諸庶民者必不信而變易敎令非經詢問非曾入仕遂謂其材可用止可欺無識之人勿得罔有識之君子式夷式已四句爾雅式訓用夷訓平已鄭讀已同紀殆爾雅訓危瑣瑣訓小姻亞爾雅壻之黨爲姻兄弟兩壻相謂爲亞謂用平均用自己秉政則無爲小人所危小小姻亞之親則無得肥於仕矣○昊天不傭四句爾雅傭訓均鞫訩作鞠訩並訓溢盈惠訓順謂昊天不均降生此浮言競訟之人昊天不順降生此大暴戾之人君子如居四句爾雅居訓極與殛通卑爲俾之省訓使闋毛訓息爾雅違訓去謂君子如殛鞠訩大戾之人使民之怨心自息君子如用

平法自爲正則可惡可怒之小人當是去矣伸上式夷式已之說○不弔昊天四句謂不善於天亂未有止也用月斯起使民漸至不安憂心如酲四句緇衣引下三句上增五句並稱詩曰未詳所出不自爲政作正謂主其權也謂我憂如病酒然誰秉國之成憲不自爲官正竟委任小人卒至勞苦百姓耶政當作正矣○四牡項領項領謂項直其領不肯提首行戚戚靡所騁戚戚爾雅作蹙蹙訓惟逑鞫也謂團聚受窮而已意斥皇父欲遷向避寇不知我能往寇亦能來覺蹙蹙無所可奔也○方茂爾惡四句謂方盛爾怒時視爾矛欲執以逐之既而怒心平悅心起仍好待小人如相酬酢焉酬醻古

通○不懲其心二句謂不懲其前心反怨其正己過者○家父作誦四句路史謂家爲采父爲字與家伯同族訛爾雅訓化謂家父作此誦言於朝以究王朝鞫訩所由起用化爾心庶去苛刻之政以養萬邦乎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鄭桓公多父者宣王之母弟幽王之叔父也見王寵用褒姒問之太史伯盡得其能褫作妖之本末不禁痛哭流涕言之剴切如此可謂奮不顧身者矣

正月繁霜正音證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京京當讀作涼涼哀我小心癙憂以痒○父母生我胡俾我瘉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

愈當依爾雅作瘐瘐是以有侮侮當依務字讀矛聲○憂心惸惸惸與煢通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幷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爾雅夢作儚以薨爲聲既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夢古讀平聲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雄以肱爲聲○謂天蓋高不敢不局釋文局本又作跼局字不韻謂地蓋厚不敢不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說文作虺蜥○瞻彼阪田有菀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厲可讀作烈雙聲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左昭元年引作

滅○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顧氏云載韻懷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屢顧爾僕婁古屢字不輸爾載終踰絶險曾是不意意韻載○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樂讀爻去聲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中庸引作昭集韻引作灼雙聲憂心慘慘段氏訂本定作懆懆念國之爲虐○既有旨酒又有嘉肴洽比其鄰昏姻孔云釋文云又作員念我獨兮憂心慇慇爾雅作殷殷○佌佌彼有屋說文佌作囪蔌蔌方穀釋文本或作方有穀爾雅作速速民今之無祿天夭是椓蜀石經作天夭是椓哿以富人哀此惸獨王逸騷注引惸作煢

正月繁霜據紀年幽王四年夏六月隕霜紀年用夏正當謂四月隕霜爲正陽之月民之訛言二句訛訓動卽實亡周國之謠謠取搖動人心之義爾雅將訓大謂爲禍甚大念我獨兮二句京京爾雅訓憂當依孟子讀作涼涼獨行貌方合韻謂念我爲至親獨一人憂心涼涼然無與同者哀我小心二句爾雅癙痒皆訓病謂哀我小心細想竄伏憂深以國家弊病也○父母生我四句爾雅瘉亦訓病謂先王生我何爲使我病適逢此厄運耶好言自口二句據史伯云周法不昭而婦言是行用讒慝也謂說是好人自婦人口說是莠民亦自婦人口指褒姒言憂心愈愈二句爾雅作瘐瘐訓病謂我憂瘐瘐然者由內政不修是以西戎敢於有侮我者也○念我無祿爾雅念訓慮無祿訓死後多父卒殉難而死民之無辜四句謂民之無辜被累爲敵所執降爲臣僕哀

我人生於斯世者於何姓家從受祿耶皆嘆周必亡之辭瞻烏爰止二句太公曰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胥餘鄭注里落之壁謂愛其人則屋烏保存不愛則焚其屋而烏亦死鄭桓憂逃死無所謂瞻烏聿止將于誰之屋可以免死耶○瞻彼中林二句薪蒸不中用之材韓詩外傳引此言朝廷皆小人得之民今方殆二句爾雅殆訓危儚儚訓惛釋文儚一作懜孫音亡崩亡冰二反謂民今正危視天若懵懵然無知絶不照管既克有定四句謂既云敗運有數定靡得人力弗能挽回有主之上帝乃誰云憎而必降此腊毒以害之耶亦指龍漦事言○謂山蓋卑四句謂山爲卑不知能爲岡陵則非卑喻女掌男權見謠言宜懲警召彼故老四句故老謂識典故之老指太史言訊爾雅訓言猶問也占夢謂掌占三夢之官俱自謂予聖誰知日中跛烏雌耶雄耶喻王聽婦言是雌反爲雄○謂天蓋高六句謂俯仰宜敬慎此言甚有理哀今之人二句虺小蛟爲虺弗摧爲蛇將奈何蛇大蛟小時可取怒鬥則頃刻忽大矣蜴蜥蜴爾雅訓守宮卽今十二時蟲二者皆喻小人無常態胡爲聽其讒爲彼所惑○瞻彼阪田四句謂阪田中有菀然特生之木天之搖動我如不我勝必折拔之始止喻王室將傾非己一人所能支彼求我則四句仇仇爾雅訓傲傲與謷通與嚻音義亦通是嚻然

自得之貌緇衣云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句是以親失而教是以煩接引此四句謂彼求我爲法則如不我得得必盡聽之及執我之囂囂而談者亦不依我力行之徒喜任其所教者而已幽王八年亦用桓公代虢公翰爲司徒據此可見○今茲之正二句爾雅正訓長厲訓作謂今此之爲官正者胡然助之作惡矣燎之方揚四句謂周以火德王如燎之方揚豈有滅之不知赫赫宗周褒姒能滅之○終其永懷六句爾雅窘作郡訓仍褒姒欲王殺太子以成伯服申侯陝憂太子必不從命王必起兵伐申此滅周之大節目謂終其所長想如行路又仍窘於陰雨其車既載而行乃棄爾輔佐

之人而去則車覆瀉爾所載乃請伯叔助予亦無及矣○無棄爾輔六句承上章伸言之謂無棄爾輔佐人員於爾輪輻屢顧爾御僕不傾瀉爾載卒過極險阻曾是不以爲意乎後伐申之兵纔出而犬戎已入西周矣○魚在于沼四句以魚之難隱形比賢者逃死無地爲小人所虐害也○彼有旨酒六句旨姻孔云云與員通猶旋也斥從皇父遷向者於昏姻甚周旋置王朝於不問己獨擔其憂○佌佌彼有屋二句爾雅佌佌訓小蔌蔌作速速訓遬鞫謂佌佌之小人彼有屋在向速速之窮人亦隨遷向方有祿可食民今之無祿二句天夭謂褒姒爲天之妖孽謂民今之被斥逐無祿者爲天之夭蝕

所椓害蔡邕傳作速速方穀夭夭是加與此無涉哿矣富人二句謂可矣此有車馬之富人遷向者可哀憐者此惸獨之人鄭桓自謂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皇父見犬戎勢熾獻遷都之計其心非爲王爲己藏賄耳三事大夫皆爲所役聽其教令內有守職不去竟被毀屋逼之使遷者作此詩以斥之後此老卒殉戎難史亦失載其名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卯古字音茂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哀以衣爲聲○日月告凶劉向引作輷凶誤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

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爗爗震電不寧不令令顛音力霝反百川沸騰山冢崒崩崒本又作崪徐音子䘏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說文憯作朁○皇父卿士番維司徒人表番作皮家伯維宰人表作冢伯近刻作冢宰並誤仲允膳夫人表作中術聚子內史人表作㩻子蹶維趣馬楀維師氏人表楀作萬豔妻煽方處魯詩作閻妻說文引煽作傓○抑此皇父爾雅注引抑作意豈曰不時胡爲我作去聲不卽我謀謀音媒徹我牆屋田卒汙萊萊音釐曰予不戕王肅本戕作臧誤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憖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釋文黽本又作僶劉向引作密勿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囂音敖韓詩作嗸嗸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天古音身噂沓背憎噂說文作僔沓本又作噂職

競由人〇悠悠我里爾雅作儵儵我痗郭注引作攸攸我里鄭箋里居也亦孔之痗釋文痗本又作悔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韓詩作不穀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紀年幽王六年冬十月近刻改八月辛卯日有食之困學紀聞謂漢歷無幽王八月日食而唐歷有之大衍歷日蝕議云虞劆以歷推之在幽王六年酉月大衍歷議云幽王六年閏元歷定交分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九入食限加時在晝國初學者以授時推之是歲十月辛卯朔泛交十四日五千七百九分入食限按大衍謹遵紀年推此詩及允征日食頗得其實存之日有食之四句醜毛訓惡微爾雅訓隱卽隱蔓之隱謂

掩蝕也〇日月告凶爾雅凶訓咎四國無政二句謂皇父不自出政聽小人憎賦所以四國無從命歸貢者故云無政由所用非善人指虢石父爲卿士虢公翰爲司徒言〇爗爗震電二句指幽王三年冬大震電言百川沸騰四句指幽王二年涇渭洛竭岐山崩言因地震至竭至崩止岐山頂崩毛訓盡崩改崒作卒誤爾雅云冢崒者厜㕒也謂山頂嵯峨處崩裂卒當作崒方合爾雅〇皇父卿士皇父爲太師是三公又稱卿士者猶伊尹傳說紀年皆書卿士此是黨同褒姒第一人番維司徒此指虢公翰字番番卽黃髮皤皤之皤音波人表番作皮翰番皆白也爲司徒不照應聘使後立王子余臣爲

攜王亦卽此人家伯維宰此家伯爲家父之族人當是內宰黨比褒姒者內宰佐后猶太宰佐王俗本維宰作冢宰人表家伯作冢伯並誤仲允膳夫人表作中術卽仲術允或兌字之譌兌音遂行道兌矣兌術皆路徑之名膳夫領於內宰與褒姒爲黨者聚子內史人表聚作掫從手當從木此內史亦黨褒姒者當時太史伯字陽父爲正人蹶維趣馬宣王時蹶父爲大僕正此是蹶父之子若弟領趣馬職與褒姒爲黨者楀維師氏人表作萬與楀通皆古榘字此師氏是黨同伯服者當時爲宜臼傅者是正人豔妻煽方處豔謂有美色煽爾雅訓熾魯詩作閻謂有氣焰之妻說文煽作傓並與爾雅不符

謂幽王三年王嬖褒姒方居中用事〇抑此皇父二句抑魯詩作意卽噫字歎傷聲時是古通豈敢曰汝遷都之計不是乎胡爲我作四句謂胡爲爲我作室不就我謀之竟拆我牆屋移之向至我家子弟不得耕近郊之圭田盡爲污萊耶曰予不戕二句是皇父答辭曰予不戕毀汝家也以禮論汝應從王遷此〇皇父孔聖四句三有事卽三事大夫立政今文書謂之常伯常任辟人愚據周禮司士卽常伯太僕正卽常任太史卽辟人皆中下大夫常在王左右者毛謂三卿誤侯爾雅訓維謂皇父甚明聖獻作都于向之計擇三有事之大夫使督理作都誠維爲多藏貨賄耳不憖遺一老四句憖爾雅

訓肯謂不肯留一老成人使守護我王擇姻亞有車馬者以家往向致西周空虛無人防禦誰之過歟路史謂向邑有五作都之向當在沛國之西漢屬龍亢縣宋入穀孰縣縣西南五十里有龍亢城非河內之向說頗近之○黽勉從事二句黽僶一字音轉爲密勉勿古通謂我黽勉從事於王朝不敢告勞求假與三事大夫聽皇父之令莫肯夙夜在王側不同無罪無辜二句謂我本無罪無辜而讒口囂囂然說我不聽執政之令下民之孽四句沓卽諮字噂諮議論蠭起貌職爾雅訓主訓使謂下民遭孽匪降自天也噂沓煩言背後則相憎致使爭競者由讒人使之然○悠悠我里二句悠悠爾雅作

儵儵訓懼禍毒也謂屋被撤毀懼其禍毒最合里當依爾雅訓居下有痗字此不必改作瘽謂拆毀我居儵儵然篤遠亦甚之病矣痗與里韻四方有羨羨有餘財也天命不徹二句爾雅不徹不道也徹取通達之義與道取八達九達爲名同謂天命之使困塞不通我不敢傚我友之逃遁自逸別尋生路唯有死於王事而已後犬戎入西周耆壽俊無有存者此老亦在殉難中矣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爲昊之譌穆天子傳祭公歌昊天之詩郭注卽昊天有成命篇古文雨作㕕與昊相類昊摛篇首昊字

無正謂正大夫離居毛序從篇名起義誤

幽王暬御之臣常在王左右者斥三事大夫從皇父命遷居於向之非因作此詩以斥之

浩浩昊天天音身不駿其德降喪饑饉饉天韻斬伐四國昊天疾威釋文昊本或作昊唐石經作昊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韓詩作薰胥以痛蔡邕傳作勳胥誤○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戾音厲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左昭十六年引勩作肄古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夜顧音豫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臧當讀作藏覆出爲惡○如何昊天辟言不信信可讀伸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天古讀同身○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暬御憯憯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誶近訊誶作訊聽言則答新序引韓詩答作對漢書引同與誶韻誶言則退○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友音以○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家音姑鼠思泣血鼠當讀同竄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浩浩昊天四句爾雅駿訓大訓長謂大大之昊天不長布其德降喪亂及饑荒斬伐乎四方各國昊天疾威二句謂大天疾怒降以威可弗慮弗謀挽回天意乎舍彼有罪四句舍王氏引之訓除爾雅訓廢謂廢除彼有罪者既伏其辜以札喪死矣若此無罪亦被旱氣薰蒸相與痛病而死韓詩淪作薰可通毛作淪爾雅淪訓率鋪與敷通謂率相與敷此旱烖亦通○宗周既滅二句朱子據此疑爲東周時詩誤宗周指鎬京言周穆王時一

遷南鄭懿王再遷槐里厲王三奔彘爲西戎所侵宣王
收復仍不都鎬京非旣滅而何今又欲遷向倉猝建造
爲無所止定之時正大夫離居四句謂官正之四命大
夫皆離去所居職莫有知我勞者因三事大夫聽皇父
之令並出營向莫肯夙夜在堂直事者邦君諸侯四句
藏當讀作藏古通謂大小都之邦君諸侯莫肯朝夕覲
王者止鄭桓一人庶幾曰用向藏身乎不知反出作惡
○如何昊天四句辟言謂法言昊天意指幽王言如何
昊天凡守成法之言則不信唯聽遷向之計如彼計行
去則靡所至矣蓋遷都非易事我能往寇亦能來也凡
百君子四句謂凡我同寮當敬謹爾身何不當相畏者

謂遷向可免人禍獨不畏天威之無可逃乎○戎成不
退二句指幽王六年命伯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西
戎滅蓋言蓋邑在槐里之西北謂西戎之釁已成日逼
日近不能使退饑饉已成無軍餉不能遂出兵禦之曾
我暬御二句暬御在王左右侍御之臣作者自斥也憯
憯與爾雅慘慘通會我爲侍御臣憯憯然憂勞日瘁瘁
憂勞病也凡百君子四句謂百官莫肯用法言正諫者
韓詩說誶訓諫答對義通作對方合韻聽我言則對譖
我言則退奈何附和以遷向之計爲得乎○哀哉不能
言六句自歎不能言舌出而禍隨之可矣能言者善於
諷諫亦不觸罪後叔向亦引此美師曠善言信而有徵

不觸怒乎公○維曰于仕六句王氏引之據爾雅使訓
從維與惟通謀也謀曰往事在今日甚急且危矣云此
計不可從得罪于天子亦云可從寮友奉行之必受人
怨累及朋友矣○謂爾遷于王都六句謂爾當遷還王
都則曰予未有室家可居伏思至泣血無言不爲人所
疾昔爾出居于向誰從作爾室乎是遷向由爾不還都
亦由爾不得盡委過于人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大雅有旻天疾威起句與此同）（因加小字別此在小雅）

周太史伯字陽父博於典故會曰今王棄高明昭融（謂不用有智識之人）而好讒慝暗昧惡角犀豐盈（謂豪傑貴相）而近頑童

窮固去和而取同同則不繼以他平他謂之和故先王
以土與金木水火雜以成百物是以和五味以適口剛
四支以衛體和六律以聰耳正七體以役心平八索以
成人（八索即八卦）建九紀以立純德（九紀即九臟）周訓而能用之
和之至也遷都之占或槩子爲內史者附和之太史伯
不勝憤激作此以斥之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猶猷古通遹韓詩作鴥誤）何日斯沮（沮音阻）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潝潝訿訿（爾雅作翕翕荀子作噏翕呰呰劉向作歙歙）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
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我龜既厭不我
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韓詩集作就與咎韻入聲轉集）發言盈庭誰敢

執其咎如匪行邁謀（匪本或作彼）是用不得于道○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國雖靡止或聖或否（否音鄙）民雖靡膴（韓詩膴作腜鄭改作模王肅改作幠並誤）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近刻作流泉誤）無淪胥以敗○不敢暴虎不敢馮河（說文馮作淜誤）人知其一莫知其佗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旻天疾威二句爾雅天訓君旻天謂當憐人之君反疾怒而張其威布于下土矣謀猶回遹六句回古違字遹與述通述與術亦通猶道也邛毛訓病謂謀猷違背乎道何日乃止謀善者不從不善者反用我觀滿朝羣動亦甚之病矣○潝潝訿訿二句爾雅翕翕訿訿訓莫供職謂潝潝同聲訿訿小見皆爲一已藏財避難計亦甚是可哀無爲王朝供職者○我龜既厭二句當時必有附和卜國遷之占甚吉者史伯謂天既厭棄周德龜亦厭之不我告謀矣謀夫孔多四句謂謀人多私心正人又不肯任患如匪行邁謀二句謂如不與過來人問路焉能得路徑乎斥謀夫皆不知典故之人○如彼築室于道謀二句謂如築室與過路人謀此云當向東彼云當向南不待成而始毀○國雖靡止七句引洪範爲說爾雅淪訓率謂國都雖靡定止有聖有不聖當與聖者謀之民雖靡肥膴無學問充足者未嘗無肅艾哲謀各有一長可參用之奈何如彼泉之流得無率相與敗壞不克挽救耶○不敢暴虎二句爾雅暴虎訓徒搏馮河訓徒涉喻自恃其能必遭傷溺人知其一二句人知向可避難不知西周失守向亦焚燬也

小宛六章章六句（大雅有菀彼桑柔菀宛同字因加小字別此在小雅）

幽王嬖褒姒愛伯服而黜宜臼誠失父道然宜臼於王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爲臣子者能止於敬乃能止於孝君綱又重於父綱也宜臼悻悻然有不平之色其傅寢之審矣因托爲文王被囚念及王季亦困於塞庫而死仍甘心受囚友其二褫絕無怨辭方合爲臣子之分此篇非太子之傅不能作今特詳之春秋時名鳩飛篇襲祭義衍之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韓詩作厲天天音身）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富韻音方二反）各敬爾儀天命不又（又當讀作侑音以）○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舊刻作螟爾雅同）蜾蠃負之（爾雅作果說文作蠣負蠃氏音房以）反教誨爾子式穀似之○題彼脊令（題即睍字爾雅作鶺鴒）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塡寡（韓詩塡作疹寡顧音古）宜岸宜獄（韓詩岸作犴）握粟出卜自何能穀○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宛彼鳴鳩二句宛爲菀之省鳴鳩即左傳祝鳩氏爲司徒孝鳥也以其聲象扶不故知其孝謂菀然蔭翳彼中

有鳴鳩羽長則高飛至天喻父母養之始成材我心憂傷四句祭義引明發不寐二句以爲文王之詩（按託爲文王所作）解之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其文王與祭之明日明發不寐饗而致之又從而思之此春秋時舊說謂我今被囚心憂傷矣念昔先人王季困於塞庫而死至天明發昫時猶不寐有懷父母父母不敢怨我敢怨王乎○人之齊聖六句謂人之齊疾聖明者飲酒自能溫和自勝彼紂昏然不知純于酔而量日廣所以誤信讒言我與弟二號各敬爾事上之儀倘天命不宥其罪被囚至死亦安之而已喻宜臼當敬遵君命不以被黜爲怨方合臣子之分○中原有菽二

句謂庶民家以菽水承懽爲孝螟蛉有子四句爾雅螟蛉訓桑蟲果蠃訓蒲盧法言謂蜾蠃祝曰類我類我七日則似之矣謂果蠃負桑蟲教誨之用善相似況親生之子可不聽教誨效父之事上乎○題彼脊令六句題即睼字視也脊令友愛之鳥患難相救謂視彼脊令則飛則鳴相依不舍今我年老既去日苦多爾二弟亦來日苦少當夙興夜寐方無忝爾所生爾雅忝訓辱○交交桑扈二句喻人同氣之多哀我塡寡四句塡爾雅訓久韓詩說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古卜必握粟以往卜者鼓篋播精以禱神謂哀我久寡止得二弟今我被囚分所當得握粟出求卜自何能望生乎爾雅穀訓生

比韓退之拘幽操殆過之無不及也○溫溫恭人六句爾雅溫溫訓柔惴惴訓懼戰戰訓動兢兢訓戒大意以敬於事上盡忠乃所以盡孝宜臼讀此以爲何如思據祭義知託爲文王拘幽操與編次脗合

小弁八章章八句（上有頍弁篇因別此爲小弁杜欽傳作小卞卞弁古通）

論爲子之義小杖受大杖走宜臼之奔似未爲過然以臣職論文王以讒被囚將越獄而逃可乎宜臼既奔其傅不得不代爲迴護冀王或聽之尙可保全不知王怒未息復索於申申意黨同結繒與犬戎將與王抗王乃盟於太室約諸侯共擯之而大亂即起謂停人骨肉最是難事序謂太子之傅作當有所受之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爾雅作媞媞訓安說文作翍翍或作翄翄）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踧踧周道（爾雅作儵儵）鞫爲茂草（近刻鞫作鞠矣）我心憂傷惄焉如擣（釋文作擣韓詩作疛即擣之省）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釋文疢又作疹）○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唐石經作離俗刻作麗）天之生我我辰安在○菀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矣不遑假寐○鹿斯之奔（斯當音嘶）維足伎伎雉之朝雊尙求其雌譬彼壞木（爾雅韓詩說文並作瘣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寍莫之知○相彼投兔尙或先之（先雙聲讀筍）行有死人尙或墐之（說文引作殣）君子秉心惟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君子信

讒如或醻之(醻古通酬)君子不惠(惠古通慧)不舒究之(舒古讀作徐)伐木掎矣(掎轉音阿雙聲)析薪扡矣(扡當作拕或作移)舍彼有罪予之佗矣(予卽與字)○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此詩首四章作太子訴其傅之辭次三章作其傅哭而送之之辭末一章上四句作太子囑使勿泄下四句作承申后旨不妨泄非宜臼自作明矣弁彼鸒斯二句弁卽拚飛維鳥之拚省作弁爾雅鸒斯訓鵯鶋色純黑能反哺孝鳥也提提爾雅作媞媞訓安與好人提提同謂拚飛者彼鸒斯歸飛而哺其母媞媞然安樂民莫不穀六句穀爾雅訓善訓養謂民莫不得養父母我獨爲所

逐旋奈之何○踧踧周道四句踧踧毛謂平易爾雅作儵儵訓罹禍毒周道猶云偏路幽王增賦偏罹其毒多不朝貢所以茀爲茂草惄爾雅訓憂擣謂憂極則怔忡跳動如擣然此是致亂大節目疢如疾首疢頭運也如而古通○維桑與梓八句謂桑梓尙敬誰肯遠去無如無可瞻依何○菀彼柳斯八句爾雅嘒嘒罹禍毒也屆訓極謂鳴蜩借柳蔭萑葦賴泉潤而已如舟逐水流未知飄泊所極以上爲宜臼訴辭○鹿斯之奔二句斯當讀作斷所謂鹿死不擇音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亂斷亂跑足伎伎然喻宜臼訴畢卽逃縱有怨言亦不爲過雉之朝雊二句謂雉尙呼其雌今黜汝母豈不傷心譬彼壞木四句爾雅作瘣木訓苻婁謂譬彼破蠹之木受病而枝自凋落由褎姒使然宜莫之知耶○相彼投兔二句謂兔被犬逐則投人望救尙有聽其先去者爲已送行出脫行有死人六句謂道殣尙有埋之者君子執心思其忍之耶我所以哭而送之爾雅惟訓思○君子信讒二句如而古通或有亦通謂王信讒言而有酬報之自然黜汝母因之逐汝矣君子不惠二句惠慧古通舒徐古通謂王偶然不慧爲讒言所惑不徐窮究所由起伐木掎矣二句謂伐木掎斜斫之析薪隨其理順破之喻爲讒惑者當依理辯析之舍彼有罪二句舍爾雅訓赦予與與通謂赦彼讒人之罪與之他子毋兩人○莫

高匪山四句託爲宜臼囑辭由爾雅作繇訓於古通謂人心之姦險更高於山深於泉無易於言恐有耳貼於牆聽之者必更得罪無逝我梁四句託爲承申后旨謂無得往我梁取我笱占我中宮之位然我躬尙不容旣拾鬼薪暇憂我後嗣乎隱見不妨泄冀王或聞而悔之

巧言六章章八句(起句悠悠昊天與上浩浩昊天同因擇第五章巧言二字題篇)

幽王時執政柄者爲太師皇父次則夏陽西虢公名鼓字石父爲讒諂巧從之人王立之爲卿士勸之遷都者此人勸之盟太室以擯犬戎伐申以取宜臼者當亦此人將激成大變識者憂之乃作此以斥之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且音蒩)無罪無辜亂如此幠(幠近刻作憮誤)昊

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大幠幠與憮通訓敖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一切經音義引僭作譖韓詩涵作減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沮與阻通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婁盟婁爲屢之省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匪其止共共韓詩外傳作恭維王之卭○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說文作戴戴聖人莫之莫一作摸韓詩作謨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毚兔遇犬獲之鄭改遇作愚誤○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蛇當與訑通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爾雅郭注引麋作湄無拳無勇職爲亂階既微且尰尰一作尰韓詩作瘇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悠悠昊天二句爾雅悠悠訓思天訓君且音近歟謂悠悠然思乎大天卽大君也事君豈不曰如事父母歟無罪無辜六句爾雅幠訓大訓敖予卽與字謂無罪無辜而君以爲罪亂如此大矣君已威遁之與其事者慎無贊成其罪君太幠嫚之與其事者慎無助成其辜方合道理○亂之初生四句僭卽僭差字一切經音義改作譖非謂亂之初生由僭差起既涵容之亂之又生由君子信讒遂大亂不止君子如怒四句謂君子如怒其僭差者亂庶幾速沮君子如福其被冤者亂庶幾速已以嬖妾陵后是僭差讒而奪中宮之位是作禍拔起而復其位號是錫福爾雅祉訓福○君子屢盟二句幽王十年王及諸侯盟于太室擯犬戎也左昭四年傳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謂幽王屢盟欲要結諸侯共擯犬戎不知激變亂因是用長君子信盜六句餤爾雅訓進盜斥皇父所用之姻亞皆竊王財賄者謂王信用盜亂因是用暴盜言甚甘亂因是用進非因其容止恭謹善於獻諛維爲王之病害乎○奕奕寢廟四句奕爾雅訓大秩秩訓智謂大大寢廟經君子作之不應遷議遷都秩秩大猷經聖人謀之爾雅莫作嗼訓定嗼卽謨之省他人有心四句躍躍爾雅訓迅謂他人有狡詐之心者應與忖度之不可過信猶躍躍之狡兔作爲三窟遇犬能獲之喻盜人雖姦未必無知之者○荏染柔木八句不

中用之才如荏染弱木反封殖之道聽塗說之言反記憶之訑訑然自誇大言出自己口巧言如鼓簧與秉政者附和適見其顏厚而已○彼何人斯八句齊桓時有拳勇科挑能用五兵者爲車右爾雅骭瘍爲微腫足爲尰周禮戰功曰多謂彼何人斯在西河之湄並無拳勇偏勸王伐申主爲激亂之階既彼微且尰骭臂生瘍而痳隱於耳無技勇而欲儌倖戰功爾西虢居守之徒兵亦幾何人斥西虢公不自量勸王伐申也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暴公食采在東周暴邑蘇公食采在河內溫邑世本謂暴新公蘇成公淮南精神訓注作暴桓公蘇信公未詳孰是　暴公爲卿士而

譖蘇公蘇公作是詩以絶之但所譖何事今不可考矣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
之云○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我始者不
如今云不我可○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
身不媿于人不畏于天天古音身○彼何人斯其爲飄風風以凡爲
聲讀作圭胡不自北胡不自南南古讀同任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舍當讀作舒爾之亟行遑脂爾車壹者之
來云何其盱○爾還而入我心易也易韓詩作施還而不入否
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也○伯氏吹壎爾雅壎作塤仲氏吹
篪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爲鬼爲蜮
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其心孔艱艱險阻也伊誰云從二句謂伊誰云遂從而
信之維暴是云耳○二人從行二句謂一讒者一信者
二人相隨行其實誰爲此禍乎不入唁我三句謂因其
不入弔知禍由彼作因始必入見今不入見知云不以
我爲可必由汝矣○胡逝我陳爾雅堂塗謂之陳謂堂
塗陳鼎處在碑之左右不媿于人不畏于天與雨無正
篇語氣同○亦不遑舍爾雅舍訓稅當讀舒音如左傳
齊人弒其君荼公羊作舍洪範今文厥咎荼一作厥咎
舒舒與車韻壹者之來二句謂始終純壹者是來云何
其盱之○爾還而入二句易韓詩作施爾雅施作弛訓
易易訓移謂我心自移易不疑爾矣否難知也謂否則

難知其心壹者之來二句祇爾雅訓敬謂誠壹者是來
使我敬重爾矣○伯氏吹壎二句世本暴新公作壎蘇
成公作篪譙周駁之曰古有壎篪尚矣記者以爲二公
作誤及爾如貫四句如而古通爾雅貫訓習諒訓信謂
及爾而習慣信不我知出此豕犬雞三物以詛爾于斯
三物據左傳詛射潁考叔者爲說○爲鬼爲蜮蜮毛訓
短狐卽射工含沙中人則發瘡有靦面目爾雅靦訓姡
視示古通謂以厚顏示人不知有無窮之醜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
句寺人作此因以巷伯題篇

申后之被黜也其初由於褒姒之專寵宮中有附炙手

之勢特作證佐誣申后以罪至貶爲鬼薪褒姒乃得奪
其位孟子爲宮伯目擊其事心抱不平作而作詩令內
外百官皆知之所謂惡惡如巷伯在投畀豺虎一章見
之若爲已被刑而作則未見其好惡之必正矣襲緇衣篇爲之
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哆兮侈兮爾雅
哆作誃哆爲誃之省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謀古音徵○緝緝翩
翩說文引作咠咠幡幡幡字誤謀欲譖人愼爾言也謂爾不信○捷捷
幡幡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驕人好好好好爾雅作旭
旭勞人草草草草爾雅作慅慅蒼天蒼天天古音身視彼驕人矜此勞
人矜當依石經作矜音憐○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豺
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楊園之道

猗于畝邱邱顧音欹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古本作作而作詩極協凡百君
子敬而聽之
萋兮斐兮二句萋斐組織之貌貝錦禹貢有織貝謂織
成貝文有織文謂用白絲織成錦文彼譖人者二句謂
附褒姒之氣燄遂浸潤致申后母子貶逐所得幾何豈
不太甚○哆兮侈兮二句哆爾雅作誃訓離侈訓庶謂
以譖離間人且極多端如箕星之張其舌然誰適與謀
適爾雅訓往意指褒姒謂褒姒往與謀耶抑爾自出主
意附和褒姒耶○緝緝翩翩四句緝緝接續貌翩翩扇
動貌謂開口止欲譖人倘言有破綻人將謂爾不可信
○捷捷幡幡四句捷捷便給貌幡幡反覆貌謂恃爾利

口一時暫為所惑將來覺悟必遷怒於爾○驕人好好
二句驕人指褒姒言爾雅作憍恣肆也好好爾雅作旭
旭象日出有氣燄然說文云旭旭讀若好戴東原謂旭
與好古音並許九反勞人指申后言草草爾雅作慅慅
訓勞謂貶拾鬼薪取蠶室之枯桑以供祭祀降為罪奴
豈不勞苦矜石經作矜音憐天眼恢恢豈不見此憍人
憐此勞人○投畀豺虎五句爾雅畀訓與豺狗足謂豺
虎亦不食其肉北方不毛之地亦不許其居天生此害
人投歸諸天殺之而已後犬戎虜褒姒此譖申后者定
遭屠戮矣○楊園之道二句古葬所稱園見曾子問庶
人墓樹以楊柳見禮緯畝邱爾雅如畝畝邱如陵陵邱

如是古通謂邱上經開田畝稱畝邱有王公陵稱陵邱
謂人終歸於死死久則古墓犂為田所以楊園之葬道
經人開壟則曲出於畝邱之上貴賤同盡無知其好醜
者寺人孟子四句古本作作而作詩謂我寺人字孟子
憤憤不平作而作詩凡百官當敬聽之定能判其曲直
矣

谷風三章章六句

幽王時同官為寮有偶因小釁棄其同患難之情而遽
加陵暴者作此詩以斥之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
棄予○習習谷風維風及穨爾雅穨作頹將恐將懼寘予于懷

將安將樂棄予如遺○習習谷風維山崔嵬釋文嵬本或作峞無
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讀入聲與德韻
習習谷風二句爾雅東風謂之谷風習習和風是光風
轉蕙時風而兼雨是陰雨漂搖時當作雨境樊光本爾
雅將訓且謂且恐且懼可通存之○維風及穨爾雅焚
輪謂之穨焚輪猶云囷輪莊子名羊角風俗云鬼風能
中人肌胳令口眼歪斜棄予如遺謂如遺跡○維山崔
嵬毛訓崔嵬為山巔與風何涉莊子云而獨不聞之翏
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畏佳謂畏屈摧折
崔為摧之省嵬當作峞與詭義通所以無草不死無木
不萎由風暴烈使然忘我大德二句怨菀一聲之轉當

讀怨作菀與德韻

蓼莪八章章四句原末二章作章八句

此王朝士庶子奔走王事不得歸家終養父母乃作是詩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缾之罄矣說文缶部引缾作缻穴部引罄作窒惟罍之恥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大戴引上句亦有矣字久顧音几○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恤音謐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鞠本或作鞫矣拊我畜我生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段云毛訓厚本是複字鄭改作腹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害當讀同曷○南山律律

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蓼蓼者莪二句爾雅莪一名蘿陸璣謂莪蒿可生食又可蒸味香美一蒿名菣說文作莖一蔚名牡菣是蒿爲臭蒿蔚爲蒿之無子者名牡蒿皆蒿類以不可食者比有子不能養父母以無子者比有子如無子○缾之罄矣四句大戴用兵篇引詩曰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矣不如死之久矣謂人子委贄事君本爲得祿養親無以養親不如其死此謂小缾竭則大罍恥君不給厚祿使得養父母亦君之恥也○出則銜恤二句謂出使於外則銜憂入而在朝則不得至家歸省○母兮鞠我爾雅鞠訓窮是鞫獄之鞫從言鞫訓生是鞠養之鞠從米段氏謂詩當作鞫未必然拊我畜我二句拊以手畜以飲食長育以教誨○顧我復我二句謂朝廷照顧我復選我入士庶子班將來許襲職出入腹我爾雅腹訓厚毛依之謂一出一入皆倚我爲腹心欲報之德二句之是古通謂食祖父之舊德欲報之與天無盡○南山烈烈二句烈烈應訓炎熱氣兼喻樹欲靜而風不寍子欲養而親不在意民莫不穀二句穀訓養害卽曷字爾雅曷訓遏謂民莫不養親我獨何被遏止不得歸養乎○飄風弗弗飄卽飄之省弗卽拂之省我獨不卒爾雅卒訓終謂不得在家終其養

大東七章章八句

幽王增賦諸侯貢重七年以前用番爲司徒主應接聘使一切視館授粲之禮悉皆廢鈌譚公子攝卿來聘其介大夫作此以告病凡幣帛飲食酒漿之費皆託諸天文以爲言

有饛簋飧有捄棘匕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言顧之潸然出涕○小東大東杼柚其空釋文柚本又作軸御覽兩引並作軸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釋文本或作窕窕韓詩作嬥嬥王逸騷注作苕苕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來音釐使我心疚疚音几○有洌氿泉說文氿作厬無浸穫薪鄭改穫作檴從木矣契契寤歎王逸騷注引作挈挈哀我癉人近刻作憚人下同薪是穫薪尚可載也載讀入聲音則哀我癉人亦可息也○東人之子職勞不來來讀釐去聲西人之子粲

粲粲衣服（韓詩作采采）舟人之子（鄭改舟作周誤）熊羆是裘（鄭改裘作求求顧音其）私人之子百僚是試○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佩璲（釋文鞙或作琄爾雅作琄琄）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說文跂作歧誤）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彼牽牛（舊本睆作晥從目）不以服箱（選注引作不可以服箱）東有啟明（明古音芒爾雅啟作启）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有饛簋飧諸侯使卿大夫歸貢王朝接以饔飧禮堂上饌有兩敦兩簠六簋饛飯盈簋貌有捄棘匕匕為朼之省用棘木作朼取三牲體列之俎以餽客朼形句曲捄象其枓形周道如砥周徧也武王命周公建東都為納貢之所取四方道里均如砥之平其直如矢謂道路有委積接應直達東都如矢然君子所履二句謂為卿者所履卿行旅從之小人所視譚大夫隨譚公子為介平日皆親見之睠言顧之二句謂今日道路中所見與舊日不同所以出涕○小東大東二句機梭為杼機衡為軸柚是樆柚字謂幽王貢重小東國大東國束帛已盡爾雅空訓盡糾糾葛屨二句言入貢者之窮佻佻公子二句佻佻爾雅訓愈遐急也謂遠來入貢者愈切急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後為齊桓所滅謂譚公子攝上卿來聘道遠彌苦既往既來二句爾雅來訓勤疚訓病

譚大夫見公子勤勞如此謂大夫為上介心痛之作此告病○有洌氿泉爾雅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洌當從水旁訓清毛訓寒改從仌旁誤無浸穫薪據爾雅穫訓落穫即樗木之臭者落之止可為薪郭謂可為杯器素誤鄭改穫作檴妄禾稱穫薪稱束不當作穫謂仄出之泉無得浸我穫薪契契寤歎二句爾雅契契訓愈遐急王逸引魯詩作挈挈用力提挈之貌殫爾雅訓勞謂殫盡氣力之勞哀爾雅訓憐薪是穫薪四句謂薪是穫薪尚可載行憐我勞人當有館安息之是當時無薪三十車禾三十車并不授館可知○東人之子二句謂東周人之子弟授士庶子職者主勞來賓客竟然不來來音賚爾雅訓勤西人之子二句謂西周之士庶子其衣裘皆王朝給之故粲粲然舟人之子二句舟人毛訓舟楫人不可通鄭改舟作周二字雖古通亦未協熊羆皮不可作裘其皮但可供皮侯幎褥鄭改裘作求妄舟國名古罡有舟姜敦齊地有舟道（見左哀二十一年）國語史伯云舟人則周滅之是當時貢熊羆皮被滅也當依鄭作求私人之子二句百僚謂為四命大夫公卿之私屬亦得試用大夫國語云不建立卿士而天倖是試是天倖試卿士其私人亦試大夫○或以其酒四句天文志參宿旁有酒旗星有外廚星主賓客飲燕爾雅琄琄刺素食也鞙與琄通左傳云佩玉蘂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

兮余與禍之父睨之謂酒旗星累累如佩玉徒睨望無
可得飲正釋此詩之義謂或以其有酒星名不以其能
供酒漿乎十餘星埍埍如佩璲豈不以其長乎不知酒
乃不可飲之酒有名無實維天有漢二句周禮賓客王
供氷鑑當時牲牢且不備焉有氷鑑但見天漢照曜如
氷鑑之光而已跂彼織女二句跂三角貌襄爾雅訓駕
如駕馬然謂自卯至酉一日歷行七次○雖則七襄二
句雖歷七次有織女之名卻不見成帛爲報答聘使之
章睆彼牽牛二句爾雅何鼓謂之牽牛凡掕聘使三牢
應配三十車禾三十車米但有牽牛之名無車載送賓
館者東有啟明二句爾雅明星謂之启明賓至司徒使

人朝夕監視賓館夜聚欜巡守今但見朝有啟明視館
夜有長庚守夜而已○維南有箕八句簸糠用箕挹酒
用斗徒有其名然南有箕星則翕其舌欲食人且讒言
貢物不美北有斗星其柄在西幷挹取東國人之脂膏
此詩作後幽王八年乃命鄭桓公継爲司徒

四月八章章四句

幽王十年秋九月桃李實秋令反得夏氣草木蘊菀而
死王師伐申有士庶子深知申之不宜伐伐則禍必歸
之特作此歌以告其哀內四句與蓼莪同或即作蓼莪
者所作春秋之末凡世家子弟領軍稱君子軍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人與仁古通胡寧忍予予音與○
秋日淒淒當依爾雅作悽悽百卉具腓韓詩作俱腓文選注引毛詩作具痱亂離瘼
矣韓詩瘼作莫誤爰其適歸左傳引作奚王肅家語引作奚朱子依王肅改本誤○冬日
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此章與蓼莪同○山有嘉卉
侯栗侯梅廢爲殘賊莫知其尤尤音顧犭其反○相彼泉水載清
載濁濁以蜀爲聲我日搆禍曷云能穀○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盡瘁以仕寧莫我有有以顧音○匪鷻匪鳶近刻鷻皆作鶉說文鳶作鳶誤翰
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
作歌維以告哀哀以衣爲聲

四月維夏二句此幽王十年四月至六月小暑大暑節
朝議起兵伐申作歌者挑在行中適遇父母有疾臨危
先祖匪人二句近說謂人仁二字古通是也時父尚在

故云先祖豈不愛子孫何乃忍與此內遭父病外派出
征至不能兼顧耶○秋日淒淒二句爾雅哀哀悽悽懷
報德也懷報德見蓼莪篇有哀哀無悽悽此篇與蓼莪
同四句有悽悽二字毛訓爲涼風作淒淒當依爾雅作
悽悽可爲同一人所作之證腓當依爾雅作痱訓病是
時九月桃李實當涼而反熱天氣反常我心已悽悽然
憂百卉俱蘊菀死矣亂離瘼矣二句離與罹通爾雅瘼
訓病爰訓於適訓往解見左傳一左文十三年鄭伯與
公宴鄭子家賦鴻鴈宣王築城保爲避荆蠻也季文子曰寡君未免
乎此魯亦畏楚文子賦四月是時晉楚爭鄭衛貳于楚因公
而請平於晉意主講和勸晉不必伐楚與此勸王不必

伐申同申近楚也一左宣十二年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鄭殺僕叔及子服（杜注僕叔卽魚臣子服卽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也夫謂兵亂所麗無不病於其恃兵往伐人其禍必歸於恃兵起事者後次年正月申人鄫人犬戎入宗周弒王矣○冬日烈烈四句與蓼莪同蓼莪作南山此作冬日謂九月十月得烈烈熱氣所以桃李實民莫不在家奉養我獨遠出遏止不得歸養乎○山有嘉卉四句爾雅嘉訓美侯訓維亦訓乃廢訓大謂山有美卉乃栗乃梅以栗比申后梅比太子大爲殘賊至貶后逐子只信讒言莫有知其過者今欲伐申

取而殺之甚不合理○相彼泉水四句以申后比清泉褒姒比濁泉我盟太室絕犬戎又與兵伐申構起禍亂何云能善處○滔滔江漢四句申在宣王時封九命伯繒爲太姒母家後爲楚所并所謂申息門及繒關是近江漢二水謂申繒近江漢大水爲南方國之綱紀亦盡瘁以仕于宣王時寃莫知有我乎不過因太子之寃欲免其死耳○匪鶉匪鳶四句謂遠揚者不特鶉鳶比武臣皆避去潛逃者不特鱣鮪比大臣皆藏匿有必敗之勢○山有蕨薇二句爾雅蕨訓鼈薇訓垂水杞訓枸檵桋訓赤楝赤楝是山木不生於隰土當以爾雅之棫桑釋之蕨薇二者山菜杞子及桑葚與其嫩葉皆可采以

充飢作此告哀見家中見遭餅罄哀哀父母欲求主兵者免其從軍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幽王時王師屢出太僕正爲王朝四命大夫派征役不均行者怨之謂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乃作是歌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顧氏云盬字不韻）憂我父母（母顧音滿以反）○溥天之下（孟子引溥作普古通）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旅卽膂字之省）經營四方○或燕燕居息（燕與晏古通）或盡瘁事國（左昭七年引作憔悴五行志引作盡）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或不知嘂號（近刻作叫爲嘂之省）或

懆懆劬勞（原刻作慘段本作懆）或棲遲偃卬（卬爲仰之省）或王事鞅掌○或湛樂飲酒或懆懆畏咎（原刻懆作慘）或出入風議（議讀俄雙聲）或靡事不爲（爲讀譌雙聲）

陟彼北山二句杞葉可食我采充軍糧偕偕士子二句謂挑入士庶子班皆偕出偕入調換更番我獨朝夕皆從事王事靡盬二句凡士庶子選公卿大夫之子弟充之父七十告老子乃襲職無不有父母者○溥天之下六句爾雅率訓循賢當訓能訓勝○四牡彭彭行貌王事傍傍多貌嘉我未老四句爾雅嘉訓美鮮訓善將訓大大猶壯也謂年方壯旅力卽膂力謂肩膊厚多力能任事○或燕燕居息四句燕與晏通爾雅晏晏尼居息

也謂止居息于家盡瘁與憔悴通盡罰謂之醮醮亦盡
也王氏引之說○或王事鞅掌鞅掌毛謂失容鄭謂促
遽二字疊韻猶倉皇○或慘慘畏咎原刻作慘按慘慘
本一字雙聲可以兩讀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操選舉之權者悔己樹立非其人反為所累乃作此詩襲荀子大略篇及韓詩外傳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疧兮疧一說當作疷為痻之省方合韻一說當讀同疚○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無將大車維塵雝兮近刻雝作壅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二句據考工記及論語大車謂駕牛之車比

駕馬之車為大鄭訓將為扶進與說文牂字訓扶合祇
訓適或代以多謂扶牛車多自遭塵埃譬扶進非人多
自被人累無思百憂二句謂小人詭變不測有百般可
憂倘不思起適自取病疧字不韻元戴侗六書故謂疧
卽痻之省顧氏謂唐人避廟諱凡民皆代以氏段氏玉
裁謂白華篇疧字與卑韻讀作疚則與塵韻疚疹瘨並
通張衡思元賦思百憂以自疚讀疧為疚桑柔篇痻字
與殷辰韻不得與塵韻也○不出于熲熲以頃為聲與
耿炯並通憂也○維塵雝兮雝卽壅之省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大雅明明篇作大明此明明別為小明

幽王六年王命伯士帥師伐六濟之戎王師敗逋伯士
死焉西戎乘勝滅蓋時元帥已死自六年冬月出師至
七年秋末冬初尚無更代之者乃作此以請於朝襲紀年及後漢書說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野野音許二月初吉
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太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
懷歸畏此罪罟○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
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癉我不暇近刻癉作僤念彼
共人睠睠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昔我往矣日月方
奧曷云其還政事愈戚近刻戚作蹙鄭謂蹙俗字歲聿云莫采蕭穫菽
心之憂矣自貽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

反覆○嗟爾君子無恆安處靖共爾位繁露引作靜共古通正直是
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
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明明上天二句以天無不見喻王朝當照察下情我征
徂西二句路史艽野艽夷之野按艽與厹音通與髳亦
通謂西戎髳夷之野卽幽王時六濟之戎也蓋為西周
邊邑二月初吉四句謂七年二月初至艽野則歷寒至
暑伯士戰死全軍敗逋遭戎害大苦念彼共人四句共
人謂供職戰死者當不止伯士一人其傷而不死者不
敢請換班恐朝廷歸入罪網○昔我往矣四句謂亥子
丑三月為歲氣將除之月鄭用爾雅四月為余月釋之

此云日月方除據歲氣言不得專指一月云與旋義通謂昔我領兵往時在歲暮曷旋望其還今歲聿旋莫矣念我獨兮四句謂我獨力難持軍務煩勞憂極生病亦理不及○日月方奧奧與燠通謂二月到西戎天氣漸暖政事愈戚戚當讀作蹙謂西戎滅盡愈逼愈近軍政愈忙促采蕭穫菽近說謂蕭菽屬秋令而采其莖穫其稿則在秋末冬初可通○嗟爾君子章謂嗟爾同寮例無常安處當調換更番謀供爾分位所當爲正直之神自許汝用祿與汝矣○嗟爾君子次章謂神好是正直人必助爾以宏福○下尚有幽王時詩忽插入鼓鍾篇與幽王時詩不類篇次已亂不可復正

長孫宣[illegible]
曾孫[illegible]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七

鼓鍾四章章五句

此篇亦燕飲賓客之樂歌謂編小雅首六篇爲升歌間歌南陔六篇爲笙吹間吹復編周南首三篇召南首三篇歌吹並作爲合樂深見三州諸侯營救文王極其悲傷由文王之德有令人不忘者此處解不行因改淮洲二字爲之說如此或亦入之笙吹故與下十篇同編此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淮字當改作雒下二章同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鼓鍾喈喈淮水湝湝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回古違字讀作違○鼓鍾伐鼛鼛古皐字淮有三洲洲字當改作州憂心且妯妯爾雅作迪韓詩作陶說文作怞淑人君子其德不猶猶爾雅作猷鄭改作瘉誤○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僭晉詩說以雅以南下接詩任朱竊句不合韻誤

鼓鍾將將二句毛謂幽王鼓其淫樂於淮水上小雅二南豈可云淫樂康成注中候握河記謂昭王作鼓鍾之詩然經傳並無此說愚謂鼓其編鍾將將然和奏成九調維如水之湯湯然水愈多而勢愈盛猶九調之漸高而聲愈亢也憂心且傷三句謂奏至合樂三終卷耳云維以不永傷草蟲云我心傷悲是憂心且傷文王爲淑人君子小邦懷其德者信乎不能忘也○鼓鍾喈喈章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其德不違於人心所以欲忘

不能也回古違字○鼓鐘伐鼛鼛卽考工記之臯鼓猶古文書臯陶今文作咎繇之比用為編鐘之節不專用催版築維有三州謂雍豫梁三州皆營救文王者憂心且妯妯爾雅訓動謂憂心且走動營救其德不猶爾雅猶訓若若猶同也謂文王德不同人所以能感動如此○鼓鐘欽欽欽欽猶將將鼓瑟鼓琴二句大瑟大琴在堂上笙鐘笙磬頌鐘頌磬並在堂下玉磬在兩階間亦堂下取笙吹與編磬用六合法合之令同音為合樂三終蓋歌用六呂吹用六律律呂相合為夫妻謂之同音以雅以南二句謂先用小雅為六調末用二南為三調以籥管吹之與歌調脗合絕不僭差堂上歌關雎三調

進高三呂復用丑亥酉堂下吹鵲巢三調進高三律復用子寅辰歌關雎用丑吹鵲巢用子取子與丑合歌葛覃用亥吹采蘩用寅取寅與亥合歌卷耳用酉吹草蟲用辰取辰與酉合皆不僭差之義樂反其所自始見王業之興本於太姒為發祥之始也後漢陳禪傳詔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之樂陳于門襲明堂位誤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章懷太子注韎任朱離見齊魯詩毛傳出於三家詩之後亦襲其說謂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古南任二字通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傳會此南卽以雅以南之南為四夷樂非二南又與陳禪傳引作詩不合離字亦不韻是齊魯詩與毛韓不同不當雜入為說○以下十篇亦成王時詩毛謂皆刺幽王誤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周公制祭禮如少牢特牲等篇皆先饗神次養尸次燕私制此為樂章用笙籥吹之此亦依祭之前後為次序

楚楚者茨王注騷引魯詩茨作薋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說文億作意以為酒食以亯以祀亯古享字以妥以侑侑顧音以介景福福顧音廢○濟濟蹌蹌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亨古烹字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祊爾雅作閍說文作鬃祀事孔明明顧音芒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慶平聲音羌報以介福萬壽無疆○執爨踖踖為俎孔碩

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爾雅作慔慔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近刻酬作醻說文作逪禮儀卒度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儀禮酢作醋○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韓詩作馥芬神耆飲食耆為嗜之省卜爾百福如幾如式幾當讀作朞古通既齊既稷稷本或作卽既匡既敕鄭改匡作筐永錫爾極時萬時億時寔古通○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戒或作駴孝孫徂位工祝致告告去聲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鐘鼓送尸近刻作鼓鐘誤神保聿歸宋樂志引聿作遹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樂具入奏奏讀入聲韻祿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慶音羌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耆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楚者茨二句周公之營都也首在尊稷配天尊祖配
帝向東都南郊設藉田千畝貯之神倉爲報祭之備楚
楚鮮明貌茨茅茨棘荊棘謂先開藉田楚楚剗除茅茨
我已抽去其荊棘自昔何爲十句庾量名據陶人職是
二斗四升曰庾魯季平子賂齊梁邱據以粟千庾毛訓
露積注疏謂庾十六斗並誤小數十萬曰億大數萬萬
曰億獻之曰亯拜尸使安坐曰妥勸尸食曰侑謂自昔
開藉田何爲我於此種黍稷令我黍稷與與翼翼然茂
盛我神倉既盈我以庾量之既萬萬庾用之釀酒爲黍
醴稷醴用之實簋爲黍食稷食以獻神以祀神乃迎尸
入拜尸使坐侑尸使食以助成禮獲賜大福○濟濟蹌

蹌十二句此方序及犧牲爾雅濟濟訓止謂容止蹌蹌
訓動謂走動冬祭曰烝秋祭曰嘗肆訓陳將訓齊謂整
齊其骨體一訓迸閍謂之門謂在廟門內西塾坫上置
燔炙俎于此神保謂保護神食指佐食言謂執事者濟
濟然有容蹌蹌然行動絜爾三牲之俎以往冬烝秋嘗
有剝去皮薦腥者有烹使飪饋熟者有肆牲體者有迸
筵前者太祝迎靈星之尸于廟門之閍其燔炙俎先庋
于坫上右手持肉亦謂之祭祀事甚詳明先祖之尸是
以上服莊皇之佐食爲神保護是以安饗之祝以孝告
則孝孫有慶嘏以慈告則畣以大福萬壽無疆○執爨
踖踖十二句廟門東之雍爨膳宰執之東房西壁之箁

爨世婦執之爾雅饎訓酒食踖踖訓敏承三牲之俎名
大房故云孔碩碩大也有燔肉以火燔熟之有炙肝以
腸膟脂用火炙透之君婦謂君之世婦莫莫爾雅作慔
慔訓勉爲豆孔庶爾雅庶訓眾謂庶羞及內羞異姓尊
者爲賓次者爲客東房亦有女賓客卒度謂中法度卒
護謂得懽心是格爾雅格訓至謂祝詔佐食佐食入室
侑尸食尸飽則賜以福爾雅酢訓報謂報以長壽○我
孔熯矣二句爾雅熯訓敬熯從難省說文熯作戁謂戁
竦以明敬式禮莫愆爾雅式訓用愆訓過工祝致告工
祝猶云官祝推致祭者之意告之神徂賚孝孫爾雅徂
訓往賚訓賜孝訓享謂尸傳神意往賜於孝祀之孫苾

芬孝祀二句韓詩苾作馥苾應讀同虙音伏孝訓享謂
馥芬之享祀神嗜爾此酒食矣卜爾百福爾雅卜訓予
予卽與字如幾如式五句幾毛訓期論語言不以若是
其幾卽不可以若是其期孟子爲可幾及卽爲可期及
義通爾雅式訓用謂如所期如所用嘏辭以報之齊謂
醬齊稷謂摶黍稷飯匡鄭改作筐敕與勑通謂教告之
時爾雅訓寔訓是謂祝取黍稷牢肉魚擩于醬醢以授
尸尸嘏主人宰夫承之以筐既如所教勑長賜爾以極
豐年有寔萬寔億庾之多○鐘鼓既戒謂擊笙鐘懸鼓
戒急其鼓節示禮將終也孝孫徂位謂主人往立于阼
階西面位工祝致告二句謂工祝致告曰神俱醉矣卽

告利成也告以養尸之禮成皇尸載起三句爾雅載訓則儀禮則作謖合則起二字爲謖聲謂祝入室尸謖即尸則起祝導之出於是餕賓餕佐食送出廟門佐食聿歸不與燕知神保即佐食諸宰君婦二句謂諸宰陳俎者徹俎世婦薦豆者徹豆以速爲敬諸父兄弟二句謂男移燕于路寢女移燕於路寢東房之北堂故謂之私○樂具入奏二句謂太廟宜肅移樂俱入于路門後寢在東房南下之中奏之以安爲後嗣者享其祿爾殽既將十句爾陳列殽骨既分送各人前無有怨主人不請者俱來共享其福既醉既飽皆稽首蝦主人神嗜爾飲食使君壽老甚邀祖惠甚獲時和維其盡有之子子孫

孫勿替止而引長之以蝦辭作結爾雅替訓止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周公營都承武王遺命用郊牛二以一爲稷牛升棄於郊以配天用太牢牛羊豕升棄之曾孫叔均以配大社又於南郊作藉田立田社亦用叔均配之稱爲田祖作此爲祭田祖之樂章用笙籥吹之并上篇皆留都居豳邛時作名爲豳雅下兩篇同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甸魯詩作敶以陳爲聲畇畇原隰畇爾雅同字林作均均人注引作當當曾孫田之田古音讀同陳我疆我理南東其畝畝顧音滿以反○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霢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疆埸翼翼黍稷彧彧彧以或爲聲廣韻作棫棫曾孫之穡以

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中田有廬疆埸有瓜瓜音孤是剝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祭以清酒從以騂牡牡莫九反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是烝是享苾苾芬芬苾芬讀作馥芳雙聲祀事孔明明顧音芒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彼南山二句禹都在高密即鄭櫟邑北至伊洛皆禹之畿甸謂信乎洛陽南伊闕山維禹治爲甸服者畇畇原隰四句爾雅畇畇訓田謂開墾爲藉田畝畝畇畇然齊整爲重孫成王親開之我疆界之我理治之定天子藉田在南郊爲南畝諸侯在東郊爲東畝○上天同雲爾雅冬爲上天謂滿天同黃雲則雪下雰雰然宜于麥

益之以霢霂四句爾雅小雨謂之霢霂穀共有百種○曾孫之穡之是也收穫爲穡謂經曾孫之收穫貯爲祭祀之酒食然後畀我尸及賓養神之餘亦獲壽考○中田有廬謂藉田方千畝得百畝者百百家耕之中有百室爲廬舍舍旁餘地種瓜剝其瓜醃其菜爲菹以爲豆實受天之祜爾雅祜訓福○祭以清酒泲出黍稷之汁爲醴清騂牡謂角長尺之騂牛鸞刀柄有鈴之刀啟其毛告純取其血告殺取其腸膋脂合蕭爲燭以升香○是烝是享爾雅烝訓進享訓獻先祖是皇謂叔均繼其父台璽爲農教民牛耕有教稼功亦周之先祖用上公服授尸莊皇之神自賜祭者以大福多壽矣

甫田四章章十句

周公作此爲祈有年於田祖之樂章擊土鼓樂田畯用笙籥之管吹之龔籥師職爲之

倬彼甫田倬爾雅作菿韓詩同說文作菿誤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畝音媚或耘或耔說文耘作穦或作秐耔作秄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以我齍明釋文齊本或作齍近刻作齊明音芒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慶平聲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否古音鄙禾易長畝終善且有終與眾亦通曾孫不怒農夫克敏敏以母爲聲音媚○曾孫之稼稼古音顧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京音涼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慶平聲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倬彼甫田二句爾雅倬作菿訓大到入聲爲倬天子藉田千畝謂方千畝爲方十里積得百萬畝收粟百萬鍾百家耕之公歲取萬鍾即是十千收于神倉並私田計乃有方三十三里之廣謂用力大墾彼大田初除草爲甫爾雅甫亦訓大每歲取萬鍾爲粢盛我取其陳三句爾雅畯訓農夫謂我取舊歲之陳米食我催耕藉田之農夫收其新者入神倉自古皆有年所以多餘蓄今適南畝五句爾雅介訓助止訓容止髦士訓官官者管也謂管田事一髦訓選一髦訓俊據別名記十人爲選百

人爲俊十人中挑一人爲下士又就百下士中挑一人爲中士謂爲閭胥掌勸耕收賦各政周禮閭胥爲下士是也少年之農人子有學行者選爲髦士謂今適南畝親省耕見有耘草者有壅本者黍稷薿薿然挺立所助祭田稷所止待事之子弟進爲我髦士○以我齍明五句齍謂盛于簋之黍稷明謂貯于尊之明酌犧羊謂犧牛黑羊謂命髦士以此祭物以祈田社以祈四方土神我田禾既善田畯是喜琴瑟擊鼓五句鼓謂土鼓杜子春謂以瓦爲匡以革爲兩面可擊也即漢時臘鼓今細腰鼓謂彈琴瑟擊土鼓以迓叔均神以祈甘雨望有年以助我稷黍發生以養我農之士女○曾孫來止謂親來省耨見農夫勤耨以其婦子饋田飯田畯至則喜其勤攘其左右袖取其所饁嘗其旨否此戴氏東原說不耨之滑易則長竟于畝終結粟善且大有年省耨之曾孫自然不怒由農夫田畯克敏于勸耨○曾孫之禾稼積之如茨如屋梁曾孫之釜庾量之如坻如京之高起乃求千此倉以貯之乃求萬此箱以運之皆農夫之慶爾雅慶訓休休猶喜也髦又訓選謂選爲士官知農夫即田畯由下士一命升爲農大夫二命即周禮州長黨正遂大夫縣正也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周公此作爲祈甘雨禳蟊賊於田祖之樂章以笙籥之

管吹之
大田多稼大當讀作泰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爾雅注引魯詩
耜作剡俶載南畝鄭讀載作菑訓栽亦可通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
若○既方既皁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螣即蟘字及其
蟊賊蟊一作蟊或作蛑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韓詩秉作卜子
也火應讀作燬○有渰萋萋渰爾雅作弇漢書引作黤呂春秋作晻韓詩作萋說文王篇呂覽廣韻並
作淒淒興雲祈祈呂覽韓詩作興雲家訓釋文正義並作興雨雨我公田遂及我
私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
之利○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
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福讀音方二反
大田多稼大應讀作泰猶大學稱太學大倉稱太倉既

種既戒謂既浸種既戒飭子弟以我覃耜二句耜犂耕
金覃爾雅訓利魯詩作剡剡亦利也爾雅俶訓始載訓
事事即剚字謂犁之推翻土塊也播厥百穀三句播謂
布種爾雅庭訓直碩訓大若訓順順訓愛謂愛此苗好
○既方既皁方鄭訓房謂禾有胎則稃方皁謂穀殼圓
如皁斗結實則禾莖堅米壯則利養人謂之好不稂不
莠爾雅稂訓童粱國策幽莠之幼也似苗皆害苗草去
其螟螣五句爾雅食苗心螟食葉蟘食根蟊食節賊田
穉穉弱之苗易生蟲祝使無害秉畀炎火爾雅秉訓執
畀訓予火訓燬古音火讀作燬方合韻○有渰萋萋爾
雅弇日爲蔽雲詩作渰謂帶雨黑雲萋萋雲行貌興雲

祁祁興雲謂湧起之雲祁祁多貌周家藉田不分中幅
爲公四旁爲私但以方三十三里之一廣爲王藉十分收
其一存公私之名而已不穫穉禾稚未可割者不斂穧
禾秉忘收者遺秉失落者滯穗沒田中者寡婦謂耕藉
田家之寡婦○來方禋祀謂祈來年祭五方土神之禮
祀皆可助大福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公侯國之大夫有功聘於天子天子賜爲三命卿得多
立一軍其貴僅比王朝上士三命用士冠禮三加之爵
弁韎韐服賜之接聘賓亦許襲用用笙籥吹之爲笙入
之一終以合鹿鳴洛水在東都南面陔岸故又名南陔

瞻彼洛矣洛宜讀平聲引下泱韻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
韐有奭白虎通引韓詩奭作赩以作六師○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
子至止鞞琫有珌珌以必爲聲音韠君子萬年保其家室○瞻彼
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邦以丰爲聲

瞻彼洛矣二句此東都前所向洛水也據大聚解凡道
路通都城者城南五里有郊郊有賓館賓至則勞賓限
以五里往返始便其館在洛水南岸故曰南陔謂瞻彼
洛水之南陔維見水之泱泱然大也君子至止四句茨
與薺通采茨禮記作采薺云趨以采薺行以肆夏門外
曰趨門內曰行周禮九夏共九調皆以笙管吹之吹王

夏用子調肆夏用寅調昭夏用辰調爲三調賓在大門外用子調吹南陔取福祿如茨句又名采茨是白華爲肆夏寅調華黍爲昭夏辰調之證凡來聘之卿命於王朝者受韎韐服左傳云韎韐之跗注蓋軍服也以韋爲之前韐染以赤爽赤貌與䩕通凡公侯國之命卿能起鄰國之兵作猶起也謂來聘之君子至矣其受王朝之福祿如采茨之多受韎韐服有赤韍自是稱將軍可以起六師矣○鞞琫有珌三句凡軍裝容刀皆有飾就所飾分尊卑天子當玉琫而瑤珌瑤次玉者諸侯當鐋琫而鏐珌鏐金之次錫者大夫鐐琫而鐐珌鐐卽今之銀次于金士珕琫而珕珌珕卽今之蟀殼有光者次于銀

此諸侯三命卿同王朝上士制鞞刀室也用鯊魚革包之謂之鞞上琫下珌皆飾以珕謂得賜容刀世襲卿職至于萬年永保其家室○保其家邦謂爲命卿稱衛臣保其家兼保其邦正王室之屏藩矣○燕聘賓升歌鹿鳴用丑調笙入吹南陔用子調子與丑合天子接聘賓奏以鎛鐘大鼓謂之王夏若諸侯接聘賓不得用王夏降低一律用天子肆夏之太簇律爲首調亦稱子調因其管用殷尺制之調雖同而聲小矣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周公作此爲燕賓笙入二終之樂章以合四牡又名白華白華者道路旁茅菅之華初出秀淡黃色其秀開透則變白色也

裳裳者華（華音荂）其葉湑兮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裳裳者華芸其黃矣（芸音運說文芸作䅺極協）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慶音羌）○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沃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宜字本作宐以多爲聲）右之右之（右字本作又音又）君子有之（有以又爲聲）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似與嗣古通）

裳裳者華二句裳爲今字古字本作常從巾巾象裳形以尚爲聲常常下垂之貌華讀同荂與湑韻以華被露之湑潤比王澤霑濡我覯之子二句之子指聘賓覯爾雅作遘訓遇寫訓憂言瀉散其憂謂我遇是子我心則

無憂是以有譽處兮譽與爾雅豫字通訓樂謂我心無憂矣是以命爲將軍有安樂之職以處之也○芸其黃矣芸當依說文作䅺淡黃色維其有章矣三句謂因聘賓習於禮有文章是以賜以章采服所以慶賞之○或黃或白或有二字古通謂初出秀則黃久則白有黃有白故裳華又名白華義取於此乘其四駱三句四牡篇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與此四駱相應謂聘賓長於御所以六轡沃若爾雅若訓順駕御馨控柔順如意○左之左之六句四牡言聘賓有孝德此言有武藝用爲車左而左之左主射敵君子長於射亦宜之用爲車右而右之君子長於勇執戈退敵君子亦有之維其有此武藝

是以使繼嗣爲將軍○四牡爲亥調白華爲寅調取寅與亥合四牡有駕彼四駱白華有乘其四駱周公作皇門解云登進元聖武夫於王所元䝨六行聖䝨六德武夫䝨射御周禮三物無勇力一科齊桓用周禮選舉法改禮樂書數爲好學科合孝友六德爲一科增入拳勇一科謂能用五兵若兵射御合爲武夫科此有章即是能禮樂書數左之宜之即是能射六轡沃若即是能御右之有之即是有拳勇與四牡言將父將母爲孝德同意然則以笙吹合絃歌不僅在律呂之相合

桑扈四章章四句

周公作此爲燕賓笙入三終之樂章以合皇皇者華又

名華黍華黍者華黃色檀弓華而睆大夫之簀與華睆皆黃貌猶睍睆黃鳥謂羽色黃也爾雅鵹黃訓楚雀一倉庚訓鵹黃即摶黍謂色如摶黍之黃說文鳥部鶯字云鳥也今刻說文扈作鳥誤扈取其長尾鶯尾亦長何以非扈乎因知爾雅扈鴳桑扈竊脂鴳非扈類鴳乃鷃字之譌言鷃領黃色與桑扈竊脂淺脂色異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胥音近蘇與扈韻受天之祜○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不難難讀同儺音受福不那那說文引作儺誤○兕觥其觩近刻觩作觓說文引作兕觵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左襄廿七年引作匪交左成廿四年引作匪傲五行志引作匪儌匪傲萬福來求

交交桑扈二句爾雅扈作鳫說文作雇據古本爾雅與說文合鶯亦遷于桑但鶯黎黃色常在桑者淺脂色謂交交鳴于桑之長尾鳫有黎黃其羽者比聘賓入朝受命服章采煥然後世以其聲作鸎字以其色作鶯字君子樂胥二句爾雅胥訓相祜訓福聘賓樂相胥暨顧王室必受天之福○有鶯其領謂頸毛亦黃萬邦之屏謂方三千里界上立九命伯爲外司馬操九伐之柄得立三軍有三命卿王千里內爲中國并附庸執帛之國計共有萬邦皆賴命卿操兵權作屏衛○之屏之翰二句翰本訓羽翼爾雅訓榦謂作版築之榦亦夾輔之義與翰義通憲成憲也爾雅訓法謂以是爲屏蔽以是爲羽

翼百辟皆奉爲法不戢不難二句爾雅戢訓聚難作戁訓懼那訓多謂軍威豈不歛戢豈不令人竦懼受其福者豈不多○兕觥其觩四句兕觥即司正所奠之斝三足足刻兕首形令人見之驚愕謂兕觥之三足欵曲觩然奠於地無失儀者飲旨酒實柔順無酗暴匪絞訐匪敖憮萬福皆來聚彼應讀作匪交應讀作絞即傚字敖爾雅訓傲求與逑通逑又與鳩通鳩訓聚○皇華爲酉調華黍爲辰調取辰與酉合皇華篇言其有六德此篇言其有武藝義亦相應

鴛鴦四章章四句

周公作此爲燕賓間笙之一終以合魚麗又名由庚由

庚者往來大道有橋梁以渡水謂之夷庚大橫庚庚庚
者橫也由卽爾雅繇字訓導卿無事不出境因聘之便
出境而娶暫宿於此導其妻從大道而歸以此合魚麗
謂留賓食此魚與鴛鴦水鳥食魚同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宜以多爲韻○鴛鴦
于飛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乘馬在廄說文廄作廏
摧之秣之鄭謂摧今挫字未協君子萬年福祿艾之○乘馬在廄秣
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綏韻摧
鴛鴦于飛二句鴛鴦水鳥具五色飛宿不相離畢之羅
之猶白駒篇言縶之維之喻强留賓於此共食魚福祿
宜之謂世守卿祿理所宜然○戢其左翼爾雅鳥之雌

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戢爾雅訓聚韓
詩說謂捷其噣于左言插其味於左喻留其雄與燕宜
其遐福遐音近胡謂胡壽延年之福○乘馬在廄二句
謂留馬挫草秣之比己供億之薄福祿艾之爾雅艾訓
相訓養○福祿綏之爾雅綏訓安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周公作此爲燕賓間笙之二終以合嘉魚又名崇丘崇
丘者崇當作宗爾雅作崧云山大而高崧卽中嶽崧山
二章言施于松上首章應言施于崧柏柏松分屬兩章
宗丘卽崧丘周禮祀天圜丘山海經帝啟奏九招于天
穆高二千仞皆謂太室崧丘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實當作寔與是通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
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松當作崧未見君子憂心
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繹繹近刻作懌○有頍者弁實維何其
其音姬近刻作期誤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來音釐
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怲怲當作怲怲音髣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
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爾雅注引霰作霓死
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王逸騷注引夕作昔古通君子維宴宴與燕古通

有頍者弁二句弁謂爵弁據聘禮以爵弁爲燕飲之服
弁後開歧謂之頍與冠禮緇布冠之後頍同以組結于
髮後始穩謂項後有頍者爵弁也是維伊何幸相見於
此爾殽既嘉骨體爲殽嘉爾雅訓美兄弟匪他異姓同
輩稱外兄弟尊輩稱舅卑輩稱甥蔦與女蘿蔦爾雅寓
木訓宛童卽今寄生女蘿爾雅訓蒙謂小蔭蒙於樹上
兔絲乃其一種以蔦蘿施于崧丘之柏喻異姓國與王
家聯昏憂心奕奕爾雅奕奕訓憂○實維何其何其猶
云何居康成讀其如姬語辭憂心怲怲爾雅怲怲訓憂按
丙聲不合韻如周禮八柄卽八枋公羊傳鄭邴邑左傳
作祊丙方二篆相類故誤當作怲音髣○如彼雨雪二
句爾雅疾雷爲霆當何霓雨霓謂雨霓卽集霰見消雪謂見卽消雪見卽詩
見晛之晛今刻作爲霄雪誤與魯詩霰作霓合謂雲霓同色則先集

霓日氣出見則消雪喻往來親熟則集聚會而凡在地
雲氣同淡黃色必下霰日氣逼之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周公作此爲燕賓間笙三終之樂章以合南山有臺又名由儀由儀者爾雅由作繇訓導儀訓匹謂因聘而娶授綏引此女上車謂之導儀導儀即由儀從季平子令叔孫婼求昏于宋宋公賦新宮據燕禮下管新宮三成即笙入三終指瞻洛三篇言喻平子爲命卿宋許與昏叔孫賦車轄轄即舝字喻平子將來親迎故宋公賦南陔叔孫賦由儀取其義相應

間關車之舝兮左傳舝作轄通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佸近刻佸作括雖無好友式燕且喜○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射古讀同序與譽韻○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女音汝式歌且舞○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心寫兮○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慰我心韓詩作以慍我心誤

間關車之舝兮二句親迎之車其軸末兩軹必鑄銅冒冒之用銅釘橫關之轄兩輪不得外出謂之舝堉先下車曲顧親關其舝然後授綏導之登車女從者曰未足與爲禮也謂間關車之舝者實與少女同逝耳匪飢匪渴四句謂娶妻非爲飢渴望其養喜其以德音來會今

日雖無好友與燕用燕安汝且賀汝有新昏之喜○依彼平林二句爾雅有鷮雉雉之長尾者山海經作白鷮比女以錦衣行嫁其色白辰彼碩女辰訓時爾雅碩訓大謂時彼大家之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二句燕譽與韓詁燕譽同謂燕安且逸豫必好汝無有厭射與用無射戌調吹之亦合○雖無德與女二句謂雖無旨酒嘉殽恩德及汝聞汝結昏用歌且舞爲汝賀喜也○陟彼高岡六句以高岡喻結昏巨家以析薪喻作媒爾雅鮮訓善寫訓憂言輸瀉其憂謂善乎我見爾成昏得人我心自無憂矣○高山仰止六句止古之字謂貴家如高山則仰攀之大國如大路則行之迎女車聲如琴之和遇爾新昏與慰我心矣毛訓慰爲怨韓詩作以慍我心慍與怨同義必韓詩說亦謂慍褒姒欲爲幽王擇昏此毛序之誤由承襲舊說不得專歸過於毛公矣○以下揷入青蠅一篇爲幽王平王時詩篇次已亂不可考

青蠅三章章四句

此爲戒同寮不當聽讒之作讒而能交亂四國惟虢石父近之似幽王時詩據左襄十四年范宣子責駒支泄漏黜不與會駒支賦青蠅而退非刺王明矣

營營青蠅釋文說文營作謍小聲也即謏字止于樊說文引作棥昌邑王傳引作藩滑稽傳引作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營營青蠅二句爾雅蠅醜扇郭注好搖翅釋文云說文
作營書大傳有談字謂歌聲謂營營之聲亂聽止于樊
則點污其樊爾雅樊訓藩古通○止于棘叢棘是繫罪
人之處謂能入人罪○據構我二人句是戒其同寮方
可云構我二人序謂刺王誤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衛武公暮年當平王時有護送平王入東周功平王命
之爲上公見平王荒湛於酒因之東周諸臣多有酒失
乃作抑戒篇獻之王朝以戒王編入大雅作賓筵篇以
戒百官編入小雅依燕射禮之層次細爲敷序語極剴
切諷而不虐音韻亦諧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秩秩爲田入聲韻筵籩豆有楚殽核維旅蔡邕典引
注引核作覈旅古音魯與楚韻酒既和旨飲酒孔偕偕韻旨鐘鼓既設舉醻
逸逸逸韻設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張韻抗射夫既同獻爾發功
功韻同發彼有勺近刻依祭義改勺作的不合韻誤以祈爾爵爵韻勺○籥舞
笙鼓鼓韻舞樂既和奏烝衎烈祖祖韻鼓以洽百禮百禮既至
至韻禮有壬有林林韻壬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湛韻林其湛曰樂
樂讀去聲各奏爾能能當讀同耐耐韻樂賓載手仇鄭改仇作𣪠𣪠音俱不韻誤室人
入又又古侑字酌彼康爵爵當讀作觶以奏爾時時可讀同是是韻彼○賓之
初筵溫溫其恭溫韻賓恭字不韻其未醉止威儀反反韓詩反反作昄昄
曰既醉止威儀幡幡幡韻昄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屢古屢字僊韻遷
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抑讀同億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怭以必爲聲音畢韻

抑是曰既醉不知其秩秩以失爲聲音佚韻怭○賓既醉止載號載
呶號平聲呶韻號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郵卽尤字
顧讀盧其反韻僛側弁之峩今刻作俄誤屢舞傞傞傞韻峩既醉而出並
受其福福以畐爲聲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儀音俄韻嘉○凡此飲酒或醉或否否音鄙既立之監監平聲或佐之
史史韻否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恥韻史式勿從謂勿戴氏謂古毋字無
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羖以殳爲聲讀
署音三爵不識識音志矧敢多又又卽侑字侑古音以
賓之初筵二句爾雅秩秩訓智一訓淸謂不號呶謂燕
賓初入席左右秩秩然皆淸靜無聲籩豆有楚謂行列
整齊殽核維旅殽骨列之俎核卽周禮桃乾橑乾列之

籩旅爾雅訓陳與臚通列也飲酒孔偕偕皆也謂皆守
禮鐘鼓既設鄭謂將射則改懸依大射儀釋之舉醻逸
逸謂舉旅行酬醻卽酬字逸逸毛訓往來次序也大侯
既抗大侯毛訓君侯據周禮天子大射以虎侯爲大侯
熊侯爲次侯大射儀是諸侯禮以熊侯爲大侯參侯爲
次侯參卽豹侯大侯君所射次侯以下臣所射抗謂引繫張
之射夫既同謂擇其身材齊同者一賓黨一主黨兩人
爲一耦獻爾發功謂獻爾發矢中侯之功發彼有勺二
句勺古酌字如周頌勺篇詩作酌左傳作汋俗本依祭
義改作的誤謂發矢畢有酌觶爵加于豐以祈不中者
飲此爵命之曰敬養○籥舞笙鼓二句據燕禮合以鄉

樂用南籥吹之若舞則勺大射儀有笙鐘建鼓烝衎烈
祖三句爾雅烝訓進又訓君衎訓樂謂君欲樂其功烈
之祖三牲之外又射取麋鹿爲祭脯擇其習揖讓之儀
者以助祭所以備百禮百有禮者盡至矣有壬有林三
句爾雅壬訓大林訓君謂有大藪澤謂之壬壬大澤也
有林麓謂之林凡有大澤有林麓旣掌地方皆有君道
得獵取鮮獸爲祭脯神自賜爾常福子孫其樂矣其湛
曰樂二句謂其湛曰樂當獻其才能行射禮焉賓載手
仇四句爾雅載訓則仇訓偶康作㝩訓虛時訓是爵當
作觶手卽手弓之手又古侑字謂上賓則手弓與主人
爲偶膳夫爲獻主立夾室前入而侑賓酌彼虛觶以獻

爾賓於是焉○其未醉止二句凡篇中止字皆謂醉之
容止反反毛訓愼重韓詩作昄昄訓明威儀幡幡謂搖
動不定也舍其坐遷二句謂舍其坐位而遷徙屢舞僊
僊然傾斜威儀抑抑爾雅抑抑訓密威儀怭怭毛訓媟
嫚不知其秩秩毛訓常按秩當作佚與泆通不知其放
泆於禮法外○載號載呶謂則號呼則讙呶屢舞僛僛
毛謂舞不能自正不知其郵爾雅郵訓過借郵站經過
爲過差字側弁之峩古行燕禮以爵弁峩高聳貌側其
峩則傾欹俗刻作俄誤屢舞傞傞毛訓舞不止旣
醉而出六句王氏引之謂其指醉賓言旣醉而出偏受
其福不止一人醉而不出是謂伐德白虎通云伐者何

敗也飲酒禮甚美維其有令儀也○旣立之監二句據
書云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謂設射
侯以明人才司馬搢扑撻其失儀使記憶太史書其失
禮者不許與祭欲並生其學禮之心哉故特設司正以
監之式勿從謂二句戴氏震謂勿古勉字如黽勉作密
勿謂用勉從而謂之無使太怠也由醉之言二句爾雅
夏羊謂黑羊牝羭牡羖黑牡羖幼亦有角無角爲童無無
角者由醉之言罰使出羖而童者必不可得戲謷之三
爵不識二句三爵謂一獻之後行三酬一主人舉旅行
酬二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三賓主人交錯以遍三爵已
醉忘記禮儀況敢多侑之乎○以下篇次復亂插入宣

王時詩八篇

魚藻三章章四句

宣王命吉甫北伐獫允驅出太原之後愷旋至鎬京王
親至鎬京受俘馘因奏愷飲酒作此爲燕飲之樂章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爾雅樊光引作有賁其首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釋文豈本或作愷妥○魚在在藻有莘其尾大戴引作魚在在藻厥志在餌與此文異王
在在鎬飲酒樂豈○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
其居
魚在在藻二句鎬京有辟沱水北流入鎬文王作辟上
宮作沼養魚有於牣魚躍之樂及懿王爲犬戎所逼移
都槐里厲王奔彘戎又侵鎬京所以魚亦瘦而賁其首

賁卽爾雅墳字訓大樊光引魯詩作賁與毛訓大首合韓詩作須訓眾誤王在在鎬二句王所在稱行在所左傳公朝于王所謂王行在在于鎬旋師奏愷樂在此飲酒愷者開也奏愷開道導之而歸以志喜也○有莘其尾莘當與騂通謂魚勞則尾赤○依于其蒲蒲水草有那其居爾雅那訓多謂收復鎬京又多於前日其所居

采菽五章章八句

宣王時諸侯獻功來朝天子賜以命服奏此爲賜服之樂章後秦伯燕重耳賦采菽重耳降拜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又平子賦采叔郝穆公賦菁菁者莪並宣王時詩

采菽采菽左傳引菽作叔從省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予音與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元衮及黼○觱沸檻泉說文作畢沸濫泉爾雅作濫泉當依之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旂以斤爲聲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近刻作嚖嚖載驂載駟君子所屆○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荀子引作匪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命顧音瀰客反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亦是率從○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爾雅作紼縭韓詩作綍纚樂只君子天子葵之郭注引葵作揆樂只君子福祿膍之韓詩作朓爾雅同優哉悠哉哉音茲亦是戾矣

采菽采菽二句菽本訓豆毛謂芼太牢據爾雅菌鹿藿其實莥莥卽今豆字其葉名藿儀禮牛以藿謂豆藿有一種宜於配牛者用筐筥盛此葉謙言無僎路車乘馬謂上公賜以金路鉤樊纓九就元衮及黼謂元端衣繡山山上兼繡雲氣以黼爲領緣君服也舊說謂黼爲彩章之一誤○觱沸檻泉二句觱本作兩或倒裝省作一或爾雅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瞻卬篇作檻泉此當作濫芹可作菹爲豆實生于濫泉有水處言觀其旂三句指九斿龍旂上公之賜淠淠然飛動旂有鸞鈴聲嘒嘒然鳴君子所屆屆爾雅訓極謂極所至國皆乘之○赤芾在股二句左傳云帶裳幅舄帶卽鞶帶帶繫赤芾在兩股間下掩其裳芾横二尺直三尺中窄如要鼓用緣

色韋紕之畫兩小龍合爲一幅下挫其兩角令圓天子下兩角皆方正謂斜裁圓其幅在下此尊卑所由分諸儒以漢之行縢釋之誤彼交匪紓二句荀子引作匪交交當讀作絞紓卽爾雅舒字訓緩匪絞以示直匪紓以示慢爲天子所許矣福祿申之爾雅申訓重○維柞之枝二句謂所析柞枝皆茂盛比甥舅之國皆尊顯殿天子之邦殿毛訓鎭平平左右韓詩作便便左傳引作便蕃如於變時雍漢成帝詔作於蕃漢碑作於卞說文卞作辨便便訓辨治義通左右爾雅訓助謂便便相助是以諸侯皆循從聽令也○汎汎楊舟二句爾雅作紼縭維之以繩之維舟比諸侯繫屬於天子天子葵之爾雅

葵訓揆揆訓度天子搢珽長三尺杼上終葵首謂其首作葵葵花其玉取有光自炤一取揆度日影二取照見羣情象今之玉如意福祿腴之爾雅脂作朓訓厚優哉悠哉二句優裕也悠遠也戾爾雅訓止訓定謂優悠長享以是賜而定其位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宣王初政見兄弟昏姻之國多不講邦交禮少來往因制此爲燕飲之樂歌以戒勅之

騂騂角弓說文引作觲觲一引作弲弲翩其反矣兄弟昏姻姻與婣通無胥遠矣○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傚左傳引作效○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民之無良

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屬音注○雨雪瀌瀌劉向引作麃麃見晛曰消韓詩作曣晛聿消劉向引作見晛聿消莫肯下遺荀子引遺作隧隧依注讀同隨式居婁驕荀子引婁作屢古通○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蠻髦爾雅作覒髳我是用憂

騂騂角弓二句騂騂毛訓調利未詳所本按騂赤色當指形弓言說文作觲云用角低昂便也釋文引說文作弲訓曲謂騂騂之角弓弛之則翩然反矣見君子不當弛其親○綽綽有裕綽綽爾雅訓緩謂以禮相待不急迫自有餘裕交相爲瘉瘉爾雅訓病交相責難則爲病

○民之無良四句坊記引此章從觴酒豆肉讓而受惡說起受杯爵不讓至禮教止而不行必盡亡失毛訓爲受官爵似未協○老馬反爲駒二句老馬知道馬在車前駒在車後欲其效法豈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而不爲之先導乎如食宜饇爾雅饇作飫古通韓詩說能者飲不能者止曰饇如止能食宜用饇禮不強之醉如勝杯酌孔取以奉之見凡屬姻親皆當常往來飫飲○毋教猱升木二句爾雅猱蝯善援塗謂泥塗附謂粘著謂猱自會升木無用教塗自會粘屬皆自然之應君子有徽猷二句徽旗幟也在上者有建徽之猷小人自望其旗而聯屬於其下聽其指麾○雨雪瀌瀌二句爾雅霓

雨霓見消雪謂雲霓爲日氣所逼同淡黃色則下霰日先出見爲晛則消雪皆因日使之然注疏家以霓字屬上句又改見消雪作爲霄雪遂不可通宜依爾雅古本安謂下雪瀌瀌然多見晛則聿消喻往來親熱則怨慽悉釋韓詩作曣晛廣雅作曣暥荀子引作宴然皆謂日暖氣並通莫肯下遺二句爾雅遺訓詒謂莫肯謙下相遺問用自處於屢爲驕嫚耳○如蠻如髦二句爾雅覒髳訓茀離毛詩作蠻髦三家詩當有作覒髳者覒疑卽閩字指七閩言爲八蠻之一種髳卽髦字謂髳戎一在極南一在極西言語不通不相往來茀謂蔽塞離謂暌離謂兄弟昏姻之國如蠻如髳之隔絶我是用憂因作

此歌以代文誥相勸化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宣王初政見諸侯承奔兟之亂多有借庇大國不朝事京師者乃先之以文誥發使往諭之不遽勤兵於遠最得大體處毛序謂言王之不可朝事甚失敦厚之旨誤

有菀者柳(王逸騷注引菀作苑爲菀之省)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韓詩外傳蹈作陷鄭改蹈作悼誤朱子依國策改作神)無自暱焉卑予靖之(卑卽俾字予卽與字)後予極焉(予卽與字)○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國策引作上天甚神)無自瘵焉(國策引焉作也)卑予靖之後予邁焉○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當讀作憐)

有菀者柳二句菀與鬱通柳卽爾雅蒲柳未霜而先隕

謂有菀然茂者蒲柳不庶幾以爲可息焉喻大國不能庇人經霜卽隕矣上帝甚蹈二句蹈卽爾雅迪字與妯通訓動迪訓作動作義通張霸作小爾雅迪訓蹈本此韓詩外傳作惛與怞通卽妯字爾雅帝訓君暱訓近謂我王甚蹈動怒汝等無禮無自暱近以求庇蹈亦應讀作妯與柳韻卑予靖之二句爾雅靖訓謀予卽與字極訓至謂今日使與汝謀後與至于朝焉○不尚愒焉爾雅愒訓息又訓貪謂貪倚之上帝甚蹈二句國策引作上天甚神無自瘵也謂甚神明照見下情亦通爾雅瘵訓病謂無或不恭自生病後予邁焉爾雅邁訓行謂後與同行歸于周○有鳥高飛四句爾雅傅訓歷以鳥之高飛歷于天喻大國諸侯之心太高不知其何所至有帝制自爲之意曷予靖之二句爾雅凶訓咎矜訓苦謂大國諸侯何與謀之維安居以待凶咎苦楚而已示必討之矜依說文作矜音憐謂可憐之苦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宣王初政以昏姻之禮親成男女先以汾王之甥配韓侯作韓奕篇編入大雅繼令大小都同姓之子弟與周之尹姞舊姻結昏復作此篇編之小雅其作意與頍弁車舝篇同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望平聲)○彼都人士臺笠緇撮(爾雅臺作薹)彼君子女綢直

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悅○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左傳吉作佶)我不見兮我心苑結(菀本或作苑)○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說文蠆作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彼都人士二句都謂王城外四百五百里封王之子弟爲大都小都人士謂其人幼子弟有士行者得衣狐黃黃衣裼之是貴胄常服其容不改四句謂加冠之後其子弟之容止不改易與其服相稱出言應對有文章行歸于周朝受士庶子職萬民所望爲法式左襄十四年稱楚同姓臣曰將死不忘衞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

望也引行歸于周二句釋之曰忠也毛引忠信曰周釋此周字又緇衣篇引首章六句釋曰古之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毛引作序皆與詩義不甚合○臺笠緇撮爾雅臺訓夫須陸璣謂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康成謂其皮可作笠似可兩用緇撮卽冠禮之緇纚用布廣幅長二尺二寸染緇色以裹髻謂之撮然後加緇布冠毛謂卽緇布冠誤古有田祿者必令其子弟躬耕圭田所以教孝所以士喪載蓑笠耒耜與遺衣服同行示不忘所有事此臺笠是用緇布纚撮其髻乃戴笠以躬耕爲能供子職之證彼君子女四句君子女謂女有君子行者女用緇綢裹髮綢廣幅長六

尺言其女加笄時綢直長六尺如其髮之長是年當昏時我不見其成親我心不說○充耳琇實琇毛訓美石實與塞通書剛而塞本紀作剛而實謂男加爵弁以琇石作塞耳謂之尹吉尹氏爲南宮仲之裔吉爲南燕蹶氏姓后稷元妃姞姓與周世爲昏姻我心苑結苑結卽鬱結謂不舒暢○垂帶而厲加冠用緇帶素韠帶長三尺自要以下爲厲謂男年已壯垂帶而厲長三尺下僅及裳齊卷髮如蠆蠆蜂蠆謂女髮黑如蠆尾之黑言從之邁邁爾雅訓行言猶旋也謂我不獲見其成昏旋令從其壻之行○匪伊垂之一章謂匪維垂要見其長紳帶本三尺比有司二尺五寸則君有餘匪維綢卷之爲髻其

髻後垂如鳥旟然我不見其成昏云何望矣皆勸使成親之意

采綠四章章四句

此亦宣王初政王朝服役之士多有擅離部署者作此預戒之

終朝采綠（王逸注騷引魯詩綠作菉與爾雅合）不盈一匊予髮曲局（予卽與字）薄言歸沐○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爲期六日不詹○之子于狩言韔其弓（弓以左爲聲）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其釣維何維魴及鱮（鱮以與爲聲）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者當讀睹音與鱮韻）

終朝采綠二句終朝卽崇朝爾雅綠作菉訓王芻凡稱王者皆謂其大未詳今何草離騷薋菉葹以盈室兮葹

是拔心不死之草則菉亦非難得之草此戰國時說終朝采菉竟不盈一匊比選取厮役亦難其人予髮曲局二句詩及爾雅予字卽今與字言爾雅訓間謂句中相間虛字猶旋也謂定例其髮曲局五日則與歸沐一次二終朝采藍二句藍是染草據以襜承斷非今之藍爾雅衣前蔽謂之襜卽深衣下裳之前六幅喻意同上五日爲期二句爾雅詹訓至謂五日歸沐下班竟六日仍不至○之子于狩四句之子據車攻鴻鴈篇皆王斥其百官綸爾雅訓繙謂之子往狩于藪當旋韔其弓之子往釣於澤當旋綸之繩不得稍離左右○其釣維何四句爾雅有魴無鱮觀爾雅訓多未協韓詩作覩義通謂釣

欲得魚先追旋觀渚視何處有魚始往渚字方韻或經文省水作者當讀渚音

黍苗五章章四句

宣王七年命申伯爲南方九命伯移封於謝先命召穆營其城邑淸理其賦稅十分取一成功而歸作此以燕之後秦伯賦采菽以天子命服勉重耳重耳賦黍苗以召伯比秦穆能成就已使歸其國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我任我輦我車我牛牛韻音疑我行既集蓋云歸哉哉應音甾○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淸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悠悠南行二句悠悠當訓遠謂謝在槐里之迆南勞爾雅訓勤○我任我輦四句任謂肩任輦謂兩夫挽一輦車謂馬車牛謂大車集爾雅訓會猶就也謂我此行既成就蓋旋歸哉○我徒我御二句徒謂徒卒御謂御事小臣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肅肅謝功四句肅肅當依爾雅訓疾謝功謂築城邑及宗廟之功謝在南陽宛縣序山下序謝古通烈烈爾雅訓威征師謂南行之衆成亦就也○原隰既平四句宣王中興首在復田賦原隰平謂開田畝分上中下三則調度使平泉流淸非謂淸畎澮謂夏殷弓步不同折之以徹法皆不過十取一召伯有成王心則安喜任得其人

隰桑四章章四句

宣王時作此爲享燕賢者之樂章與緜蠻瓠葉合爲三調後鄭伯享趙孟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

隰桑有阿阿可讀作猗雙聲其葉有難難當讀作儺既見君子子韻阿其樂如何○隰桑有阿阿韻猗其葉有沃既見君子子韻猗云何不樂樂解爲喜樂讀作睦音與沃韻○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表記引遐作瑕音胡中心臧之臧古藏字何日忘之

隰桑有阿二句以隰桑之猗儺比君子少年爲有用之才○其葉有幽幽蒼翠色德音孔膠爾雅膠訓固訓勠

謂令人記憶其言○心乎愛矣四句爾雅謂訓勤謂勤於誨人遐瑕古音並讀同胡猶何也臧古藏字謂心乎愛我矣胡不教我矣我中心藏之何日敢忘之○此下插白華篇爲幽王時詩篇次亂矣

白華八章章四句

宮中有附褒姒之勢肆爲讒言以譖申后者幽王信之立褒姒爲后貶申后爲鬼薪申后作此爲宮怨之第一篇前此所未有

白華菅兮華音荂白茅束兮之子之遠遠韻菅俾我獨兮獨韻束○英英白雲韓詩作泱泱李善注引毛作英英讀爲泱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猶猷古通○滮池北流說文引作淲沱浸彼稻田田古音陳嘯歌傷

懊念彼碩人〇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〇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韓詩說文並作怖怖一作沛沛古通一作怵怵誤〇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〇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〇有扁斯石
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兮

白華菅兮二句左傳引詩云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以菅茅比賤人謂白茅用菅草束之不得放縱之子之遠二句之子指幽王謂是子之遠我俾我冷守長門〇英英白雲二句謂白雲垂蔭露潤彼菅茅喻恩寵內妾天步艱難二句謂天數之厄運方艱難王不圖所以挽迴之乎〇滮池北流二句水經注鎬水

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鎬謂滮池水北流應浸稻田不應潤菅茅喻不當寵庶棄嫡念彼碩人斥褒姒爲妖大之人朱子指幽王殳謂念及王則傷懷〇樵彼桑薪四句爾雅烘訓燎煁訓烓郭注今之三足竈謂貶爲罪隸序其出入令往蠶室拾枯桑烘三足竈煮餴饎以奉鬼謂之鬼薪又罰使入槀人職舂米謂之白粲謂貶我拾枯桑爲樵燒此樵于竈以煮祀飯維彼王信讒令我心實苦卽巷伯所謂勞人草草也〇鼓鐘于宮二句喻立妾爲后聲聞四播貴盛無比念子懆懆二句謂我念王則懆懆親藝王見我則邁邁遠行〇有鶖在梁二句以鶖比褒姒踞要津飽死以鶴自比宿孤林飢死〇鴛鴦在梁四句后與王爲結髮夫妻猶鴛鴦也插其觜於左翼而宿是雄也在梁與鶖爲伍拋棄其雌由王無天良二三其德怨之〇有扁斯石四句謂王之尊貴在乘鑾路履乘石今以妾配已是履乎扁石王身分亦卑王之遠我使我疷滯冷宮成勞苦之病爾雅疷訓病〇此應截自爲一篇下緜蠻瓠葉二篇與上隰桑篇相接方協

緜蠻三章章八句

此亦宣王作爲享燕賢者之樂章以鶯遷比出仕以由卬阿而升卬隅比其進以禮待三聘始許孔子讀詩至此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緜蠻黃鳥大學引緜作緡古通止于卬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〇緜蠻黃鳥止于卬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〇緜蠻黃鳥止于卬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緜蠻黃鳥二句緜蠻毛訓小鳥貌朱子訓鳥聲按緜蠻雙聲字與睍睆音近謂在幽谷中養成文彩至此始出仍止於卬之阿不遽出也道之云遠二句道當依爾雅讀作導謂引導之勞當依爾雅訓勤我作者自我謂引導之出旋遠而遊人我勞來之當如何飲之食之四句謂以飲酒禮飲之以食禮食之望其教之誨之命彼隨

從之車般勤謂之令載之引與俱來○止于丘隅隅猶城隅丘頂高處比丘阿爲進一步豈敢憚行二句謂豈敢憚隅之高而不行畏不能趨承得其意耳○止于丘側謂仍未肯離山畏不能極爾雅極訓至謂畏不能引之至

瓠葉四章章四句

宣王作此爲享燕賢者之樂章禮從其省但行一獻則歌此詩據左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鄭子皮戒趙孟趙孟賦瓠葉子皮戒穆叔（穆叔卽豹）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及享具五獻之籩豆于幕下趙孟辭私于子產曰武請于冢宰矣（時子皮執政）

乃用一獻是春秋時無不鮮此者（襲國語爲之）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亨爲烹之省）君子有酒酌言嘗之○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酢與醋古通以昔爲聲與炙韻）○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醻卽酬字州聲讀如嘲與炮韻）

幡幡瓠葉二句瓠與匏異今北方稱瓠子南方稱甬葫亨謂烹其瓜非謂烹其葉也君子有酒二句以膳夫爲主人稱王爲君子言爾雅訓間猶旋也酌於爵旋嘗之告旨此侍食於君之禮○有兔斯首二句斯爾雅訓離猶析也據特牲禮是士禮以豕爲牲俎兔爲腊俎牲俎以豕首爲尙腊俎以兔首爲尙謂有兔析開其首用火炮之燔之是用特牲配兔腊爲一命士禮夏小正五月乃瓜瓜配䔢兔卽腊兔於夏令宜康成謂䔢爲乾菜兔爲鮮菜誤○二章言獻三章言酢四章言酬凡行一獻禮皆有獻酢酬與詩義合○宣王時詩至此止以下三篇似平王時詩應移賓筵篇入之此武公暮年作抑戒則作賓筵亦在暮年當平王之十年下三篇皆平王末年時詩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左隱元年當平王四十九年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衛南鄙卽濮陽一帶在東周之東北東征之行役者怨之而作是詩

漸漸之石（釋文漸本或作嶃據嶃字是讀平聲借用字當作嶄）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勞一作遼）武人東征不皇朝矣（鄭改皇作王誤近刻皇作遑）○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卒當作崒山冢也）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沒當讀同勿）武人東征不皇出矣○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漸漸之石二句漸漸毛訓山石高峻本或作嶃嶃是漸當讀嶃聲卽今巉巖字或作嶄維其勞矣爾雅勞訓勤謂勤勞武人東征二句武人詩多稱武夫皇爾雅作偟訓暇近刻作遑鄭改作王謂不王朝與下兩章皇字不符誤謂不皇朝食○維其卒矣卒毛訓竟誤當作崒爾雅山頂冢崒者曰厜㕒郭注峯頭巉巖謂維其巉巖矣

曷其沒矣三句沒毛訓盡誤當依爾雅沒訓勉勉又轉爲勿謂何其僶勉矣所以不皇出○有豕白蹢二句爾雅四蹢皆白曰豥豕性畏熱喜負塗泥今四蹢皆白由進涉波使然爾雅烝訓進月離于畢二句爾雅濁謂之畢畢爲罶魚器毛傳濁作噣象其口開又洪範星有好雨舊說畢星好雨近顧氏英白說謂舊以陰陽爲說非也天街在畢之陰七政中道也焉得謂離其陰即雨畢宿在天街之陽焉得謂由其陽則旱余驗之皆然月之離畢無有不在其陰者但必相傳著方雨遠之則否此說可通存之謂月附麗于畢使大雨滂沱不皇他矣謂冒雨急行不皇他恤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平王末年屢遭饑饉其家人作中谷有蓷篇列之王風其役王事者作此篇列之小雅皆怨行役之辭

苕之華爾雅作苕一省作芀芸其黃矣芸即說文䵋字心之憂矣維其傷矣○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牂羊墳首牂羊當作將羊疊韻字三星在罶罶本或作霤誤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苕之華二句苕毛依爾雅訓陵苕謂將落則黃誤且苕非一種字或省作芀一云苕陵苕黃華蔈白華茇謂苕者陵起苕出之草心也初出黃華有黃蘂飄落謂之蔈久而華白可拔脫其心謂之茇謂苕華初出則顛然其黃非隕落之謂心之憂矣二句謂心憂極傷如苕之拔去其心然○苕之華二章其葉青青謂止存其葉青青然即拔心不死之謂雖不死而受苦如此不如無生在世之爲愈○牂羊墳首一章牂羊與在罶不相應牂當是將字古篆與牂相類而譌如丙則炮牂誤作炮將之比將羊疊韻字猶云方羊左傳云如魚竀尾橫流而方羊謂魚失水則橫流而方羊今因旱水涸魚將羊失水瘦極而墳其首止見三星之影在罶則水靜無魚可知以魚之旱死喻人之飢死辦王事之人止可食鮮可飽所以雖生不如無生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平王末年征役頻興民不安其生其君子于役揚之水

二篇列之王風此即領役之官作之以訴於王朝者附之小雅怨而不怒頗爲得體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音憐說文作矝哀我征夫獨爲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野顧音許哀我征夫朝夕不暇○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何草不黃爾雅玄黃皆訓病此云黃下云玄以草之病喻民不聊生何日不行三句爾雅將訓資貣與齎通謂齎資斧以行謂何日不出行何人不齎資斧以經營四方者○何人不矜三句爾雅矜訓苦段氏依說文作矝以令爲聲音憐與民韻謂何人不可憐哀我征夫獨爲

匪民乃視如土芥耶○匪兕匪虎二句爾雅兕似牛虎有虦貓虪虪三種率訓循謂人非野獸常奔走曠原中○有芃者狐二句芃謂其毛芃芃然據虞人箴云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謂狐循幽草見人不如狐有棧之車二句謂以竹木編作輿底或牛車載任器糧草者故毛訓役車周道徧道也謂行役之車徧行於各道紛紜四出也

長孫宣宗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宗孫應星再校

毛詩復古錄卷之八

吳川吳懋清迴溪著

大雅

大雅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冏以禮樂化天下於其盛也在祭祀則歷序王業所由興爲制作所從起及宣王中興不外復田賦修武備將前王之大經大法以文告先之未嘗遽勤民於遠及其衰也厲以嚴刑厚斂失之幽以內寵褻媟外任匪人失之而諸臣皆能剴切規諫直達王朝此雅化餘風爲王迹所繫凡有關大政者列之大雅與小雅異

文王之三篇二十四章一百六十四句

東都既建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公制此三篇爲升歌之三終歌用大琴大瑟配丑亥酉爲三調王禮必本其所自生於此三篇見之矣著兩君相見昭先王之令德亦許襲用

文王七章章八句

成王七年戊月在周正爲十一月成王尙在東都周公率諸侯宗祀文王於明堂作此爲升歌之一終陳布文王之錫光令孫子得而知之見修德可以回天且知天威之可畏能以文王爲法天自不庸釋於我有周也句句皆警醒成王辭意躍然龔伏生書大傳衍之

文王在上上王韻於昭于天天古音身周雖舊邦邦以丰爲聲其命維

新大學引維作惟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時音是文王陟降降古音隆韻邦在帝左右右音以顧○亹亹文王墨子引作穆穆令聞不已陳錫哉周哉左傳兩引國語一引并作載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魏志引作奕世亦即奕字古通○世之不顯不當讀作丕厥猶翼翼猶猷古通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國以或爲聲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有與友古通商之孫子其麗不億億以意爲聲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服顧音方二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京古讀同涼厥作祼將結上涼韻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無念爾祖爾雅作勿念聿修厥德漢書引作述修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福音苾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大學引宜作儀殷鄭音衣

駿命不易易讀移讀異皆可通○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釋文遏或作謁誤躬當讀同身宣昭義問義讀同儀有虞殷自天天音吞上天之載漢人引用載作縡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韓詩孚作附與臭韻

文王在上二句於歎美聲謂文王配帝在上位於其德昭格于天矣周雖舊邦六句謂周雖舊國其命維新我祖宗累受上公之封豈不顯著乎帝屢命之豈不常時乎文王靈爽之升降常在帝左右配饗不亦宜乎○亹亹文王六句爾雅亹亹訓勉令訓善哉訓始侯訓維孫子指成王爲文王之孫言謂勉勉之文王善聞久播能敷陳其錫光始宗祀於成周者謂在于文王之孫子成王也文王孫子本支正傳當百世序起作都歸美成王

此是周公作意凡周之士二句爾雅丕奕二字相屬皆訓大丕即下文不字奕即此亦字謂凡周作養之多士不顯於奕世乎引起下章○世之不顯八句此不當讀作丕思音近塞訓實爾雅皇訓美謂張皇之生謂作養發生之楨爾雅訓榦比築牆用楨榦作夾輔解寍訓安謂奕世之丕顯其謀翼翼然實張皇乎多士生於此王國王國能生維作周之夾輔臣至濟濟然多人文王亦賴以安矣○穆穆文王八句爾雅穆穆訓敬緝訓繼熙訓光止謂威儀容止假訓大有與友通麗謂賢人爲人心所附麗爾雅侯訓維謂敬敬文王謹循禮法於美哉能接續其前光而敬謹其容止大哉天之命命以友道待商之孫子商之孫子如微子者其爲人心所附麗不止十萬人上帝既命之歸周維于周是服矣○侯服于周八句膚謂身材敏謂敏給習貯於尊爲祼獻之爲將黼冔殷三命士冠蓋爾雅訓進謂惟服于周可見天命不常殷士之身材敏給習於禮者皆祼將于東京其作祼將也許存殷禮常服黼冔爲我王之進用臣可無念爾祖文王加恩教導之乎○無念爾祖八句無念當依爾雅作勿念永言當讀作詠言易當讀去聲依鄭訓爲移謂可勿念爾祖述修其德乎詩詠言其配答天命自求多福見嗣王當以祖爲法當日殷之未喪衆也能對答上帝儀比鑒於殷則大命不移矣○命之不易八句

爾雅遏訓止躳訓身宣訓徧義與儀通問訓聘虞訓度殷訓隱載訓事儀訓匹刑訓法孚訓信韓詩孚作附孚附古通附字安謂命之不移也無遏止爾身者常如文王徧昭禮儀相聘問有可度其隱自天降福上天之事雖無聲氣諄諄然命之然儀法文王萬邦自然信之而作附矣大意謂文王能修德以回天首在能作養人才收服商家之臣子配合天意嗣王亦宜法文王畏天威則可以永我歷數之命也與作雒誥同意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相間為章法(小雅有明明篇題小明別此為大明)

周公作此為升歌之二終初言天已厭商太任及王季

修德誕生文王文王初娶洽陽姜氏姜氏卒天又命莘國女姒氏繼之乃篤生武王燮伐大商作成王業莫非天意使之然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說文引忱作諶)不易維王(鄭讀易為亦訓為移)天位殷適(毛讀適為嫡未協)使不挾四方(鄭讀挾作浹誤韓詩外傳作俠安)〇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爾雅注引曰作聿京音涼)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〇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回古違字)以受方國(國以或為辞)〇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爾雅作郃說文引詩作郃)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移此二句屬上章方合韻)〇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韓詩作磬)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〇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京音涼)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〇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說文引會作旝誤)矢于牧野(野音許與旅相間韻)維予侯興(予卽與字興當讀作歟與林韻)上帝臨女(女音汝)無貳爾心〇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韓詩外傳作皇皇矣)駟騵彭彭維師尚父(尚音常父音甫)時維鷹揚(時與寔古通)涼彼武王(涼韓詩作諒一作亮並通)肆伐大商會朝清明(明顧音芒)

明明在下四句爾雅明明訓察赫赫訓迅謂如雷之迅忱作諶訓信謂明明監察在于下赫赫震迅在于上省天之威天難信者如斯不易得者惟為王也天位殷適二句適毛讀作嫡爾雅適訓往挾訓藏與俠通謂俠持包括之謂天位殷將去漸使之不能挾持乎四方多背

叛者指太丁帝乙時言〇摯仲氏任六句河南蔡州平輿縣有摯亭為古摯國祖己之裔在殷邦畿內京爾雅訓大謂大室曰訓爰謂摯國次女姓任自彼殷商之邦畿來嫁于岐周爰作婦于京室乃曁王季維德是行大任有身遂生文王〇維此文王六句爾雅翼翼訓敬懷訓來聿訓爰謂惟此文王明事上帝爰來多福其德不違以受四方諸國三分天下有其二〇天監在下章爾雅監訓視夏曰載洽陽作郃涘訓厓謂天視在下上有命既成就之文王初年天作之配合在郃水之北在渭水之厓文王為世子行加冠禮嘉其容止適姜姓大國有及笄之女子可配合文王〇大邦有子六句俔韓詩

作磬俔磬皆謂懸擬形容若天妹然爾雅注楚人讀妹爲娟與渭韻爾雅天子造舟此起自後世文王爲世子時未必僭王禮謂大邦有子皆景仰爲天之妹問名卜吉納文錦爲徵定其祥焉親迎于渭厓排舟作梁以行車不顯其禮儀之光乎○有命自天八句爾雅訓告此京當指程邑言爾雅纘訓繼莘國在河南鄭國前夏后氏之裔姒姓爾雅篤訓厚右訓亮亮猶相也燮訓和謂和同謂元妃姜氏卒有命自天命此文王先於岐周娶姜氏又於程京娶姒氏繼許以女者維鄭前之莘其長女應聘乘車先行諸媵隨之時文王爲西伯不親迎也及文王年六十一始厚生武王天保助爾和同各國

伐大商○殷商之旅六句爾雅旅訓衆會訓合矢訓誓訓陳子與與通侯訓維興與厥通與心韻貳訓疑謂殷紂之衆其會合如林之多武王陳于牧野維諸侯與汝維天興汝上帝亦監臨汝矣當無疑貳于爾心不可如前時之旋師也○牧野洋洋八句爾雅洋洋訓多謂多人皇皇訓美毛作煌誤騵馬白腹曰騵涼與亮通訓助肆訓力謂牧野洋洋然人多檀木車皇皇然美駟馬彭彭然壯維太師尚父寔維如鷹之飛揚領虎賁三千人前擊紂助彼武王力伐大商會合崇朝而天下清明矣據武王九年觀兵奉伯邑考主以往是邑考早卒文王已立武王爲世子幼時得吉夢卽令太子拜之世太二字

古通

緜九章章六句

周公制此爲升歌之三終推原文王之興本于太王及受專征命之四年伐混夷質虞芮皆賴四臣迪教之力○詩緯謂大明在亥亥爲天門出入聽候然則文王用丑調卽王夏大明用亥調卽肆夏緜用酉調卽昭夏與大司樂歌用六呂合

緜緜瓜瓞瓜音姑瓞失聲民之初生自土沮漆齊詩土作杜正義本作漆沮古公亶父父一作甫陶復陶穴陶音窰說文引復作覆穴當作宊未有家室○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玉篇引作趣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周原膴膴韓詩作腜腜音微雙聲堇荼如飴爰始爰謀

謀顧音微爰契我龜輈人注引契作挈曰止曰時築室于茲○迺慰迺止迺左迺右右顧音以迺疆迺理釋文疆一作壃迺宣迺畝畝音媚自西徂東周爰執事○迺召司空迺召司徒卑立室家卑卽俾之省家音姑韻徒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捄之陾陾說文引作仍仍段本作陑陑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近刻屢作屢百堵皆興興音歆鼛鼓弗勝○迺立皐門皐門有伉釋文本又作亢韓詩作閌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爾雅注引迺作乃戎醜攸行○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說文引作犬夷呬矣廣韻作昆夷駾矣皆合兩句爲一誤○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王逸注引曰作聿釋文奏本或作走子曰有御侮御禦古通

緜緜瓜瓞三句爾雅瓞瓝其紹瓞謂瓞卽瓝瓜其初緜
緜之莖生小瓜曰瓞後乃生大瓜土當依齊詩作杜指
杜陽縣言一說杜陽杜水由麟遊縣西東南至武功入
渭武功有故斄城卽后稷邰邑漆水出邠州西東北入
涇邠州西南三十里有故邠城自杜徂漆皆其祖所居
沮字疑徂字之譌王氏引之說一說據正義及漢地志
引並作自土漆沮沮與祖韻謂自杜水東至馮翊漆沮
水卽雍州洛水皆其祖所居此段氏玉裁臧氏鏞堂說
並存之古公亶父三句陶卽今窰字復當作覆穴當讀
作宊謂窰竈之宊與漆韻謂古公亶父作陶器而覆之
將瓦入陶宊而燒之因未有家室若謂在幽穴處忘記

有幽館矣誤○率西水滸五句近說謂梁山指乾州西
北五里之梁山非枕河之梁山率依爾雅訓自自幽西
漆水厓南行踰乾州梁山又西行至岐下若雍錄謂由
枕河梁山循渭西上應云循北水滸矣此王氏引之說
極妄謂來朝驚車促馬急行自西滸水之滸至于岐下
爰及太姜聿來相度此土宇○周原膴膴六句膴以無
為聲無微雙聲應讀作微謂岐周之原甚肥美堇荼苦
菜皆甘如飴地氣使然爰始基爰營謀爰契我龜其兆
曰此地可止曰此候得時乃築室于此○迺慰迺止六
句乃慰勞乃止息乃左右相助乃分疆畫理乃宣丈畝
弓畝自西而東徧於執事○迺召司空六句謂司空主

土功司徒主徭役先引繩分牆路直尺直版載土營宗
廟為先○捄之陾陾六句捄猶今云撬陾爾雅作仍仍
仍謂撬土重複使細碎度爾雅訓揆薨薨眾聲謂揆度
乾溼參校沙土眾聲薨薨然築爾雅省作筑訓拾一杵
起一杵下謂之拾登登筑聲削除其牆之不平者屢相
摩剛馮馮然鼛鼓催役鼓○迺立皐門六句謂在雉門
外之朝右邊立門畫皐虎象白虎與東門相對門上有
觀故高伉左邊立門畫應龍象青龍將與雉通並立覲
上亦有觀應門外有廟上已言宗廟不重序乃於皐門
外立冢土為大社凡出軍戎之眾宜祭於社然後行爾
雅冢訓大冢土卽大社○肆不殄厥慍六句爾雅疑訓

故殄訓絕隕訓墜問訓聘兌謂路徑窪深駾謂奔突喙
謂喘息爾雅喙作呬古通謂自帝乙三年文王止西拘
混夷至九十二歲受專征命之第四年始伐混夷則自
此以前皆事混夷之日矣故不絕混夷之慍文王亦不
隕其往來聘問之禮及受專征命之元年以豐侯湛酒
討滅之由程邑開通大路第三年遷豐斯時歸順文王
者多柞棫拔去矣行道兌深矣一伐混夷則奔突走矣
走之急則喘息不遑矣○虞芮質厥成六句虞爲舜後
其國在河東西至晉所滅之虞皆其故土芮卽陝之芮
城西有故芮城其所爭之田卽陝之平陸西六十里有
閒原東西七里南北十二里卽所爭田爾雅質訓成蹶

一訓衛一訓動郭注不解衛蹶之義此當訓衛謂蹶動爲扞衛之臣也予爾雅與與通曰訓聿訓爰謂自受專征伐命之元年虞芮二國爭田求文王質斷其成矣文王輔衛之臣其生起王政矣與文王者爰有令疏遠之國皆附屬與文王者爰有爲之先爲之後宣布其政教與文王者爰有爲之奔走令輻輳朝會於西周與文王者爰有敢來侮慢則出兵禦止之指南宮括散宜生大顛閎夭四臣言此正濟濟多士文王以寍之實謂能往來迪教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文王四十六歲卽諸侯位嗣位五年帝乙命南宮仲起西周之兵拘混夷城朔方混夷朔方並在涇水上游之西北文王率六師由涇水接應克成武功後作成王業皆本於此周公乃作歌以揚之○此篇及旱麓思齊似爲三調皆周公所作述文王作成王業由多士之助多士之成才由文王作養有年故老而彌得其力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槱字見周禮說文一作禉一作禉段氏本依之作禉誤）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以走爲聲）○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右韻濟璋韻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宜以多爲聲）○淠彼涇舟烝徒楫之（楫當讀同揖）周王于邁六師及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天音身）周王壽考遐不作人○追琢其章（追師注引章作璋誤）金玉其相勉勉我王（韓詩作亹亹我王古通）綱紀四方

芃芃棫樸二句爾雅棫訓白桵西京賦注作白裓樹高不過數尺樸訓抱者郭注卽枹櫟又云枹遒木魁瘣謂枹遒皆木之魁瘣盤屈者謂芃芃之棫木樸木棫宜作薪樸最遒久宜作槱焚以祀神喻人才隨人所用濟濟辟王二句濟濟爾雅訓容止執法之君爲辟人心歸往爲王爾雅並訓君左右訓助謂有容止禮法之君則左右輔助趨從之辟王謂文王○左右奉璋三句璋謂牙璋兵符也髦士爾雅訓官峩峩訓祭謂文王出征左右奉牙璋奉璋峩峩然侍立禱神求勝爲少年之髦士所最宜言膂力之臣皆勝任○淠彼涇舟淠舟行貌楫謂以楫擢舟使行六師二千五百人爲師六師共一萬五

千人謂文王兵由涇水進淠然者彼涇舟眾徒擢之周王聞帝乙命先行六師追及往從之兵貴神速敵不及備故取勝○倬彼雲漢四句爾雅倬作菿訓大詩遐瑕二字朱子訓何王氏引之謂與胡通謂大彼天上之雲漢文章照耀于天周王壽考講明軍禮胡不爲作養人才起乎○追琢其章四句爾雅金謂之鏤玉謂之琢先椎之而後鏤之追卽椎也良工追琢其文章例用金玉相成合爲一器如金鉞用玉爲戚圭瓚用金爲龍口之類勉勉我王我王爲綱髦士爲紀遂提挈乎四方如金玉之相成然此序其嗣位五年時事

旱麓六章章四句

文王嗣位之五年周地震帝乙以拘混夷功進爵上公
受圭瓚之賜因改元稱西伯元年韓詩外傳謂八年地震文王爲地震改元與紀年不合誤周公作此述其受圭瓚之賜從征之士亦命爲
將軍皆由文王振作之使然後單穆公說此詩曰旱麓
之榛楛殖鹿麓古通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
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
之有見作養人才首在設虞衡令士庶子以玉節守之
教車戰數軍實乃成爲有用之才也襲紀年爲之

瞻彼旱麓國語引麓作鹿從省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國語引作愷悌下同干祿
豈弟○瑟彼玉瓚釋文瑟又作璱說文作璱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
由降降古音讀同墜○鳶飛戾天天音身魚躍于淵淵音因豈弟君子

遐不作人○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福頤音方二反○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讀去聲○
莫莫葛藟莫音幕藟爾雅作櫐施于條枚韓詩施作延豈弟君子求福不
回回古違字

瞻彼旱麓二句漢地志漢中府南鄭縣有旱山沱水所
出水經注南鄭縣漢水右合沱水出旱山寰宇記旱山
上出雲卽雨後穆王以南鄭爲都在文王時則爲大藪
澤可教獵訓兵因借以起興謂視彼旱山之麓榛楛小
木濟濟然多藪澤所在可以訓練士卒豈弟君子二句
單穆公愷悌訓易樂與險哀對爾雅愷悌訓發謂安樂
平易之君子其干祿也以奮發得之由文王平日敎訓
練臨時又發動使領軍得爵爲命卿稱將軍也○瑟彼
玉瓚四句謂帝乙賜瑱密之圭瓚黃金勺秬鬯流注在
其中奮發之君子有軍功福祿所由降也○鳶飛戾天
四句謂文王奮發人才有如鳶之戾天魚之躍淵作忠
卽所以作孝易樂之君子胡不由作養人才者乎○清
酒既載四句謂受秬鬯之賜以清酒和之載之尊備騂
犧以享以祀以助大福○瑟彼柞棫四句爾雅柞卽樸
之屬樸棫二小木民所燎之以爲薪易樂之君子樵之
以祀神亦爲神所慰勞賜之以福○莫莫葛藟四句以
葛藤藟藤之附條枚比多士之附文王其得賜也求福
不有違以此見天人相應必然之理論語子張問干祿

正問此詩干祿之義史記作問是也孔子答以寡尤寡
悔祿自不違非子張學爲干祿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文王當身兩改元八十九歲受專征伐之命凡征伐諸
侯不必請之王朝得自擅之故再改元稱受命元年康誥稱元祀依商例周公作此述其自齊家以至御于家邦莫非由
譽髦多士克成王業晉語解之曰文王於是乎用四方
之賢良及其卽位也詢于八虞謂南仲八子皆掌虞衡而諮于二
虢度于閎夭而謀于南宮南宮括爲八虞之一諏于祭原祭卽祭公原澤州有故原城而訪於辛尹辛甲尹佚重之以周召畢榮周公召公畢公榮公
億寍百神而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恫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
百斯男(男古音任)○惠于宗公神罔時怨(時音是下同)神罔時恫(說文
恫作侗誤)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邦以丰爲聲)○雝雝在
宮(宮韻雝)肅肅在廟(廟韻肅)不顯亦臨(臨古音讀同隆與宮韻)無射亦保
(保韻廟)○肆戎疾不殄(殄以㐱爲聲與疾韻)烈假不瑕(瑕韻假)不聞亦式
(式韻聞)不諫亦入(入古納字與諫韻)○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造當音梏
韻德)古之人無斁(斁讀去聲音異)譽髦斯士(士韻斁)
思齊大任六句思讀作塞訓實如切切偲偲卽切切實
實欽明文塞一作欽明文思齊爾雅訓疾一訓壯壯與
莊通媚應訓順爾雅京訓大嗣訓繼徽訓美謂實齊莊
者大任文王之母實遜順者周姜爲文王元妃作大室

之婦周姜卒繼娶太姒嗣姜氏之徽音獲螽斯之慶并
孫計則得斯百男子○惠于宗公六句爾雅惠訓順訓
愛時訓是恫訓痛刑訓法謂愛順於宗室及公卿神莫
是怨神莫是痛作範于姜氏姒氏之嫡妻以孝爲本因
友愛于二娧以統御于家邦○雝雝在宮四句爾雅雍
雍訓和肅肅訓敬謂在宮主和在廟主敬暗室不顯之
地亦若有神降臨宗廟無射之地亦若師保在側○肆
戎疾不殄四句爾雅肆訓故烈訓業假訓大謂故大戎
疾惡之不絕及功業既大而戎自退走不敢瑕訾耳未
有聞亦式而起敬言未有諫亦喜而容納○肆成人有
德章爾雅肆訓故造訓爲當讀告入聲作梏與德韻斁

讀去聲爾雅譽與豫通訓安髦訓選訓俊謂故文王造
就之人才成人有文德小子有作爲古之人誨人無斁
安豫選拔乎多士所以老年盡得其用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文王自受專征命之後自是興大兵動大衆得行其志
當時有背叛者密崇爲大豐鄠者次之混夷又次之於
受命四年中一併翦除制伏爲人心歸往之始武王告
康叔曰惟天降命肇有我民惟自元祀起惟天降威越
小大邦喪罔非酒惟行亦罔非酒惟辜由習紂化使然
此文王第一功業爲王業所由成故周公詳述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赫音郝)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漢書引莫作瘼誤)

維此二國其政不獲(鄭改政作正誤)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
之憎其式廓(韓詩憎作惡朱子本作增釋文郭又作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論衡
引作此惟予度合韻)○作之屏之其菑其翳(近刻菑作椔郭注引作椔合爾雅韓詩翳作殪)
修之平之其灌其栵(爾雅栵作烈)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
之其檿其柘(柘顧音之怒反)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串卽貫字)天立厥妃
(妃古配字近刻作配)受命既固○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
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友顧音以)則友其
兄(兄顧音方)則篤其慶(慶平聲)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王季當作文王韓詩左傳並作文王妥)帝度其心貉其德音(貉今刻作
貊左傳作莫並通)其德克明(明韻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
克順克比比于文王(當依小戴引此作俾)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玉篇引作伴換）無然歆羨誕先登于
岸（鄭訓岸爲犴犽）密人不共（近刻共作恭誤）敢距大邦（距卽拒字）侵阮徂共王
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宜依孟子作以遏徂莒）以篤于周祜（近刻及孟子無于字）以對于天下○依其在京（京音涼）侵自阮疆陟我高
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沱（沱音佗讀作池誤）度
其鮮原（鮮與獻通）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伕湛傳引作弟兄合韻今刻倒）
以爾鉤援與爾臨衝（韓詩作隆衝安）以伐崇墉（崇韻隆墉韻衝）○臨衝閑
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訊一作誶連當讀作關雙聲）攸馘安安是類是
禡（爾雅注引類作禷）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廣雅作勃勃誤）崇

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皇矣上帝四句爾雅皇訓君君猶主也莫作貉訓靜謂
君矣上天之帝臨下有赫然之威監視四方求民之安
靜維彼二國四句二國謂密崇爲最大四國謂豐耆鄠
及混夷次之究爾雅訓窮度訓揆謂惟此密崇二國其
政最不獲民心維彼豐耆鄠及混夷四國次之（路氏耆作祁紀年鄠作邪）爰窮究之爰相度之上帝耆之四句周頌時晦左
傳訓耆昧耆卽覩字伺也嚐韓詩作惡朱子改作增誤
宅爾雅訓居當依論衡引作度度亦居也方合韻謂上
帝特伺其晦昧之時惡其用酒大廢政務乃眷西顧在
程之文王此維與文王相度令遷都於豐○作之屏之

八句爾雅木自斃名神立死名椔蔽者名翳韓詩翳作
殪與此異作動也凡自斃立死皆宜移動翳蔽者宜屏
除爾雅灌訓叢木栵訓栭栵爾雅作烈訓枿餘木之餘
氣所生曰栭卽今木耳香菌之類及其叢多枝者宜修
削其芽櫱者宜剗平爾雅檉訓河柳椐訓樻卽今扶老
杖皆宜開啟闢通作道路爾雅檿訓山桑柘桑屬其木
可作弓宜攘剔使除帝遷明德四句串夷卽貫夷文王
伐貫夷伐崇將其兵器鑄貫鼎崇鼎串本作毌省作串
音近混卽混夷爾雅載訓行訓訛訛動也謂走動如古
配字訓對謂對答謂帝以文王有明著之德遷而居之
貫夷遂驚而走動於路天立其能答天意者受命已固

矣○帝省其山五句爾雅省訓察一訓善謂察而善之
謂帝察其山柞棫小木盡拔去松柏大木下之路盡濯
兌帝振作令開國振作令答天自太伯王季時已然維
此王季七句爾雅光訓充充而大之據穆天子傳是太
伯不從太王立己讓弟王季令傳位及猶子太王乃封
太伯於西吳近西嶽吳山其後代孫始移封句吳與此
詩合謂維此王季因太伯之心則順之則順其兄則厚
其子之慶則賜之使廣大其業受天祿無喪遂撫有乎
四方○維此文王十二句爲一章左昭廿八年引之並
詳解其義毛詩作王季誤當更正帝度其心左謂心能
制義曰度義古儀字謂帝降衷於其心能制禮儀三百

也貉其德音貉爾雅訓靜左謂德正應和曰莫貉莫古
通謂文王正其德以正人應之者無不和皆道德之好
音其德克明左謂臨照四方曰明謂明無不燭克明克
類左謂勤施無私曰類謂永錫其善類克長克君左謂
敎誨不倦曰長謂能爲人師長左謂賞慶刑威曰君謂
能爲人君上王此大邦指遷豐言克順克比左謂慈和徧
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卽義之與比之比比于文王
應依禮記引作俾爾雅俾訓從于訓往左謂經緯天地
曰文謂文王旣王此豐邑能順能比皆從之而往歸服
文王其德無改悔終受帝福移于孫子嗣王焉爾雅弛
訓易與施古通○帝謂文王四句爾雅謂訓勤訓勞謂

慰勞之然訓俞訓畣畣古荅字謂應諸之畔援謂背畔
援取歆羨謂歆動貪羨登爾雅訓成謂斷成其罪岸鄭
作犴謂犴獄與韓詩合謂帝慰勞文王無應答其畔援
拏取人國者無應答其歆羨貪弃人地者誕先執訊獲
醜定其罪送于獄密人不共三句密人卽密須氏國在
涇之上游卽漢安定郡密陰縣今平涼府靈臺縣焦氏
循說共與供通奉也阮漢安定郡高平縣今平涼府固
原州爲古阮國共卽虞公所奔之共池穆王時爲共公
利國謂密人不奉周之敎令侵奪阮之邊疆又東北行
往伐共國王赫斯怒五句爾雅赫訓迅按訓止訓遏徂
訓往旅當依孟子引作莒莒旅古音通韓非子稱文王

侵孟克莒舉酆孟卽鄠莒卽孟子所云莒酆卽豐皆文
王所收服之國謂文王赫然盡怒聿整其軍旅以遏其
往共由莒經過之兵以厚于周家之福以答于天下之
歸文王者○依其在京七句京古音讀作涼當指平涼
謂密倚其在平涼侵伐自阮疆起又往伐共池升我莒
邑之高岡無得布陳於我山陵我陵乃我之山阿無得
飲馬於我泉我泉乃我之洿池度其鮮原五句據周書
出圖於鮮原在程邑傍爲周屯兵處爾雅小山別大山
曰鮮將訓大謂相度其鮮原以屯兵其地居岐山之南
在渭北平濶處萬邦之所向方下土兆民之所歸往謂
之王○帝謂文王六句謂帝慰勞文王予懷爾明德不

大張聲露色不長尙夏楚鞭革令不識不知之民自順
帝之法則帝謂文王六句仇方爾雅仇訓匹訓偶鉤援
謂鉤梯援以上城臨衝謂檣車臨以撞城墉謂城牆帝
慰勞文王訪爾比偶之各方同爾弟兄之諸國以爾鉤
援臨衝之故械以伐崇侯之城墉崇卽河南崇侯虎國
承紂命伐之見書大傳○臨衝閑閑十二句左傳云文
王聞崇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修敎而伐之因壘而
降是會攻爾次謂臨衝閑閑然嫺習崇城言言然多聲
救護執訊其罪濶濶然詳審所馘截耳仍安安然免死
安安與晏晏通於是類上帝於是禡山川於是招致於
是附屬四方因以無敢侮慢我者再因壘復伐臨衝茀

茀然發動廣雅作勃勃盛怒貌崇墉仡仡然將墜於是伐樹於是肆力於是絶其嗣於是剈其祀忽與剈通四方因以無敢拂逆我者武功成而文教繼興矣

靈臺五章章四句

文王平六國之後第三年遷豐作雝上宮第四年厎命世子發營鎬第五年作辟上宮第八年作靈臺第九年春三月文王在鎬親命世子敎之以爲民愛費乃崩周公作此述其偃武修文之績歌而詠之（龔紀年衍之）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亟音器）庶民子來（來音釐與亟韻）王在靈囿（囿以有爲聲有音以與在韻）麀鹿攸伏（伏韻鹿）○麀鹿濯濯白鳥翯翯（孟子作鶴鶴墨子作鸖與濯韻毛作翯翯應音確）王

在靈沼於牣魚躍（躍當音跳與沼韻）○虡業維樅（說文引虡作巨）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釋文逢一作韸淮南時則訓注引作洋洋誤）矇瞍奏公（王逸騷注引魯詩公作工）

經始靈臺四句據左傳秦穆衞莊皆有靈臺取望氛祲公羊及書緯謂天子制誤孟子因不日成之稱之爲靈是引誘時君之意非正解靈臺在始平鄠縣是就滅鄠所得地築之謂經營伊始而民卽速成之○經始勿亟四句謂勸以勿亟而民如子來王在獸囿鹿不驚動見民物皆安恬○麀鹿濯濯四句爾雅鹿牝曰麀白鳥爾雅鷺訓舂鉏翯翯狀其色白濯濯狀其肥澤於歎美聲牣訓滿躍當讀作跳兆翟二部古通○虡業維樅據穆天子傳鳥以建鼓獸以建鐘龍以建旗是以木刻鳥獸爲鼓鐘架刻龍首爲旗架似有分別爾雅木謂之虡大版謂之業是虡爲植架業爲橫版爾雅樅松葉柏身謂用樅木作之賁鼓維鏞爾雅大鼓謂之鼖考工謂長八尺兩面皆可鼓卽懸之鳥虡者鼖與賁通大鐘謂之鏞儀禮作鏞國語作鏄重一百二十斤懸之獸虡者論與綸通謂制樂分別其倫理辟廱謂辟沱水北流入鎬命世子發於辟水上作鎬宮雝水在豐之西郊文王於雝水作雝宮兩宮相去二十五里此戴氏震說不從漢儒說謂辟雍爲天子學極妥於是經論其鼓鐘於是奏樂於辟宮廱宮○鼉鼓逢逢二句剢鱓皮冒缶以引樂擊

之逢逢然則矇瞍奏樂於公廷矣

下武六章章四句

成王七年周公營洛建郊壇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乃作此篇明太王王季文王當配天之意後告召公奭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謂有功之祖升配于天本於殷時伊尹所制禮今文書伊訓曰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方明卽祀天之方明板可爲確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京音涼）○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孚以浮爲聲與求韻）○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媚茲一人應侯順德（家語引作愼德非）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服音匐）○昭茲來許（祭祀志引作來御）引

繩其祖武(祭祀志引作愼其誤)於萬斯年受天之祜○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下武維周二句爾雅武訓繼繼前人之步武謂在下世能繼上世之步武者維我周世世皆有哲王也三后在天二句后者屋也凡有土之君稱后謂三君在天之靈我嗣王配享於新作之京師指東都南郊言○王配于京四句求卽爾雅逑字訓匹永言本紀歌長言漢書作歌咏言此永當讀作詠爾雅孚訓信卽作周孚先之孚言所作詩歌取信於人也謂嗣王配享于郊者以世有功德作比匹歌詠言其配答天命作成王業爲孚信於人之先聲○成王之孚四句謂成王業孚信之先聲爲

下土之法式詠言其孝思孝思維當奉爲法則見三王善繼善述爲作成王業所由起也○媚茲一人四句媚訓順爾雅應作膺訓身謂身任之侯訓維孝訓享論語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謂致享乎人鬼天神謂順此嗣王一人之意身任者惟在順德順德孝德也歌詠言其孝享之思昭顯哉嗣王其服行之○昭茲來許四句謂作詩昭茲于來世嗣其祖之步武於是萬斯年皆受天之祜矣○受天之祜四句謂受天之福四方諸侯皆來朝賀於是萬斯年不遠有佐助乎此篇見周公盛養成王以作孝之事在配饗三王於郊見之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自武王滅商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於牧室及武王止稱王不稱帝不敢踰其先也周公成文武之德作儀禮上祀先公以王禮定爲喪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通行天下謂之達孝因作此篇論受專征命九年中所行皆王政稱王不爲僭盖因於禹武王稱王不爲貶恐聞者不解乃作爾雅釋詁以釋之次章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皆訓君正爲釋此詩而作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聿古通)遹求厥寍(左傳引文選注引遹並作聿)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築城伊淢(韓詩作伊洫)作豐伊匹匪棘其欲(禮記引作匪革其猶棘革欲猶古通)遹追來孝(禮記引作聿追其孝)王后烝哉○王公伊

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翰垣韻)王后烝哉○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服音匐韻北)皇王烝哉○考卜維王宅是鎬京(坊記引宅作度京音涼與王韻)維龜正之(正平聲)武王成之武王烝哉○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周公制儀禮凡有土之大夫得稱君謂之大夫君有林麓得用虞人設階有林卽有君道有王卽有藪澤藪出薪烝有烝亦有君道如夷微盧烝烝本訓衆得衆人之心爲衆所奉卽君也人心歸往爲王推之五帝稱帝三皇稱皇帝皇又稱天子諸侯又稱羣后皆君也舜稱帝

之十四年命禹代虞事禹已稱夏王元祀知古人不以此爲僭此篇皆伸明其說文王有聲五句遹聿古通爾雅駿訓大謂文王有赫赫之聲人心歸往及受專征伐之命聿大有聲聿征諸國聿求其民之安寍聿修其文教聿觀其成功文王其得衆心爲之君哉烝卽君也〇文王受命五句謂文王受命再改元因有此武功二年伐崇三年作邑于豐文王得其衆心哉〇築城伊減五句據山海經岐有減水太王都在白水鄉白水卽古減水韓詩作洫洫減古通毛以方十里之成洫解之誤當作減禮器篇引作匪革其猶棘成子人表作茍成子棘革古通周禮小行人職作慝猶犯令大戴朝事篇引猶

作欲猶入聲爲欲猶欲古通謂太王築城于周原維近減水文王作邑于豐維近澧水與之比匹非急其欲貪其土地也聿追太王之跡來作其孝耳既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稱之爲后王后皆君哉〇王公伊濯五句謂自太王稱古公王季文王爵皆上公王之公伊聲大赫濯維自作豐之城垣起四方皆來會同王之有土諸侯稱后維爲王之屏翰然則稱王稱后何莫非君哉〇豐水東注五句謂禹平水土令豐水東注大海維禹之功績及作禹貢四方皆會同於禹舜爲皇帝讓之遷虞事夏始稱王維辟能作威福然則皇之王非作威作福之君哉〇鎬京辟廱五句謂建鎬爲京師鎬有辟上宮豐有

雝上宮相去廿五里東西南北無實不服其文教者如帝舜時之有禹王非君也哉〇考卜維王五句據紀年及周書建鎬京在文王時與詩合謂考其吉而卜居鎬者維起自文王相度是爲京師維文王以龜先正之武王爲世子遵父命作成之武王非長子君也哉喪服傳凡諸侯之子立爲世子者稱長子君未立不得稱君今儀禮鄭注以君字下屬爲句誤〇豐水有芑五句爾雅芑訓白苗謂粟也與此不合一荄訓根亥己古通芑作荄猶杞作岐之比豐水旁有根荄猶文王爲西伯其根也武王襲職其苗也武王初時豈不仕以服事殷乎文王建鎬詒其孫成王作此謨謀遂得以安翼其子武王

非君也哉奚必尊之爲帝然後謂之君乎

長孫宣[illegible]
曾孫[illegible]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之九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

武王十三年巡狩河南經周公幽邛采始歸鎬京勤勞成疾告周公曰昔皇祖厎皇祖謂后稷厎謂用力敎稼穡於今勗厥遺謂勉效其遺法得顯義義古儀字謂世封上公顯爵告期付于朕身謂夢中告武王天以大環召之子有不顯朕俾皇祖不得高位于上帝謂子未能尊稷以配於郊饗汝幼子庚厥心庶乃來庚續也囑周公接續我心尊以配天庶乃來享周公承武王遺囑營東都卽用郊牛二一爲稷牛尊以配天乃作此篇序其功德爲配天之樂歌襲紀年及庋邑解爲之

厥初生民民音緡雙聲時維姜嫄時依爾雅讀作寔生民如何克禋克

祀禋民韻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爾雅引無歆字韓詩作武畝誤鄭訓敏爲拇攸介攸止止敏韻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時音寔○誕彌厥月先生如达鄭改达作羍從說文不坼不副副讀入聲韻坼無菑無害害如字菑韻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誕寘之隘巷巷古讀作衖音宏牛羊腓字之字韻上子誕寘之平林林古讀同隆下同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翼韻冰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呱音孤實覃實訏訏韻去厥聲載路截此二句屬上章分十句一章八句一章相間爲章法文義亦合○誕實匍匐匍匐卽扶服克岐克嶷說文嶷作嶷誤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蓺近刻作藝荏菽斾斾禾役穟穟說文作禾穎誤麻麥幪幪瓜瓞唪唪說文作菶菶○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釋文茀韓詩作拂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穎栗韻卽有邰家室呂覽注水經注說文並無卽字及○誕降嘉種種韻降維秬維秠山海經秠作芑維穈維芑爾雅說文穈並作虋音門恆之秬秠是穫是畝畝音媚恆之穈芑是任是負負顧音房以反以歸肇祀○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說文揄作舀一作抭鄭作抗或簸或蹂釋之溲溲釋從米唐石經作釋誤爾雅作溲溲郭注引作溞溞烝之浮浮爾雅作烰烰說文引同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烈古音厲以興嗣歲○卬盛于豆于豆于登登卽儀禮鐙字俗書作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歆音欽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小戴引作兆祀安庶無罪悔以迄于今今與歆韻

據山海經帝俊爲炎黃二帝之祖據國語姬姓爲黃帝之裔姜姓爲炎帝之裔堯以高辛爲祖姜嫄與堯父同

時然則嫄所履之帝武必黃帝裔有爲諸侯者其子孫尊之爲帝耳非帝嚳妃明甚厥初生民十句海內經云炎帝之裔有鼓延殳呂氏春秋謂鼓延爲舜樂工殳卽堯典之殳能鑄樂器者皆后稷舅家也爾雅引履帝武敏武訓迹敏訓拇謂履帝步武之足迹不必指巨指迹言無歆字朱子以歆字屬下句亦未協韓詩作武畝畝乃敏字之譌歆字是衍文攸介攸止亦見甫田篇不得解爲感動姜嫄謂民之初生實維姜氏名嫄能禋能祀以祓除無子求有子步帝武跡以享神所介而助祭所止而待事則震動則早胎則生出則養乳寔維后稷履大人跡之說頗怪誕不可從所以疑而棄之者因孕踰

常期也初疑之旋卽收之非無夫生子也○誕彌厥月
八句誕與延古通如書乃諺既誕夏侯書作乃憲既延
施于條枚韓詩作延于條枚是誕應讀作延訓及訓移
謂及滿十二月始生一可疑首生如羊生之易二可疑
不坼不副無災難無患害三可疑以赫然其靈應之速
上帝不安宓不康享其禋祀遂居然生子乎○誕寘之
隘巷十句戴氏震謂腨謂之腓牛羊寘之兩股間而乳
字之毛訓腓爲避誤謂移寘之狹巷牛羊以股間乳字
養之移寘之平林遇伐林人收之移寘之寒冰鳥以兩
翼覆承之父見其奇因親收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
長實訏其聲則大也爾雅訏路並訓大○誕實匍匐八

句匍匐與扶服古通岐謂跂其足嶷謂屹然立謂及實
能匍匐漸能跂能立以就口自食其嬉戲也蓺之荏菽荏
菽旆旆然長禾苗穟穟然好爾雅穟穟訓苗麻麥幪幪
然密瓜瓞唪唪然多是自少性曉稼穡之證○誕后稷
之穡十句謂及后稷之教稼穡也有相助之道擇豐草
之沃土茀去其草種禾自然黃茂實能開田使方實令
其禾苞而茂實能播種得時實令其禾褎而長實能薅
田發動之實令其吐秀實能壅本堅實之實令其穀好
始而實垂穎繼而實穎栗因就有邰之封娶姞姓女爲
家室世謂以其母家地封之誤說見路史○誕降嘉種
八句山海經謂黎縣爲廣都之野爰有膏菽膏稻膏黍

膏稷百穀自生是百穀之嘉種皆生於邰國舜乃命布
此種於天下謂及承舜命降邰國之嘉種於天下秬爾
雅訓黑黍秠爾雅訓一稃兩米穈爾雅作虋訓赤苗芑
爾雅訓白苗皆今之粟恆卽亙字謂緜亙亙是秬秠於
是穫之於是按畝收之亙是穈芑於是肩任之於是背
負之以歸始祀報上帝生殖之功○誕我祀如何十句
爾雅溲溲作溞溞訓淅浮浮作烰烰訓烝載訓行惟訓
謀謂及我用后稷之元穀以祀也或以杵舂米或以手
揄臼或簸去其穀或蹂脫其皮淅之聲溞溞然烝之氣
烰烰然行謀之行圖之取蕭合黍稷并腸脂焚之令香
氣達於墻屋焉及行郊禮乘大路先取羝以軷於國門

然後出郊取牲與柴則燔則烈春祈穀于上帝望興起
繼歲皆豐稔○卬盛于豆八句爾雅卬訓我木豆謂之
豆瓦豆謂之登謂我盛菹于豆盛羹于登乃焚柴令其
香氣始升上帝居然歆饗之何其氣如此信得乎時和
然則后稷之配於郊兆而祀之爲有功當報敬遵前王
之命庶無罪咎以至于今乃得有成爾雅兆訓域當依
禮記引作兆祀方協

行葦四章章八句原作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不合韻謬

周公作此爲王大射燕飲之樂歌其射以騶虞九節爲
射節諸侯大射燕飲其射以貍首七節爲射節故此篇
從彼茁者葭說起以爲興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履音禮）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爲邇之省）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几韻爾）○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御訓迓讀入聲爲逆與席韻）或獻或酢洗爵奠斝（斝原音稱誤當音愕）醓醢以薦或燔或炙（炙韻席）嘉殽脾臄（臄韻炙）或歌或咢（咢韻斝）○敦弓既堅（何休注作雕弓說文作弴弓）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東京賦作彤弓既彀）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侮當讀同務以矛爲聲）○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醹音柔）酌以大斗（儀禮斗作枓釋文云徐又音主）以祈黃耇黃耇台背（台爾雅作鮐）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敦彼行葦四句天子大射歌彼茁者葭爲射節爾雅葭訓蘆葭卽葦其華謂之蘆敦本訓厚團聚叢生之貌謂

敦然彼道旁之葭葦欲其茁壯則牛羊勿踐履方能苞茂方能成體葉泥泥然潤澤卽騶虞之彼茁者葭也然則大射當如文王之仁一發卽止乃不暴殄天物戚戚兄弟四句王稱贊禮諸官爲兄弟從謙也謂戚戚關切之兄弟莫遠俱近來與燕有陳之筵者有授之几者○肆筵設席八句爾雅緝訓和御訓迓謂以袖振几三所以和之接者則迓而受几迓入聲爲逆與席韻據宣和博古圖斝爵三足其足象曲刻兕牛首形令人驚愕又謂之兕觥名爲罰爵當音愕儀禮八豆以韭菹醓醢爲首二豆舉一以賅其餘脾謂析脾析牲脾腊乾臄謂牲喙上臄以牲脣爲敬謂陳筵布席授尊者以几以袖緝

之賓逆受之行獻酬酢禮畢立司正洗爵奠斝于中庭薦醓醢八豆有燔肉有炙肝嘉殽有析脾有牲臄及射太師歌騶虞間若一或不歌徒擊鼓爲射節謂之咢斝與咢韻○敦弓既堅八句天子彤弓以玉飾弭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鍭謂王所執之彤弓既堅勁四鍭矢參停中首尾不輕不重爲均王與上賓爲耦互發各一矢無疏數既均一序賓以能中爲賢及彤弓既彀而再射既手挾四鍭四鍭矢注于侯如樹井字序賓以能應鼓節退讓王中處一尺謂之不侮○曾孫維主八句成王自稱曾孫見大射爲享祖擇與祭人而設與貍首稱曾孫同曾孫爲主人酒醴維取釀久味厚者酌酒于爵用

大斗以祈飲此則壽老老至于鮐背爾雅黃耇鮐背皆訓老言不妨多飲以引之行以翼之立壽考維祺以助大福焉

貍首小雅不載附錄於此三章章八句

曾孫侯氏（此句爲唱首）今日泰射四正具舉（周禮王大射五正諸侯大射三正四字疑誤）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質椹質參參侯）執旌既載干侯既亢（干卽犴侯亢爲抗之省）中獲既置（中鹿中之屬獲記數籌）弓既平張四侯既良（侯爲鍭之省）決拾有常既順乃讓（順謂順羽取矢）○乃揖乃讓乃躋其堂乃節其行既志乃張（志謂先目顧侯）射夫命射射者之聲獲者之旌既獲則莫（莫讀獲）

既醉八章章四句

王者祭之明日則燕尸夏曰復昨（爾雅近刻作復胙誤）商曰肜（肜音尋近讀同融誤）周曰繹燕尸畢尸嘏主人歌此爲樂章○下鳧鷖篇爲謝尸嘏辭假樂篇爲上釐嘏主人似爲三調因未有確據姑記于此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明顧音芒）○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說文朗作朖從左形右聲）令終有俶公尸嘉告○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儀音俄）○威儀孔時（時音是）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胙允○其允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以酒首章爾雅介訓助醉以酒者謂尸酢主人之後及嘏又酌爵以酢主人主人拜受左執爵遂啐酒飽以德者謂取摶黍稷以授主人是以祖宗之慈德飽主人使主祭之君子眉壽萬年助爾大福○既醉以酒次章爾殽既將者將爾雅訓資與齎通謂取牢一切肝親齎以授主人主人振祭嚌之嚌此則壽萬年助爾德性昭明○昭明有融章爾雅昭訓光融訓長令訓善俶訓作嘉訓美公尸毛謂天子以卿爲尸白虎通引曾子曰王者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耦三公尊近天子親稽首拜尸故不以公爲尸說與毛合愚謂公尸者先公之尸也尸服死者之上服如后稷爵本爲公太王王季文王死時皆用上公服斂雖後追王尸仍服九命服若已爲諸侯祖爲天子尸則從已用侯服此禮最圓通謂光明又融長高壽明朗善其終善終又有振作盡聽公尸之嘉告乎○其告維何章謂尸告爾所薦之籩豆皆潔靜嘉美朋友所與助祭者攝理祭事各有威儀○威儀孔時章凡祭必令嗣子舉尸前奠爵故關及之謂禮儀甚是宜乎君子有孝子孝子必長遠不窮匱天永賜爾以善類矣○其類維何章爾雅宮中衖謂之壼錫訓畀允訓繼謂其類自室家之巷起萬年子孫相承繼叔向引此解之曰壼也者廣裕人民之謂也與此合○其允

維何章僕謂相附屬者多人謂其世胄相繼如何天被爾以世祿傳之萬年大命爲王又附屬者多人○其僕維何章謂其附屬如何賜爾所娶女有士行者爲婦從以多生賢孫子

鳧鷖五章章六句

尸嘏主人之後奏此爲樂章但所引爲興之水名皆在西周或近先公葬處似文武時所作成王時亦襲用之故列于此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宜以多爲聲）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爲音譌）○鳧鷖在渚公尸來

燕來處爾酒既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降古音讀作隆公尸燕飲福祿來崇○鳧鷖在亹亹漢人讀門古音應讀作文雙聲公尸來止熏熏說文引作醺醺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艱讀根雙聲

鳧鷖在涇爾雅鷉訓沉鳧謂鳧屬能沉水者與舒鳧異鷖訓水鴞王后用其羽飾車見巾車職涇水出笄頭山在西周西似取溯本尋源之義古立尸於葬後一日家中虞祭引尸自墓反及送尸尸所受之殽食亦送之墓間埋之或上代先公多葬在涇亹等水各處故從此說起以爲興以鳧鷖在涇比先公之魂魄隨之浮游而來也公尸來燕來宜謂公尸來燕其魂魄亦隨之來安享此酒殽矣爾酒既清四句謂醴酒既泲出清牲殽皆養之牢有馨香之孝德宜乎公尸嘏汝神賜福祿來成就爾矣○鳧鷖在沙章寰宇記有沙苑水與涇水合流當卽此沙宜爾雅訓肴謂其肴嘉神以爲宜爲古讀同訛謂來訛動長養之與書平秩南訛同今文書作南爲○鳧鷖在渚章渚未詳脯列之邐者爲乾脯列之但者爲濡脯以所獵麋鹿肉爲之○鳧鷖在潨章潨與嵕通西周有三嵕潨水所出來宗謂來燕于宗廟崇爾雅訓高訓充○鳧鷖在亹章亹漢地志浩亹水東至允吾入湟水孟康注俗呼爲合門水酈水經注閤門河卽浩亹河亹音門循天虋冬、今作天門冬、應讀作文雙聲方合韻熏熏說文作醺醺醉貌欣欣喜貌無有後艱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不艱於嗣世澤長遠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古尸燕畢出廟門留賓養尸之餘上賓爲上養嘏主人曰而主人受祭之福眉壽萬年保艾四方則奏此爲樂章據儀禮少牢下篇訂之

假樂君子中庸引假作嘉顯顯令德中庸引顯作憲宜民宜人受祿于天天音身保右命之中庸引右作佑自天申之申命韻○千祿百福朱本千作干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釋文宜一本並作且不愆不忘孟子引同文選注引愆作僁繁露引作騖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秩以失爲聲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四方之綱綱方韻○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友音以韻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釋文不一作匪民之攸塈

假樂君子二句爾雅假訓嘉是二字古通憲訓法憲憲又訓制法則顯訓光光光令德不如作法法皆令德爲安謂極美極樂者主祭之君子其所法法皆令德宜民宜人四句爾雅右訓助與佑音義通謂宜于民人自受祿于天尸傳神保助之意作嘏辭以命之必自天重申以錫之矣○千祿百福章謂天申之以千年長祿百世大福子孫千萬億年穆穆然敬皇皇然美皇皇宜爲君穆穆宜爲王不愆過不忘棄循行前王之舊章指所制

祭禮言○威儀抑抑章爾雅抑抑訓密秩秩訓清謂禮儀抑抑然密詩歌秩秩然清無怨惡於鬼神從由羣臣輔助之受福萬年無有竟爲四方之綱領○之綱之紀章之是古通謂君是綱臣是紀燕尸並羲及助祭之賓友百辟及卿士皆順于天子不懈於見居之職位爲民之所取法也○以下三篇爲召康公作

公劉六章章十句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侯甸者周公營東周東周地方六百里六六積得三十六同爲納總納銍納秸三服謂之甸服西周地方八百里八八積得六十四同爲小都大都二服謂之內諸侯服通東西周適得百同

合爲邦畿千里時召康公從行巡至篤公所遷之豳卽漢之朝那在西周侯服內乃述當日遷豳一段故事爲成王告之襲紀年衍之

篤公劉篤與竺通當讀作竹音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孟子引迺作乃下同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孟子引輯作戢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原刻作巘釋文巘或作巘巘卽鮮字段本改作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舟當讀作彫古通維玉及瑤鞞琫容刀○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溥與蒲古通迺陟南岡迺覯于京京音涼京師之野野顧音許于時處處時與是通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迺依迺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宗尊古通尊古讀同遵與君韻○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單音禪度其隰原徹田爲糧釋文糧本亦作粮度其夕陽豳居允荒○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原刻作鍜段本作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有音以韻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原刻作鞫韓詩作芮汭鄭職方注引作芮坭

篤公劉篤地名公爵劉字山海經槐里之山竹水出焉竹竺古音通竺篤同字篤公當殷湯時進封上公在槐里近竹水故稱篤公自毛訓篤爲厚而僞古文武成篇造公劉克篤前烈之句人遂不能解此匪居匪康九句爾雅康訓盜餱訓食戢訓聚輯訓和當依孟子作戢光訓

充孫本爾雅作光今本作桄謂篤公匪敢安匪敢盜乃場而治其田疇乃疆而平其賦稅乃積于倉乃裹爲糧或橐或囊實聚之令用度充足備弓矢各器聿始啟行○于胥斯原九句爾雅胥訓相可食者曰原巘與鮮通小山別大山曰鮮舟古周字與彫通謂篤公往相豳之田原既庶衆既繁多既順適乃宣慰之爾可無長嘆矣陟則在巘之高處復降在原之低處相度一番篤公所佩何以彫之維玉及瑤飾上以琫下以珌卽所佩之容刀也○逝彼百泉九句寰宇記百泉縣涇水下引涇水出縣西南涇谷隋因名其地爲百泉縣卽此百泉又靈臺縣蒲川下引蒲水出南山蒲谷東北合細川水又東

北合且氏川水是蒲川卽詩溥水溥水之原卽蒲谷爲周禮弦蒲藪發源處南山卽詩南岡爾雅山脊曰岡京卽爾雅絕高謂之京時爾雅訓是謂篤公又往彼百泉地徧視溥水之源乃升南山之脊乃觀于高京可作京師於是處此處於是廬爲旅於是言其言於是語其語疊字讀作兩音○于京斯依九句爾雅蹌蹌訓動濟濟訓止造應訓進曹應訓衆宗字不韻應作尊如尊彝作宗彝之比尊讀爲遵如尊五美漢書作遵禮若有遵者卽若有尊者謂篤公於絕高之京斯依之爲都諸臣蹌蹌然趨濟濟然立布筵授几篤公既登堂乃憑几乃進其衆臣執豕于牢烹之酌酒用匏尙質或用食禮或用飲

酒禮或拜于堂下君之或燕于宗廟尊之尊讀爲遵雙聲○既溥既長一章爾雅溥訓大陰陽謂分出經緯曾子天員篇引山書云東西爲經南北爲緯其軍三單謂就幽邑三鄉徧爲三軍單讀爲殫使三軍調換三殫其力度步量也夏用八寸尺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殷用九寸尺以八尺爲步步百爲畝周用十寸尺十尺爲步步百爲畝殷之百畝止當周五十畝夏之百畝止當周二十五畝篤公則用周步折算通融計之什分收一般步百畝收其租五斛夏步百畝收其租二斛五斗謂之徹法爾雅山西曰夕陽謂幽地既大既長既度日影正南北乃登高岡相其陰陽經緯觀其流水合處在何方位其兵用上公制作三軍三殫其力又平排十指爲尺十尺爲步謂之周步定爲什分收一以爲糧自山之西西至涇水之源皆開鑿作田幽居倍乎其大矣此指其積功累仁實政來○于豳斯館九句爾雅正絕流曰亂寰宇記眞寍縣大陵水下引水經注大陵水小陵水出巡和南殊川西南逕寍陽城故詩曰夾其皇澗是大陵小陵兩水夾往皇澗其上游爲過澗卽不窋故土漢地志右扶風汧縣芮水出西北東入涇卽詩芮阮按鞫爾雅訓窮謂芮水窮處與涇水合流篤公就兩水間爲都卽漢宜祿縣城爲豳故國爾雅基訓經又訓設謂篤公于豳立館舍仍南渡渭水取厲石磨刀取碫石鍊鐵爲

農器所止經始處陳設乃整理聿衆聿有又開鑿皇澗上溯于過澗所寄止之羈旅就耕者乃安靜因就芮水盡處止而爲都爾雅密訓靜卽訓尼尼猶止也

泂酌三章章六句 原作章五句

成王廿九年巡東周甸服至河南滎澤召康公從因就滎水起興作此以誨成王泂卽滎字左傳衞懿公敗于滎澤紀年作泂澤泂滎古音通一左隱三年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謂行潦雖濁以泂水注之則清猶蘩蘋雖薄采而薦之則敬也一左襄廿八年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濟澤謂濟脈至河南湧出爲滎澤東南流經柯邱又名阿澤

亦指此篇言（襲紀年爲之）

洞句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餴爾雅作饙饎商頌作糦周禮作饎並與母韻鄭讀作饎不韻誤）豈弟君子民之父母（母顧音媚）○洞句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洞句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釋文漑本或作概按當作概毛又訓清改作漑誤）豈弟君子民之攸塈（爾雅注引塈作呬或本魯詩）

洞酌彼行潦毛讀洞同迥訓爲遠行潦隨處有之何必遠酌乎不可通洞即熒字乃濟脈之最清者當截爲一句挹彼注茲四句餴爾雅作饙訓稔謂飯熟則氣上奔饎即儀禮饎爨之饎指祭飯言爾雅訓酒食據下章濯罍濯概因兼及酒豈弟當依國語作愷悌訓樂易謂洞水最清酌彼行潦之濁水先淅去米糠再挹彼洞水注此再洗可以烝爲奉神之飯樂易之君子以强敎之以悅安之民即仰之爲父母矣○可以濯罍刻畫雲靁之尊謂之罍據古禮尊必先以元水三注于尊然後入醴酒謂之涗清謂先洗以行潦再挹洞水三注于罍可涗醴酒以奉神見不必苛求此民之所以歸向樂近也○漑與罍作對文鬯人職祼事用概是貯鬯酒之漆尊名概概者尊腰有橫帶如概也毛改作漑與濯字複誤塈魯詩塈作呬訓息塈亦當訓息由歸而息塈從既從土謂民皆土著歸服於我喻寬待殷遺民正所以收服之與召誥勸成王寬待殷獻同意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成王三十三年王游於卷阿召康公從特作此歌以彌爾性爲言嗣先公爲祝一若王玉體甚弱其保護之勤有形於詠歌者計十五歲即位至此年四十七再四年而崩亦可見矣（襲紀年爲之）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南戶音任）豈弟君子來游來歌（歌阿韻）以失其音○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正義本作酋近刻作遒爾雅注引作嗣先公爾酋矣爾字衍）○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厚顧音戶按古文作垕以土爲聲）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爾雅注引作祓祿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顒顒昂昂（爾雅作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子使韻）○鳳皇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天身音）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命顧音彌吝反）媚于庶人（人命韻）○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爾雅作噰噰雝韻菶喈韻萋）○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馳當作駝音跎）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有卷者阿卷音權即陶邱大卷本紀作泰卷紀年作大坰湯征昆吾時陳兵於此漢割屬熒陽名爲權縣成王游於卷阿卷阿二字相屬是大卷即爾雅偏高之阿邱

為熒水所經一都會勝境也票風自南爾雅迴風為飄
以南風回旋於卷阿比成王往蹕於此風古音王與南
韻豈弟君子三句謂樂易發動之君子來游因之來歌
以陳其音述己作歌之意○伴奐爾游矣章伴奐叠韻
閒散貌優游叠韻暢適貌彌爾雅訓終性生也似爾雅
作嗣訓繼先公謂文王壽九十七酋爾雅訓終謂伴奐
爾此游矣優游爾此休矣使爾終爾之天年繼先公之
高壽九十七矣○爾土宇昄章章土宇謂土地之版圖
所覆也爾雅昄訓大謂爾土地所奄有之大圖章亦甚
之厚矣俾爾彌爾生百神維爾所主矣○爾受命長矣
章爾雅茀作祓訓福與魯詩合純嘏並訓大謂爾受命于

天者長矣福祿爾常享矣○
有馮有翼章謂有馮依有燕翼爾有孝有德以引長以
輔翼四方奉之為法○顒顒卬卬章爾雅顒顒卬卬訓
君之德卬為昂之省好聲聞好品望四方奉之為綱○
鳳皇于飛章成王十八年鳳皇見於卷阿因述以為興
鳳古文作𠑹即朋字百鳥隨之成羣又名為鵬莊子寓
言謂海鯤所化託為別說誤爾雅集訓會藹藹萋萋爾
雅訓臣盡力謂鳳皇往飛百鳥隨之羽聲翽翽然亦百
鳥聿止猶藹藹然王多善士聽王使令順于天子盡其
力○亦傅于天四句爾雅傅訓歷謂高飛則歷于天喻
王歸西周多士亦遵王命而媚順于庶人○鳳皇鳴矣

章爾雅雝雝作噰訓和○君子之車章爾雅庶訓侈考
工記飾車欲侈謂飾車車耳反出坐之寬展謂車既侈
出且隨從數百乘馬既閑習且馳驅迅急陳詩不多維
以成此為游覽之歌○成王時詩止此以下忽接厲王
時詩至康王以後厲王以前何以無詩不可曉

民勞五章章十句

厲王寵任榮夷終（紀年作榮夷落）專利重斂國人謗王王命衞
巫監謗至道路以目於是國人叛厲王懼奔河東彘縣
共伯和間起入王朝秉政十四年傾于王位召穆公作
此述王意以告戒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元帝紀引汔作迄）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左傳引憯作慘說文作朁）柔遠能
邇（釋文柔一作揉安）以定我王○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
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謹惛怓（釋文云說文作昏怓段氏云說文作怋怓）式遏
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民亦勞止汔可小
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國以或為聲）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
寇虐無俾作慝敬順威儀以近有德○民亦勞止汔可小
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
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宏大○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
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綣讀作卅雙聲）式遏寇虐無
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左傳荀子諫並作簡○按諫作簡猶衞風簡兮韓詩作柬之比）

民亦勞止四句爾雅勞訓勤止訓定戲訓汔舊說謂戲
同幾訓危愚謂戲即剴字剴切之言爲危言井卦汔至
亦未繘井未濟卦小狐汔濟皆爲危義小當讀作少謂
當時之民亦賴汝共伯和勞來安定之危可少康矣宜
加惠此中國輕其賦稅以安四方之人心無縱詭隨二
句詭隨謂詭譎隨人意旨指助成榮夷重斂言謂無寬
縱詭隨之小人以戒謹其不良者謹爾雅訓誥式遏寇
虐二句寇虐指十四年獫允侵宗周荊蠻淮夷侵洛入
寇虐害生民言憯爾雅訓曾謂宜用武臣遏止寇虐可
如當日曾不畏明法至於縱寇乎柔遠能邇二句柔與
揉通謂宜馴揉其遠國操練其近國以安靜我王可也

左昭廿年引民亦勞止四句曰施之以寬也引無縱詭
隨四句曰糾之以猛也引柔遠能邇四句曰平之以和
也解此最合○汔可小休章爾雅休訓息逑與爾雅鳩
通訓聚古文書方鳩僝功今文作旁逑孱功謂不重斂
使民有餘財惛怓謂擾亂政務之人無棄爾共伯之成
勞以爲王之美式遏寇虐四句謂用兵遏止寇虐不至
作惡敬愼爾爲臣之威儀親近有德之人謹守臣禮庶
免干位之嫌○汔可小愒愒與爾雅愒通訓息俾民憂
泄國人反叛懼討赦其罪則憂心解釋醜厲謂醜類暴
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二句爾雅正訓督訓董司馬掌
邦政又名大正指督兵之官正言謂用師遏止寇虐無

使官正至于敗北也戎雖小子二句春秋書法四夷雖
大曰子謂戎雖小小子國而用力虐民甚宏大不可不
急爲遏止○國無有殘謂待國人當從寬免死不得嚴
刑殘害之以謹繾綣左昭廿五年繾綣從公謂纏繞不
撒手正詭隨惡態無俾正反謂無使掌兵柄之官正領
兵追寇至半途而反如虢公長父所爲也見紀年王欲
王成共伯汝用是大諫之後宣王中興共伯逍遙歸共
山之首終其天年此詩之力也

板八章章八句

太子晉謂厲王革典謂革去舊章別立新法其一在嚴
刑以軍法施於平民其二在重斂什分取二諸侯之貢

重其三在關市之征煩瑣苛刻按穆王周禮此三職皆
經厲王時所改作附入不盡其原文當時寵用理財者
獨少年榮夷終一人紀年作榮夷落最失者不愛惜太子使之
監政幾爲國人所殺凡伯特作此以諫之
上帝板板爾雅板作版下民則癉釋文僤本又作癉緇衣注引作癉出話不然
爲猶不遠靡聖管管爾雅管作痯廣韻引作悹不實于亶猶之未遠是
用大諫○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孟子同說
文一作呭一作詍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我
雖異事及爾同寮釋文寮作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
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
夫灌灌爾雅作懽懽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

爾雅作謞謞不可救藥○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
載尸民之方殿屎一作𠸄𠯗說文作唸㕧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
莫惠我師○天之牖民韓詩外傳作誘民安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
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僻無自立辟○介人
維藩說文引介作价大師維垣鄭大音泰誤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
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敬天之怒無敢戲
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上渝若讀作偷此驅應讀作敺昊天曰明明顧音芒及
爾出王王古文作𡉚音往昊天曰旦及爾游羨近刻羨作衍
上帝板板二句爾雅帝訓君板板作版版訓僻謂王改
革舊典立法偏僻癉爾雅作瘨訓病謂君立法偏僻下
民則病矣出話不然二句爾雅話訓言訓猷猶爾雅作

猷訓謀謂君上出話而民不以爲然爲謀必不能遠行
因拂人之性也匪聖管管四句爾雅管管作痯痯訓病
謂煩言疲罷之病亶訓誠謂我匪聖而痯痯言之不實
出於誠心乎見謀之未可遠行是用此作大諫之○天之
方難四句爾雅天訓君難訓阻訓艱謂欲阻難下民蹶
訓動謂欲變法憲憲洩洩訓制法則孟子作泄泄訓沓
沓謂議論沸騰謂君之方困難下民臣無得然之多作
條例君之方變動舊章臣無得然之別生議論辭之輯
矣四句爾雅輯訓協訓合繹作懌訓樂訓服莫作嗼卽
謨字訓定謂辭之協于民心民由是浹洽矣辭之樂于
民心民由是奉爲謨而安定矣○我雖異事章爾雅寮

訓官囂囂與敖敖通訓傲當依孟子訓陳說之貌謂我
雖所職異事及爾是同官我就爾講聽我囂囂陳說之
我言維宜從事勿以爲可笑也先民不有言當下詢于
樵夫乎○天之方虐章爾雅謔謔謞謞訓崇讒慝灌灌
作懽懽訓憂無告蹻蹻訓憍謔訓戲謂君方暴虐無得
然其讒謔讒慝者我老夫懽懽然憂之告汝榮夷爲執
政小子蹻蹻然憍慢不聽匪我言已老耄也爾用可憂
之事爲戲謔多將熇熇然讒慝蠭起不可救療矣○天
之方懠四句爾雅懠訓怒謂醉而齊色之怒夸毗爾雅
訓體柔善與體通爾雅尸訓陳謂君方醉怒無爲體柔
屈從之王燕飲之威儀盡迷膳夫爲主人則當代爲陳

布之民之方殿屎四句爾雅殿屎訓呻葵訓揆資訓財
師訓人謂使衞巫監謗民今方呻吟不出聲則謂莫我
敢揆而叛亂乎喪亂復遭重斂至無以安生曾莫加惠
於我人可乎○天之牖民章謂君之開導民也如壎篪
之相和應如璋圭之執爲信謹依乎舊制自取攜如意
無曰益增多則誘民甚可移易也民之多偏僻斷不宜
自立法以禁制之○价人維藩章价人謂在內宿衞之
甲士大師謂在外屯聚之師旅不當扣減其廩餉大邦
謂畿內大國之諸侯大宗謂大門宗子指世卿之家言
不當責其重責使懷我之德方獲安寧此四等皆國人也王之
世子爲宗子恃此四等人作扞城無使國人不服至于

城壞獨自孤立斯可畏矣奈何爲榮夷終所惑令太子監政務乎後國人叛太子靖逃入召穆公宫國人圍之穆公以己子爲太子代太子死○敬天之怒四句爾雅渝訓變謂君之暴怒卽天之暴怒無敢戲豫致君妄殺人君之變動卽天之變動無敢馳驅致君愈峻法昊天曰明四句王古文作㞷卽往字之省謂昊天聿明爾百官所出往無不見昊天聿旦爾百官所游衍無不知縱逃人禍必有天刑逢君之惡罪不可逭也

長孫宜崇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之十

吳川吳懋清迴溪著

蕩八章章八句

召穆公虎傷周室大壞見厲王暴虐與殷紂同因託之文王諫紂言雖激切聞者動心其用意微而婉如此

蕩蕩上帝爾雅作盪盪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僻命音問近刻僻作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韓詩作訦說文作忱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諶韻轉終猶駟鐵篇中韻轉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商韻王曾是彊禦禦與強圉通曾是掊克定本作倍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音匐天降滔德近刻滔作慆女興是力○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作讀作詛祝讀作詋靡屆靡究○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韓詩時作以漢志引作旨亡背亡仄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漢志作旨亡陪亡卿○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爾以酒不義從式式音試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釋文崔本作評俾晝作夜夜韻音豫○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于中國說文奰作𡙡張衡賦作奰贔左思賦作贔屓覃及鬼方○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舊與久古通久音几與時韻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人字屬下讀與人尚乎由行句法同曾是莫聽聽平聲大命以傾○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未有害近刻枝下有葉字妄本實先撥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世韻害

蕩蕩上帝四句爾雅蕩蕩作盪盪訓僻帝辟並訓君謂

謚謚然更革成法之上帝卽下民之君也暴疾作威之帝其命令多偏辟天生烝民四句爾雅烝訓君諶訓信克訓能謂天生爲君爲民其命匪可信靡不有初鮮能有終上下易位者有之○文王曰咨章咨爾雅訓嗟嘆息聲彊禦謂強暴嚴刑之臣掊克謂貪婪重斂之臣彊禦在位卽立政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也掊克在服卽立政乃惟庶習泆德之人同于厥政也謂文王嘆紂曰嗟嗟嘆汝殷商曾用是強暴掊克兩種人曾用是在職在事天降生此滔漫之人汝興起彼實力任之○而秉義類六句而爾義通爾雅秉訓執類善也懟爾雅訓怨屆訓極究訓窮謂爾秉執義理善類彊禦之臣欲

禁制國人多生怨懟撿流言以對汝謂之誹謗寇攘民財者用事於内民維詛維祝靡極靡窮安能禁止○女炰烋于中國六句炰烋一說作狍猇謂惡獸聲但二字從火當指炮烙之刑言王氏引之訓明爲勉爾雅孟訓勉大戴孟訓明孟津卽盟津音義並通謂汝炰烋于中國方三千里斂民怨以爲事不勉爾德是無在背在側者爾德不勉以無爲陪貳無爲卿佐者斥所任皆非人○天不湎爾以酒六句爾雅式訓試古通號訓評謂天不酗爾以酒也明知其不義從而試爲之用燕喪威儀既愆爾容止靡朝靡暮用號用呼以晝爲夜長在醉鄉○如蜩如螗六句蜩爾雅有蝘蜩有螗蜩奰毛謂不醉

而怒謂之奰未詳所出當訓怒目相見鬼方鬼古音九鬼侯爲紂所殺後武王率彭濮之兵伐紂卽鬼侯國人謂如蜩螗如沸羹之聲號呼醉聲文王伐豐崇等國小大邦罔不以酒喪國人尚罔非酒惟行内見怒於中國遠見惡於鬼方後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指此事言○匪上帝不時六句謂非上帝不時時眷殷也殷咈其舊有位人棄之不用然人尚有典刑可守至末年殷其典刑盡喪民敢奪祀天之牲牢亦置不問大命用以傾矣以刑顛成與上章以行顛喪同○人亦有言六句謂人亦有云大木顛仆倒拔根已揭出枝葉雖未害本已先撥殷紂當

以夏桀爲監我王亦當以殷紂爲監○以下插入抑篇爲平王時詩毛謂此篇及賓筵篇皆作於厲王時因移其篇次列於厲王時誤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據紀年宣王十六年衛武公卽位時年四十一及年將近耄作白圭篇託爲羣臣戒己之辭以質爾民人至不可爲也爲首章共八章常令人諷誦於其側以自儆及年八十三以兵護送平王於東都見平王及百官皆湛於酒乃將此篇加作四章列於首改名懿戒進之王朝以戒王言雖戇直令讀者無所容其怒甚得溫柔之旨毛序謂厲王時詩移列諸此誤

抑抑威儀（左傳抑作懿古通）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疾職韻）哲人之愚亦維斯戾（戾維韻）○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小戴引覺作梏）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爾雅湛作妉）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明刑（共與拱通）○肆皇天弗尚（尚古音讀同常）如彼泉流（近刻作流泉誤）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埽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兵匾音必良反）用戒戎作用逷蠻方○質爾民人（近刻倒作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虞音吾韻度）慎爾出話敬爾威儀（儀音誐）無不柔嘉白圭之玷（說文引玷作刣）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爲古音讀同譌）○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逝讀折音書）無言不讎（韓詩讎作酬古通）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友匾音以）庶民小子子孫繩繩（爾雅作憴憴安）萬民靡不承（釋文別本作萬民是不承誤）○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媿于屋漏（中庸引媿作愧爾雅同）無曰不顯莫予云覯（毛訂本作莫云予覯安）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射顧音豫古音序）○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緇衣引愆作僣左傳引作無載爾僞載詐也僞與譌通）不僭不賊（釋文僣本文作譖）鮮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爾雅作虹召旻篇作訌）○荏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釋文說文引話作詁今說文作話左襄二年引作話）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

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成（莫本或作暮）○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懆懆（近刻作慘慘誤）誨爾諄諄（爾雅作訰訰）聽我藐藐（爾雅作邈邈）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未知亦聿既耄○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國以或爲聲）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遹其德俾民大棘

抑抑威儀二句爾雅抑抑訓密國語稱此篇爲懿戒古讀懿同抑爾雅懿訓美謂威儀美且密亦通謂威儀爲德之廉隅方正不倚人亦有言六句爾雅職訓主戾訓罪謂人亦有云無哲爲酒所累而不愚常民之愚亦主生病哲人之愚亦維因斯而獲罪○無競維人八句爾

雅競訓强維訓謀訏訓大覺爾雅作梏訓直與緇衣引合謂無有强於作賢人四方奉爲訓無有直於修德行四國皆順從大謀以定其命令遠猷時常入告敬爾威儀謀爲民之法則○其在于今章爾雅迷訓惑湛爾雅作妉訓樂紹訓繼共爾雅作拱訓執刑訓法謂在東周樂從之飲弗念其繼紹前業罔布求先王之典禮克拱執乎明法耶此言深中平王之病○肆皇天弗尚章爾雅肆訓今淪訓率尚常古通謂今皇天弗常眷周矣如彼泉之流滔滔日下無率相與亡也當早起夜寐洒埽外庭內室謀安民之章程修整爾車馬及弓矢戎兵用

警戒犬戎而作用離遏縉申之蠻方正其滅西周之罪

眞苦口直言也下乃接以白圭自儆之篇○質爾民人

章爾雅質訓成謂成就之爾託爲衞臣爾己也謂成就

爾民人敬爾爲侯之法度用戒不可度之虞愼爾出言

敬爾威儀無不當和美圭玷尙可磨作別器言玷則不

可爲動矣南容三復白圭指此以下八章言○無易由

言章爾雅由作繇訓於朕訓我讐作酬訓報繩繩訓戒

謂無易於言也無曰苟且矣莫持我舌者言不可縱矣

無好言及人人不酬無明德及人人不報惠愛于同朝

朋友下至庶民小子爾子孫皆憴憴然戒愼則萬民靡

不承其敎者○視爾友君子章爾雅媿作愧訓慙謂視

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顏色然於不遠至近之地得

毋有愆乎有神相察爾室尙勿愧于屋漏無曰此處不

顯莫旋我見也神之至也不可度況可厭射乎邵氏晉

涵謂漏與陋通謂屋之隱暗處存之○辟爾爲德章爾

雅辟訓君臧淑並訓善嘉訓美不愆于儀左傳引作無

載爾僞極安爾雅載訓僞僞又訓詐正爲此句作釋僭

訓差虹訓潰謂潰亂謂君爾爲德當使善使美善愼爾

容止無載爾詐僞不僭差不賊害罕不奉爲法猶贈我

以桃必當答以李彼云童羖應無角不知已有角實欺

爾好酒如童蒙小子耳○荏染柔木章荏染柔木謂桑

柘等木旋飼蠶引出其緡之絲可以成禮服猶溫溫恭

人爲積德之根基哲人告之善言則順德是行愚人反

謂我僭差人心不同如其面焉安能強合○於乎小子

章於乎卽嗚呼謂嗚呼小子未知善否匪特手攜之行

旋示之以事匪特面命之言旋提醒其耳假曰未知亦

已抱子爲人父矣民之匪自滿假者誰早已知之而晚

年始有成者乎○昊天孔昭章爾雅夢夢作儚儚訓惛

慄慄作慘慘訓慍諄諄作訰訰訓亂藐藐作邈邈訓悶

謂昊天已厭周甚顯矣我生此時靡富作樂視爾儚儚

然惛我心慄慄然慍誨爾訰訰然不明聽我邈邈然發

悶匪用我言爲敎反用爲我苛刻假曰未知亦聿旣老

耄尙不知改悔乎○於乎小子末章謂於乎小子告爾

舊章之容止聽用我謀庶無大錯天運方艱難聿喪其

國取喻不遠昊天斷不差爽倘違戾其德使民大困急

亡可立待也言甚剴切當詢平王之辭毛序以爲刺厲

王誤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厲王元年命榮夷終爲卿士以專利重斂爲事國人謗

王八年命衞巫監謗芮伯良夫作誥戒百官于朝斥榮

夷終爲執政小子十二年國人叛王奔于彘芮伯復作

此篇痛斥其非彈刻飛章無踰此者與百官戒皆爲名

作

菀彼桑柔其下侯旬爾雅注引旬作洵爾雅洵訓均捋采其劉劉[illegible]柔瘼此

下民不殄心憂憂韻劉倉兄塡兮釋文兄本亦作況古通倬彼昊天大古
音身寍不我矜矜卽爾雅憐字○四牡騤騤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
國不泯民靡有黎黎韻表具禍以燼燼段本作盡訝於乎有哀哀以衣爲
聲黎韻國步斯頻○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疑韻云
徂何往往韻君子實維維韻秉心無競誰生厲階階韻至
今爲梗梗韻○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辰韻逢天
僤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孔棘我圉圉鄭改作禦誤○
爲謀爲毖亂兄斯削告爾憂恤恤墨子引作告女憂卹可讀同謠與毖韻誨
爾序爵墨子引作誨女予爵爲序爵之謠誰能執熱墨子引作孰誰作熱逝不以濯
濯墨子引作鮮不用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溺以弱爲聲○如彼遡
風風古音孚亦孔之僾民有肅心心韻風荓云不逮好是家嗇

近刻作家嗇段本依鄭作家穡力民代食家嗇維寶近刻作稼穡代食維好○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賊家嗇卒痒哀恫中國釋文恫又
作痌具贅卒荒靡有旅力力韻國以念穹蒼○維此惠君民人
所瞻人韻君瞻字作轉韻秉心宣猶心韻猶字不韻考慎其相相平聲維彼
不順順韻自獨俾臧臧韻自有肺腸俾民卒狂○瞻彼中
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釋文譖又作僭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
維谷○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
能胡斯畏忌賈山傳引斯作此○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迪當讀軸音維
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寍爲荼毒○大風有隧有空
大谷維彼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垢讀入聲音辱○大
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

悖○嗟爾朋友友韻爾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
旣之陰女鄭讀陰爲蔭誤反予來赫鄭以嚇釋赫安○民之罔極職涼善
背涼毛訓薄從公鄭作諒應作涼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遹職競用
力○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涼應從水作涼覆背善詈雖
曰匪予旣作爾歌

菀彼桑柔二句正義引爾雅旬訓均今本爾雅洵訓均
又訓龕龕猶蓋也爾雅注引魯詩亦作洵謂鬱然茂者
彼桑之柔條在其下者維均賴之爲庇蔭見食貨爲民
之命不可過取捋采其劉六句爾雅毗劉訓暴爍毗爾
雅作膍訓厚劉訓殺瘼訓病倉兄兄爲況之省猶云倉
皇塡訓久與塵陳通倬訓大矜卽爾雅憐字謂重征厚

歛猶採取其葉暴爍之病此下民我不絕心憂倉皇不
安久矣大彼昊天寍不我民是憐耶○四牡騤騤章爾
雅夷作彝訓常黎訓衆亂指厲王十四年玁狁淮夷並
入寇言燼指厲王廿二年大旱五年言謂國人之叛也
王駕馬騤騤然出奔旟旐翩然走送亂之生也不常民
無有多衆俱被寇旱盡爲灰燼嗚呼有哀國運斯蹙矣
○國步蔑資章爾雅將訓資謂出路所齎之資斧維訓
圖心訓謀競訓强謂國步無資糧天不我齎送無所可
庥戾云徂將何適乎君子實爲國圖執謀必無與民競
爭利誰興亂階至今尚爲梗於道路乎○憂心慇慇章
爾雅慇慇作殷殷訓憂不辰訓不時僤爾雅作亶訓厚

覲爾雅作遘訓見㾓作閔訓病圉訓垂謂邊陲謂憂心
慇慇然慮我土宇我生不時遇天厚怒自西周至東周
無一所安處西戎寇西周淮夷寇東周多於我見病甚
急我邊圉○爲謀爲毖章爾雅毖訓慎恤與謐通爾雅
作謐訓靜亦訓慎指作百官戒言載訓行胥訓相謂爲
汝謀爲汝慎亂之景況斯可除我作百官戒告爾民變
可憂宜謐慎誨爾序官爵勿受賄孰能以手執熱逝不
用水濯者其何能善更改則相與沉溺而已謂戒之不
聽○如彼遡風章爾雅僾訓唈謂風中喉則於唈失聲
肅訓進荓作拼訓從逮與迨通訓及謂政逆民心如彼
逆風而行亦甚之啞不能張聲民本有進貢之心從云

貢不及已應好待是稼穡之民勞力爲力田之民爲爲
政者代勞苦出貢賦以食之稼穡維當寶重之代食者
維當好待之○天降喪亂章爾雅蟊賊訓食禾蟲痒訓
病恫訓病贅與綴通旅與膂通穹蒼訓蒼天謂天降喪
亂至王奔彘已滅我立王矣因旱復降此蟊賊稼穡盡
傷矣哀痛中國俱聯綴盡饑荒無有膂力能挽回與慮
穹蒼未知天意若何○維此惠君章爾雅惠訓順心訓
謀俾訓從臧訓善謂維此順人心之君爲民人所瞻仰
執謀宣猷詳考慎取其相與理政之人維彼不順之人
自獨信任從而臧之自有一副心腸使民不堪卒叛亂
至狂悖○瞻彼中林章謂視彼中林鹿被人逐甡甡然

走猶寮友已僭差逐之不相教誨以善矣人亦有言進
退維坎竆動則獲罪孰肯苦口諫止者○維此聖人章
謂維此聖人瞻見百里之外思患豫防之維彼愚人反
以狂悖之民爲喜言彼何能爲匪有言其不能禁止者
何於斯有所畏忌而不激成大變耶○維此良人章爾
雅迪訓進以由爲聲可讀同軸與覆韻復爾雅作腹訓
厚謂維此善人不求不進貶斥之維彼殘忍人是顧是
心腹厚待之民之貪亂者寍甘爲彼荼毒乎○太風有
隧章爾雅西風謂之泰風謂揚沙捲葉之風征訓行謂
泰風所行則有路因有竅空于大谷彼得而乘之維彼
良人作爲用善令無隙可乘維彼不順人心者逆行以

中垢辱有隙可乘也○太風有隧次章謂太風之有路
因貪人之敗其善類聽流言則舉以對指爲誹謗誦我
戒百官之言則如醉不醒不用其良反使我民至於狂
悖○嗟爾朋友章謂嘆爾寮友予豈不知激變而作此
戒乎如彼拼飛之蟲時亦爲弋所獲禍及身矣既之陰
告汝反謂予來嚇汝也○民之罔極章爾雅職訓主涼
當作諒鄭讀作諒與亮通爾雅亮訓信克訓勝回古違
字遹卽術字猶道也謂民之叛亂無窮主於信任善反
背之人其爲民不利如云不勝至民之違道主於競用
力以禁之指監謗言○民之未戾章爾雅戾訓定謂民
之未安定也因主使盜民財之人爲寇掠信曰不可復

爲反背其言而善於詈人謂人之讒言云然汝雖曰非
予罪是小人不聽令之過我既作爾歌以告之矣善背
爾者之過歟抑爾偏於信用之過歟
附錄百官戒于此可知古同寮有相規諫之例不得據
毛序盡指爲刺王
芮伯若曰予小子𡱁夫稽道謀告天子惟民父母致厥
道無遠不服無道左右臣妾乃違民歸于德德則民戴
否則民讎讎報也報以怨言茲言允効于前不遠商紂不道夏
桀之虐謂如桀之虐肆我有家嗚呼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
爾執政小子謂榮夷少年用事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昏強也方圜是弗字
導王不若若順也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民將弗堪治亂

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古人求多聞以監
戒不聞是惟弗知后除民害不惟民害害民乃非后惟
其讎非謗也讎報也后作類也類善后弗類民不知后惟其怨民
至億兆后一而已寡不敵衆后其危哉嗚呼口口口如
之據孔晁注是養音亦如之三字闕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爲事不
勷德以備難下民胥怨財力單竭單古殫字手足靡措弗堪
戴上不其亂而以予小子𡱁夫觀天下有土之君厥德
不遠罔有代德時爲王之患其惟國人嗚呼惟爾執政
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克憂往愆以保爾居爾
乃瞶禍戠哉遂弗悛予未知王之所定蝟乃口口小子二字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口不存焉慮字變之攸

伏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爵以賄成賢智箝口
小人鼓舌逃害要利並得厥求惟曰哀哉我聞曰以言
取人人飾其言以行取人人竭其行飾言無庸竭行有
成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實蕃有徒王貌受之終弗獲用
面相誣蒙及爾顛覆爾自謂有餘予謂爾弗足敬思以
德備乃禍難難至而悔悔將安及無曰予爲惟爾之禍
謂無曰予好爲此言惟爾之自取其禍耳

雲漢八章章十句

厲王廿二年大旱至廿六年廬舍俱焚厲王崩召穆公
以子代太子靖死至是乃出而立之是爲宣王時共伯
和攝政十四年人心頗服仍未告退周大夫仍叔承宣

王旨代作此篇言大旱不止或天意在攝政者欲使我
遯乎共伯聞之知王有志興復効官而去歸共山之首
天遂大雨

倬彼雲漢韓詩倬作菿與爾雅合北堂書鈔引作對誤昭回于天天音身王曰於
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
圭璧既卒寍莫我聽○旱既太甚蘊隆蟲蟲釋文本作蕰本亦作爞韓詩作爞爾雅爞作爞韓詩作烔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靡神不
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臨應讀作隆如臨衝韓詩作隆衝耗斁下土繫[illegible]引作耗射寍丁我躬○旱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
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
于摧鄭改于摧作吁嗟訓嗟誤○旱既太甚則不可沮沮讀同阻赫赫炎炎

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寍忍予○旱既太甚滌滌山川川音馳旱魃爲虐如惔如焚韓詩惔作炎字書作燄釋文焚又作燔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寍俾我遯釋文遯本又作遂○旱既太甚黽勉畏去近刻黽作僶胡寍瘨我以旱韓詩瘨作疹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祀近刻作明神宜無悔怒○旱既太甚散無友紀鞫哉庶正疚哉冢宰釋文疚本或作灾又作究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右顧音以靡人不周周音主鄭改周作賙誤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釋文本或作瘇○瞻卬昊天釋文卬本或作仰下同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無贏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爲去聲以戾庶正瞻卬昊天曷惠其寍

倬彼雲漢章爾雅倬作菿訓大昭訓光辜訓罪穀不熟爲饑菜不熟爲饉薦作荐訓仍饑爲荐臻訓至謂最大者彼天之雲漢色陰闇則雨今光轉于天大旱之象嗣王曰嗚呼何罪於今之人乎我先王上賓戎夷入寇天降喪亂加以饑饉荐至大旱五年靡神不舉祀靡愛惜斯牲圭璧既盡用以禱求乃莫我聽乎訓寍爲乃王氏引之說○旱既太甚章爾雅蟲蟲作爞爞訓熏瘞訓幽謂隱埋之丁訓當謂旱既過甚蘊熱爞爞然不絕禋祀自郊徂壇壝宮上天下地及四方奠酒瘞薶靡神不統祭于六宗一壇也歆入聲轉克臨雙聲轉隆隆降也或后稷不克歆上帝不降臨至耗敗下土乃當我身乎○

則不可推九句爾雅兢兢訓戒業業訓危此緊接上章謂不可推委其責於人我兢兢然戒業業然危覺有如霆如雷之威周所餘之衆民靡有孑然遺留者昊天上帝則不我遺矣胡不相畏先祖之祀于是摧挫斬絕邪○則不可沮九句爾雅攸訓所說文攸作攸言水所趨爲攸大命尙書大命不摯本紀作大命胡不至指爲天子謂之受大命羣公先正謂上公及官正有功配享各祀者謂旱已太甚則不可沮止矣上天赫赫炎炎之威或去我無處此當受大命者近之奈何靡瞻靡顧乎羣公先正之神則不我助矣豈父母先祖胡乃忍與此亢旱乎子讀上聲方合韻○滌滌山川九句山海經蚩尤

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逐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謂徙之沙漠之外叔均乃爲田祖魃時亡之謂禱田祖則雨謂旱已太甚滌滌然山無木川無水旱魃肆虐如惔如焚我心如熏羣公先正我屢祈之則不我聞矣昊天上帝乃欲使我遯去耶此蘇子由說○黽勉畏去九句爾雅憯訓曾祈訓叫謂呼而告之虞與娛古通謂旱已太甚黽勉從事畏葸不敢擅去亦蘇子由說胡乃病我以旱曾不知其故季春雩雨祈有年甚早祭四方社稷在仲春亦不晚昊天上帝則不我歡娛矣敬恭明神各祀應無招悔觸怒方合情理○散無友紀九句爾雅里作瘇訓病謂旱已

太甚我又居憂散無寮友經紀其事乎鞫窮哉衆官正疚病哉大冢宰趣馬不以粟秣馬師氏弛兵不除道膳夫徹膳左右侍御無采衣靡人不周到無誘於不能而遂止者瞻卬如父者昊天云如何其病之耶○瞻卬昊天章有嘒其星謂星暗則雨光而有芒如彗則不雨謂瞻仰昊天有彗芒者其星此亢旱之象也大夫君子各官昭格竭誠無留餘受大命者近之當無棄爾十四年秉政之成勞何求獨爲我一人以違衆官正乎瞻仰如父者昊天曷順之而得其盍耶據無棄爾成句與民勞篇無棄爾勞同或此亦召穆所作方能詳盡如此姑依毛序云仍叔作

崧高八章章八句

宣王七年錫申侯爲九命伯移封于謝作南服屏藩命尹吉甫作歌以餞之襲紀年爲之

崧高維嶽閒居篇引崧作嵩駿極于天天音身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韓詩外傳引作藩四方于宣○亹亹申伯王纘之事韓詩纘作踐于邑于謝路史引謝作序南國是式式音試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邦以丰爲聲世執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庸即墉之省韻邦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田古音讀陳王命傅御遷其私人○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爾雅郭注引魯詩作价珪以作爾寶往迈王舅迈近刻作近誤南土是保○申伯信邁王餞于郿申伯還南謝于誠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其粻式遄其行○申伯番番番音皤既入于謝謝音序徒御嘽嘽嘽音粲周邦咸喜喜音戲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憲音岸韻翰○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碩以石爲聲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維嶽章爾雅山大而高曰崧申爲許由之裔由原居在穎陽穎發源中嶽穆王時爲甫侯上蔡有郙亭繼封申申在南陽府宛縣北繼移封謝謝在棘陽縣東北百里有故謝城翰謂羽翰爾雅訓榦誤爾雅駿訓大極

訓至謂崧之高也維爲中嶽大至于天維嶽降神氣生甫侯繼生申侯惟申與甫維歷代爲周之羽翰四國于以屏藩四方于以宣政○亹亹申伯章爾雅亹亹訓勉纘爾雅作纂訓繼又與踐通式訓試用也宅訓居登訓成謂勉勉申伯王繼之使任事往邑於謝山南方是試用之命召伯定其居成是南邦令世執其功○因是謝人六句庸爲墉之省城也謂因此謝邑人以作爾城命召伯用徹法折算什分取一革重斂之政命傅近侍御臣遷申伯之家私○申伯之功章爾雅俶訓作藐藐訓美蹻蹻訓憍馬壯則氣驕謂又作其城寢廟已成藐藐然美錫以金路鉤纓九就爲九命上公濯濯然盛○錫

爾介圭四句爾雅珪大尺二寸謂之介圭若是命圭上公桓圭九寸耳據考工記惟圭瓚一尺二寸謂賜以圭瓚秬鬯迈毛訓已讀同彼已之子已字按丌古其字與迈通夜如何其即夜如何矣謂賜爾大圭瓚此九錫之禮以作爾寶往矣王舅南土是以爾爲保障〇申伯信邁章爾雅再宿曰信邁訓行郿鳳翔府郿縣在渭水南宣王都槐里申伯再宿至郿則南行鄭不知宣王都此謂王省岐周至郿誤土爾雅訓田謂所收土稅即田稅粻糧古通遄訓速謂申伯再宿至郿則南行王親餞送于郿謝于是信可歸已先命召伯徹田爲糧一路有委積用速其行〇申伯番番章爾雅番番訓勇嘽嘽毛訓喜樂當作嘽緩解嘽韻番喜韻謝謝古音序憲訓法音岸謂申伯有番番之勇既入于謝徒兵僕御皆嘽嘽然樂周邦皆喜喜軍戎有良羽翼不愈顯申伯之勇乎王之元舅文武皆奉之爲法〇申伯之德章爾雅肆訓宼訓閑謂申伯之德和柔慈惠且正直能馴擾此萬邦名聞于四國吉甫作此使工誦之其詩甚美其風甚宼好以贈申伯宣王初政特立其舅爲南方九命伯一則輕諸侯之貳二則扞衞中國彈壓蠻荊皆大節目處

烝民八章章八句

自夷王烹齊哀公立哀弟靜爲胡公徙都薄姑遂漸微弱及宣王七年當齊武公時聽太僕正樊穆仲之策移

齊都歸于臨淄封爲九命伯作東方保障亦命尹吉甫作詩以送之襲紀年爲之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〇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儀韻嘉色韻則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賦字不韻〇王命仲山甫命韻上命甫韻上賦式是百辟辟韻式纘戎祖考王躬是保保韻考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發韻舌〇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明韻音芒既明且哲哲爲哲省音制以保其身夙夜匪解解爲懈之省與哲韻以事一人〇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甫韻吐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寡古音古韻吐不畏彊禦禦與圖通〇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義圖之義古儀字近刻作儀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愛即薆之省助韻圖袞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補韻助〇仲山甫出祖祖韻甫接上補字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及韻捷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〇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風古音王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天生烝民爾雅烝訓君則訓法秉訓執彝訓常懿訓美謂天生君民有物則有法民之執其常性自好是懿德孔子讀詩至此亦歎美之天視有周昭至于下保護此天子生樊穆仲字山甫其食采在河內樊邑〇仲山甫之德章爾雅柔訓安嘉令並訓善翼翼訓恭若訓順明

命使賦謂山甫爲太僕正天子明命之使齊侯賦徭役
築齊城賦字不韻○王命仲山甫章周書稱太僕正爲
正父正父登過過愼于武設備無虞兼統戎右諸職在
王朝則戒朝儀掌復逆出則傳王命於四方謂王命山
甫作程式於是百辟繼統戎右如祖考時保護王躬出
納王命作王喉舌賦政役于外諸侯國四方爰發告使
行之○肅肅王命章爾雅肅肅訓恭將訓資資卽齎守
謂齎送到彼處○柔亦不茹二句謂柔者不欺其柔而
吞之剛者不欺其剛而吐之彊禦卽强圉謂暴戾大國
○德輶如毛七句爾雅輶訓輕義古儀字爾雅訓匹圖
訓訪訓度謂我欲比匹謀訪之山甫則舉之以告我言

齊當加封愛卽爾雅薆字之省訓隱謂隱蔽莫肯助成
袞職服袞者君之職當日聽鄦侯之讒烹齊哀未免過
舉謂人則隱而不告不敢斥爲君職之闕維山甫告我
封齊補其過○仲山甫出祖章凡承命出使先謁已祖
廟而後行謂之出祖及至近郊則軷飲酒其側謂之軷
漢人合爲一誤業業捷捷皆急貌彭彭鏘鏘馬動鸞鳴
也城彼東方命齊侯爲東方九命伯令自薄姑徙還臨
淄○四牡騤騤章式遄其歸謂親徂齊者用速催其歸
故都也爾雅穆訓美謂美如淸風之被物永懷之以安
其心樊穆仲亦中興之功臣當日勸宣王立國子魯懿
亦得爲政大體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宣王四年王命戎僕蹶父如韓諭旨韓侯來朝王封爲
北方九命伯以幷北陲幷以婚姻之禮親成男女令姑
與姬聯昏取姑爲吉人其生必蕃及其餘於周祖廟而
行娶于蹶里命內史餞送作是詩以贈之內有數句與
上篇同或亦吉甫作（襲紀年爲之）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甸古文作陳讀同）有倬其道（韓詩倬作晫當訓明）韓侯
受命（命音彌齊反韻甸）王親命之纘戎祖考（考韻道）無廢朕命夙夜
匪解（解爲懈之省）虔共爾位（位韻解）朕命不易（鄭音亦訓移）榦不庭方
以佐戎辟（辟韻上奕韻）○四牡奕奕孔修且張（修韻上方牡韻張）韓侯入
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張韻）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茀錯

衡元袞赤舄鉤膺鏤錫鞹鞃淺幭（釋文幭一作蔑王藻作幦巾車作複）攸革
金厄（石鼓文作鋚勒周鼎作攸勒傳古圖作攸革）○韓侯出祖出宿于居（路史作屠）
遝古顯父餞之淸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說文作鮌）其
蔌維何（說文蔌作藗或作餗）維筍及蒲（說文作維莘）其贈維何乘馬路
車籩豆有且（上聲）侯氏燕胥○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
子韓侯迎止（止古之字）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
光（不當讀作丕）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蹶
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姞相攸（說文作攸）莫如韓樂（樂去聲）孔
樂韓土川澤訏訏魴鱮甫甫麀鹿噳噳有熊有羆有貓有
虎慶既令居韓姞燕譽○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
命因是百蠻（今本作時）王錫韓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國因以

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皮音坯赤豹黃羆羆當作羆音波

奕奕梁山二句爾雅奕訓大梁山指陝西韓城縣西北首枕大河之梁山近說據水經注指直隸良鄉之梁山誤甸謂畿甸禹子帝啟封其第五子武觀於西河後孔甲后皐兩代以此爲都稱西邑夏是禹以梁山爲畿甸啟乃以此封其子弟也甸治水爲甸誤有倬其道十句爾雅倬作菿訓大韓詩作晫與焯通謂明且大爾雅庭訓答虔訓固共爲供之省給也秦也榦築牆夾板也不庭方不來庭之方厲王貢重諸侯多不來庭也戎辟謂軍法凡爲九命伯得操大司馬九伐之權謂韓爲周之子弟國又大其開導勸化之韓侯所以受命爲九命伯王親命之使繼軍功於祖考無替我命早暮不怠固供奉爾職位朕命以什一爲賦不得移易榦夾不來庭各方使歸順以佐王朝軍戎之法〇四牡奕奕五句此介圭謂琢圭長尺二寸見天子以爲贄據考工記諸侯聘上公用九寸琢圭爲聘圭則覲天子當十二寸矣謂韓侯乘四牡奕奕然壯大甚高且肥入覲北面稽首于王以大圭爲贄王錫韓侯七句淑旂綏章爾雅纁帛縿素句陞龍於縿句練旒九句飾以組句維以縷謂用纁帛爲旗正幅其垂下之縿用素帛畫九陞龍于縿作練旒九條飾白錦邊以組維縿於正幅以縷是淑旂卽龍旂

綏垂也垂九縿爲章赤與白爲章謂纁赤素白卽章也以竹簟爲車蔽以革交錯束衡繫於軛元端衣繡九龍雲氣卷然以赤爲舄賜金路以鉤鉤其九就縶纓在馬胸以去毛之鞟用朱飾之包車軾之環抱處爲鞃以淺毛虎豹皮爲車幭搭于軾上其馬扣勒帶以鏤飾其勒攸革爲鋚勒之省厄爲軛之省以金飾其馬頸之軛以上皆上公九錫之禮〇韓侯出祖十二句爾雅祖訓始出祖謂始辭於槐里祖廟而出初出近郊宿于屠屠杜二字古通馮翌有屠陽亭長安縣南有杜伯冢廟卽古屠地顯父餞之周書顯父登德謂諸侯有功德賜命服者內史掌之內史稱顯父猶大僕正稱正父將五醴泲出清以備百壺包熟之鼈對鮮魚謂用生魚薄切去腥血和以醯及韭爲膾也蔌爾雅菜謂之蔌指蘆筍竹筍及深蒲周禮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說文蔌作餗指鼎實言誤籩豆有且鄭訓且爲多祓且當讀同旨且多之且凡云且者繼辭也謂籩豆之外復有加籩加豆則籩豆有多侯氏燕而相樂於此〇韓侯取妻章厲王奔彘近汾水稱汾王猶楹弓稱穀王姬之喪東周王城近穀水稱穀王謂厲王女嫁蹶父蹶父女爲厲王甥女諸娣謂嫁者之女娣及庶女弟祁祁爾雅訓徐顧謂韓侯下車曲顧其親迎之車親開其車牽乃登車授綏導其妻登車謂韓侯迎之于蹶氏之里巷百兩彭彭然八鸞鏘

鏘然不顯其禮儀之光乎諸娣爲媵者八人祁祁然徐行如雲之從龍韓侯下車曲顧以導之見爛然盈於爾廟門〇蹶父孔武章蹶父爲戎右後其子襲爲趣馬故以甚武稱之姞蹶氏爲南燕之裔姞姓相攸說文攸作攸謂水所趨爲攸謂爲其女相所歸之國無如韓可樂其川澤訏訏然大魴鱮甫甫然扁而大麀鹿噳噳然羣口相聚有熊爾雅熊虎醜其子㺃絕有力甝有羆爾雅羆如熊黃白文有貓爾雅虎竊毛謂之虦貓戔淺也竊亦訓淺譽與豫通慶其女既有善居韓妻姞氏安且逸矣〇溥彼韓城四句溥爾雅訓大燕師鄭訓燕爲安讀去聲毛訓師爲眾近說據水經注指涿州之韓侯城及

北燕並誤據紀年成王十二年王師燕師城韓成王命其母弟爲韓侯是南燕姞姓城之爲此娶姞姓女起案百蠻者左哀四年梁有蠻氏在晉陰地又稱九州之戎九州卽鬼州謂楚鬼侯蠻遷此寰宇記謂梁縣有蠻中聚爲蠻氏國謂大彼韓城本王師南燕師所築完者由先祖成王時受命依是梁山蠻地而封之王錫韓侯八句其追其貊毛訓戎狄國貊卽貉字卽北方九貉國墉謂城墉壑爾雅隍訓壑謂城池畝籍謂計其畝數編爲籍田不分公私借其力耕田什收其一貔皮爾雅貔白狐其子豰謂王賜韓侯其追其貉各國皆在韓之北爾奄撫有之爲北方九命伯實力修爾城池實力定爾賦稅什分收一貢其半於朝在北狄者但納其皮貢獻諸王朝而已

江漢六章章八句

宣王六年召穆公率師伐淮夷王率師伐徐戎皇父休父從王伐徐戎次于淮王歸自伐徐錫召穆公命是兩軍一時並出召虎師由江漢上流下截淮夷之南王師由淮瀆下截淮夷之北願稱藩歸貢卽下詔班師以功封召虎爲中州九命上公及策封之日吉甫作此以序其功（襲紀年衍之）

江漢浮浮（風俗通引作江漢陶陶與滔古通此應作滔滔）武夫滔滔（此當作武夫浮浮王氏引之說）匪安匪游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

淮夷來鋪〇江漢湯湯武夫洸洸（釋文洸一作僙鹽鐵論引作潢潢）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則寍（則本或作載）〇江漢之滸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〇王命召虎來旬來宣（爾雅旬作洵鄭以作營誤）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〇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卣讀以雙聲韻上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田音陳）于周受命（命顧音靡客反）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年韻命）〇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小戴引矢作弛）洽此四國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四句風俗通引作江漢陶陶楚辭

滔滔孟夏兮屈原傳作陶陶是滔陶古通論語滔滔者
世家作悠悠者滔應讀悠音爾雅悠悠訓思此訓水長
爾雅浮浮作烰烰訓烝此訓勇氣謂乘江漢水滔滔然
下武將浮浮然盛匪敢康匪敢游特到淮夷來求問其
何故厲王三年敢侵洛邑既出我車四句鋪與敷通毛
訓病以爾雅痡字釋之誤謂既出我兵車既建我朱雀
旟匪敢安匪敢徐特到淮夷來敷其文告○江漢湯湯
四句洸洸爾雅訓武謂江漢湯湯然流武將洸洸然武
經營四方告成功于王四方既平四句爾雅平訓成謂
四方皆聽令政教行王所統南方國皆安時無有爭執
不順者王心則安矣○江漢之滸八句方明其作意爾
雅岸上曰滸式訓用謂江漢之北岸一帶命召虎用闢
四方以什取一法徹我疆土因厲王貢重故不來朝如
此則匪病民匪急征凡王國皆來歸極往疆理之至于
揚州海○王命召虎八句爾雅旬一作徇訓徧毛傳依
之一作徇訓均均徧義並通謂來均賦稅爾雅宣訓徧
似與嗣通肇訓謀戎訓大公訓事祉訓福謂命召虎來
均賦稅來徧宣布之當年文王武王受命召公奭維作
羽翰輔翼無曰朕小子能繼文武業汝虎能召康公是
繼謀速成大事業因用錫爾以福○釐爾圭瓚章釐與
賚通爾雅賚訓賜卣訓中尊文人謂康公為召氏文德
之先人謂賜爾圭瓚秬鬯酒一卣用祭告于爾文德前

人錫山及土田于周家受天命自召祖康公已命為上
公矣言及其祖虎拜稽首謝之祝天子萬年○虎拜稽
首八句爾雅對訓答訓遂休訓美考訓成矢訓弛弛與
施通謂虎拜稽首遂答揚王之美意作祭召公之鼎彝
成刻天子萬壽四字以祝之勉勉天子令聞流傳萬世
陳其文德周洽於四方

常武六章章八句取王奮厥武題篇王親征必建太常故稱常武

宣王六年王率師親伐徐戎次于淮上徐舒二字古音
通謂舒鳩舒庸舒龍舒蓼舒鮑各戎國在淮水北者時
尹氏皇父為元帥程伯休父為司馬率六師一萬五千
人前行略示兵威羣舒懾服叩首請朝乃赦其罪班師

召穆公作此以紀武功襲紀年為之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
我戎戎字不韻顧音汝韻父按當音由雙聲與修韻既敬既戒夏官注引敬作儆惠此南
國國以或為聲○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赫赫業業有
嚴天子嚴韻業王舒保作作古音做與舒韻匪紹匪遊徐方繹騷鄭改繹作驛未協
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王奮厥武如震
如怒釋文兩如字一本並作而進厥虎臣闞如虓虎鋪敦淮濆釋文韓詩鋪作敷
仍執醜虜釋文仍本或作扔截彼淮浦王師之所○王旅嘽嘽
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苞以勹為聲勹即句字如川之流流韻苞
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國韻翼○王猶允塞塞韻上克

徐方既來來字不韻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
庭平韻徐方不回回古違字王曰旋歸
赫赫明明章爾雅赫赫訓迅謂奮迅也明明訓察文王
時南宮仲爲尹氏之太祖次子南宮括封于偃師尹氏
邑其後裔爲皇父宣王時爲太師六師一師二千五百
人六師共一萬五千人爾雅惠訓順謂赫赫然奮明明
然察王命卿士太師南仲乃汝之太祖汝整我六師修
我戎兵既敬既戒將順省此南方淮水各國〇王謂尹
氏章程伯食采於程即畢程世爲周司馬南嶽重黎之
裔見國語爾雅率訓循左右訓助徐土徐音舒自薛至
安豐一帶戰國時號徐州謂王命尹氏使命司馬程伯

休父助陳行伍戒飭我師旅將循淮浦省徐土不逗留
不安處令司徒司馬司空所統之三事大夫理軍務皆
就緒〇赫赫業業章爾雅赫赫訓迅業業訓危嚴作儼
訓承舒訓敍謂順次敍而布之紹訓繼繹騷騷訓動謂
絡繹騷動地方指厲王三年淮夷侵洛言鄭改繹作驛
訓驛站騷動誤爾雅震驚並訓懼謂赫赫然迅奮業業
然危懼有儼然之天子親來討罪也王舒布出師爲保
護地方而起五年時已北征獫允南伐荆蠻矣匪繼伐
匪來游爲徐方曾騷擾洛邑特來震驚徐方使知兵威
之如雷如霆徐方自當震驚耳〇王奮厥武章如而古
通此兩如字應作而虎臣領虎賁士之虎臣㘚爾雅有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疏謂狻麑合聲爲獅虦即獅也鋪
敦淮濆韓詩作敷敦鋪敷古通薛君章句敦訓迫極協
爾雅汝爲濆謂汝水下流合濆水入淮近說謂濆即山
海經大隱水毛謂濆爲涯誤謂王奮其武而震而怒進
彼統虎賁之武臣猛闞如獅子如斑虎布兵迫逼淮濆
二水間頻仍執獲其醜類而虜之截住彼淮浦爲王師
進戰之所〇王旅嘽嘽章嘽嘽當音彈從口謂兵馬彈
力震動之聲翟訓大謂王師嘽嘽然進戰其衝擊如飛
如翰其氣勢如江如漢其鎮靜如山之苞固其活動如
川水流行緜緜然長翼翼然輔不可測度不可克勝大
征乎徐國〇王猶允塞章謂王所謀信乎充塞周到徐

方盡來迎徐方既來同此天子親征之功四方既成平
徐方願來庭歸貢徐方既不違我天子之命王曰班師
旋歸宣王自元年減賦稅作兵車至五年北伐獫允南
征荆蠻六年召穆公兵由江漢下令大江以南盡減賦
稅王親征大江北淮濆之夷中興之業至此始成此編
詩之大節目〇自此以下插入幽王時詩二篇編次顛
亂未必孔子手訂原本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褒神降生之事甚奇怪褒之二君化爲龍夏后請其漦
櫝而藏之三代不敢開與於南郊一奇厲王發而觀之
漦流於庭不可除二奇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爲元

黿韋昭注黿或爲蚖蜥蜴也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齔而遭之既笄而孕及產而棄之三奇適有檿弧箕服寶亡周國之謠宣王使人執鬻是器者是人見而憐之收而奔褒四奇褒姁有獄納褒姒于幽王以鬻獄五奇史伯陽父言之鑿鑿此篇亦詳述之毛謂凡伯作作板篇之凡伯隔宣王一世已四十六年未必是一人此篇起二句與雲漢篇同或亦仍叔所作耶襄國語及紀年爲之

瞻卬昊天卬爲仰之省則不我惠孔塡不寍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蟊賊蟊疾釋文上蟊字本又作蛑靡有夷屆罪罟不收靡有夷瘳○人有土田田古音陳女反有之人有民人人田韻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有收韻彼宜有罪女覆說之說音

脫奪韻○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天與人韻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鞫人忮忒譖始竟背釋文譖本又作僭豈曰不極伊胡爲慝如賈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天何以刺刺從朿音螫何神不富富方二反舍爾介狄狄與易古通謂蜥蜴韻則維予胥忌予古與字忌韻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亡祥韻邦國殄瘁○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觱沸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寍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鞏不韻讀作扣雙聲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瞻卬昊天十句爾雅惠訓愛瘵訓病食根蟊說文云古文作蛑食節賊謂瞻仰大天則不我周是愛矣地震山崩甚塡然有聲不寍降此大裁厲邦無有定止士民其病蟀賊傷害人稼無有常不至法網羅織人罪無有常獲免者○人有土田八句謂人有土田汝重斂反有之人有子女汝鬻獄反奪之此宜無罪汝受賄反收拘之彼宜有罪汝得賂反放脫之指褒姁入褒姒獲赦事○哲夫成城十句爾雅有鴟鴞茅鴟怪鴟梟鴟數種皆殘忍啄食其氣類者哲爾雅訓智謂哲夫用事保其國而成城哲婦用事敗其國而傾城嘆彼哲婦爲梟爲鴟啄害其氣類婦人有長舌利口維作惡之階亂非降自天也生自婦人匪可教誨者是維婦女奄寺一流謂陰性人多毒

也○鞫人忮忒八句爾雅鞫訓窮訓究謂好度人過失忒訓爽謂好窮究人之非起于忮刻生出差忒初以僭踰起終至于背叛豈曰不極乎王反左袒之謂伊何能爲惡不知讒申后得立妾爲后讒太子得立己子伯服爲世子如賈人獲三倍之利君子應是識令婦人無得干預公事休其蠶織方合情理○天何以刺八句刺音螫傷害也富爾雅訓賑謂裨益於人介狄甲蟲名介狄易古通如牧誓逖矣西土一作逷矣易亐古書多作狄亐介易卽爾雅之蜥蜴國語化爲元黿韋注黿或爲蚖元蚖卽爾雅蠑螈一名蜥蜴一名守宮爾雅又云在水者蝘然則元黿是在水之黿字從黽元蚖是在山之蜥

蝪字當從虫爾雅子卽與字祥訓善謂天何以刺傷人何神不是裨益人舍去爾介蝪遂入孕童妾維與以相邑刻之褒姒乎不是善意不是禎祥其妖怪之威儀已不類人之云實亡周國邦國必殄絕凋瘁矣○天之降罔八句罔卽罔蝻之罔幾爾雅訓危謂天之降生此罔蝻維其敗國有餘矣人之云周亡心是憂矣天之降生此罔蝻維其危矣人之云周亡心是悲矣○觱沸檻泉十句說文引采菽篇作濫泉與爾雅濫泉正出合此當作檻泉爾雅瀵訓盈郭注謂瀌瀌出涎沫爾雅藐藐作邈邈訓悶謂龍漦藏於櫝外有櫃監之謂之檻及發而觀之其漦觱沸漉漉然由櫃檻涌出如泉維其深不可

曉矣心是憂矣寍自今日矣不自我先後適遭遇之邈邈然發悶之大天無不能挽回令固者欲無辱於皇祖用救起爾後嗣收回宜白復申后位則可挽轉矣此篇指陳剴切今當只事蹟瞭如指掌與國語合定爲幽王時詩

召旻七章五章章五句二章章七句（原作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旻天疾威句與小雅同因摘有如召公召字別爲召旻）

幽王時法網羅于外婦寺亂於內滿朝皆素食無供職者諸侯不納貢無朝夕者作此痛斥之毛謂凡伯作不可信首句與小旻同又云我位孔貶或史伯陽父所作太史爲命大夫故云我位孔貶也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饑饉（韓詩瘨作瘆）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天降罪罟蟊賊內訌（訌與虹通）昏椓靡共（昏與閽通共與供通）潰潰回遹實靖夷我邦（邦以丰爲聲）○皋皋訿訿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塡不寍我位孔貶○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此章不韻）○維昔之富不如時（原作兩句今作一句時音是）維今之疚不如茲（原作兩句今作一句釋文疚本或作宂疚顧音几與富韻）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職兄斯引（引字不韻）○池之竭矣不云自瀕（瀕今刻作頻鄭作濵瀕韻上引字）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斯害矣職兄斯宏不烖我躬○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乎哀哉（哀音溢）維今之人不尙有舊（舊久古通久音几與哉韻）

旻天疾威五句上天字依爾雅訓君篤訓厚圉訓垂謂憐愛人之君疾張其威嚴刑厚斂因觸怒于天天厚降喪亂害我以饑饉民盡流亡我所居及邊圉盡凶荒○天降罪罟五句爾雅天訓君蟊賊指褒姒言訌爾雅作虹訓潰此從言指讒言言昏椓謂守閽椓陰之奄人爾雅靖訓謀謂君降下罪網羅織罪人褒姒如蟲在內以讒言潰亂之奄寺爲所使無供職者潰潰然違戾實謀傷害我邦○皋皋訿訿五句毛[illegible]云與爾雅異爾雅皋皋訓刺素食訿訿訓莫供職兢兢訓戒業業訓危謂皋皋然如虎聲空食俸訿訿然如蠅營不供職曾不知其缺我則兢兢業業見天變甚震不寍我在下位甚卑

旣不能詠止○如彼歲旱五句謂厚斂取民如彼歲旱草之茂必枯矣草不潰其茂者如彼棲于水而之苴我相此邦將來水上苴亦枯無不潰之者○爾雅替訓滅維昔之富不如時五句謂維昔日之富不如是棲苴乎凶年不能殺維今日之病不如玆雖棲苴亦潰乎彼視為粗米斯視為精米民之脂膏已竭何有不自滅者主此者況從斯引長之有不潰其茂者乎○池之竭矣七句謂百姓已窮如池水之竭不云自瀕漏之乎不知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本無源乎無源雖大斯害矣主此者況從斯愈大有不裁及我躬者乎○昔先王受命七句謂昔宣王之受命中興也有如召穆公復什一之政日辟國百里無不入貢者今也厚斂日蹙國百里諸侯皆不朝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制奈何不守乎舊字古讀同久毋逸舊為小八本紀引作久此舊久古通之證此篇議論亦極中幽王時嚴刑重斂之弊能透發其所以然之故

長孫宣勣
會孫銘覆校

毛詩復古錄卷之十一

周頌

周頌者周成王時所作頌用天子宮懸奏之將升歌所詠之德下舞所像之功約為短篇括其大意一人發唱三人幫腔字字引滿篇章雖短而音韻則長或不用韻或但用一二韻回應前文亦可合調據大射儀宿懸為諸侯樂制與歌相應者謂之頌鐘頌磬列於庭西與笙相應者謂之笙鐘笙磬列於庭東其鐘為編鐘重三十斤謂之鈞鐘三十斤為鈞也其樂章雖用小雅實以太蔟為黃鐘聲律則短矣因歌用口宣之故雅亦可名頌若天子則用黃鐘為宮據漢制頌簫長尺二寸頌瑟長八尺是用十二寸管黃鐘為宮之證諸侯大射止用四鎛鐘天子宮懸用十二辰頭鐘按中庭十二支位懸之每鐘重一百二十斤國語謂之鎛鐘奏頌樂則以此為節其聲閎且大與四人堂上歌四人堂上彈八人堂下吹始相配內有豳頌二篇祈報社稷編入周頌者據周禮稱大祭祀皆指大蜡言是祭社稷用宮懸之證毛詩三十一序與蔡邕獨斷所載魯詩周頌序大體皆同此當是傳之子夏及高行子孟仲子者因謹依之補所未備使頭緒瞭然可以釋後儒之疑矣

清廟一章章四句 原作一章

清廟宗祀文王之所歌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於宗宮焉首句依蔡邕獨斷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士韻濟秉文之德德古文作悳以直為聲韻士○對越在天天古音身駿奔走在廟廟韻上廟不顯不承兩不字載氏震並讀作丕無射於人斯射書大傳引作斁人韻上天

爾雅於訓都贊歎聲穆訓美清廟據作雒解雒有宗宮卽宗祀文王之宮宮卽廟也書大傳云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之徧聞也此說得之爾雅肅訓恭雝訓和顯相見士喪禮凡助成祭事皆得稱之濟濟訓止謂有容止多士謂周多士及周公所教之殷多士皆可賅之秉訓執執文王之文德指儀禮

言謂於美哉此新建之清廟也肅雝明禮之顯相濟濟然多人皆秉執文王之文德者○爾雅對訓妃妃古配字猶對也越訓揚駿訓長亦與逡通訓速不顯不承墨子引周頌曰若山之承不坼不崩王氏引之引證此承字作承任解孟子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張霸竄改入古文書誤戴氏震據此證兩不字當讀作丕斯爾雅訓此謂對揚文王之功德以荅在天之靈長奔走在廟丕顯哉其謨丕承哉其烈無厭射於人心如此知此為宗祀文王之所歌以宮懸奏之堂上用大琴大瑟堂下用兩大笙六小笙合奏之不可易也

維天之命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周公集成儀禮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子夏傳詩於高行子卽孟子所稱高叟高行子傳孟仲子卽孟季子之兄孟子之族兄弟毛公述其師說附記於此謂天命之流行無極而美周之能以禮化天下也

維天之命釋文韓詩作維念也爾雅維作惟訓思於穆不已孟仲子引不已作不佀古通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純韻命韻天○假以溢我左傳引作何以恤我說文作誐以溢我廣韻作誐以謐我何誐皆與假通音嘉恤溢皆與謐通訓慎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之韻之

爾雅維作惟訓思於穆解見上篇已古文作㠯今文與以通佀今文作似爾雅作嗣訓續易箕子以之本或作似之古通顯訓昭純訓大謂思天之命於人者為性於

美哉流行而不已於乎聖人制為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其命豈不昭顯乎不可以見文王之德純壹廣大乎中庸引此謂純亦不已其說得之○爾雅假作嘉音義通左傳作何猶荷作茄之比古音通溢訓慎恤溢皆謐之異文音義並通收訓聚駿訓大惠訓順會訓重篤訓厚謂假此以戒愼我後人我其收集之為儀禮一書大順我文王之意重孫嗣王又能篤行之周公教成王以夙夜毖祀汝敬式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皆指儀禮言與孟仲子說合

維清二章一章二句一章三句原作一章

成王三年奄徐熊盈四國並叛王命周公踐伐之熊夷

服象爲虐於東夷周公率師用竹箭驅之至於江南成王八年乃作三象以嘉其功奏象舞於堂下用南籥吹之襲呂春秋古樂篇及紀年爲之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禋古音因迄用有成維周之禎釋文禎作禛是禛本禎字音真與禋韻徐云本又作禎音貞與成韻

爾雅維作惟訓謀清訓刷謂掃刷使清緝訓協熙訓光典訓法謂謀刷清天下協於光明世運者文王以兵靖四方之典也○爾雅肇訓始禋訓祀迄訓至謂自武王渡盟津始禋祀於昊天上帝至嗣王踐商奄平淮夷驅其三象用此有成功兵雖凶器善用之則化爲周家之祥矣後季札見舞象箾南籥曰美哉猶有憾美是美周

公有驅猛獸兼夷狄之功憾是憾三叔流言甚間王室征之三年始平也凡升歌清廟必下管象故列之此

烈文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原作一章十四句

成王七年周公反政於王方出營都徂成王謙沖事事請誨於公至八年命公鎮守東都乃涖阼親政凡諸侯來助祭者蓋尸後上賓必繼尸嘏主人及遣之歸謝其嘏已并告以治國之道歌此爲樂章依原序詳衍之以下並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福顧音茀惠我無疆子孫保之之讀入聲轉質韻福○無封靡于爾邦邦以丰爲聲維王其崇之崇韻邦念茲戎功功韻繼序其皇之皇門一作閭門轉閭雙聲韻崇皇○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人訓韻不顯維德不讀作丕德古音直百辟其刑之刑入聲轉亦韻德於乎前王不忘忘韻王

爾雅辟公並訓君惠訓愛謂有武烈有文德之諸侯嘏我而賜茲祉福愛我無竟子孫其保之是謝其助祭嘏己之辭○爾雅序訓業謂無封殖侈靡于爾邦維王朝其崇尚之記念此軍功繼業其張皇之○爾雅競訓強刑訓法謂無強者維在得賢人四方其順之丕顯者維在爲政以德百辟其法之於乎能賢前王之賢而親前王之親樂前王之樂而利前王之利此所以沒世不可忘也

天作二章一章四句一章三句　原作一章

畢有寢廟太王王季文王之藝也皆殯於畢廟葬於畢

程故三主皆在畢及武王伐紂上祭於畢奉三主以行卽此可證追追王稱王祀以天子禮先言太王遷岐王季繼遷程文王三遷豐爲王業所由廣歌此爲樂章

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康韻荒○彼徂者岐後漢書朱輔傳引南蠻傳引並作彼徂者岐朱子集傳作彼岨矣岐誤韓詩外傳及說苑者作矣以岐字屬下句與毛公同亦誤有夷之行行韻康子孫保之之韻岐

爾雅作訓爲荒訓大國語鄭詹叔引天作高山二句云荒大之也大天所生可謂親有天矣謂用人事開通天所生之山不爲所限量也爾雅五達之道謂之康謂天生此岐山甚高太王開荒而大之彼王季繼作都於程矣至文王遷豐遂成爲康莊而大之○爾雅徂訓往夷

訓易薛君章句謂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是韓詩以岐字屬下句誤謂彼徂往者岐山及王季文王再遷三遷遂有平易之大道我子孫其世保之

昊天有成命二章一章三句一章四句原作一章

周公營雒建壇於南郊用蒼璧黃琮合祀天地見覲禮與穆王祀天圜邱祭地方澤其制不同旦日其自時配皇天坐祀于上下謂上天下地合祀於一壇後作此爲合祀天地之歌歸美成王焉據國語叔向述單襄公說此詩以爲頌之盛德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道猶言也言成王能明文謨使之昭能定武功繼其烈朱子據此定爲祀成王誤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謂輔翼成王使之敬天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謂推讓爲前王

文武之德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謂作成王業而不敢安正敬重百姓處夙夜恭也謂夙夜祡祀教成王以恭基始也命信也謂作基之始命甸侯衛三服皆來赴役始信得天命歸周宥寬也密寧也謂拔四國之遺民是寬之督功卽許序用是寧之緝明也熙廣也亶厚也謂緝合儀禮是講明秩序其無文者是推廣壇盡其心力以爲之是加厚肆固也靖和也謂肆力爲之所以求其固靖心謀之所以求其和其始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釋昊天有成命至成王不敢康三句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于寧釋夙夜基命宥密一句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和之釋於緝熙至末三句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和故曰成謂昊天之命至此始算成故成固諡爲成王與雒誥語意悉合

昊天有成命天古音身命顧彌吝反與天韻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康王韻○夙夜基命宥密閒居篇引基作其爲基之省賈誼禮容篇引密作謐義通密古讀作僶與命韻於緝熙單厥心國語引單作亶古通肆其靖之之熙韻

爾雅成訓就謂成就爲王之命二后指文武言康訓安謂昊天有成就之命文王武王受之作成王業不敢稍安言其勤也○爾雅夙訓早基訓始密訓靜密讀作謐義亦通緝訓協熙訓光單卽殫字一作亶卽擅字訓厚謂殫其心誠其心皆加厚之意肆訓力靖訓謀訓靜謂謀安靜之謂嗣王早夜敬謹出作基之命寬宥遺民使殷御事密邇於我周御事習爲遜讓以安靜之制爲禮儀咸秩序其無文者於以協其光殫厥心肆其力以謀安靜之故歌此祀天見皆承天意爲之所以答其成就之德也召公稱周公曰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於此詩見之矣

我將三章一章三句一章四句一章三句原作一章

周公建明堂於東都見作雒解爲季秋大饗帝之所夏正季秋在周正爲十一月成王酉月至東都受諸侯享上禮及十一戌月行饗帝於明堂禮故十一月戊辰晦倘在東都周公告召公曰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謂殷時伊尹創此禮升有功之祖以配天我亦升文王於明堂以配帝用盛樂開導嗣王使永念天威之可畏則有以固其命乃作此爲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

我將我享享將韻維羊維牛隋書宇文愷傳引作維牛維羊誤羊韻享牛顧音疑維天其右之隋書引右作佑古通右顧音以與牛韻○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

方伊嘏文王（王韻方）既右饗之（饗韻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
于時保之（時讀作是之韻時）
爾雅將訓資資卽齎字謂持以往也享訓獻右訓亮助
也謂我持以往我獻之明堂維腥羊維腥牛維荅天其
右助之也○儀式謂享帝之儀文法式爾雅刑訓法典
訓常訓秩伊訓維嘏訓大謂儀式法文王之典日謀靖
乎四方伊大哉文王既爲帝所右而配饗之矣○爾雅
時訓是謂我嗣王其早夜常敬逕而畏天之威于是則
可保之矣此是周公教成王監于殷喪大不敢肆永念
天威則有以固其命也（古文書改大不作大否肆字屬下句不可通）
時邁三章章五句（原作一章）

武王十二年克商十三年巡狩大河南北凡所經過皆
告祭柴望命周公作此述其封爵功臣之後并求逸民
之有懿德者陳布於諸夏告神使知之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之韻）莫不
震疊（疊爾雅作慴音慴並古通慴韻之）○懷柔百神（爾雅注引魯詩作懷濡古音義通）及
河喬嶽（爾雅喬作嶠）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
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德古音直韻矢）肆于時夏允王保之（之韻德）
爾雅邁訓行謂巡行河南北經管州伊雒幽邛等處乃
歸西周序作敘訓業謂時巡行其邦昊天其以我周爲
子矣實助業於我有周迫我震動之莫不震慴驚懼者
卽書所謂罔不祗畏也○爾雅懷訓來柔濡古音義通

百神謂上下四方合祀於一壇河謂大河神喬鋭而高
日嶠嶽當指河南中嶽允訓信后訓君式訓用中庭之
左右謂之位指諸臣之位言謂祭告柴望來柔百神及
河嶽各神信我王維君矣明昭有周之政令興滅繼絕
用秩序在位諸臣焉○爾雅載訓則古音通戢訓聚櫜
猶弢也懿訓美謂則聚其干戈則以虎皮包其弓矢我
訪求逸民之有美德者布於是中夏允我王能保有厥
士天下歸心焉
執競三章一章六句二章四句（原作一章）
作維解有考宮成王所謂考卽武王廟也時禮明樂備
作此歌以祀之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康韻王）上帝是皇（皇韻康）自彼
成康奄有四方（方韻皇）○斤斤其明（明當作明顧音芒）鐘鼓喤喤（爾雅作
作鍠一作鍠）磬筦將將（說文作䟫䟫訓行貌）降福穰穰（爾雅或本作穰誤）○降福
簡簡威儀反反（韓詩作昄昄訓明貌）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爾雅執訓秉競訓強烈訓業成訓就康訓寧皇訓美奄
訓蓋謂成蓋而有之謂秉執強競者武王無有強過之
者維其功業不顯然成安康之業上帝是美乎自彼成
安康之業遂奄蓋撫有乎四方○爾雅斤斤訓察喤喤
作鍠訓樂謂樂之聲音筦作管將將與鏘鏘通謂笙管
之清聲說文作䟫䟫謂吹者北面立堂下有行列亦備
一說穰穰訓福謂享康年之福謂武王斤斤然明察禮

由是制樂自是作故磬筦將將然清鐘鼓鍠鍠然大神降之福有不穰穰然豐茂者乎○爾雅簡簡訓大反反當依韓詩作昄昄訓明爾雅昄訓大亦謂大明謂神降福簡簡然大由祭祀之威儀昄昄然大明且備尸嘏主人旣醉以酒旣飽以黍承受先王之慈德福祿亦來賚反歸於嗣王矣

思文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周公承武王遺囑作生民篇升歌后稷之功德尊以配天矣維有太廟卽后稷廟復約其旨作爲此篇奏諸太廟爲祀后稷之頌焉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天音身與文韻立我烝民鄭改立作粒惑於張霸古文作烝民乃粒也誤莫匪爾極極稷韻○貽我來牟韓詩作喜麰喜字誤說文作詒我來麰劉向傳作釐麰帝命率育育讀平聲轉由與年韻無此疆爾界唐石經初刻作界後改作介誤陳常于時夏夏讀作懈雙聲韻界

思音近塞其義爲實爾雅烝訓衆謂實有文德者后稷能配享於彼天植立我衆民莫非爾立之極也○爾雅貽訓遺來牟謂大小二麥率訓循訓遵陳訓引訓延謂后稷遺我來牟及秬秠各種皆得之幽土者見山海經帝舜命循其法生育之無分於此疆彼界引長此常種於是諸夏焉

臣工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三句原作一章

正月朔日王享廟謂之朝享畿內諸侯朝正於王必來

助祭兼朝廟也及歸則歌此以遣之告以立春將秉耒勸耕令諸侯來助之季春辰月將祈麥實夏當耨將親巡耨秋當穫將親巡穫周公初定耕藉禮作此爲樂歌令諸侯預知之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公工韻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咨韻釐茹字不韻○嗟嗟保介維莫之春莫茹韻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畬莫韻○於皇來牟牟求韻將受厥明受韻年明音芒韻皇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年字不韻○命我衆人人年韻庤乃錢鎛考工記注引庤作偫乃韻帝奄觀銍艾艾乃韻

爾雅在訓存公訓事釐訓賜茹訓度謂嗟嗟爾衆臣百官敬爾所存在之公事王賜酒以答爾成勞矣將來有咨訪於爾來有茹度於爾也○保介卽參諸保介之御閒謂車右爲保護之甲士爾雅一歲曰新田三歲曰畬田指東都新開之藉田言謂嗟嗟保護之甲士維暮春辰月亦又何求於爾乎求爾如何種新田如何種畬田亦同來巡耕可也○爾雅皇訓美明訓成謂麥實成謂於美哉來牟二麥已月將受其成明昭告於上帝以祈麥實迄用此穫豐年焉○謂及夏當耨則命我耕藉田之甸徒備乃錢鎛耨器朕將與爾巡耨及秋末將穫朕將巡穫願與諸侯咸觀其銍艾不特爲勸農計取此以供粢盛亦教諸侯以孝之王政也

噫嘻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祈穀之制有二孟春寅月行郊禮祈穀於上帝季春辰
月祈麥實麥亦穀屬若辰月龍見於辰方當雨若不雨
至孟夏巳月天子則雩於上帝再不雨至仲夏午月則
命有司爲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此兩祈是祈雨唯
春兩祈穀皆於祀后稷之日行之歌此爲樂章
噫嘻成王（說文嘻作譆）既昭假爾（爾嘻韻）率時農夫（率與帥通）播厥百
穀（穀平聲讀如與夫韻）○駿發爾私（釋文駿本亦作浚駿發爲墢之省）終三十里（里私韻）
亦服爾耕（亦爲奕之省）十千維耦（耦顧音魚矩反與里韻）
噫與懿通嘻爲譆之省並贊美聲成王謂尊后稷配天
成以王禮也爾雅假訓陞率與帥通農夫訓田畯謂下
士爲勸耕官者謂噫嘻哉追尊后稷成爲王既昭陞爾

配天矣帥是田畯行祀禮則播厥百穀以耕焉○爾雅
駿訓大一作浚說文訓深通謂深耕私謂私田三十里
謂方三十三里爲萬夫之地言三十舉成數亦爲奕之
省爾雅訓大耦謂兩耒爲耦一耜廣五寸一坺來一坺
去合爲廣一尺謂大墢爾私田犂翻其土盡三十三里
之廣大從事於爾耕十千夫合爲耦共耕東都前之南
畝焉是并私田言之故有萬夫之地
振鷺三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微子初歸武王本子爵執璧地方五十里武王還其璧
令守原封及滅武庚使微子後帝乙進封上公以微西
北之宋地推廣之方百里待以客禮許其龔用殷先王

禮尚白來朝於周作此爲樂章以送迎之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飛止韻）亦有斯容（容雝韻）○在
彼無惡在此無斁（此韻彼斁音杜韻惡中庸作射古音序）庶幾夙夜（夜顧音豫）以
永終譽（終本或作衆古通譽與夜韻）
爾雅振訓迅謂奮迅其翼而飛也鷺訓舂鉏即鷺鷥色
白于訓往戾訓至謂振迅之白鷺往飛往彼豐西之雝
澤我客之至止於雝上宮客館也其威儀尚白亦有此
容○終衆古通尚書怙終賊刑本紀終作衆謂在彼西
雝作上賓人皆愛之無怨惡在此東都來助祭行第三
獻人皆敬之無厭斁庶幾早夜晨興以永衆譽乎
豐年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七句）

秋報社稷在秋收時冬報社稷在亥月大蜡時大蜡周
禮謂之大祭祀歌此以爲樂章
豐年（句）多黍多稌（稌黍韻）亦有高廩（廩當依爾雅作廦音先與年韻）萬億及
秭（億音意秭韻億）○爲酒爲醴烝畀祖妣（妣秭韻）以洽百禮（釋文洽本或作袷袷字誤禮韻醴）
降福孔皆（福顧音方二反與皆韻）
爾雅秬訓黑黍秠一稃二米亦黍屬皆可釀酒稌訓稻
稻盛于篚廩訓廦廦取藏禾新鮮之義謂禾倉非米廩
也當作廦與年韻以禾秉計十千秉爲萬十萬秉爲億
數億至億爲秭謂今遇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廦貯禾
秉有萬億及秭之多○爾雅烝訓進畀訓與洽作郃訓
合孔訓甚皆訓咸謂烝之爲酒釀之爲醴進與祖妣凡

百禮事皆得以此周洽神降福甚皆而咸被矣
有瞽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五句 原作一章
樂一調爲一成九調爲九成奏至七八九三調堂上歌堂下吹歌吹並作管陽聲與歌陰聲相成周公制禮作樂命神瞽師摯編爲九調合奏於祖廟作此歌以告其成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 牙古音五吾羽韻虡 ○應田縣鼓 田古音陳陳賁音近卽賁鼓鄭改田作輴樊光注引同未詳何本 鞉磬柷圉 鞉卽鼗圉一作敔一作梧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 舉韻圉 ○喤喤厥聲 爾雅作鍠 肅雝和鳴 爾雅雝作噰鳴韻聲 先祖是聽 聽平聲韻鳴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成韻

樂工名瞽有神瞽師摯去商適齊繼歸於周以第六律布戎於牧野以七八九三調爲關雎之亂此喜其歸周故曰在周之庭業虡見靈臺篇崇牙樹羽龍筍横木兩頭刻龍首高起張牙兩龍尾中交如承矢之楅以所舞之羽樹於龍筍上與漢儒說異謂有瞽有瞽加師摯師陽等 史記作師庛師彊二字古音通 今在周之庭設業設虡爲鐘磬架設龍筍崇其牙植所執以舞之戈羽○爾雅小者謂之應大者謂之鼖應爲丑位鼓主婦亞獻奏之與主人行初獻奏子位鼓相應應鼓比鼖鼓長八尺爲小毛以小鞞釋之誤田古讀作陳與鼖音近據鼓人職以鼖鼓鼓軍事田獵亦用之知田鼓卽鼖鼓鄭改田作輴以周禮之鼓輴釋之此是先搖之引樂者未詳何據縣卽懸字周制懸鼓於業與大射儀爲諸侯禮用殷制建鼓不同鞉卽鼗字爾雅大鼗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大磬謂之毊徒鼓磬謂之蹇柷所以鼓柷謂之止圉作敔所以鼓敔謂之籈簫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管可貤篇大管謂之簥其中者謂之篞小者謂之篎大籥謂之產其中者謂之仲小者謂之箹謂應鼓田鼓及十二懸鼓各鼗各磬及柷敔諸器既備乃升歌以十二宮懸奏之及笙入堂下則各簫各管皆備舉矣○爾雅喤喤作鍠鍠訓樂聲肅雝作肅噰訓和聲謂鍠鍠廣大者其樂聲肅噰者其和鳴之聲今日告成我先祖是聽我上賓戾止助行

第三獻亦得永觀厥成焉
潛二章一章四句一章二句 原作一章
廟後一座無箱者謂之寢以灰堊墻承木主謂之祧時食嘗新則薦於此大寒降土蟄發水虞講罛罶取名魚先薦寢廟及季春獻王鮪于廟並歌此爲樂章
猗與漆沮 沮韻與 潛有多魚 潛韓詩作涔云魚池也爾雅作涔訓槮魚韻沮 有鱣有鮪 鮪音以 鰷鱨鰋鯉 鰷爾雅作鮂音攸鯉韻鮪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福韻 音方墨反祀讀入聲韻福
猗當讀作阿水行阿那其曲處卽水深處漆沮當指雍州洛水一名漆沮水南流合渭水與豐廟近又北流合大河東流繞東都之北與雒廟亦近爾雅潛作涔云槮

謂之涔郭注今之作椮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裡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毛傳作椮從米謂以米養魚未必然鱣爾雅郭注謂今鱏魚爾雅止載鮥爲鮇鮪鮇音叔不及大者爲王鮪鯊作魦訓黑鰦郭注白鯈魚孫氏星衍謂鯊古多作鯊鯊字缺壞誤作黑證魦卽鯊鰦爲白色魚鱨爾雅無鰋郭注今偃額白魚鯉郭注赤鯉近說謂有赤黃黑三種謂猗那與漆沮水也其涔曲而深處土蟄發則多名魚有鱣鮪鯊鱨鰋鯉各種皆肥美○爾雅介訓大景亦訓大謂用此魚以享祖以祀先於寢廟以助大其大福

雝四章章四句 原作一章

凡用樂以祭謂之禘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有德稱祖有功稱宗此禘太祖謂禘文王也送尸之後徹俎移於西階上留賓餕尸之餘賓嘏主人以眉壽景福乃率學士而歌雝以徹後魯三家僭用魯禘歌於私廟由魯有禘樂僭用周禘於羣廟遂至欠解爲孔子所譏

有來雝雝論語雝作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維韻來公韻雝天子穆穆子韻止穆韻肅○於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考韻牡綏予孝子子韻祀○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天音身韻人克昌厥後後韻后○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考韻壽亦右文母母韻音姉韻祉

爾雅雝雝作廱廱訓和肅肅訓恭穆穆訓敬謂有來助祭者廱廱然和至止於廟門內肅肅然恭相禮維百辟諸公天子主祭穆穆然敬○爾雅薦訓進肆訓力謂陳其力假訓大皇考指武王予爾雅與字謂於是進太牢等牲皆大牡相與陳肆其祀事大哉我皇考武王推追王之意安與爲孝子者使祭用生者之祿達其孝於天下焉○爾雅后訓君燕訓安謂宣布其明哲維在乎賢人有文德武功維賴乎羣后文王能安及皇天自克昌乎其後裔也○爾雅右訓助謂上賓嘏我安我以眉壽大我以繁祉既助我祀有功之烈考亦助我祀有德之文母古夫妻合神同几故祭祖考必兼及祖妣祖以功烈言妣以文德言最得大意在謝賓嘏已也

載見三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原作一章

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用金路九斿封同姓九命上公象路七斿封七命侯伯木路五斿封四衛國諸侯始見於考宮武王廟受車旂服飾歌此以爲樂章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文選注引作鉠鉠廣韻玉篇並云鈴聲俢革有鶬近刻俢作鞗革爲勒之省釋文鶬本或作鎗休有烈光六句末皆用韻○率見昭考率與帥同以孝以享孝韻考享韻上光字以介眉壽壽韻考永言保之保韻壽○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我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嘏音祜

爾雅載作哉訓始見訓覲辟訓法辟王謂成王爲新辟王指能制法言陽陽光鮮貌有旂曰旂謂交龍旂有旂

文選注引作鉠鉠訓旂聲據金石刻革作勒知革爲勒之省休訓美烈訓業訓功謂始覲新辟王聿求其賜以釆章交龍旂陽陽然光鮮和鸞之旂聲鉠鉠然和其大路鞶勒雕金爲飾有鎗然金色美諸侯有功烈之光故賜以此○率與帥通昭考謂武王爾雅孝訓享享訓獻謂率諸侯覲昭考於廟以孝享以獻酬以獲嘏我以眉壽永我保之矣○爾雅皇訓美祜訓福俾訓使熙訓光純嘏並訓大謂實美哉此所介多福也有功烈有文德之辟公安我以多福我亦使爾續其光於純常廣大焉

有客三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成王封微子爲上公及制周禮仍存二代之制許微子

襲用殷王禮如鼓用建鼓路用戎路之類比之周天子禮仍僭而不越微子初覲東都廟乃作此以美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白韻客）有萋有苴（釋文苴七序反）敦琢其旅（旅古音魯與馬韻）○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以縶其馬（馬韻上旅）○薄言追之左右綏之（綏韻追）既有淫威降福孔夷（夷韻威）

殷天子駕戎路駹乘四駱馬尚白亦許微子襲用萋苴據萋萋萋萋桐茂貌如彼棲苴草茂貌當作有文章解敦琢卽雕琢旅臚列也謂有客有客亦得用殷王制白其馬其殷路有萋有苴斐然可觀雕琢其攸勒咸臚列嚴整焉○爾雅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謂有客留之再宿有客留之四宿我掌訝之官受之縶以縛其馬仍挽留與燕不使遽去○韓詩薄訓迫爾雅言訓我左右訓助淫訓大夷訓易謂既去又迫我追之一路有委積助安之既有此大威儀以祀其先王神降之福甚易矣

武二章一章四句一章三句（原作一章）

武王滅商十三年狩于管命周公作大武之樂至成王七年始獻大武舞於東都廟列分八佾像庸蜀八國之兵舞用六成像十二年克商至十三年巡狩河南止殺獻舞時首歌此篇明遲之久而又久不遽滅商之意舞至第三成則歌賚第六成則歌桓

於皇武王（王韻皇）無競維烈（烈讀去聲音合與競韻）允文文王克開厥

後○嗣武受之（受韻後）勝殷遏劉（劉韻受）耆定爾功（功字不韻）

爾雅於訓都皇訓美競訓彊烈訓業允訓信謂於美哉武王無有彊於其功業者信文哉文王克開先而啟迪厥後也○爾雅嗣訓繼武當指武王言遏訓止劉訓殺耆左傳解時晦爲耆昧孔子時其亡卽伺其亡耆卽覩字時耆覩三字與伺字音義並通伺其惡貫盈乃伐之謂嗣武王承受之勝殷之後卽遏止殺戮不復用兵所以伺紂惡滿乃定爾軍功遲之久而又久乃卅出伐商也以下忽接閔予篇不與賚桓二篇相次似篇次爲漢儒所亂矣

閔予小子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武王十七年十二月崩於鎬至成王三年十二月三十
六月之喪畢第四年正月始朝於廟遇四國之亂未平
因作此爲朝廟之樂歌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韓詩作惸惸余在疚說文作煢煢在疚古通疚顗音几與子韻○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孝考韻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匡衛傳引庭作廷止韻上疚○維予小子夙夜敬止夜韻予止韻子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忘王韻
爾雅閔訓病與痻通造應訓就不爲天所造就指武王崩三叔流言卽大誥所謂不弔天降喪于我家不少延也爾雅嬛嬛作惸惸與韓詩合訓憂離騷以嬛爲蠉字疚訓病謂病予小子遭家庭不爲天所造就惸惸然在疚病之中○陟降庭止謂武王一升一降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常立庭下不敢由于阼階謹其容止謂於乎我皇考武王終世能孝常念此皇祖一升一降不敢由阼階在旋下謹其容止○爾雅維作惟訓思序作敘訓緒謂思予小子早夜常敬其容止於乎我皇考武王今繼其緒實不可忘也

訪落三章章四句原作一章

東都考宮初成成王至而覺廟因飲酒落其成訪羣臣於廟乃作是歌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時讀作是於乎悠哉此哉讀哉音朕未有艾艾韻哉○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予韻之未堪家多難難韻渙○紹庭上下下音戶陟降厥家家音姑韻下休矣皇考以保其身身字不韻

爾雅訪訓謀予卽與字落訓始止訓辰率訓循時訓是悠訓遠艾訓歷謂將謀於羣臣與落成始至於廟欲循是昭考之步武於乎遠哉朕未有以經歷也○將說文作將訓扶與將通予訓與就訓成猶與猷通訓謀判渙毛訓分散謂望羣臣扶朕與成就之繼謀其泮渙分散者思予小子未堪遭家之多難也○爾雅紹訓繼休訓美謂繼昭考在庭一上一下升降於家無刻或忘美矣哉皇考汝羣臣庶保護明顯於朕身或及前王之蹤武乎

敬之二章章六句原作一章

羣臣承嗣王之訪作此歌以答之首六句爲進誡之辭次六句爲領教之辭應分作二章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維韻思韻上之下之命不易哉哉音甾與思韻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士韻哉日監在茲茲韻士○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止韻子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明音芒韻將佛時仔肩佛說文作弼字卽弼示我顯德行行韻明

思語辭易鄭訓移士應依周公作無佚指綴衣虎賁宿衛之士言爾雅監訓視茲訓此古文書逦可遠在茲史記作在己謂嗣王敬之敬之天威維顯赫矣敢謂命不移哉毋曰天體高高在上也陟降其宿衛士之側日視

在茲近處凡已一念之敬肆天必知之○爾雅佛作弼訓輔時訓是肩訓勝訓克示訓指謂思予小子不聞敬謹其容止惟期日有成就月有將扶學有緝光於光明望汝等輔是仔肩勝任之指示我以顯著之德行乎顯著之德行指三百三千之禮儀言其大旨歸於無不敬也

小毖二章章四句 小毖者取小懲而大戒之意○原作一章

成王二年秋周公自幽邜歸請兵征武庚未敢明言恐軍機泄漏作鴟鴞以貽王待命於郊適感風雷之變成王感悟卽作此詩以迎周公遂發大誥徵西土庸蜀八國之兵先帥亂臣十人等往擒武庚執而誅之次年西

土之兵始集乃帥之平四國之亂此篇句句與鴟鴞篇相應與毛序求助之義亦合

予其懲 句孔疏以下而字屬上句未協 而毖後患莫予荓夆 釋文夆本又作蠭爾雅作甹夆潛夫論引作莫與拼蠭 自求辛螫 韓詩螫作赦從省螫韻懲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未堪家多難 難韻患 予又集于蓼 蓼韻鳥

爾雅毖訓慎莫予當讀作莫與與潛夫論引合荓拼說文並訓使爾雅作甹夆訓掣曳製曳釋甹字荓甹古音義通夆爲蜂之省辛痛楚也螫謂蜂蠆毒螫謂予其知懲創而慎後患矣倘莫與荓掣其蜂除之使去豈不自求痛螫乎謂武庚不可不除○爾雅肇訓始允訓信桃蟲訓鷦鳥謂鴟鴞爾雅訓鵜鴂能啄食鷦鷯之子喻蒲姑君能誘三叔使流言而傷害之蓼卽蓼蕭謂今始信彼桃蟲拚飛往來不寧者維彼鵜鴂欲啄去其幼子也喻周公往來奔走嘵嘵長鳴爲蒲姑君之故未堪我家多患難予王室初成如鷦鳥巢於蓼蕭之上倘風雨大至必有枝折巢傾之危矣是應承周公發兵之辭時成王年僅十六而英斷如此其姿質不在大賢下矣

載芟九章一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四句一章三句 原作一章

周公於東都南郊新開藉田方千畝爲方百畝者百百家耕之定於立春節秉耒而祈社稷因此作詩以南籥吹之土鼓鼓之是留都居豳時作周禮名豳頌下良耜

篇同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 爾雅作郝郝舍人本作釋釋並通韻作 千耦其耘 說文耘作秐 徂隰徂畛 畛韻秐 ○侯主侯伯 伯韻上澤 侯亞侯旅侯彊侯以 以韻旅 ○有嗿其饁 嗿當作噡音舍饁韻噡 思媚其婦 婦韻媚 有依其士 士韻依 ○有略其耜 爾雅略作䂮說文耜作梠 俶載南畝 鄭改載作菑誤畝韻耜 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活韻穀 ○驛驛其達 爾雅作繹繹韓詩同 有厭其傑 傑韻達 厭厭其苗綿綿其麃 韓詩作民民左傳及說文麃並作穮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 億韻積秭韻濟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 妣韻畀 以洽百禮 禮韻醴 ○有飶其香邦家之光 光韻香 有俶其馨 沈重云俶尺叔反近刻俶作椒未詳 胡考之寧 寧韻馨 ○匪且有且 且毛訓此誤當讀作徂 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茲字不韻

爾雅載訓則一訓始除草爲芟攻木爲柞澤澤作郝郝
訓耕謂犂翻其土也畛訓殄亦通謂則芟除其草則柞
去其木其犂也澤澤然土鬆起矣千夫合耦共犂之播
種後其耘草至于隰至于畛絕其草根而後已也○爾
雅侯訓維據國語藉田篇自農師農正后稷上至司空
司徒皆徇藉田然後天子大徇然則侯主謂司空主度
地侯伯謂司徒爲教稼之長侯亞謂農師農正后稷皆
中下大夫稱亞侯旅謂所選田畯催耕者爲下士稱旅
侯彊謂甸徒三百人皆強有力者侯以能左右之曰以
謂閒民轉移執事雇役者○餉田爲饁嗿當作賠音含
謂以筐盛飯以葢覆之謂之賠謂有葢之者其餉飯實

順而送田飯者其農婦有依其母而來者其子之選爲
髦士者也○爾雅畧作畧訓利俶訓始載訓事謂有利
者其犂鑱始從事於南郊千畝布其百穀實函出芽斯
生活矣○爾雅驛驛作繹繹訓生厭厭訓安綿綿作緜
緜訓穮與麃通謂繹繹然其發達有厭然其傑出者厭
厭然其苗之長綿綿然其穮之勤薅草淨盡○謂收成
則穫濟濟然衆有實其積聚萬億及秭之多○爲酒章
解見上豐年篇○飶從食飯香也爾雅光訓充俶訓始
沈重音尺叔反是俶字近刻作椒未詳何據謂粢盛有
飶然之香邦家獲豐年之慶米氣充足也酒醴有始發
酷之馨以息老農有胡考養老之安○且爲徂之省指

往年言爾雅振訓自茲謂年成今茲美禾明茲美麥與
古年字從禾同義謂匪止往年有年匪今年斯有年自古
皆如茲有年是祈年於社稷之辭

良耜六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三句一章四句（原作一章）

收穫藉田報祭社稷以南籥吹之及冬亥月國祭蜡擊
土鼓以息老物亦依用之又名幽頌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畝音媚韻耜）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活韻穀）○
或來瞻女（女音汝）載筐及筥（筥韻女）其饟伊黍其笠伊糾（糾音糾轉爲据雙聲與黍韻）○其鎛斯趙以薅荼蓼（郭注引魯詩作以茠荼蓼蒤蓼一作蓼韻趙）
朽止黍稷茂止（茂韻朽）○穫之挃挃積之栗栗（說文作穡之秩秩栗韻挃）
其崇如墉其比如櫛（櫛以卽爲聲韻栗）○以開百室百室盈止（止韻室）

婦子寧止（寧韻盈）○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韻角）
續古之人（人字不韻）

爾雅畟畟訓耜謂以耜起土聲下三句說見上篇○瞻
謂士瞻其父上篇是依其母爾雅載訓則筐筥皆餉器
饟訓饋笠謂臺笠謂有來瞻汝農父者則攜筐及筥其
所饋維黍其臺笠用竹細其邊○趙毛訓剌據穆天子
傳天子北征趙行郭注趙猶超騰也謂鎛器剗草之便
利輕快爾雅荼作蒤訓委葉與魯詩合又薔名虞蓼是
蒤蓼爲二草謂其鎛斯輕便以薅除蒤蓼禾間草蒤蓼
朽矣黍稷茂矣○爾雅挃挃訓穫郭注刈禾聲栗栗訓
衆說文作秩秩以失爲聲亦通謂收穫挃挃然有聲

積疊粟栗然衆多其高如墉牆其密如櫛齒○百室者天子藉田方千畝爲方百畝者百百家耕之每家出三人當功夫三爲屋故甸徒三百人謂以開百室百家積禾滿矣婦子皆安寧之矣○爾雅時訓是牛七尺曰犉謂用太牢祭社稷特舉牛以明之古之人指后稷孫叔均有教牛耕之功言謂殺是七尺之牡牛有捄其角長尺而周正以嗣以續接續古之人田祖耕牛之功

絲衣二章一章五句一章四句原作一章

凡祭社稷明日有儐尸禮高子曰靈星之尸也高子卽傳詩之高行子靈星者角亢七宿爲青龍辰月龍角見辰方左角爲天田房四星爲天駟后稷初教耕視角見

爲耕候及周公升棄以配天於郊以其孫叔均有教牛耕功號爲田祖配社爲稷靈星尸卽叔均尸漢高帝詔令郡國立靈星祠於長安東十里辰方立之用壬辰日祀之葢因於古周公作此爲儐靈星尸之樂歌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爾雅郭注引魯詩載作戴古通　釋文俅本又作絿說文作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牛顧音疑與基韻）鼐鼎及鼒（史記音義引鼒作哉　按哉與才古通並可讀甾音與牛韻）○兕觥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正義本吳作娛　封禪書作不虞不驁）胡考之休（以觩柔休爲韻）

絲衣謂元端衣以絲帛爲之據周禮祭社稷用三命服希冕則用三命爵弁服以燕尸甚合載古戴字爾雅俅俅訓服一訓戴謂戴之首亦可稱服堂謂靈星祠之堂基謂堂階下基當碑處爾雅鼎絕大謂之鼐指牛鼎言圜弇上謂之鼒指羊豕鼎言凡儐尸將三牲再𤎅取牲汁盛於銅杝以獻尸鼎則列之堂塗謂元端絲衣其紑之甚結實戴爵弁俅俅然甚端正自堂下至基以取牲汁獻尸自豕羊上至牛牛在鼐羊豕在鼒皆列之階前○兕觥謂立司正奠斝於庭南斝卽兕觥其三足刻兕牛首形令人驚愕吳與娛虞並通古讀同吾音謂高聲大言敖謂慢敖不恭謂奠兕觥爲罰爵三足觩然立無失儀受罰者旨酒實柔順不吳不敖神必錫以胡壽之美矣

酌一章章四句原作一章九句

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師滅唐遷其民於杜九年春有事於太廟像滅唐之師制爲酌舞獻於堂下言能酌先祖文王之道蓄養兵力覩其晦昧乃覆滅之當日王師是命三命卿領兵征之凡命卿來聘亦許舞酌左傳作汋聘禮記作勺以酌爲正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與覩通訓伺）時純熙矣（熙師韻）是用大介（介晦韻）○我龍受之（龍卽寵字）蹻蹻王之造（造受韻）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師嗣韻）

爾雅於訓都鑠訓美遵訓循左宣十二年引遵養時晦解爲者昧時卽伺字如雞時夜卽伺夜者卽覩字與伺亦通純訓大熙訓興介甲也謂於美哉王師遵文王法

蓄養軍威伺其晦昧乃用兵時當大興師矣是以用大
甲兵也○爾雅蹻蹻作蟜蟜訓武造訓作載訓則嗣訓
繼公訓事謂我爲天所寵任受命伐之蟜蟜然爲王師
之作則用以有繼實維爾此事允能師法文王矣

桓三章章三句原作一章

武王十一年起師伐商十二年二月滅商十三年秋大
有年武王巡河南講武立鄉射以習和容立田獵以教
還行見大聚解舉類禡師祭及制大武舞至第六成像南巡
時爲之歌此以明其意後楚莊引此謂爲武之六章左
僖十九年稱周克敵而年豐與此合

綏萬邦婁豐年婁爲屢之省天命匪解解爲懈之省命彌吝反韻年○桓桓

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方韻王○克定厥家於昭于天天韻年
皇以閒之閒字不韻

爾雅綏訓安謂武王安萬邦以兵屢獲豐年天眘命之
者匪有懈○爾雅桓桓訓威謂威武桓桓之武王能保
有其懿德之士往求之于四方而拔用之○閒謂農隙
時謂度邑於河南雒邑能定其家恃天保不恃地險于
是昭告於天張皇其軍政以閒隙時操演之此安不忘
危之意於舞六成時見之矣

賚二章章三句原作一章

武王克殷後大封諸侯於廟所以錫予善人也武舞至
三成而南像其封功臣而爲之後楚莊引此爲武之三
章呂覽云與謀之士封爲諸侯諸大夫賞以書社指此
篇言論語亦云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是也

文王既勤止止古之字我應受之爾雅應作膺敷時繹思思韻之○我
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爾雅勤訓勞止古之字應爾雅作膺訓親如戎狄是膺
年表引作應古通謂文王卽勤勞之於前我親膺天命
受而有之分布是土地於諸侯宜紬繹此舞而思之矣
○爾雅徂訓往我往伐紂維求安定是周之命令於此
宜紬繹思之矣

般二章章四句毛本作一章七句今依魯韓二家補於繹思句爲八句

武王十四年四月後病愈十五年復巡狩方嶽詰於沬

邑作酒誥祀四嶽河海於一壇作此爲樂章名爲般爾
雅訓還與班通謂班布祀典之命而還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嶞山喬嶽爾雅喬作嶠允猶翕河此章不韻○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時周之命於繹思別本有於繹思三字詩疏謂魯韓詩有之今毛詩有此衍文也按應補此句語意方完

此時當依爾雅訓實陟訓陞嶞作墮訓巒山郭注山形
長狹者喬作嶠訓銳而高翕訓合猶猷古通訓謀詶於
美哉實我周陞其高山望祭其墮而長狹嶠而高銳之
山嶽信謀合河神於一壇而祀之如覲禮祭山於壇之
西祭川于壇之北是也○敷與溥通裒訓聚此時當訓
是之與是通謂溥天下諸神統於上下四方聚於是壇

是對越昭告之是周家所班祀典之命令於此宜紬繹
而思其意矣

長孫宣崇編校
曾孫錫疇等覆校
茂名梁宗柏再校

毛詩復古錄卷十二

吳川吳懋清迴溪著

魯頌

魯頌者魯僭用宮懸之樂奏此四篇因謂之頌其所以至僭之故盖有因焉成王十三年王師會齊侯魯侯伐戎卽肸誓所征之徐戎（徐音舒）夏六月軍功告竣魯大禘于周廟（周廟魯文王廟時周公尚在未建太廟）禘者歌雍詩舞八佾皆周公所作以祀文王者今王師由伯禽帶領成王命移禘樂於魯使伯禽祀文王并留此樂器於魯見伯禽之勝由周公之敎魯因之有禘樂賓祭用之非周公見存遂賜使祭周公也明堂位篇是魯儒傅會之說後伏生大

傳及史記皆襲其謬至平王四十二年魯惠公特有護送平王入成周之功使宰讓請郊廟之禮王使史角如魯諭止之謂曉諭以不當郊及禘樂不當用諸各廟之意魯竟留史角於魯不反命後傳爲墨氏之學墨子作右鬼尚賢兼愛等六篇皆宗史角說另開一敎門角之子孫太史克卽里革當僖公世助成其僭作詩四篇以頌之音節文之序謂行父請于周許爲之非也孔子屢斥魯郊禘之非禮及年七十受魯幣歸魯爲國三老哀公命之修史正樂孔子乃取魯史修之九月春秋告成其樂則將舊詩本編次令大小雅三頌各得其所自後春秋經不復見有郊天禘廟之事若魯頌四篇本在應

刪之列孔子爲魯臣命之正樂不命之刪詩安得削而
去之
駉四章章八句
魯僖未立之前齊桓用管仲創霸業先反所侵魯堂潛
二邑及哀姜慶父之亂使高子率南陽之甲以存之有
造於魯者甚大僖公立之元年卽會諸侯于檉至十七
年夫人聲姜會齊桓于卞止奔走十七年其間車馬之
用所費不貲史克作此篇誇其牧馬之盛猶美衛文之
騋牝三千云爾
駉駉牧馬釋文引說文作駫駫牡馬一駫作驍誤釋文本作牧定本作牡選注引仍作牧在坰之
野爾雅作坰說文坰作駉誤野顧音許薄言駉者者古讀同渚音有驈有皇爾雅說文並作
騜有驪有黃以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駉駉牧馬在
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有駓有騂有騏以車伾伾思無期
思馬斯才才讀作甾雙聲猶亟可讀甾○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
者有驒爾雅驒作驒有駱有騮有雒以車繹繹思無斁斁當讀度音
思馬斯作○駉駉牧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有騢騢顧
音胡有驔有魚以車祛祛思無邪邪應讀徐音思馬斯徂
駉駉毛謂腹幹肥張說文作駫駫光與廣通亦肥大之
意牧馬定本作牡馬誤爾雅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正爲此篇作訓驪馬白跨曰
驈黃白曰騜爾雅謂騋牝卽驪牝郭璞讀騋驪古通驪
色與黎色同謂青黑色黃馬謂正黃色以車彭彭三句

謂以馬駕車則彭彭然壯能任重思無疆竟欲四征不
庭思此馬斯得盡善○爾雅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
曰駓郭注今之桃花馬毛謂赤黃曰騂蒼騏曰騏以車
伾伾三句謂以馬駕車則伾伾然走與駓駓通思無盡
期思此馬斯得其良才才可讀作甾韻期○爾雅青驪
驎曰驒與驔通卽鼉字郭注今之連錢驄白馬黑鬣曰
駱毛謂赤身黑鬣曰騮黑身白鬣曰雒以車繹繹三句
繹繹當讀作驛音謂以馬駕車則絡繹長行不絕思無
厭斁思此馬斯得其振作○爾雅陰白雜毛曰駰郭注
今之泥驄彤白雜毛曰騢毛謂豪骭曰驔爾雅驪馬黃
脊曰騽說文作豪骭曰驔驪馬黃脊曰騽三文互異當
以爾雅爲正爾雅二目白魚毛謂一目白誤以車祛祛
三句謂以馬駕車祛祛然奔走思無邪思此馬斯無不
徂者邪當讀作徐如其虛其邪爾雅作其徐是邪徐雙
聲古通
有駜三章章九句
魯有六代之舞季札請觀之其大武之舞卽禘舞燕賓
用之史克作此誇其燕飲得用周禘之舞也
有駜有駜駜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明顧音芒振振鷺鷺
于下鼓咽咽釋文咽本或作淵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
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
歸于胥樂兮○有駜有駜駜彼乘駽夙夜在公在公載燕

自今以始歲其有（有顧音以）君子有穀詒厥孫子（列女傳引作貽厥孫子釋文本或作詒厥）于胥樂兮

駜毛謂馬肥彊貌未詳所出凡從必之字皆狀其交結旋轉之形當以爾雅回毛在膺宜乘釋之郭注引樊光說俗名官府馬是也謂有旋毛有旋毛者彼所乘之黃馬也如此則文義可通明明爾雅訓察振爾雅訓迅迅與奮通振振鷺鷺于下古舞八佾謂之振萬謂振振其鷺羽舞鷺於堂下卽八佾舞於庭禘舞也鼓聲咽咽然爲舞節醉後旋獻舞於以相樂兮○醉言歸二句謂醉後旋歸且暫留賓以相樂兮○駜彼乘駽爾雅青驪曰駽郭注今之鐵驄亦謂回毛在胸宜乘者早夜存在公

事事畢則燕如祭畢而燕舞以樂尸神必賜之宜稼于田有豐年之慶矣

泮水八章章八句

魯僖之佐齊桓創霸也於魯城南泮水上築宮以爲習禮樂之所及十六十七年收服淮水之夷齊桓公適卒乃作此頌冒爲己功多誇大之辭戴氏東原獨不取王制諸侯頖宮之說今從之

思樂泮水（思卽古文書惪字應讀作塞）薄采其芹（芹古周禮作逝）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旂以斤爲聲）其旂伐伐（近刻伐作茷音旆）鸞聲噦噦（說文作鉞鉞誤）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昭亦可讀灼音）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釋文茆音卯說文作茆力久切）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爾雅注引魯詩屈作淈訓治與爾雅合）○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愼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鄭解孝爲傚說文孝傚也按孝爾雅訓享安）自求伊祜○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李善功臣頌注引作武臣唐人避廟諱改）作泮獻馘淑問如皐陶（陶卽繇字音窰雙聲轉由音）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狄爲逖之省南音任）烝烝皇皇不吳不瘍（近刻瘍作揚釋載魯詩石經作不虞不揚）不告于訩（告當與鞫通）在泮獻功○角弓其觩（近刻觩作觓）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斁古音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憬

彼淮夷（釋文憬說文引作懬今說文不引詩犪字下引讀若詩犪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出曲阜縣治西流至兗州府城東入泗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與齊之配林晉之惡沱爲一例惡沱卽虖沱河然則泮宮亦祭泮水處矣爾雅芹訓楚葵其旂卽成王所賜大旂其縿畫九龍後魯儒誇此爲太常謂畫日月用天子制未必然伐伐當作茷茷茷轉音爲旆飛揚貌鸞聲噦噦謂旂鈴聲如鸞鳴噦噦然謂實可樂者此泮水迫采其芹魯侯至止旋觀其旂飛動茷茷然鈴聲噦噦然小大諸臣見此旂出從公往行矣○爾雅蹻蹻訓憍謂馬驕蹇昭昭與炤炤

通炤音轉灼謂和鸞之音灼灼然分明指所賜大路卽周禮金路鉤樊纓九就也載色載笑二句據左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謀鄫鄫爲淮夷所侵且東畧謂畧地城鄫役人病夜登邱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當時公在會而魯人滅項爲齊所討止公夫人聲姜會齊桓於卞乃釋公謂因彼討則作色則强笑匪怒也維教訓諸臣耳可謂善於迴護○茆李善南都賦注引爾雅茆鳧葵今刻爾雅脫此條屈爾雅作淈訓治與魯詩合謂祭泮水則在泮燕而飲酒所飲神惠皆旨酒神永錫以壽年順彼泮水長養之道可揉服此羣醜屈當依爾雅作淈從水旁讀以柔化其剛○爾雅穆穆訓敬一訓美下言威儀

當訓美敬明其德謂敬顯其德敬愼其威儀維民之法則允文允武四句假爾雅訓陞孝訓享祜訓福謂信有文德有武功昭陞于列祖靡有不享其祭在自求多福耳○明明爾雅訓察既作泮宮謂既於泮水作宮爲淮夷所服毛序謂修泮宮與經文不符誤矯矯爾雅訓勇淑問如臯陶當時爲司寇者臧文仲爲士師者柳下惠囚爾雅訓拘謂自東畧淮夷還矯矯之虎賁臣在泮獻馘耳者告功善訊俘者如臯陶在泮獻虜囚定罪○爾雅濟濟訓容止桓桓訓威狄爲逖之省謂糾逖之東南謂淮夷在魯之東南爾雅烝烝訓作皇皇訓美鄭謂皇皇當作暀暀見爾雅不吳不揚蔡邕石刻魯詩作不虞不揚虞與吳娛並通謂讙譁揚謂揚威毛訓揚爲傷改作瘍字誤告讀入聲當與鞫通訩訓訟謂濟濟之多士克推廣我公德化之心桓桓然示威往征之糾逖彼東南一帶烝烝然作皇皇然美不讙譁不揚威不嚴鞫于訩囚但在泮獻功而已○謂角弓弛之不復張則解然反外矢束之不用則捘之甚急戎車既博厚徒御無斁數既勝淮夷甚善不敢逆用固爾謀淮夷終獲其心○爾雅桑黮作葚懔毛訓遠行貌當與景行行止之景通遠也爾雅琛訓寶謂翩然者彼飛鴞卽爾雅鵵鴞集我泮水之桑林食我桑葚應來報我以好音遠彼淮夷來獻其寶矣有元龜尺二寸有象齒且大賂以淮南所產

之美金

閟宮九章三章章十七句一章十六句朱子謂此章脫一句一章十七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原作八章內一章三十八句因截作兩章共爲九章

魯僖二十年四月乙巳西宮災乃更造路寢史克作此先序魯之所由封次及郊天禘祖應獲多福次及佐齊桓西征不庭自爲己功次帶序魯地東南至薛西南至許許有周公廟周公采在幽邱爲許所侵魯乘鄭伐許收復之是土宇非屋宇也

閟宮有侐侐卽謐字與謐通　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回古違字上帝是依是與寔通無災無害害如字與災韻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

之百福黍稷重穋（周禮重穋作穜稑）稙穉菽麥（五經文字云說文引作稙稚尗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太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說文引翦作戩）至于文武纘太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野顧音許）無貳無虞上帝臨女（女音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耳耳當作爾爾）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犧古讀同俄）是享是宜（宜以多為聲音俄）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女音汝與祖韻）○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公羊剛作犅）犧尊將將毛炰胾羹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慶音羌）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截五句屬上章此章似闕一句）○公車千乘朱英綠縢二矛重弓（重弓讀作重肱與縢韻）公徒三萬貝冑朱綅烝徒增增戎狄是膺（史記年表引膺作應）荊舒是懲（年表引懲作荊茶）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富音方二反）黃髮台背（爾雅台作鮐）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截公車以下十七句為一章）○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荒為幠之省爾雅郭注引作幠）至于海邦（邦以丰為聲）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有鳧繹（繹爾雅說文並作嶧）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

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有顧音以）既多受祉黃髮兒齒（爾雅兒作齯）○徂來之松（唐石經作來俗刻作徠）新甫之柏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桷有舄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閟宮有侐毛傳引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此說最確古以元鳥至之日祈子於禖宮閟宮卽禖宮毛謂周姜嫄廟鄭謂魯姜嫄廟並誤侐與假以溢我溢字通溢爾雅訓靜謂當日姜嫄隨帝武祈子於禖宮又謐然清靜實實然垣墉周密枚枚然椽桷磨礱赫赫然嚴正之姜嫄其德不違上帝寔憑依之無災無害彌十三月始生亦不為遲寔生后稷降之百福四句謂后稷於是降之百種為民作福令黍稷重稑稙穉菽麥咸有於下國俾民稼穡五句謂使民春稼秋穡遂使稷黍稻秬咸有於下土禹開溝洫之後稷纘繼其緒咸有成功○爾雅翦訓齊一訓勤緒訓事屆訓殛貳訓疑虞訓度敦薛君章句訓迫咸訓皆謂后稷之子孫至太王居岐山之南實始勤於商至於文王武王見商之刑政廢弛乃纘太王之事致天之殛于牧野無可疑無用度上帝已監臨汝矣於是迫商之旅戰勝咸其功成王曰建爾元子為魯侯大開爾土宇為周室之夾輔○龍旂卽九斿大旂耳耳當作爾爾謂所賜大路鋈勒爾爾然有文采春秋躬耕不怠享祀不差忒郊祀后帝以皇祖后稷配享享以騂犧之

特牲帝及后稷寔享寔以爲宜降福已多禘周公于太廟亦降福與女○三壽作朋困學紀聞據晉姜鼎銘云保其子孫三壽是利指己身及子孫皆比次高壽爲祝禱之辭謂魯禘太廟用申月秋而始行大嘗禘先養牲於牢三月夏而楅衡其牛矣用白牡祀周公以殷牲用騂犅祀魯公以周牲載醴之犧尊將將然成對或啟毛告純或炰肉爲膰或脍爲胾或煮爲羹籩十六豆十六大房列牛體大武爲萬舞洋洋然多人神自賜汝孝孫熾盛而昌壽考而臧常保有東方山不虧崩川不震沸己及子孫三世比次高壽作對侍側如山如陵然○公車千乘六句魯立二軍共二萬五千人百人衛一兵車

爲二百五十乘輜重三之爲七百五十乘共爲公車千乘二十人挽輜重三乘共五千人合上士卒二萬五千共爲公徒三萬朱英以飾矛綠縢以緄竹薇皮弁左右有胄以揜面以貝飾弁頂以朱綅綴之烝及增增爾雅並訓衆戎狄是膺三句據齊伐山戎卽此戎衛爲狄所滅卽此狄齊桓出兵圍之魯僖皆與膺爾雅訓親訓身謂以身親當之荊卽楚舒謂羣舒路史謂舒庸舒鳩舒蓼舒龍舒鮑並楚與國召陵之役魯僖亦與懲創之莫我敢接戰者壽胥與試謂壽而相與試技勇講氣力不衰○爾雅詹訓至謂魯境北至泰山奄爾雅訓荒一作弇與奄通訓同訓葢荒卽慌字遂荒大東魯詩作幠慌

幠皆奄葢之義遂荒徐宅徐音舒戰國時謂之徐州薛及淮北皆是言魯遂奄葢至薛左襄三十一年魯築臺于薛是諾謂應當如所命若爾雅訓順○爾雅純訓大嘏亦訓大謂大福眉壽黃髮齯齒皆訓老居常與許二句常鄭箋謂常或作嘗戰國時爲孟嘗君采此說極確據僖公孫襄公築臺于薛此篇有遂荒徐宅之句薛之東南不過數里卽戰國時大徐城非魯僖已有其地魯襄乃得築臺乎許卽周公采幽邲之故土據鄭莊入許命許叔守之矣何以欲假魯之許田何以欲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葢幽邲之東北境與許近爲許所侵魯僖已從許取歸魯并得許所有田故有周公廟有周公望

祀泰山壇鄭莊謂此田本許所有以璧求之并欲得周公故土宇但難於措辭故曰周公亦薨之宗室大臣鄭請祀之望祀泰山之壇請釋之魯受其璧與鄭祊田止還許田而不還許所侵周公之土宇也毛以屋宇釋之誤令妻謂聲姜壽母謂成風此時尚在至魯文五年始卒○徂來之松二句後漢書注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一名尤來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路寢孔碩爾雅碩訓大謂因西宮災更造廓而大之新廟奕奕二句新廟謂閟公廟爾雅奕訓大謂閟廟大大之規模經公子魚字奚斯所作但畧加黝堊而已頌四篇皆史克作西都賦序謂奚斯頌魯誤謂路寢及閟廟甚曼衍

且廣大萬民皆以是爲順有此大規模方與郊禘禮相配其實四頌皆誇大之辭魯僖之僭亦從此可見

商頌

商頌者成王許微子得用殷先王禮樂以祀其先王其所存之頌即其樂章魯閔馬父云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皆以那爲首其輯之亂即自古在昔六句閔馬父與臧武仲同時頗先於孔子孔子編詩不應遽亡其七大戴投壺云其七篇商齊可歌也今齊風十一篇除四篇爲譏文姜作餘七篇皆可入樂章商頌十二篇止存其五所亡七篇皆在可歌之內豈被習歌者抽去因至不存如貍首不列於小雅耶

那五章四章章四句一章六句原作一章

湯後六七作之君有能修明禮樂崇祀明德者因作此篇爲祀烈祖之樂歌若是祀成湯詩應稱武王稱武湯據商書應稱高后稱高祖謂功高之祖履以湯爲號湯之子孫可統稱湯孫此是商家事例毛序謂祀成湯誤鄭謂湯孫爲太甲傳會毛序亦誤

猗與那與猗當讀作阿與那韻置我鞉鼓鄭讀置作植妥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湯孫奏假爾雅郭注引魯詩假作嘏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斁斁音杜與鼓韻萬舞有奕鼓舞韻我有嘉客亦不夷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說文引恪作愙顧予烝嘗于即與字湯孫之將

猗那即阿儺美其舞器之旖旎音律之婀娜置與植通論語植其杖而芸蔡邕石刻作置其杖大射儀之蕢及建鼓皆有柄並可植之虡簡簡爾雅訓大謂初擊鼖鼓鼓節疏濶也爾雅衎訓樂烈訓業謂阿與那與制虡植我之鞉鼓建鼓初搏鼖鼓綏節安歌簡簡然大樂我有功烈之祖○爾雅假嘏並訓大綏訓安毛謂祀成湯訓湯孫謂湯爲人子孫甚牽强鄭謂指太甲亦誤謂湯之子孫奏此大樂安我烈祖實成此制先播鞉鼓淵淵然以引樂次笙入三成笙管之聲嘒嘒然○爾雅赫訓迅穆穆訓美謂八音既諧歌聲且平依我笙磬頌磬之聲於赫然奮起之湯孫其樂穆穆然其聲之美○庸與爾雅鏞通大鐘謂之鏞奕訓大夷訓易謂樂易繹與爾雅懌通訓樂謂大鏞大鼓有與弦歌相間奏者繼之以大濩之舞是湯禱桑林題以旌夏者我有助祭之嘉客亦不夷悅得烈祖之懽心乎○謂自古傳于昔日先民有作此禮此樂教之溫恭朝夕執事敬恪乃與於烝嘗助湯孫是將閔馬父謂此六句爲輯之亂輯者合也凡頌皆合堂上堂下共奏之收調爲亂因截此六句爲一章上分爲四章取與閔說合

烈祖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六句原作一章

殷中宗太戊七年桑穀生于朝七日大拱巫咸禱于山

川時則有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中宗克嚴恭寅畏天命自亮（漢石經作亮古文作度誤）以民祗懼（本紀作以古文作治誤）不敢荒寧遇災能戒卒享太平因述其事以爲祀太戊之樂章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所以戶爲聲）○既載清酤賚我思成（鄭讀賚作來古通）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無言（中庸引作奏假左昭二十年引作奏鬷）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俗本饗作享誤）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爾雅秩訓常祜訓福申訓重謂嗟嗟烈祖有秩然整齊斯獲厚福重錫慶于子孫無竟及爾斯各得其所矣○賚爾雅訓賜鬷音宗與總通雙聲轉奏爾雅蝦假並訓陞清謂醴沸出之六清酤謂三酒之舊者謂既載清酤于尊神賜我實成此祀禮當日遇桑穀之變亦有伊陟臣扈作和羹調燮陰陽既知警戒既享太平總陞格上帝於無言時非有諫爭自知警懼也○太戊三十一年命費侯仲衍爲車正般革路當起于中宗溥將爾雅皆訓大謂天安我中宗以眉壽黃耇無盡能制革路以革約其轂之軧束其衡繫於輈以八鸞繫於軾及衡車行則鶬鶬然如鸞鳥鳴乘此以格以享我受天命更廣大○爾雅康訓盇穰穰訓福豐年卽天賜之福假訓陞予卽與字太戊四十六年大有年謂自天降康年豐登穰

穰然來陞來饗於祖降福無竟乃與烝嘗湯孫是將矣末六句亦當是樂之亂

元鳥三章二章章七句一章八句（原作一章）

武丁暮年滅大彭豕韋諸侯悉來朝乃作此篇以契爲太祖自湯以下烈祖皆統此

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三代世表引殷土作殷社妄）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韓詩作九域當作有與后韻）○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大戴用兵篇作校德不塞）在武丁孫子（大戴引作嗣武于孫子妥）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勝平聲）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韓詩作饎卽饎字與周禮饎通鄭讀作熾非）○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朱子本作祈祈誤）景員維河（鄭改河作何誤）殷受命咸宜（宐以多爲聲）百祿是何

契母以元鳥至日祀高禖後生契世因傳會元鳥遺卵吞之有娠不可信據山海經是帝俊爲商之遠祖魯語謂商人禘舜俊舜二字古通漢儒撰祭法襲天問改舜作嚳誤殷土當依世表作殷社湯以前八遷其社屢移也爾雅后訓君謂天命元鳥至之日遇契母祈子降祥生契爲商家發迹之始其後所宅殷社皆有功移封漸芒芒然廣濶古帝命武王成湯自南亳遷西亳得天下後又以景亳爲西亳之郊猶周以雒邑爲西周之郊居土之中分九州以正其四方方命其君湯奄有乎九州○武王據下篇武王載旆指湯此當同解毛析二字解

之謂有武功有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難通近王氏引之說謂武丁兩丁字當作王武王一王字當作丁文理方順但有改經之弊愚謂當依大戴作嗣武于孫子文義較顯殆息古通謂商之先后賢聖之君六七作受命不怠嗣武迹於孫子武丁之爲孫子武湯之事業靡有不勝者滅二霸後更立十伯外八州立八伯中州立二伯以統之賜以龍旂爲九命公大祭祀皆來承祀無敢不來者大糦謂大祭之餴饎○假與格通祁祁爾雅訓徐恭謹徐行之貌景爾雅訓大員謂幅員開方以方計貢道以員計猶云規方規卽員方卽幅河大河殷邦畿六分在河南四分在河内謂邦畿千里爲外八州民所

歸往今始域彼四方四方來格來格祁祁然景大之幅員跨河在内自殷家受命至此咸得宜如成湯時百祿是總克擔荷之靡不勝者孟子稱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說與此合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商人禘俊祖契而宗湯冥爲水官而水死配享於郊在五人官之列與夏郊鯀同凡用樂謂之禘用樂追其祖所自出之爲帝者謂之大禘祀及功臣謂之大享許宋用殷先王禮樂不爲僭者如周曰明堂殷則重屋以八尺爲步其堂之方廣以九尋爲準樂器周懸鼓殷則建鼓樂律殷用璧尺以九寸爲黃鐘宮周用十寸尺以十二寸爲黃鐘宮殷之九寸以周尺計九九得八寸一殷之黃鐘實周之太族所以僭而不越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釋文云發如字久也洪水芒芒芒爲茫之省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隕當作員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元王桓撥韓詩撥作發當作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韓詩作率禮安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孔子閒居引躋作齊誤昭格遲遲上帝是祇帝命式于九圍○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郊特牲引作綴郵綴與贅通何天之休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左傳引敷作布說文以𢝊爲憂以憂爲優引詩作𢝊𢝊誤百祿是遒說文引遒作揫○受小共大共爲下國駿厖大戴引作恂蒙齊詩作駹荀子引作駿蒙何天之龍大戴引龍作寵敷奏其勇大戴引作傳奏不震不動不戁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荀子作載發說文作載拔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刑法志引作遏苞有三蘖廣韻作枹有三枿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近刻予誤作于實維阿衡鄭讀阿爲倚實左右商王

爾雅哲訓聖祥訓禎洪訓大隕當作員爾雅隕訓墜不得讀作員將訓大謂濬哲者維商太祖契長發其祥當日洪水茫茫禹布下土以開方法外大國分爲五服畫其疆界計以幅計以員既長大盡九州之境有娀氏之子契方大用帝立其子爲司徒開商家一代之天下○

契追尊爲元王猶稷配天稱先王桓爾雅訓威撥考工記撥爾而怒發威貌履爾雅訓禮烈烈訓威謂先王威嚴撥然初爲司徒受小國禮教寔達後爲大司徒受大國禮教寔達皆循禮不敢越遂視爲法旣發動與行至相土遷宋之商邱功業烈烈然威海外又截然整齊○爾雅齊訓疾躋訓陞遲遲訓徐祇訓敬式訓用謂上帝所命天秩之序不有違至于湯愈敏疾受天之降命不遲也湯爲聖君其敬日陞于上昭格于天遲遲然徐爲感動上帝是敬帝命之爲天子用建極于九州○爾雅球作璆訓玉綴旒謂旒所屬之九旒休爾雅訓美競訓強優優訓和遒爾雅作揫與說文合訓聚謂受小國玉

大國玉爲下國之旒聯綴其十二旒負何天眷之美不强競不絿急不過剛不過柔布政優優然和百祿實聚於一人○爾雅供共並訓具謂供給軍賦及皮革等貢駿厖爾雅並訓大大戴荀子兩引厖並作蒙蒙爲幪之省龍當依大戴作寵戁竦爾雅並訓懼謂受小國大國之供賦爲下國之大幪幪何天之寵任布奏其勇不震驚不騷動不阻戁不竦懼百祿寔總于一人○爾雅繼旆曰旆旆入聲轉發荀子引旆作發秉訓執虔訓固烈烈訓威曷遏並訓止苞訓稹蘖訓餘桀二十八年湯伐韋取之韋在河南滑縣之東南有故韋城二十九年湯伐顧取之顧在濮陽有古顧城三十年湯伐昆吾桀與

昆吾合兵同以乙卯日亡昆吾在濮陽卽己氏故城謂武王成湯載大旆於兵車又固執黃金鉞如火烈烈然威則莫我敢遏止者夏桀之諸侯極苞稹有三餘枝莫遂其教莫達其令後九州有截然整齊者湯共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韋顧二國旣伐取昆吾夏桀同以乙卯亡○爾雅業訓危允訓信降訓下左右訓助謂昔在外丙仲壬太甲沃丁時當主少國疑爲世之中葉有震動且危業之懼伊尹見信于人也上至天子降下聽誨於我卿士實維倚之爲權衡實左右輔助四幼王後伊尹薨沃丁祀伊尹於廟遂爲功臣得與大享之定制

殷武六章五章章六句一章七句原有一章五句者

高宗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荊三十四年克鬼方氐羌來賓四十三年滅大彭五十年克豕韋因封建南方下國被其并吞者崩時歲將近百寢廟旣成作此以祀之

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罙古深字鄭依說文改作罙面規反訓冒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維女荊楚楚韻上緒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常韻上王截此句下屬爲一章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予卽與字適與謫通稼穡匪解解爲懈之省讀入聲○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韓詩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寍

以保我後生○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斵是遷方斵是虔
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罙毛訓深是罙爲深之省鄭依說文改罙作罙從米或
本魯詩並存之爾雅裒訓聚與浮通訓取旅訓眾緒訓
業謂撻伐者彼殷之武功奮伐乎荆州楚國楚本鬼方
氏鬼古讀九音深入其險阻三年克之聚荆之眾爲京
觀有截然整齊其所者此湯孫之功業也○湯十八年
氏羌來貢爾雅享訓獻謂維汝荆楚在殷國隔大江之
南鄉昔日成湯自西戎最遠之氏羌莫敢不來獻來王
者況荆楚在荆州乎○爾雅辟訓君績訓繼適毛訓過
是讀適作譎謂汝諸侯往歸商是常天眷命於商多君

矣令設都中州于禹之業是繼汝在國能修歲事來王
于君則勿與以禍譎雊雉之妖旣譎告之以武丁春稼
秋穡承糦匪懈也懈讀入聲音極○謂天命又降監之
見大彭豕韋多并吞小弱示以雉雊于鼎之變待下民
宜嚴其有不若德不聽罪當使不僭越不濫刑高宗承天
意不敢懈怠不敢暇遑命彼南方下國封建之使嗣其常
祀與肜日篇合○爾雅翼翼訓恭赫赫訓迅濯濯訓大
謂商都翼翼然爲四方所歸極赫赫然其兵威濯濯然
其大顯高宗壽考且世道康盂以保我後生○景山景
亳之景山卽衛所遷楚邱之景山一名大坰景坰古音
通丸丸毛訓易直爾雅梴謂之樓與虔通梴桷題長出

貌旅楹臚列之前楹謂升彼景山其所產松柏丸丸然
直是絕之是徙之方斵於虔上以松爲桷又長出列楹
又壯直寢廟旣成神甚安之矣

長孫宣
曾孫紹
茂名

〔明〕不著撰者

春秋大成題意八卷

明鈔本

春秋大成題意卷之一

序題

春王正月　盟蔑　歸賵　突救

春秋之寓王法有正夫典禮者有明夫刑賞者

典禮者天下之大經故尊周則書王正以奉周朔貴魯則書公盟以隆魯號

尊周則君臣之倫叙貴魯則上下之分秩典可惇而禮可庸矣刑賞者天下

之大法故徇命賵妾則元咺書名奉命救衛則子突書字字突則有德者必

勸名咺則有罪者必懲賑可章而刑可用矣

春王君臣　同主父子　季姜夫婦　語盟兄弟　詹逃朋友　吉禘吉　歸襚凶　戰鞌

軍　庚盟良夫盟賓　納幣嘉

聖人脩經叙倫而秩分也

五典弗惇已所當叙書王正月書子同主叙君臣父子之倫季姜書字鄭語

書名叙夫婦兄弟之倫書詹逃來以責失信叙朋友之倫也五禮弗庸已所

當秩書魯吉禘書秦歸襚明吉禮凶禮之分于鞌書戰二卿書盟明軍禮賓

禮之分書壽納幣以責過厚明嘉禮之分也

春王　同主　季姜　語盟　盟幽

聖人脩經而叙倫所以惇典也

五倫各有先後之序得其序則典惇矣各就事說出弗惇意然後發聖人惇

典自任意

吉禘　歸襚　戰鞌　荀良盟　納幣

觀聖人秩分之書而庸禮之意見矣

五禮各有自然之分其分秩則其禮庸矣下意同前

歸賵　華帥　突救　季歸

春秋之法有癉惡以示懲者有彰善以示勸者

宰咺阿諛順旨蔡夫婦之大綱羽父方命行師乖君臣之大義信有罪矣故

聖人貶之一則書名一則削氏刑以懲惡非私怒也子突奉命恤衛有以伸

九伐之法季友伏義安魯可以寄百里之命誠有德矣故聖人褒之一則書

字一則書子賞以勸善非私與也

于鄗詩　同主書　河陽禮　蕭魚樂　圍成易

觀聖經之作而五經之大用具焉

于鄗于田　伐凡伯托　丘夫人　孫齊河曹　棄師清人

觀聖人紀事之公而見其發詩之情也

多才好勇不義得衆詩之意罪段也春秋乃誅意以罪莊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詩之意罪克也春秋乃重師以罪鄭此發詩人未發之情也一葦可望一

航可度詩美宋襄之重義也春秋亦書孫以絕姜徵君之故微君之躬詩刺

衛侯之失職也春秋亦書於楚丘以責衛此合詩人已發之情也

于鄗　棄師

聖人發詩之情有誅其志於殘弟者有責其失於遠臣者

姜氏入　札聘

聖經因事而酌禪繼之宜可以觀其貫書之事矣

禪繼乃帝王之道春秋兼之子可與則不必於禪故文姜始至即書于宋以

明立嫡之重賢可與則不必於繼故季札來聘不稱公子以貶辭國之非所

謂酌古今云云也

歸賵　首止　河陽　捷菑

觀聖人之興常典而有以體乎禮之經焉

嫡非妾可僭世子非冢宰可班君非臣可召冢祠非庶孽可匹此禮之經也

如此云云則常典廢矣故名宰咺殊會世子書王狩書弗克所謂興常典也

首止　河陽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春秋與常典以紀事有明儲君之尊者有全大君之尊者
首止書及以會者君曰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也河陽書
天王狩者君曰天王出狩諸侯因就朝焉使若未嘗召之耳
突救　伐衛及戰　召陵　蕭魚
聖人本忠恕以紀事而導乎樂之和焉
導和意不可忽幸災則忍非和也故紀兵則以救人為善逞忿則暴非和也
故書戰則以受伐為主恃勢則驕非和也故退師則序其績力服則强非和
也故禁侵則美其信無非本忠恕以導和也分兵戎盟會事作總起總收
突救　伐衛及戰
春秋本忠恕以導和有于夫申王命者有責夫逆王命者
春王　厄垩　胥命　下陽　虎牢　取郓　圍成
聖人著權制以紀事而易之變盡之矣
建子周正也乃書春王正月以行夏時司盟周制也乃悉惡會盟而善胥命
外户不閉大公也乃書下陽虎牢以戒設險之不可忽君先臣後大倫也乃
書取郓圍成以明社稷之無常奉皆變也皆取諸易以著權制也分二比
春王正月　胥命
石門　厄屋　下陽　虎牢 除厄屋下陽同
春秋變周制以從易有所以正時者有所以重信者
聖人因變而制權有示公天下之意有示家天下之意
人心無古今之異則欲變今而從古時勢有古今之殊則欲反古以從今
春王　盟蔑　翬帥　突救　棄師　下陽　蕭魚　札聘
聖人修經明一王之大法而盡五經之妙用焉
典禮賞罰天子之大權也仲尼匹夫耳而何專之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故
削擅立以惇典隆君號以肅禮謹專兵以討罪字恤患以褒德一王之法備
矣易詩書禮樂聖人之大訓也春秋魯史耳而何兼之不曰春秋見諸行事
乎故責鄭以發詩之情責虞以盡易之變尊王以體禮之經美晋以導樂之
和貶札以貫書之事五經之用該矣
四國伐鄭　楚比歸
聖人修經有罪人君之昧乎經義者有罪人臣之昧乎經義者
癸立　緣陵　踐土　翟泉　敗敍　伐晋　辰陵　臧蒯
觀聖人兼舉四國之功過而得其是非之公焉
功罪分作須交互辨斷方得不相掩之意
春秋之法有欲人君重民力者有謹中國用夷禮者
城郎　杞子朝
重國家之本謹天下之防
春王正月　郯奔
春秋之法治惡不止其身賞善必延於世
元年　春王　立晋　伐衛　突救　首止　鄭逃
春秋謹始以定倫既以法而正其常尤以義而裁其變也
只重謹始一意改元正是謹始下黜抎命抑私命皆所以發其義也改元正
謹始之時既不當改於父喪之初尤不可待於終喪之後故逾年改元書即
位者禮之中也或有不與其立者蓋即位大事當禀命於君親今隱也大夫
扳立而遂立焉晋也衆謂宜立而遂立焉則是內無所承子不受之於父上
無所禀臣不受之於君矣故於隱黜其即位於晋絶其公子以法而正其常
也然即位必命之君父者禮之常也或有不與其命者蓋命雖當禀尤當裁
以大義今衛朔狗宣之邪心也而伋壽死子鄭緣忠之私愛也而叔帶肆吾
見父有逆命不得行之於子君有逆命不得行之於臣矣故貶五國納朔而
褒突之拒子齊桓盟戴而陋鄭之逃以義而裁其變也

春王正月　立晉　即位　大陽生入

春秋之謹始有兼重乎君命者有偏重乎父命者

隱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謹之也聖人恐此義未明欲於衛晉

發之故書衛人立晉君曰晉固所當立然無君親之命雖國人不得而立也

大本之當正益明矣文公雖上無所稟内則有所承故書即位所之也聖人

恐此義未明欲於齊儒子發之故以乙君荼若曰荼固不當立然有景公之

命雖陳乙不得而廢也父命之當重益明矣

伐衛　救衛　首止　鄭逃

春秋之謹始有以王法裁父命者有以大義裁君命者

内無承而不書即位父命重矣然亂倫失正天王亦所當治故朔立於衛而

黜於周不然父將徇其愛而無忌矣父命非而王法可正君命重矣然制命

非義亦將壅而不行故鄭立於王而發於桓不然君將逞其私而不顧矣

春王　立晉　伐衛　救衛　首止　鄭逃

春秋謹始以重大本有以王法絕之者有以大義裁之者

伐衛　救衛　陽生入

春秋之謹始有示王命之當重者有示父命之當重者

上雖有父命無王命下雖無王命有父命

于潛　四國伐鄭　城楚丘

春秋之大旨無非致意於天下之大故焉

石門　于防　侵蔡伐楚　禘太廟　四卜郊

春秋之義有見諸侯之專大權者有見望國之僭大禮者

三卜　四卜　牛傷　猶望　猶繹

春秋於晉事有識其既失而又失者有識其可已而不已者

召陵　癸丘　踐土　溴梁盟

春秋之義有見伯功之美者有見伯功之微者

于葭内中國　于潛外夷狄　中丘尊君　會伐宋甲戌　伐邾之邾拒力　于蒲吉

仁義　斜轉尊而退　突救平而進　于幽罪夷易而爭　季歸功卜說而讓　城

濮功而抑　河陽罪而有　取郜從其謝　戚　巢卒其爵

春秋之義有顯而易見者有微而難知者

于蒲以上易見者斜轉以下難知者

首止　癸丘　書救　大鹵　黃池

春秋之易見者皆大義之攸存也

歸賵　突救　壯杏　于幽　城濮　河陽　取郜　平丘　不歎

春秋之微詞奥義各有攸當也

壯杏　于幽　城濮　河陽

聖人脩經有定功罪於未然者有權功罪於已然者

歸賵　突救　城濮　河陽

春秋之奥義有退尊而進卑者有抑功而有罪者

剃伐鄭　遂伐楚　城濮　伐陸渾

春秋原外夷之横而美伯主之功焉

四國伐鄭　入郕　于析　武父　壯杏　戚上　辰陵　闔宋　宋楚

平　蕭魚

侯度紊而一於伯圖之迭興夷勢張而沮於伯圖之陵夷

四國伐鄭　入郕　于析　武父　癸丘　踐土　辰陵　闔宋　蕭魚

伐邾盟句繹　於越入吳　黃池

觀世道之迭變始循有以匡之而終無以匡之也

始而侯度之紊有桓以一之繼而夷勢之張有悼以退之有伯也始而政自

大夫出也莫之制繼而伯為夷伏爭也莫能禦無伯也

春秋大成題意卷之一

隱公上

元年

春秋首述古以紀年欲人君正心以爲用也

只重人君正心上述古意於書法繳出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者蓋天下之治責之君人君之治本之心心即仁也仁即元也故以一人爲天下之君當正一心以道天下之德乾元資始高明配之參天而立道坤元資生博厚配之兩地以成能體仁長人對時育物則一人建庶民之極一心弘萬化之原由是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天德純而王道備矣由是而正朝廷百官與萬民堅化洽而王事畢矣吁舜典有元日之紀商訓有元祀之稱此經書元年其夫子述帝王之文而不作者歟

元年　癸丘

春秋明一元之義而重有望於君相焉

元字總起上主正心用建立酬酢帥馭統理及舜典商訓事下主格心用治典教典政典刑典及伯禹周公事

元年　春王正月

春秋紀歲月之始有所述以明大用者有所作以立大法者

以心政二字分脈舜典紀元日商訓稱元祀固稱元矣經乃祖述不曰一年而曰元年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君德當以體元爲要參天地而立一心則心正而朝廷正朝廷正而四方正矣述非襲故也舜曰月正元日禹曰正月朔旦未稱春王也經乃創作正次王王次春蓋時天時也月王月也君政當以正始爲先行夏時而尊周朔則時正而天道明統正而人道定矣作非立異也

比

元年　戰韓

春秋述古以紀事有所以明大用者有所以明大分者

舜紀元日商稱元祀堯以命舜舜以命禹

合

元年　春王　同生　扎胯

春秋兼帝王之道而述作繼禪之義備焉

春王正月

觀春秋筆削之始惟義所在也

筆削兩分行夏時尊周統古今之大義內必承上必稟君父之大倫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已卯烝

觀春秋紀時月之文而有酌古準今之義焉

周正建子而冠以夏時之春垂法後世也烝以仲冬而係於周之正月示不敢專也然須合二春字看則夏時冠周月之義始明合二正字看則以周正紀事之義始明不可以隱春爲夏時冠月揎正爲周正紀事也大抵行夏時則不可以尊周朔尊周朔則不可以行夏時聖人以夏時冠周月以周正紀魯事則雖尊周朔而實行夏時矣須有分合

比

春王正月　盟蔑

聖人修經變周制以正時從周文以尊內

王者頒三統之令於天下有子丑寅之迭建焉周自文武啓運監於二代正惟建子矣云云天子嘗曰行夏時王者定五等之爵於天下有公侯伯子男之異位焉魯自禽父襲封命圭有命固曰魯侯矣云云夫子嘗曰吾從周

盟蔑

春秋紀國君首盟附庸而特悉之以志公焉

魯稱公從周之文也邾稱字從道之正也二意黙破在首只重悉盟以志公意收稱及書法

盟蔑　南季　執仲　蔡季　突救　鉞夼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無非道之所在也
蔡季以上常例以示義道之正也子突以下變例以示法道之中也
南季　蔡季　突救　鍼奔
春秋於稱人之常而特見於變者所以昭鑒戒也
亦主常變但摘出王朝大夫與諸侯兄弟對作
南季　祭仲　許叔　蕭叔
春秋每循例而稱人之字所以從道之正也
南季　單伯
春秋兩於大夫之稱字而特示尊君之意焉
突救　辰奔
春秋變王臣貴戚之稱號而褒貶之義具焉
突王朝下士也因救衛之善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辰諸侯兄弟也因奔眣
之非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
盟蔑　葵丘
春秋紀信惡其出於私者善其出於公者
合　盟蔑　危垕
觀春秋之因革而有崇禮重信之義焉
崇敬飾詞臣子之義故從文革薄從忠春秋之法故變制
盟蔑　朔入
聖人之志公天下故於私盟爭國者有惡焉
上講信修睦下選賢與能俱入大義公天下意
于鄢
春秋於强國之戕弟必盡詞以誅其意焉
寺重志字都城不度滋蔓難圖祭仲之諫也莊不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則曰
不義自斃姑待之是養亂於其始也國不堪貳厚將得衆子封之諫也莊不
曰無庸將自及則曰不暱厚將崩是成亂於其終也春秋不稱國與師將寺
目鄭伯見段之禍實莊一人爲之猶以爲未足又書曰克見其將尊師衆攻
之不遺餘力也不稱弟直指爲段見段雖弟莊以路人待之猶以爲未足又
書曰于鄢見其窮追遠討使之竄身無所也誅意之法何嚴哉
于鄢　纂書救
春秋紀兵有畧詞以誅薄天倫者有詳詞以予重民命者
上不稱國不稱將不稱師下稱國稱將稱師也舊專主王政以善養人立説
雖若無據然亦須以惡養善養比對方見明切但不可忽稱國等書法意耳
比　春王正月　于鄢
聖人修經黜昧倫者以明王法誅斁倫者以正人心
主二傳尾意上首黜隱公以明大法云云下首誅其意以正人心云云
于鄢　歸賵
春秋之義有誅諸侯之薄倫者有貶宰臣之瀆禮者
于鄢　河陽
春秋有因强國薄恩而誅其意者有因伯主昧義而原其情者
上剗敵所謂春秋誅意之法下鄭子所謂春秋原情爲制
合　于鄢　如紀
春秋於賊恩圖小之事而每示乎誅意之法焉
上異於以善養人之王政下異於興滅繼絕之王政
于鄢　納捷菑
戕恩而必以力勝者春秋大其惡從義而不以力勝者春秋彰其善
兄弟之恩不可薄也長幼之節不可廢也二題字相對
歸賵

春秋紀王室濆禮而因示尊君責相之意焉
重垂法意賵妾只作事迹若以尊王貶宰對作非推虛實不倫且同事異責
矣只是因平無天故繫天以示王之當尊因宰非宰故書名以見宰之當責
歸賵　南季　于洮　葵丘　劉夏逆　歸脤
春秋於宰臣之濆禮而特變常例以責之也
南季　于洮　葵丘　歸脤
春秋每循例以紀王臣所以扶大分也
歸賵　含賵
春秋於王室濆禮始責乎相而終責乎君也
上不責王以王雖有命將順之者宰也貶家宰不謂天王無罪下不責榮叔
以榮叔非宰主之者王也責天王亦不謂榮叔無貶此意發出乃得題旨
合　春王正月　歸賵
春秋隆王室有明一統之義者有垂萬世之法者
加王於正係王於天二意
盟蔑　歸賵
聖人修經從文以崇禮創制以垂法
上稱侯以公下係王於天
盟宿
春秋重君以紀盟而深寓公世之意焉
以有宿君而志自是書法之例只重惡盟一意而以私盟尋叛作不公不信
二意分股渾斷爲是
盟蔑　盟宿　伐邾　伐宋
望國要私盟而渝信春秋深惡之也
蔑之盟修好於邾也會同帥之請也宿之盟求成於宋也天子帥之命也指
天日以相要不辭專擅之咎援明神而共誓徒流忠信之風使能守信不渝
則其私猶可諉也夫何邾之伐爲宋討也蔑之好安在也宋之伐爲鄭討也
宿之成安在也玉帛甫交遽尋而爲仇讐之視載書猶在忽轉而爲干戈之
尋豈前日要盟之初心乎
盟蔑　盟宿
春秋兩惡望國之要盟而公天下之意見矣
盟宿　踐土
春秋之志公天下故公私之盟皆不與焉
魯宋結成宿君與事遂私盟焉殆非一王之制矣尹氏策命子虎要言雖同
盟焉要非三代之英矣
合　盟宿　會防
春秋於諸侯既惡夫私以講信者尤惡夫私以講好者
周官有司盟令則私盟傳曰凡書盟惡之也周官有司會令則私會傳曰凡
書會皆譏也
祭伯來
春秋不與王臣之下比所以正本也
無所逃者君臣之分不可貳者事君之心義以爲之禁則曰人臣無私交也
禮以爲之防則曰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也然私交之禁所以禁天下之臣而
禁之行必始於王臣越境之防所以防外交之患而防之立必先於畿內祭
伯之來朝不知有周惟知有魯也貳孰甚焉貳既在伯是禁不可犯者而先
犯之防不可決者而先決之建極之地頓爲叢亂之區矣其何以軌四方乎
故不與其朝而特書曰來重本之訓也
比　盟宿　祭伯來
春秋有惡私盟以示公世之志者有譏私交以示正本之意者

盟會國之大政非外諸侯所得私也而私盟焉適以成傾危之俗故惡之示
公世之志也朝聘國之大禮非內諸侯所得私也而私朝焉何以杜朋黨之
原故譏之示正本之意也
祭伯來　于潛
春秋貶王臣之下交以明大義譏國君之外交以立大防
君臣夷夏立說兩傳各三事甚整
合　祭伯來　祭叔聘　取濟西　取汶陽
春秋正本之意有見其無命而私交者有見其無命而侵地者
辛　公子翬逆女　公子結媵婦　公孫茲如牟　公孫嬰齊如晉
春秋於國君官人而皆惡其私也
夾如陳　單伯至
春秋於內臣有本貴戚而稱之者有本王命而稱之者
上官命於親下官命於王
觀魚辛巳　教如京甲申　舍至戊辰　適歷丙申
觀春秋逵日內臣之變可以見恩數矣
觀魚　舍至
春秋詳內大夫之變有所以表其忠者有所以表其節者
觀魚　適歷
春秋於大夫恩數之厚有不以事遠而畧之者有不以行惡而畧之者
狄如　舍至
春秋厚大夫之終不因所在而畧其詞也
會潛
春秋於內君會夷而深謹天下之防焉
無不覆載者固王德之體內夏外夷者實王道之用戎之於中國族類既非

而正朔之頒不加固不足與之會同其心必異而猾夏之階易萌久不可啟
之會同故舉其號而書會戎謹其防以譏之也
春王正月　會潛
觀春秋尊周外夷之旨王者之體用備矣
大一統者王德之體理之一也外四夷者王道之用分之殊也
元年　會潛
聖人修經有紀元以明王德之體者有外戎以明王道之用者
上乾坤下否泰
于潛　于暴　會宋　盟蜀
春秋首謹望國之交夷因有見於桑防之弊也
于暴以戎而居雄邑無出入之防其禍不可長也會宋親夷而致金繒之奉
其案不可施也盟蜀以夷狄位諸侯之上其禮不可行也聖人因有見於後
之弊故深謹于潛之會云
比　于潛　戚邢
春秋畧外夷與好以明王道惡與國覆親以立人道
天子與天地參德雖無所不及而內夏外夷用則自有分辨也故於戎舉號
聖人與天地合德人雖無所不愛而同姓異姓義則自有差等也故於衛書
名
入向　入極
春秋直紀內外用兵而上下之失見矣
總以事實四書法叙在前而以入字分罪君臣謂畧云天下莫尊於王命而
征伐之權人臣不得自專者莒胥胡為入人國邑而肆暴之無忌也是不臣
矣天下莫大於王法而刑戚之權人君不得自私者周室胡為坐視人之入
國而縱逞之無懲也是不君矣此皆據事直書而義自見

入極
春秋紀大夫之用衆而交著上下之罪焉
不氏帥師意作事實重不臣不君上
盟唐
春秋首謹望國之盟夷所以嚴大防也
觀詩之魯頌知戎爲周公所膺也此不必膺矣獨不可絕而勿交乎觀書之
費誓知戎爲伯禽所征也今不必征矣獨不可拒而勿受乎而乃云云故特
書曰以謹之
盟蔑　盟宿　盟唐　盟寮　石門　荊敗蔡　狄伐邢　鄭伐許　晉
伐鮮虞
觀春秋致謹於華夷之辨於其立法之嚴足徵也
總是謹華夷之辨與中國盟則不曰與外夷盟則書曰同所以謹之也蓋春
秋之義於夷狄猾夏則膺之中國而夷狄則狄之謹嚴如此安得不謹辨於
斯盟我以單股帶四盟作一頭以猾夏變夷作二脚翻倒本意斯不失侍旨
盟蔑　盟宿　盟唐　盟寮　石門
春秋迭紀講信而獨謹於交夷者所以嚴大防也
主侍同單作以前此後此分股比斷爲是
荊伐鄭　狄伐邢　鄭伐許　晉伐鮮虞
觀春秋兩致意於夷夏之兵而謹嚴之旨見矣
于唐　康上　于孟　執宋伐宋　乙師　伐齊取谷　于號
望國交夷而督辨春秋之所謹也
令　于潛　于唐
春秋兩識望國之交夷所以嚴天下之防也
上以諸夏而親戎狄三句下結戎狄以許婚三句

于唐　危屋
春秋謹始之義有發於交夷者有發於參盟者
上書曰者以盟夷之始謹中國之雜於夷也下書曰者以參盟之始謹世道
之戾乎古也
于唐　于唐至
春秋於望國交夷始因其昧義而謹之繼因其負惡而危之
凡盟皆不日而盟唐獨書日凡會皆不至而盟唐獨書至
比　于唐　首止
春秋既因講信以嚴大防復因講好以謹大分
天地間有大界限夷夏是已故于唐獨書曰外戎也內夏外夷否泰判矣天
地間有大名分君臣是已故首止獨殊會尊君也君尊臣卑乾坤位矣
逆女　姬歸
春秋之嚴大婚而特譏小國之變常焉
只重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一意即此就是變常文定韓俟二親迎入講
歸賵　逆女
春秋正人倫之本故於亂法變常者皆致貶焉
以夫婦人倫之本爲主上定大分下嚴大禮
于衮
觀聖人闕疑之大而宅心之慎見矣
以子稱紀非其爵以伯繼子無其國此闕大也存之而無所損益者宅心之
慎也以舊史先儒辨講
春王正月　春正月　含賵　門巢　公如楚
觀春秋大義之斷而正倫正分之意寓焉
春王　春正　門巢　公如楚

春秋之所削有正倫於一國者有正分於天下者
春王正月　于客
聖人修經有所削者義之嚴有所因者心之慎
紀侯大去　齊人以歸
春秋於小君之變有明其從君者有明其敵君者
鄭人伐衛
春秋紀兵見強國之犯王禁與國之近王事也
王者有九伐之法以正邦國書鄭伐者責鄭擅兵以修怨君子有三反之德
以省厥躬不書衛戰者恕衛息兵以遠怨
入向　伐衛　圍長　敗管　伐取之　戰郎　宋以伐　遷宿　滅譚
追戎　侵宋　升陘　買戎　取鄟　襲莒
春秋紀兵有直詞以示義者有婉詞以存禮者
入向　伐衛　圍長　敗管　伐取之　戰郎　宋以伐　遷宿　滅譚
追戎　侵宋　買戎　襲莒
春秋於諸侯用兵皆誌其實以見罪也
戰紀　滅譚　升陘　取鄟
春秋紀兵在外則直詞以示義在內則婉詞以存禮
外兵敗則書敗滅則書滅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
升陘　取鄟
春秋於內兵必諱其辱與惡以存禮焉
伐衛　遂伐楚
春秋之惡擅兵而不關於修怨討罪之異焉
重擅兵作討滑之亂暫不貢包茅之罪各帶說
合　伐衛　伐衛又戰

春秋惡擅兵修怨而恕夫不戰者予奉命討罪而咎夫亟戰者
各重下一意上以鄭往無執而擅興提起倒衛桓自胝而不戰下以齊桓有
執而奉命提起倒衛懿不胝而亟戰
比　盟宿　伐衛
聖人修經有惡專盟而失信者有惡專兵而修怨者
盟會天子之大政私相要誓已王法所禁況又無信乎征伐天子之大權雖
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
日食
春秋豫常度以紀天變欲人君之畏天也
重遇災而懼意為是成湯六事自責高宗側身修行引入比斷
會檪　慶父如　溴梁　吳滅巢
春秋紀人事有應乎天變欲人君知所謹也
傳中四句亦只泛論初不曰某日食應某事若太拘泥則非經意矣
崩　伐衛至桓　黑壤至匡　公如京師
春秋詳諸侯之勤於舉事而慢王之罪見矣
總序總斷只見諸侯於兵革會同朝覲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而於天王
之喪反恝然不念慢可知矣
卒　于鄟　會奔
望國以功而世官春秋譏之與國以賢而世官春秋予之
上延其世而官不擇人下延其世而官能擇人此亦借題以發此意
武氏　仍叔　友如陳　遂如齊
春秋於周魯之世官每因事而寓貶焉
武仍是襲世官友遂是啓世官也古者寰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今武仍世
執朝權其子遂以父兄故而見使則任之非賢使之非能而政由是敗矣古

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今矣遂生而賜氏其後遂以執政之故而世官則
大奸莫除人主孤立而權由是移矣
求賻
春秋於王室下徵而示謹禮端本之意焉
嗣子居喪命使非其時大臣攝政出命非其分故不稱使示謹禮之意以千
里租稅不致有求以四方職貢不至來求故特言求示端本之意
求賻　求車　求金
春秋述紀王室之下求示端本之意也
辛　首止　踐土　華元聘　蔑如宋
春秋紀諸侯存沒相與之迹所以示睦鄰之道也
首止定王儲踐土修王覲此處常也則有和好之情元來告喪蔑通嗣君此
處變也則有弔恤之禮諸侯之所以睦鄰國也

錫命　公如晉
春秋紀事有示懷諸侯之道者有示睦鄰國之道者
周制王巡諸侯宗伯為相司服制麻宰夫掌幣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卒皆弗
削而待諸侯之義見矣古者諸侯邦交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諸侯所以睦
鄰國也卒皆弗削而交鄰國之義見矣
于父　中丘　歸父聘　鄭祭聘
春秋於諸侯之變事名之各有所因也
於盟會而知祿父寤生之名於聘問而知舍與髡頑之名
合　春王正月　髡頑如會
春秋於諸侯專立有正於始者有正於終者
隱與髡頑俱專享其國故一則不書即位正於始也一則降而書卒正於終
也

石門
春秋惡諸侯特盟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焉
盟會之事雖為春秋之常而盟會之煩寔由忠信之薄故虞夏之敬信未施
大道之公何如也及殷周之誓會繼作疑畔之端斯啓矣今齊與鄭苟為好
之足以相通固無取於斯盟之講苟約言之不足相固亦何事於盧盟之要
乃既盟於前復尋於後是盟會之私習以為常而敬信之公泯矣率是而行
咸世之風如何可復衰世之俗如何可革耶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石門　廆屋　于鄟　北杏
春秋紀外盟會而惡之者所以志大道之公也
上變盟長亂以啟人作誓句貽下數會聚疑以開人作會句貽總見聖人以
盛世望天下故於諸侯盟會之告則書而不削也
石門　廆屋

聖人之志公天下有因特盟而惡之者有因參盟而謹之者
俱是變周制以信待人而不疑
許　垂隴　遂如晉　平州　歸父如齊
諸侯之相睦有同好於常者有盡禮於變者
盟宿　春王正月
春秋畧送終之禮以其失睦鄰待臣之道焉
生有會同沒有葬送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曹宿同盟訃告已及而弔恤不加
則前日之好安諸草莽矣故不書葬掌其喪禮蒞其禁令王者所以懷諸侯
也曹為臣子告喪於周而命使不達則股肱之情視如秦越矣故亦不書葬
盟宿　滕薛朝　于稷　于郯　于淮　垂隴　如晉　如楚
春秋畧諸侯之喪事有所因以示禮有所削以示義
宿雖小國而人則同盟滕雖弱君而地則比境所當會葬者乃怠於禮而不

弑其君而不會曾於是非禮矣故商滕不書葬因舊史以責魯也宋殤之
賊未討而桓襄成則三世有罪曾於晉本同列而荆楚則僭號稱王不當往
葬者乃或遣使或親赴曾於是非義矣故葬而削其大亦以責魯也
于鄬 于淮 垂隴
春秋罪大國之終事所以治其罪也
宋桓曾與于鄬之會矣而卒不書葬者厭子居喪而出會可治也曾何為而
葬之宋襄曾與于淮之會矣而卒不書葬者于泓見敗而失衆可治也曾何
為而葬之宋成固與垂隴之會矣及其身沒而國內大亂子為不所弑弟為
衆所討國人之罪可治也曾又安得而葬之是雖有失乎報施之常禮而實
無乖乎懲惡之大義聖人所以皆削而不書葬也
公如晉 如楚
春秋特削諸侯之終事有所以諱其辱者有所以避其號者
魯以隣國而會葬晉侯若書葬則疑於大夫而葬諸侯矣不亦辱乎故諱之
存一國之防楚以僭王而會葬西門若書葬則疑於諸侯而葬天子矣不亦
悖乎故避之存天下之防
伐杞取牟婁
春秋於小國之肆暴必特詞以著其惡焉
書法只重取字然須以伐取分股盤斷諸侯土地上授之天王下傳之先祖
是兵不可以擅加邑非可以強取者也今莒之於杞既入向矣而復伐其國
既伐國矣而又取其邑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果何為也將以兵之在己可
肆行而無忌歟不思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已為幸矣乃伐國取邑而暴益
肆焉何耶將以邑之在杞可兼取以自益歟不思擅復故地而王命不請且
為非矣乃敢伐人強奪而惡益恣焉何耶
入向 牟婁 濟西 汶陽

春秋之惡諸侯有以其玩法而兼地者有以其無命而復地者
牟婁 濟西 汶陽
春秋深惡小國之兼地於其不予復地者見之矣
濟西之田曹取之魯者也僖公復之非無名矣苟不請之天王則雖以伯主
之威加於弱小治之且同於盜也若牟婁之為邑其果莒之濟西也耶汶陽
之田齊取之魯者也成公復之以為得矣苟不正之疆理則雖以伯主之令
行乎諸侯律之且同於取也若牟婁之為邑其果莒之汶陽也耶
入向 取牟婁
小國玩法而暴益肆春秋詳取之也
以入向倒入單股斷罪玩王法故暴益肆暴益肆由玩王法也以此渾斷入
向不已而復有杞之伐伐杞不已而又有邑之取不思始而免討已為幸矣
而乃益肆於兵伐國無忌已為惡矣而乃益恣其暴其他王法果何如耶
秋 鄭人伐衛 立晉
春秋端本以責與國既見不禁子之惡亦見不庸臣之誅
遇清
內外期會而簡禮春秋之所惡也
只是罪其志於簡禮一意以非不期莫適主為簡禮事實斷罪古者相遇以
會之不期而偶合故有遇禮今魯宋未遇之先已有偕出之約及遇之時自
比不期之略則非古者之遇矣古者相遇以會之造次而必恭故有適主今
魯宋簡略其文既無國君之體慢易其心何有賓主之儀則非相遇之禮矣
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遇而書及君曰以此及彼其無禮可
知矣二書法一起看就志字上發揮
遇清 遇垂 遇穀 魯濟 梁丘 遇防
春秋述紀諸侯之期遇而皆惡其簡禮也

魯宋尋盟爲清之遇宋衛合黨爲垂之遇齊欲謀紀而與陳鄭遇于垂魯欲固婚而與齊侯遇于穀曾齊遇而齊伐山戎齊取策於曾也梁丘遇而齊欲謀楚齊資武於宋也以至于防之遇又李姬擇配於鄫子焉是皆私期而會異於古者不期之遇直欲簡禮與於古者恭肅之心故二書法

比

遇清　胥命

春秋於諸侯有譏其禮之戾乎古者有予其信之近乎古者

禮爲國之紀人而無禮相鼠之詩所由刺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信爲國之寶人而無信氓姜之詩所由刺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

遇清　咸丘弗遇

春秋於諸侯之相結而示重禮敦信之義焉

上期遇而簡禮下期會而失信

四國伐鄭

春秋於大國之黨惡必首序以誅之焉

雖曰首謀者州吁而從之者宋殤也雖曰從兵者陳蔡而主之者宋殤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得意甚明

翬帥師

春秋紀責戚專兵而持殺內君縱權之戒焉

專罪隱公縱權收去其公子書法于翬以貴戚之卿本有難馭之勢而況主兵權之重遂有今日之專便因其方命而罷其兵柄則可以善其終矣而彼使帥師寧無鍾巫之變哉其辭而弗許義也亦須翻斷得出蓋能辭宋使之乞師義也何不能抑羽父之請師乎弗許羽父之請師義也何不能奪會師之國請乎

伐鄭　翬帥

春秋紀兵有嚴詞以誅黨者有畧詞以謹權者

主合作

會伐鄭

春秋詳列國會伐之兵以著其黨惡之極也

此非再伐鄭也蓋四國合黨翬復會之耳以其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弒君之賊惡之極也故再序之前伐重首惡此則專重合黨四國之志已定而魯也復濟其謀四國之黨既同而翬也更助其衆雖曰宋公爲首彼從宋者皆共惡也而今復合乎曹果何心耶雖曰請國爲從彼從惡者亦皆吁也而翬復會其師又何義耶故曰惡之極也

伐鄭　翬帥　會伐

列國獎亂之惡極春秋詳詞以罪之也

伐鄭　會伐鄭

春秋於黨惡之兵既變文以罪大國而尤煩詞以罪列國焉

以下二題俱主合

翬帥　會伐鄭

春秋紀兵有示縱權之戒者有嚴濟惡之誅者

伐鄭　會伐　首止　首止

春秋復詞以紀事有著其惡之大者有著其美之大者

定州吁之位而亂君臣父子之大倫故再序四國定世子之位而正君臣父子之大倫故復舉諸侯

按

四國伐鄭　立晉

春秋於大惡既變文以責夫黨之者尤變文以予夫討之者

從州吁伐鄭而主兵者一大仲也而變文稱人見國人皆無討賊之義從文仲而南行也故曰責詞殺州吁於濮而立晉者一石碏也而變文稱人見國人皆有討賊之心從右宰醜而蒞之也故曰衆詞

衛人立晉

春秋於與國置君而交著上下之罪焉

書立不稱公子二意皆以父子君臣之義貫末有為子而不受之父未有為臣而不受之王二邊總承

觀魚于棠

國君非事而逸遊春秋特貶之也

隱公於周有臣道則有王事於魯有君道則有民事今之觀魚也果王事乎抑民事乎假曰游觀之事亦先王所舉也然棠遠地也曷為而往焉慢棄國政已為非矣而乃忠言不納果何為耶假曰畧地之行亦人君當務也然魚小物也曷為而觀焉慢諫不納已為非矣而又自飾其辭果何事耶故曰觀魚

于棠　王所　入鄁

春秋譏國君非事逸遊而因所予以示義焉

于棠　如京

春秋於望國有譏其非民事而出者有譏其非王事而出者

諸侯之出必以民事或春焉而省耕或秋焉而省斂未嘗無事而慢遊也今隱公怠棄國政遠事逸遊果春之省耕乎抑秋之省斂乎書曰周淫於觀隱公烏足以語此諸侯之出必以王事或喪畀而朝或聘終而朝未有無事而空行也今成公因會伐秦道自王都果喪畀之朝乎抑聘終之朝乎詩曰𡻕事来辟成公烏足以語此

王所　入鄁

春秋於諸侯有予其以王事出者有予其以民事出者

末以隱公照證二事方是傳意

滕薛朝　戕士

春秋致責夫君臣有以其昧述職之義者有以其昧巡狩之義者

以天子諸侯巡狩述職立說

公　四國伐鄭　觀魚

春秋紀事有罪夫從邪謀而黨惡者有譏夫違忠言而縱欲者

上家殤從州吁下魯隱違僖伯上弑君之討孔子告於哀公下先王之睨晏子告於景公

齊　伐楚次陘　會邑　意如晉　叔還如齊

春秋於邦君之變有所革以正王法者有所因以黙私情者

許男晉成不書甍而書卒與專立之諸侯皆照齊景不書侯而書公罪私謚之臣子

・立晉　頑如

春秋於諸侯終事有所因以正夫禮者有所革以正夫法者

上不請於王而私謚因而稱公罪不忠孝之臣子下不請於王而擅立革而書卒貶不臣順之諸侯或以頑如搭合至者倒看即是

立晉　蔡季歸

春秋於邦君之謚譏其出於私音予其出於公者

以悖禮得禮立說蔡桓稱侯以蔡季之賢知請謚也

衛師入鄁

春秋於與國毒衆之兵而深惡其失君道也

稱師以著其暴暴者是暴己之民以入國非入國而暴人之民也故曰毒衆與失君道須知體貼衛宣不能代晉以寬易暴以仁而用衆以入人國難曰承州吁之敉以自奮也然不能恤民而毒衆以臨戎是以亂而易亂矣雖曰報鄁人之侵非無名也然不知重衆而阻兵以修怨是以暴而易暴矣其何有人君之道乎

入郕　次郎　城邢　㦰陳蔡

春秋罪與國用衆之暴而必舉例以別之焉

照傳文順作起云衛師之入郕也果無名不義如郎之稱師乎抑矜其威如城邢之師乎果著其暴如㦰陳蔡之師乎云云　末繳云此乃㦰陳蔡之例雖次郎之無名且不足言矣而況城邢之美可與之例論也我

次郎　城邢　㦰陳蔡

觀春秋紀用衆之文而列國之得失彰矣

照傳三段講後須以入郕貼方是傳意

入郕　次郎　城邢

春秋迭紀内外之用衆各隨事以示義焉

當以入郕作一頭以下二股作二脚以承之

入郕　城邢

春秋之紀用衆有因肆忠而著其暴者有因恤患而矜其威者

一夫国本恤民之仁一得救患分災之義

入郕　㦰陳蔡

春秋紀用衆有著殘民者之罪有著殘㒵者之罪

俱主暴上不仁下不順内有君民夫㒵意

城邢　㦰陳蔡

春秋之紀用衆有所以矜其威者有所以著其暴者

伐鄭　立晉　入郕

與國繼亂而暴衆春秋深䟽之也

八　入郕　入郕

殘民命以害小春秋著其暴假王命以害小春秋著其逆

輕民命不君假王命不臣

考宮

春秋於望國之祟祀必正名以志其失焉

尊卑有序諸侯無二嫡之禮享祀有常女母無別宮之制採成乃父之邪濫以別宮之祀於禮可乎春秋於宮廟非志災夫禮不書此則特書而單舉仲子者正名以志其失也

歸賵　考宮

春秋於妾母兩因事而正其名焉

惠公欲以愛妾爲夫人而笄用夫人之禮隱公欲以庶弟爲嫡子而祀以別立之宮故正名云云而夫人衆妾之分定矣

考宮　夫人至

春秋紀望國之禮而因定乎嫡妾之分焉

分存没仲子没不以謚係號不以姓係謚者妾也姜氏存則以氏係姓以姓係號者嫡也俱有正名意

初獻六羽

春秋紀望國別祀之樂必明舊僭以正大典焉

此明魯舊僭八佾非專譏隱公也就初字上體貼發揮羽字意常見魯僭天子之樂舊矣隱公之世有仲子之祀以別宮不敢同群廟故降八而用六以婦人不可預武事故輟干而舞羽若樂之得其制者然不知用六者特自今日始耳前此伯禽而下未必其不用八而僭天子之樂也不用八者特自別宮始耳後此隱公而上未必其皆以六而用諸侯之樂也雖曰成王之賜非魯之罪也然以之祀周公已爲過矣況群公而僭用之乎雖曰伯禽之受非後之謬也然受之祀太廟已爲非矣況群廟而皆冒爲之乎故特書初獻以明舊僭而大典庶乎其可正矣流弊只帶說於末不必重

考宮　獻羽

春秋紀望國之用禮樂而因示正名正典之意焉

上以嫡妾之分辨立宮之非蓋天子七廟諸侯五廟禮也孟子入惠公之廟則衆妾無祭享之所今惠公以元妃則孟子也以繼室則聲子也仲子何人而得用夫人之禮哉故書仲子下以君臣之分辨僭樂之非蓋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制也上下有降殺之辨則君臣安名位之常今魯樂以成王則過賜也以伯禽則過受也群公何人而得用天子之樂哉故書初獻啓桓公之簒致三家之僭帶見

九　獻羽　税畆

春秋於望國因樂制侵而示正典之意因田制變而示正本之意

樂制天子八諸侯六魯久僭而始用於仲子之宮典禮壞矣故季氏舞八佾三家歌雍詩田制中為公外為私魯一變而為履畆之税中正亡矣故成公作丘甲哀公用田賦

獻羽　作三軍

樂制侵春秋因以正天下之大典兵制變春秋因以謹天下之大權

邾鄭伐宋

春秋紀修怨之兵而特先所主以示義焉

請君什憾敝邑為道則首謀者邾也既伐其國遂入其郛則首惡者亦邾也非其主事故蒙者乎鄭雖有欲報之心未必其即肆也使拘於石門之例以邾之小而序鄭於上則班序之常雖不亂而首從之别無所分人將謂邾未嘗主謀也二國之心迹不白矣而可乎使拘於伐鄭之例以鄭之黨而序邾於下則撥亂之法雖以嚴而輕重之權無所等人將謂鄭實為濟惡也一時之斷案不明矣而可乎

石門　四國伐鄭　邾鄭伐宋

春秋兩變例以序修怨之小國所以誅首謀也

照單作見班序上下以國大小聖人所以從常禮也誅亂討賊必治其黨聖人所以嚴大法也伐宋之役先邾後鄭者蓋主兵者與班列者之常爲有間助怨者與黨惡者之情爲不同邾固小於鄭而造端托始禍實爲先非可以石門例之也鄭固黨於邾而因人成事情有可原非可以伐鄭拘之也故聖人既不例於班序之常亦不例於黨惡之法先邾後鄭因事之變固如此

石門　伐宋

春秋紀兵好有從禮之常者有因事之變者

伐鄭　伐宋

春秋變文以紀兵有嚴黨惡之誅者有嚴首惡之誅者

衛告宋曰君為主敝邑為賦則衛主兵明矣而首宋邾告鄭曰請君什賊敝邑為道則鄭黨邾明矣而先邾

梁丘　盟昔　陽穀　遂伐楚

春秋序諸侯之爵次因常變而異其例焉

齊桓始伯而序於宋下從禮之常宋公在列而以齊為首因事之變

伐宋　戰紀　北杏　于幽

春秋屢變例以先諸侯有見於兵戎者有見於邦交者

伐宋先邾戰紀先紀征伐之先主也會則先齊盟亦先齊會盟之先主也

塡

春秋紀害稼之災而寓重民之意焉

辛　于棠　郭公

春秋紀事有責夫拒諫者有責夫棄善者

繳隱禍郭亡意

合　于棠　城濮

遠諫而徒狂之以思從奸而徒懲之以法春秋之所貶也

僖伯敢諫善也曹隱不能用及其卒而葬加一等何益孔子王請戰惡也楚
成不能遠及其敗也而戮以徇衆何益哉

于宗 棄師

春秋紀事有識善善而不能用者有識惡惡而不能去者

圍長葛

春秋於大國肆暴之兵而直詞以彰其惡也

傳中誅亂臣討賊子可也是爲州吁事而發講須露此意蓋入郛之役鄭固
有怨於宋也不思東門之役已乃黨亂臣賊子而修怨焉固亦其怨怨之不
忖耳在已何義而乃伐而圍其邑耶報復之憤宋固欲逞於鄭也不思經年
之圍非爲誅亂臣賊子而興師也無怪乎城守之不下耳鄭邑何罪而乃圍
之而不解耶故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圍長葛 取長葛

春秋詳大國攻取之兵而其惡自彰矣

總起總收以圍取分作俱在忌馮上重上云周官大司馬有九伐之法所以
誅亂臣討賊子也下云周官大司空有九等之制所以正疆域固封守也

四國伐鄭 圍長葛

大國黨有罪而虐無辜春秋深罪之也

圍長葛 圍彭城

春秋於暴兵惡其虐無罪而予其討有罪也

比 圍長 取長 下陽 執虞

春秋所書有惡其肆暴而取地者有惡其貪利而取禍者

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書滅下陽於前而記執虞公於後二傳相對

春秋大成題意卷之二

成公上

無氷

春秋志望國常燠之變所以示謹微之意也

天道之過燠而無氷象君道之太柔而廢事也故雖微而必書有欲人君法
乾以立政觀變以攬權俾臣無跋扈之漸君無贅旒之勢可也此固聖人制
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必慎微而後王事備矣

春王 盟蔑 克段 歸賵 祭伯來 滕陳 文如 六月雨 大雨

雪 雨雹 無氷

春秋紀事有明大訓而特畧其微者有重天變而特謹其微者

春秋之修無世乃其法也故夏時之正特首明之而明交先弟嫡妾君臣之
倫各因事而致意焉則凡其所載者皆經邦之大訓也否則人微而名姓不
登事小而本末不記矣豈雖書而無統哉若是則春秋紀事微小在所畧也
然天象之變何敢忽之故大雨雨雪雨雹無氷之象各因變而必書焉則其
謹於微者所以備王者之事也固非若人微而可忽事小而可畧矣豈詞繁
而不殺哉

盟蔑 祭伯來 伯姬歸杞 茲如牟

春秋立法每謹人道之大而特畧人事之微焉

盟蔑書及而忠信之是先祭伯書來而朋黨之是杜其所以書之者示經邦
之大訓也伯姬歸杞而逆者以人微而不登公孫如牟而其歸以事微而不
致其所以畧之者以非經邦之大訓也無氷意亦帶出

盟宿 文如陳 六月雨 無氷

春秋畧人事之微而詳天道之變者所以昭王事也

盟宿 文如陳二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

春秋書詞有因夫人之微者有因夫事之小者
上書人不書名下書如不書至
三不雨　大雨雹　無氷　大雨雪
春秋於天道之變必詳察之以謹其微焉
作丘甲
春秋於望國變制以益兵而深譏其用民也
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積四丘而為一甸具一甸而為三甲兵
有定制民無重勞誠當時諸侯所宜遵也今成公更四丘之法而取民以足
兵賦三甲之現而益兵以備敵向也以十八人為一丘故四丘止於七十二
人今則以二十五人為一丘凡四丘共百人為兵矣向也以二十五人為一
甲故三甲止於七十五人今則以三十三人為一甲凡三甲共百人為兵矣
持戰之士多於畎畝之農夫力穡之民罷於疆埸之戍弃耒耜而餽餉不
給樹藝少而杼柚其空為國之道豈如是乎將以禦敵適以招敵將以益兵
實以弱兵果何益哉春秋持書曰作作者不宜作也
斷道　如晉　作丘甲
望國有所因而益兵春秋譏其昧為國之本也
作丘甲　蒐紅
春秋譏望國益兵以困民而因微其實也
戰邲　丘甲　蒐紅
春秋每紀內外之益兵而因民之罪著矣
戰邲　蒐紅
春秋有因事而著外夷之變兵制者有因事而著望國之變兵制者
楚自武王荊尸之後兵未甚多也至莊王時而令典修於蔿敖焉故觀之于
邲之戰縣於右追蓐於左而中權以制之勁於後茅慮於前而二廣以主之

蓋百有五十人矣夫二十五人為一甲七十五人為一乘今是人制法於二
廣而一乘至用百五十人焉是一乘不止於七十五人也必為每乘而增甲
者矣否則乘之積於甲者周有定制也苟為一乘之人若是其多哉於之丘
而民之困也可知矣魯自僖公復宇之後乘未甚多也至成公時而丘甲作
於行又焉故觀之于紅之蒐始自根牟東望魯境也至於商衛西接宋衛也
革車蓋千乘矣夫四丘而為一甸一甸而共一乘今魯地推復於百里而其
車遂及於千乘焉是一甸不止乎一乘也必為計甸而增乘者矣否則甲之
出於丘者周有定法也苟為蒐紅之乘若是其多哉乘之多而民之困也亦
可知矣
作丘甲　用田賦
春秋欲人君固邦本也而致意於益兵增賦者焉
甲雖田中所出之人然為齊難而增其數則為兵者多為民者寡矣治其本
也豈為國之道乎書曰作不宜作也賦本市廛所出之物今亦不足而取之
田則逐商者卒務農者苦是削其本也何以能國乎書曰用不宜用也
作丘甲　作三軍
春秋於望國君臣有責其益兵以困民者有責其專兵以卑君者
益兵而不恤其民非人君之心專兵而不忌其君非人臣之心
赤棘
春秋紀內臣之要盟因事而推其心之悖也
赤棘之盟備齊而要晉也將丁大故方民事之亟修盟以長亂亦國用之難
給而必為此者何哉因是而知三桓之心矣蓋以晉人去三桓而謀之者宣
公也而立宣公者齊也輔之者歸父也而納歸父者亦齊也故其怨懟之心
上及於君父而報復之私追根乎齊人焉是結盟於晉以藉其援惟圖一己
之怨凡道君以令政者弗為也假援於晉而要之盟祇緣君父之故凡勞民

而傷財者弗顧也意悖甚三桓之不臣也君子是以因事而誅其心之逆也
故特書及晉侯盟于赤棘
平州　歸父如晉　至笙奔　即位　丘甲　赤棘　戰鞌
春秋於強臣必原其心之逆而誅之也
丘甲　赤棘
望國益兵於前而要信於後春秋罪其國民也
茅戎
春秋因王師之見挫而致存防端本之意焉
上不書戰者康公邀戎而與之戰爾不然王師非夷狄所敢與戰也下書敗
者康公邀戎而為其所敗爾不然王師非夷狄所能敗也大意皆任邀字上
見衆其無備而欲以詐勝之所謂不悖信恃國也
從王伐鄭　茅戎
春秋兩紀王師之役而皆致存防端本之意焉
桓王伐鄭審見敗矣而不書敗者見諸侯不可抗王以立天下之防也然而
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是失其所以君天下之道矣故不稱天以示
端本之意康公伐戎審與戰矣而不書戰者見夷狄不能抗王以立中國之
防也然而康公不以惇信恃國而輕於邀戎又失其所以禦四夷之道矣故
特言敗以示端本之意
歸晅　于潛　從王伐　茅戎
春秋示尊君外夷之義因事而變其法焉
君父雖當尊必王者得君天下之道而後人益尊之也桓王伐鄭非義先自
失其所以尊矣何怪鄭人之敢敵乎戎狄雖當外必中國得禦四夷之道而
後狄自服之也康公恃狄無信先自失其禦之之道矣何怪茅戎之敢抗乎
伐北鄙

大國非義以修憤春秋直貶之也
齊之伐北鄙也忿激於嬖人之囚而親將以鼓士暴烈於城上之肆而三日
以陵城龍邑取矣業且侵矣而怒猶未息焉人之稱斯役也何義哉雖曰好
絕於斷道而歸父致如晉之謀魯之背齊不義也而不思房帷咲客有以尸
其移日之語者誰與雖曰怨成於赤棘而宣叔有修賦之令齊之加罰有由
也而不思將出楚師有以致其知難之備者誰與所謂不待貶而自見者也
如齊至　如齊至　行父如　歸父如　會穀　斷道　赤棘　北鄙
戰鞌
春秋原二國之思怨而均責其構兵之非義焉
斷道　赤棘　北鄙　戰鞌
春秋原二國成怨之由而責其構兵之悖也
頃公咲客列卿有斷道之盟而魯齊之怨隙已成季孫懼齊尋晉為赤棘之
秋而齊魯之仇讐益甚焉是齊逞其忿而北鄙見伐取邑而侵車南及於巢
魯逞其怨而于鞌文綏敗齊而侵車東至於海同曰忿兵務相報復而彼此
皆無善者則其罪豈待貶而後見哉
北鄙　戰鞌
春秋紀內外之憤兵而各正以義焉
北　伐北鄙　乞師　伐北鄙　戰鞌
春秋兩紀內外之忿兵而皆惡其非義也
齊怒魯黨衛而伐北鄙固非義矣魯乞楚師以報之豈義乎齊惡魯即晉而
伐北鄙固非義矣魯連三國以報之又豈義乎
新築
春秋紀與國交兵之迹而特重主兵者之罪焉
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者蓋遠怨解紛乃息爭之道而兵刃相接寔滋亂

之階使衛而不侵乎齊也何以有新築之遇使遇而不與之戰也何以有新
築之敗耶夫何以師伐人徒還其必戰之志遇敵而還乃懷乎不戰之恥卒
之主客之兵一合而勝敗之勢遂決矣假以為戰不可已與則斷道之盟子
臧之伐今日之侵衛之逞於齊者亦可已矣而奮然復與之戰何也喪師之
辱非其罪哉假以為戰不慮敗與則欲還之請衆盡之懼隕子之畏石稷之
言於己者亦既切矣而遽然必與之戰何也仲叔于奚之救非其幸哉故齊
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之也

斷道　伐齊　新築

春秋原與國構怨之迹而深著其亟戰之罪也

突救　盟柯　新築

春秋以息爭為貴而於交爭者深責之焉

以上二股雙起倒單斷罪

合　戰郲　新築

春秋兩紀交兵有責夫夫觀釁之道者有責夫夫息爭之道者
以林父良夫對作蓋用兵貴於觀釁知其不可而先設欲進則按法而誅之
可也乃畏失偏亡師之罪而與戰焉果遇必敗知子之見審矣故書及任晉
而以林父為主用兵貴於息爭知其不可而石稷欲還則不戰而從之可也
乃避既遇不戰之恥而與戰焉不須懼盡仲叔于奚之免幸矣故齊雖侵虐
而以衛為主

新築　欒書救

春秋於上將惡夫違善謀以覆師者予夫從善謀以全師者
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非見可而進故取敗八人欲戰武子遂還能知難而退
故全師

戰鞌

春秋於內外專憤之兵而兩變文以示戒也
將稱元帥略其副為常也今四卿並書者蓋君喪未終幼主初立魯國危矣
為季孫一怒之故掃境興師而不恤其國之空虛宿衛盡行而不顧其君之
孤立此強私家弱公室之萌而自是政由季氏出矣故變文以示專兵之戒
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常也今以四國及戰者蓋大國往聘援而不救齊有
罪矣諸侯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戮於俘獲其君㩦門棄汶侵東泉至於海
是忿兵之主褊心之肆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故變文以示憤兵之戒

伐衛及戰　戰郲　戰鞌

春秋兩變文以紀兵有以戒夫憤者有以戒夫專者
上齊人伐衛而戰以衛及伐者為客受伐者為主也而此以四國主戰者為
憤兵之戒下六卿皆任而林父獨主將稱元帥略其副為也而此以四卿並
書者為專兵之戒

伐衛及戰　戰鞌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罪夫亟戰者有變例以罪夫逞忿者

戰郲　戰鞌

春秋紀兵有常例以重主兵之責者有變例以示專兵之戒者

斷道　即位　戰鞌　取汶陽　作三軍　舍中軍

春秋紀內外用兵有所以示逞忿之戒者有所以謹夫推之戒者
大意同單上罪列卿逞忿以示戒下詳四卿並出以著戒皆倒單分收單股
書法以斷道取汶貼逞忿邊以即位作舍貼失推邊

戰鞌　城費　作三軍

春秋戒內臣之專兵以其勢之浸盛也

比　戰鞌　大夫盟

春秋既譏內臣肆憤而專征伐之權復譏伯臣肆憤而專壇樂之政

季孫一怒而專魯征其後三家強荀偃一怒而擅晉盟其後六卿擅

如師袁婁

春秋甚惡伯國制敵非義而待敵非禮也

二意與責晉總結晉及書法蓋使始也服之以義齊將心服之不違經也待
之以禮齊將來盟之不暇矣而又何惡於晉乎今乃不以義動徒積忿於婦
人一笑之微則如師之來固非晉有以服之也不過國斃而國佐致賂以求
免耳豈其來服哉其與楚之自服而來盟者不侔矣既又不以德綏而復肆
威於質母棄畝之命則袁婁之盟亦非晉有以待之也不過擯去而晉衛請
焉而遂盟耳豈其欲盟哉其視桓之退舍而與盟者有愧矣故於國佐如師
之下而又以晉及盟書見非齊之服乃晉之欲也其罪不可見乎

如師

春秋紀大國無服伯之誠責伯國失制敵之義也

袁婁

伯國待敵非禮而復要之以信春秋之所惡也

伐鄭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圠鄭　新築　戰鞌　如師袁婁

春秋述紀二國之服敵以道者予之而悖道者惡之也

齊於楚服以義而退以禮晉於齊服以力而進以盟

伐楚次陘　于師召陵　戰鞌　如師袁婁

義以服敵而待之以禮者春秋美之力以制敵而要之以信者春秋譏之

總起總結伏義致討不待加兵即貼入來盟內含憤積怨殺人盈野即貼入
如師內上既能以義服之而又待之以禮下既非以義服之又不能待之以
禮各二意當歸重二盟上斷

于師召陵　如師袁婁

春秋異詞以紀二伯之待敵惟尚禮而不尚力也

于師　如師

即敵服之誠偽而二伯之得失見矣

亦在齊晉上說

召陵　袁婁

春秋於伯信有序其服外之績者有著其要內之罪者

齊桓退三十里而禮下屈完晉景進三十里而要盟國佐

戰鞌　如師袁婁

春秋譏伯主制敵之事以其始不以義而終不以禮也

以齊雖侵虐未若荊楚之暴晉不能以義克之國佐如師非有誠服之心晉
不能以禮待之總起分作總收書及書法

圠鄭　新築　戰鞌　如師袁婁

春秋詳兵信也有惡服敵之非義者有惡待敵之非禮者

上見齊雖侵虐未至於甚諸侯不當以兵往之下見佐雖如晉未革其心晉
人不當以盟要之

如師袁婁　夾谷　歸田

違理而無以服敵者伯臣之非順理而有以服強者聖人之化

合　秦伐晉　河曲　戰鞌　袁婁

春秋紀兵信有權其罪之輕重者有原其情之曲直者

以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合看秦重晉輕齊直晉曲

取汶陽

望國復故地而處之非其道春秋之所貶也

復故地而特書取者蓋使魯欲復地而請之王朝考以建邦之圖正其封疆
之界苟在邦域之中為先世之所受則王者在上必有抑強扶弱之法齊固
任所當歸也果在四境之外為侵小之所得則王者在上必有興滅繼絕之

法曾亦任所當預也今乃恃晉景之力以得之而揆理不正於王朝藉郤克之令以取之而版章未明於周室雖曰汶陽故田固可復之於己者也然而王命不請則是齊固無王而取之曾曾亦無王而復之齊矣與收奪者何以異乎雖曰汶陽故田固非奪之於人者也然而揆理未正則是齊固侵伐而得之曾曾或亦侵小而得之人者矣所損益者不可知乎故不曰復而特書取以著其罪

戰𥊍　取汶陽

望國恃伯力而復地春秋欲其正之於王也

照單作加如師袁婁同

取牟婁　取汶陽

春秋正王制既罪夫玩法而奪人之地尤罪夫專命而復己之地

○取濟西　取汶陽

春秋於望國之復故地每正之以王也

上本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說下本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說

取汶陽　盧吴歸

春秋既因望國復地而示公天下之義復因外夷封國而示公天下之心

曾取故田而春秋不予之者有興滅繼絕之義須益當在天子也楚封亡國而春秋不予之者有興滅繼絕之心廢置當在中國也

侵衛　會蜀

春秋紀內外兵好而深著內臣危國辱君之罪焉

依傳分危辱二意作季孫行父爲國上卿當使其民免於侵陵之患乃其職也而忿忮不懲以致楚人救齊而陽橋與從子重請衆而王卒盡行于蜀之侵國之危也不亦甚乎故二國侵衛侵我而特稱師者著其衆也師衆則國之危可知矣使君享其安富尊榮乃其職也而忿忮不懲以致侵及陽橋而孟孫往賂公衡爲質而屈尊請盟于蜀之會君之辱也不亦甚乎故不書侵我而書會蜀者舉其重也舉重則見侵有不必言矣傳意甚明近皆不知此而罪子重陵夏季孫辱君固非而知其非者又止以陵夏咎楚過而專重辱君一意皆以未體稱師著衆云云之意也

侵衛

春秋紀外兵而隱顯其詞所以著內臣逞忿之罪也

侵衛而遂侵我師特稱師者非予之也著其衆也師衆則國之危可知矣侵我而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之也猶有甚焉者也猶甚則君之辱可知矣

會蜀

春秋志內君屈辱於外所以責內臣貽辱於君也

以中國而與夷狄會亦已爲辱况夷狄之大夫乎以諸侯而與大夫會亦已爲辱况與夷狄之大夫乎雖曰侵我于蜀其勢固有可畏也然侵伐已爲辱矣而今乃辱逮於君焉不有甚焉者乎雖曰致賂納質其勢猶不得免也然賂質亦已辱矣而今乃君辱於會焉孰有重焉者乎故侵我師于蜀與致賂納質皆不書而獨書公會嬰齊于蜀蓋舉重以責季孫也

斷道　戰𥊍　侵衛　會蜀

春秋原內臣從伯以逞忿而特著其危國辱君之罪焉

總叙起例單股二意分作而以工事貼入大意同單

戰𥊍　會蜀

內臣逞兵於外春秋變例以戒其專貽辱於君春秋舉重以咎其忿

盟齊　會蜀

春秋兩紀內君交夷有特諱以責夫君者有舉重以責夫臣者

比　會蜀　夾谷

相君而貽其辱内臣之非相君而免其辱聖人之化
盟蜀
列國宗夷以講信春秋貶之以存防也
楚主盟作事實起以公與列國總斷二書法總結蓋晋雖不競猶主盟之伯
公與列國苟能任仁賢而修政事以輔晋吾見晋雖弱也同心堅事則中國
之勢可振晋固有足恃也乃棄之而西向從楚孫弱晃視猶不恤中國之大
義乎荆楚雖强乃僭王之夷公與列國苟能固疆圉而修盟好以禦楚吾見
楚雖强也同心事晋則外夷之横可禦楚固不足畏也乃厭之而西向與盟
夷狄制夏猶不潰中國之大防乎故列卿稱人以示貶也貶列卿所以貶諸
侯也書公不諱非恕公也人列卿所以人公也其貶之之意何如
荆敗蔡　盟新城　盟蜀
春秋原内外行事之實而持貶列國脉從違之義也
荆楚僭號夷狄之國不可從也晋主夏盟禮義之伯不可違也今中國君臣
於主盟之晋不能同心以事之於僭號之楚乃甘心以聽命焉是不擇於義
之可否以為從違矣經故稱人以貶列卿從同以罪魯君也
荆敗蔡　伐楚次　于師召陵　清丘　盟蜀
春秋即前伯之變乎夷者而深責諸國之變於夷也
楚僭稱王晋主夏盟各提起倒伐楚召陵與盟蜀對作條二比亦同
盟幽　盟齊　翟泉　盟蜀
春秋婁諱國君會盟之失而獨從同以貶推夷者焉
盟幽　盟齊　翟泉
國君講信皆非其義春秋每諱詞以貶之也
盟幽失信作首下以夷夏君臣對
盟幽　盟蜀

春秋於内君講信有持諱其失信而背伯者有直著其昧義而從夷者
盟齊　盟蜀
春秋於内君交夷有持諱以示貶者有從同以見貶者
齊桓既沒中國雖無伯也猶不有夷邦之可親乎乃棄夏而與楚楚之得與
中國會盟者實自此始矣故人列國而諱公不書者所以謹其始也晋主夏
盟其勢雖不競也不愈於夷狄之可從乎乃棄晋而服楚楚之得主中國會
盟者實自此始矣然人列卿而不諱公者不再貶而從同也
翟泉　盟蜀
要盟非地春秋謹天下之大分主盟非人春秋謹天下之大防
諸侯即翟泉以上要王臣王臣即翟泉以下要列辟則大分紊矣故諱魯君
人諸國之大夫而王子亦與貶列卿不能自强而甘心推楚魯公不能自强
而俛首服夷則大防裂矣故人諸國之卿而魯公不諱從同以見貶
合　會蜀　盟蜀
好屈於外春秋原罪於辱君者信主於外春秋致貶夫從夷者
上即成公會夷而見季孫辱君之罪下即楚人主盟而見列國從夷之罪上
書法書其重而罪季孫之意自見下書法人列卿而人我公之意自見不可
以舉重從同為書法也
扗杏　盟蜀
春秋有於大國剏伯而貶夫戕之者有於外夷主盟而貶夫從之者
有憂王道憂伯道之意
比　從王伐　盟幽　季子歸　盟齊　翟泉　盟蜀
春秋所書有因人而諱之者有因事而諱之者
上為尊為親為賢者諱也下不信不臣從夷則諱也
會四國伐鄭

春秋微二國之勝負既托詞以貴夫受兵者使變詞以貴夫從兵者
晉失觀釁之道而師不以律鄭用善戰之術而勝不以正度彼參此皆無善
也晉而不紀勝負微也然夷夏天下之大防而從違之際則人君所當自擇
而不可失者鄭也棄同即異自變於夷昧義甚矣致茲晉之有詞非鄭之有
罪耶故爵晉侯而書伐若聲罪然所以惡鄭也父子人道之大倫而始終之
際人子所當自盡而不忍忘者宋衛皆猶越境釋凶從吉悖禮甚矣惟茲兵
車之會何有哀經之念耶故宋衛書爵若未居喪然所以惡之也
戰郔　伐鄭
春秋貶伯兵非道而尤貴夫失律者予伯兵有名而獨罪夫悖禮者
主合者是無可敵之勢而晉非觀釁之師若林父知難而冒進失將體矣鄭
有可討之罪而晉得致討之善若宋衛當凶而從吉失子道矣
侵衛　伐鄭
春秋原貳國有即夷之罪故以伐義予伯討也
戰郔　侵衛　會蜀　盟蜀　伐鄭
春秋於伯國必原其討罪之有詞也
合　盟蜀　伐鄭
春秋紀兵信有正外夷主盟而責夫從之者有正伯主討罪而責夫致之者
新宮災
春秋於望國之處變原其不恭而罪其非禮也
緩於遷主而新宮災不恭之致也主又未入而三日哭非人情之常也故不
以廟災而哭為得禮而必書以責之也
丹楹　刻桷　新宮災
春秋譏望國遷主之緩所以著不恭之罪也
合　作主　宮災

春秋於望國緩於遷主也而兩著其不恭之罪焉
作主將以依神也故既葬及虞期年練祭自有一定之時今僖公之薨至是
十有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積惡之原不在是乎故書以譏之新宮
將以藏主也故二十四月遷主於斯此國不易之制今宣公之薨至是二十
八月而主猶未遷怠惰不恭甚矣災咎之來將能免乎故書以罪之
并　會伐鄭　華元聘
春秋於大國處變特原其忘親之情而著其厚親之罪也
國佐聘　華元聘
春秋譏二國之襄事有失之速者有失之緩者
諸侯五月大夫三月今齊頃三月而葬其親則失之速矣禮等於大夫豈人
子之道哉天子七月諸侯五月今華元七月而葬其君則失之緩矣禮等於
天子豈人臣之道哉
合　蔡季歸　會伐鄭
春秋於大夫有予其愛君以禮者有罪其棄君於惡者
蔡季請諡愛君以禮華元厚葬棄君於惡
公如晉　至
春秋因望國之事伯而惡其慢王也
社稷與汶陽孰為重輕終喪入見與邦交聘問孰為緩急晉忘大分而不覲
於周懷小惠而往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故特書至以罪之
即位　取汶陽　如晉至
春秋原望國慢王事伯而特正之以義焉
取汶陽　如晉至
春秋紀望國侵地事伯之迹而不臣之罪著矣
徒知得田於晉而不知稟命於王豈識建邦土地之制徒知拜田於晉而不

知受命於王宜識終喪入見之禮
合 如齊至 如晉至
春秋於內君有識其懷利以事大者有識其懷患以事伯者
宣公感濟西之歸知有齊患而不知有天王故如齊持書至成公感汶陽之
歸知有晉景而不知有天王故如晉持書至
圍棘
春秋紀望國討叛之兵而識其失服民之道焉
虐仇撫后乃人情向背之常而德懷禮招乃君子感孚之道復故地而民不
聽正以晉之稅從日益重月使能薄其賦稅而輕其力役將不攻而自服矣
況攻之而不服乎夫何既不知修文德以來之而有歉於固結之素又不知
修善政以感之而徒肆其威力之強命上將而用大師非有敵國之勢也而
至於若此者何耶環其邑而攻其城皆其故國之民也而至於若此者何耶
吾恐今雖得之終必失之矣故直書而其罪自見
稅畝 丘甲 取汶 圍棘 言汶
春秋於望國之討叛邑必原始要終以罪之也
稅畝 丘甲 取汶 圍棘
望國致民之叛而脅之以威春秋所以罪之也
取汶 圍棘
春秋於望國既責其復地不以道尤責其服民不以德也
當主合總叙分作上故地下故民也故地則所當復何以言取故民則無不
服何以言圍如此則大意得矣
圍棘 言汶
望國恃兵力以服故邑徇伯命以歸故地春秋均罪之也
亦主合蓋為政以德者有以來遠而況於故民乎乃肆兵力而遽圍其邑雖

得之必失之矣故書圍者責之也為國以禮者無擇於強而況於故地乎乃
徇晉命而遂以歸齊其不能立亦可知矣故書歸之于者易詞也上以初稅
畝作丘甲入辨下以齊貪得晉二命入辨
合 假許 圍棘
春秋於內地有已失而冀其復得者有已得而要其復失者
比 稅畝 丘甲 取汶 圍棘 言汶 盟蒲
厚斂失民心而脅以威者望國之非貳命失諸侯而要以信者伯國之失
圍棘 會平丘
春秋紀兵好有責望國無以革民者有責伯國無以協貳者
稅畝之稅丘甲之作魯之賦役益重矣所以棘雖復歸故國不願為之民焉
成公君臣所宜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猶恐弗逮也而乃命上將用
大衆以圍之雖得之亦必失之矣虒祁之戍臺榭之歸晉之崇侈亦甚矣鄰
君燕而投壺竟懷代興之志焉晉昭君臣所宜內結夏盟外攘夷狄復悼公
之業若弗暇也顧乃恃甲兵肆脅持之術以會之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荀庚良夫聘盟
春秋於二臣修禮而結盟必識其專而抑其抗也
以盟為主而以盟不係國盟不書公分專抗二意各結蓋聘禮也盟非禮也
雖在諸侯且有聘無盟况大夫乎乃受命而聘不受命而盟則生事專命矣
故於其盟不係國者以見其盟非君命乃二卿之私也所以識其專五等皆
君也三桓皆臣也雖在諸侯且班序有定况大夫乎乃為君而聘復要之以
盟則出位抗尊矣故於又盟不書公者若以為盟者非公乃魯之微者也所
以抑其抗
合 高子盟 屈完盟 荀庚盟 良夫盟
春秋並紀大夫講信有予其制命以義者有抑其專命非禮者

鄭伐許
春秋於貳國之虐小特黜之以懲惡也
利於附楚亟於虐許貪利恃力無以異於狄矣故稱國以伐狄之也
伐許 伐許
貳國附夷而再肆其暴春秋所以黜之也
楚人侵鄭 四國伐鄭 辰陵 圍鄭 戰邲 侵衛 伐鄭 伐許
伐許
貳國既昧於擇義而復恣為不義春秋所以狄之也
四國伐鄭 楚子伐鄭 辰陵 戰邲 侵衛 伐鄭 會伐鄭
貳國視利以為從違春秋之所賤也
始之兩事非不欲專於從楚也二大交爭故兩利而俱存之也繼之專事非
不知晉未可棄也利在於楚而義有所不擇也必如此分斷方有得一意渾
融
比 鄭伐許 晉伐鮮虞
春秋之狄中國有以附夷虐小者有以效夷虐小者
鄭伯伐許
春秋於貳國虐小必深著其忘親之罪也
墨經即戎非應門庭之寇素縞興師非敵君父之讐不稱子而稱爵著其惡
也
鄭伐許 鄭伯伐許
春秋於貳國虐小有惡其悖義者有惡其悖禮者
襄公趨利棄義恃強凌弱中國居而夷狄行矣經故特舉其號使君亦夷狄
然懲不義也悼公背殯越境吉禮從金革衰戚忘而人道絕矣經故特稱其
爵使若弗居喪然惡非禮也

合 圍滕 伐滕 伐許 伐許
春秋詳紀二國虐小之兵各異詞以致意焉
前圍滕稱人則伐喪也後伐滕稱師識用衆也有不仁不義之咎前伐許稱
國狄虐小也後伐許稱爵責忘親也有悖義悖禮之咎
杞叔姬歸
春秋於內女之出而因歸責於其親焉
杞伯朝 叔姬歸
春秋詳小國勝夫婦之道而責有攸歸焉
梁山崩
春秋為天下記異示人君之省德也
蟲牢
春秋紀諸侯協服貳之信而深惡其慢王也
蟲牢之盟緣鄭服也無德禮之懷惟狌軼之事固可惡矣然又有甚焉者君
臣人道之大倫死喪人道之大變當時天王不祿赴告已及合大小之侯國
以先後而行喪禮若弗暇也何九國於此知講服鄭之小信忘廢王喪之大
禮於惡之中又有惡矣故直書
比 鄭伯伐許 蟲牢
春秋紀兵信有罪其忘親者有罪其忘君者
忘親喪而急於伐許非孝忘君喪而急於服鄭非忠
荀庚良夫盟 蟲牢
春秋惡講信有以其失臣節者有以其廢王禮者
上下俱有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意
立武宮
望國建久毀之廟春秋譏其非禮也

武宫之立緣叢之勝也君子謂喪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宗廟即遠有毁而無
立武宫至成歷世十一其毁已久而輙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以廟制言太
祖之廟一昭穆之廟四五世則祧焉武廟當祧於桓公之時以祭法言月祭
之考三時祭之考二過高則壇焉武祭已絶於僖公之世何為而立之也哉
故書立以譏之
取鄟
春秋於内君優小而諱詞以示義焉
諱惡乃所以尊君尊君即所以謹微蓋慮有不嫌於攻主過而獨甘於助權
臣者故於微而謹之也專重謹微須發得出
臧項　取鄟
春秋於望國優小五詞以示抑臣之旨婉詞以示尊君之義
抑臣者謹夫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者也尊君者欲其以道事君而無朋
附權臣之惡也皆重謹微發書臧書取分結
臧項　歸父奔　取鄟　朝吳奔
春秋抑臣尊君因有惕於權臣之患也
臧項　歸父奔　朝吳奔
春秋抑權臣之為害必防其微而著其效也
上責季氏肆强暴以臧弱小防權臣為害之始下責季氏無極肆讒慝以害
忠良著權臣為害之終
歸父奔　朝吳奔
春秋兩紀賢臣之見逐所以著權臣之害也
講歸魯宣楚平上末俱見臧項之不諱有見於此意
比　歸父奔　朝吳奔　于虔　柏舉
春秋紀事有見權臣之為患者有見貪臣之為患者

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昭公弗納范鞅賂也蔡侯從吳前
貪賄也取鄟與朝歌傳比
良夫侵宋
春秋紀與國之凌大而深譏其無名焉
見後傳
侵宋
望國徇伯命以虐鄰春秋深陋之也
兵貴有名無名而舉兵非義也晉之侵宋其果何所為耶以為報怨之師則
未侵之前晉宜有怨於宋矣而合兵通好之甚密焉是晉固無所怨於宋也
以為搆怨之師則既侵之後宋宜有憾於晉矣而納幣請婚之如故焉是宋
亦無所憾於晉也乃上卿捷戟大衆兢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或曰晉人受命
有不可辭獨不曰兵戎有國之重事乎以國之重事乃聽命於人而輕舉焉
其何以自立也假曰承命於晉有不得已獨不曰邦交人道之大倫乎以人
之大倫乃制命於人而輕絶焉又何以為國也然則晉之斯師其為無名兵
動也甚矣故特書侵以陋之
侵宋　侵宋
内外徇伯命以虐鄰春秋深陋其無名也
意同前但事實只用晉衛與宋同伐鄭又同盟于蟲牢不必兼前後事悄宗
會師於衛郤犨伯受命於如晉乃晉命事實
伐鄭　華元聘　蔑如宋　蟲牢　侵宋　納幣
春秋於望國徇命虐鄰必原始要終以深陋之也
伐鄭　華元聘　蔑如宋　蟲牢　侵宋
春秋詳二國交好之無間因著凌之者之無名也
侵宋　納幣

春秋惡望國徇命以虐鄰必即嘉惿之行以驗之也
伐鄭救鄭
春秋予奪內外之兵以憑夏者悖夫義而安夏者幾於仁也
總起總結出谷還喬鄭無罪也嬰齊為是伐之非也况又因其喪而加兵悖
義不亦甚乎視楚莊之入陳而討徵舒異矣無罪被兵鄭可閔也武子為是
救之善也况又不遑𢦏而還師非仁而能之乎視齊桓之次陘而服楚完同
矣故直書嬰齊之伐而以救予晉救之者善則伐之者罪自著矣
嬰齊伐鄭
外夷惡夏甚悖於義春秋深惡之也
欒書救鄭
春秋善伯國恤患之兵以其得用師之仁也
大舜之於苗舞干而格文王之於崇因壘而降聖王尚德之風也書之救鄭
繞角之師既遁則鄭可以無虞申息之師既潰則救可以底績使復兩軍相
加而有折馘執俘之獻兵刃既接而希計功受賞之榮則非仁人之心王者
之事矣乃軍帥之欲戰者八人而武子竟違其志軍帥之不欲戰者三人而
武子竟從其請行愛人之心獲全師之善視前此齊桓之伐義服楚役此晉
悼之推誠服鄭蓋庶幾矣故書救以善之
春王正月　荊敗蔡
春秋大一統以尊王有筆內朔以示義者有削外號以示義者
春王正月　荊敗蔡　莘　伐鄭
春秋於外夷有存王而特黜其僭之者有存夏而特惡其討之者
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者大一統以存周也鄭能背夷即華聖人惡
其伐之者明大義以存夏也
荊敗蔡　莘　伐鄭　救鄭

春秋於外夷始然爵以正大分終因事以謹大防
通重楚說救鄭只作伐鄭書法上君臣下夷夏
莘　伐鄭　救鄭
春秋惡外夷虐反正之國特托詞以表其罪焉
荊敗蔡　伐楚次　于師召陵　莘　伐鄭救鄭　伐鄭蕭魚
春秋紀兵有所以著外夷猾夏之惡者有所以著伯臣恤患之善者
荊楚僭王鄭能背之是棄夷即夏也楚乃惡之而又乘其喪而伐之焉其視
敗蔡于莘又益甚矣鄭人背楚楚乃伐之是以夷殘夏也晉能救之而又不
遑𢦏而知還焉其視服楚桑鄭殆庶幾乎故直書嬰齊之伐而於晉書救凡
書救者未有不善而伐者之惡著矣
・伐楚次　于師召陵　書救　伐鄭蕭魚
春秋詳二伯安攘之事而予伯臣不戰之美焉
以桓悼事變起而倒書救肢重斷蓋桑隧之遇雖無功也然仁人之心以愛
人為大王者之師以不戰為美雖既遇而遂還師未及乎桓悼之功而知還
而不遑𢦏庶幾乎桓悼之事矣豈忍以折馘執俘為幸而以計功受賞為榮
哉
伐楚次　于師　蕭魚　良霄
春秋詳二伯篤外服內之功而皆予其不戰之美焉
召陵　書救
春秋兩予伯兵之近王事以其有不戰之美也
書救　蕭魚
恤貳而近王事者春秋善之服貳而近王事者春秋美之
于鄬復　伐楚次　敗箕　書救鄭　戚留吁　蕭魚
春秋惡黷兵以邀功者美不戰而成功者

季文後筝而受汶陽之賞冀鈌後狄而受再命之榮士會獻俘而承黻冕之
命兵刃相接而計功受賞果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故皆貶之齊桓次陘而
屈完服欒書救鄭而不遂魏晉悼爲會而鄭不叛兵刃不交而全師爲上非
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故皆予之

合　伐鄭郤錡救　伐鄭欒書救

春秋兩惡外夷虐貳皆托伯救以罪之焉

成公下

改卜免牛

春秋紀物變之應見國君之弗戒也

歸父如晉　戰鞌

春秋於內君始見其有失權之虞而終著其無失權之戒焉

吳伐郯

春秋於遠人之僭號特因其猾夏而黜之焉

天下之土無二王尊卑之號有一定吳也貌本爵而不居僭王號以自大是
國雖屬於夏而心實同於夷矣故因其伐郯特稱國以狄之

伐郯　黃池

春秋兩抑僭號之夷而尊王之義著矣

吳貌伯爵而僭王稱於禮爲犯分矣始而伐郯也雖勢初張聖人即惡僭王
而止稱其國終而會晉也雖勢益熾春秋尤惡僭王而止稱其子俱不以本
爵與之

郯黎來　小邾朝　伐郯　黃池

春秋所書有嘉遠人之義而牟進之者有黜遠人之僭而終抑之者

此書朝後書爵者謂其能修朝禮故始與之終再進之今擧號後書子者謂
其僭天子之大號故始惡之終再黜之

不郊猶三望

春秋志望國之僭祭所以謹大禮也

主一意泰山當祭乃起下見其僭月只以僭天子之禮斷爲是

比　吳伐郯　猶三望

春秋謹君臣之分有惡其僭大號者有惡其僭大禮者

周室雖衰所存者號與祭耳是故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越禮而僭號是
無王也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踰節而僭祭是陵上也

伐鄭救鄭馬陵

春秋惡外暴而美伯義之勤且協也
楚人不道頻年伐鄭肆豺狼之衆虐反正之邦其惡甚矣豈待貶而後見其
罪乎若楚以鄭之背已而興師鄭以晉之可從而受伐晉不救之可乎所幸
糾合八國之君用舉簡書之義外以攘夷狄內以安中國故書救以美之而
楚之罪鄭之善亦因以明矣況楚師雖卻其勢甚强鄭患雖免其危可憂晉
不圖之可乎又幸復率八國之君再講馬陵之盟用防楚師之復起祈免鄭
患於將來故書同盟以予之而楚之强衆之協亦可以徵矣

伐鄭

外夷犯義以憑夏春秋深惡之也

救鄭

春秋善伯主恤患之兵因罪夫犯義者尤予夫從義者
晉救之善作一頭楚以夷猾夏鄭背夷即華作二脚倒書救書法

伐鄭救鄭

春秋紀兵深惡强夷之肆患而特善伯主之恤患焉
上與楚莊入陳不同下視欒書救鄭益力

馬陵

伯主講信而協安攘之謀春秋深善之也

救鄭馬陵

春秋紀伯主之兵信既予其勤安攘之義尤予其協安攘之謀也
大合八國之師躬赴鄭人之急鍾儀一虜卻楚勢於方張簡書一伸拯鄭危
於塗炭安內攘外其義何勤哉故書救予晉而楚之罪鄭之善咸見矣幸此
救鄭之君載申馬陵之約楚兵復起必將攘卻之是圖鄭患再加必將救援
之恐後安內攘外其謀何協哉故書同予晉而夷勢之張衆志之同益見矣

入陳　伐鄭　伐鄭

春秋詳紀外兵有予其伐義者有惡其犯義者
以君臣夷夏爲限上楚莊下楚共也

入陳　蟲牢　伐鄭　書救　伐鄭救鄭馬陵

春秋迭紀兵信見外横之益肆而伯義之益勤焉
鄭人從晉楚既爲是而伐之今復大舉而再伐之則其勢益張與莊之入陳
者異矣楚師伐鄭晉既遣將而救之今復躬將以救之則其義益勤與昔之
遣將者異矣書法請惡俱同單

蟲牢　伐鄭　書救　伐鄭救鄭

春秋於二國反正深惡外夷之亟於肆患而深予伯主之勤於恤患焉

伐鄭　書救　伐鄭救鄭馬陵

春秋始惡外暴而予伯主安攘之善繼惡外暴而予伯主安攘之勤
楚怨鄭之背已乘其喪以伐之不義甚矣晉遣欒書以救之繞角遇而楚師
遂還未幾舉兵侵蔡而三帥之言是從棄隧退師而兩縣之利不徵書之善
亦景之善也外攘內安其有所賴哉楚自伐鄭之後復有于氾之師其勢益
張矣晉率八國以救之鍾儀虜而楚氣逡卻未幾俏此反邦而復講馬陵之
信同病荊楚而毋忘蟲牢之盟衆之志亦景之志也安夏攘夷抑何勤哉

伐鄭　伐鄭

春秋每因外夷憑夏而甚惡其犯義也

救鄭　救鄭

春秋於伯國恤患有予其義於仁有予其勤於義
鄭也始伐於楚使不舉兵以救之則楚勢方張而其從夏之心孤矣晉能救

之而又能不還戩而知還焉不亦善乎故書救予之而楚罪亦見矣鄭也再代於楚使不大舉以救之則楚勢益張而其從夏之心移矣晉復救之而又再合諸國而躬往焉不尤善乎故書救予之而楚罪益明矣上以楚不仁不義引起下以楚惡鄭善引起

比　伐楚救江　侵崇　入陳　娶齊伐鄭

春秋有比事以惡其求成之非有比事以惡其凌夏之暴

晉欲求成於秦而伐其與國比諸伐楚以救江異矣楚人單旅數起頻年伐鄭欲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異矣

吳入州來

春秋紀外兵有因著夫人之戒有因著失守之戒

補長岸臧巢二傳意分作屈巫楚之賢臣也楚不能信任之而使之出國卒致通吳之後教以乘車教以射御教以叛楚至於州來之入而奔命疲矣所謂失人之戒如此州來楚之險邑也楚不謹守之而使為吳入卒致凌楚之漸臧其州來戰于長岸奔于雞父至於栢舉之戰而宗廟墟矣所謂失守之戒如此

來言汶陽

春秋紀內地之復夫而交著取與者之罪焉

晉魯分斷餘意只帶在內非其道也一介不可以取諸人今汶陽固魯之地也乃令於齊而反之復二其命而取之果何義也雖曰齊人貪得而韓穿不諫固責有所歸然使景而知道則何有乎齊人之狥何有乎韓穿之遣也我故書來言者緩詞也以其理曲而言之不直也而晉罪見矣非其道也一介不可以與人今汶陽固魯之有也乃恃晉而取之復從晉而歸之果何意也雖曰晉人有命而韓穿來言固勢不由己然使公而能立則何畏於晉人之命何畏於韓穿之言也我故書歸之于者易詞也以其微弱而言之無難也而魯罪亦見矣

取汶陽　言汶陽

春秋於內地有著取之非道者有著歸之非道者

上主魯下主晉責魯末畧以齊人貪得之罪見矣繳之責晉末畧以魯人懦弱不立亦可見矣繳之加戰著同

言汶　夫谷　歸田

春秋所書有昧禮而徇乎強者有執禮以化夫強者

魯成昧理而徇強故韓穿一言而汶陽遂歸雖得之終必失之矣孔子執禮以化強故晏子一語而三田遂歸雖失之而終得之矣

壽納幣

春秋於大國之圖婚特謹其越禮也

禮以得中為貴今納幣微事耳而遣卿行之是以所重而臨乎禮之輕矣不亦過於厚乎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故書

綸逆女　壽納幣

春秋之謹婚禮有惡其畧者有惡其過者

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今紀遣履綸以逆女是以所輕而當乎禮之重者失之不及矣傳謂畧則輕大倫是也納幣以大夫使卿非禮也今宋遣公孫壽以納幣是以所重而臨乎禮之輕者失之太過矣傳謂過則溺私愛是也

納幣　致女

內外嘉禮每過於厚春秋交致其貶焉

宋公之請伯姬既不當遣卿以行之魯侯之嫁其女又不當以卿致之是皆越禮踰制者也

秋　侵曹伐衛　城濮　令狐　于麇　于虢

伯臣世著其勳而伯主侍之非道春秋所以譏之也

城濮　盟扈
春秋紀兵好有因見伯臣之勲者有因見伯臣之忠者
城濮之役趙衰能佐晉文以獲楚卒之一戰而勝遂主踐盟其有功於晉也
于扈之盟趙盾能佐晉靈以主盟但見內輔幼君外合諸侯其忠亦於晉也
以二人之勲忠對作後以晉殺同括事校之
春王正月僖二十四盟扈　會虢
春秋紀世臣之殺絶所以著伯主之失刑也
召伯賜命
春秋於大君之寵內而交著其失焉
稱天子意答見於事實下見成公不朝於周而反坐受其賜是為不王天王
不問罪於魯而天來賜其命是為僭賞故書來賜公命一以罪邦君之不王
一以譏天子之僭賞也

河陽　賜命
春秋之衣尊號有所以隆其分者有所以重其任者
不但在王與于上說當說出法天意以刑賞貫
歸賵　糾聘　河陽　賜命
春秋紀事有別大臣之號者有別大君之號者
歸賵之咺止書名未封也來聘之糾無稱爵既封也稱名稱爵雖不同責宰
相之瀆禮而望其股肱之良則一也河陽之主則稱王誌諸侯也賜命之王
則稱子君天下也書王書子雖不同冀大君之盡道而望其元首之起無異
也
賜命　曹歸
王室兩擧而天命討之公春秋之所罪也
上僭賞下失刑

士燮聘伐郯
春秋紀兵好惡伯國之悖於義而責望國之從於非義也
郯之成吳弗獲已也晉也既不能捍人之患徒欲以強人之從連兵虐小果
何義乎晉之伐郯本非義也魯也既知事之不可乃撰命之是聽迫於強令
將能立乎前書來聘後書會伐晉伯之非義魯君之不立皆見矣
士燮聘
春秋既伯國之徵兵以其縱恣於前而肆患於後也
吳伐郯　燮聘伐郯
春秋詳兵好有責伯國之不義者有責望國之不立者
總敘分作自晉言之吳初伐郯既不能救及其既成豈獲已也而又帥諸侯
以伐之何義乎自魯言之吳初伐郯季孫有憂恤之言繼請緩師知其不可
矣而又從令以會伐豈能立乎書法總校上書來聘下書會伐大意同單

令
取汶陽　言汶陽　燮聘伐郯
春秋既伯國歸地非道而反夫從之者責伯國雖小非義而反夫從之者
行父餞之而陳解體之說固知不可矣我公昭之而有緩師之請亦知不可
矣
衛人來媵
諸侯之嘉禮踰天制春秋特書以示戒焉
諸侯三歸止九女今三國媵十二女矣
納幣　衛媵　晉媵　齊媵
春秋於大國之婚禮而責其始終違乎常也
客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此禮制貴得中也宋欲請婚伯姬而以納幣之禮
使上卿之尊是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故特書之以為後法以禮
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此禮制所當慎也伯姬時歸於宋以諸侯之髮而

來三國之騷是以欲取禮豈足以言婚禮之正哉故備書之以爲後戒
侯 遇防 杞姬歸 逆喪 叔弓如宋
春秋辨內女無可絕之義所以垂後鑒也
同盟于蒲
伯國講信以要貳春秋甚惡其不知本也
言前之信可以服人令外之誠所以動物晉人昔有二命以啓諸侯之貳今
要一盟以強人心之同孰知疑貳者不在於詔神而在於一信解體者不在
於要言而在於一誠否則皆末也而非本矣故書同盟以罪晉也
馬陵 言汶 盟蒲
春秋於伯主深責其失信以啓貳而恃信以要貳也
馬陵同盟諸侯固未貳也使能孚信以魅同盟何至於携貳乎乃二命而不
信於魯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于蒲之會將何取耶諸侯皆貳不信之爲階
也使能孚信以盖前愆何取於尋盟乎乃狃欲而要質於神何救乎諸侯之
解體也馬陵之尋其何益耶故書同以罪之去馬陵同
戰葦 取汶 如晉 言汶 盟蒲
伯主失信以啓貳而講信以要貳春秋所以責之也
馬陵 盟蒲
春秋紀伯信有孚其協攘外之謀者有識其失服貳之本者
主合不可泥傳尋盟只帶出可也供書同上以安攘作服下以誠信作服
戰葦 取汶 如晉 言汶 盟蒲 衎歸 句繹
春秋紀事深罪夫信失而徒要乎人者特美夫信孚而自矜於人者
晉既令齊而歸魯復令魯而歸齊信已先失徒盟無益也寗喜取必於子鮮
小邾取必於季路信在言前不言自矜也
莆魚 衎歸 句繹

春秋有孚誠感而人心自孚者有孚信着而人心自矜者
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悼之服鄭也納娛禁侵置反側於度外赦囚禮
遣推赤心於腹中是能以誠動物鄭亦因之而心服矣不然以反覆無恒之
國豈能得其帖服之若是哉至哉誠之爲貴也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矜子
鮮季路之在國也中孚起信動寗喜之推服宿諾不留致句繹之忻慕是能
以信感人人亦因之而發志矣不然以魯衛二國之大何必於二子乎取之
哉至哉信之可立也
衎歸 句繹
二臣信孚諸人春秋皆予之也
取汶 言汶 盟蒲 蕭魚 于申
春秋之義有責夫信而徒要乎人者有予推誠而自服乎人者
合 戰葦 如師 袁婁 取汶 如晉 言汶 盟蒲
春秋紀事有見義無以服人而要以盟者有見信無以服人而要以盟者
言汶 盟蒲 叔弓如晉 平丘
春秋於伯國有惡啓貳而要以信者有惡啓貳而脅以威者
一予一奪此季文子所以有信不可知義無所立之譏也乃拘范文子要神
之謀而爲盟是崇是飾此子野所以有怨仇並作莫保其往之料也乃聽叔
向示威之策而爲會
致女來媵
春秋謹嘉禮而因褒淑女所以示懲勸也
致女而卿是使則禮乖媵女而三國爭則制亡魯宋之過也然是過也非魯
宋之故也伯姬之賢以來之也伯姬賢行着於家而嫁遠之禮所由學不然
魯亦不得而私之也賢名聞於遠而爭媵之禮所以行不然宋亦不得而孫
之也聖人以爲不眡其過則後之過者無所懲不表其賢則後之賢者無所

勸故不以爲常而悉紀其事所以紀其事而因以旌其人也
杞獻六羽　致女來媵
春秋之法有因樂制僭而見貶者有因禮制踰而見褒者
執鄭伐鄭
春秋惡伯討也而畧詞以示正分謹防之意焉
鄭人以賂故從楚晉是以執其君伐其國棄行成之伯覇而致子重之救焉
春秋稱人以執者惡其執不以王而治之自我非伯討也然伐鄭之時而伯
覇見殺不書者若曰君臣天下之大分而主斧臣死分所當爲亦不足紀也
然鄭既被伐而子重來救不書者若曰夷夏天下之大防而鄭無可救之善
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義所當削也聖人正分謹防之意何其切哉
執鄭
春秋譏伯討以其擅命而擅刑也
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
欒書伐鄭
春秋於貳國被兵有所畧以重大分者有所削以嚴大防者
韓原戰而晉侯獲晉之大夫拔舍而相感者以君父之危而不以師徒之敗
也然則伯覇之死顧可以行人之微而等國君之尊乎蟲牢盟而嬰齊至晉
之欒書所以救鄭而得書者以鄭人之反正而晉之當恤也然則子重之師
顧可以謀夏之兵而冒恤夏之名乎
伐楚救江　欒書伐鄭
春秋於恤患而詳畧其詞本諸被患者之得失也
江人慕義從夏是有可救之善今見伐於楚而晉能救之則救之爲有名故
筆之鄭人貪利從楚是無可救之善今見伐於晉而楚來救之則救之爲無
名故削之

蟲牢　伐鄭
春秋於貳國原其明於反正而究其蔽於從利也
蟲牢　伐鄭　救鄭　執鄭伐鄭
春秋原貳國之被兵因詳畧救兵以致意也
鄭自蟲牢受盟改心從晉而能反之正也楚乃緣是伐之過矣晉爲盟主焉
得而不救之哉故特書晉救以見鄭有可救之善晉亦得有能救之名爾鄭
自于鄧講會貪利從楚而不要諸義也晉乃從而執伐之宜矣楚果何人而
稱兵以救之哉故不書楚救以見鄭無可救之善楚不得有能救之名爾
盟貫　圍江　救江　執鄭伐鄭
春秋之謹大防有因慕義而筆夫恤之者有因棄義而削夫恤之者
伐莒莒潰入鄆
小國無備而致患春秋因謹其昧於本也
鄆之入也雖以其城之惡也然使其民效死不去則莒城雖惡固未易入也
而況克之於浹旬乎而況遂克其三都乎惟夫楚臨渠丘而既潰楚臨莒城
而亦潰則夫鄆之入於楚也非徒以其城之惡也國無其人誰與共守固將
有視其難而不顧者三都之克蓋不在於楚伐之日矣雖微楚之伐也亦將
何以自固哉上失其道民心攸散固將有逃其上而不恤者浹旬之克蓋不
係於城惡之故矣雖使城之隆也亦將何以爲待哉故於莒潰而特書日以
謹之
盟蒲　莒潰入鄆
春秋紀兵信有責伯國失服人之本者有責小國失保邦之本者
信在言前則不言自諭信不由衷則雖盟無益晉景二命則已失固結之本
矣盟誓之要不亦末乎故書同以罪之民皆效死則城惡亦固民不效死則
隆城何益莒民之潰則已失安民之本矣楚人之入不亦宜乎故書日以謹

之

秦狄伐晉

春秋紀兵而資夷致寇者皆有貶焉

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又與夷狄豺狼殘我姻好獨不悉傷其類乎

伐以人稱貶自見矣汶陽歸齊子孫無常已爲失信後聽婦人讒說殺其世

臣寧不爲寇之招乎比事以觀夫自著矣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春秋存大防於天下而兩罪夫資夷報怨者焉

晉報圍焦之怨秦報狄伐之怨意不甚重只以用夷爲主上直書下稱人

取汶　言汶　盟蒲　伐鄭　秦狄伐

伯國行乖而致寇春秋所以貶之也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狄伐秦　言汶陽　盟蒲　執鄭伐鄭　秦

狄伐晉

春秋詳紀兵好有所以貶强國之用夷者有所以責伯國之致寇者

秦人伐晉　晉侯伐秦　晉狄伐秦　秦狄伐晉

春秋紀兵既責夫以同類而相仇者尤責夫資異類以相仇者

自殽函之怨一開秦晉之兵迭起夫諸侯友邦不相親睦已爲薄義况以兵

刃相接不亦悖乎若侵崇之怨一起晉秦之伐交致夫中國友邦自相侵伐

已爲不義况與非類者共不亦甚乎

盟貫　伐楚　秦狄伐

春秋予伯主用夷以行義貶强國資夷以行私也

江黄夷也楚亦夷也結江黄以攘楚不亦宜乎白狄夷也晉則夏也導白狄

以報晉夫豈可乎

會衛及狄盟　秦狄伐晉

春秋之謹大防有惡其要夷以講信者有惡其資夷以報怨者

上中國諸侯自相會盟已非所貴下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爲不義

言汶　盟蒲　秦狄伐　蕭魚　良霄　于申

失信者啓内外之忌推誠者致内外之服

景公制命非信所以内則諸侯貳外則秦狄伐悼公感人以誠所以内則鄭

不敢叛外則楚不敢爭

城中城

春秋譏望國之設險所以明體險之大用也

城郭乃設險之大端而謹禮乃體險之大用中城之城固以爲儆守之備也

而不知苟能謹於禮以爲國辨尊卑而分貴賤則陵僭杜絶而民心已安固

有不待城郭溝池以爲固者明等威而異物采則上下限隔而民志以定固

有不獨城郭溝池之足恃者乃汲汲於中城之城而不知夫體險之用吾知

國無令政既無以一斯民效死之心雖有隆城亦無以爲守國設險之備况

區區中城之小非有金湯千里之固也其爲儆守益微矣又何足恃哉故譏

之

莒潰入鄆　城中城

春秋明體險之大用有寓意於杖患者有寓意於防患者

上脉本下事末

伐城下陽　城中城

春秋責小國棄險而罪望國設險皆不得已之意也

上春秋家天下故以棄險責虞下春秋公天下故以設險罪魯皆不得已之

意

城中城　墮郈費

内役興見國君徒事設險之端内邑毁見聖人深明體險之用

城中城　莵昌閒
望國設險春秋譏其昧體險之大用望國講武春秋譏其失訓武之大本
體險有大用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不恃城郭溝池之末訓武有大
本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不任馳射擊刺之末
黑背侵鄭
與國徇伯令而妄兵於弟春秋之所戒也
晋命客見事實內以衛侯寵弟之私作朿繳出基禍意校書弟
侵鄭　衛侯奔　會戚
與國寵弟而貽患春秋深致其戒也
年聘　侵鄭
春秋責諸侯寵弟有妄之以大禮者有妄之以大權者
邦交人道之大倫兵戎有國之重事上禮樂下征伐俱有貽禍意
年聘　盟詭　侵鄭　夷儀
二國寵弟而貽患春秋皆譏之也
公如晋
春秋諱內君事伯之實所以譏其非禮也
喪動天下者屬諸侯喪動通國者屬大夫以魯殯晋則魯之處已君大夫而
視晋若天子矣得爲禮耶故不書葬景公以譏之
薨宰　公如晋
諸侯閒禮於王而望國學禮於伯春秋皆譏之也
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列國惟以服鄭爲事而不奔定王之喪是以列國
視周矣故書同盟見其皆不臣也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晋成惟以媚晋
爲心而親會景公之葬是以天子視晋矣故不書葬內以諱爲貶也
周公奔晋

春秋紀王臣之去國上下交致其責焉
人主無誠慤之心而下要大臣盟固不君矣然且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而
逋逃之臣亦有敢受之者非衰微之甚而何人臣無忠信之質而上與人主
盟固不臣矣然且叛盟失信復奔於他國而忿懟之心若有不肯釋者非自
絶於天而何故以出書交致譏也
隕澤
春秋客詞以紀內外之結成所以嚴大防也
晋楚結成盟於宋西門之外不書者存大防也考人全家人註
乞師
伯國擅徵兵以報怨春秋畢詞以譏之也
諸侯甲兵受之天子非王命不徵非義問不舉命以成義則名正言順誰不
拱手以聽命晋何爲者敢用魯兵以報怨我徵兵之命不請於王討起旅之
文不由於司馬而擅用乎魯兵以報怨爲心非緣賊子之討以徒假舉事非
爲亂臣之誅而恣行乎非義噫即其無命而兵以恣也則失於專即其非我
而怨是圖也則失於私專大權以行其私抑何以驅諸侯故書乞師若曰畢
伐屈損之詞也
遂乞師　錡乞師
內外擅徵兵以報怨春秋同詞以貶之也
魯欲報東侯之恥而不以王命徵兵安得不屈於楚晋欲報兩伐之仇而下
以王命徵兵安敢不屈於魯故同詞書乞
遂乞伐鄭　錡乞伐秦　登乞伐鄭　鮒乞伐宋
春秋於內外徵兵以行私而皆同詞以示貶焉
升陘　于泓　遂乞　錡乞
春秋紀兵異詞以示重內同詞以示重兵

晉不書敗宋直書敗尊君之義晉既書乞晉亦書乞重師之義

會庭伐陳　錡乞師

徵會以討貳者春秋明義以予之徵兵以報怨者春秋明義以貶之

合　錡乞師　圍彭城

徵兵非義者不足以令諸侯用兵以義者自足以統諸侯

晉厲之乞師於魯不過報怨貪得而非有大義以驅人者也故以乞書晉悼之加兵於宋實為誅亂討賊而能仗大義於天下者也故以圍書

遂圍許　錡乞師

以王事而合兵討罪者春秋予之非王事而徵兵報怨者春秋譏之

鄭乞盟　錡乞師

春秋之中詞有惡其求盟而有所欺者有惡其徵兵而有所欺者

徇王命而不以大義裁之故以諸侯之貴而至於乞盟無王命而不以大義驅之故以伯主之尊而至於乞師

比　伯姬歸　王姬歸　遂乞師　錡乞師

春秋紀事有上下同詞以正太倫者有內外同詞以明王法者

雖尊君抑臣而於王姬侯女同詞不與雖重內輕外而至於乞師內外同詞

如京自京伐秦

春秋惡諸侯之慢王而深示夫存禮之意焉

先責諸侯不臣而後重聖人書法上作蓋赫赫宗周天下共主而大侯小伯朝宗共念久矣今魯與列國僅見一朝乃因伐秦之便而非有禮意之誠不敬孰甚焉聖人有憂於此則以為君臣天下之大義而尊君臣子之大禮諸侯雖以伐秦為始事而輕於朝王殊不知述職之典事莫有重於此者而可以貳先乎是故先書如京而以伐秦為遂事曰如京師者其慢也以伐秦為遂事者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公如京

春秋於諸侯之覲王而直著其慢也

遂伐秦

諸侯因兵事而覲王春秋特後其事以存臣禮焉

伐北鄙　新築　侵宋　伐鄭　侵鄭　伐鄭　伐秦

春秋詳諸侯勤兵而簡禮以著其慢王之罪也

凡伯聘　斜聘　錫命　周公聘　王季聘　賜命　伐秦

春秋罪望國慢王必即施報之繁簡以甚之也

凡伯聘　斜聘　錫命　伐北鄙　新築　侵宋　伐鄭　伐秦

春秋詳修禮用兵之迹無非甚諸侯慢王之罪也

天王於魯修聘錫命禮云稠疊矣受隆恩而不報諸侯歲時懷私逞怨兵勤侵伐矣僅便朝而不專臣禮之俘至此故特書公如京師以著諸侯之慢天以伐秦為遂事者所以明朝王為重存人臣之禮也

祭伯來　會兆　厥貉　新城

春秋抑揚予奪之法無非明君臣之義也

祭伯之朝魯無王命而私交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王人之會兆奉君命而出使列序於上重其有命也楚子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故下書代宗以奪之晉伯之盟新城合諸侯以尊王室故特書同盟以與之之救從也抑揚不同予奪或異何莫而非明君臣之義以示天下後世也哉

合　河陽　如京伐秦

春秋紀事有所以全巡狩之名者有所以存述職之禮者

皆以君臣之義為主

錡乞師　如京伐秦

伯國徵兵失於專春秋正以大義諸侯覲王失於慢春秋存夫大禮

錫命　如京代
春秋所書有識學下之失於濫者有識事上之失於慢者
王之錫諸侯也或初見或繼朝或獻功未有無故而錫之者諸侯之朝王也
或喪畢或聘終或時巡未有因事而朝之者
以夫人至
春秋特志大夫之逆婚所以識其禮之失正也
娶妻必親迎而迎之遠近貴中乎禮之節也今成公於姜氏不親迎而使僑
如則非婚禮之正矣故於夫人之至特書曰以以識之
辛　遂如齊　歸父如晉　嬰齊如晉
春秋原望國之後世臣甚有乖於禮也
仲嬰齊者仲遂之子歸父之弟也東門之逐魯人立而後之夫以後歸父則
弟不可為兄嗣而昭穆之序紊矣以後襄仲則父子不可為氏而父子之親
失矣故特書曰仲嬰齊而其失自見
公　春王正月　躋僖公　歸父奔　戰鞌
春秋於望國有識奉先之紊大倫者有識立後之紊大倫者
上以兄先弟而紊君臣下以弟嗣兄而亂昭穆
執曹伯
伯主討罪合乎義春秋所以予之也
討得其罪則不濫治得其所則不專故稱侯以執予其得伯討也
執滕子　執衛侯　執曹伯
春秋述紀伯主之討罪而獨與乎得正者焉
滕雖得其罪而未歸於京衛雖歸於京而未得其罪曹伯之執既得其罪又
歸于京故特與之
公　執鄭伯　執曹伯

春秋於伯討有所以深惡之者有所以深善之者
既不以王命又不歸京師非伯討也故稱人以執譏之也既討得其罪又歸
于京師是為伯討故稱侯以執與之也
華元奔歸
春秋詳外臣之出入所以與其正也
人臣以懷祿固寵為恥華元之去蓋以蕩澤弱公室殺子肥為己責故不賴
乎寵而出奔是其去也實欲正君臣之訓而未能非避患也不然何奔未越
境而魚府晏桓氏之殖魚石有河上之追耶人臣以靖難弭亂為職華元之
歸蓋以殺蕩山攻桓氏為己任故國人許討而後入是其歸也必能止君臣
之訓而後已非慕祿也不然何歸不崇朝而蕩山延頸以就戮魚石竄身以
避位耶故其出其歸皆不背大以予其正
魚石奔
春秋特紀逆臣之逐以見靖難者之功也
宋楚平　瑣澤　元奔歸
賢臣以大勲而服人心伸大義而平國難春秋所以美之也
鍾離
中國講好以要僭王之夷春秋特著其罪焉
一意渾作總收聚號殊會二書法但聚號意亦須多講然後倒下乃為渾全
首止　鍾離
春秋殊會之意有所以存大分者有所以嚴大防者
鍾離　于柤　于向
春秋述紀遠人與好既略詞以黜外之僭尤殊詞以傷內之衰焉
公　盟齊　鍾離
春秋紀夷狄講信有詳詞以謹外之強者有殊詞以傷內之弱者

上楚始盟下吳始會皆是無伯
雨木冰
春秋紀陰脅陽之變欲人君慎感應之理也
木者少陽氷者凝陰也成公末年雨而木氷木本潤乎物也而反備乎木是
陰本和乎陽也而反勝乎陽夫豈無故而然哉卒之沙隨會而君見外莒丘
盟而臣被執咎徵之應天人果不誣矣而可不慎之哉
雨木冰　沙隨　莒丘
陰陽失節而君臣辱焉感應之機神矣
鄢陵敗
春秋重君以紀例而特示幸勝之戒焉
以重君意提起下見晉不能旋師釋楚以存外懼乃徇郤至乘間之請徼以
詩一夫之捷卒之楚勢益張晉政遂亂三郤之誅國內之亂果何裨哉文子
之言蓋先有見於此惜厲公不能用也書法全在書子上見楚君被傷師不
足言晉之幸勝至此亦可憂矣
鄢陵　伐鄭　伐鄭　伐鄭　伐宋　侵宋
伯主幸勝而啓內外之憂春秋備紀以示戒也
幸非持勝之道晉既挫楚於鄢陵則外患已亡何以警其惰乎自是而後三
假王命以伐鄭而卒莫挽其南向之心則晉之志遂怠於內矣而師鄭師以
凌宋而卒不已其壯圖之念則楚之勢遂張於外矣鄢陵之捷亦何益之有
此春秋所以戒之也
鄢陵　三伐鄭
伯主幸勝而遂怠春秋所以譏之也
初晉師次於曾陽不敢過鄭次楚師於首止而諸侯還次楚師於汝上而諸
侯還

鄢陵　三伐鄭　夫谷　歸田　墮郈費
外寧而內憂見伯功之幸外服而內順見聖化之神
公
戰韓獲　鄢陵敗
春秋兩紀交兵有重君而特正其罪者有重君而特戒夫幸者
三敗及韓宗丘不利晉師之挫亦甚矣然靈臺之舍大夫狡舍而穆姬履薪
馬君固有重於師也而以為正晉之罪者蓋其患皆於三施德疎於四失則
秦之怨晉寔深之至是我急秦喬果符韓簡之憂將誰懟乎故不書師敗重
君也而因以晉及焉子茂就俘中軍胥遁楚師之挫亦甚矣然南國之賊射
隆集矢而聊遣伏弢焉君固有重於師也而以為戒晉之幸者蓋其功微於
一矢而釁乘於六閒則晉之勝幸而成耳卒也外寧內憂果符士燮之戒誰
之咎乎故不書師敗重君也而因以戒幸焉
鄢陵　伐鄭盟戲
恃外而戒幸勝之功春秋譏之謀外而得善勝之道春秋美之
上拂士燮紓憂之言徇郤至乘間之請外寧內憂卒符乘門之戒下逞荀偃
闔鄭之謀聽智罃不戰之策外服內順卒成鄟門之美
伐鄭師于制田　伐鄭至于曲洧　伐鄭盟于刑陂　伐鄭師于牛首　伐鄭會于
北林　伐鄭觀兵東門
春秋詳伯國討戒之兵有因見其幸勝之非者有因見其善勝之績者
上還文子外寧內憂之言下聽武子旋師敝楚之策
鄢陵　蕭魚
春秋於伯主有戒其幸以恃外者有美其誠以服貳者
籍呂錡一射之力而偶中其君獲楚軍三日之食而僅免於難范文子所謂
釋楚欒書所謂固壘皆弗用焉則是捷也亦出於幸矣天下未有幸而能成
者厥後魚石納而楚勢張三郤誅而晉難繼伊誰之咎耶懽因歸國而信之

不疑納㩁禁侵而遣使以告魏絳所謂息民智武子所謂不戰皆得行焉則
是會也亦出於誠矣天下未有誠而不動者厥後鄭不復叛者二十四年楚
不敢爭者歷有三世伊誰之功耶

沙隨不見公

內君見辱而無𢽳春秋直書以示義焉
此只是因事垂訓之義非美成公也然須就成公發蓋使公自反有咎則將
有𢽳於已矣今內有穆姜之難而後期是曲不在已吾見道之無𢽳理自足
以守身而譖邪不足以勝之何憂乎㩴逆之至哉使公自反不直則將有畏
於人矣今晉聽僑如之譖而怒公是曲寔在晉吾見義之無虧氣自足以應
物而勢力不足以屈之何畏乎千萬之人哉故直書不諱

假許　盟𨜏　處父盟　取鄟　沙隨不見

春秋於國事有婉詞以存禮者有直詞以示義者

假許　盟𨜏　處父盟　取鄟　孫齊

春秋於國惡而皆諱詞以存禮也

鄢陵　沙隨不見

春秋不諱內君之辱以其曲在於人而無𢽳於已也

假許　盟𨜏　處父盟　取鄟　歸邦益

春秋於內君諱其惡而彰其善也

曹伯歸

春秋於大惡之後國𣲖譏王室之縱刑也
其位未絕言王未嘗絕之當絕而不絕也歸自京師言由王釋之不當歸而
歸也二書法總歸失刑上去

執曹　曹歸

春秋於大惡予夫治之者譏夫縱之者
當主合上討得其罪治得其所故梅侯以執又書歸于京師下不絕其位伎
後其國故釋而不名又書歸自京師

莒丘

伯國信讒而辱忠良春秋之所譏也

以下三題俱主刺僾傳

僑如奔

伯國納忠言而去讒春秋予之也

盟扈

觀伯主釋內臣而講信可以見納忠之善矣

刺　鄢陵　沙隨　伐鄭　莒丘　僑如奔　盟扈

春秋紀伯國信讒納忠之迹而予奪見矣
晉嘗乞師魯亦會伐則交好固矣何遽辱於晉蓋郤犫違僑如之詐而晉信
之耳鄢陵後師有內難也僑如則譖以待勝伐鄭後期爲申守也僑如則譖
以叛晉是故既不見公於沙隨又執行父於莒丘曹亦危矣讒言之害如此
然則單駐鄆上卿舍莒丘其陵暴亦甚矣何遽釋於晉蓋范燮達聲伯之請
而君從之耳欲去季孟宵以威也聲伯則申以僑如之情爲之請邑陷以利
也聲伯則承以寡君之請是故既出僑如于齊遂盟行父于扈魯亦安矣善
言之益如此

鄢陵　沙隨　伐鄭　莒丘

春秋紀望國君臣之見辱伯主信讒之失彰矣
郤犫始聽宣伯待勝之言而拒我公於沙隨繼聽宣伯斃蔑之言而執文子
於莒丘一讒慝之口而害及曹之君臣雖讒人之爲亂而亦信讒者之不智
也

行父如晉　如齊　如晉　盟扈

伯國納忠言而釋賢臣春秋所以予之也
莒丘　盟邑
即伯國挾縱于內臣可以見得失矣
僑如奔　盟邑
春秋深予伯臣之納忠言以其去讒慝而復忠良也
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為首僑如何如人哉侍勝之譖有亡之語魯之讒慝人
也文子聽聲伯之言而逐之則是見不善而能退矣詩所謂惡惡如巷伯此
之謂與為國有九經而尊賢為上行父何如人哉妾不衣帛馬不食粟魯之
忠良人也文子聽聲伯之言而復之則是見賢而能舉矣詩所謂好賢如緇
衣此之謂與
合　莒丘　盟邑　會稅　取鄆
二臣遭讒愬而免於難由其忠足以動人也
盟邑　適歷
春秋於伯國予納謀以奬忠者識徇讒以保奸者
柯陵
春秋持志諸侯協於講信所以識其懼外而瀆分也
補雞澤傳同於病楚諸侯同欲也故書同而伊單任焉王臣與盟也不待書
同而自見矣
辛丑用郊
望國享帝非其時春秋甚惡之也
冬郊以報本當於建子之月春郊以祈穀當於建寅之月今乃行於建申之
月可乎其不時甚矣故書曰用用者不宜用也
代　侯崇　大辣　侵蔡　比歸　陽生入
春秋於逆臣有㣲詞以備其責者有畧詞以分其罪者

以侯蔡一比對四子作見四子雖無弑君之迹而有弑君之心所以皆書弑
君後見欒書雖有弑君之迹而有可原之情所以不書名氏
代宋魚石入
春秋於逆臣復邑必誅其黨而正其罪焉
諸侯失國而納於諸侯正也魚石大夫耳楚何為而納之是蓋黨惡庇奸宋
不受而強納之也故不曰納見其不當納也諸侯失國而復歸其國正也魚
石大夫耳茲胡為而復之是蓋藉援叛主義已絕而強復之也故特曰復見
其不宜復也
魚石奔　代宋魚石入
春秋於亂臣始絕其去國之義而終著其復國之逆也
已絕復入二意相承看
魚石入　欒盈入
春秋始絕逆臣而罪夫納之者繼絕逆臣而罪夫錮之者
雖傳題當參用合意魚石已絕而復入將以亂宋其心固甚逆矣然大夫失
位諸侯納之非也楚能無罪乎欒盈已絕而復入將以亂晉其心固甚逆矣
然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晉得無罪乎

襄公上

圍宋彭城

春秋於伯主之討叛邑必追書以謹王度焉

郊圻畫於先王而疆域不可不正茅土受於天子而封守不可不固王度之當謹也明矣彭城之在宋武王所錫微子所受非一日矣楚以南海之夷安得取之宋雖弱以三百乘不過一時之强力可典籍之所存不可改也魚石以蕩氏之後安得受之楚雖居以五大夫不過一時之竊據耳文策之所載不可紊也故特書圍宋彭城蓋所以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伐宋入彭城　圍彭城

春秋於已失之地而追書之所以謹王度也

楚人伐宋而魚石入于彭城晉於是有彭城之圍以事觀之則彭城雖宋地而楚人代之已非宋之故物矣魚石入之已為楚之新封矣春秋於晉之圍而繫之宋者蓋疆域各有定分封守各有定界王度不可紊也夫楚之取取所不當取魚石之入受所不當受則晉之圍於以問楚之取者何名魚石之受封者何故所圍之邑禀乎宋人之境土不可誣也則雖時已兼併而君子不登叛人所以追書之者以此

城楚丘　圍彭城

春秋於伯主有因專封而正王法者有因討叛而謹王度者

不書桓公累小忠存大節正王法也特係之宋正疆域固封守謹王度也

圍彭城　城虎牢

春秋於諸侯之分邑有追書以示義者有各詞以示戒者

彭城已非宋有而何繫之宋蓋我疆我里稱於詩地利有定分而不可紊也彭城在宋猶胥之汶陽鄭之長葛楚何敢取魚石何敢受耶左氏謂非宋地追書是也虎牢本為鄭有而何不繫之鄭蓋設險守國訓於易地利所當守而不可棄也虎牢任鄭猶虞之下陽趙之上黨鄭何不能設險以守而棄以資敵耶程氏謂責鄭之不能有是也

圍彭城　城虎牢

春秋有因討叛而謹王度以正之者有因逼貳而明王制以罪之者

彭城已奪於楚而今猶追書於宋見宋國分地楚不得取之宋魚石不得受之楚所以謹王度也虎牢已城於晉而今又還係之鄭見鄭國分地晉受之於天子而不得專於諸侯所以明王制也

伐鄭次鄫

春秋紀兵予伯討以明大分畧外救以謹大防

予晉悼放義責鄭戒悖義二意分作書伐鄭次鄫不書壬夫救鄭二書法分結上就楚辟君助臣上論則當以大分作股下就鄭棄夏從夷上論則當以大防作股蓋天下有大分君臣是也魚石以背叛之臣楚也黨之而鄭人從之大分亡矣則晉之討魚石而因以伐鄭也正以治其黨而明義耳是豈非致討之善乎故書次鄫以予之天下有大防夷夏是也楚以僭竊之夷鄭懷其德而與之不二大防紊矣則楚之於晉伐而因以救鄭也亦以黨其同而樹德耳鄭豈有可救之善乎故削楚救以罪之

鄢陵　伐宋魚石入　圍彭城　伐鄭次鄫　壬夫侵宋

春秋原從夷黨叛者之非故予伯討而畧外救焉

當以鄭為主見鄭以集天之故而與楚則紊夷夏之防從楚以納魚石則亂君臣之分晉之降彭城而伐鄭救於義也故予之楚之侵宋而救鄭非以義也故削之

伐宋魚石入　圍彭城　伐鄭次鄫

春秋原內外行事之悖故兩予伯兵之放義焉

楚人釋君而臣是助則亂君臣之分鄭以集天之故從之不貳則紊夷夏之
防推楚納魚石之非故晉之降彭城以正分為放於義也推鄭從楚之非故
晉之伐鄭以正防為放於義也

圍彭城　伐鄭次

春秋兩紀伯主之用兵而皆予其放於義也

君臣天下之大分魚石據土叛君以有楚月悼也環其城邪正其强域使魚
石叛君之罪不容掩非放於義乎夷夏天下之大防楚共阻兵亂華以有鄭
月悼也義兵是舉文教是修使鄭人與楚之罪無所逃非放於義乎

圍彭城　伐鄭次鄫　侵宋

春秋紀兵有予伯討之放於義者有削外救之非其義者

魚石以臣叛君楚鄭又從助之晉之討放於義也故書圍書伐鄭人棄夏從
夷晉悼為是伐之楚之救非以義也故書侵宋不書救

鄬陵　伐宋魚石入　侵宋

貳國狥私而堅外之從春秋明義而畧外救也

合　楚子伐鄭　伐鄭次鄫

春秋始紀外兵而削伯救以示義繼予伯兵而削外救以示義

以晉成晉悼對上削士會之救下削子辛之救

壬夫侵宋　貞救鄭

春秋始削外救以見貳國從夷之非繼許外救以甚諸侯適貳之罪

春秋兩削外夷恤患之兵以貳國無可恤之道也

嬰齊伐莒　壬夫侵宋

鄭自會鄬以來其所以改隸從楚者凡以重賂之故也今侵陳之師渠丘之
困不過同利相濟耳子重安得有能救之名乎鄭自鄬陵而後其所以誠服
於楚者凡以渠夫之故也今呂留之侵犬丘之取不過同惡相濟耳子辛安
得有能救之名乎

壬夫侵宋

春秋削外夷恤患之名所以著貳國從夷之罪也

一意渾作只因削楚救以發鄭罪而以棄中國從蠻夷不以大義裁之作眼
分股斷如楚人侵鄭體爲當

邾朝晉衛聘

春秋紀列國篤交鄰之禮而識其昧尊王之義也

邾子來修朝禮晉衛來修聘事而魯也亦不聞相率以奔王喪而方受朝聘
則亦慢王非義也不可遺魯

城虎牢

春秋因諸侯據險而咎夫失守國之道者焉

設險守國之道固大易之所訓而城郭溝池之固亦君子之所謹爭地以戰
而殺人盈野者雖非所貴然虎牢之在鄭猶之天子乃地有所必據而不可
棄焉者也棄之將還濆之可待矣其何以守天子之土乎爭城以戰而殺人
盈城者雖非所貴然虎牢之在鄭猶之先君乃城有所必守而不可棄焉者
也棄之將城土之可待矣其何以繼先君之世乎故城虎牢而不係於鄭責
鄭之不能有也大道為公之世險固無所恃狡焉啓疆之時險尤不可忽故
曰待衰世之意須體入斷

取牟婁　敗宋取郜防　城下陽　城虎牢

春秋之義固不貴啓疆以疲民亦不與棄險以危國也

合　城下陽　城虎牢

聖人兩惡小國之失險皆待衰世之意也

城中城　城虎牢

春秋大義有所以惡夫設險者有所以惡夫棄險者

長樗
春秋紀講信而以謙德于伯臣焉
知武子辭書君之稽首可謂知禮
雞澤
春秋紀上下講信而著其懼外漬分之罪焉
二意分講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命小國請之大國勉强而應焉非同欲
也此則楚在繁陽而韓厥是懼袁僑如會而雞澤有盟上下懼楚其同欲可
知矣中國之不振也不亦甚乎故特書同以罪之王臣將命必惇信而明義
諸侯守邦必尊主而奉法乃其分也今則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
與王臣要言背公廢法其非義可見矣上下之陵替也不亦甚乎則不特書
同盟而自見
于幽 亳北
春秋紀同盟有以著其協者有以著其疑者
于洮 翟泉 女栗 柯陵 雞澤 平丘
春秋迭紀上下講信直著其瀆分之罪而特著其懼外之志焉
總叙見六盟皆王臣與而同焉者也然於盟洮翟泉女栗之盟皆不書同於
柯陵雞澤平丘而特書同者何盖其不書同者非畧之也以上下陵替而相
盟固有直書而自見者故盟洮之反王人翟泉之會子虎女栗之反蘇子其
瀆分已為昭然固與尹子單子劉子之與盟者無異矣豈待書同而後見哉
其特書同者非詳之也以皆有戒心而修盟固有必書同而後見者故柯陵
諸侯之還雞澤厭子之懼平丘中國之恐其懼楚出於同欲固與盟洮翟泉
女栗之為盟者異矣豈以王臣與盟而書同哉
于洮 翟泉 女栗
春秋迭紀上下講信而直見其瀆分之失焉
伐鄭 柯陵 冬伐鄭 雞澤 僑如會 平丘 盧吳歸
諸侯要有戒心而修盟春秋特致其譏也
盟葵丘 雞澤
春秋兩紀上下講信于其正分而譏其瀆分也
宰孔奉命而不盟諸侯所謂惇信明義齊桓明禁而不要王臣所謂尊主奉
法上下各守其分故均美之單子下與諸侯約誓是不惇信明義諸侯上與
單子要言是不尊主奉法上下各踰其分故均惡之
新城 雞澤
春秋兩紀講信有于其協於外夷者有譏其協於懼夷者
袁僑如會叉盟
春秋紀大夫内會而講信既見其懼外而尤見其縱權也
上如會主雞澤傳下叉盟主溴梁傳皆罪在會諸侯上陳以楚在繁陽而來
會也則懼而盟之故雞澤之盟特書同以諸侯皆有戒心也下盟會非大夫
所得專也乃委以盟之故大夫之盟係諸侯以諸侯寔縱之也上加雞澤同
盟幽 隕石 取邿 孫齊
春秋之紀國事必參乎文質之中焉
莊僖之名若以文詳之則事不師古氏實傳疑何以示天下之公故于幽丘
書同盟隕石直書戊申所以祖二帝而從乎質之中也戊招之夫君以質紀
之則徑情直行恭揚國惡何以序臣子之禮故臧邿特書取齊齊特書孫所
以從有周而放乎文之中也
同生 扎聘 取鄫 執仲我
春秋兼帝王之道有酌經擇之宜者有參文質之中者
射姑朝 陽生入
春秋紀事既責夫違禮以為孝者尤責夫獻佞以為忠者

孝子從道忠臣從義

叔孫豹如晉

春秋於內臣之修禮於伯而具見其知樂之情焉

元侯之享則辭以與聞之難寡君之嘉則承以使臣之願

會戚

遠人慕義而從好春秋所以進之也

以來會不為主作朕澤斷盖雞澤之盟晉嘗遣荀會逆吳而不至矣使其終悍然而不適乎中華則其人亦何足取也鍾離之會吳嘗與諸侯會而為主矣使其倨傲而主盟於諸侯則其漸又何可長也今則慕義自通請聽諸侯之好而屈己求與不主會盟之權即其始請通於晉而為奇戚之遺則其欲與戚之會而來也志可嘉矣即其繼聽期於晉而為善道之會則其不主戚之會而從也善可見矣故特稱人以進之加善道以作事迹

會戚 會柤

春秋於遠人與好必因順逆而進退之焉

宅心恕立法嚴

滅鄫

小國陰謀以取國春秋原其志而誅之也

嘗聞聖人立姓以別其系嚴宗以謹其承亦因性之自然而理之不可易者其防民之亂祀也至矣莒之於鄫何不察之甚歟吾見莒無鄫而有鄫鄫非莒而有莒鄫雖陽受其存祀之仁而莒已陰肆其殄祀之禍矣心之不仁莫此為甚故春秋不書鄫亡而書莒人滅鄫亦聖人誅心之法也

梁亡 滅鄫

春秋兩紀亡國有原其罪於己者有歸其罪於人者

秦取梁之國罪在秦而不在梁春秋何以舍秦而罪梁盖滅國之罪所易見也自取滅亡者其事微矣故不書秦取而書梁亡春秋明微之意也鄫立莒為後罪在鄫而不在莒春秋何以舍鄫而罪莒盖立異之罪所易見也欲滅人之祀而有其國者其事隱矣故不書鄫亡而書滅鄫春秋誅意之法也

合 滅邢 滅鄫

春秋之重人道有因滅同姓而明理之一者有因謀異姓而明分之殊者

理一不可相戕分殊不可相繼

城費

春秋於強臣越禮固邑而深示世官之戒焉

費者季氏之私邑也其所以城之者何哉盖自行父卒而宿日專計中於群小之婿用是城之者也君子謂魯國不患有費也顧夫為費之城者誰乎亦不患有季也顧夫使季得以城費者誰乎宿而衆賢若文子焉雖如仲戍之復相可也宿而不忠忝文子焉則如五叔之無官可也奈何用之不惟其賢惟其世而已選之不惟其公惟其私而已是以宿也無故勞民離成孫國之患妄興大役遂啓不掉之危誰使之哉故春秋持書城費所以示世官之戒其意深矣

行父如晉 如齊 莒亡 城費 作三軍

春秋原內臣相君之行異而示內君世官之戒焉

城費 墮費

春秋謹強臣城邑之非禮必因其竊而墮之也

城費 作三軍 舍中軍

望國世官以貽禍春秋所以譏之也

比 城費 作三軍

春秋始紀強臣固邑而見用人之非繼識強臣專兵而示縱權之戒

季子歸 慶父奔 春王正月 宿如晉 城費 作三軍

望國始用人以賢而成安國之功終用人以世而致專國之弊
季子以賢見用不緣宗親之故蓋與允敦九族而急親賢周孚本支而偏旦
仲等矣尚亦有利於國我果而奔慶父定僖公晉國由茲其再造矣季宿以
父世官非以賢能見使蓋與太戊之相伊陟康王之相呂伋異矣寧不有害
於國我果而城費邑專兵權公室由是而漸弱矣
莒丘　城費　會蕭　執舍
春秋於望國世官有識任之惟其世者有予任之惟其賢者
行父賢矣乃以宿之惡繼之是不擇其賢而惟其世也孫子賢矣乃以合之
賢繼之是不惟其世亦以其賢也
會鄫如會未見諸侯
貳國欲從伯而未遂春秋深嘉其志也
未見諸侯其曰如會者中國禮義所出夷狄禽獸與鄫鄅淺從晉而雖變是
以中國之君而見弒於夷狄之民豈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乎迎雖未列於
會而一念之天已伸於中國矣故於未見諸侯之上而特書鄫伯髡頑如會
以致其志焉
伐鄭　孔父　盟戲　荀息　大棘　入陳　鄢陵　如會　退伐楚
澶淵　比歸
春秋於諸侯懼難各著致患者之罪而特嘉從義者之志焉
如會　陳逃
春秋於諸侯之從遲伯好也有原志而善之者有因事而惡之者
大夫曰中國不足歸也不若與楚而鄭伯如會二慶曰楚人執公子黄矣君
若不來群臣懼有二國而陳侯逃歸加于郢同俱入禮義
公　于幽　如會
春秋紀信好而別諸侯之同異不於其迹而於其心焉

上責莊公雖同與於盟而其心則已異下予鄭伯雖未與於會而其志不可
代
北　須如會　伐鮮虞
責禮義而從夷者春秋美之棄信義而效夷者春秋狄之
陳逃
春秋於與國棄伯而惡其甚於逃也
昔戌令救晉之德無疑於當從君明臣睦晉之勢無疑於可從而乃輕棄中
國黨夷是擢夫君子以義爲路而義莫蔑於夷身之門君子以禮爲門而禮
莫大於舉動之節陳之所行若此不甚於禮義哉故書逃歸以罪之
戍陳　伐陳　救陳　于鄬　陳逃
春秋原伯德方勤而惡夫與國之自棄也
戍陳　伐陳　救陳
春秋詳伯主恤患之勤見與國之不可恃也
鄭逃　陳逃
春秋惡諸侯有以背伯義而外從者有以負伯德而外向者
孔達曰君不可輕失親失身患必至矣鄭文不聽終乞盟于洮二慶曰君若
不來群臣懼有二國陳哀聽之遂屈服於楚
侵蔡獲寔
春秋紀貳國之虐小而責其失謀國之道焉
主貞伐鄭傳蔡楚之與也鄭也無故而侵之所謂無文德而有武功非謀國
之道也雖其凱旋於司馬之獲國人皆以爲喜也而不知蔡之失利楚之恥
也能無禍乎徒獻於邢丘之會衆人皆以爲功也而不思鄭之得志楚之忌
也安得寧乎故獲公子寔持書侵蔡以罪之
邢丘

伯主講好而政委於臣春秋貶之以謹其始也
晉悼欲修文襄之業政命朝聘之數乃使晉之荀齊之孚宋之向戌衛之寗
殖聽命於邢丘焉亦衆之所安也而經於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者蓋立政
立事周公嘗以戒成王則知政事不容一日委之於臣者今悼公此會非思
國之有政猶人之有利器也而乃以大夫聽命是權悉委於下也無乃以利
器示人而不知寶乎君子愛人弗以姑息為也茲不欲重煩諸侯是政不必
自為也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吾見君日怠而贅旒之勢成臣日尊
而堅氷之迹著是其愛諸侯者適以病諸侯委大夫者卒以驕大夫矣不然
今日之邢丘魯公非不在魯也而季孫出會若無魯公者何邪後日之溴梁
諸侯非不在會也而大夫獨盟若無諸侯者又何邪始之弗謹而欲其令終
亦難矣故於諸侯之大夫貶而稱人示謹始重權之意也
戍土　伐衛　邢丘　溴梁
伯主欲修先業而啓夫政之患春秋特謹其始也
邢丘　溴梁
春秋謹伯主之委權以其弊之所由啓也
公如晉　邢丘
春秋既因事而見內君之失政復因事而見伯國之委權
今　餘丘　邢丘
望國委兵於貴戚伯國委政於大夫皆春秋之所戒也
邢丘　溴梁　盟宋　會中
春秋慮君臣夷夏之變故於其始而謹之焉
邢丘之會晉悼不當委權於大夫是以溴梁之會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
臣之分自茲紊矣故邢丘貶而稱人于宋之盟諸侯不當與夷狄為盟是以
于中之會諸侯皆推楚以主盟夷夏之防自茲潰矣故盟宋再擧宋地

邢丘　盟宋
春秋紀會盟也有致謹於大政者有致謹於大防者
立政立事有訓焉弗躬弗親有戒焉以大權之不可移耳詩曰誰生厲階至
今為梗其邢丘之會乎是膺是懲有頌焉內陽外陰有象焉以大防之不可
潰耳詩曰誰之憂矣自貽伊慼其于宋之盟乎
貞伐鄭
春秋於貳國被兵而咎其迹以見其謀國之非也
保國貴於以智事大責於以信鄭介大國之間迫於強楚之從非一日矣使
能信任仁賢修明政事以堅事晉室可也而乃無故怒楚以來子貞之伐既
非保國之道而又始於從楚以為息民之國又非事大之禮故書貞伐於侵
蔡之下而不書鄭及楚平蓋惡之也
楚鄭伐宋　晉衛侵鄭　雞澤　會戚　救陳　會鄬　如會　侵蔡獲
邢丘　貞伐　伐盟戲　楚伐　戍貞救　晉伐
貳國困於從伯而失謀以啓患春秋所以罪之也
以欲息肩事提起而以始不信而致伐終請盟而致患例貞伐平服二意分
斷總結獲公子燮持書侵蔡以罪之而子貞來伐鄭及楚平不復書矣書法
伐宋　侵鄭　雞澤　會戚　會鄬　侵蔡　邢丘　貞伐
春秋於貳國困於外而從伯持因事而識其謀國之失焉
總釵以困令於楚息肩於晉事提起倒侵蔡貞伐二股分斷蓋困令於楚而
欲棄之是也而怒楚以挑釁則非矣息肩於晉而欲折楚是也乃楚伐而受
盟則非矣夫豈謀國之道乎書侵不書平總收
侵蔡獲　貞伐　晉伐　楚伐　晉伐
貳國而失謀以啓敵春秋深責之也
始侵蔡而挑釁於楚不從子產之謀繼受伐而失信於晉不從子展之謀兩

失謀也是以南北交伐楚自甯去郛門稅悼公之師楚平甯成晋人乜牛首
之衆是皆前日侵蔡啓之也故春秋書侵蔡而不書鄭平以責之

侵蔡獲　貞伐鄭

貳國始用兵而挑外繼被兵而服外春秋均罪其失謀也

以小事大智者所以保邦鄭欲息肩於晋則任賢以修政守禮以睦鄰可也
乃從國月之謀無故而加兵於蔡不修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不寧之患
子產蓋先憂之矣将誰咎乎故獲燮而特書侵蔡以譏之惇信明義君子所
以為國鄭既受伐於楚則完守以老楚伏信以待晋可也乃從子駟之謀平
楚而爲二境之待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也五盟之於子展蓋深慮之
矣其能國乎故貞伐而不書平楚以譏之

貞伐鄭　晋伐鄭

春秋兩紀貳國之被兵而深咎其失謀也

不智不信作

侵蔡獲　貞伐　晋伐　蕭魚　良霄　于中

春秋譏貳國失謀而啓内外之爭美伯主推誠而致内外之服

侵蔡　貞伐　夫谷　歸田

春秋紀内外用兵歸地之事而爲國之得失見矣

上無文德而有武功召外兵之横下有文事而具武備致内地之復

晋使士匄聘

春秋紀伯臣修禮於内而深予其知禮也

始爲有悔之賦則致及時之命以彰昊咊之情繼因彤弓之容則緣先公之
獻以昭嗣守之職

伐鄭盟戲

春秋紀伯國制敵之兵信而美其得善勝之謀焉

晋憤鄭之往即於楚也故有諸侯之伐因鄭之請成於晋也故有于戲之盟
夷考斯時㩗挂王帛鄭無伏信之志居疾肆青晋有善令之旋其得失固不
待言矣獨謂悼公用謀之善者蓋好謀者斯足以有成善勝者不在於必戰
彼當于氾之役待楚之策荀偃主之還師之計智罃獻之使悼於此而從違
靡定則勢均力敵其孰能駕楚而服鄭耶令則不然從荀偃之下策聽武子
之嘉謀懲暴骨之非則下令以班師而不惑於圍鄭之利守勞心之制則分
軍以迭來而務行其敝楚之謀故諸侯之師雖屡興而善陣不戰也兩虎之
兵雖屡遇而還師不爭也卒至以逸待勞任晋得夫善勝之道動而有獲任
楚疲於奔命之餘非其用謀之善何以至此故春秋特書伐鄭盟戲於蕭魚
之上善可知矣

伐鄭

春秋紀討貳之兵見貳國之棄善謀伯國之用善令也

完守老楚伏信待晋子展之謀也脩備戲糧居疾肆青晋悼之令也惟其棄
善謀故晋師至於鄭惟其用善令故鄭人恐而行成也當如此主

貞伐鄭　伐鄭盟戲　亳北　伐鄭蕭魚

春秋詳貳國被兵之由而以善陣予伯主也

重晋上有鄭只宜作晋人用兵之故

貞伐鄭　伐鄭盟戲

違謀以從外者貳國之失用謀以敵外者伯國之美

鄭棄子展之謀而從子駟晋棄荀偃之謀而用智罃

伐鄭盟戲　楚伐鄭　晋伐鄭　貞救　伐鄭亳北　伐鄭蕭魚

伯主屡用善勝之謀而成功春秋所以美之也

伐鄭盟戲　伐鄭蕭魚

伯主始圖貳而得制外之謀終服貳而成駕外之績春秋美之也

俱主晉悼說盟戲則善勝之法蕭魚則善勝之功也上要說鄭雖未服而服鄭之機已形楚雖未屈而屈楚之勢已見瑩之謀亦悼之謀也後日蕭魚之績於此基矣下要說鄭心恍誠服自是無南顧之從楚勢窮力屈自是無北圖之念悼之功亦瑩之功也前日盟戲之謀於此驗矣故於盟戲之下特書會蕭魚以美之

盟戲　蕭魚　夾谷　歸田

賢臣輔伯不戰而成功聖人相君不師而成績

于柤

春秋於內外講好而示正分謹防之意焉

主鍾離傳樂殘妹會二意晉悼欲賞之以困楚不知楚弱而吳强矣

偪陽

春秋紀伯臣克敵之功而予其得主將之道也

主于𠌫傳始焉奮伐幟之怒則原二事之成以動其心繼焉警武守之弛則嚴七日之約以堅其志雖曰與諸侯而封向戌其事未為善也而自其成功者觀之則庶乎獨斷之勇其視從先濟之挾而恥于邲之敗者不有間哉雖曰傳偪陽而獻武宮其勝亦不武也而自其主將者觀之亦庶乎閫外之權其視違欲戰之謀而全桑隧之師者不廣哉

秋　伐北鄙　夾谷

申王命以却敵者賢臣之功行王道以服强者聖人之化

長會孔子對作末以鄭子駟為卿而不能庇身徽倒削其大夫書法

伐北鄙　貞伐鄭

用詞以却敵者內臣之賢建謀以從夷者外臣之失

長會却齊能安其國子駟從楚不免其身

戍虎牢貞救鄭

春秋於諸侯之遍貳而兩托詞以顯其罪焉

棄晉從楚鄭固不義然亦迫於不得已也諸侯不能撫之以德而徒逞之以兵城其巖邑非以為鄭之蔽也不過駐師扼險以逼之耳伐而復戍非以為楚之防也不過肆其夾逼猶前志耳卒之鄭猶未平而楚已來救夾頡而軍徒以益我之恥夾頡而盟無以堅鄭之從是中國昧義而使外夷得假伏義之名啓寵納侮謂非自貽之感哉故春秋既以虎牢繫鄭而亢書楚救見虎牢鄭分地也而諸侯擬之者非也見楚救善也而諸侯逼之者曾荊楚之不若矣其罪之之意不亦著明矣乎

戍虎牢

諸侯扼險以逼貳春秋追書以罪之也

貞救鄭

春秋以恤貳許外夷所以甚逼貳者之罪也

子囊之師晉之不義致之也使自處以義則士魏之戍宜有以致敵國之衛而陽陵之退欒黶何以有逃楚之恥耶楚人之盟晉之不德毆之也使以德服則梧制之守宜足以堅疑叛之心而夾頡之軍荀瑩何以有不克之懼耶

城虎牢　貞伐鄭　晉伐鄭　戍虎牢貞救鄭

春秋謹分地有所以責夫棄險者有所以責夫扼險者

只出城虎牢戍虎牢同當以城戍為主救鄭與伐鄭對看只入斷中虎牢之地城不係鄭者蓋虎牢鄭之制邑也諸侯城之固為非道然鄭人有是地險而不設徒隊玉帛而待盟豈守國之道乎卒也晉楚交爭國無寧歲待盟二境民無安居者誰其致之故不係於鄭者責鄭之不能有也然戍而係鄭者蓋虎牢鄭之分地也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諸侯既城之以阨其險復戍之以强其從豈服人之義乎卒而楚人夾頡無功退師鄭人淡頡徒以益恥者誰之咎也故還係於鄭者非列國所得專也

城虎牢　戍虎牢貞救鄭
春秋既責貳國棄險而受制於人復責諸侯阨險而遁義於外
楚鄭伐宋　城虎牢　晉伐鄭　戍虎牢貞救鄭
伯主遁貳國而致外救春秋原事而詳著其罪焉
以戍虎牢為主而以城救分肢倒入大意同單盖鄭之從楚固云不義然始
既城之又伐而復戍焉是猶前日之志也果何義乎楚之救鄭固非以義然
不能保鄭我伐而彼救焉是曾楚之不若也豈為義乎故虎牢城不係鄭而
戍持係之鄭既還係鄭而又以救許楚
楚鄭伐宋　城虎牢　晉伐鄭　戍虎牢
春秋原貳國昧義從夷而深罪諸侯脈之不以義焉
鄭之從楚固云不義然晉之始也阨險以城之固非以斷楚之路今也戍而
復戍之亦惟以強鄭之從是前日之志固非係之以德今日之志亦徒遁之
以威者矣可謂以義脈之乎故虎牢城不係鄭而戍持係鄭
令　壬夫侵　貞救鄭
春秋始峇外救以責貳國從夷之非繼許外救以甚諸侯遁貳之罪
伐鄭鈌救　戍鄭貞救
春秋惡外夷猾夏而托伯救以顯其罪惡中國遁貳而托外救以甚其罪
作三軍
春秋紀大夫之變兵制而示失權之戒焉
地方數百國具三軍曲阜之封受於魯侯者既如此也公車千乘公徒三萬
周公之宇復於僖公者又如此也今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而無以
振之季氏益張而無以制之乃謀於豫子盟於僖閎遂廢公室之三軍而為
三家之私有二家各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後日季氏救台而遂入鄆
曾享獻子而乞三耦民屬私家固可見也否則臣無私衆臣無私民何有此

乎昭公夫國不正其終定公得立不正其始權去公室故至此也否則將皆
公臣兵皆公衆何有此乎故特書其作為後鑒也
于鄆　侵陳　救徐　作三軍　入鄆　夬聘
春秋原兵制之屬公而深憂其專於私家也
只重作三軍上于鄆叉帥師侵陳孫帥帥救徐叔帥師皆倍公將事所謂諸
卿史帥以出也若加垂隴無婁見士穀歸父主會政在私門主文宣以來句
垂隴　無婁　作三軍　入鄆　夬聘
春秋紀望國失權之漸因變兵制而深示其戒也
作三軍　入鄆　夬聘
望國兵制變而權不屬於公春秋所以特著其戒也
入鄆　夬聘
春秋紀兵權之屬於私而兩即事以驗之也
作三軍　入鄆　夬聘　舍中軍　孫齊　春王
春秋兩紀大夫變兵制而致患所以戒夫君也
自作言之向也公車今為私乘向也公徒今為私民夫幾救台有役而命不
梟范獻有享而臣不具民屬於私家而公室已卑矣兵權不可去公室不於
此而可驗乎自舍言之向也三分今則四分公室向也各一今則季氏擇二
以故昭公見逐於意如而失國定公受制於強臣而無正君制於私家而公
室益卑矣兵權不可去公室又不於此而可驗乎故春秋書其作舍所以示
有國者宜深戒也
比　初稅畝　作三軍
春秋於望國有謹其變法以稅民者有謹其變制以專兵者
五十而貢七十而助百畝而徹先王取民有定制而魯嘗用助法矣自宣公
廢助法而稅畝變通力合作之制易計畝均收之常其後成公作丘甲哀公

周田賦皆此啓之也春秋特書曰初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先王建兵有常度而魯舊有三軍矣自季孫廢舊法而作三軍公車變爲私乘公徒變爲私民其後昭公失國定公無正皆此基之也春秋特書曰作作者不宜作也

舍之侵宋

貳國壹鄭以遂從伯之謀春秋特識其無信也

主後伐宋傳楚貞師師來救鄭既渡穎而盟之矣至是子展造謀侵宋欲致晉師而與之焉雖曰晉不疾爭則無以卻夫楚也而不知完守以老之何患其不卻楚威不卻固無以堅其從也而不知伏信以待之何患乎不堅乃挽宋以怒晉致晉以卻楚焉是蓋欲觀其勝負之勢以決其從違之權惟孫是與猶前侍盟之志也使晉戰不利而楚威不卻則侵宋之衆安知不猶營毋之師渡穎而皆安知不猶虎牢之戍耶故亳北之盟特書同以惡之

亳北　伐宋

貳國從伯而復背之春秋特罪其失信也

謀國不可不審信尤不可或輕雖曰同盟之背將以驕楚而卻其威也然與其背信而致晉以卻楚孰若守信而從晉以卻之乎雖曰伐宋之師將以致楚而堅其從也然與其背信而從楚以致晉孰若仗信而外楚以從之乎反覆之無常而盟信之不固踣國失民之誓不足恃又何拙於從楚隊命亡氏之戮有不顧又何難於背晉乎故書同以惡其無信也

亳北

伯主要貳以盟春秋之所惡也

楚鄭伐宋

貳國棄信而徇致伯之謀春秋所以惡之也

以謀信二意交互比斷自見失信之罪大意同單

侵宋　晉伐鄭　亳北　伐宋

貳國用致伯之謀而棄從伯之信春秋所以惡之也

侵宋而晉人師于南門所以伐鄭也而鄭遂從之以爲盟從晉而楚人乞師于秦將以伐鄭也而鄭復從之以伐宋盖從子展之謀欲致晉師而與之也

講意同單

侵宋　伐鄭　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良霄

貳國謀以致伯而後堅於從伯春秋所以惡其無信也

晉嘗伐鄭鄭既渡穎而盟楚矣至是子展造謀欲致晉師而後與之以爲欲致晉師非怒之無以致其來也於是侵宋以攻其必救晉於是有南門之役欲堅晉從非卻楚無以遂其志也於是背盟以激其疾爭晉於是有東門之師必也晉爭既疾而後屈服於蕭魚之會楚威既卻而後告絕於良霄之逆焉雖曰晉不疾爭無以卻夫楚也不知完守以老之亦何患其不卻楚威不卻無以堅其從也不知伏信以待之亦何患其不堅乃背盟而挽宋以怒晉致晉而疾爭以卻楚是蓋欲觀其勝負以決其從違不顧渝盟而惟孫是視固猶前侍盟之志也向使楚威不卻詎能必其蕭魚之服晉師不利詎必不爲荊楚之從耶故亳北之盟特書同以惡之

△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春秋紀信好惡貳國之詐而美伯主之誠也

伐鄭盟戲　亳北　伐宋

春秋有予伯國不戰而用敵外之謀者有責貳國不信而用致伯之謀晉上智罃不欲致楚而與戰故許鄭盟而完師以敵楚也下子展欲致晉師而後與故渝此盟而有不顧也

伐鄭蕭魚

春秋紀伯主之兵好而深美其服內駕外之有道焉

服外即就服貳上見盖鄭服而楚不能爭其服可知矣當二意分作盖鄭之
反覆雖服而請會未必其可信也而悼也納媵禁侵而示之以不備禮囚遣
吉而待之以不虞故至誠之推而鄭人自服矣不然則其疑貳猶昔也何二
十四年而不復叛哉然楚之強暴雖鄭既服晉雖必其無爭也而悼也和戎
修事聽於魏絳以息民從魏分軍聽於智罃而不戰故善謀之行而楚人自
敝矣不然則其倔強猶昔也何三駕伐鄭而不能爭哉故不書鄭會而特書
會蕭魚以見鄭未可信乃悼公感之以誠楚未易制乃悼公勝之有道也

會蕭魚

伯主推誠以感不信之國春秋深美之也

不書鄭會而書會于蕭魚者以鄭不可信惟悼公誠以感之而後服也不然
盟且不信况不盟乎盖虎牢之戍鄭嘗狡頡而貳於楚矣今之來成使徒恖
於盟之則志未可信未必不猶前日之二三也亳北之成鄭嘗逆楚而貳於
晉矣今之復同使徒疑而要之則盟不足恃未必不猶前日之反覆也而能
納媵禁侵禮囚遣吉故子展出盟趙武入盟而鄭自此不復叛矣又豈若前
日之同而又叛者哉故不書鄭會而書會于蕭魚以美之

伐鄭盟戲　伐鄭　貞救　伐鄭　亳北　伐宋　伐鄭蕭魚　良霄

于申

伯主得敵外服內之道而成功春秋特美其績也

上三駕是敵外之謀蕭魚是服貳之誠執良霄乃楚屈於謀而不能爭于申
乃鄭服誠之久而不肯背

伐鄭　貞救　伐鄭　楚鄭伐宋　伐鄭蕭魚

伯主謀以敵外而誠以感內春秋美之也

伐鄭　伐鄭　伐鄭

伯主用善謀而成駕外之績春秋所以美之也

使非謀於魏絳以息民則民將疲於戰鬪而於我已病矣其何以敵楚使非
聽於智罃而不戰則楚將肆其強力而於彼無功矣其何以制勝推其有見
於息民之足以敵楚而善陣之足以制勝也故一駕師於牛首楚至而不與
交再駕會于北林楚至而不與角至於三駕而觀于東門楚屈而不足與爭
焉否則晉勞未艾何以角勝於楚楚方強何以遂屈於晉哉故於蕭魚之
會而特美之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春秋詳紀兵好而特美伯主駕外服內之績焉

伐鄭蕭魚　良霄　于申

春秋美伯主駕外服內之績而即事以驗之也

良霄　于申

即外勢屈而見伯謀之善即內服久而見伯誠之孚

倔強無厭者莫如楚今三駕之後不能爭鄭而惟執良霄反覆無常者莫如
鄭今三駕之後不背晉者二十四年

蕭魚　于申

伯主推誠而服貳之久春秋美之也

城濮　伐鄭　伐鄭　伐鄭蕭魚　于申

春秋於伯主敵外而服貳有所以著其用謀之善者有所以著其推誠之美者
以城濮之績不越是貼屈外以二十四年不叛晉貼服貳倒單分作上以城
濮之功大提起下以鄭之不可信提起大意同單

城濮　伐鄭蕭魚

春秋原繼伯者有世外之績而美復伯者成駕外之功焉

頃年有不可分悼之先世有文公者謀詢狐趙一戰而成功陳于有莘三日
而館穀其積夷克敵之績固震耀於奕世而莫之與京矣今而悼也云云白

其謀於魏絳而息民也則國無滯積公無禁利可以裕給乎戎車白其聽於智瑩而不戰也則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可以逆銳於征伐人見城濮之役以爲非蕭魚之會所可及也而不知悼之敵楚不以戰而以謀焉則安攘之勛創之於始者而亦紹之於今矣人見城濮之捷以爲非蕭魚之會所可同也而不知悼之禦楚不以力而以心焉則膺懲之烈昭揭於前者而亦媲美於後矣故並美之

合　于師召陵　伐鄭蕭魚

春秋序二伯之績有待敵以禮者有服貳以誠者

蕭魚　夫谷

誠以服貳者伯主之績禮以化强者聖人之功

執良霄

春秋著外勢不振於內見伯主馭之有道也

鄭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不能得鄭故執良霄以紓其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鄭於是堅從晉矣

春秋大成題意卷之十

襄公下

救台入鄆

春秋於大夫之專兵必謹其肆逆之漸焉

台在邦域則啓邇君側非專制閫外之可諉鄆之於魯非關利害又豈安國家利社稷之可同故書遂書入遂者專之專入者心之逆甚惡之也

入鄆　孫齊　春王

春秋惡內臣之專兵以其漸有可憂也

合　高子盟　入鄆

春秋以大義正人臣也美其專制於外者惡乎專恣於內者

高子在齊境外專之而可況定魯義也故不稱使而特稱子以予之季宿在魯境內專之不可況取鄆私也故既書遂而又書入以惡之

入鄆　至穀還

專命境內而悖義者春秋譏之專命境外而合義者春秋予之

會向

春秋紀二卿並使之失而原罪於夫使人之體者焉

卿爲使則大夫爲介大夫使則士爲介此君命使人之體也今乃以季爲使而以叔爲介焉以卿爲介而不使之免季則亢矣亢非所以處人也而使之亢者誰與介於卿而不敢避叔則卑矣卑非所以處己也而使之卑者誰與名分以淆而等威無別雖晉人輕其幣若有得於紓國之謀而於君命使人之體亦甚褻矣勢位相軋而體貌不殊雖晉人重其使若有得於遠害之道而於邦國遣使之禮亦甚瀆矣故於向之會宿老並書而魯君輕使之失自見矣

遂己師　會向

春秋於內臣並使有所以特畧其詞者有所以特詳其詞者
台　遂得臣如　會向
春秋並紀望國之使介有罪其謀逆者有罪其失體者
仲遂謀之得臣和之胥失之矣季孫不免叔老不避胥失之矣
比　滕薛朝　會向
春秋紀修禮講好而見賓主使介之胥失焉
上旅見下並使
會伐秦
春秋紀伯兵而見其用人妄政之失焉
上補殺先穀傳見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乃晉侯用人之非下補溴梁
傳見會伐大事諸侯不出大夫獨行乃晉侯妄擢之非
衛侯奔
春秋罪失國之君以示端本之意也
合大臣而圍於左右之賤蔑冢卿而暴夫嫡母之尊卒之國鴆之肘未幾而
丘宮之變即起衆誰致之孔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為名
台　衛奔楚　衛侯奔
春秋於諸侯失國有責及夫人者有責歸於己者
上端本議刑故於衛不名責晉文失客人之量下端本清源故不書臣逐責
衛獻失君國之道
會戚
春秋因大夫專會而咎夫妄政者焉
主溴梁傳諸侯大夫會逐君之臣定篡君之位其罪固有在矣然所以致此
者誰乎良由列國之君不自為政而以國家之權委之三桓之微是以私門
强盛而有跋扈之階公室削弱而成贅旒之勢則夫今日之私相好會非人

君使之然也
劉夏逆
春秋於王室圖婚而獨志其失禮者焉
靖公監之是但劉夏非卿春秋婚姻得禮者不書故不書靖公只書劉夏
伐北鄙圍郕救郕至遇
春秋紀兵既著肆志者之暴尤著恤患者之怯
上主同圍齊傳下主救邢傳或只主罪怯一意亦可
溴梁大夫盟
春秋於大夫專政而深示謹禮之意焉
命鄭侵田而溴梁會歌詩不類而大夫盟春秋不以諸侯紀之而獨書大夫
者蓋立政立事謹禮之訓弗躬弗親移政之端夫何悼公改朝聘之數委大
政於末年平公無先君之明成贅旒於初立壇坫之盆荀偃怒也而何有主
君之命載書之讀討不庭也而曾無專擅之嫌大夫之不臣如此豈一朝一
夕之故哉靖公之家人三晉之路立有由然矣故獨書大夫為後戒也
壯丘　救徐　雞澤　僑如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盟
春秋變文以紀大夫之專盟而謹禮之意有在矣
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大夫何為而盟為高厚之詩不類而荀偃怒故也然則
宜書諸侯之大夫盟如救徐之大夫而冠以壯丘之諸侯如盟袁僑之大夫
而冠以雞澤之諸侯可也何為獨書大夫蓋諸侯失政大夫皆不臣也自向
戚而會而禮樂下移伐秦一舉而兵權偏屬以故于温有會大夫獨盟倖啓
之乎縱之有大夫而無諸侯豈朝夕故哉三晉之路立靖公之家人兆於此
矣故春秋變文獨書大夫而不繫之諸侯以示謹禮之意如此
壯丘　救徐　雞澤　僑如
春秋兩正名於大夫之與政見其權有所統也

以征伐禮樂分作
會向　伐秦　會戚　溴梁
伯國晏妾政而致大夫之專春秋持示謹權之意焉
會向　伐秦　會戚
春秋晏紀大夫之專政所以示妾權之戒也
會向謀吳之敗伐秦鄟櫟之役會戚定衛之亂當總致以禮樂征伐渫作見
悼公諸侯皆以大權而委於臣所以啓後此大夫之專盟
比　溴梁　戊辰即位
春秋有因列卿講信而示謹大權之意有因國君嗣位而示定大本之意
上悼公平公前僅下昭公定公意如
白狄來
春秋不與外夷之朝所以謹天下之大防也
總是謹防一意以狄之來魯之受分殷渾斷蓋夷狄於天子世一見况可以
通於諸侯乎通而不禁則無以懲淫慝矣夷朝在天子猶有讓况可受於諸
臣乎受之不讓則無以一內外矣故不與其朝
台　祭伯來　白狄來
春秋有不與王臣之下交者有不與外夷之內交者
正本謹防
蕭叔朝　白狄來
春秋紀修禮有以非地而交貴之者有以非人而交謹之者
同圍齊　至伐
大國見正於同惡春秋兩持筆以示懲焉
獻子深御諸侯共憤謀始於厲公之變事協於平阜之儆渡河有誓同尋溴
梁之言况王以禱用聲陵虐之罪入鄉之請曳柴之從攻險之告人見諸侯

仇齊之衆矣而不知環爲無道有以犯其公惡之心雍荻之伐申池之焚東
南之掠人見諸侯攻齊之烈矣而不知環罪當聲有以成其執言之利向使
義非公舉兵出無名則齊池之從何以大同於人心而無間祝柯之反何以
策勳於宗廟而無嫌耶君子謂齊之圍情則公矣名則正矣故春秋之法圍
未有書同者此特書同圍齊若曰同者諸侯同欲之謂見齊環播惡於衆故
諸侯同心而圍之也圍未有以伐致者此特書至自伐齊若曰伐者聲罪致
討之謂見齊環無道宜得諸侯之伐也春秋此義其諸沮横逆抑強暴之意
乎
同圍齊
諸侯同心以討罪春秋特筆以予之也
侵曹伐衛　圍江　入陳　同圍齊　至伐
春秋變常例以紀兵而深明大國之當討也
虛打　雞澤　會戚　邢丘　伐北　圍郲　伐北　伐圍郲　伐閔排
伐圍防　伐北　同圍　至伐
春秋原大國有可討之罪而着列國得致討之宜焉
午伐鄭
春秋紀外夷之虐蔵而直着大夫召兵之情焉
主殺嘉傳見旅操心不執欲駕禍於三卿而陰爲植私之計謀國無良顛挑
釁於楚師而潛爲附晉之國魚陵之次梅然之次雖楚師之憤而實子嘉之
吉以階之也雍梁之侵東北之侵雖子庚之策而實子嘉之謀以來之也幸
而萇西先覺而完守入保故子孔不敢會楚魚齒甚雨而役徒幾盡故楚師
終於無功耳不然鄭亦殆哉卒之專政未幾身已就戮其反宜矣故書召伐鄭
以眹之
至自伐齊

春秋大諸侯討罪之兵以懲大國之暴焉
主同圍齊傳以伐致者蓋圍非美事未若聲罪致討之正若仍書圍則無以
全其美故書伐以大之
士匄侵還
伯臣制命合乎道春秋深善之也
古之爲道師不伐喪而利人之難非所以爲仁也匄也惟知受命以誅生不
忍加怒於既死一聞環卒遽爾班師以地言地出晉境不必禪帷而歸命以
事言事任可矜又何進退之可疑是之謂有惻隱之心矣不亦善乎故春秋
書至穀乃還蓋還者終事之詞所以善之也
晉宋衛侵鄭　入郳　侵齊還
春秋於伯臣有比之以見其仁者有比之以見其義者
伐喪不仁專兵不義士匄不伐齊喪得行師之仁專制境外得爲將之義
楚侵衛　晉侵鄭　匄侵還
伯臣當暴兵之時而得用兵之仁春秋所以善之也
侵衛戍三年衛穆卒侵鄭襄二年鄭成卒
觀魚　宋楚平
春秋於內君外臣而各識其還道焉
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
公　欒書救　侵齊還
春秋兩美伯臣之兵以其仁義之胥得也
貶　侵蔡役　貞伐鄭　午伐鄭
春秋原大夫有可討之罪而責討之者不以法也
討西宮之難以名則正問紀門之師以言則順子嘉之罪固宜討矣惜子展
子西不能肆諸市朝以正天討之刑而徒殺之以分其室不能與衆同棄以

伸一王之法而惟利之以私諸己是豈得爲明罰勑法之公哉故子嘉之殺
稱國而不去其官
貞伐鄭　午伐鄭
春秋兩紀外兵之加貳而皆原罪於召之者焉
主貞伐傳子駟攻與以怒鄭與子嘉借援以專政合看上不智下不忠
獲奔
春秋責貴戚之去國以其進退之失宜也
既不能明蔡燮所謀之義又不能督國人擅殺之罪是進不能正國不內附
於蔡大所從之晉乃外附於蔡燮欲背之楚是退不能遠害
殘土　獲奔
思伯好而志於宗內者春秋予之攖夷禍而求於比外者春秋貶之
黃奔
貴戚因讒而去國春秋識歸於上焉
主殺二慶傳見陳侯以一國之大尚不能保一弟使二慶譖於楚而奔其罪
可見矣故公子黃之出特以弟書識歸陳侯也
公　獲奔　黃奔
春秋於貴戚去國有赦罪於身者有原罪於君者
庶其奔
春秋紀外臣以利俟內而必交致其罪焉
君臣天下之大倫義利天下之大防自夫義利之辨不明而君臣之道乖矣
何也爲已以義不以利庶其知此則所見者君臣之大義何至專土與君爲
市私其食邑以自叛乎君子懼天下有叛臣也故雖庶其不書叛漆閭丘不
書叛而書其名與地以示謹蓋疾乎其有庶其也爲國以義不以利胥如知
此則所見者君臣之大義何至貪利而與賊爲黨利其交際而受之乎君子

懼叛臣之有黨也故書朱奔以見貶蓋疾夫庶其之有晉也叛臣無黨則無以自立而天下無叛臣則皆懷仁義以事君而天下之大倫正矣

邾鄭伐宋　浮來　莒慶逆　庶其來

春秋變常例而紀小國之臣以其接我之不以禮義也

莒慶逆　庶其奔

春秋於小國之臣有謹其接內不以禮者有謹其接內不以義者

臣無敵君之禮抗尊出位罪也莒慶以大夫接魯而圖婚是徒知將婚之爲欲而不顧君臣之禮矣以欲敗禮則身必危春秋謹於禮以安其身者也故雖莒之大夫而莒慶特書臣無叛君之義竊邑叛君罪也庶其以地背君而奔魯是徒知竊邑之爲利而不顧君臣之義矣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謹於義以保其國者也故雖邾大夫而庶其特書

觀魚　即位　下陽　執虞

春秋於諸侯有著其縱欲而危身者有著其徇利而亂國者

庶其奔　伐鮮虞

春秋之法識夫昧義而受叛者予夫明義而却叛者

季武子寵庶其之叛以致多盜穆子却鼓人之降以勸其民

欒盈奔

春秋特紀世臣之去國所以罪伯主之薄倫也

主下僑盈雖有罪而先世有未忘之勳況以范鞅之譖乎盈雖當逐而子孫無可絕之罪況無可逐之罪乎故奔而係於晉

商任　沙隨

春秋於伯國錮臣之謀而深責其薄倫也

大倫有五君臣居一欒盈爲晉之世臣苟有過尚當議功者晉平不審權門之私怨而逐之使奔已非忠厚之道矣而且商任有會恣其捕執之謀不念前日之世勳而謀以禁錮已非優恤之典矣而又沙隨復會窮其所往之國是何疾之已甚而薄君臣之倫一至此哉晉平姑舉其不逮於楚莊遠矣故悉書以責之

盈奔　商任　沙隨

伯主逐世臣而錮之亟春秋所甚惡也

城濮　河曲　救鄭　鄢陵　商任　沙隨

春秋原伯臣世著其勳而深惡伯主遇臣之薄也

欒枝佐文公以却楚曳柴而僞遁欒盾佐靈公爲中軍帥而致秦之夜遁欒書佐景救鄭而不戰以全師佐厲禦楚而因壘以決勝

州來　商任　沙隨

觀內外待去國之臣而其謀之得失見矣

楚莊不用子反之謀而晉平用范匄之謀楚莊之見賢於晉平遠矣

公　城濮　河曲　商任　沙隨　會宋　會虢

伯國忘世勳而錮其後春秋識之念世勳而存其後春秋予之

主敍同括僑合城濮欒枝趙衰有功河曲欒盾趙盾有功以下四股分作供

以上二股作事實

秋　陳逃　復奔　黃奔　黃歸

春秋紀與國喪失其制而見其失君人之道焉

恭蔑其身而不能遠譖之於大國而不能辨欲去其親而不能保國夷狄之力而後能克四意分二比作總見陳哀失君人之道也

黃歸

貴戚因夷以傾國春秋識夫不能君者焉

此與前出奔意同但此重在致因夷狄之力然後能克上

黃奔　黃歸

貴戚去國由於臣而復國由於旲春秋皆責乎君焉

總作總杖書弟書法

盈入曲沃

春秋惡世臣爲逆之甚而深罪乎致之者焉

世臣宇畧提出下見盈既絕而復入爲逆之甚由晉錮之甚惡所致故備書

以責之

商任　沙隨　曲沃

春秋於伯主錮臣之亟以致亂特備書以罪之也

盈奔　盈入

伯臣去國春秋歸罪於逐之者伯臣復國春秋原罪於致之者

救晉次雍榆

春秋紀內臣恤伯之兵而特譏其慢焉

主救邢傳只作譏慢一意爲當

襲莒

春秋持紀諸侯詐以虐小所以深罪之也

主鄭人伐衛傳輕行而掩之曰襲意且于之役杞梁之役可引用

大饑

望國遇災而無備春秋特示其譏也

秋　伐衛遂伐晉　襲莒　伐北鄙

春秋於齊臣原其從命於常而畧其致命於變也

衛師入戚　吴伐我

春秋因事而議君臣有戒其虐民者有戒其棄國者

會夷儀

伯國貪利而縱惡春秋所以惡之也

夷儀有會欲報朝歌之役晉侯受賂因許縱弒以成大弒逆大惡也討罪大

刑也晉荀仲莊公之故戮崔杼之惡謀於群衆置君而去方伯連帥之職隳

矣何乃知賊不討受賂而還是操戈者雖杼而同情者則晉也故春秋治之

如下文所貶云

伐衛遂伐晉　伐北鄙　夷儀　重丘

伯主因修怨而謀義不終春秋之所貶也

夷儀　重丘

伯主貪利以成惡春秋深貶之焉

比　夷儀　重丘　平丘　平丘

好講而縱惡春秋以同詞貶之好講於示戚春秋以重詞貶之

故春秋治之如下文所貶云故春秋深惡如下文所貶云

重丘

諸侯協心以成惡春秋特貶之也

弒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公刑崔杼弒君夫人皆得討也何分於方伯

部橥諸侯云今乃釋賊不討共盆載書之列受賂而盟同協𦔎惡之心是縱

惡者非獨一晉也而諸侯皆晉也弒君者非獨一杼也而諸侯皆杼也齊陷

不幸而有杼又不幸而有輔杼之諸侯故春秋畧諸侯而不序而書同者所

以同其罪也

合　于幽　于幽　重丘

春秋於諸侯予其爲善之同譏其爲惡之同也

入夷儀

春秋於諸侯復國因其未絕而望之深焉

衛侯雖以有罪失國而非若鄭伯之奪正以立者今既有世叔儀以守有母

弟鱄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使能改過則國可復歸是有歸道而其義未

絕也春秋忠恕故止書其爵而不名

入櫟　夷儀

春秋異詞以紀復國之君視義之絕與未絕也

衛奔　夷儀

春秋於失國而復入者因其義未絕而深致意焉

夷儀　衎歸

春秋紀諸侯復國而異其詞以示不輕於絕也

獻公之見逐而復也入夷儀歸于衛其不當復也皆名之可也其當復也皆爵之可也何入夷儀則爵而不名歸于衛而後名之耶蓋天下未嘗有無過之人而亦未嘗無改過之美君子蓋不忍棄天下於惡而薄其致望之心也衛侯肆民上而棄天地之性蔑冢卿而失社稷之守固昭然登之不可掩矣然撫内營外義猶存於夷儀之入而失信無刑惡惟稔於歸衛之日也苟遂名於始入之時而不俟夫復衛之後是逆其未形之惡而塞其遷善之機雖欲自新改轍其道無由矣聖人以為不遠國可復也而夷儀光復之初寧無可冀之善怙終固有刑也而歸衛不悛之餘始有可絕之理於其前而望之而後乎此者庶幾有改也俟其後而罪之而前乎此者未始遽棄也故入夷儀則爵而不名者非私之也不可以名也歸於衛然後書名者非縱之也不輕於名也所以俟其改之之深而重其絕之之意何惓惓耶

夏伐陳

春秋紀貳國用兵之迹而見賢臣執禮之善焉

主忿奔儔伐陳之後子產獻捷於晉後小之問對以先王之命戎服之詰答以先君之職屈士莊伯之辯動趙文子之稱

伐楚門巢

春秋紀兵而形患肆患者均有責焉

吳子不假道釋甲而輕以見殺巢人不歸誠請罪而輕以用殺皆失之矣故書門于巢卒均貶之也

弑　衛奔　湨梁　夷儀　衎歸

春秋詳與國之輕於廢立而歸其罪於臣焉

以重喜者蓋衎所宜出也而喜也納之剽所宜立也而喜也弑之一廢一立不慎如此春秋安得不以弑君之名加之喜乎故特正喜以弑君之罪使天下後世知廢立之不可不慎也

入戚　叛　衎歸

大夫據邑以肆逆春秋責其不臣諸侯復國而稔惡春秋責其不君書入以叛誅之也以謹臣道而戒夫自恣者書名絕之也以立君道而戒夫自棄者

入戚　叛

春秋於大夫據邑而必罪其逆焉

衎歸

春秋於諸侯復國深責其無自強之志焉

得國於憂患之時信不可失也而於甯喜則始之以約終之以誅刑不可無也而於林父則出之弗問縱之弗討是則猶夫人而國非其國矣故書名以責之

衛奔　夷儀　衎歸

春秋於與國之出入始望其自新而終責其自棄也

衛侯失國出奔入而不名者蓋其奔雖有罪然其義未絕不名者俟人改過之深也始入不名歸而書名者蓋其入雖可恕今其義已絕名之者責人自棄之重也

比　衛復歸　鄭歸　入夷儀　衎歸

春秋始恕諸侯後國必因賊恩而絕之終恕諸侯後國必因失信而絕之
上稱侯不稱侯下稱爵不稱爵
衛 入戚 鱄奔
與國賞罰無常春秋持罪之也
逐之者不能明其刑此林父所以得入于戚也納之者不能守其信此子鮮
所以出奔于晉也
鱄奔
貴戚重信而去國春秋譏歸於君焉
獻之復喜納之喜之納鱄約之鱄為獻而約喜喜因鱄而納獻則喜之存亡
鱄之信否所係獻雖有虞於喜不容無恤乎鱄鱄之信否獻之寧辭所係獻
欲保全乎鱄不容不恕乎喜矣今也徒患執政之專使家祀戮之慘則喜之
不全其身為鱄之不信於喜鱄之失信於喜由獻之不有于鱄也以故鱄也
逸故國而竊旅之依去衛邦而木門之托非忘兄也非棄親也衛獻迫之耳
然則有獻之失信而後鱄之信益堅有鱄之守信而後獻之罪益顯春秋持
稱弟深罪獻也不然公子不當去國而穀梁何以謂鱄之去合乎春秋
夷儀 衎歸 執喜 鱄奔
與國失信而棄弟春秋持罪之也
宋 華元奔 鱄奔
春秋兩予去國之臣有能全夫忠者有能全夫信者
會宋 盟宋
春秋詳紀夷夏之會盟所以誅始禍也
以弭兵交見分股專主罪晉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向戌因請之矣然兵革
不可偃於中國光可弭於夷狄乎使晉能辭而避之如子罕之所議奚不可
者乃怵於邦說而不察懷宴安而墮軍實偷執甚焉晉楚之從交相見亟建

雖請之矣然邦交可聯乎交邦可行於夷狄乎使晉能拒而折之如祁奚之
不允亦奚不可者乃墮於其計而不知棄親暱而厭豺狼咎孰甚焉若曰人
以息兵為名不可拒順而携民也則衷甲之詐兵之不可弭也已可見矣卒
之兵之代興之滅而中國莫之敢遏者其事實始諸此今日之盟信豈足恃
以弭之乎若曰晉楚押主諸侯可以棄干戈而交玉帛也則先歃之爭楚之
不可交也已可見矣卒之楚之朝申之會而中國相率而向者其事實始諸
此今日之禮文豈足恃以交之乎宋以弭兵而適以召兵名曰交見而適以
交惡故會盟同地而再言以貶之
會宋
春秋紀夷夏之講好而示謹防重信之意焉
主盟宋會從二傳書會宋而先趙武也
會宋 盟宋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中國交夷以啓禍春秋之所貶也
如楚 會申 伐吳 滅賴
春秋志內弱外強之事而傷始謀之失焉
如楚二比以中國而俛首於夷狄伐吳二比以夷狄而肆恣於中國上以交
見徼下以弭兵徼
盟宋 會申
春秋紀中國之信好既因交夷而謹其始尤因宗夷而傷其終也
弭兵之倡韓宣子恐殘民而從陳大子恐携民而從于中之襘宋向戌以為
聞有獻鄭子產以為守有獻入作事實
伐楚次 召陵 盟宋 會申
春秋於伯國有予其以禮而服外強者有貶其交禮而啓外橫者
以禮字為主齊晉分作

八 江杏 曹南 城濮 伐晉 辰陵 盟宋 公如楚 會申 伐吳

城穎

春秋有憂伯國之龍而特謹其始者有憂夷勢之強而持謹其始者

伯國競則王道微夷勢強則伯國衰王降而伯伯降而夷也

公 盟齊 鹿上 盂執伐 盟宋 如楚 會申

春秋而謹交夷之始有傷伯道之衰者有憂外勢之強者

伐鄭盟戲 蕭魚 盟宋 會申

善謀而屈外強者春秋美其終失謀而啓外猾者春秋貶其始

工息民不戰魏絳智瑩下殞兵交見向戌屈建

辛 公如楚 秋送如齊

春秋別執喪之隆殺所以垂勸戒也

楚喪服不數閏為合禮故不書閏齊喪服連閏數為背禮故書閏

公在楚

春秋特紀國君之所寓以示存君之義也

書公在楚者蓋以族殯而遂公既淹恤於楚人耿下自封公又見制於季氏歸國國雖名分尚在為曹臣子者夙夜匪懈一朝夕不可忘也而況春者時令之始天運於是而一變食生如見一念慮不可忘也而況正月者政教之始人理於是而一新昔吾君嘗以是月而聽朔於太廟今則困於強夷而插迹外境為臣子者主辱與辱駿奔之際能不惕然而動於中乎向吾君嘗以是時而行賞於師事今則制於強臣而羈縻旁庭為臣子者主危與危虎拜之餘能不油然而致於思乎君夫朋附權臣圖身家而背君者如臣子之義何此聖人書公在楚於春正之下之深意也

公如晉 正月至 公如楚 正月在楚

春秋於國君寓外必因其行之安危而詳畧之也

上內而大子相行能答子家之賦則股肱有托外而鄭衛逮會共協平晉之謀則羽翼有賴無可危也故不書在下外則楚衆狎斧辱之以西門之送而候不得歸內則季孫耿下疑之以公冶之告而懼不敢入深可危也故特書在

公如楚 在楚

國君寓外而春秋因時以存之所以謹大倫也

公 城項 公在楚

春秋之紀內事有示抑臣之義者有示存君之義者

知抑臣之義必不憑權寵以攻主過而附其臣知存君之義必不附權臣以圖富貴而背其君

城杞

伯主敦族而昧本春秋直書以貶之也

親母族亦是理但時有周室為同姓之至尊諸姬為同姓之至親不此之先而夏肆是屏是之謂不知本中有蔦藟楊之水二詩可助講

踐土 伐衛 宅壯 城杞

伯主忽先業而私其親春秋直著其罪也

總秋倒單閉起即以文之業襄能修之襄之業悼能修之先提二股於前倒單渾斷大意同單

踐土 伐衛 伐鄭 宅壯

春秋述美世伯尊獎之義所以重本也

以文公修業作一頭而以襄能修大公之業悼能修襄公之業作二腳乎云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意總束於末

比 城楚丘 城杞

春秋於伯從有識其專大權者有識其昧大本者

木爪載馳葛藟揚之水對繳上不知有君下不知有父
取須句　城杞
徇私以修怨春秋譏其專命徇私以興役春秋譏其忘本
商任　沙隨　城杞
春秋於伯主有識錮臣而忘世勲者有譏執族而忘世業者
士鞅聘
春秋即伯臣之修禮而驗內君之失民焉
主作三軍傳公臣不能具三耦民不為公可知矣執幣之禮僅行於莊叔三
耦之射取足於家臣
札聘
春秋於賢臣辭國之過中特閔其修禮而貶之焉
當以時中為主蓋可禪則禪可繼則繼持中之道也是故壽夢既掾與賢之
公而季子復承次及之約援之於道固有不得而辭者矣乃棄父兄之志而
為延陵之逃致僚光之爭而啓專諸之刺何耶雖曰首陽之隱夷齊之所以
為得仁也然壽夢非孤竹之私則季子不得為夷齊之讓而棄而逃之者乃
妄父於亂命之非雖曰荊蠻之逃泰伯之所以為至德也然王僚與季歷之
賢則季子無以居泰伯之譽而妄而去之者乃遺人以簒奪之階讓以廉貪
而反以啓貪讓以息爭而反以致爭其節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春秋於札不
以為褒而進之屈完高子之列乃畧以名紀而比諸楚椒秦術之流可以觀
責備之深意矣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札聘
春秋待人之例有常變而獨以中道責賢者焉
以三子隨事有善椒術禮未同夏雙起例單一脚作結須反照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札聘　會奔

春秋於賢臣有貶而無褒以其辭國之過中也
總起同單渾斷子臧事只入中反辨益突季屈完之書字書子書族者以其
人之賢而特書之也楚椒秦術之名而不氏者以其禮之異而略紀之也今
吳之為國雖不異於秦楚而季札之賢則已過於突季屈完矣乃無所持書
而略以名紀者以其辭國生亂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也不然公子喜時
春秋猶賢其後世而於季札何獨貶之深耶
突救　季歸　完盟　椒聘　術聘
觀春秋待內外之臣有不同可以知責備賢臣之意矣
突救　季歸　完盟
觀春秋每持進乎賢臣而責咸過中之失見矣
突救　季歸　完盟　札聘
春秋變常例以責賢者以其辭國之過乎中也
椒聘　術聘　札聘
春秋以蠻夷之例待賢臣示責備之意也
札聘　會奔
春秋於賢臣讓國有望其達節而責之備者有取其守節而善之長者
須以中道為主發出所以當達所以當守處方好照傳倒單總開起然後分
辨蓋吳壽夢之意出於大公而况諸樊之立入將約以次傳此時勢之不當
辭者也使其當夷昧之既卒達節而不辭焉則僚光之亂釁無自而生矣徇
匹夫之介節而去之延陵不亦過乎故獨貶之深曹宣公之卒未有成命而
况負芻之惡既已簒立為君此時勢之當辭者也使其因諸侯之將見失節
而遂立焉則負芻之歸爭由是而啓矣不取乎為諸侯而逃之宋不亦高乎
故賢其後世
突救　札聘

恤患明義者春秋不計其功而美之辭國過中者春秋特因其賢而責之

季歸　札聘

春秋於賢臣有予其歸國而靖難者有貶其辭國而生亂者

上以賢而望之深下以賢而責之備

完盟　札聘

春秋於外臣有予其脈伯之合義者有貶其辭國之道中者

甲午宋災

春秋特志內女之全節所以勵婦道也

歸鄭　叔弓如宋

春秋於內女有著其存杞之賢者有著其守貞之節者

良霄奔入

春秋於大夫之出入必正其義以誅其逆焉

其位非君魚石欒盈之已絕其逆不止華亥宋辰之為叛故不書復入不書
叛而直書入鄭正其君臣之義以誅逆也

魚石入　盈入　奔許入　入南里　入蕭

春秋屢紀叛臣獨正其義以誅乎甚逆者焉

總敘總作如單

魚石　欒盈　華亥　宋辰

春秋於逆臣有因復國而絕之者有因據邑而誅之者

澶淵宋災故

春秋紀列卿講好而深貶其失所謀也

蔡般巨惡不舉先發後聞之典而鄭國夫大夫反蒙史喪歸財之勞是輕重之
等不明而君臣父子之倫乖矣故諱會卿入大夫而特書會之所為以過判
之也

盟齊　會邑伐陳　澶淵

春秋譏諸侯之邦交有昧於情而廢大禮者有篤於情而忘大義者

二比皆以輕死重生為斷蓋情好雖昧然死生乃人道之大變葬送之禮不
可忽也蔡莊同盟而不訃衛成同姓而不會是以生之迹而遂廢其死之禮
矣故不書卒葬情好雖篤然弒逆乃天下之大惡誅討之義不可失也蔡般
弒君之既聞而蔡景會葬之皆往是以生之篤而遂輕其死之故矣故蔡景
特書其葬

盟齊　翟泉　良夫盟　黑壤

春秋於諸侯邦交有責同盟而怠於禮者有責同姓而廢其禮者

蔡莊四同盟而不書其卒是蔡之怠禮而不赴也罪不在內也衛成同姓而
不書其葬者是魯之懷怨而不會也罪不在外也

單會伐　即位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即位　澶淵

春秋之變法有於縱惡而異其詞者有於嗣位而異其詞者

單會伐　孔父　澶淵

春秋迭因諸侯縱惡有所以畧其詞者有所以詳其詞者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　即位　澶淵

春秋紀事有持詞以著其逆倫者有持詞以罪夫縱惡者

單會伐　及孔父　會澶淵　會宋　澶淵宋災故

春秋重討賊之義有所以特判夫諸侯者有所以特判夫大夫者

以上四肤例單二意分作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而蔡景特書者以諸侯
皆不討賊而往會其葬過判天下之諸侯也列會不言所為而此書宋災故
者以大夫皆不討賊而乃謀災過判天下之大夫也

向戌聘子貢孟獻子美室　豹如京王知其有賜大略　盟宋國武子仁人之言信　有良宵子產不言子產　澶淵

春秋於列卿必原其制行之賢而著其肤義之罪焉

以利害謀國家而不知本於仁義乃斷罪正意當例舉深作大意同單

辛　春王正月　遂得臣如　夫人歸　即位

春秋於國儲之變必因其實而詳略其詞以別之也

以見弒過毀分作間不書即位以見內無所承則子般之弒可知矣子赤不書卒而上書遂得臣如下書夫人歸則子赤之弒可知矣其實豈可掩乎君夫子野有命昭公立而穆叔不能止則與閔之無承異矣子野書卒而上無所因下無所繫則與赤之見謀異矣其過毀不亦明乎

昭公下

意如至

伯主徇利而釋內臣春秋明義以罪之也

不能救蔡而爲夷執親悔而什之固爲宜矣夫何惟徇一己之私情不顧天下之大義一聞土地循大所命能具之言而遂從之是惟知利之是貪也一聞使事齊楚何廖於晉之言而遂釋之是惟恐利之或失也不思盟主當以義合天下之諸侯其喜怒固關天下之休戚者也而徒以利低可乎其勸沮固係人心之從違者也而徒以利行可乎違道甚矣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而此書意如之歸以著其罪也

踐郠　舍軍　伐莒　圍蔡　歌愁　滅蔡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於內臣有責夫討之以利者有責夫釋之以利者

取鄆郠以侵小國分公室以陵弱君討之誠有罪也然其執之也不過以邾莒之乏供耳豈誠以邾莒見伐於魯而有扶弱擊强之義哉視楚滅蔡而不能救爲夷詐魯而執其親悔之誠爲宜也然其釋之也不過以其土地之能具耳豈誠以蔡滅已不能救而有爲夷執親之悔哉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罪伯主於內臣以利討之而以利釋之也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伯主講好而以利爲勸沮春秋深致其貶焉

以平丘之會叔起而倒執至分斷總收故平丘之會深加貶斥書法

會平丘　盟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春秋於伯主有責其競力而脅列國者有責其計利而咲望國者

會盟平丘傳合看工徵會示威既不足以服貳乃復示衆而尋盟故會盟同

地必再言下執之以利既不足以討罪乃復以利而釋之故執而後歸於莒
書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鄆陵　召陵侵　會鹹　會洮　鄟叛
寅叛
春秋欲伯主之敦義也故述紀貪利之弊以示意焉
伯主當以義爲先而不可貪利苟以利爲先而後義則人心離而伯業衰矣
是故晉昭放於利也而諸侯叛定公放於利也而伯業衰書法兩收
會平丘　執意如　意如至　召陵侵
伯主合諸侯而皆徇乎利春秋所以兩致其責焉
始合諸侯平丘而操縱以利繼合諸侯召陵而要挾以利故春秋於平丘之
會深加貶斥至於召陵書侵楚以陋之以平丘召陵沆水朘講二書法總收
會平丘　召陵侵
伯主謀內而示以威春秋惡之攘外而沮於利春秋陋之
工以晉悼推誠服貳而鄭不叛者二十四年証下以晉文一戰勝楚而楚不
犯者十有五年証
合　取汶陽　言汶陽　盟蒲　執意如　意如至　鄆陵
伯國失信以啓貳貪利以致叛皆春秋所深戒也
信者人君之寶故有國者當以信待人而無信不立也今汶陽魯之地也晉
始以之與魯終又以之與齊與奪無常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則
雖有乎蒲之盟以萃天下之渙竟何益哉此信之不可無也利者人欲之私
故有國者當以義爲利而不以利爲利也今意如魯之臣也晉始以邾莒之
供而執之繼以土地賂其而釋之喜怒勸沮皆以利行無惑乎諸侯之叛晉
也則夫受鄆陵之盟以從世伯之齊不亦宜乎此利之所當戒也
薊魚　執齊　會申　平丘　鄆陵　召陵侵

春秋於伯主有美其推誠而久於得貳者有譏其徇利而久於失衆者
上鄭至于申之會始從楚蓋不叛者二十四年下諸侯至召陵之侵始從晉
蓋不合者二十餘年
郤犨盟邑　意如至
春秋於伯主之釋內臣有予其從善言者有責其聽利言者
子叔聲伯吉范文子而釋行父予賑患伯吉中行穆子而釋意如工晉景下
晉昭
辛　取鄆　獲鄆　舍軍　伐莒　執意如　意如至
內臣勇怯不中乎節春秋深譏之也
君父都國所當怯以自居者也乃偝鄆邾許救之怨而不弃莒子救中分晉
國之衆而不有將公是勇而無禮也無故見執所當勇以自立者也乃西河
除館一聞叔魚之言恐懼逃歸遂爲匹夫之行是怯而無禮也
戰紀　杞子盟　盟平丘　執意如
春秋於內臣持原君之謹於禮而罪其廢乎禮也
桓公之時雖與衛戰猶會其葬昭公以來雖辟杞微國猶會其葬同不以怨
廢不以小忽也可見其謹禮矣今莒雖許晉未嘗與戰而不會其葬莒之於
魯非若杞小而不會其葬是以怨而棄以怒而廢也可見意如專恣矣
戰紀　執意如
春秋有予內君怨不廢禮者有責內臣怨而廢禮者
有事去樂卒事
望國善處祀禮之變春秋予之也
去樂者緣先祖待臣之心而去之以全隱恤之意於大臣既得待臣之道卒
事者緣孝子祀先之心而卒之以盡誠敬之心於宗廟又得奉先之宜一舉
而思禮兩得矣故書

朝吳奔

春秋於外臣去國而兩載其責勸賢守身之道昭矣

先以諫人爲害說起君不慎則失臣臣不慎則失身棄疾聽無極之言而逐吳是不慎而失臣矣書曰國政有定而用險人是其昧之朝吳惑於無極之言而以名利累其心是不慎而失身矣詩曰不明且智難保其身吳其以之故書出奔而其罪皆見矣

葴蔡 盧歸 吳奔 朱奔 入郢

春秋詳外臣之賢而惡外君不慎以致禍焉

先說朝吳雖未存蔡而能復蔡誠忠臣也棄疾因其忠而任之可謂知所信任矣君之何又惑於無極之言而使之去國於是入郢之師兆矣故春秋責之

比 歸 吳奔

春秋於大夫原其有存國之忠而著其無保身之智也

上乃吳與觀從謀存蔡從於棄疾也只重吳作

吳奔 朱奔 入郢

春秋譏外夷之信讒始以妨賢終以病國也

合 吳奔 葴巢

春秋所紀有責外夷夫勸賢之道者有責外夷夫守國之道者

勸賢有四事而去讒爲先諸侯之寶三以土地爲首

伯臣睘遠而近正春秋平詞以示法焉

荀吳伐鮮虞

鮮虞之伐方鼓人以城降也荀吳則曰吾寧無城不可欲城而邇奸吾寧無邑不可獲邑而貫怠正以免敵恥受降之不武兵以義動知黨叛之非夫是其正兵加敵既異於效夷之師而不納叛臣又異於珍滅之舉寧之食竭於盡而取不戮一人而遂聖人以爲春秋之用兵者多矣未有近正如吳者故持稱其名氏雖無所於褒亦得免於貶也而用兵禦狄之略見矣

葴滅氏 城甲氏 伐鮮虞 伐鮮虞

春秋每貶伯兵略遠而獨恕夫近正者示用兵之法也

總叙於晉之滅赤狄與甲氏也以殄滅爲期而無矜惻之意則貶而稱人於晉之伐鮮虞而入晉陽也以欺詐爲尚而失信義之道則貶而稱國若荀吳之伐鮮虞也以正兵加敵既非效夷之師又不納叛臣亦非殄滅之舉誠用兵之近正者也故異於稱人稱國之例而持稱其名氏雖非褒而亦無貶矣而春秋用兵禦狄之略咸見矣

葴甲氏 晉伐鮮虞

春秋紀伯國略遠有貶其不仁者有貶其不義者

晉伐鮮虞 荀吳伐鮮虞

春秋於伯兵略遠始因悖道而責之繼因近道而待之恕

合 大圉 荀吳伐鮮虞

春秋於攘夷深貶乎勝之以詐者持免乎持之以正者

比 城邢 楚丘 緣陵 滅甲氏 伐鮮虞 伐鮮虞

兵要勤於恤小而惟合義者在所褒兵要勤於略遠而惟近正者免於貶

齊侯伐徐

春秋紀伯權之無統而其貪利之效見矣

主意如至傳諸侯不合意

楚子誘戎

春秋於外夷討小有外之而略夫肆惡者有原之而略夫被惡者

誘蔡般 誘戎蠻

春秋兩紀外夷詐以虐小必謹其分之內外而權其罪之輕重焉

公至自晉

望國處困而失自强之道春秋諱詞以貶之也

此公以平丘之會故見止而歸也一旅一成少康所以興夏遺民數百文公
所以興衛使昭而少康焉而文公焉則興夏啓衛之餘國勢强矣何乃安於
危辱而泄泄如此哉有强臣也任其數邑而莫禁有賢臣也使之踈遠而弗
庸忘讎業而不修惟勢力之是屈自暴自棄不可與有為而人亦莫之告矣
則夫失國出奔自貽之慼也尚誰懟哉聖人特書至晉而不言止公深貶之
也

如晉至　如晉復　如晉復　如晉至　如晉復

內君要辱於伯而不能自强春秋所以深貶之也

會平丘　公至自晉

春秋有責伯主謀貳而失自治之道者有責內君處困而無自强之志者

當二傳比看上晉昭當敵國外患恐懼省戒之時修文襄悼公之業若弗暇
也而安於不競無憤恥自强之志諸侯皆貳而欲示威徵會不亦末乎下魯
昭當困心衡慮憤悱自强之時為少康衛文之圖若不及也而安於危辱無
激昂勉勵之志不可有為而人亦莫告不亦悲乎

入衛　楚丘　如晉　公至　伐越　入吳

春秋責望國之不能自强即二君處困而能致亨者見之也

入衛　楚丘　伐越　入吳

二君處困而致亨由其得自强之道也

岐山遷而室家立亶父所以禦狄也衛其近之無衣咏而郢都平包胥所以
禦吳也越其類之

城楚丘　公至自晉

春秋於內外之君子夫能自强者貶夫甘自棄者

衛文雖被狄入然能勇於自强務財訓農而通商惠工敬教勸學而授方任
能此所以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而至於有楚丘之城也然則衛國之復
興非自强之所致哉魯昭委被晉辱然終安於自棄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
子家駒而不能用此所以祿去於公室政專於私家而至於有乾侯之依也
然則魯君之失國非自棄之使然哉

公至晉　越入吳

春秋所書有責夫處困而自棄者有予夫處困而自强者

滅陸渾

伯臣矜夷而近義春秋免其貶也

蒙徵於文公而兵挍於穆子先之以蔡荊之遺以托其化雒之謀繼之以谷
史之共以掩其不備之虞遂使戎狄之主竄身於荊楚而腥膻之民悉夷於
甘鹿謂非晉之德不可也是雖殄其族類不足以擬六月薄伐之師然使數
十年左衽之俗一旦而革其舊其所以嚴內外之防者不在是乎是雖伐其
不虞不足以傲三年捷伐之旅然使五百里侯服之區一舉而去其毒其所
以振胥懲之義者不在是乎故特舉其名氏以免其貶而異於稱師稱人之
例者以此

滅潞氏　滅甲氏　滅陸渾

伯兵舉於忽遠春秋責之嚴伯兵舉於攘外春秋恃之恕

始命林父以啓疆繼遣士會以盡狄潞氏之滅爭不毛也殘民之殄窮兵力
也狄俘之獻矜戎捷也嚴晁之命邀邊功也闢土地而圖強伯君子謂晉於
是乎過暴矣始遣屠蒯以請命繼將荀吳以出師棘津之凌靖神州也雒社
之祭滌腥膻也甘鹿之驅掊巢穴也文公之獻告成功也懲逐惡而一內外
君子謂晉於是乎近義矣

合

伐山戎　滅陸渾

春秋兩紀伯兵勤於畧遠者譏之得於疆內者恕之

潞氏　甲氏　鮮虞　鮮虞　陸渾

春秋述紀伯兵畧遠有持恕其用兵之正者有持恕其用兵之宜者

重下二股對奇上以明大義作股下以正大防作股

荀吳伐鮮虞　滅陸渾

春秋不貶伯臣之用兵有以其近於正者有以其近於義者

鼓方見圍而其臣請降罪莫大焉若受而弗拒非所以懲奸惡以好惡也荀吳則曰吾寧無城不可欲城而通奸吾寧無邑不可獲邑而貴怠乃俾爾繕守俾爾修城及食竭力盡而後鼓子純俘焉君子謂荀吳於是乎知正正以加敵視昔見利忘義以行欺詐者不猶愈乎故以名氏稱非褒之也縱兇於貶爾雖在王畿而陸渾雜處變莫甚焉若縱而弗治非所以明類族別內外也荀吳則以署崩將命事已請於王庭祭文用牲師遂陳於句脈延閒爾南向軀爾南奔及衆潰俘獲而後王畿始請焉君子謂荀吳於是乎知義義以膺戎視被闢土脈遠以圖強霸不有間乎故亦以名氏稱非褒之也縱得無貶爾

星孛大辰

春秋紀天象之變所以寓王室之憂也

居星　立朝　黃池　入吳

春秋之著咎徵有見爭位而制於臣者有見爭伯而乘於人者

上星孛大辰之應下星孛東方之應

長岸

春秋即強夷之敵於人而咎其失用人之道也

長岸之戰一舉而子魚先殉楚既以勇而取舟於吳三呼而長鬣迭對吳亦以智而復舟於楚則其勝負固相當矣夫楚也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之敵也而遂敵於吳者何哉蓋由不能勸賢而屈巫用於敵國不能去讒而無極信於左右是以莫爲之用而遂至於此也不然楚地五千里也若是乎其廣也帶甲數百萬民若是乎其衆也何其不足恃而敵於吳哉故言戰不言敗以見之

戰泓（去子元　用子大）　戰邲（叔越椒　用叔敖）　盟宋（屈建）　會申（椒舉）　長岸（去巫臣　用無極）　雞父　柏舉（用囊瓦　去伍員）　入郢

外夷務強於前而漸弱於後由其失用人之道也

楚以甲兵之強而憑方漢之險即其敗宋敗晉而得志蓋已戰勝乎諸侯即其盟宋會申而主盟亦已威服乎天下矣而長岸之戰遂敵於吳者何哉蓋爲國必以得賢爲本而勸賢必以去讒賊貨爲先使以楚之強而有見於此則其積強之勢猶樹基而學墻也何有於吳夫何始也屈巫去而無極以讒勝繼也伍員去而囊瓦以貨行則雖有是地之廣也無人以用其廣雖有是民之衆也無人以用其衆固不待敵於吳也至於雞父之戰而七國皆敗吳之強日以加於楚矣前日戰勝之勢果安在哉又不特敗於吳也至於柏舉之戰而國破君奔楚之強日以削於吳矣前日威服之權果安在哉故觀於此而其本末強弱之由可致垂戒後世之義明矣

春秋紀外夷信讒狥貨之害所以垂後戒也

州來　朝吳奔　長岸　雞父　召陵侵　柏舉　入郢

上見屈巫去而無極以讒勝故長岸之戰而吳得以敵之至雞父之役喪師辱國則讒之害也以巧言之詩証下見伍員去而囊瓦以貨行故柏舉之戰而吳得以勝之至郢都之入國破君奔則貨之害也以大風之詩証

長岸　雞父　柏舉　入郢

強夷屢見挫於人由其失用人之道也

上逐屈巫而用無極以致敵吳敗師下逐伍員而用囊瓦以致國破君奔或

四股總叙即以此二意分股渾斷尤可

雞父　栢舉

春秋雨紀外夷不振之迹以其夫勸賢之道也

上信讒之害下黷貨之害

書侵蔡　州來　鄢陵　彭城　長岸　雞父　栢舉　入郢

春秋述紀强夷不振之迹以其有棄賢貨敵之非也析公任晉緣子儀也子靈去楚因夏姬也賁皇避若敖之亂雍子困父兄之讒屈巫伍員亦相繼而奔吳焉以故始也蔡隧遇而申息潰州來入而奔命疲鄢陵中呂錡之矢彭城致子辛之殲人見晉曰捷而楚日削也而不知析公諸人運其謀也又其繼也長岸呼而餘皇獲雞父戰而全軍喪栢舉穢子囊之魄入郢承社稷之羞人見吳日横而楚日禍也而不知屈巫諸人盡其策也聖人備書而楚之失人之罪見矣

書侵　州來　鄢陵　彭城

春秋述紀遠人不振之迹由其棄賢以資敵也析公奔晉而繞角主謀料楚師之輕窕鼓鈞聲而夜軍卒之與國見侵中師大劒子靈奔晉而教吳通晉以乘車而射御命其子為行人卒之四封見伐七次奔命鄢陵之敗賁皇在晉而獻謀也塞井夷竈成陳易行卒致楚師之大敗彭城之圍雍子任晉而獻謀也簡兵蒐乘逆歸逃囚卒致楚師之宵潰

合　癸丘　長岸

觀伯業夷勢之盛衰由於用舍之得失也

上用管仲而舍易牙豎刁下用無極而舍屈巫伍員

楚鄭侵宋　伐宋　伐陳　于號　于中　伐吳　雞父　栢舉

春秋紀用賢者成振國之功信讒者致削國之禍也

鄭弱而能强用子產也楚强而後弱用無極也

四國災

春秋紀列國之災而深善夫以德消之者焉

只主子產爲是子產今政無平時臨事蓋然後崇儉之德既孚於平時寬征與財之惠又備於臨事是以推德動天惟天眷德而回禄之災可免也

宋公伐邾

春秋於大國討罪之兵特推其詞以予之也邾之於鄫入國而盡肆其俘獲之毒含女而不衰其從欲之焰爲是宋也循從向寧之請受舉故言之兵徒伐其國似若暴矣然聲罪致討是得行師之義虐取其邑似若貪矣然盡歸鄫俘是得恤小之仁春秋善善長惡惡短故

書伐邾而付其取邑之罪

入鄟　伐邾

春秋原小國有可討之罪而獨取大國得討罪之善焉

合　宋伐邾　楚圍蔡

春秋於大國討罪而不計其貪外夷後亡而不計其恭也

上不書圍取而止書伐下不書降還而止書圍

會奔

大夫以禮而去國春秋論其世而賢之也

詩放而奔臣子常禮何以賢之蓋善人者國之紀賞善者國之典會之行雖非大過人者而子臧之節則甚可嘉臧之世雖甚遠也而會之行亦適可取善積於厥父而慶流於厥子德豐於其前而報隆於其後此春秋之義也故奔未有言自而曰自鄸曹無大夫而曰公孫賢之也因賢會而亦以賢會之先人也

于戚　執曹　會奔

春秋原賢臣之守節而因世延其賞焉

執曹　會奔　益來　歸益
有善而能濟者春秋善之也長有惡而能改者春秋惡之之也短
待禖　盟柯　執曹　會奔
春秋之法惡惡止其身而善善及於後也
遂如齊　歸父奔　執曹　會奔
春秋之法有罰弗及嗣者有賞延於世者
如齊以請逆謀仲遂之行惡矣然其子如歸父奉使克終亦足以益前人之
愆故春秋惡仲遂而不廢歸父惡惡止其身也不取予爲諸侯子臧之節賢
矣然其後如曹會去國有禮又足以濟前人之美故春秋予曹會而本諸其
世善善及子孫也
儿　宋伐邾　會奔
春秋善善也長有取夫義以討罪者有取夫禮以去國者

華向奔
春秋紀大夫去國而交著其君臣之失道焉
主入南里傳
入南里叛
叛臣據邑以脅君春秋深罪之也
意在係宋上
入戚　南里　入蕭　朝歌
春秋於叛臣有答詞以著其惡者有詳詞以甚其惡者
上不係國下係國
出奔陳　南里叛
春秋詳詞以紀叛臣之出入所以甚著其脅君之罪也
蔡朱奔

春秋持紀外君去國之迹而著外夷信讒之害焉
主朝吳奔傳費無極取貨於東國以楚人之意恐蔡人使出朱而立東國
華向奔楚
春秋於叛臣去國而備責夫縱之者焉
華向始劫君而質其太子繼即楚而據其國都誠必誅不赦之賊也何縱之
自宋逐之自諸侯而獎之自楚耶盧門之居宋不容什賊也乃戒心於楚師
之來俯首於諸侯之請竟遺賊於夷以即安焉非宋之罪乎枝鳴之戍諸侯
宜必救也乃擢華氏之致死憂楚人之疾戰固請逐賊以爲楚功焉非諸侯
之罪乎至於什君取臣辛犯之言當從也乃以吾救爲後大過以請歸受戮
飾詞卒納其叛以爲逋逃主焉非楚之罪乎故晉齊曹衛之大夫皆不書者
深罪之也曰自宋南里者譏宋之失賊也曰奔楚者不待貶絕而楚之罪亦
著矣

入南里叛　自南里奔
春秋於叛臣之出入每正其甚逆焉
蒐昌閒
春秋於望國非地以講武而直識其昧大本焉
非地只作事實講起而後以三綱軍政之本末蒐則君臣交僭既蒐則臣下
專行是皆昧軍政之本也二意抽作
蒐紅　比蒲　昌閒
春秋迭紀望國之講武而皆識其昧大本也
城濮　蒐紅　比蒲　昌閒
得其本而因以用武者伯主之美失其本而徒以講武者望國之非
專重三綱軍政之本說蓋蒐以納民於軌物非徒馳射擊刺之末也故文公
之於有華慮民未安其居則納王而示之義慮民未宣其用則伐原而示之

信慮民未生其恭則大蒐而示之禮故一舉而伯功以成矣豈徒為文具哉
魯公之於大蒐君則設兩觀而乘大輅臣則舞八佾而儛雍歌牟則據大都
而執國命故三舉而權臣盡專矣何貴於大蒐哉

秋鞅如京

春秋因事而志王室之變所以示家天下之義也

主陳災傳

亂　同生　突歸　札聘　陽生入

春秋於立嗣而欲正其本必酌禪繼以明其義焉
當以正本為主而以札聘突歸與同生陽生入分二意辨斷國本當正之意
盖可公則當以達節為權可家則當以居正為大故札與突皆季也然賢如
季札則可若夫突之不賢而爭立則適足以長亂也可不以居正為大耶同
與陽生皆長也故子同始生即書若夫陽生雖正而又不立然其分自不可
易也豈可以達節為權耶故季札辭國貶而稱名而鄭突之歸不氏以國可
見禪必以賢而少而不正者不可以私愛是景王之立子朝者非矣於子同
始生即書於策而陽生之入必係於齊可見繼必以長而長而居正者不可
以私惡非景王之不立子猛者非矣致亂不亦宜乎

札聘　陽生入

春秋酌與賢與子之法以明禪繼之義也
上貶季札辭國生亂欲人以達節為權示與賢之義也下責景公廢長立幼
欲人以居正為大示與子之義也

同生　突歸　陽生

春秋要以居正為大所以示家天下之義也
三段有相承意同生即書明嫡冢之當重突不稱氏見庶不可奪嫡陽生繫
齊見父不可廢嫡皆正本以及天下之義書法各例

子同生　鞅如京

春秋於國本既正始以示法後因變以垂戒也

以猛居皇

春秋紀王儲專制於臣國以表傳國者之罪也
只見猛為嫡長於禮當立今見制於劉單而不能自立者盖由無寵於景王
故久而未定耳春秋特稱曰以若曰猛之見以景王之貽也又稱居于皇者
明其有土當得位之稱也而亦以罪景王之不能定其居也

以四國伐　以潦閭立　執有以歸　以猛居皇

春秋迭紀專制之事而獨傷王儲之弱焉

以四國伐　以潦閭立　以胡子剝

春秋屢紀上下專制之事而各著其罪也

以四國伐　以潦閭立

春秋紀事有罪諸侯專制乎師者有罪大夫專制乎君也若
師而曰以在宋固謂能左右之也不知列國之兵統之者司馬宋何人也而
可左右之以報怨耶地而曰以在楚其固謂能取予之也不知諸侯疏封受
之天子楚其何人也而可取與之以叛君耶

猛居皇　立子朝

春秋紀王室爭國而制於臣所以罪夫弱之者也
猛正而無寵威不足以攝下朝寵而不正分不足以服人皆恃大臣強弱而
定也著其定於臣者正見景王弱其後嗣之罪也

入王城

春秋於王室置君既變文以明君之正尤詳詞以罪臣之專焉
王猛稱王稱名者見其居尊得正別乎諸王子也下然入將以突糾之賊目
之矣可乎劉單再書以者責其挾天子以令諸侯以專國柄也下然入將以

伊同之事業許之矣可乎

居皇　王城

春秋深明王儲之正而兩見王臣之專焉

及孔父　入王城

春秋始因事而名忠臣者禮之常後因事而名王儲者禮之變

孔父雖賢也然既名君於上則賢亦不字而禮固宜於名其臣矣此禮之常也劉單雖臣也然春秋欲王猛爲嗣君則臣有不名而禮無嫌於名其君矣此禮之變也

執叔孫舍

春秋紀內臣之見辱而予其有立身之禮也

主舍至傳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強國意聽邾訴而來討則抗節以赴之而邾人並坐則明王制以卻其令聚邾衆而見遁則去兵以朝之而范獻求貨則取冠法以拒其請乃事實也

圍郊

伯主昧勤王之義春秋微詞以著罪焉

王室不寧大國之憂天子蒙塵方伯之責晉於斯時不奔問官守而徐徐圖之不躬率赴難而遣大夫謀之於勤王尊主之義何故不稱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圍郊微其事而罪之也

合

盟首止　圍郊

春秋紀伯事有予其得勤王之義者有罪其失勤王之義者

上侵詞下微詞

圍郊　唁公

伯主以輕兵勤王春秋既罪其昧義大國以微禮恤內春秋亦責其昧義

晉不能奔問官守省視器具而使大夫以將命齊不能陳師境上誅討意如而遣使者以來言

庚輿奔

春秋於二君之出入有因事而惡之者有因人而微之者

莒之庚輿入國郊公嘗奔齊矣至是庚輿奔魯而郊公後歸莒焉然春秋於庚輿不書其入而書奔郊公出入皆不書者蓋庚輿虐而好劍不仁甚矣遂於烏存而免死道左亦幸焉耳故入國不書而書出奔者惡之也郊公居喪不戚見逐宜矣借援强齊而乘亂入國將能立乎故出入不書者微之也

圍郊　庚輿奔

春秋所微有不足其事者有不足其人者

晉人非勤王之義故書人郊公無君國之道故不書出入

盟宿　圍郊　輿奔

春秋每致微詞所以達王事也

位人事三意明白

雞父戕獲

春秋詳紀兵事而特示謹分之意焉

以詐勝自取意點在前只重君臣之分上蓋楚師之潛計中於吳光薄戰之詐胡沈之獲禍釀於狂悖無禮之由勝不以正孽由已作聖人固不遂吳光之克而悲胡沈之不幸矣君子又以爲謹分者何蓋分莫大於君臣死生之際不容改也故二國雖小也而分在五等之列者生然也死亦然也生死雖異而君之名不可改也三國雖大也而分列三將之微者生如此也死亦如此也生死雖殊而臣之名不可改也以其事固同也同其事而不同其分以其死固同也同其死而不同其位苟以其事之同也而慨計其大小之勢以其死之同也而不別以戕獲之文將不知其孰爲君也孰爲臣也君臣無別其何以訓聖人欲著此義以定民志也故書其敗不以國分而以君臣爲序

書其死不以事同而以君臣爲别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維大分以垂訓也

雜文

春秋紀外夷之詐勝而持示謹分之意焉

胡沈滅獲陳

春秋紀小國被患既著其罪尤别其分焉

胡沈書爵名而書滅者識自滅也髡逞書滅夏齧曰獲者别君臣也

殲遂　棄師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紀交兵有比事以定其罪者有援例以正其分者

齊殲於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雞父之役吴人用詐六國遂奔何春秋於胡沈書爵書名書滅耶盖二君幼狂夫守恶師敗滅書名賤之之詞書爵書滅自滅之詞亦猶齊之自殲也鄭之自棄也尚誰懟哉韓原獲晉主獲也大棘獲元主獲也雞父之役胡沈就殲夏齧亦亡何春秋或書滅或書獲耶盖其事雖同其分則異君死曰滅一國之詞臣死曰獲一人之詞胡沈不可同於韓原之晉侯也夏齧不可同於大棘之華元也否則奚以别哉

殲遂　棄師　雞父滅

春秋於小國之被禍而必例其自取之罪也

戰韓獲　大棘獲　雞父滅獲

春秋重大分也持於君臣之見禍而致意焉

君生曰獲死曰滅大夫生死皆曰獲者盖君之生獲止於失身君之敗死則遂失國故詞異也大夫生獲固止失身大夫死獲亦止失身故詞同也

居狄泉　立子朝

春秋於嗣王有以分之正而予其能立者有以分之逆而罪夫援立者

敬王當立又能立故稱居而不言立子朝以賤而妨貴故特稱立而自尹氏

居狄泉

王儲當立而能立春秋特詞以表其正焉

稱居見當立不言立見能立

立子朝

春秋於王室置君既罪夫爭立者尤罪夫援立者

子朝稱立而自尹氏尹氏不稱爵而曰氏

入王城　居狄泉　立子朝

春秋迭紀王嗣之立必因人而異其文焉

居皇　狄泉

春秋於嗣王有著其正而不能立者有著其正而自能立者

太子既卒當立莫如猛王猛既卒當立莫如匄上書以不言立下書居不言立

入王城　立子朝

春秋於王嗣有以正而罪夫挾之者有以逆而罪夫援之者

歸賵　突救　于洮　葵丘　尹單伐鄭　立朝

春秋每異王臣之稱法立而分定矣

宰咺書名賵寵妾也子突稱字拒逆朔也尹文稱氏專立朝也是是非非義所由出矣王人稱人本下士也宰孔書爵本三公也尹武書子以元老也尊尊卑卑禮所由出矣

糾聘　突救　于洮　葵丘

春秋於王臣變詞以示法常詞以定分也

糾出書名突進書字公是非也下士稱人冢宰稱爵定名分也

如晉至河復

春秋紀内君事伯而辱其耻所以深責其自棄也

閒魯之爲魯胄曰周公國曰千乘執幣修兩君之好而不見納可耻孰甚焉

昭公者宜奈何攬權以行其政自强以立其國則君道盡而耻可雪矣若之何安於危辱甘處微弱內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凌於方伯厥德不修疾疾甚而無甚知之增耻辱甘而忘自强之志則夫陽州之孫乾侯之次其及也宜尚誰懟哉故書有疾致耻也致公之耻所以愧公之無耻也

如晉復　如晉　如晉復　如晉復　如晉至河復　如晉復　如晉復　有疾復

內君屢辱於伯而不能自强春秋之所耻也

舍中軍　蒐紅　如晉復　有疾復　孫齊　乾侯

春秋紀內君甘於處困而貽感所以昭不競之戒也

舍中軍　伐莒　平丘　不與　執意如

春秋識內君自棄有因制於內而見之者有因凌於外而見之者

舍至

春秋於大夫返國必持詞以旌其賢焉

大夫執而致則名此獨書其姓氏何盖所貴乎人臣者莫要乎以禮立身以忠事主也今叔舍中王制以却邾人之並坐去兵衆以消宣子之邪謀立身能以禮矣方意如之稽顙則以逐君責之而君命之不辱及意如有異志則使視宗祈死而强禦之不畏事主能以忠矣誠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春秋欲旌其賢故於其至晉特書姓氏以表之

意如至　舍至

春秋兩紀內臣歸國因其善惡而待之異焉

意如之歸其即叔舍之歸也而一名一不名者盖意如聞除詬之言而恐懼逃歸是不能以禮律身有愧於先人文子者多矣叔舍拒宣子之謀而不辱歸國是能以禮立身有光於先人叔豹者多矣所以春秋一名一不名者以此

舍中軍　築郎囿　執舍　舍至

春秋志大夫之賢謂能當乎內外之强也

舍之在內也知吾有君吾盡心焉以事之爾雖强禦在側而不畏觀其稱詩以斥欲逮之非明列以却三命之請季氏雖强弗能加也使時無昭子之忠孫齊之禍當不在魯昭之季矣魯之所以民去而公猶存者謂非舍之忠以事君不可也舍之在外也知吾有禮吾奉禮以周旋而已雖强暴臨之而不恐觀其中制以却邾夷之坐去兵以杜宣子之謀晉人雖强弗能奪也向舍無執禮之能魯雖行貨恐終不能挽之使歸矣舍之所以得無故而歸於其國者謂非禮以立身不可也

築郎囿　執舍

春秋表賢臣制行有不順於强臣者有不屈於强國者

當平子築囿之時援勿亟子來之說推有囿無民之論以戒其速成當晉人見執之餘據周制却夷之坐取冠法塞范之求以示其不屈

舍　會虢　取鄆　執舍　舍至

春秋賢內臣有臨難而守禮以衛國者有秉志而守禮以立身者

上叔孫豹下叔孫舍

吳滅巢

春秋紀小國之侵而著外夷失守之罪焉

存食上國罪宜在吳不守土地罪宜在巢而以爲罪楚者何盖巢乃楚之四境楚不能保以危其國是謂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則不君矣故書滅巢

州來　滅巢

春秋兩紀外夷啓患之漸所以示守國之道也

諸侯强守在四隣州來楚之與也而不能守則患自此啓而封境蹙矣春秋非以志州來也志楚之侵於吳自州來之入也其雞父之兆乎諸侯强守在四境巢楚之邑也而不能保則患自此甚而國都危矣春秋非以志巢也志

楚之厄於吳自巢之滅也其掐擧之萌乎

州來 雞父 滅巢 入郢

春秋兩紀外夷失制夫守之意所以罪之也

同前四隣封境之守旣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卒也一戰而七國皆敗危亟之志行焉不始於此乎故書入州來者著侵楚之漸也四境國都之守旣不能保則國都危矣卒也一擧而五戰及郢沈尹戌之言中焉不始於此乎故書滅巢者著入郢之漸也上責共王下責平王

雞父 入郢

春秋兩紀外夷被患而皆責其失未然之防焉

亦同前上封境震下國都危也封境之守當制之於未震國都之守當保之於未危無抵諉用君子已知其及此矣况又夫所制乎褒氏貨行君子已知其及此矣况又夫所保乎此雖非本傳意帶入比斷亦可

東濟西 汝陽 滅巢

春秋書失地之罪在內則諱之而在外則顯之也

比 滅下陽 執虞 滅巢 入郢

春秋紀二國之所以亡所以重失地之戒也

下陽之役宮之奇曰唇亡齒寒晉今日取虢而明日虞從而亡月君請勿許也虞不聽而身卒見滅巢之役沈尹戌曰君不撫其民而用之吳必滅巢亡郢之始於斯在矣楚不戒而郢卒入

黃父

列國協勤王之好春秋待之以正焉

君臣天下之大倫勤王人臣之常職故宗周有鬨則綏定之責列辟所當爲天子蒙塵則輔翌之職諸侯所當盡今敬王之位未固京師之禍未已也子朝之惡莫除戚周之亂無極也爲諸侯者可渙然不懷耶今也王粟輸焉戌人具焉雖曰王事靡盬勞之至也然以分而言不過克修厥職以自免於戾耳豈異人任哉大國憂之小國懼之雖曰其勤王家功之大也然以道而言不過自盡其責以求免其罪耳豈分外事乎故黃父之會持常詞以紀之

居皇 入王城 狄泉 立子朝 黃父

春秋紀王室爭立之勢持因人心之公而著徇私者之罪焉

專罪景王效幽王晉獻也王猛無寵劉單要取即貼敬王初立之弱甘召兩宮合黨援立即貼子朝多助之强倒十國不助子朝而助敬王以見景王之罪

令 首止 黃父

春秋於勤王之盟會有美其大功者有明夫常職者

上叔帶子鄭首止之盟見伯功之大故後詞以美之下敬王子朝黃父之會乃臣職之常故常詞以紀之

丸屋 黃父

春秋謹諸侯參盟而示以信待人之意抑列國勤王而示以正待人之體

楚丘 黃父

春秋以正待人功擅於封國而必貶義協於勤王而不褒

封國天子之大權故不書桓公勤王臣子之常職故無美詞

黃父 會扈

爲義而協於謀者春秋正以待之爲義而閒於利者春秋恕以待之

請於王命者鄭子大叔也徵會諸侯者趙獻子也輸王粟具戌人者諸侯之大夫也利於納公者宋之大夫也固請於晉者衛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

鸜鵒來巢

春秋紀望國之物變欲人君知所以弭之也

鸜鵒不當有而有宜穴處而巢居此象季孫宜臣順於家而主祭於國之兆
也爲昭公者可不修德以消其變乎故特書
大雩又雩
春秋紀望國之禦災而惡其忘自省也
主修德用賢二意蓋當此之時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苟因此而信任忠賢
以人勝天災異之來必可禦也而區區於禱祠之勤末矣噫雖雅而聽於祖
已此高宗所以嘉靖殷邦也而昭不能也觀之天時則猶有春顧之意若因
此而反身修德以德消變災異之來何足患耶而汲汲於禱祠之末非矣噫
蘊隆而側身修行此宣王所以興衰撥亂也而昭不能也故特書此以見旱
甚而禦之非道也甚字重看觀傳異甚災甚可推
鸜鵒來巢　大雩又雩
春秋紀望國之災異既著其無以消之尤著其失於禦之也
異之甚而不能如高宗聽於祖已克正厥事以消雉升鼎耳之異災之甚而
不能如宣王側身修行遇災而懼以禦旱魃蘊隆之災
取鄆　舍至　來巢　大雩又雩
有人賢而不能用遇天變而不知省春秋所以惡望國也
上國有賢而不能用異於高宗舉傅說於版築之間宣王用仲山甫於補袞
之日下天有變而不知警異於高宗正事於雉升鼎耳宣王修行於旱魃蘊
隆
比　來巢　大雩又雩　吳伐我
春秋譏望國當天變而不能自警當外患而不能自強也
上用高宗宣王下用華元國佐亦可
孫齊次陽州
內君輕於除惡而速禍春秋諱詞以示貶也

昭公當屯難之時而惟權臣之圖固已非矣况德之不修也而遑念乎一朝
賢之不用也而謀及於群小則夫陽州之孫齊命之待尚誰懟哉故稱孫者
以諱昭公出奔之辱使若孫讓者然所謂內以諱爲貶也
遂得臣如　歸父奔　作三軍　救台入　公在楚　舍中軍　慭奔
孫齊
春秋於內君去國特原強臣專國之久而著其用謀之失焉
自東門用弑立之謀而季氏專魯國之政祿之去公室久矣行父片言而東
門逐南蒯一動而子仲奔感之協群臣素矣作三軍而征一舍中軍而無二
民賦入其家半矣救台而遂入鄆取卞而不以聞兵政在其手專矣以此四
意提起倒單斷其謀之失道大意同單
作三軍　救台入　公在楚　舍中軍
春秋紀強臣無君有分其民賦者有專其軍政者
以征一無二與入鄆取卞對作皆須補出不可輕去之意
歸父奔　慭奔
春秋紀強臣專政之久兩即去國者以見之焉
歸父之奔愬行父而逐奔也子仲之奔懼季宿而自奔也皆帶無敢獻謀意
野井
春秋於大國省內而交譏其昧禮也
齊晉分斷蓋見以遇禮畏人之稱稽顙之拜魯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正
身治人者乃禮之本也無守身之本而徒修儀文之末豈所以爲禮乎夫國
來言服器之請餼饔之致齊之禮與辭足觀矣而不知救患分災者乃禮之
急也無納公之實而徒致千社之臣又豈所以爲禮乎故書唁公而其失皆
見矣總以禮論起而以齊晉分股渾斷尤好
舍中軍　公如晉　暨平　比蒲　唁公　乾侯　取鄆　圍成

春秋紀事有所以著內君失禮之本者有所以著外君昧禮之實者
以野井為主上四股見政令不取子家不用娶吳不命喪歸無戚已失為禮
之本也至於失國不返而徒習儀以亟禮安在哉下三股見千社徒致乾侯
不恤取鄆塞責圍成不援既無為禮之實矣今而言公野井而儀文徒飾豈
為禮哉
舍中軍　公如晉　墜平　比蒲
春秋於內君必詳其昧禮之本而譏之焉
政令不取賢臣不用失治人之本娶吳不命喪歸不戚失正身之本
辛　舍如宋　野井　適歷
春秋於諸侯特予夫志義而謀內難者深責夫昧義而棄內患者
上宋元公有正倫之心不匿私親之惡賢於當時諸侯遠矣下齊為唁公之
虛文晉寵意如以會禮當時諸侯不如宋公遠矣互相比照

合　舍至晉　舍如宋
春秋紀事有予內臣志於竭忠者有予外君志於明義者
叔孫舍以納君返國為心而不怵於利害之私其賢於魯之諸臣遠矣卒也
安之若命而祝宗祈死亦無可奈何焉耳故其卒公雖在外而特書日以表
之宋元公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匿其私親之惡其賢於當時諸侯遠矣卒
也謀之未行而卒于曲棘則亦不幸焉耳故其卒雖在封內而特書地以別
之也
取鄆
國君籍外援以取內邑春秋惡其失君道也
以土地人民立社已不能有而他人是保則不君矣故外取邑不書此直書
齊取
孫齊次　取鄆

春秋紀望國君臣之事而各責其淪職也
凡諸侯失國出奔未有稱孫者此獨稱孫見昭公未為國人所棄猶有係屬
之者故次止於齊魯之境而俟返國也噫欲為臣盡臣道公未之絕如此而
季氏逐之非亂臣乎凡諸侯假援入國未有言外取者此獨書齊取見昭公
已為國人所叛無有愛戴之者故假於隣國之力以取邑也噫欲為君盡君
道公之已絕如此而土地人民推他人是保豈君道乎
居鄆
春秋紀國君之所寓所以存一國之防也
君者臣之主而民之望所係至大也昭公雖至見逐而土地人民猶為公之
所宜有季氏雖專其國不過一時之竊據耳終不得而有之也故稱居于鄆
其為防也至矣
伏泉　居鄆

春秋存防之意有施於天下者有施於一國者
居鄭　河陽　居鄆　晉陽叛
春秋於王侯之出寓有以存天下之防者有以存一國之防者
上講鄭之居非諸侯所能擅云云不然何襄王廵狩河陽而諸侯避合以待
耶然則諸侯之不敢擅也明矣下講鄆之居非大夫所得專云云不然何趙
鞅晉陽之入而君子譏其叛君耶然則大夫之不得專也亦明矣
河陽　晉陽叛
春秋之存防有因諸侯避合見之者有因大夫專邑見之者
變文書狩持詞書叛
合　取鄆　居鄆
春秋於國君既因所貸以示有國之戒復因所寓以存有國之防
上書齊取以責君下書居以責臣

公圍成

春秋於大國之恤内而深惡其廢義也

以季氏不臣昭公不君先講後重齊作總倒不書齊師而書圍成書法

含至　含如宋　公圍成

大國怵於邪說而怠乎大義春秋筆削其詞以罪之也

郭陵

觀大國之爭伯可以見伯主之失人矣

主意如王傳此齊晉爭伯也只見晉侯貪利而失人心所謂自是諸侯不合

二十餘年也

入成周

春秋紀王儲據都之微而見輕大本者之失焉

不曰京師而曰成周總是傷周之意

子朝奔

春秋著寵孽之不容於公以見私愛之無益也

寵者取國之一利子朝既有寵而又多助乃不得立至於奔是何耶蓋是非

出於天下之公愛憎行於一人之私使子朝庶孽人心不附景王是天下之

所非而天下不以為是天下非景王之所是而景王雖是其非卒之其位莫

保竄身荊蠻私愛何足恃哉故春秋書之以為後戒

居皇　入王城　立子朝　朝奔

王室廢嫡立庶而卒歸於公春秋詳書以示戒焉

歸賵　及荀息

春秋紀私心之兩棄有見於王室者有見於侯國者

弑　子同生　即位

聖人修經有示君存而定國本之意有示君終而立嗣子之意

子同曹桓之世子也方其始生而東宮之位已定夫然後人無間言此大臣

之善於謀國也豈若吳之大臣君存而世子不定者乎文公曹僖之儲貳也

方其父終而南面之位即立夫然後社稷嘉靖亦大臣之善於謀國也豈若

吳之大臣君終而嗣子不立者乎

會扈

春秋不因事而低大夫謀義之善取舍之極定矣

扈之會令戍周且謀公也以賂故弗克納矣而諸侯之大夫皆序者蓋善任

於眾人者不廢於一人之惡事關於至重者不計於一事之非列國納公之

謀雖未行也而戍周之令不廢范鞅之心雖閉於利也而宋衛之心益堅善

先於謀王之勤計周於納魯之協賂之未納雖不足取而戍周之令可取也

范鞅之心雖未足善而宋衛之心可善也戍周之善可取而納公之非可含

也宋衛之心可取而范鞅之惡可含也君子固不以是罪列卿矣故序而不

略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盟扈　會扈

春秋紀信好惡夫同於貪利而廢義者恕夫間於貪利而行義者

晉靈受齊侯之賂而列國諸侯皆同謀焉既不能伸魯屈又不能討齊亂故

扈之盟不序范鞅受季孫之賂而宋衛大夫不與焉納公之謀雖沮戍周之

令實行故扈之會特序

高張唁公

大國首内非禮春秋罪其失職也

以禮正起中分二意蓋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齊先主盟又嘗受命令昭

公見逐出奔而齊莫之討淹恤日久而齊莫之納是微君之故矣諸侯失國

托於諸侯禮也齊魯隣境又為甥舅令齊侯設禮以享而使宰獻遣使來唁

而稱主君是微君之躬矣既微其故又微其躬而徒為虛禮之唁不聞大義

之舉方伯連帥之職固如是乎故特書以罪之
孫齊次　至齊居鄆　公如齊　高張唁公
大國畏夫省內之道春秋備書以責之也
上二比微君之故下二比微君之躬
北杏　伐楚　鄟陵　唁公
始伯仗大義而後人竊之春秋之所識也
唁公　唁公
春秋每惡大國之省難昧於禮之實也
鄆潰
春秋特著內君之失民所以責其自棄之甚也
德慧恒存乎疢疾生全每出於憂患公之出奔蓋四年矣民不見德而至於
潰散日迷不返而淪於危亡故尊君親上鄆民非無是心也如懷保撫字之
無微何安土樂利鄆民亦無是念也如艾殺殘暴之不堪何亡無愛徵自棄
甚矣欲不亡得乎故書以為後戒
孫齊　取鄆　居鄆　鄆潰
內君處困而失民春秋戒其自棄也
公在乾侯
春秋因國君之寓外而深致存君之意焉
書公所在者蓋以公雖寓於晉覽義未絕於魯國尺地一民皆其有也季氏
何人可得而專國耶凡茲魯之臣子不知吾君之尚存乎僵然甘心無一仗
義討賊以逆乘輿者雖時瞻望朝廷之上咫尺蕭墻亦應徹於中矣凡茲友
邦諸侯不知魯邦之尚存乎恝然坐視無一仗義討賊以靖隣壤者雖時皆
有臣民之戴豪通攜違亦應動於念矣故於歲首書公在乾侯曰魯君固在
而季氏乃無君也友邦諸侯無魯君也魯之臣子亦無君也所以存君而過

利之法嚴矣
孫齊　居鄆　居鄆　鄆潰　乾侯　乾侯
春秋於出君每因所寓以致意焉
上寓內故不書所在存防也下寓外故特書所在存君也
合　公在楚　在乾侯
春秋於內君有因越境而存之者有因失國而存之者
存君則一其義不同
章羽奔
春秋貶小國之被患以其節之屈而志之陋也
主臧諱傳以不能守死無志興復分斷蓋捨餘之夫刑雖非徐子之罪然與
民守國獨不能為效死之守乎防水以臧國雖由吳光之暴然攜妻斷髮又
安能有興復之志乎故書奔書名
適歷
春秋於伯國寵惡之好而交著君臣之罪焉
在晉侯不察士鞅之奸而寵以會禮在荀躒不明事君之禮而同惡濟奸則
荀躒亦意如之儔而晉侯之不胄昭也幾希此不待貶絕而惡自見
圍成　會扈　適歷　立煬宮
春秋著強臣之罪有見於賂大國者有見於崇遠祀者
行貨齊晉使不納公其志何如也事君如在國士鞅之言蓋汲於其利者矣
禱於煬宮求君不入其志何如也未知其罪荀躒之欺蓋惡儔其類者矣傳
意自明不必歸重責晉而責晉自在其中矣
圍成　會扈　適歷
春秋原內臣無君而深責伯國之假寵也
圍成行貨齊梁丘據會扈行貨晉士鞅

圍成　適歷
春秋紀兵好有責大國昧義而縱大惡者有責伯國昧義而寵大惡者
齊景聽梁丘先卜之言晉定聽荀躒試召之言
圍成　適歷　趙鞅歸　高張奔
二國縱奸而自及春秋之所深戒也
齊聽梁丘據之言不急納公之義而卜之以師卒致陳氏之禍晉聽荀躒之
言不討意如之惡而寵之以會卒致趙鞅之禍
城成周
春秋紀列國之國王都而深傷其微也
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只主一意有主德之衆勢之微者不必從
范　突奔蔡　入櫟　敗鄆　行父如　城費　衛侯奔　入夷儀　伐莒
孫齊　野井　如晉乾侯　高張唁　乾侯
春秋原內君失國而不復以其當難為之勢而無用賢之明也
突逐於祭仲入于櫟而復國衍逐於孫甯入于夷儀而復國而昭公獨不復
何也蓋魯自季友敗莒而受費以為上卿至於行父之如齊請會季宿之專
權城費意如之主兵伐莒蓋專執國命者四世矣祭仲雖專其勢權之重豈
能如季氏哉則昭之出不可同於突也況昭自子家不用而見逐以次陽州
至於野井之請卑之晉如晉之謀次乾侯齊唁之君命祇辱蓋不用子家者
數數矣衍雖猶人其推挽有托豈至如昭公哉則昭之事又不可同於衍也
其終於乾侯不亦宜哉
突奔　入櫟　衛奔　夷儀　孫齊　乾侯
春秋於失國之君有著其終能復國者有著其終於失國者
突衍出奔而即能復者蓋祭仲雖專而勢權不重於季氏衛侯雖弱而推挽
有賴於鱄儀所以雖失而終復也昭公見逐而終不復者蓋意如專執國命
勢權固已重矣昭公不用子家推挽又無人焉所以終失而不復也
敗鄆　行父如　作三軍　伐莒　孫齊　野井　公如齊　次乾侯
在乾侯
春秋原內君之不復以其內無以制强而外不能用賢也
上四股見四世專權臣民皆屬下四股見子家不用推挽無人倒乾侯股見
所以不復也
取鄆　圍成　鄆潰　乾侯　乾侯
春秋詳內君之事有所以絕其失君道者有所以誅夫失臣道者
上昭公無道而失民書取鄆圍成鄆潰絕昭公也可見社稷無常奉也下季
氏無道而逐君每歲首月書公在乾侯誅意如也戒夫叛邑不臣也

定公

春王

春秋畧望國謹始之文以無始之可謹也
昭公喪未至公子宋尚未入國既無即位之文則亦不得虛存正月之文而只以常年紀事例書之

春王正月文春王

春秋於國君嗣立有因事而謹其始者有因事而畧其始者
文公內有所承下無所制所以逾年之正月得以告廟臨臣而書於是乎有君矣定公內無所承下有所制所以逾年之正月不得以告廟臨臣而書於是乎曠年無君矣

執仲幾

伯國擅刑於王都春秋深貶以謹之也
仲幾不受成周之功晉人討其逃役之罪以王事討有罪宜得予也春秋何貶以謹之蓋執人司寇之職京師天子之側今晉既不告於司寇入周刑於王都以大夫而執人是代周官而掌法也以王誅而用刑是藐周室而無忌也晉之不臣亦甚矣故執而書人云者若曰晉何人也而可以執乎人耶執而書也云者若曰此何地也而可以執於此耶貶之深而謹之至蓋不以王事討有罪而恕之也

城成周　執仲幾

伯國以王事討罪而失於專春秋所以深貶之也

比　執嬰齊　執仲幾

春秋兩譏伯國之討有罪有以其專王之典者有以其專王之法者
諸侯獄訟定以邦典大夫獄訟斷以邦法嬰齊以諸侯而授伯執之不定於邦典可乎故稱人仲幾以大夫而授王執之不斷於邦法可乎故稱人

比　執仲幾　召陵侵

春秋責伯國有以王事討罪而失於專者有奉王命攘外而沮於利者
以王事討罪可也然出於士伯之怒而不歸司寇則失之專故稱人以貶之以王命攘外可也然沮於荀寅之貨而遂辭蔡侯則貪於利故書侵以疵之

戊辰即位

春秋紀嗣位者之有所制所以戒傳國者之貴於豫也
此見定公之遲立由於季氏而曠年之無君事有可危春秋詳書戊辰即位者欲人早定國本以杜窺伺之端豫立宗嗣以扶社稷之福耳苟不察於定之即位何以為永鑒哉

春王　戊辰即位

春秋於國君制於權臣也未立而畧謹始之義已立而寓正本之意

子同生　即位

春秋於儲君始生而示正本之意於儲君受制而示忽本之戒焉
上見桓公能定國本用夏后啟周傳子事証下責昭公不定國本用成王將終顧命事証

子同生　春王正月　乾侯　即位

春秋重國本豫定者有以預其變未定者徒以生其變

立煬宮

春秋於望國之崇遠祀而特譏其越禮也
煬公為考公之弟其廟有毀而無立毀廟無祭享之所其法有禱而無祭今季氏欲掩己之失妄瀆祀典以立之徒謂宋之繼昭亦煬之繼考耳豈知制無其廟為越禮乎徒謂昭公之不入由煬宮之弗禱耳豈知祭非其鬼為徒諂乎意如之惡欲蓋而彌彰矣故書曰立立者不宜立也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

隕霜殺菽

春秋紀天道之過於徐見國政之失於猛也

周十月夏八月未可以殺之時也隕霜而殺菽盖由定公得國季氏擅權刑罰之過當故陰陽之失宜也書曰殺菽舉重而言耳

不殺草　殺菽

春秋紀天象之應于望國有舉輕以見之者有舉重以見之者

不殺草則菽可知殺菽則草可知上失刑下濫刑

作雉門兩觀

望國興役而習僭春秋示正本之意焉

雉門兩觀天子之制也以臣僭君先人之失也天既降災人當知警使定公者遇災而擢華其僭禮不惟有以盖前人之愆亦且足以端正邪之本奈何必欲費民財勞民力於以習先世之舊卒之僭諸侯執國命無以禁季氏之專故特書新作以譏之

作南門　作雉門

春秋譏望國之興役始不當啓僭以勞民終不能革僭以馭臣也

五門之外又一門天子之制也而僖公僭之是亦天子矣況輕用民力而失為君之道乎五門之中為雉門僖公嘗僭矣而定公因之是亦僖公也況欲示百官而失馭臣之本乎

作南門、雉門　公侵齊　侵齊　從祀

春秋詳內君循僭而啓患所以示撥亂之道也

作雉門　墮郈費

越禮而循舊僭者望國之非以禮而革舊僭者聖人之化

如晋至河復

春秋譏內君事伯而見辱以其得國之非道也

主皐鼬傳

召陵侵楚

伯主攘夷而沮於利春秋深陋之也

只罪晋定見其合謀伐楚而因以救蔡事如此其義也請命於周而元老下臨事如此其正也乃不能恭明其罪躬行天討荀寅貪利遂辭蔡侯是徇邪臣之私言而廢安攘之大義矣雖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固慮乎襲敵之難也然一舉而伯威以振又何患乎襲敵之難乎不此之圖而乃屑屑於彼之慮焉陋矣假曰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且虞乎中山之失也然一舉而諸侯以夫又孰愈夫中山之失乎不此之顧而徒區區於彼之虞焉陋矣故於伐楚而特書侵以陋之

遂伐楚　城濮　召陵侵

春秋兩紀前伯攘夷之功而深陋世伯之以利廢其功也

召陵侵　于鹹　于沘　曲濮

伯主廢攘夷之功而致諸侯之叛春秋所以陋之也

盟召陵、召陵侵

攘夷而近道者春秋序其績攘夷而廢義者春秋陋其事

城濮　召陵侵

春秋紀伯兵攘外有惡其譎而畧之者有惡其貪而陋之者

上書晋及而無美詞下書侵而不言伐

伐楚救江　召陵侵

恤患而非其道者春秋譏之攘夷而廢於利者春秋陋之

上下俱用抑文以斷

滅沈以歸

春秋紀討罪之兵而均責肆志被志者之不仁也

以大字小所以盡仁也奉詞致討而獲其邦家則不仁矣故書臧沈者罪公
孫姓也效死守國所以成仁也為敵所執而不死於位則不仁矣故書以歸
者罪沈子嘉也
召陵侯　臧沈　公孫辰奔
春秋原與國雲小以致禍所以示戒也
召陵侯　臧沈歸
討外沮於貪者春秋陋之討小過於暴者春秋罪之
主合肴上討人貪利之罪而自貪其利故書侵以陋之下被人虐小之辱而
復虐其小故書臧以罪之
臧沈歸　入曹歸
春秋於彼志之君有詳其罪之在人者有畧其罪之在己者
蔡失以大字小之仁而戕沈故書殺曹失以小事大之智而見臧故不書殺

城費　圍費　召陵侯　臧沈
春秋譏內外之君臣以惡下者事上以惡前者先後也
南蒯可惡則費不可城楚人可惡則沈不可臧
皐鼬
望國要信以固位春秋原其志而畧之也
魯定即位未與會同則皐鼬之盟固同修隣好也不序諸侯而特書公及君
子以為義不繫於諸侯而志實在於內者何耶蓋使其始也上請天王則有
錫命之榮而何有於諸侯之好繼也下告方伯則為聚賢之舉而何事於會
盟之求今定公之立天王未之請也而內受國於意如方伯未之告也而外
見拒於晉定則其今之會諸侯而為此盟者非魯之同乎諸侯也蓋討有所
不免而惟人是畏其所以皇皇然俯仰於列辟者固心如竊位而若將奪之
者矣非諸侯之要乎魯也蓋位有所不定而惟好是求其所以汲汲焉要質

於鬼神者固志在乞憐而若將與之者矣是魯也固惟冀乎諸侯之從而諸
侯不過徇乎魯之志耳志實在於我公義何繫於諸侯乎故特書公及而凡
舉諸侯
即位　如晉複　召陵侯　皐鼬
內君有所歉而求盟春秋特原其志以譏之焉
召陵侯不重只照書法
召陵侯　皐鼬
春秋始陋伯國　利棄義而詳詞以見之後著望國畏義求信而凡詞以畧之
上書侵以陋之而必序十有八國之諸侯者蓋不序列國則無以見侵楚之
陋也下書及以罪之而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者蓋義係於及而不係於列
國之諸侯也上上屋天子之元老下合列國之諸侯下上不告於天王下不
告於方伯

楚人圍蔡
外夷肆暴以陵夏春秋深惡之也
主栢舉得楚人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能達其命長惡不悛興師圍
蔡王法所當討而不赦也故爵吳之伐楚解圍而罪自見矣
栢舉敗奔
春秋與遠人用兵之有功而因兩有所責焉
主三意作吳能聽義於蔡戰勝乎楚上達王命下成伯功雖曰會逞其適而
善則可嘉故不書救而特書爵以進之晉實盟主而保利棄義難於一救故
蔡用吳師特書曰以晉之失彰矣尤為楚卿而貪利失節難於一死故紀其
出奔貶而稱人尤之罪見矣
栢舉
春秋紀兵特予遠人成安攘之功而因見伯主棄安攘之義焉

伐楚解蔡圍乃安内攘外也當以吳晉分作意相比照盖雖曰楚昭既立歲有吳師吳之勝楚非爲蔡謀也然晉不能而吳能之庶幾乎伯者安攘之事矣故稱爵者非謂其果能救蔡也功可予則進而稱子非過也雖曰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荀寅之謀未爲不可也然吳能之而晉不能焉有愧乎吳人安攘之義矣故曰以者非謂蔡果能以吳也吳可以則晉之罪自見也

危奔

春秋於外臣既責其貪利以啓患尤責其失節而避患也

貪以敗國又不能死亡就衆焉徇蔡事發下就丈皇教死事發

圍蔡　栢舉敗

遠人當外暴而獨能從義以成功春秋深善之也

召陵侵　栢舉敗

伯主廢天討而遺義於外春秋兩罪之也

專主責晉二書法總攷當云晉盟主也天下之所仰者也奉天命合諸侯以伐楚而求貨不果何其難哉吳强夷也諸侯之所畏者也從蔡請達王命以伐楚而見以於人何其易哉晉之難晉之罪也吳之易晉之貽也使晉也不難則吳也何易哉君子於是乎多晉咎矣故召陵大合諸侯而書侵以陋之栢舉之戰蔡用吳師而特書曰以所以深罪晉人保利棄義而難於救蔡也

召陵侵　圍蔡　栢舉敗

春秋紀兵有深罪伯主棄安攘之義者有特予遠人成安攘之功者

倒單股二意分作以侵楚照上見晉之難故書侵而復書以以罪之以圍蔡照下見吳之易故不書救而書爵以予之

楚伐吳　圍蔡　栢舉

遠人無恤患之實而有恤患之功春秋畧其實而予其功焉

伐吳照蔡人會逆其適非有救災恤鄰之實故不書救說圍蔡照能解蔡人之圍而成伯討之功故書爵說當倒單股以善伐楚解蔡圍分股辨斷于吳之意而以不言救而特書爵書法總結之

賤土　新城　黑壤　鷄澤　州來　長岸　鷄父　城巢　召陵侵

栢舉

春秋詳兵事有所以罪伯國難於恤患者有所以善遠人易於恤患者

上四股貼召陵侵邊下四股貼栢舉邊總攷書侵書以書爵書法

比　入陳　栢舉

春秋予外夷討罪而不計其貪善遠人恤患而不計其僞

上當重發懸陳貪利非有討罪之實而聖人不臧之意下當重發謀楚懷怨非有恤患之實而聖人特進之意

合　伐齊取穀　栢舉

春秋紀兵有譏望國貢夷以報怨者有予外夷從夏以恤患者

皆以字書法而其意不同

入郢

遠人乘約以肆淫春秋不計其功而黜之也

只見吳之肆淫於楚其惡大前日恤患之善有不足以掩之矣故於入郢而特以號舉盖奉天討以黜之耳

栢舉　入郢

春秋因事而進退遠人無非命討之公而已

上書爵以進之而不計其有謀楚之心明此義然後可以司賞之權矣下舉號以狄之而不恤其有救蔡之善明此義然後可以司罰之權矣

合　入蔡　荊聘　栢舉　入郢

春秋於外夷有不以逆而廢其順者有不以功而掩其過者

上聖人樂與人爲善故不念其猾夏不恭而遂進之下聖人心無毁譽故不

念其救災恤鄰而遂然之
邢狄伐衛　入郢
功近而德遠者春秋進之善小而惡大者春秋然之
柏舉　入郢　入邾　歸邾
春秋公賞罰有不以善掩其惡者有不以惡廢其善者
此見聖人公賞罰之權上聖人心無殘害下聖人道隆德大
楚子入陳　吳入郢
外夷仗義春秋不討其貪而予之外夷肆淫春秋不討其功而貶之
上過小而功大下善小而惡大
於越入吳
春秋紀強夷見陵於小而著以力勝人之戒也
王黃池傳

辛　單會伐　遂如齊　猶繹　孫齊　春王　戊辰即位
春秋持存逆臣之終有所以明君臣之禮者有所以正君臣之義者
上見單有罪不書卒仲遂罪與之同而書之者見宣公卿討既閒繹事猶舉
為非禮也下見仲遂因事之變而書卒意如無事之變而書之者見定公不
討逐君之惡而償其立己之勞為非義也
舍中軍　戊辰即位
畧私勞而明義者大夫之賢念私勞而廢義者國君之失
中軍之舍務子方猶昭子得立豎牛之功也然殺嫡立庶伐邑作亂國有不
可以私恩廢大義者鼠鼯猶而戮辣上不得詞之濟恩矣推其有見於此故
內不屈於強臣外不屈於方伯亦以制行之無歉焉耳昭公之莞季氏專國
定公得立意如之力也而亂人之獎不衰之亢是則苟於利而忘其仇者念
翼戴而全終始不得詞之禮下矣推其不明乎此是以上而公室之益侵下

而陪臣之執命亦以三綱之攸斁焉且豎牛殺孟丙仲壬而立婼意如殺子
行務人而立宋
公即位　公侵齊　侵齊　從祀
內君賞私勞而致患春秋所以罪之也
執祁犁
春秋於伯主徇私以討罪而深傷其權之移也
犁也主非范獻之讎獻也怒無賄稍之又不敬之譖一行執縛之刑遂見是
司寇之刑祇為權臣釋憾之具人主之柄任於臣下一怒之間矣侯霸聖永
之漸豈能免乎故稱人以執
執意如　執祁犁
春秋兩譏伯國討罪有弗出於義者有弗出於公者
意如之執繹宣子為之邾莒之供而未能討其不忠晉昭何聽之祁犁之執
范獻子為獻賄稍之故而未能討其不敬晉定何聽之
執仲幾　執祁犁
春秋於伯國有睨其用刑之專者有睨其用刑之私者
俱稱人以執
會扈
春秋於伯臣用衆以恤患而深示謹權之意焉
國夏伐我西鄙士鞅帥師救之則公所會者士鞅也而言會晉師何耶蓋民
衆有邦之根本兵權有國之司命固非臣之所得有亦非臣之所得專也今
士鞅偕荀寅以救魯固有以統乎師矣然鞅者晉之臣也可以統乎師而非
可以有乎師者也晉師從士鞅以至魯固皆已屬乎鞅矣然師者晉之師也
可以屬於鞅而非可以專於鞅也使鞅而可以有師焉則是臣可以取民而
亦可因之以移其國矣豈臣無有作威之義乎使師而可專於鞅焉則是衆

可有於臣而亦可因之以奪其氏矣豈臣不敢有室之義乎是鞅之所帥者
非已之師也固晉之師耳公之所會者非鞅之師也亦晉之師耳故凡之會
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者此也否則將非輕於師者也何以不書乎將師敵於
將者也何以獨書其師耶
公伐邾　圍郕　乾時　敗鄭　棐林　會戚
春秋有明君重於師而變例以戒其瀆者有明臣等於師而變例以戒其專者
上以伐邾師次於君提起而倒圍郕乾時莊公將而稱師見師重而君不可
輕也下以敗鄭與大夫敵提起而倒棐林會戚盾鞅將而稱師見師重而臣
不得專也
公伐邾　圍郕　大棘　會戚
春秋迭紀用師有變例以戒夫君者有變例以戒夫臣者
同前但下各減一股

次郎　圍郕　師還　棐林　會戚
春秋紀用師有明其重於君以戒夫輕之者有明其重於臣以戒夫專之者
皆變例也蓋君固重於師至用大衆則不可輕矣故莊公將而稱師大夫固
等於師至用大衆則不可輕矣故盾鞅將而稱師
棐林　會戚
春秋兩著將兵之伯臣所以示謹權之意也
當以戚禍作眼卒也盾成上侵之禍鞅成分晉之禍乃專兵有衆之驗也只
須論重衆之義而據盾鞅以發之不可專斷二子之罪總提總結中以二股
分對
合中軍　欒施奔
春秋因強臣有專國之患故不與人臣以主兵之權也
欒施嗜酒惡陳氏陳桓子敗之分邑無祿貸衆貧約使邑所逐

合中軍　欒施奔
春秋患人臣之專有以其盡征奪氏者有以其厚施移國者
鞅侵鄭衛
春秋深陋伯國討貳之兵所以重其徇利之責也
主朝歌叛傳或書侵以陋之立意侵鄭者以其叛而與齊盟于鹹侵衛者以
其叛而與齊盟于沙也其所以致其叛者以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乃後遣
將動衆以討之不亦恥乎故特書侵以陋之也
從祀先公
陪臣假禮以售其奸春秋所以徵其事也
明昭穆於久紊之餘正名分於既淪之際使季氏無君之罪彰而惡之者衆
可以行其殺奪之討也使國人尊君之情伸而附己者多可以施其亂國之
謀也托於正以售其大不正假乎義以濟其大不義聖人修經至此將欲盡

削則義係名分而不可泯將欲悉書則事出陽虎而不可詳故不書禘事與
日而特書從祀先公於盜竊玉弓之上
孫齊　乾侯　即位　從祀
陪臣矯大夫之惡而濟己之私春秋所以徵之也
從祀　竊玉弓
陪臣託禮之正以售其私春秋所以驗其情也
合　獻羽　從祀
樂制復正春秋明僭以識之禮制復正春秋原逆而罪之
得玉弓
春秋紀望國分器之復得所以昭不恭之罪也
玉弓先公之分器也君忘分守而盜得竊諸公宮何以曰孝魯之失政亦甚
矣臣忘付托而離公宮不能守何以曰敬陪臣擅權無忌矣故特書之以罪

其不恭
　竊玉弓　得玉弓
春秋詳望國分器之失與得以見君臣不恭之大也
　及齊平
望國有所畏而結成於大春秋原志以識之也
主豎平傳方其初侵也爲陽州之伏激其出戰之心及其再侵也攻廩丘之
郛致其焚衝之禍魯之於齊蓋已兆甲胄啓戎之端矣於是惴惴以求好周
蓋前行之愆汲汲於行成以息將來之釁則今日之平我所欲也不然景公
無四境之危而國夏諸臣又非久下於人者安能忘侵犯之故而即魯以平
哉
　夾谷公至
聖人相君出會而順理以化強焉
夾谷之會孔子相定公以平齊也犁彌導景公起萊兵以脅魯惟時孔子歷
階而升貽夷夏兵好之常以示之禮援神人德義之失以責其非由是兵車
拒焉享禮罷焉其君動入夷之悔其臣輸謝過之誠是夫子一言之威亦順
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衆不與焉
　乞盟　歸田
觀謝過有文質而二君之優劣判矣
　歸三田
春秋紀大國歸地之誠而不嫌於序績焉
鄆讙龜陰之田齊之得於魯也舊矣茲而歸之非常事耳而獨書來歸者何
蓋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夫齊以東方莫強之國惟欲奪人之有者茲不待夫
兵革之威而甘心於侵疆之侵魯何以得此哉良由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歷
階而升而容貌之動有以消其強暴之氣執禮以辨而辭氣之出有以啓其
悦服之誠是以歸三田爲謝過之質耳聖人成贊之功有如是哉故特書來
歸以序其績若謂其有嫌於自序則聖人以天自處者而亦何嫌之有
　夾谷　歸田
聖人化強而故地歸春秋特詞以序其績焉
以夾谷作歸田之由重歸田作不嫌自序只於書法帶出
　歸濟西　歸三田　歸讙闡
觀春秋殊詞以紀大國之歸地而知聖化之不可及也
總叙開以濟西讙闡作二股見出於魯人之請而以三田重作見由於聖人
之化倒書來不書來書法
　歸濟西　歸三田
春秋於大國歸地有著其出於私者有著其出於誠者
主合看不必泥傳
　歸三田　歸二邑
春秋於大國歸地有所以序化強之績者有所以彰遷善之美者
亦主合
　伐楚次陘　于師　夾谷　歸田
春秋之序績有見伯主以義而服外者有見聖人以禮而化強者
二揚子對去伐楚夾谷同
　伐楚　于師　濟西　夾谷　三田　讙闡
聖人別歸地之誠而序績無異於人已也
總叙後即從三歸辨誠僞意重本股却轉入序績無異於人已
　元年　春王正月　伐楚　于師　夾谷　歸田
聖人之達天合古今人已而一之也
不曰一年而曰元年法乎古制以正次王王次春裁自聖心可見通古今於

一息書屈完來盟序桓以義服楚書齊來歸田序已以禮化强可見會人物
於一身
合　夾谷至　墮郈費
春秋紀內事有見以禮而化强國者有見以禮而化强家者
歸田　墮郈費
春秋紀望國外服內順之事見聖化之大行也
夾谷至　會橐皐
春秋詳紀內好而有以見聖賢却敵之功也
却齊侍兵車之命而夷夏之辨以明犧享禮野合之非而秕稗之弃弗屑遠
內莫强於齊也而夫子能感之以俄頃之化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君子曰禮
之可以為國也如是於魯盟之尋則却之以盟弗可改之道於衛君之執則
諭之以墮黨崇讎之情邊外莫强於吳也而子貢能折之於片言之間非賢
者而能若是乎君子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
歸田　獲麟
聖化行而有以感乎人聖經成而有以感乎天
圍郈　圍郈
春秋紀大夫討叛之難而示以反已之義焉
本傳自天子失道至其理宜矣見理之宜叛與書圍則叛可知句相應自春
秋制法至家隸擬後見勢之宜叛與再書圍則强可知句相應以此二意分
股渾斷蓋家臣之視大夫猶大夫之視諸侯也今之據邑侯犯圍叛其主矣
然專國柄於數世叔孫之叛公室也已久則夫家臣之争叛亦則乎其衆而
理所宜然者耳今之不服侯犯圍肆其强矣然傾公室以自張叔孫之强私
家也已極則夫家臣之肆强亦擬乎其後而勢所必至者耳故書圍以見其
叛再書二卿圍以見其强其義深切著明矣

伐邾　伐宋　戰鞍　伐莒　圍費　圍郈
春秋紀大權之不出於上而迭受其弊也
此亦端本之意蓋惟天子失道故下移於諸侯而大夫始得以竊之不然則
諸侯且不得干之況大夫乎惟諸侯失道故下移於大夫而家臣始得以竊
之不然則大夫且不得干之況家臣乎當以天子諸侯爲主
作三軍　舍中軍　黜奔　圍費　圍郈
春秋原大夫久專而啓叛所以示反已之道也
圍費　圍郈
大夫每討叛而莫制其强春秋皆欲其自反也
弟辰暨仲佗石彄奔
春秋惡大國之薄恩而并罪夫昧義失節者焉
辰暨佗彄而奔陳由宋公弗復地之請也仁人之於兄弟親之欲其貴愛之
欲其富也宋景徇嬖臣之私薄友于之愛地以由袁之械而糊口於四方辰
以弗諫之故而出奔於他國則是嬖臣為重忍絕兄弟之情雖存焉念弗思
孔懷之好薄恩甚矣是不以弟待之也然人臣所明者義辰以迋兄之故而
脅佗彄以奔苟全厥信忍去父母之邦阿私所好相率他邦之適尊君之義
安在乎人臣所立者節佗彄以宋辰之脅而棄君以從昧義徇人奚有自强
之志曲情信物何有不移之操大臣之節如是耶春秋書弟書暨而兄弟君
臣之罪俱見矣
自陳入蕭　自曹入蕭
春秋於叛臣不惟治其逆而復誅其黨焉
君臣之義無所逃也四卿果於為叛大心又往從之據邑叛君罔上肆惡使
天下之臣皆宋臣也君將如之何耶故書及書入以罪之踐邑之臣不可縱
也陳黨四卿以叛曹助大心以入朋奸濟惡仇主助臣使曹陳之臣亦宋臣

也人將如之何耶故書自陳自曹以叛之
入蕭叛
大夫結與國以肆叛春秋兩著其罪焉
自曹入蕭
春秋誅大夫之從叛而必及其黨焉
展暨奔　入蕭叛
春秋之於叛臣始猶薄其責而終則重其罪焉
墮郈　墮費
即望國強都之迭毀而見聖人用禮之兆也
都城嚴百雉之制家畜戒甲兵之藏吾夫子因叔季之患家臣而諭之也於
是叔孫首起而毀郈季孫因叛而毀費焉夫以羈旅之臣而感三桓之貴戚
以片言之頃而革數世之強家此固夫子過化存神之妙綏來動和之機也
推而行諸魯國而準則興滅繼絕而王制無不正矣上安下順而王政無不
行矣大行之兆不自茲謹禮而推之乎所謂期月三年者誠於是言也
墮費
即聖人革僭之迹而見其謹禮之兆焉
城費　城成郛　圍費　圍郈　圍郈　墮郈　墮費
觀強都興革之迹而聖人謹禮之化昭矣
圍費　圍郈　墮郈　墮費
私邑叛見強臣越禮之弊私邑毀見聖人謹禮之化
城費　城郈　城成郛　圍費　圍郈　圍成
推大夫有害於國故陪臣亦害於家矣
合　作軍　舍軍　墮郈　墮費
兵制迭變見強臣越禮之非強都迭毀見聖人謹禮之效

伐陳　會就　墮郈　墮費
執禮以當強國者賢臣之功謹禮而革強都者聖人之化
鄭自五伯之後諸侯之強莫晉楚若也議牲玉帛鄭方未知所息肩矣而僑
如能折之於片言之頃不賢而能之乎魯自三桓以來大夫之強莫叔季若
也土地人民魯方憂其不屬公矣而仲尼能感之以期月之政非聖人而能
若是乎
圍成至
春秋於內君之討強邑而特著其危焉
只重危之也一意書圍成強也乃說事實非書法也危之者以其強而可危
也乃一串意君以強與危分對則失輕重或以傳後聖人得政未專意作正
講不知此乃辨論豈聖人危君以自明乎
合　墮郈　墮費　圍成至
即望國革僭有從違而其機皆決於聖人焉
上見聖人行道之端使推而行之魯國而準則上下相順而王政行矣下見
聖人得政之淺使得志行魯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圍成、圍成至
兵始加於內邑春秋兼責夫昧義者兵繼加於內邑春秋原罪於用人者
上君弱臣強見景公為義之不終下君弱臣強見魯用聖人之不專
伐楚　戰鮮　圍成至
威仲於外見賢臣得政之已久威繫於內見聖人得政之未專
管仲任國政四十餘年而豎刁易牙之徒不得亂於其間孔子聞國政未及
期月而少正卯之徒優肆疑沮於其間
入晉陽以叛
春秋深罪大夫之據邑所以明人臣之義也

鞅入晉陽本拒中行氏非叛也但專土與兵而不知投鼠忌器之戒則是纂
弑之萌也豈人臣無以有己之義乎故書入書叛者加以不順之詞而正其
不赦之罪也

入朝歌以叛

春秋紀伯臣叛君之迹所以見伯主貪利之效也

荀寅吉射不明君臣之義入于朝歌以叛君固天理所不容王法所不赦春
秋歸罪於君者何耶蓋撥亂反正者必本之身身正者物必正晉主夏盟威
服天下及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以致諸侯叛於外大夫叛於內今而據土背
君雖人臣之大惡而貪利棄義實人君之始禍表不正無以正其影源不清
無以清其流臧衰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其晉侯之
謂與故直書於策罪自著矣

城濮 踐土 于溫 于扈 平丘 召陵 于鹹 于沙 五氏 夾
谷 涖盟 于黃 晉陽 朝歌

春秋於伯國原其始之所以服天下究其終之所以離天下

相因講不可分

會扈 召陵侵 祁犂 于鹹 五氏 涖盟 晉陽 朝歌

春秋責伯主貪利棄義既有以致諸侯之貳尤無以制大夫之強也

平丘 召陵 于鹹 于沙 五氏 夾谷 涖盟 于黃 入晉陽
朝歌

春秋紀伯國內外之叛所以著其徇利之效也

徇利之效須有分曉若直責伯主貪利非也蓋以其政專於臣而不能取故
賂行於下而莫能制也使權任於己大夫安得而貪其賂雖貪其賂安得公
行其志哉觀君欲伐楚以寅貸而不行君欲納晉以鞅貸而遂止樂祁來聘
以鞅怒而遂執衛貢不歸遂據邑以相爭皆臣言之而君聽之臣利之而君
縱之也是君不能制其臣臣不復顧其君故曰大夫專政賄賂公行也故曰
國敗由官邪官失由賂章也

于扈 執意如 召陵侵

伯國毋徇利而棄義春秋各因事而致責焉

或略而不序或賤而稱人或書侵以陋之皆以利為貶

于扈 執意如 召陵侵 晉陽 朝歌

春秋於伯國之貪利既隨事以備其責復即事以見其效

取鄟鄅 會扈 召陵侵 祁犂 晉陽 朝歌

逐賢臣而示貪者內君之失縱權臣而肆貪者伯主之非

會扈 柏舉 祁犂 晉陽 黃池

利弊滋而伯權遂移春秋所以深戒也

執意如 召陵侵

春秋於伯國之貪利有因用刑而賤之者有因用兵而陋之者

意如之執君子賤之者以其匿情於邾莒不供之故從志於貨賂貪得之私
忘其不忠而弗逐賢以昭國之是休於邾訴而徒執力以強人之從藉純以
責其抗而所執非罪也重賂以濟其欲而於禮弗謹也故書人以賤之召陵
之役君子陋之者以其柔順於荀寅求貨之私藉口於棄盟取怨之說仗王
朝之威令非無名也而棄楚之義緊損沮舉天下之全力非寡助也而救蔡
之義兵弗揚義可為而徒沮於利也勢可乘而遂怠於私也故書侵以陋之

會扈 召陵侵 祁犂 入晉陽

春秋屢紀伯國之行事而著其徇利之非焉

會扈召陵臣貪利而君不能行其義也執祁卿倘臣爭利而君不能制其擅
也

會扈 召陵侵

會鹿昭公弗納范鞅賂也召陵蔡侯從吳苟寅貸也以利字提任首然後兩伯事兩舉以利而喪義春秋所以貶之也

分有君臣夷夏意

鞅歸

春秋著叛臣侵國之易所以罪伯主之失政刑也

以政刑作眼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刑者所以懲人之不執也晉陽朝歌之叛三子之罪均矣苟欲聲其叛逆以正人臣之大惡法不在所均乎據土背君之逆趙鞅之罪大矣苟欲誅其始禍以從晉國之戮書鞅不在所先乎夫何方其始也既不能致趙鞅之辟而天討不之行及其終也又反徇韓魏之請而不衷之是亢吾恐絳都之入公宮之盟鞅固肆然而無慮矣而不正之返不執之赦其如政刑何扎故持書曰歸以見其易而政刑之失見矣

晉陽 朝歌 鞅歸

春秋原叛臣之罪同而深惡伯主待之異焉

合 曹伯歸 鞅歸

春秋於諸侯復國著王室之失刑於大夫復位著伯主之失刑

無以為天下主對下其能國乎

公叔戍奔趙陽奔

春秋於大夫去國而交著君臣之失焉

戍果為亂者也無稽之言莫之察耳詩曰亂匪自天生自婦人牝之司晨家之所以索也妹喜妲己之寵其後如之何耶而靈公不之鑒也戍非為亂者也無妄之哭莫之逃耳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衆之有齒身之所以焚也虎臺鉅橋之積其後如之何耶而叔戍不之悟也春秋直書來奔而君臣之罪咸著矣

戍陽奔 結奔

春秋紀大夫之迭出見人君有以貽之也

合 朝吳奔 叔戍奔

春秋有因賢臣去國而君臣同責者有因逆臣去國而君臣同責者

上平王不能去讒朝吳惑於位卑下靈公不能遠色叔戍驕於家富

檇李

春秋紀兵而惡遠人之詐勝焉

吳之伐越固為先事加人者矣而禦之責有其道越之敵吳固不得已而應者矣而行之固有其宜不能詞以却之已夫息爭遠怨之道苟能正以禦之不猶得用兵却敵之義乎夫何戰勝是期詐謀用逞始而患其整也則罪人屬劍圖駭吳師之觀既而乘其亂也則姑浮倒戈遂傷闔廬之指幸邀功於一戰爰結釁於四隣卒也蓄憤立庭竟逞於三年之報夷鳩興嘆遂成乎會稽之棲豈非以一戰之快而易一國之危以一朝之憤而貽無窮之禍哉故書敗以罪之

入吳 檇李 黃池 入吳

春秋紀二國兵爭之迹特因其事而筆削以示義焉

越始入吳此吳所為至於檇李也則吳為報怨越固不得已而應之矣春秋特書以貶之者蓋姑浮之戈以詐逞也非正勝也終致吳人之報不亦宜乎既而越閒黃池所以報會稽之棲也是越雖敗吳吳亦嘗有以報之矣春秋削之而不書者蓋夫椒之戰復父仇也非報怨也其於越之報怨豈可例乎

蓋上以吳之敗而見越之詐勝下以越之報而見吳之復仇也須有分曉

蒯聵奔

春秋於儲君之去國而必兩著其罪焉

聵為世子國之本也靈公溺房闈之愛以寵南子而莫保世子是輕宗社所付託也蒯聵聽野敬之故欲殺其母而莫安其身亦輕宗社所付託也故書

世子以兩著其罪
積奔　于戚　圍戚
與國危國本而貽禍春秋罪之也
合　戌奔　積奔
春秋於與國有以失道責君臣者有以失道責父子者
俱爲南子
滅胡以歸
春秋紀小國被患既責其自取尤責其自屈也
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畏天事大智者所以保邦也胡乃棄楚之約而盡
俘其邑是自滅而後人滅之矣雖曰存亡有命豈有啓釁怒隣而可以言命
者乎效死守邦仁者之所以立節也胡乃不死社稷而甘就執辱是既無節
而又無志矣既曰存亡有命豈有貪生忍辱而可謂知命者乎故書滅而楚
書爵者罪不獨在楚也書以歸而豹書名者罪實在豹也其責之不亦深乎
入郢　滅胡歸
小國致患有由而處患失節春秋所以罪之也
方吳之禍楚也胡子既俘其邑又不事焉豈不謂存亡有命何憚於人哉及
楚之加兵也國既亡矣身且歸焉又何其貪生畏死不知有命哉故胡子書
名書以歸以重其咎也
甲寅歲冬余留山邸家屏愼稿

春秋大成題意卷之八
哀公
圍蔡
春秋恕外夷雪小忿之兵所以示復仇之義也
怨固不可圖也亦有時乎不可忘也楚之怨蔡導吳入郢之慘宗廟社稷之
恥也仁人孝子所天心而圖復者今之圍蔡雖男女以辨降其衆矣然君舍
於君之室大夫舍於大夫之室誰則爲之以是報之不爲過也雖彊於江汝
遷其國矣然壞宗廟而徙陳器破郢都而鞭光基誰則爲之以是報之非已
甚也是以逆求之固以怨也以情求之實以直矣何尤乎哉故春秋特書圍
蔡而稱爵恕楚之罪詞也
栢舉　入郢　圍蔡
春秋於外夷必原其報怨得直而恕之也
合　栢舉　圍蔡
遠人恤患春秋以大義予之外夷報怨春秋以大義恕之
闔廬素懷謀楚宰嚭鋭志興吳原其情雖云僞也然而上達天子之命下成
伯討之功其事不亦善乎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雖不言救而特稱
爵以美之降其衆使男女以辨遷其國使江汝以疆語其迹雖云暴也然而
爲宗廟雪恥爲父母復讐其情不可恕乎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畧
而書圍而又稱爵以予之
入郢　圍蔡
春秋紀外暴有奉天討以黙之者有順天理以恕之者
上聖人心無毀譽下聖人心本無怨
比　盟柯　圍蔡
春秋紀兵信也有所以恕夫平怨者有所以恕夫報怨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食牛改卜　辛巳郊

春秋於望國之僭禮必因其失而深譏之也

魯之僭郊固爲失禮又况改卜牛而失之不敬四月郊而失之不時祇以益其僭郊之愆爾故特因事而書以志其失爲後世戒

辛巳郊

春秋於望國衆祀必責其僭禮而遂時也

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禮也魯以侯國而祭天地則非禮矣冬至祭天於圜丘夏至祭地於方澤時也魯以四月而郊則不時矣

合。禘莊公　食牛郊

春秋於望國之僭禮有因祀先之失而書之者有因祀天之失而書之者

惟孝子爲能饗親惟仁人爲能饗帝

伐邾取田盟句繹

春秋紀兵信既詳其罪而必究其私也

是兵列書三卿而詳其事者蓋兵好爲之上權寡小所宜矜恤此有國者之宜鑒也三卿並將傾國興師無刑而伐廼有二邑之取有利而平遂强一盟之恃至於有君在上初不與聞鄰事甚恭卒難見免用是見哀公之失權也邾人之昧禮也三家亦不知睦鄰之義也故詳書以著其罪是盟獨書二卿而從季氏者蓋利賂惡之本根朋黨國之大蠹此古今之大戒也公室四分季門取二陽州未孫叔孫有意如之援陽虎方脅孟氏爲桓子之救是以二家之謀事出有原一盟之要所得遂定至是而昔之不足補矣叔孫之救邾矣孟氏之援結矣故直書以顯其私或以責哀公責邾子責三家分三段作總核詳書書法後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非書法故季氏不取邾田二家各盟所得只可納在伐國取邑內作事實講此主亦齊整

盟句繹

春秋紀內卿要信於小既見其昧義之失尤見其要利之私焉

既取其地而又强與之盟是恃强陵弱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三人同伐而二人獨盟是各盟所得季氏以私報德之故也

邾子朝　伐邾取盟

春秋原望國之虐小而禮義俱背也

禮義俱主哀公

孫齊　從祀　邾朝　伐邾取盟

春秋惡大夫感於己者同而應乎人者異也

叔孟有德於季邾子盡禮於魯其受於人者同伐邾之國而取田讓田於叔孟而不取其賂於人者異聖人謂邾之弱小所宜矜也而虐之如此叔孟之小惠不足償也而報之如彼是但知有己而不知有國矣故詳其罪而著其私也

合中軍　孫齊　竊玉弓　伐邾取盟

春秋原强臣兩德乎人而報之以利所以表其罪也

納蒯聵于戚

春秋於儲君爭國而正以大義大分焉

只主蒯聵爲斷桒上不孝其親下不慈其子大義當絕也故特書納而復繫於趙鞅帥師之下見聵在所當絕而鞅之不知義亦見矣靈公無廢立之命大臣無更立之謀大分尚存也故特書世子於納之下而復繫之衛見輒與國人不當拒而靈公大臣之不早定國本亦見矣

突歸　忽歸　白入　比歸　于戚

春秋變例以紀儲君之復國正之以大義也

突書歸以明其易忽書歸以明其順小白以勢難而書入楚比以有奉而書自皆不書納

突歸　忽歸　去疾入　比歸
春秋述紀貴戚復國各因其事而示義焉
突雖不正內而權臣許立外而大國爲援忽雖不立分有當乎居正義可承乎先君是雖分有不同未嘗如聵而不受於國人也故書歸見其易順而不書納去疾雖正然已則藉齊而展輿據國以立比雖昧義然內承棄疾之召而外有晉人之奉是雖勢有不同未嘗如聵之不受於國人也故書入書自見其難而有奉而不書納
聵奔　納聵
春秋於儲君爭國既原罪於致之者尤著罪於拒之者
主聵而以靈公大臣與子輒國人斷罪蓋聵既出奔則國本不可以不正靈公既無廢立之命而大臣亦無選賢之舉是致爭國之亂者靈公大臣之罪也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以拒父國人乃助輒以拒父是逆人道之倫者輒與國人之罪也故書世子而罪皆見矣二股分有而意歸於單
蔡遷州來
春秋於與國被患而變文以咎其謀之失焉
蔡自降楚以來勢無能爲矣爲蔡者信義以自博經畫以保國則善也夫何既役於楚而復叛請遷於吳而中悔使洩庸納聘遂基遷國之危子駟受刃徒爲于蒸之哭遷之者吳也而請遷者蔡也求以保國而不免於亡國謀之不臧一至於此故以自遷爲文
圍蔡　州來　放獵
與國失謀而委罪於臣春秋所以罪之也
圍蔡　州來
春秋因肆患而怒夫復仇者因被患而咎夫失謀者
主合肴棊報怨得宜蔡謀國失道
州來　放獵
春秋紀與國之事既見其失謀國之道尤見其失御臣之道
弑州來　遷州來
春秋始因遠人侵國而罪夫失守者繼因遠人遷國而罪夫失謀者
當主弑巢傳合肴
合
弑庸　遷州來
從善謀以定國者春秋恕之棄善謀以危國者春秋罪之
上聽爲賁之謀下忽子駟之謀
圍戚
春秋紀與國瀆倫之兵而深誅大國黨惡之罪焉
曼姑舉兵圍戚春秋序齊爲首意豈不曰衛輒以子拒父是爲賊子曼姑助輒拒父是爲亂臣爲國夏者苟能以夷齊之讓而語之於輒使之棄國家而逃之可也以其微之事而語之於姑使之舍爵祿而去之可也顧乃見義不爲肆意妄行提臨淄之師爲圍戚之舉則輒爲賊子而國夏固賊子之黨也曼姑爲亂臣而國夏固亂臣之徒也春秋序齊爲首正所以訓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
納戚　圍戚
春秋之正大倫既罪夫稔惡而尤罪夫黨惡者焉
蒯聵稱世子者蓋蒯聵未嘗見廢於靈公又未嘗見教於大臣輒爲其子於理無可絕也而乃以子拒父可乎序國夏爲首者蓋蒯聵在戚輒忍以子拒父是謂賊子曼姑以臣黨之是謂亂臣齊爲隣壤於義所當明也而乃以亂助亂可乎
四國伐鄭　圍戚
春秋兩嚴黨惡之誅所以深著討惡之法也

州吁弑君而宋殤黨之故公孫文仲主兵而先宋衛輒拒父而國夏黨之故
石曼姑主兵而先齊蓋罪宋齊者所以罪文仲曼姑也罪仲姑者所以罪吁
輒也此義行則外無隣黨内無臣助而亂臣賊子窮矣此春秋之法也
桓僖宮災
春秋並紀毀廟之災所以教孝也
放獵
與國擅逐手謀臣春秋之所罪也
主遷州來傳
執戎歸楚
春秋因伯討而外夷也兩示責伯之意焉
蠻子無罪見執亦書名以待夷之例外之也晉之執戎有二失焉蠻子之來
依信我也乃幸其弱而挾詐以執之其負我也不亦多乎楚人之來請挾我
也乃畏其强而執我以歸之其畏楚也不亦甚乎以主盟之晉而不競至此
其可惡也故稱人以執而又曰歸于楚猶曰京師楚也皆所以責晉也
瑣澤　執戎
春秋原外夷脅伯之情而責伯主事外之罪也
執曹畀宋　執曹歸京　執戎歸楚
春秋兩紀伯討之實而獨傷伯事之壞焉
執曹畀　執戎歸
春秋殊詞以紀伯主之虐夷所以傷其不競也
城濮　伐衛　新城　蕭魚　執戎
春秋於伯國原其世業之久而傷其行事之卑焉
陽生入
春秋紀儲君假國必責子以及其父焉

無以有已子之道也陽生弑父之所愛奪父之所與是自絶於先君而非其
子矣噫泰伯以父志為重而讓季歷伯夷以父命為尊而讓叔齊古人之心
何如而陽生君此也故不稱公子傳子以嫡父之道也景公廢嫡長之君立
庶孽之荼是階亂於後人而非其父矣噫幽王廢宜臼而立伯服獻公廢申
生而立奚齊後日之禍若何而景公不鑒也故繫齊於陽生
荀息　陽生
春秋罪外臣昧義有以其中立而失身者有以其獻諛而受惡者
合　朝吳奔　陽生入
春秋罪内外之君臣父子見諛佞之為害也
上責楚與朝吳皆惑於無極之諛以致君失其臣臣失其位下責景與陽生
皆惑於陳乞之佞以致子之不子父之不父
入邾益來
春秋不諱内君之為惡欲以彰其遷善之美也
魯伐邾而入之以其君歸大惡也何以直書不諱蓋君子因魯善善而惡惡
亦責去惡而遷善今庚邾宮而肆晝夜之掠俘邾君而為亳社之獻魯之虐
邾固惡矣吳師為是充來陽釋人為是取二邑魯之辱國亦甚矣然而後日
邾益之歸足以贖今日虐邾之惡後日讙闡之得足以掩今日辱國之愆壞
於前而修於後無怙終之刑靡有初而克有終得遷善之美苟於此而隱之
則後日之善何由見哉故伐入其國俘獲其君備書而不諱者正以顯歸邾
子之為能去其惡而予之也聖人道隆德大不念舊惡之情見矣
取鄟　取郜　取鄑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讙闡　歸邾益
春秋於内惡而持不諱以其有遷善之美也
當以滅國書取隱君之惡今惡大辱甚不諱閟起同畢澤作
入邾益來　吳伐我　取讙闡　歸益

春秋不諱內君之惡預爲彰善之地也

入邾益來　歸益

望國爲惡而能改春秋直詞以彰其善焉

頓傳散作勿分

合　黑壤　泆隨不見　平丘不與　取鄟　入邾　歸邾

春秋兩隱顯以待君始以見辱之情異終以爲惡之事異也

黑壤之見辱由理曲也故隱之泆隨平丘之自反常直何隱之有昭公之滅

鄟乃大惡也故隱之入邾歸邾之去惡不積何隱之有

納捷菑　入邾　歸邾

伯臣聞義而能從春秋諱詞以著其美望國爲惡而能去春秋隱詞以彰其善

入曹以歸

春秋畧小國見覆之實以其有自取之罪也

曹陽國政不修而田弋是好舊章不守而辨言是聽晉盟主也而背之宋大

國也而奸之輕舉而妄動挑釁以速禍宋人憤之而伐兵遂起晉人疾之而

援師不出吾見國之滅亡非不幸也失人者崩果何爲而辨言是聽耶身爲

囚虜非無妄也比之匪人果何爲而變亂舊章耶苟於此而書滅則亡國之

善詞厥罪隱矣是故書宋入曹以歸而削其見滅之實以見自取滅亡爲後

戒也

執虞公　曹陽歸

春秋責諸侯之取禍有因拒諫以貪利者有因用佞以亂政者

母總于貨寶盤庚嘗以吉邦伯也虞公不知而却宮之奇之忠言貪璧馬以

易隣國假道濟師而從自及焉書曰徇于貨寶國必亡此之謂與因以辯言

亂舊政伊尹嘗以告太甲也曹伯不知而聽公孫彊之辯言圖伯以亂舊政

背晉奸宋而卒自滅焉詩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是之謂矣

合　還州來　入曹歸

春秋罪二國致患有以其棄忠言而失謀者有以其聽辯言而亂政者

棄公子駟之忠言而背楚誑吳是自遷也與盤庚異矣故以自遷爲文聽公

孫彊之辯言而背晉奸宋是自亡也與虞公同矣故不言滅

于戲　三伐鄭　蕭魚　伐曹　圍曹　入曹

春秋褒貶二國有聽善言之利有聽辯言之害

上聽智瑩下聽公孫彊

吳伐我

春秋諱望國下敵之辱所以著謀國者之罪也

楚人圍宋華元却之晉師從齊國佐抗之今一夕三遷吳未若晉楚之暴而

勢張力威魯未及齊宋之蹶何肯攻之衆可用於微虎也而季孫不用以待

之言宜從乎景伯也而國人不從吳方駐師以行成魯即結盟於城下貢降

恐後臨難苟免是棄國也尚謂國有人乎使有華元國佐之臣則不至此矣

故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而直書伐我欲見其實而深諱之以爲後世謀國者

之戒也

入邾益來　吳伐我

春秋紀內事有不諱以彰其善於君者有深諱以著其罪於臣者

當主合看

戰郎　吳伐我

春秋兩紀望國被兵有原其罪於外者有諱其辱於內者

上入鄭伯盟越以定位齊侯會稷以濟奸下入華元以國斃不從國佐欲背

城借一

戰郎　圍宋　宋楚平　戰鞌　袁婁　伐我

春秋變文以紀望國之受兵所以深著內臣棄國之罪也

只以吳伐我獨肸斷作戰即只起陏華元國佐事乃比擬耳

圍宋　及平　戰鞍　袁婁　伐我

春秋兩與謀國之得人者而深責望國之失謀焉

圍宋　及平　戰鞍　袁婁

二臣當國雖而不屈於敵其亦謀國之良者矣

楚以中舟之褰爰興伐袂之師維時華元來埋而諭以紓難之情登林而勵以受盟之誓國㔶不從之語有凛乎不可辱者否則郤及寢門車及蒲胥祀且幾不保矣况能退三十里而結成耶晉以房帷之笑致勤役壁之旅維時國佐申孝子錫類之情明先王疆理之制背城借一之言有毅然不可撓者否則茨焚雍門車侵至海君且幾不保矣况能退五十里而失盟耶

比　戰郲　吳伐我

春秋紀兵有罪伯臣夫將兵之道者有罪內臣失謀國之道者

于郲之師救鄭之圍也戰而罪林父者盖自楚言之火西之討既成伐義之功皇門之攻又得退師之善何纍之可乘哉是以隨會進養晦之言知莊陳否臧之戒林父非不知也雖先穀欲以中軍佐濟獨不能按軍法而行辟乎乃畏失屬之罪遂從分惡之言知難冒進以喪晉師豈爲將專制之道哉視槩書止八人之欲戰荀偃卻二將之班師者有怩矣故以林父主戰吳之伐我入郚之故也盟而罪季孫者盖自吳言之束陽之兗本無取必之心泗上之還已有將歸之勢何虧之難救哉是以微虎奮青攻之勇景伯獻火待之謀季孫非不知也雖叔子偏以偏師戰敗豈不能合餘燼而借一乎乃爲荀免之計遂從城下之盟稾棲下敵以辱宗社豈爲相謀國之道哉其視華元拒楚人之欲盟國佐抗晉人而請戰者有愧矣故不言四鄙及與吳盟

宋楚平　袁婁　書救　偪陽

春秋於外臣有予其得謀國之道者有予其得將兵之道者

即以季孫林父証

伐楚救江　吳伐我

伯國協忠春秋譏其失用兵之法內臣下敵春秋譏其失謀國之道

上不如齊桓晉文下不如華元國佐

召陵　城濮　宋楚平　袁婁

春秋紀事有予二伯得用兵之法者有予二臣得謀國之道者

上繳見異於處父之救江下繳見異於季孫之受盟

晉伐鮮虞　吳伐我

伯國效夷虐小春秋明信義以畧之望國被兵下敵春秋明禮義以諱之

楚虔殲陳奉孫吳也尋後殲蔡誘蔡般也恃威行詐信義俱亡固夷狄之常耳今鮮虞何罪而晉顧效之以伐其國乎故止以國書國㔶不從宋華元也背城借一齊國佐也執詞却敵禮義自强皆謀國之良者今國勢未虧而晉何遽爲城下之盟乎故不言及盟

公至自晉　吳伐我

春秋於望國之君臣有惡其溺於囿者有惡其屈於敵者

上責昭公不當自棄以文公句踐爲前收書至晉而諱見止下責季孫不能自强以華元國佐爲前收不書四鄙而諱與盟

取讙闡

春秋不諱望國取辱之實所以彰其遷善之美也

主益來傳備書不諱意內失地不書而書此即是不諱

歸邾益

春秋特紀內君侵小之迹而其去惡之美彰矣

主歸讙闡傳以改過之大遷善之優作眼發其去惡不積之美曰歸者順詞也

歸讙闡

春秋志大國歸地之順而望國遷善之美彰矣

齊歸地之順以魯歸邾之順致之也就歸字上發蓋始也二邑之取齊固有取地之罪矣而今也歸之蓋亦感於魯之遷善耳否則在魯者且將謀取之也而何有於歸之也哉始也二邑之失魯固有失地之辱矣而今也復歸蓋亦由於魯之改過耳否則在魯者且莫能保之也而何望其復歸也哉故特書歸者順詞以能掩其前惡而美之也

入邾益來　取讙闡　歸益于邾　歸讙闡

春秋詳內君逆順之應見其遷善之優也

總叙只重善魯串作加吳伐我同乃請師辭師意也

取讙闡　歸讙闡

春秋詳大國取予順逆之迹所以著望國遷善之美也

大意與前題同

入邾益來　取讙闡

春秋不諱內君虐小之辱以終有遷善之美也

歸邾益　歸讙闡

望國效順而致故地之歸春秋特著其美焉

會吳伐齊

遠人用兵違乎理春秋所以狄之也

齊嘗請師伐魯而今復辭師於吳宜罪之在齊也君子致貶於吳者蓋以反正之國君子所與遂過之君識者羞之當時齊之請師者以魯之虐邾也而其辭師者以魯之歸邾也因人之順逆為我之行止是變之正也吳乃欲遂前言而不論人之順逆舉兵伐之是不以魯之善為善齊之心為心好善惡惡情與人殊其去禽獸不遠也故特舉號以狄之

入邾益來　取讙闡　歸邾益　歸讙闡　吳伐齊

春秋原大國變於正而深惡外兵之悖理也

歸讙闡　吳伐齊

春秋著大國之行事變夫正而惡遠人之加兵遠夫正也

意即同上

髡頑如會　會吳伐齊

二君以反正而罹禍春秋兩諱詞以予之也

髡頑從楚固為非矣今而從晉是志於禮義之善乃中國之君也諸大夫不明大義乃以棄楚中道而弒之是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故諱書卒者存大義也陽生請師固為非矣既而辭吳是變乎禮義之正乃中國之君也諸大夫不能將順乃以吳伐弒君以說之是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故諱書卒者存天理也

伐陳吳救

春秋抑恤患之夷以見咎有所歸也

陳被楚伐吳也救之以外夷而恤中國以小人而憂君子春秋善之而書救宜也然恤患分災既有可進之行而稱人稱子又有漸進之例何獨以號舉而不進之耶蓋所以深著楚罪而傷中國也自楚言之陳有虞之後滅而僅存今又無故侵伐果何義乎自中國言之陳帝王之胄被伐於楚竟無一人赴援不亦傷乎春秋於此狄吳非惡吳也見吳救而楚伐所以狄楚之不吳君也吳救而中國不能所以狄中國之不楚競也觀傳前曰救在夷狄罪在中國後曰夷狄有君諸夏之亡則大意還重傷中國也只主一意仍以吳楚作眼蓋楚伐而不救則中國之罪無異於楚吳救而不致則中國之善有愧於吳也破云春秋善遠人恤患而抑其詞其傷中國深矣此主甚確可從

突救　狄救　處父救　貞救　會戚　札聘　伐陳吳救

春秋變例以柳遠人之恤患而意有所嵩也
善能救以罪不救此春秋責恤患之例也或稱人而或稱子此春秋進遠人
之例也今吳之救陳既書救以示美矣而何變常例以舉號耶盖所以深著
楚罪而傷中國也照單肢作如照後主將楚罪只作事實
突救　狄救　庚父救　貞救　吳救
春秋屢善恤患之兵而寓責各有所歸焉
狄救　貞救　吳救
春秋迭紀外夷恤患之兵特著其善以重中國之罪焉
以中國夷狄意總論起即以上二股雙提二頭倒單一脚書法照應
會戚　札聘　救陳
春秋變例以待遠人其寓意於夷夏者深矣
會戚　札聘

春秋於遠人有因其慕義而進之者有因其修禮而進之者
盾救陳　楚人伐鄭　貞救鄭　吳救陳
春秋於救兵原情而示筆削之旨焉
工誅亂討賊義不容救故削之下幷紛恤患義所當爲故筆之
城陳　陳吳歸　伐陳救
春秋原外夷侮兵殘夏因寓意於恤患者焉
國書伐我
春秋於望國被兵而特示省躬之義焉
齊師伐我及清凌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盖推甲胄墜
戎于戈省厥躬當時邾益來而讙闡耶邾益反而讙闡歸齊直而曹曲明矣
又有會吳之伐何名乎以故會伐之師方還來伐之兵即至稷曲之戰而鄙
之役有以召之也清泗之淺舟師之討有以致之也自侮自伐又誰懟乎故

春秋亦書伐我欲省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
齊伐西　莒伐東　邾伐南　齊伐北　吳伐我　書伐我
春秋變例以紀望國之被兵所以示省躬之義也
當以異於書四鄙同於吳伐我分股辨斷盖四鄙之伐雖非有異於僖襄之
時也然僖襄之伐罪猶在於敵人而今則不可委之於人矣可以不自省乎
城下之盟雖非有同於吳伐之辱也然吳人之辱寔由己之所爲而今則亦
由己之所致矣可以侵尤人乎故不書四鄙而書伐我
吳伐我　書伐我
春秋於望國被兵有責之以自猛者有責之以自省者
上景伯欲戰微虎欲攻有若與焉而季孫不能自立證以華元國佐下冉求
爲左樊遲爲右孟之反與焉而魯人失於自屈證以傳說曾子
入益來　取讙闡　歸邾益　歸讙闡　會伐齊　書伐我

春秋原望國致師之由而示以省躬之義焉
大意同單以入邾請師取邑賂伐齊曲在我一邊以歸益弭師歸邑賂伐齊
直在齊一邊皆倒伐齊爲致師之由以分斷伐我不書四鄙之意
會伐齊　書伐我
望國逆理以致侮春秋示省己之道焉
合　公不與盟　書伐我
望國理直而見辱春秋示守身之道理曲而受兵春秋示省躬之戒
上孟子曾子證下傳說曾子證決隨易不與同
伐齊艾陵敗績
春秋紀內外交兵必權主客之罪而辨師將之等焉
主戰韓大秣二傳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也盖吳從曾請以報
淺泗之師始秣悼公今爲羸博之役是吳人之伐固有罪矣然齊不聞徵詞

請罪之舉而遽勵必死之圖徒爲虞殯含玉之歌而遽決聞金之誓彼往此
來其罪不亦均乎故書伐書及大夫獲書師敗績者師與大夫敵也盖受命
太史晉歸國子之元加組真書遂致不衷之請是大夫之傷固爲重矣然甲
首三千齊竟敗於三戰革車八百吳遂逞於一俘師敗將傷其重豈可畧乎
故將獲書敗

用田賦

望國變制以困民春秋識之以示固本之意焉

用田賦者以田多寡出軍賦也要之計田而使之出財以充軍賦之用而其
於商賈所當出之賦亦令農民出之非矣全意云以古制言之籍田以力而
砥其遠邇賦地以入而量其有無田主於出粟賦主於出軍其足食足兵之
法秩如也以今制言之夫布出於不毛重稅加於漆林地力薄征以寬農民
增賦竭作以抑末業其重本抑末之意昭如也夫何哀公知不出此軍取於
賦不足也而取足於出粟之田賦取於商不足也而取足於力本之農既非
古者之法又非今時之制吾知財者民之命傷其財則傷民將何以全民乎
民者國之本虧其本則虧國將何以爲國乎哀公謀之不臧而用之不宜也
至此極矣

初稅畝　用田賦

望國兩變法以取民皆賤乎本者也

上足食下足兵履畝而稅是什二也用賦又稅法外之征也

比　作三軍　用田賦

春秋於望國有因兵制變而示謹微之意者有因田制變而示重本之意者

會橐皐

觀對者言以卻外夷之盟見詞之不可以已也

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則由乎中者有本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則質乎外
者有憑有盟弗改之詞有以自見乎必敦之信可尋可寒之語足以逆探其
不允之懷　一

黃池

春秋深致意於夷夏之會所以示治禦之道也

黃池之會經何以先晉子吳而言及耶於此見春秋扶夏抑夷之意矣彼晉
世伯之國也至定公時而伯業已衰吳僭王之夷也至夫差時而桀橫益甚
所以令此之會爭長於晉而主柄於吳天下成兩伯之勢無惑也聖人修經
以爲晉室雖衰而會盟之柄不可以假人吳國雖強而借竊之夷不得以自
大故存亡者天也而在我之事務有以勝乎天既不允吳以拂天地之經得
失者人也而天下之勢終無以加乎理亦不列書而傳氏實之疑是故吳人
主會矣而先晉者紀常也吳人僭王矣而書子者正名也以會兩伯矣而書
及者著實也無非訓後世治中國禦四夷之道也吁以此爲防猶有位上羣
于如漢蕭侍之議稱臣突厥如唐劉文靖之策父事契丹如晉石敬瑭之行
者豈春秋之義有不明乎

召陵侵　皐鼬　吳伐我　艾陵　黃池

春秋原內弱外強之實而示乎治內禦外之道焉

晉自定公失政召陵無以擒夷皐鼬徒以從晉勢之弱也何如吳自夫差桀
橫從齊而加兵於魯戰齊而艾陵獲績勢之強也何如然晉雖弱也而分爲
中國之伯義所當尊者也豈可以其勢之弱而卑之吳雖強也而分則僭王
之夷義所當抑者也豈可以其勢之強而先之故於黃池之會必以及書既
不氏實傳疑而訓後世治中國禦四夷之道亦見矣

比　會虢　黃池

春秋紀夷夏講好有重信而先伯臣者有存防而先伯主者

楚子圍爭歃而先趙武吳夫差爭長而先晉定抑楚抑吳意自不可忽

仝 會中 黄池
春秋紀内外講好有所以既中國之宗夷者有所以抑外夷之抗伯者
上以楚子爲主而不殊淮夷者所以傷中國之衰也下以晉先吳而書及者
所以存中國之防也
會首止 黄池
春秋始因上下講好而謹大分終因内外講好而謹大防
上及以會尊之也君臣之分也下會而及抑之也夷夏之防也
會潜 黄池
春秋紀好始示外夷之音終示禦夷之道
於越入吳
春秋紀强夷之被兵所以示競力之戒也
越之入吳乘黄池之會也虜太子友姑蘇惡極而罪大矣聖人則悲夫差之
以强有力而斃也自古善爲國者尚德而不尚力競義而不競勢吳誠德以
爲威順義以勤豈惟於越天下無敵焉乃縱淫威以毒人蔵禍心以先晉自
謂莫已若也豈知句踐之衆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耶國都造而宗社蒙恥何
貴於前日之雄民人亂而嫡冢就俘自貽夫今日之慼效尤之禍反乎爾也
而越之勢所不免也不祥之器事好還也而吳之理宜得報也競力不道是
尚不足以戒乎春秋書於越入吳在黄池之後所謂不待貶絶而罪自見矣
栢舉 入吳 黄池 入吳
春秋兩紀强夷力勝而被兵所以著尚力之戒也
莫强於楚而吳能勝之則宜下此者不足言也乃吳方病楚而越遂病吳焉
非越之强於吳也盖吳可以力勝楚則越亦可以力勝吳理固然耳故書入
吳於栢舉之後莫强於晉而吳能屈之則宜天下莫能爭也乃晉方辱於吳
而吳遂辱於越焉非吳之弱於越也盖晉既可以力勝吳亦可以力勝理固
然耳故書入吳於黄池之後上吳闔廬宰嚭越王允常下吳夫差王孫雒越
王句踐
入吳 入吳
春秋兩紀遠人之被兵所以示競力之戒也
意亦同前
仝 圍郚 圍郚 入吳 入吳
春秋有因强臣討叛而責其自反者有因强夷被患而責其自取者
皆就强力相乘之理發揮
歸邾益 歸讙闡 黄池 入吳
望國遷善人亦應之以善外夷尚力人亦勝之以力
比歸 入吳
春秋紀遠人有負惡而見報於天者有恃力而見報於人者
天道福善而禍淫則楚子虔是也人道好謙而惡盈則吳夫差是也
獲麟
聖經感天道而終可以見相通之妙矣
帝王之世嘗有麟矣春秋之時何以獲於魯之西狩盖聖經之成有以感之
耳蕭韶九成鳳凰來儀關雎化成麟趾致應感應之理不可誣也吾夫子之
筆削告終而帝王之道以明予奪既成而帝王之法以著故志壹爲能動氣
人定可以勝天彼蒼眷顧再呈間世之珍不殊蕭韶之感也仁獸降生於昭
文明之端無異關雎之應也始以人事終以天道聖人與天同一理者乎宜
其以獲麟而絶筆
元年 春王 于蔑 于鄗 歸賵 獲麟
聖經之作有以明人道於始而感天道於終也
元年 歸賵 杞子朝 司城奔 獲麟

聖人修經有所以始有所以約有所以終焉

何以始乎隱公以三綱淪九法斁也何以約乎魯史以幽厲傷之杞宋無徵也何以絕筆於獲麟以天道終也

元年　春王　獲麟

聖人修經以王道之微而始以天道之應而終也

何以始乎隱公云云　何以絕筆於獲麟云云　王道天道對看

合　元年　獲麟

觀聖人之修經有以明人君之用而感天道之應焉

一年何以曰元蓋元日紀於舜典元祀稱於商訓其義有自來也夫子既有德無位不得行帝王之道於當年故假史修經將以垂帝王之法於來世故謂一為元天地參兩之義備矣豈徒然哉而特何以獲麟蓋簫韶九奏而鳳儀關雎化成而麟趾應其感不可誣也夫子二百餘年之筆削吉終而帝王之道已明一十二公之予奪既成而帝王之法已著故文成麟至天人感應之際深矣豈偶然哉

甲寅歲冬余留山邸家屛慎稿

〔清〕單鐸撰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十二卷

清乾隆刻本

春秋事義合注序

予既為單木齋氏叙周易顕指時
天子方詔舉經學之士將以木齋姓名
上諸大府比来辭謝與之談經具有原
本更出所著春秋事義合注十二卷索
叙余閱竟迺為序曰比事屬辭春秋教

也聖人欲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於百
世故凡尊王賤霸正名分定是非一以
撥亂反正肆于好惡至公而已矣厥後
三傳出而左氏尤號精備其事詳而義
晰其辭文而時有合于經學者舍乎此
而別求事與義則事不明而義不著無
以得聖人之心木齋於此研究有年以
左氏記事多不言聖人之義而諸儒釋
義又多遺左氏之事乃採左氏言事之
精義而復取諸儒之正論以著于篇其
於比事屬辭之旨殆有合矣乎昔啖助
嘗攷三傳短長成集傳更攝經條為統

例其門人趙匡損益之陸淳師匡纂其
文為集傳纂例別撰集註微旨辨疑諸
書元時集注已佚而纂例微旨辨疑三
書則從曲出之請刻于江西行者迄今
傳于世論者謂有功於春秋余讀木齋
是書嘉其事義之簡明能折中乎左氏

諸儒之說世有曲出其人不可以請于
朝行于冊而繼啖趙陸三公後哉
乾隆庚午季夏朔日盥象居士仁和沈
廷芳書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一

勅授文林郎[illegible]錫著

隱公 惠公子名息姑在位十一年

元年

春王正月

春正月而筆之以王者尊正朔也明周制也且所以警天下諸侯之不王者春秋首提此字大義稟然矣不書即位隱讓桓不成即位之禮也○周易於乾坤兩卦首提陰陽二字三百八十四爻之吉凶悔吝皆從此變化而出春秋一書首提王字二百四十二年之禮樂征伐皆從此權衡而定述者之明作者之聖非我孔子其孰能與於此哉嗟乎至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

蔑魯地今兖州府泗水縣東姑蔑故城是也曲禮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儀父邾子克之字也及者內爲志也言自我而及於彼也魯侯爵稱公臣子之詞也夫公之爲公也宜上輔天子下安黎庶中與列國小則事大大則字小此所謂治安之侯庶不負乎爲公之道乃不是求而汲汲焉與小國私相盟約故凡書盟皆春秋之所惡也

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鄢

鄢潁川鄢陵縣今屬河南開封府書鄭伯罪之在伯也惡養天倫使陷於罪不可以爲兄也不

稱弟志在篡國段不弟也曰克力勝之詞也曰於鄢撲之爲已蹙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妾也初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曰天王則至尊也曰惠公仲子則至畀也以至尊賵至畀人道之大經拂矣曰宰天子之冢宰也咺其名也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貝玉曰含

九月及宋人盟於宿

宿小國今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有故城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故爲宿之盟宋稱人宋之微者也方與小國之君盟又與敵國之微者盟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隱

公之謂也故削不書公聖人之所恥也高氏閌曰桓宋出也隱公懼宋故與宋合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國伯爵天子之大夫也無王命而私來聖人之所戒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孝公子書卒魯之卿也不官者辠其重且不與其以公子故而使爲卿也所以戒世官也

二年

春公會戎於潛

戎今曹州府曹縣故戎城是也潛魯地今兗州府西南境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曲禮下云諸侯相見於隙地曰會會戎非禮也聖人之所謹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國名今沂州府莒州是也向今江南鳳陽府懷遠縣西四十里有故縣村漢置向縣莒子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曰入以兵也

無駭帥師入極

極小國今兗州府魚臺縣西有極亭不書氏未賜族也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卿而帥師大夫專征伐之漸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於唐

唐魯地今兗州府魚臺縣東十二里孫氏嘉淦曰會戎非禮也盟戎非策也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卿爲君逆也張氏洽曰男女之配萬事之先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此哀公問所謂大昏既至冕而親迎也詩稱文定厥祥親迎於渭是也

紀子伯莒子盟於密

密莒邑今萊州府昌邑縣東南十五里有密鄉故城程子曰闕文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不書
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
鄭人伐衛
鄭共叔之亂共叔之子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
之伐鄭取廩延王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征
伐者天子之大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
法所禁況一二兄弟不能和協使餬其口於四
方又極之於其所往汪氏克寬曰鄭莊志欲殺
段又欲絕其嗣而夷之去年以王師虢師伐衛
南鄙又請師於邾今再伐衛窮兵黷武遷怒復
怨故於段曰克著其忍也於衛曰伐著其暴也
三年

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災咎象也克
謹天戒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
來必
矣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實以壬戌
崩赴以庚戌故書庚戌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左作君氏隱公之母也公羊作尹氏天子大夫
家父之所刺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王之卿士也曰子有父在也父在而使其
子君與臣皆失也曰來求賻周與魯皆非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初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
焉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任也羣臣欲
奉公子馮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
稷苟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使公子馮出
居鄭與
夷立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
石門齊地今泰安府長清縣西南孫氏嘉淦曰
齊鄭合也齊鄭合而天下始多事矣故志之○
魯與宋和故齊人越魯而遠交夫鄭出渙而萃
萃則必有所丹焉此古今來興霸之始也霸者

興而天下愈無王
矣聖人之所傷也
癸未葬宋穆公
魯使會葬故書亦
以見不葬天王也
四年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也取者收奪之名肆行致討而强奪
其地故書伐書取以著其惡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州吁衛莊公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
易有之臣之弒其君子之弒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出辨之不早辨也衛莊公之謂也夫弒君弒父聖人所不忍言亦臣子所不忍聞然而必志之者曰此與山崩星隕同一記異也以見人倫之大變天下之大惡有國有家者之大戒臣子之罪固無所逃於誅討而為之君父者亦不可不謹履霜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於清

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公與宋公為會期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蓋邀公以伐鄭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二年伐衛之怨於鄭使告於

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是役也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宋殤不討衛亂而反從其邪說故以宋公為首諸國為從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再序四國言四國合黨已非而翬復帥師所以深惡羽父之專而無君之心兆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於濮

濮陳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之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於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於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於陳君子曰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不書曰衛石碏殺州吁而書曰衛人者蓋書石碏則一人之私討書人則衆辭也舉國殺之也以見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也而天王之不王諸侯之不侯亦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桓公弟也先在邢衛人迎而立之是為宣公此書衛人言衛人也而立其君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也

五年

春公觀魚於棠

棠今兗州府魚臺縣魚亭山是其處也曰公觀魚曰於棠言以公而觀魚而且於棠賤自見矣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為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弗聽僖伯稱疾弗

從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衛侯爵謚公僭也季氏本曰禮賤不誄貴幼不誄長故大夫之謚請於諸侯諸侯之謚請於天子是勸懲之權制於上也世衰諸侯死不請謚無怪乎其加溢美之稱矣

秋衛師入郕

郕國也今兗州府寧陽縣北有盛鄉城是也昔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然衛宣權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衆臨戎失君道矣况以師而入兄弟之國乎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仲子桓母也考者始成宮而祀之也禮諸侯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祀之所故立別宮以祀之也仲子妾也而立別宮非禮也六羽者六佾也佾干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乃用六羽曰初言前皆用八也以六羽祭仲子以妾而僭魯公仍非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宋人取邾田邾人會鄭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是役也主兵者邾故邾雖小國而序於鄭上

螟

虫食苗心曰螟食節曰賊食根曰蟊食葉曰螣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書螟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辛己公子彄卒

魯大夫臧僖伯也孝公子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汪氏克寬曰僖伯以先公子必未賜族蓋左氏追稱氏加陳桓未卒而稱桓公有寵於王

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今河南開封府許州長葛縣北十二里有故城宋人伐鄭以報入郛之役也圍者環其城

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也家氏鉉翁曰宋穆公受國於宣公及其卒也復以歸宣公之子而使己子馮出居於鄭殤公不仁日以殺馮為事輒率諸侯伐鄭以有東門之役自是兵連不解宋殤實為禍首書伐書圍責其暴也邾人連鄭兵伐宋宋不報邾而報之於鄭殤公之意可知矣

六年

春鄭人來輸平

和而不盟曰平輸納也初公未立與鄭人戰於狐壤元年及宋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其秋會師伐鄭則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宋來告命公以使者失辭怒而止其冬宋

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有間可乘故自屈損以求成蓋欲離魯宋之黨爲他日敗宋之計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於艾

艾今沂州府蒙陰縣西北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始平於齊也趙氏鵬飛曰自石門之盟而知齊鄭爲與國齊將救鄭則地屬於魯不求魯無以救鄭鄭來輸平齊爲之謀也故鄭使反命而齊爲艾之盟

秋七月

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

冬宋人取長葛

始則圍之旣則取之其罪著矣

七年

春王三月叔姬歸於紀

叔姬伯姬之娣也伯姬歸于二年叔姬至是歸待年也夫女待男行自歸非禮也

滕侯卒

滕國今兗州府滕縣凡諸侯卒自外錄葬自內錄滕以鄰境訃告雖及而魯不之恤怠於禮而弱其君也不名史闕文也

夏城中邱

中邱魯邑今沂州府東北二十里有中邱城書城完舊也書築剏始也夏城中邱使民不以時矣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字夷仲齊僖公同母弟也來聘結艾之盟也禮小聘曰問使大夫大聘使卿今不使卿而使弟罪其有寵愛之私也古者年四十而仕五十而爵天下無生而貴者齊侯愛其弟未可爵而爵之亟交於諸侯卒之其子弑齊君而亂齊國是以君子重焉耳

秋公伐邾

公距宋而更於鄭平欲以鄭爲援特宋及鄭平盟於宿故公伐邾以求好於宋亦以懼鄭也宋

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則邾人無罪公渝艾之盟而伐其國非義之甚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國名今河南衛輝府輝縣西南二十里有凡縣故城伯爵周卿士也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

戎伐凡伯於楚邱以歸

楚邱衛地今曹州府曹縣東楚邱臺是也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邱以歸書伐見其鳴鐘鼓而公行不軌也書於楚邱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也書以歸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

八年

春宋公衛侯遇於垂

垂衛地又名犬丘今曹州府北句陽店是其地也齊侯將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衛侯許之故遇於犬丘無諸侯相見之禮猶不期而會者焉故書曰遇旣有會期乃請先見則非遇矣恐見疑於齊陽爲遇者耳蓋宋公不欲與鄭平故瓦屋之盟無鄭伯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也周宣王之母弟封鄭爲桓公以祊爲助祭泰山湯沐邑是時宋公子馮在鄭則鄭爲宋之讎也宋衛方睦而魯又伐邾以求宋好故鄭莊以懼

宋而結魯前年來輸平旣約之以言今年來歸祊則啗之以利亦知湯沐之邑先祖所受未可輕與故以周不祀泰山之故請爲周公立廟旣歸過於天子又將以貨取魯先儒謂鄭莊小人之雄信哉

庚寅我入祊

言入受祊也呂氏大圭曰左氏言以祊易許經文未見以祊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魯結鄭旣而桓公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於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謂之易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別於太上禮也亦所以謹終辨實使邦君之名諡可考而不至於混淆耳不名史失之也不葬魯不會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

瓦屋周地今開封府洧川縣南二十里瓦屋里是也程子曰宋爲主也盟於鄭絕也孫氏嘉淦曰首宋序爵也春秋之初猶序王爵桓文以後首伯國則無王矣是盟也鄭不與者有怨於宋也魯不與者受祊於鄭也

八月葬蔡宣公

三月而葬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於浮來

浮來紀邑今莒州西二十里有浮來莒小國人微者公與之盟謙不中禮矣宿之盟不書公先儒以爲殺恥也亦蒙上三月盟蔑之文惡其盟之屢也此則書公亦蒙上瓦屋之文見諸侯盟於彼公又盟於此各相援結惡其盟之亂也

螟

記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胡氏曰凡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
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復稱公曾
孫凡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皆稱
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其世爲大夫
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無駭公子
展之孫也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
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
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
族邑亦如之命
以字爲展氏

九年

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南氏季字也古者諸侯於天子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

侯不可以若是恝故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
順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
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
侯之災隱公卽位九年於此未嘗朝聘於周敗
爵削地可也乃刑則不舉慶遣使聘則王之不
王如此矣征伐安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不
臣如此矣政事安得不自大夫出乎春秋之亂
誰之咎也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周三月夏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
大震電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
見而大雨雪陰氣縱也陽失節陰氣縱公子翬
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挾卒

挾魯大夫
未賜族

夏城郎

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
日至而畢時也城中邱城郎而皆以夏則妨農
務而非時矣蓋魯將北會齊鄭以伐宋疑宋爲
批亢擣虛之策故城郎以備之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於防

防魯地今沂州府費縣東北六十里有華城防
在其東南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
討之使來告命會
於防謀伐宋也

十年

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於中邱

爲師
期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翬魯大夫也伐鄭則固請而行今伐宋又先期
而往不待鍾巫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於菅

菅宋地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於老桃壬戌
敗宋師於菅夫鋒宋者鄭也助鄭者齊魯也而
敗宋師獨書曰公病公以貪利之故而爲鄭所
役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今在兖州府城武縣東南八十里防今在兖州府金鄉縣西二邑鄭入之以歸於我也不書鄭譏不在鄭也一月而再取兩邑甚之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時鄭師入郊猶在郊宋衛以奇兵乘虛入鄭也湛氏若水曰書宋人衛人入鄭著擅興反覆相攻之罪也夏鄭與齊魯伐宋秋宋與衛人伐鄭干戈相尋王法不禁觀其所書聖人之志可見矣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國今河南歸德府考城縣東南五里考城故城是也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為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戴鄭之與國也宋既連兵入鄭又復移兵以戕其附庸故鄭人圍戴內外合攻取三國之衆焉其殘民也甚矣

冬十月齊人鄭人入郕

郕衛之與國而齊人之所欲也齊既助鄭伐宋故鄭亦助齊入郕入者掩其不備而入之也

十有一年

春滕侯薛侯來朝

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君是時伐戴入郕小國皆懼故二國來朝當時諸侯未嘗一朝天子獨相率而朝魯魯亦偃然受之而不辭且令同日並見又引天子以自況隱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於時來

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里謀伐許也許與鄭接壤鄭之所利也鄭莊以小利餌魯隱既與之伐宋為鄭報怨又將與之伐許為鄭益地鄭則不仁而魯齊則不知矣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公及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弗受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夫伐許者鄭也有許者鄭也書公及齊侯於鄭伯之上惡其助鄭之惡也不書滅未絕其祀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弒之初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射圃館於寪氏壬辰羽父使

賊弒公於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劉氏敞曰何以不地弒也弒則何以不言弒不忍言也何以不書葬賊未討也故不書弒者所以示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也不書地者所以示臣子於君父有不沒其實之忠也不書葬者所以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也非聖人莫能修者謂此類也

卷之一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二

桓公 惠公子隱公弟名軌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以位故弒君即書即位著桓之忍也公羊曰如其意穀梁曰是無恩於先君也

三月公會鄭伯於垂

公以簒立而懼諸侯之討已故外援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耳

鄭伯以璧假許田

許田者初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其地近鄭前此歸祊者以懼宋故而以利取魯及桓公簒立先欲結鄭自固於是乎莊公乘間而要之以許田也桓公既有不得不予之心又知許田有不可輕予之理故假諸侯相交有執圭璧致信命之道彼以璧來我以田往暫假之云爾春秋不書曰易而即書曰假兩公之委曲心情見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於越

鄭納許田也故盟曰渝盟無享國弒君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先定之其罪大矣

秋大水

凡平原出水爲大水

冬十月

二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初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召公子馮而立之君子以爲督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弑其君

滕子來朝

朝賊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於稷以成宋亂

公會諸侯於稷將欲誅督以平宋亂乃受賂而還則馮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無討平宋亂者一適所以成宋亂耳魯桓弑君之賊與督同惡相長特書其故情見乎辭矣

夏四月取郜大鼎於宋戊申納於大廟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

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昭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劉氏敞曰此取之宋其謂之郜大鼎何郜所守之大鼎也武王克商封諸侯班宗彝以爲子孫藏郜以不義失之宋以不義得之雖久非其有也故謂之郜大鼎不曰宋納而曰取罪公也

秋七月杞侯來朝

朝賊也

蔡侯鄭伯會於鄧

始懼楚也楚僭稱王憑陵江漢蔡鄭居天下之中而近楚故以懼楚而會謀於鄧

九月入杞

方來朝而遂入之桓之暴也

公及戎盟於唐

吳氏澂曰隱公因戎之請盟至再而後與盟今戎不請而桓及之盟蓋與及鄭盟越之意同

冬公至自唐

告於廟也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飮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告至則書不告則不書而義則隨事

見矣

三年

春正月

不書王闕文也

公會齊侯於嬴

嬴齊邑今泰安府東南有故城自求昏於齊也是時鄭莊善用兵齊爲强國故以賂結鄭以昏求齊所以逭弒君之討而終殞於齊天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於蒲

蒲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長垣縣治故蒲城是也胥相也申約言以相命也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相命近正也

六月公會杞侯於郕

杞來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食之且既其爲變大矣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罪人也使逆女桓不以爲罪人也

九月齊侯送姜氏於讙

讙今泰安府肥城縣西南有故城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

公會齊侯於讙

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輕禮而重勢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公受之於讙故稱夫人曰至自齊不與公偕至也已失倡隨之義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致夫人也

有年

志少也

四年

春正月公狩於郎

得其時失其地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氏伯糾其名也聘弒君之賊崇亂也

五年

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程子曰甲戌下文闕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夏齊侯鄭伯如紀

以尊朝卑將欲襲紀也此齊人滅紀之始而紀侯去國之由吳氏澂曰許近於鄭紀近於齊鄭欲得許與齊同謀而卒得許齊欲得紀與鄭同謀而卒得紀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叔天子之大夫也之子者幼弱之辭亦未命之稱也著奬逆之罪亦見所使之非也

葬陳桓公

使會葬故書

城祝丘

祝丘魯地今沂州府東南五十里有即丘城齊將襲紀公欲助紀而畏齊之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之師伐鄭鄭伯禦之戰於繻葛王師大敗夫鄭伯不朝固有罪也而楚僭王號我執王臣魯宋之弒君自立皆置不問豈天命天討之意乎故書曰王恒辭也不曰以天子得用諸侯之師也曰從王猶存君臣之分也鄭人大敗王師不書以臣犯君大變也固臣子之所不忍言又以存天下後世之防也曰蔡人陳人衛人王則親征而陳蔡衛乃以微者從王也不曰討而曰伐則失天子之正而鄭之敢拒王師亦可知矣

大雩

大雩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秋而大雩不時也亦僭也

螽

記災也繼雩書螽旱蝗並作也

冬州公如曹

州國名今青州府安邱縣淳于城州所都也曹今曹州府定陶縣西北四里有定陶故城即曹國也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外相如不書此書過我也程子曰州公嘗爲王三公故稱公

六年

春正月實來

州公也實其名也自曹來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經如曹間無異事省文也冬如曹尚爲君

也故以諸侯書之令不能反國則匹失也故名之

夏四月公會紀侯於郕

郕魯地今兗州府寧陽縣東北九十里有故城齊欲滅紀故來謀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簡車馬也大閱之禮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曰大閱則踰禮矣

蔡人殺陳佗

佗立踰年不稱君者以賊討也魯桓弒君而天王來聘宋督弒君而四國納賂揚此所以抑彼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以大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公羊曰子同生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名無正也何氏休曰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不稱世子未誓於天子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冬紀侯來朝

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於齊公告不能卓氏爾康曰齊欲滅紀魯與齊好不敢顯言為紀求成耳非不能也

七年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咸丘魯地今曹州府鉅野縣南有咸亭焚者焚林而田也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焚咸丘譏盡物也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麇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焚林而田則物無遺類非先王仁民愛物之心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國今湖廣襄陽府穀城縣治鄧國今湖廣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書名者惡其以遠國而朝桓也兩書來朝非其朝所不當朝也

八年

春正月己卯烝

杜氏預曰此夏之仲月非為過而書者為下五月復烝見瀆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天子之大夫也桓不朝而王屢聘失道之甚也

夏五月丁丑烝

再書而一貶也君子之祭也敬而不瀆思而不忘

秋伐邾

以强陵弱以衆暴寡桓之惡極矣

冬十月雨雪

今八月也書時失

祭公來遂逆王后於紀

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曷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據此義得專命不報遂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公以遂行為罪矣不稱女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也曰遂見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

九年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周桓王后自歸者而言故不稱后而稱字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冬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享曹大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大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楊氏士勛曰世子攝君謂會同急趨王命者也今曹伯有疾雖闕朝魯未是急事而使世子攝位來朝非正也

十年

春王正月

庚申曹伯終生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

秋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

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有桃城杜氏預曰衛侯與公為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弗遇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書曰來戰罪三國也先書齊衛仍以周班正之也張氏溥曰春秋罝魯而罪三國非寬魯桓譏三國之昧大義急小忿也程氏端學曰魯衛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

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緜交一有間隙則忘親背盟與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爲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爲後世鑒

十有一年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於惡曹

戰而復盟同絕魯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世子忽立是爲昭公胡康侯曰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互爭兵革不息忽儀亶突之際其禍憯矣亂之所生也

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莊公之事可爲永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三月而葬速慮有爭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祭鄭地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于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夫仲鄭相也知偷生之爲安而不知死節之爲義從亂以忘君不忠甚矣然擅執之罪宋亦不得免焉

突歸于鄭

不稱公子絕之也不繫以鄭明突之不宜有鄭也曰歸者易辭也

鄭忽出奔衛

忽以國氏正也名之不能君也不稱世子已爲君也不稱鄭伯未踰年也曰出奔罪祭仲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於折

柔魯大夫未賜族者蔡叔蔡侯弟也此大夫會盟諸侯之始大夫與諸侯盟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

公會宋公於夫鍾

夫鍾今兗州府寧陽縣盛鄉城春秋郕國其北有夫鍾里齊衛鄭三國皆與魯絕故桓公急欲與宋爲援而不憚其會之數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於闞

闞魯地今兗州府汶上縣西有闞亭

十有二年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於曲池

曲池魯地今曲阜縣東北四十里源出石門山平杞莒也隱四年莒人伐杞於是魯爲盟以平之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於穀邱

穀邱宋地燕人南燕大夫欲平宋鄭也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卒子林立

公會宋公於虛

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於龜

龜宋地黃氏正憲曰按折關夫鍾之會是宋欲親魯伐鄭故數會於魯地宋爲主也此龜虛之會是魯欲平宋鄭宋不受平故數會於宋地魯爲主也

丙戌公會鄭伯於武父

武父鄭地今直隸大名府東明縣西南有武父城初公欲平宋鄭宋公辭平故有是會以是知有伐宋之心矣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卒子朔立邵氏寶曰日同而地異故兩書焉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宋不與鄭平故公與鄭有伐宋之舉獨不思己則弒隱馮則弒殤突則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也故稱伐宋而書戰於宋以見三國之同惡相濟所以深著其罪也

十有三年

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人敗績

齊紀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此以紀爲主見紀之以小讎大而幸勝焉禍之始也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內錄也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

春正月公會鄭伯於曹

曹人致餼禮也熟曰饔生曰餼王氏葆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伐十三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於曹同惡相濟明矣以曹素與魯協故會於其地

無冰

時燠也

夏五

傳疑也

鄭使其弟語來盟

來尋武父之盟且修曹會之好也使其弟知諸大夫有所不心乎突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御廩粢盛之所藏也書災所以重宗廟也

乙亥嘗

壬申災而乙亥嘗既不時且所以供粢盛者苟簡滅裂槩可見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蓋至是而宋人怒鄭甚矣突之立也宋實立之鄭以宋貪賂之故叛宋結魯而更伐宋故宋人結連四國之師以伐鄭夫鄭忽當立宋人貪賂而立突是脅篡也及鄭叛乃以一國而擅用諸侯之師殘其郊牧焚其城郭驟其大宮罪大惡極齊蔡陳衛輕民之命而爲他人役是亦聖人之所惡也

十有五年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求車非禮也劉氏絢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不至於有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辠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崩莊王立至莊三年乃葬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顛倒甚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以告其母其母告祭仲仲殺雍糾厲公出奔蔡書名奪正也

鄭世子忽復歸於鄭

稱世子明忽世嫡當嗣也

許叔入於許

許叔許莊公弟也隱十年鄭使許大夫奉以居東偏者今因鄭亂竊歸故不稱歸而稱入

公會齊侯於艾

艾齊地魯與齊絕僖公卒襄公新立卽與魯通好焉有邪意焉彭生之禍兆於此矣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今濟南府東二十里有牟城葛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有葛城在汴河之南

秋九月鄭伯突入於櫟

櫟今河南開封府禹州是也鄭別都也櫟人殺檀伯鄭伯遂居櫟蓋將以逼鄭也忽亹儀之事皆略而不書以見大都耦國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矣此春秋所以爲簡嚴之書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

袲宋地今江南鳳陽府宿州伐鄭納突也師克而還宋方伐突今又納突春秋諸侯大半如此其無恒王氏葆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羡故嘗伐之突之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又納之

十有六年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於曹

會於曹復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伐忽也屢稱伐鄭見忽之不當伐也自是鄭忽不復見矣杜氏預曰蔡嘗在衛上今序陳下蓋後至聖人仍而不改見諸侯以意爲向背而王制不復存矣

秋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而突之得國可知矣

冬城向

汪氏克寬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時非可月成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朔讒殺其兄而居其處因以有國後陵蔑天子周室欲討而後公子洩公子職因王命立黔牟而逐之也故書名討之也

十有七年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於黃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於趡

尋蔑之盟也隱元年書及公欲之也此書曰會儀父來與魯盟也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於奚

奚魯地今兗州府滕縣南奚公山下有奚邑夏車正奚仲之國也疆事也齊侯屢與魯會意在文姜故責之會勉於祀平以媚魯奚之戰則又以兵威廹之必欲公與文姜至齊而後遂其欲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卒哀侯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於蔡

季蔡侯弟季字也桓侯無子故蔡人召季而立之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人亦多愛其君莫能愛君以禮而季子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趡之盟張氏溥曰齊侯魯疆背盟者齊邾宋爭疆啓兵者宋抑否爭從亂誰爲之是故譏桓盟者甚於隱之盟蔑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不書日官失之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

公會齊侯於濼

濼水名在濟南府歷城縣西北入濟今豹突泉即濼水之源公蓋與姜氏俱行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因會而往故曰遂不日及而曰與罪夫人之專也蓋姜氏欲如齊而公與之也曰遂如齊亦齊侯之志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於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初公將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

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巳丑葬我君桓公

隱公之不書葬賊未討也桓公之書葬不討賊也桓公薨於夏而葬於十有二月巳歷七月有餘而不見有復讎之舉魯必以彭生之殺爲了事而知莊公無復讎之志矣君父之讎不共戴天而曰賊在於外君子恕焉恐非聖人書葬之意

卷之二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三

莊公 桓公子名同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春王正月

先君不以其道終公不行卽位之禮故不書卽位

三月夫人孫於齊

夫人隨喪而歸想衆怒羣詬內慚不安故出奔齊內諱奔曰孫孫猶避也稱夫人爲嗣君也不稱姜氏爲先君也嗣君實姜氏之所出魯之臣子分不能不稱夫人先君實夫人之所弑魯之臣子情不能不絕姜氏

夏單伯逆王姬

單伯魯大夫也王姬桓王之女下嫁於齊襄公命魯爲主故公使單伯逆於京師禮尊卑不敵天子嫁女於諸侯故使同姓諸侯主之魯主昏正也而桓公見殺於齊莊公現居重喪天子之命莊公之不辭皆非也故交譏之

秋築王姬之館於外

張氏洽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築於外亦知其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然桓公見弑於齊其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乃以於外爲安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罪也汪氏克寬曰莊公是時畏齊之强不以殺父爲讎方欲結齊好以爲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伐衛明年同狩又明年復會伐衛其讎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舉動則非畏王命而不敢辭主昏之事實乃畏齊而不肯辭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桓公弑君篡國王不能誅反追命之命之日寄生之君宜也

王姬歸於齊

上書逆書築館未知其歸於誰也曰歸於齊莊公忘親事讎之惡著矣九伐之法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而王乃以王姬歸之罪魯又罪周也

齊師遷紀郱鄑郚

郱今青州府臨朐縣東南鄑今萊州府昌邑縣西有訾城郚今青州府安邱縣西南有郚城齊欲滅紀遷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也

二年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邱

杜氏預曰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之庶兄也前書翬帥師惡其專也此書公子言慶父爾亦公子也公死於誰之手乎而爲之子者竟忘之乎有所當伐之地也而乃帥師伐於餘邱乎翬帥師而弑隱今慶父又復專兵此其所以復蹈前轍也歟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如公者正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王姬下嫁未及一年而卒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禚

禚齊地定九年齊侯致禚媚杏於衛此書曰姜氏著兄妹也前書曰孫猶有羞惡之心曰會曰

享曰如則肆行無忌矣亦惡莊公之不能防閑其母也

乙酉宋公馮卒

督弑與夷而立之者也伎求敢類穆公之不以國與子有以知之矣

三年

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

時衛朔在齊伐衛納朔也溺亦公子也會仇讎而伐同姓較之慶父爲尤惡矣故絕之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七年乃葬故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也

秋紀季以酅入於齊

酅紀邑今青州府臨淄縣東有酅亭紀季者紀侯之弟也入於齊者以酅事齊也齊欲圖紀久矣紀侯度不能守與其絕祀不如辱身如其殘民不如降國故命其弟季分紀與齊求存宗廟故紀季無貶辭

冬公次於滑

滑鄭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滑亭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故公次於滑曰公次有師在焉救紀抑齊義也乃有所畏忌而不敢與齊爭故書公次以譏之

四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於祝邱

祝邱魯地享食也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較會又甚矣

三月紀伯姬卒

內女唯諸侯夫人卒葬皆書愿成於敵讎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於垂

鄭伯突也謀滅紀也

紀侯大去其國

違齊難也以國與季季奉祀稷故不言滅曰大去其國若進止在已非齊所得滅也大去者不反之辭也自齊鄭如紀凡關紀之存亡者無不備書至是圖存不獲故特書大去而不日出奔所以責强暴閔小弱寄興滅繼絕之志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逐其夫而葬其妻詐也葬者臣子之事不曰齊人而曰齊侯賤之也書葬魯往會也會其葬而不能救其亡魯莊公旣無父子之情又無姊妹之義故書曰齊侯葬又所以深罪魯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於禚

齊侯者魯之臣子所不共戴天之讎也故會與享皆書齊侯者著其所會所享也此則書人者見魯之臣子共有憤心而畀之也而公乃與之狩且狩於彼國之境春秋傷之

五年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王氏葆曰蓋託侵伐之事以會姜氏耳高氏閌曰師之次止無常故不言地顯然施面目於三軍之中無恥極矣

秋郳黎來來朝

郳附庸國也今兖州府滕縣東六十里有郳城黎來名也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今名尚未爵命也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復納朔也逆天王之命也列序諸侯見其勢之强也不書爵下書王人不與其以爵抗天子也此聖人修史之精也

六年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王人者王朝之人也子突其名也列侯伐之而子突一人救之傷其勢之弱也救而無功王命

益不行於天下矣故朔之入衛連書救衛之下不重朔之入衛而重王之不能救衛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於衛

夏衛侯入放公子黔牟於周放甯跪於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卽位書名書入逆王命也孫氏復曰衛侯朔得入於衛天子之威命盡矣公與諸侯之罪不容誅矣

公至自伐衛

伐衛何事也將何辭以告於廟乎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冬齊人來歸衛寶文姜請之也公親與齊伐衛事畢而還文姜求其所獲珍寶歸魯以謝惠也經稱俘者按商書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

七年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防

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常也常列之星也不見夜明也夜中夜半也隕落也星落如雨言其衆也

秋大水無麥苗

書大水畏天災也

無麥苗重民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於穀

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也

八年

春王正月師次於郎以俟陳人蔡人

杜氏預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也

甲午治兵

治兵于郎也師久暴露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

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於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

秋師還

師還而繫之以秋見其役之久也其次其及其還皆稱師而不稱公重衆也無名驟武而輕舉大衆以耆勞民毒衆之罪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初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

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一月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鬭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見公之足於戶下弒襄公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夫弒襄公者連稱管至父而書無知者與聞故而受之也不稱公孫絕其屬籍也

九年

春齊人殺無知

初無知虐於雍廩至是雍廩弑無知書曰齊人討賊之詞也不地卽於國內殺之也

公及齊大夫盟於蔇

蔇魯地今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時齊亂無君故大夫來盟蓋欲迎公子糾也不名所重在大夫也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於齊

公伐齊是也而納糾則非也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小白兄也宜有齊也故繫以齊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九月乃葬亂故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公之讎襄公也不戰於襄公未終之前而戰於襄公旣葬之後蓋小白入齊而愈讎子糾之在魯魯未得納糾而愈怒小白之得齊夫是以有乾時之戰耳則公之喪戎路傳乘而歸也不亦宜乎故以公主是戰削不書公罪公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夫殺糾者公也書曰齊人並書子糾罪小白也

冬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水爲備齊也

十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於長勺

長勺魯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齊以納糾之故而加師於魯也不書齊伐我意責魯也言魯以敗長勺之師加之於襄公豈不當哉

二月公侵宋

以僥倖得勝之師侵掠於宋此所以致郎之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强遷之而取其地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於乘邱

乘邱魯地今兗州府滋陽縣西有古瑕邱城乘邱在其西三十五里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邱齊師乃還

秋九月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蔡地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荆稱號削其王也尊周也荆敗蔡師滑夏之始也書以歸書名著荆之暴亦罪蔡侯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國名今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齊小白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故興師滅之書奔莒罪譚子之不死其位也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於鄑

鄑魯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屢書公敗其師公非無能為者而不加之於齊襄何哉

秋宋大水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故書

冬王姬歸於齊

王姬共姬也此亦魯主昏而書之獨畧者以見元年之詳也何詳乎元年為其為襄公主昏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隨紀侯去紀侯卒至是歸于酅奉宗祀也曰紀叔姬閔其亡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宋萬弑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仇牧以扞衛其君而見殺嘉死節也督不書有弑君之罪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公子游於宋立桓公南宮萬奔陳以乘

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不曰陳人執宋萬而曰出奔陳罪陳受賂而以狙詐戮之也故不與以討賊之義

十有三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

北杏齊地北杏之會齊侯以平宋亂而圖霸也春秋之世王者不作而諸侯放恣諸侯放恣而霸者以興霸者興而天下愈無王矣故首書齊侯傷天下之無王也列國稱人甘於自卑而羣推齊侯以霸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名舜之後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夫不至固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桓公以貪土地之故恃强陵弱聖人之所惡也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於柯

柯齊邑今兗州府東阿縣地盟於柯始及齊平也

十有四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諸侯伐宋以宋人背北杏之會也

夏單伯會伐宋

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

秋七月荆入蔡

孫氏嘉淦曰敗其師執其君而又入其國楚暴甚矣齊不能救是以蔡予楚也蔡者中國之籓籬而荆楚之門戸也不力爭蔡故楚患及鄭而不可制齊桓之失計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於鄄

鄄衛地今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會於鄄宋服也魯以卿會諸侯開權臣之專宋在齊下不復序王爵矣

十有五年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於鄄

齊始霸也陳先衛者桓公進之也會而不盟諸侯之心尚未一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自襄公死至是八年始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杜氏預曰郳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郳宋主兵故宋序齊上

鄭人侵宋

冬十月

聞諸侯有伐郳之事而潛師以侵宋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鄭背鄄之會侵宋故齊帥諸侯伐之

秋荆伐鄭

鄭伯突自櫟入緩告於楚秋楚伐鄭及櫟孫氏嘉淦曰鄭天下之樞也密邇畿甸控引齊秦北

枕三晉荆一得鄭則齊不西秦不東晉不南而
楚可北矣東都王城可指顧而取也夫鄭畿邑
也連周室之親守山川之固奉王命以令諸侯
至便也鄭莊狡詐首敗王師突祖餘智才又劣
焉遂至四面受敵不能
用地而爲地所累惜哉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
滕子同盟於幽

滑國名今河南開封府偃師縣南二十里古滑
國也幽宋地同盟於幽齊覇成矣王者不作舉
天下而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魯之與周其懿
爲尤切且禮樂制自周公故魯爲秉禮之邦乃
亦甘心隨逐同盟於幽自是諸侯愈強而周室
愈弱矣此聖人削不書公之意也夫

郳子克卒

子瑣
立

十有七年

春齊人執鄭詹

鄭不朝也天子在上而擅執人之大夫齊亦不
臣矣

夏齊人殲於遂

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
之齊人殲焉殲盡也不曰遂殺齊人而曰齊人
殲於遂齊有
自取之道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日逃來賤詞也齊不能明正其罪罪在齊苟免
無恥罪在詹爲逋逃主罪在魯

冬多麋

多則爲異
亦害嫁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朔日不書
官失之也

夏公追戎於濟西

戎侵魯既去而後追之也曰於濟西追之而不
及也曰公追之不宜公也

秋有蜮

蜮短狐也一名射景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景
見水中則含沙射人一入皮肌其瘡如疥曰有
記異
也

冬十月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於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胡氏曰結書公子而曰媵陳人之婦譏其重以失巳也齊宋書爵而曰遂譏其輕以失人也

夫人姜氏如莒

十五年如齊必爲齊桓所不容故如莒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鄙者邊垂之辭未至國也魯受鄭詹之逃又公子結擅與大國盟故齊人怒而伐之也

二十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

來告故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時戎亦爲中國患故齊人伐之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洽曰文姜之行惡矣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禍所以未艾必至莊公之終兩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

冬十月葬鄭厲公

王氏葆曰據左氏鄭伯有納惠王之功王與之虎牢勳在王室然不免謚爲厲者其始以賂而篡立中以虐而出奔周室雖衰公議尚在臣子私謚不敢妄加美名古意猶可考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肆大眚

程子曰大眚而肆之其失可知凡赦何嘗及得善人諸葛亮在蜀十年不赦審此爾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高氏閌曰婦人無爵何謚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謚冠姓之上以明所屬詩所謂莊姜宣姜經所謂宋共姬是也夫人姜氏弒逆淫亂之人得罪宗廟莊公以子母之故不忍棄絕葬之足矣又別爲之謚曰文自是魯國效尤後世因循不改大失春秋之旨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陳人者陳國之人也公子世子也不稱世子以其爲國人殺之也國人亂殺大夫姑息苟容不

謀討治則人將效尤而
下陵上替之漸長矣

夏五月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於防

高傒齊之大夫也公與之盟其恥在公故不書
公孫氏嘉淦曰求昏也

冬公如齊納幣

娶讎人女大惡也且母喪未再期又不使卿而
親納幣書其事其惡自見

二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齊

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
其心將何如哉

祭叔來聘

無王命而
私來聘也

夏公如齊觀社

齊因祭社蒐軍實故公往觀之曹劌諫曰不可
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
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
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
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穀梁曰
尸女也盛其車華其服炫惑婦人而盡其心要
其從
已也

公至自齊

荆人來聘

前入蔡伐鄭皆書荆此來聘故書荆人言荆之
人也加兵蔡鄭而聘使至魯遠交近攻之術也
受聘者當
知所懼矣

公及齊侯遇於穀

此齊侯他往而公往遇之也蓋急於得耦而求
之惟恐不至

蕭叔朝公

蕭叔附庸之君也不曰來朝而曰朝公朝公於
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於外非禮也

秋丹桓宮楹

桓公廟也楹柱也丹之者爲將娶齊女欲以奢
大示之也

冬十有二月曹伯射姑卒

莊公卒子
僖公夷立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於扈

扈鄭地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扈亭是也
至是齊侯許魯之婚矣齊桓公人傑也前有監
於文姜之醜行又知哀姜將踵文姜之行必不
終於婦道故公屢求之而難之也至如齊觀社
過穀而後必哀姜亦欲之而桓公亦不得不許
之觀後桓公之殺可知桓公之心矣

二十有四年

春王三月刻桓公桷

既丹其楹又刻其桷皆爲逆姜氏計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魯自鄭詹逃來之後遂有欲娶齊女之心故先儒有鄭詹以齊女惑亂莊公之疑

秋公至自齊

公不與夫人偕至也繫之以秋見其在齊之久耽戀新婚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秋哀姜至書月日謹之也書入難辭也何難乎稽留於後不與公俱至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之婦也夫人至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今並覿同贄失男女之別矣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

大水

汪氏克寬曰莊公娶讎女又奢僭以誇示之故有淫沴之應唐高宗立太宗才人武氏爲昭儀而數年宮夜大雨水幾溺其身天人相感之際焉可誣也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於曹

羈曹伯也戎但侵焉乃畏戎而出奔不成其君也故書名赤曹之庶子也因羈奔而遂歸

郭公

闕文也

二十有五年

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來聘始結好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卒子夷公立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劉氏敞曰何以書譏何譏爾鼓用牲於社非禮也何以爲非禮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陰陽之事而君臣之義也

伯姬歸於杞

伯姬莊公女也不言逆何也胡氏曰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於社於門

門國門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預曰報女叔之聘也諸魯出朝聘皆書如公子友莊公之母弟稱公子者史策之通言母弟至親異於他臣其相殺害則稱弟以示義至於嘉好之事或稱弟或稱公子仍舊史之文也

二十有六年

春公伐戎

張氏洽曰爲追於濟西之恥報怨也

夏公至自伐戎

曹殺其大夫

春秋專殺之罪始於曹故止書其官而不錄其名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國名在下邳僮縣東南杜氏預曰宋主兵故序齊上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

春公會杞伯姬於洮

洮魯地今東昌府濮州南五十里有洮城伯姬歸寧於魯而公往會於洮非事而輕舉春秋之所禁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於幽

同盟於幽陳鄭服也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於楚皆有二心於齊至是陳鄭始服故書同盟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之大夫也大夫既卒則不名而公使季友如陳葬之夫友公子也以公子而葬陳之大夫將何以葬諸侯乎公失輕重之宜且啓內臣私交之漸

冬杞伯姬來

歸寧也歸寧常事爾何以書以春會於洮也

莒慶來逆叔姬

胡氏曰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逆則稱女尊卑之別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

公會齊侯於城濮

城濮衛地是時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也會於城濮謀伐衛也

二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春齊侯伐衛戰敗衛師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衛拒王命擅與齊戰其敗績也宜矣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文公遽篨立

秋荆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爭鄭也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諸侯救鄭楚師夜遁善救鄭也呂樸卿日中國之得鄭者三召陵服楚新城偏鄭齊桓之威也城濮戰勝踐土來盟晉文之威也虎牢

城戍蕭魚同會晉悼之威也楚之得鄭亦有三泓之戰中國不振旅而鄭從楚邲之戰荀伯不復從而鄭從楚申之會晉侯不主盟而鄭從楚中國可以得鄭之機亦有三辰陵之盟鄭既背楚矣三師異謀卒自取敗而鄭決於從楚鄢陵之戰晉既勝楚矣三郤擅權國多內難而鄭不復從晉召陵之會十八國之師六集尤勝楚之一機也荀寅黷貨以失諸侯鄭於是東結齊魯而無所適從矣故鄭之叛服夷夏之盛衰而春秋之始末也

冬築郿

郿魯下邑書築創作也

大無麥禾

趙氏桓曰此大無非由水旱蓋土功不息費用太廣調度不克有司於歲杪會計知麥禾之在倉廩者皆竭也故書於冬

臧孫辰告糴於齊

劉敞曰不言如齊告糴而曰告糴於齊者言如齊則其詞緩告糴於齊則其情急所以譏大臣任國事治名而不治實之蔽也魯人悅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君子責其實而以不能務農重穀節用受人為罪

二十有九年

春新延廄

新者因其舊而新之也延廄名也去年大無麥禾告糴於齊困乏可知矣乃更興作故書以譏之

夏鄭人侵許

孫氏嘉淦曰再盟於幽許人不至故也鄭許有舊怨是假公以濟私也春秋惡之

秋有蜚

魯本無而今有之記異也劉氏敞曰蜚之為物狀若牛而白首一目虵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其國大疫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杜氏預曰紀國雖滅叔季執節守義故褺之紀
賢而録之

城諸及防

比歲凶饑而莊公輕用民力不惟城一邑又併
城二邑故雖時必書所以譏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師次於成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
公恥不能救鄣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

鄣紀附庸國今東平州東六十里有鄣城集降
猶下也蓋魯以兵威強之使降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季

穀梁氏曰閔
紀之亡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冬公會齊侯遇於魯濟

魯濟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
魯濟齊侯將伐山戎公往而遇之釋師次之嫌
也

齊人伐山戎

初戎伐燕齊侯救燕故爲之伐山戎蓋將欲伐
楚也戎近而楚遠戎弱而楚強恐伐楚而戎襲
其後此武侯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南征所以爲
北伐之計也然不能以德懷仁而專事兵威聖
人惡
之

三十有一年

春築臺於郎

譏厲民也莊公於
是乎有侈心矣

夏四月薛伯卒

不日不名
闕文也

築臺於薛

薛魯地今兗州府
滕縣東南有薛城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戎捷伐山戎之捷也蓋矜其功而有脅魯之心
也曰來獻所以抑之也不曰齊人而曰齊侯蓋
旗獲而枉道過我也
亦所以卑而惡之也

秋築臺於秦

莊公一歲三築臺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治
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

冬不雨

歷三月而不雨災也

三十有二年

春城小穀

小穀魯邑也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

夏宋公齊侯遇於梁邱

梁邱今兗州府城武縣東北三十里有梁邱城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於齊侯夏遇於梁邱故宋公居齊侯之上見爲是遇者宋公之意也而齊侯往而從之桓之謙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初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夫叔牙慶父之同母弟也慶父通於哀姜故叔牙逢哀姜之惡而欲立慶父則季友誅之宜也故不曰刺而曰卒不予友以殺兄之名且見子牙有取死之道然黨惡者誅而正惡之慶父未除故曰公子牙卒以是爲季友憾也

八月癸亥公薨於路寢

薨於路寢薨之正也

子般即位次於黨氏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子般孟任之所出也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至是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范氏甯曰在喪故稱子般其名也不稱世子賤孟任也書卒諱弑也不葬未成君也成季出奔不書恐天下後世之有所疑而遂誣之也下曰來歸則其奔可知矣

公子慶父如齊

子般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齊桓以方伯自任

與魯爲鄰且親豈不知慶父爲弑君之賊容其來使使之復歸以遺魯國之後禍即此已見其無討賊之實意而有取魯之私心春秋書慶父如齊著莊公不君養成其惡使得以出入自如而齊桓失方伯連率之職矣

狄伐邢

杜氏預曰邢姬姓周公之後志狄禍也

卷之三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四

勅授文林郎

閔公 莊公子名啟方在位二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亂故也朱子曰公即位要必當時别有即位禮數不書即位者此禮不備故也

齊人救邢

善救邢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亂故是以緩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

落姑齊地在今兗州府東平州平陰縣界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是時閔公方九歲慶父秉權於外哀姜爲主於內則是請也孰爲之乎意彼時陳齊方睦季友奔陳欲托陳結援於齊故齊桓以霸主之力兼以舅氏之尊召公于落姑使復季友於陳耳不盟於魯而盟於齊當時之情事可知矣

季子來歸

季子魯賢大夫也魯所倚以爲重者國人思之懼其遂去不返今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即其喜之之詞而書之可以見人情矣

冬齊仲孫來

冬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不曰盟不曰聘而但曰來覘魯也齊以霸主不能除奸扶弱而覘人之國病桓也已國有難而啓外國窺伺之隙危魯也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今青州府沂水縣南有陽都城遷者齊人迫而遷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於莊公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魯自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於莊公者方祀於寢非宮廟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

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不地弑也

不書葬賊未討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於邾

閔公哀姜娣叔季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於哀姜故哀姜欲立共仲閔公之弑也哀姜與知之哀姜身負二惡自歉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而孫於邾此稱姜氏見兩世之禍皆由齊姓所以著莊公之罪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共仲奔莒成季以僖公自邾入乃立之以賂求共仲於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夫慶父之罪殺之可也乃以賂獲又不明正其罪令其自縊失討賊之義矣故但書出奔而不書刺譏逸賊也

冬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高子者何齊大夫高傒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弑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故書曰齊高子亦傷魯之無人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蓋狄人乘伐邢之勝而復入衛也自是而衛遷矣觀於懿公之好鶴則狄之入也豈非衛之自致乎

鄭棄其師

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於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棄其師以去其臣失道甚矣故直書鄭棄其師

卷之四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五

僖公　莊公子閔公兄名申在位三十三年

元年

春王正月

不即位繼弑君也

齊師宋師曹師次於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今東昌府聊城縣東北有聶城此齊侯宋公曹伯也稱師以其救邢也救邢何以稱師以其次於聶北也言齊宋曹合三國之師兵力非不盛也乃次於聶北則救之不速也次非

不善而以之救難則非也邢人之遷誰之咎哉

夏六月邢遷於夷儀

夷儀邢地今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有夷儀城不能救邢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以救邢之師而爲築城之役再序三師見城邢之易而救邢之難也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

薨於夷齊人召而殺之也以歸以其喪告於魯而令魯歸之也

楚人伐鄭

前入蔡伐鄭皆稱荆盡周昔封熊繹於楚熊渠始大僭稱王而改號荆夫天子所封之地不可以擅改故爵亦不可以擅加來聘則稱人不可曰荆來聘也至是令尹子文得政復其故號則仍爲我周所封之國矣故稱人稱爵皆與列國等此聖人之精也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於檉

檉宋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州境有檉城即檉城也會於檉謀鄭衛也不請命於天王而惟諸侯是會聖人傷之

九月公敗邾師於偃

時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邱欲以侵魯故公要而敗之蓋公還自會而遇邾師也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於酈獲莒挐

冬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挐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高氏閌曰書公子友帥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惡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鄰國無罪之民也故春秋以季友主此戰所以深責之也王氏錫爵曰自此費授之季友而私門之强遂蔓延數十世不可拔何僖公慮之不遠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孫氏嘉淦曰氏衍文也書喪至不可以至也以兵死者不入於兆以罪出者其子不喪之也況預弑二君見誅於方伯者乎

二年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六十里古楚丘城也城楚丘封衛也邢避狄而城夷儀衛避狄而城楚丘鮑叔以爲救危之功小不如存亡之德大豈非計之左哉故前則仍序三師今則畧諸侯而不序聖人之意可見矣然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功亦有不可掩者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虞師晉師滅下陽

穀梁曰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

爲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下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廐而置之外廐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畧懦則不能強諫少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

貫宋地今曹州府曹縣西南十里蒙澤故城是也盟於貫服江黃也江黃楚東方之與國也齊欲伐楚先去其翼而孤其勢也

冬十月不雨

記異也

楚人侵鄭

楚人伐鄭鬭章囚鄭聃伯

三年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記異也

徐人取舒

徐國名今江南廬州府廬江縣西舒縣古城是也齊桓自莊二十六年伐徐意徐遂服於齊也則取舒之謀齊謀也舒楚之與國也取之亦奪楚援也

六月雨

喜雨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黄人會於陽穀

前盟者先結好也此會之則謀伐楚矣伐楚之役江黄不與此齊桓之所以善用兵也所謀在是也蓋楚師已出則江黄擣其虛矣故楚子不動而使屈完來盟江黄之力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友如齊涖盟聽伐楚之期也

楚人伐鄭

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

四年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於陘

陘楚地今河南許州郾城縣孫氏嘉淦曰志齊桓之霸也荆楚五十年間伐蔡伐鄭憑陵諸夏莫敢誰何獨齊桓發憤而謀伐之北威戎狄南固陳鄭徐舒既服江黄受盟而後大舉一出而蠻荆來威厥功懋矣故序八國之君與者衆也先侵蔡攻瑕也書侵用奇也書蔡潰記功也遂伐楚壯之也書伐用正也於陘深入也示必戰也次於陘節制也詳而書之予之也

夏許男新臣卒

不書卒於師卒不於師也

楚屈完來盟於師盟於召陵

召陵今偃城縣東四十五里有召陵故城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於召陵孫氏嘉淦曰來盟於師聽命也嘉服義也盟於召陵退舍也嘉有禮也攘外之道服則柔之叛則威之進而次焉威之矣退而盟焉柔之也然止於此而已矣不能革僭號也不能反侵疆也連八國之師而與其大夫一盟故穀梁以桓之得志爲僅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

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

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秋伐陳討不忠也穀梁曰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程子曰齊命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
塗茲叔牙于公子牙與弑子般公子慶父謀弑
閔公而茲與叔皆世
爲將是故謹志之

五年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穀梁曰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歸寧成風因見其子于公時子年十歲左右未能行朝禮故繫于母而曰朝其子

夏公孫茲如牟

聘而娶也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於首止

首止衛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率諸侯會之於首止謀寧周也

秋八月諸侯盟於首止

曰諸侯盟見王世子之不與盟也

鄭伯逃歸不盟

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鄭伯不能彌縫天王之闕徒以晉楚之利而從惠王之亂命是匹夫之行也故書曰逃歸卑而賤之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名今河南汝寧府光州西南有弦城時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爲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

覲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春秋滅國必書不書滅者惡虞公以貪賂之故滅人之國復以自滅也不書其所者晉滅虢而虞已爲晉有虞無其所也仍稱虞公者罪晉侯擅執天子之三公也

六年

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今河南開封府密縣東南三十里有故密城以其逃首止之盟也夫鄭伯之逃奉王命也

伐鄭非伐王命乎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楚人圍許救鄭也諸侯遂救許釋鄭之圍也不更序省文也

冬公至自伐鄭

不以救許致大伐鄭也

七年

春齊人伐鄭

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

夏小邾子來朝

此郳犂來也始得王命而進爵爲邾子也稱小别於邾也志始封也

鄭殺其大夫申侯

初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至是殺申侯以說於齊夫鄭伯以逃歸啓諸侯之伐以背霸從楚之謀實出申侯殺之以說於齊信失刑矣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死乃出奔鄭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於甯

母

秋盟於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君其勿許夫子華既爲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閒也齊侯辭焉子華

由是得罪於鄭鄭之所以使子華者蓋欲求成於齊而先使其子試之也

曹伯班卒

公子友如齊

修聘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於洮

洮曹地今東昌府濮州西南五十里有洮城盟於洮謀王室也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序乎諸侯之上貴王命也高氏閌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也

鄭伯乞盟

前鄭伯逃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襄王將嗣位爲王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也

夏狄伐晉

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於釆桑梁由靡曰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逐衆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釆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穀梁曰用致夫人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於太廟立之以爲夫人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别雖尊其母是卑其父故曰非正也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爲後爲其母緦是妾不爲夫體明矣孔氏穎達曰禘得常不書以其用致夫人而書之爾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世子鄭立是爲襄王

九年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宋公疾大子玆父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

葵邱宋地今河南開封府考城縣東三十里是時襄王以桓公翊戴之功使宰孔賜齊侯胙齊侯下拜登受宋桓公卒未葬故宋稱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曰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於葵邱

曰諸侯盟見周公之不與也時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嚴氏啓隆曰葵邱之會實可無盟既會兩月而復盟者慮叔帶之謀之未息也故宰孔歸而諸侯復盟且爲之申王禁以風示于帶初命曰誅不孝指叔帶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指惠王也叔帶由是終桓之世無敢妄有所冀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

九月晉獻公卒里克丕鄭父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冬十月里克殺奚齊於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夫奚齊誠不當立也然不能救正於獻公未死之先而乃擅殺於先君方終之際骨血未冷而其子見弑忍矣乎里克也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十年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卽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張氏洽曰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而齊桓之霸圖亦漸衰矣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於朝荀息死之卓與奚齊等也獻公既葬君臣之分已定而殺之於朝故曰弑其君荀息不能明白禮義以格君心之非然辦得一死報其君亦是難事故聖人予之以愧人臣之臨難苟免者按外傳云申生伐皋落氏敗之於稷桑而反讒言益起五年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奈何施曰子爲我具特羊之享吾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中飲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玆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於苑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

不謂菀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殖而寢夜半召優師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乎施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旦而告丕鄭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携之多爲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爲也今子曰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山戎也

晉殺其大夫里克

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如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夫里克連弑二君罪不容於死者也然惠公之殺不能明正其弑君之罪乃畏其逼已而殺之故不與以討賊之辭而書曰晉殺其大夫譏失刑也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雪常也而大雨雪則異矣

十有一年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始謀納文公者克與鄭也里克死鄭豈能獨存夷吾之殺爲其私爾故亦不去其官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於陽穀

張氏溥曰魯頌頌僖公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聲姜魯夫人之賢者也會齊侯於陽穀書者爲男女遠嫌也魯亂由二姜春秋惡之深痛之深自桓十年公會齊侯於濼文姜與焉其後曠不書公夫人出會者五十餘年矣忽會於陽穀雖賢有懼十七年秋卞之會夫人爲齊侯止公出會以解有事而行猶兢兢書之是春秋之防閑也桓公如齊則稱與此則稱及是僖公之與聲

姜猶有唱隨之禮也

秋八月大雩

冬楚人伐黃

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病桓也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也

夏楚人滅黃

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示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卒子穆公款立

十有三年

春狄侵衛

前年狄滅溫溫子奔衛今狄侵衛以衛納溫子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鹹

鹹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六十里會於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十有四年

春諸侯城緣陵

緣陵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七十里有故城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

夏六月季姬鄫子遇於防使鄫子來朝

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於防而使來朝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山名今大名府元城縣四十五里公羊曰爲天下記異也

狄侵鄭

鄭天下之中也楚禍南至狄禍北至交横中原齊桓不能治霸業其衰矣

冬蔡侯肸卒

孫氏嘉淦曰齊桓之霸也惟肸堅於從楚而蔡最先亡所謂述復者與宜其凶也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

楚人伐徐

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牡丘

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遂次於匡

匡衛地救徐而次著救之不力也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敖慶父之子也大夫救徐知桓公之志怠而業衰矣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厲楚與國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四十里有厲山厲鄉在其下伐厲救徐也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攻楚之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於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而桓公之計左矣

八月螽

災也

九月公至自會

救徐無功也

季姬歸于鄫

鄫子既朝乃使歸之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震者雷電擊之也聖人因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故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

冬宋人伐曹

舊怨也

楚人敗徐於婁林

婁林徐地今江南鳳陽府虹縣東北書敗救無功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於韓獲晉侯

韓晉地秦始見經此秦晉交兵之始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初晉侯夷吾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初晉之饑也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曰與諸乎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患道也行道有福丕鄭

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明年冬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至是秦伯伐晉九月晉侯逆秦師秦獲晉侯以歸書曰晉侯及秦伯戰罪晉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

星化爲石也而隕於宋郊也聞其碩然而視之其數五也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見災之數也鷁水鳥也高飛遇風而退見在國中故曰過宋都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名字雙舉褒之也季氏之始生而賜氏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禮諸侯之女嫁爲諸侯夫人者有大功之服焉故赴其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叔牙之子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絶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於淮

時鄫爲淮夷所病十二月會於淮謀鄫且東略也王氏元杰曰齊桓享國三十餘年經營霸業之勤安壤内外之慮始於北杏盛於蔡自鹹之會避狄而遷杞牡邱之盟次匡而救徐此霸業所以衰也至淮之會終無補於鄫而其事亦於此已矣

十有七年

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英氏楚與國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西有英氏城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伐徐者楚不制楚而伐其與國豈仁義之師乎

夏滅項

項國名今河南開封府項城縣東北六十里有故項城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於卞

卞魯邑今兖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

九月公至自會

以夫人會齊侯故公得釋而歸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以爲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與寺人貂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趙氏鵬飛曰宋襄伐齊納孝公殺無虧知奉齊侯之遺言而不討其所納者之非正也立子以嫡無嫡以長齊之六子均庶也均庶則無虧長而托孝公於宋桓公之私也宋襄方有圖霸之謀而首從齊於邪逐人之正而納不正故不書納不與其納也如會於襄伐鄭不書納突也○孝公之不正宋襄非不知也當齊桓之霸宋襄公睥睨久矣故桓公方沒而結連曹衛以伐之蓋欲敗齊以爭霸也齊桓之霸四十年矣死僅數月而諸侯伐之豈非以其身不修而家不齊乎

夏師救齊

書救齊善之也然夏則已緩矣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於甗齊師敗績

甗齊地今濟南府歷城縣界齊人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惡宋也宋主戰而敗齊師爭霸之心明矣伐喪之罪著矣齊師敗績桓公之霸業斬矣

狄救齊

救四公子之徒亦許狄也許狄則罪在諸夏矣呂氏大圭曰桓公舍當立而屬公子昭於宋不可謂之正蔽於雍巫之言而許立無虧不可謂之明身死之後豎刁易牙立公子無虧其名則立長也宋襄伐喪而立公子昭其名則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爭國內大亂凡皆桓公之爲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伐敗救之事其義深矣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十一月而後葬亂故也

冬邢人狄人伐衛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於訾婁狄師還狄稱人趙氏鵬飛曰便文也孫氏覺曰衛嘗見滅於狄而齊桓封之桓死踰年而與諸侯伐之在衛文未必不以爲報齊而不知實亂齊也邢人感桓公復存之德於是不忍齊之見伐而衛之無恩也故與狄人伐之連狄人者狄有救齊之功也

十有九年

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滕子滕宣公也宋人宋公也春秋時以强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詞也見執而名陳氏傳良曰遂失國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於曹南

曹南曹之南鄙也杜氏預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餼無地主之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黃氏中炎曰北杏之會齊霸之首事也所致者猶有四國也今宋襄圖霸為盟於曹國之南是不能致曹而乃枉駕以盟曹也曹弱於宋而鄰於宋猶且不服況諸侯乎故曹南之盟所與偕者僅一邾人耳以是求霸是亡舟楫而涉不測之淵未有不死於弱者

鄫子會盟於邾

杜氏預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鄫子乃會之於邾故不言如會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公羊曰用之者叩其鼻以血社也不言社者用之則已重矣故絕其所用處也宋實使之而以邾自用為文者南面之君不得托之於他命也

秋宋人圍曹

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衛人伐邢

報菟圃之役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於齊

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宋襄之求霸也伐齊以威諸侯故聖人著其暴而戒其終楚之欲得志於天下也援齊以結諸侯故聖人著其詐而謹其

始此楚主夏盟之始也故恥不書公齊晉吳楚迭霸中國聖人外吳楚而內齊晉者吳楚僭號也書陳蔡於楚之上不與楚之主盟也書鄭與楚之下惡鄭之從楚也

梁亡

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十年

春新作南門

孫氏復曰城郭門戶皆有舊制壞則修之常事書者譏其侈泰妨農功改舊制也

夏郜子來朝

孔氏頴達曰二十四年傳富辰所云郜之初封文王之子駢季之弟以後更無所聞惟此年一見而已無時君諡號不知誰滅之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知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

鄭人入滑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於邢

齊狄盟於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冬楚人伐隨

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漢東之國隨爲大伐隨而楚益張矣

二十有一年

春狄侵衛

爲邢故

宋人齊人楚人盟於鹿上

鹿上宋地今江南鳳陽府太和縣西有原鹿城春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

記災也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於盂執宋公以伐宋

盂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有盂亭秋諸侯會宋公於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夫執宋公者楚子也不言楚執者分其惡於諸侯也序宋公於諸侯之上見宋公之不度德不量力而自取覆亡也孫氏嘉淦曰楚强無禮宋暴無親諸侯弱而不知大義參議之也

冬公伐邾

任宿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皥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皥祀而修祀紓禍也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獻捷獻宋捷也實
以執宋而脅魯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於薄釋宋公

楚獻捷而公往會魯恐宋囚公會而釋宋公以
見德於僖公而堅魯之服從也宋公也而諸侯
執之而諸侯釋之聖人蓋傷之甚也不名者宋
微子之後天子客焉膺且拜者也列國諸侯禮
莫隆焉故雖以暴虐見執亦聖人之所重也孫
氏嘉淦曰齊獻捷而魯盟柯釋君父之讎矣其
故在一國也楚獻捷而魯盟薄失華夷之辨矣
其故在天下也故聖人傷之

二十有二年

春公伐邾取須句

救之可也取
之則非矣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吳氏澂曰鄭知宋
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遂朝於楚宋公不自反
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伐之所以挑
楚釁而取泓之敗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於升陘

升陘魯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
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
不可恃也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
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
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於升陘我師敗
績邾人獲公胄懸諸魚門不書公病公也不書

敗績取須句而招邾人
之師與之戰已非矣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

泓水名今在河南歸德府柘城縣北三十里楚
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
月己巳朔宋公楚人戰於泓宋師敗績見執被
伐猶不知悔故以
宋主戰罪宋也

二十有三年

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今兗州府金鄉縣東北三十里宋方新
敗於楚乃乘其弱而伐之而又圍其邑不仁甚

矣以怨報德齊
孝公之謂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宋宣公卒子
成公王臣立

秋楚人伐陳

秋楚成得臣帥師伐
陳討其貳於楚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成公卒不名史逸之也湛氏若水曰或子或
伯史之文爾

二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夏狄伐鄭
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
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
滑鄭伯怒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又怨襄
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乃
以狄師伐鄭書伐鄭鄭有可伐之罪也不書王
王未親行也然以狄伐鄭非計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於鄭
狄既伐鄭取櫟王德狄乃以其女爲后初甘昭
公又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
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
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

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
辰王出適鄭處於氾太叔以隗氏居於溫不書
氾小氾也氾鄭地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冬懷公執
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
之制也策名委贄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
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
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
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
杜氏預曰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故書於

今年懷公夷
吾之子圉也
二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滅人之國者絕人之祀罪已大矣況滅同姓乎
書名者朱子曰下有衛侯燬卒葢傳寫之誤耳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文公卒子
成公鄭立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孫氏嘉淦曰蕩伯姬者公姊妹而歸於蕩氏者
也來逆婦非禮也婦事姑者也姑自逆婦則過

矣蕩氏之失禮而亦書之者公主之諸侯女子
大夫使大夫主之公主之非禮也
宋殺其大夫
罪專殺也不
名史失之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國名今汝陰南頓縣是也頓廹於陳而出奔
故楚人圍陳而納之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於洮
洮魯地衛人平莒於我十二月盟於洮修文公
之好且及莒平也衛子在喪之稱也慶莒大夫

也莒猶疑魯故先使其大夫會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於向

向莒地今莒州南七十里有向城莒已信魯故莒子親會而衛子可以不至故使其大夫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

酅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齊師侵我討是二盟也師去而後追之故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前侵而今伐齊之暴也

衛人伐齊

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齊桓公伐楚而春秋美之今乃乞師于楚以伐齊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孫氏嘉淦曰夷相滅曷為書楚益强也夔上游之國也夔滅則楚無內憂而將以全力猾夏聖人懼焉

冬楚人伐宋圍緡

宋叛楚即晉故楚人伐之此魯所乞之師也便道伐宋楚之暴也魯招之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凡師能左右之曰以以楚師而伐齊已非矣况更取穀乎罪魯也

公至自伐齊

致功也

二十有七年

春杞子來朝

求庇於魯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孝公卒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為昭公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三月而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孫氏嘉淦曰是遂事兵而為暴也東門氏之惡兆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二

入耳國老皆賀子文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兵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是役也楚人圍宋而諸侯從之也則主兵者楚故在諸侯之上然宋無可伐之罪而諸侯從之其罪大矣孫氏嘉淦曰楚稱人訛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於宋

時楚兵圍宋未解而公往會所以報乞師之役也曰盟於宋責公也

二十有八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初楚人伐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是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所以救宋也然救宋而不能興師直解其圍且又不能以侵曹伐衛之師直擣楚穴蓋文公意在報曹衛之無禮而兼以救宋也故一書曰侵曹再書曰伐衛孫氏嘉淦曰壯之也亦惜之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刺者刺審其情而殺之也周官有三刺一刺曰訊羣臣再刺曰訊羣吏三刺曰訊萬民初晉伐衛衛楚之婚姻也魯欲與楚故戍衛楚人救衛不克魯懼獲罪於晉故召公子買而殺之以說晉詐告楚人言買不終戍事而歸故殺之也嗟乎僖公賢君也乃所為如是豈為秉禮之邦哉故聖人直書其事而惡自見矣

楚人救衛

宜在殺買之上今在下者救衛赴晚至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時楚人救衛故晉侯避楚人之鋒而入曹也既執其君又以其田與宋激楚之怒而使戰也此晉文之譎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

楚師敗績

楚子入居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

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
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
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
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
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避之所以報也
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
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
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憖次於城
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
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之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鬭勃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

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
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
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
爾君事詰朝請見己巳晉師陳於莘北子玉以
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
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
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
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
師敗績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初晉公子
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蒲蒲城人欲戰重耳
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
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狄妻以廧咎之
二女公子取季隗生伯儵與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盾處狄二年而行過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

鹿乞食於野野人與之塊公子怒子犯曰天
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
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
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
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
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
犯謀醉而遣之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
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
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必得
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早自貳焉
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宋襄公
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之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
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
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外之患
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

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
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
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
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
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
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
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
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
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乃送諸秦僖
公二十四年春正月秦伯納之及河子犯以璧
授公子曰臣負羈絏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
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
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其璧於河二月
丙午入於曲沃丁未朝於武宮戊申使殺懷公

於高梁呂郤畏偪將焚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以難告而獲免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與其母偕隱遂隱而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緜上爲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朱子曰齊桓公死楚侵列國得晉文公攔遏仕如横流泛濫硤做隄防不然列國淪浸必矣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以剛愎取敗也雖亦專殺然以視魯之懦縱其臣者不大有間哉

衛侯出奔楚

衛侯黨楚情深晉雖私許復之懷疑而不敢信故聞楚敗且曹伯見執懼晉害已而出奔楚也令叔武攝位而去故不名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於踐土

踐土鄭地滎澤縣西北十五里有王宮城時襄王出居於鄭作王宮於踐土謀納王也衛侯出奔元咺奉叔武以受盟故稱衛子

陳侯如會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不及盟也

公朝於王所

時王下勞晉侯在於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獨言公朝魯史之辭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於衛衛元咺出奔晉

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復衛侯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元咺出奔晉訟衛侯也孫氏嘉淦曰歸名之有二君也

陳侯款卒

穆公卒子共公朔立

秋杞伯姬來

吳氏澂曰來謝過而求平也

公子遂如齊

始平於齊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於溫

孫氏嘉淦曰誅叔帶也襄王之出也叔帶以隗氏居溫會於溫討之也不書殺宜殺者也陳稱子未踰年也

天王狩於河陽

孫氏嘉淦曰叔帶既誅諸侯在溫晉侯召王而王自鄭來也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

天王狩於河陽溫在河之陽不書溫而書河陽
大辭也

壬申公朝於王所

王所河陽也不朝於京師而朝於河陽雖有合於巡狩之禮然非所論於春秋時也魯殆畏晉也非尊王也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

元咺訟之也歸之於京師王自河陽入矣

衛元咺自晉復歸於衛

歸於衛立公子瑕臣勝而君屈矣曰自晉罪晉侯也執其君而反其臣不可訓也

諸侯遂圍許

圍宋之役許實從之踐土會盟許則不至故諸侯圍許不序蒙上文也

曹伯襄復歸於曹遂會諸侯圍許

晉釋之也稱名賤之也遂會諸侯圍許畏晉之甚也

二十有九年

春介葛盧來

介東夷也葛盧其名也不書朝非朝也將以侵蕭也介在城陽黔陬縣今膠州西南七十里有黔陬城古介國也其在高密境者後漢時所遷之西城也

公至自圍許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於翟泉

翟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今古城在河南府洛陽縣東北二十里孫氏嘉淦曰謀伐鄭也鄭貳於楚也以大夫而盟王人非禮也古者諸侯同盟王官涖之不與盟也洮之盟王人始與焉然猶以諸侯敵王人也今則一大夫敵之矣大夫敵王人故譏之

秋大雨雹

災也

冬介葛盧來

春來未見公今又來將有所窺伺而為害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狄間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求釋於王與晉侯皆納玉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爲卿周召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夫元咺卑者瑕尊者也以卑及尊何哉曰殺有罪以及無罪也瑕不稱君咺私立不可以成君也

衛侯鄭歸於衛

此亦書名者惡之也始歸而殺叔武再歸而殺子瑕衛侯之罪大矣

晉人秦人圍鄭

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翟泉之盟不王也時狄方侵齊而晉不加兵感其德也然而非矣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國即其侵蕭知來魯之意非善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聘魯而使宰周公過矣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如京師報周公之聘也遂如晉兼聘晉也公蓋以如晉之故而如京師也

三十有一年

春取濟西田

魯田也蓋曹伯昔嘗侵之今晉侯執曹伯班其所侵地於諸侯借晉之力以奪故不言歸而言取

公子遂如晉

周聘而一如晉未聘而數如拜晉之反曹田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不從不吉也故免牲免猶殺也郊所以祭也成王之賜魯公之受皆非禮也故聖人於春秋欲削而不存則無以志其失是故因禮之變而悉書於冊或以卜或以牲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於變之中又有變焉者雖不明言郊祭之非而其意蓋有在矣猶者可已而不已之辭也有虞氏受終而望因於類巡守而望因於柴皆天子之事也今魯不郊而望故書曰猶其言三望者

天子有方望無所不通今三望雖視王室則殺然非諸侯之所得爲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姑自求婦非禮也

狄圍衛

去年伐齊今又圍衛恃晉也

十有二月衛遷於帝丘

帝丘今直隸大名府有顓頊城是也避狄難也我能往敵亦能來非事謀也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文公卒穆公蘭立

秋衛人侵狄

報圍也

秋衛人及狄盟

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不地盟於狄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子襄公驩立

三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姬姓國滅而書入弗能有其地也初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必死是焉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鄭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有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杞子奔齊逢孫陽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齊使國歸父來聘

報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於殽

姜戎姜姓之戎駒支之先也殽在弘農澠池縣西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

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為三帥請使歸就戮於秦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癸巳葬晉文公

辛巳距癸巳十日耳有葬期故墨衰絰以即戎左氏曰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乎始墨

狄侵齊

屢侵齊狄横矣

公伐邾取訾婁

報升邢之役也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邾人不設備秋襄仲復伐邾

晉人敗狄於箕

箕今太谷縣東南三十五里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於箕

冬十月公如齊

報歸父之聘也公本事晉間晉喪而伐邾故懼而從齊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乙巳公薨於小寢

即安也非正也燕息之地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記異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貳於楚也鄭嘗貳楚文公圖之今從晉何也秦之入滑將以襲鄭晉敗諸殽鄭德之故從之也

卷之五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六

文公 僖公子名興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官失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天王惟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來會葬是自同於諸侯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諸侯立世子誓於王諸侯薨三年喪畢世子以士服入見王而受命焉王錫之黻冕命圭合瑞然後歸臨其臣民文公未嘗入朝受命而先來錫命非禮也

晉侯伐衛

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於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於溫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鄭氏玉曰晉侯爲伐衛而行故書晉侯伐不爲朝王故不書朝王

叔孫得臣如京師

謝錫命也得臣叔牙之孫

衛人伐晉

小不事大衛之罪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於戚

晉侯彊戚田故公孫敖會之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僭敖慶父之子得臣彭生皆子牙之孫而行父季友之孫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太子令尹子上曰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商臣聞之而未察其師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縊穆王立使潘崇爲太師

公孫敖如齊

求婚也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於彭衙秦師敗績

彭衙今陝西西安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漢置衙縣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宜殺孟明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復使爲政至是復帥師伐晉二月晉侯禦之戰於彭衙秦師敗績夫秦聽細人之言遠襲鄭國又滅無罪之滑其罪大矣襄公雖在喪位大禦秦師使其兵不敢東下障楚於旣橫之後抑秦於方肆之始此文公之所以有子也故殽之師不稱晉侯者以其在喪也不稱晉子者不以在喪累晉侯也晉既歸師秦可無報乃以修怨之故又復興師伐晉彭衙之敗秦自取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曰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恥之也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於垂隴

垂隴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滎澤縣東北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於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敖會諸侯魯之弱也士縠盟諸侯晉之强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旱之久也

八月丁卯大事於大廟躋僖公

躋升也有事者時祭大事者祫也合羣廟之主升於大廟之上而祭之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以閔弟而僖兄也然君臣之分亂矣故曰逆祀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孫氏嘉淦曰譏伐秦也宋陳鄭盟於垂隴者也不討楚而伐秦憚於爲義而樂於爲不義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喪未除而圖婚急也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國名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伐沈以其服楚也潰民逃其上也春秋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襄王念王子虎之功於其卒而赴於列國也故不書爵

秦人伐晉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伯西戎用孟明也

秋楚人圍江

襄公不能討楚弒逆之惡又復與秦為敵故楚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於宋

記異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如晉喪畢朝晉也前與陽處父盟晉侯悔其無禮請改盟不地盟於晉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楚有弒逆之罪伐之是也乃以救江之故而陽處父帥師以往未見其能救江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逆婦姜於齊

或曰公自逆或曰夫人逆故皆稱婦

狄侵齊

楚圍江狄侵齊中國無霸也

秋楚人滅江

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而陽處父之救江無功可知矣

晉侯伐秦

救江則遣大夫伐秦則君親之晉於是乎失緩急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衛甯武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風氏僖公之母莊公之妾也生而夫人之者僖崇所生也卒而夫人之者文尊父命也程子曰自成風以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程子曰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程氏端學曰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甚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葬成風也禮愈隆而失禮愈甚

夏公孫敖如晉

孫氏嘉淦曰喪畢朝之比年聘焉是以事天子者事之也王越禮而恭於魯魯越禮而恭於晉

冠履倒置矣

秦人入鄀

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六國名今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六皋陶之後也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子昭公錫我立

六年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比年如晉也黃氏正憲曰季文子專執國政不能以禮佐其君乃與敖相繼出聘阿結強援故既書如陳又書如晉所以著其私交樹黨爲三家僭號之漸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爲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不可使先蔑士會於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於陳趙孟使殺諸郫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諸侯之喪士弔之大夫葬魯以卿供晉之葬事過恭也三月而葬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

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日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爲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日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日諾謂夜姑日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日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日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

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

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何氏休日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朝莫夕已死不敢瀆鬼神故事必於朔者感月始生而朝也不日告朔而日告月者因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猶朝於廟幸其不已之辭也

七年

春公伐邾

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蓋邾文公子叛在魯故公使爲守須句大夫絕大皡之祀以與鄫國叛臣故日非禮也黃氏中炎日齊靈公與臧紇言伐晉臧紇對日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非鼠而何觀魯文公聞晉難而伐邾取邑是亦臧紇之所謂鼠者耳

遂城郚

因伐邾師以城郚備邾難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卒昭公杵臼立以國亂故不葬

宋人殺其大夫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日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書日宋人殺其大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胡氏日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擅殺之也則大夫之名有不足紀者矣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

秦康公送公子雍於晉日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太子以

啼於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焉寘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頓首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唯子之怨今君雖終言猶在耳而棄之若何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曰我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於令狐己丑先蔑奔秦

狄侵我西鄙

許氏翰曰狄懲箕之役四年間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於扈

扈鄭地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秋八月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盟於扈晉侯立故也諸侯不序而晉稱大夫譏無尊卑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初穆伯娶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冬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於衡雍

衡雍張氏洽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扈之會公後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冬襄仲會晉趙孟盟於衡雍報扈之盟也孫氏嘉淦曰公盟於扈矣不足憑也必遂與盾又盟焉大夫專而君若贅旒也其後遂與盾交弑履霜之漸可不謹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

暴鄭地雒戎在雒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

螽

為災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再書宋人殺大夫亂甚也不書名而書官義在於官也司馬掌兵而為人所殺司城守土而來奔是君無道而官非其人也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告匱也王室急而諸侯不臣也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前年公子遂葬襄公今年得臣葬襄王是夷周於晉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下軍佐也以亂討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與君敵體出則告廟反則應至此獨書至者見前之不至非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三月甲戌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夏狄侵齊

張氏洽曰楚得氣去而狄交侵故書以病晉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卒子文公壽立

九月癸酉地震

記異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冬楚子越椒來聘執幣敖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其來聘遠交而近攻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孫氏嘉淦曰衣被曰襚僖公成風兼襚之也僖公薨九年矣成風卒六年矣始歸襚緩也葬已

入而受之非禮也蓋齊晉既衰秦楚爭霸故楚椒來聘秦假歸襚以結魯也魯爲秉禮之邦故遠方皆慕義而來爲公懼也

葬曹共公

十年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

夏秦伐晉

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不書人與師闕文也

楚殺其大夫宜申

鬭宜申子西也穆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之及仲歸穆王商臣也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及蘇子盟於女栗

王氏樵曰蘇子周卿士也不書公諱與王臣盟也襄王喪葬公未嘗往頃王既立公又不朝乃及王臣爲不相信之盟臣子之義安在哉

冬狄侵宋

高氏閌曰狄侵諸大國獨宋未耳自宋亂之後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

楚子蔡侯次於厥貉

謀伐宋也黃氏正憲曰前年楚子使鬭椒來聘專爲通道中原以便北侵之計故親自浮漢江東下陳鄭蔡則皆經歷之地厥貉雖無明據意必在蔡之西北宋之東南界楚欲窺中原必至之地也不書伐與戰者宋聞而遂服也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十一年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潘崇復伐麇至於錫穴賀氏仲軾曰厥貉之役宋鄭陳以大國公侯受役於楚司馬麇子何有焉然麇子逃歸是知恥之君也逃必受伐麇子知

之矣知其必伐而猶然逃之者是麇之君不可以無禮加也麇之國不大於蔡然楚子伐之一敗於防渚再敗於錫穴而終不聞與楚成者是不可以威劫也楚子者誰商臣也商臣以弒父弒君之賊乃滅江六役陳蔡服鄭宋威齊魯而歸伐麇亂賊得志如是聖人之所傷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於承筐

承筐宋地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承筐城蓋謀諸侯之從於楚者然大夫交爲會禮以謀國事諸侯之政大夫擅之矣仲衍文也

秋曹伯來朝

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襄仲聘於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十餘年間狄凡四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於鹹

鹹魯地鄋瞞侵齊遂伐我冬十月甲午敗狄於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禦之耏班以敗狄於長邱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

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杜氏預曰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

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杞伯來朝

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且請絕叔姬而無絕昏公許之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二月叔姬卒不言杞絕也書叔姬言非女也

夏楚人圍巢

巢吳楚間小國今江南廬州府巢城西巢湖寰宇記古居巢城滔處惡楚之不仁而小國之無所庇賴也楚橫如此於是乎鄭衛有畏心矣

秋滕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時魯晉方睦故堅致玉恐為晉援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於河曲

河曲河東蒲坂縣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城外東南隅有蒲坂故城孫氏嘉淦曰凡戰必有及之者辨主客分曲直也若無曲直互相搆怨故不書及交罪之也卓氏爾康曰自殺至此凡六交兵秦晉亟戰而楚霸矣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黃氏震曰二邑近費而介於莒他年宿伐莒取鄆叔弓疆其田費於是始大然則此行父自為封殖之計也夫一朝而城二邑勞民已甚而尤興師以城尤在所貶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卜遷於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遷焉五月邾文公卒今繹山山陽有邾城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世室屋壞

秋七月太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周公稱大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此魯公廟久旱而壞久不修也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於沓

吳士澂曰公往朝晉衛侯要之于路而與公會於沓欲因公以請平於晉也

狄侵衛

乘其會魯之虛而侵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不地盟於晉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

棐鄭地今河南開封府新鄭縣縣東二十五里林鄉城是其地也會於棐亦因公之盟晉而求成於晉也鄭衛皆欲附晉畏楚也是以明年有新城之盟夫公一出而二國相附如此順逆之勢昭然可見惜乎文公之自怠而晉侯之無能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以會衛會鄭而久於道路也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昭公卒子舍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於新城

新城宋地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六月同盟於新城從於楚者服也然趙盾傲然自恣而盟諸侯諸侯亦即與之同盟較舉天下而從諸侯者陵遲更甚矣此趙盾弒君之漸也故書曰日同盟惡其同盟於趙盾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於北斗

孫氏嘉淦曰不日非一日也有者不宜有也一芒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北斗天紀也孛入之變甚也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於邾弗克納

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於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納捷菑非正也非正而又納之宜取羞也趙盾立公子雍而啓令狐之戰今又納捷菑於邾其亦弗思之甚矣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

禍淫而客死於外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商人殺舍自立是爲懿公商人桓公之子密姬所生也初子叔季配齊昭公生舍叔季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至是弒舍自立

宋子哀來奔

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

舍魯甥也故使單伯如齊責其殺子之故而請子叔姬也弒逆大惡也甥舅至戚也不討賊而自卑以求之其取辱焉宜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怒其請而並執其母也故兩書齊人兩書執見商人之暴橫而齊國之無臣也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三月宋華耦來盟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公嘉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冊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魯人以爲敏其來盟者恐子哀來奔有以間宋魯之好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喪畢來朝今五年又來朝皆事天子之禮也曹行之而魯受之均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置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杜氏預曰

大夫喪還不書善魯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特錄敖喪歸以示義然不書魯人取而書齊人歸亦見堂阜之置始自齊人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

襄莊公之誤也

單伯至自齊

懼晉而釋魯使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人不與新城之盟誠有罪矣然不修文德而服之以兵晉之過也既伐之而又入之罪晉也

又罪郤缺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怒猶未已也

季孫行父如晉

爲齊侵也不自强而恃人未有能濟者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於扈

冬十一月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於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爲故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孫氏嘉淦曰扈之盟故也商人之惡極矣行父如晉諸侯盟扈不能討也徒得叔姬之歸而已書之傷之也杞叔姬來歸有罪而見出也來歸子叔姬無罪而被侮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侯商人也既侵我西鄙又以曹之朝魯伐而入其郛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難以免矣許氏翰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弗恤曹修禮於魯而被伐莫救夫豈特齊之暴戾無道皆晉靈趙盾之失職也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

春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於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託疾也飾使文子之非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丘

郪丘齊地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故盟納賂以求盟魯之君臣可知矣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母也

毀泉臺

有蛇自泉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漢南大國也昔武王伐紂首誓庸蜀今秦巴從楚而滅之於是楚盡有江漢撫用秦屬益强大而不可制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粟而貸年自七十無不饋詒也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襄公夫人又助之施昭公又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殺公于孟諸書曰宋人

宋國之人也以民而弑其君者也公子鮑即位是爲文公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哀姜

九月而葬緩也

齊侯伐我西鄙

屢侵之屢盟之又伐焉齊之無道極矣魯之不振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

襄仲請盟六月公及齊侯盟於穀

諸侯會於扈

晉侯蒐於黃父遂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高氏問曰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

不於路寢非正也不言何臺蒙上也泉臺也毀之而卒薨於其下厭勝何益乎

秦伯罃卒

秦康公也穆公任好之子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乃謀弑懿公於申池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

冬十月子卒

子者繼體之君也赤也夫人姜氏之子也卒旹仲殺之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大歸也仲出之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

季孫行父如齊

告立宣公也亦恐齊人聽夫人之言而來討也

莒弒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吳氏澂曰如左氏之言則是僕以太子弒父也春秋何以書國弒乎且僕既弒君則當自立又何以奔魯乎疑僕因國人下以當作之字謂僕因國人之弒君懼并及禍而來奔也

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六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七

勅授文林郎……舜著

宣公文公子名倭一名接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嫌不討賊而著其自立之罪也邵氏寶曰卽位之禮行則書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以爲攝而不必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

公子遂如齊逆女

懼齊以殺赤逆姜之故而見討故結婚於齊以爲自安之計桓則用翬宣則用遂其意同也皆寵賊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稱公子蒙上也不稱姜氏而稱婦姜者姜無姑而敬嬴僭也夫公之夫人也敬嬴之婦也而遂以之至自齊蓋宣公急欲得夫人敬嬴急欲得婦姜氏至而宣公之位稍定也而敬嬴之夫人可稱矣然齊不顧禮義而卽以姜氏歸者必有所欲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納賂以請會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晉人討不用命者放胥甲父於衛而立胥克

公會齊侯於平州

定公位也

公子遂如齊

拜成且致賂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魯賂也

秋邾子來朝

畏齊之强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人之弒昭公也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於晉又會諸侯於扈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於楚陳共公之卒楚人不禮焉陳靈公受盟於晉秋楚子侵陳遂侵宋曰侵陳曰遂侵宋非討賊也為暴也與晉爭霸也

晉趙盾帥師救陳

書趙盾見趙盾之專也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

楚蔿賈救鄭遇於北林囚晉解揚晉人乃還孫氏嘉淦曰諸侯以晉師之猶出也於是乎奮而伐鄭討從楚也陳宋伐鄭楚兵退也不書會盾意在於師也於此見人之可以義動而天下事猶可為也

冬趙穿帥師侵崇

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帥師侵崇謬計也欲握兵權也弒君之漸也

晉人宋人伐鄭

報北林之役也鄭以晉不能討宋而從楚乃晉人復以伐宋而討鄭是私也非若前此之伐鄭為從楚矣

二年

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州西曲棘里有棘城是役也鄭伐宋也而以宋主戰惡宋也君獲不言師敗君重於師也鄭獲兼言師與師等也

秦師伐晉

報侵宋也
遂圍焦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晉趙盾救焦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以報大棘之役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皐

晉靈公無道盾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公曰知所過矣將改之士季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不忍殺觸槐而死秋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初宣子田於

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夫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既而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盾遂亡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夫不越境待其弒也不討賊喜其弒也宣子其何辭以辯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

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望

稱牛未成牲也口傷牛死神戒之與乃者緩辭也牛死故也猶者可已而不已也

葬匡王

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畧也微者往會魯失禮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初陸渾戎在秦晉西北允姓居之後爲秦晉遷於伊川遂從戎號密邇王都而楚伐之實窺周也

夏楚人侵鄭

卽晉故也

秋赤狄侵齊

先儒謂唐叔子孫別在狄者謂之赤狄俗尚赤衣也地譜云洺州春秋赤狄之地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卽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高氏閎曰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不能內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穆公卒靈公夷立

葬鄭穆公

四年

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秦伯稻卒

共公卒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弑其君夷

歸生子家也弑君者子公也子公弑君而以子家為首惡者蓋歸生位為上卿入執大權乃不能鎮服奸邪遏絕萌蘖又脅於邪謀撓而從之故定為賊首以戒大臣不能持正而阿附惡人者與書趙盾之弑義同

赤狄侵齊

秋公如齊

朝也感其立己也

公至自齊

冬楚子伐鄭

鄭未服也前書侵鄭惡楚也此書伐鄭鄭有可伐之罪也然天王不能討而楚子伐之則又聖人之所傷矣趙氏鵬飛曰鄭弑其君諸侯不問而楚伐為有辭雖楚兵之興志欲得鄭非為討罪而來也然其兵之壓境未必不以是為辭聖人亦因其辭而權與之非予楚也責晉重矣

五年

春公如齊

朝也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

夏公至自齊

久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自為逆也書子宣女也杜氏預曰適諸侯稱女適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

叔孫得臣卒

公孫茲之子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反馬也家則堂曰反馬不躬至歸寧無並行

楚人伐鄭

再爭鄭也

六年

春晉趙盾魏孫免侵陳

陳卽楚故也不能服楚而徒侵陳非義也趙盾弒君之賊而魏孫免從之以爭霸聖人之所惡也

夏四月

秋八月螽

螟也

冬十月

七年

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始通且謀會晉也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國名東萊黃縣今登州府東南二十里有萊子城齊伐而公以師助之也

秋公至自伐萊

大旱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於黑壤

黑壤今山西澤州沁水縣西北四十里黑嶺周宇文泰改爲烏嶺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於會盟於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

八年

春公至自會

踰年而返不書止而止可見矣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黃齊地未至齊而復有疾也不書有疾不應以疾而復也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

辛巳有事於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垂齊地孫氏嘉淦曰有事時祭也時祭不書爲壬午之繹書之也遂不稱公子蒙上也書仲生而賜氏也此東門氏之始也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禮大夫卒當祭不以告終事而聞則不繹猶繹非禮也執籥秉翟萬之常也去籥示變也是知其不可而爲之也前書至黃乃復戒人臣之勿辱君命也此書猶繹戒人君之不以禮使臣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母也以母而夫人之也成風已夫人於前而敬嬴不得不夫人於後矣曰夫人姜氏歸於齊則嬴之不應稱夫人可知矣聖人仍而不改所以誌失禮也以爲後世以妾奪嫡之鑒也

晉師白狄伐秦

秦人之怨起自侵崇曲在晉也晉不自反乃復會狄伐之直書於冊貶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楚爲衆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秦晉爭伐不已而荊楚强盛之勢成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冬葬敬嬴旱無麻始用葛茀譏無備也

城平陽

平陽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平陽故城是也

楚師伐陳

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

春王正月公如齊

朝正也且在喪焉愈非也

公至自齊

夏仲孫蔑如京師

聘周也公朝齊而大夫聘周比而書之惡可知矣

齊侯伐萊

許氏翰曰赤狄比侵齊不敢報萊不伐齊而齊亟伐之可以觀惠公畏疆陵弱矣

秋取根牟

根牟東夷國也今青州府沂水縣南滅書取內辭也

八月滕子卒

昭公卒文公立不名史失之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於扈

待陳也扈晉邑也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陳不會而晉伐之也

辛酉晉侯黑臀卒於扈

成公卒子景公孺立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成公卒子穆公遬立

宋人圍滕

因其喪也

楚子伐鄭

問晉侯之卒也

晉郤缺帥師救鄭

善救鄭也

陳殺其大夫洩冶

冶諫臣也而靈公殺之陳亡之本也

十年

春公如齊

此年朝正也求田故也

公至自齊

齊人歸我濟西田

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己巳齊侯元卒

桓公小白之子也惠公卒子頃公立

齊崔氏出奔衛

崔杼也書氏以族奔也

公如齊

奔喪也

五月公至自齊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陳靈公之無道與孔寧儀行父同淫於徵舒之母而戲其子徵舒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

六月宋師伐滕

既圍之又伐之不哀喪而爲暴無已也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遂之子也趙氏鵬飛曰父如齊依惠公以定公位子如齊葬惠公以終父志父子相濟爲姦可勝誅乎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於是乎[illegible]鄭者難矣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天王弟也尊之也報莪之聘也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繹邾邑暴且貪也

大水

季孫行父如齊

聘新君也

冬公孫歸父如齊

為伐邾恐見討於齊也

齊侯使國佐來聘

報行父之聘也未踰年而稱君惡其即吉之速也

饑

五穀不成曰饑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晉士會救鄭逐楚師於潁水諸侯之師戍鄭夫不能服楚而使不伐鄭雖戍之亦何益乎故聖人削而不書亦所以著楚子之暴也而鄭於是乎從楚矣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於辰陵

陳陵陳地今河南開封府陳州西南四十里有陳陵亭陳鄭服於楚也合二國而為盟將欲討陳夏徵舒也晉齊二大國方致勤於莒狄而不能討故書此盟傷齊晉也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取向之怨未平也蓋齊人伐莒而公孫歸父從之也書曰公孫歸父志大夫之專也

秋晉侯會狄於欑函

欑函狄地楚方倡義於天下而晉孜孜於羣狄至往會焉是之謂不知務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

討賊也中國之賊而楚人討之當時之天王諸侯可知矣

丁亥楚子入陳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

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之也曰討有罪也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無乃不可乎故書曰楚子入陳著其惡也誅惡者衆人之公心故曰楚人取國者一人之私意故曰楚子

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

納亂臣非正也黨惡也自是陳從楚不貳皆兩人爲主於內也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杜氏預曰賊討國復二十二月然後得葬

楚子圍鄭

鄭背辰陵之盟也李氏廉曰鄭自此從楚直至成五年蟲牢之盟方向晉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鄭地今河南開封府鄭州東六里有邲城救鄭也不書救鄭者鄭自春被圍蓋已久矣今六月而後救何益於鄭哉無其實不可假其名也夫楚子滅庸以來其勢日張昔歲入陳今茲圍鄭仗義討貳不可當也林父不度德不量力不成謀而輕與之戰其敗也宜矣六卿皆在獨罪林父重帥也然林父雖輕舉妄動而以晉主是戰者內晉也所以抑彊楚而存大義也故不書救鄭罪晉之緩也書荀林父正失律之罪也書晉師敗績傷楚人之强自是滅蕭圍宋勢益横行於天下而不可制矣然則此一戰也不能制楚而反縱楚故聖人愼焉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乘勝而滅蕭且以廹宋也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於清丘

清丘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開州東南七十里長樂里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於清丘蓋晉爲楚敗又復滅蕭有所懼而同盟也然不謀所以保國者而惟盟是圖亦何益之有哉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宋爲盟故而伐陳而衛救之清丘之盟安在哉然楚已定陳矣而宋師伐之無名也衛雖背盟而救之是也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

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書齊師甚其動大衆而伐小國也夷夏之盛衰漠然不問矣

夏楚子伐宋

蕭滅而宋不可保矣乃復興師伐陳攻其與國是招寇也楚伐之而晉不能救清丘之盟何益

乎夫陳鄭宋天下之要樞也鄭處其西宋處其東陳則介居鄭宋之間得鄭則可以致西諸侯得宋則可以致東諸侯得陳則可以致鄭宋陳鄭既皆歸楚若復得宋則河南之地盡爲楚有矣楚自辰陵之盟凡所伐滅皆書楚子則知其視泚行間也以視乎齊晉魯宋以大夫而專征伐不大有逕庭哉故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秋赤狄伐晉及淸先縠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淸之師歸罪於先縠而殺之盡滅其族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初衛人救陳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於晉而免夫救陳義也雖背盟有辭矣而乃殺大夫以說於晉衛之恥也此與刺公子買之事無異故以國殺爲文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文公子宣公盧立

晉侯伐鄭

爲邲故也是驅鄭而入於楚也孫氏嘉淦曰春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楚戰國之諸侯自相敝以利秦其惑一也

秋九月楚子圍宋

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於晉不假道於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秋九月楚子圍宋汪氏克寬曰楚莊始而滅蕭以逼宋繼而伐宋以聲其救蕭之罪又遣使過宋不假道以激怒於宋而使殺之於是國君親將環其國而攻之然則楚子之志在於陵暴列國以取威爭霸其惡甚矣

葬曹文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於穀

孫氏嘉淦曰諱從楚也王氏樵曰遂以不正而立宣公公以不正而任其子歸父此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見公與之深也諸侯失政自宣公始大夫專政自歸父始

十有五年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

從楚也時楚子圍宋未解故往會於宋書曰會於宋不惟不能救宋又會而從之春秋傷之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告急於晉而晉不能救會又畏楚之彊而從
之會此宋人之所以與楚平也自楚得宋而諸
侯之不從楚者寡矣所以惡楚憫宋而責晉與
諸侯之無能也

六月癸酉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潞氏赤狄之别種今山西潞安府潞城縣即其
地也高氏閌曰是時楚肆其疆圉宋踰年晉不
能救而反滅狄利其土地亦怠於憂天下矣書
曰晉師言不善用其師也

秦人伐晉

孫氏嘉淦曰秦晉自戰殽之後三十餘年凡十
一戰彼此交病而楚覇矣故春秋厭之高氏閌
曰秦窺晉虛也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子王弟也召伯毛伯王卿也人臣而擅殺天
子之卿不臣矣天王何在而使子札得殺之也
不君矣

秋螽

魯之災頻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於無婁

家氏鉉翁曰高固自以國事出豈使大夫侯之
於途諂事外臣書之以貶

初稅畝

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公田之外又履畝而稅其
私田也

冬蝝生

螽子也

饑

家氏鉉翁曰蝝生自一時而言也饑自一歲而
言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赤狄之别種也王氏貫道曰楚禍逼
人晉乃貪拓狄地以自肥其何能覇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都也宣榭宣王之榭也有堂無室曰榭
講武之所也火人火之也

秋郯伯姬來歸

出也爲婦而出人
倫變而教化衰矣

冬大有年

屢歲告災至
是始豐也

十有七年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卒子靈公立

丁未蔡侯申卒

文公卒子景侯周立

夏葬許昭公

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於斷道

斷道晉地是時楚欲大張晉孱日甚斷道之盟幸其猶能同也亦所以傷陳蔡宋鄭之從楚也

是會也蓋外楚也郤克徵會而齊侯不至僅使四大夫如會晉人怒而執之於是乎有伐齊之舉矣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曰公弟非卿也終身不食宣祿春秋賢之肹文公子惠伯也肹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

十有八年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薛氏季宣曰齊不與斷道之會而伐之書衛之世子代父掌兵非子道也

公伐杞

杞魯世婚嬉文之世皆來朝自宣之立而不至公是以伐之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於鄫

戕猶殘也捝殺也曰於鄫則鄫之臣子可知矣

甲戌楚子旅卒

莊王卒子共王立公羊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汪氏克寬曰魯史必書楚王某卒是聖

人華之也

公孫歸父如晉

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

冬十月壬戌公薨於路寢

正寢也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魯地冬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于介既復命袒

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閌曰先君未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歸父旣畢使事盡哀而奔是知死亡之不免而能不失度於顚沛造次之時異乎他大夫之奔矣

卷之七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八

成公 宣公子名黑股在位十八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氷

時燠也

三月作邱甲

爲齊難也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邱出之

譏重斂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赤棘晉地聞齊將出楚師故有是盟

秋王師敗績於茅戎

杜氏預曰不言戰王者至尊天下莫之得校故以自敗爲文不書敗地而書茅戎明爲茅戎所敗初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

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於徐吾氏

冬十月

二年

秦齊侯伐我北鄙

齊因赤棘之盟怒而伐我也時歸父在齊不能無罪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

新築衛地今直隸大名府魏縣南二十里有新築城蓋齊以伐魯之師伐衛衛世子臧嘗伐齊

故也良夫不從石稷之言必進而戰致敗其師幾於喪身辱國此春秋所以罪良夫而以之主新築之戰也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於鞌齊師敗績

鞌齊地魯諸大夫怒東門之彊遂及齊侯也故聖人列序其名是時楚欲方熾齊以東方大國附楚背晉而虐魯衛伐之是也然以四國之七大夫而敵一齊侯雖頃公橫逆有以召天下之兵而大夫之專恣亦甚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於袁婁

袁婁臨淄縣有袁婁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程氏端學曰齊侯自恃其彊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肆忿倘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永為鑒矣陳氏傅良曰屈完不言使而退盟之於召陵以禮於楚使國佐言使而進盟之於袁婁以偪齊君桓公之所不敢而四國之臣敢為之甚矣鞌戰之忿也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卒子共公固立

庚寅衛侯速卒

穆公卒子宣公立

取汶陽田

齊反侵地也魯倚晉勢以奪之故不日歸而日取

冬楚師鄭師侵衛

衛受盟於晉且伐齊故也然鄭從楚而首伐衛喪是援戈與危而攻其親戚罪不勝誅矣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公子嬰齊侵衛遂侵我師於蜀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前則四大夫與齊侯戰此則公與楚大夫會比事以觀魯之君臣可知矣先天下而

從楚者公倡之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鄫人盟於蜀

十一月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於蜀鄭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孫氏嘉淦曰此中國之大辱也楚僭稱王春秋惡之晉雖不競猶主夏盟楚共新立不強於旅雖用大衆止鄭從之諸侯苟有王室大夫苟有諸侯同心合力憤發與師移戰秦書以戰蜀豈不足以懲楚而魯望風而先服晉拱手而讓霸天下淪胥而從楚也聖人傷之

三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孫氏嘉淦曰盟蜀之恥也然而益之恥也楚方侵衛晉不救也諸國盟蜀晉不聞也楚人既去乃敢興師又不伐楚而伐鄭晉之恥也魯宋曹衛不守信義冬從楚盟春從晉伐設楚來責何辭以對疲於奔命而無以自立四國之恥也

辛亥葬衛穆公

[illegible]以援也奪人之喪[illegible]其喪皆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大伐鄭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作之西宮也

乙亥葬宋文公

夏公如晉

拜汶陽之田也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鄭有晉楚之難不思自保而伐人非計也且許近於楚楚越許而後至鄭則許鄭之藩蔽也鄭乃扼許之小而肆其毒以致許畏鄭之故遷入楚地鄭既失許故楚兵一出直履鄭郊復加晉兵則腹背受敵水火交熾皆起於伐許自撤其藩扞之故也

公至自晉

家氏鉉翁曰宣公挾疆齊之援弑君篡國凡可以諂齊而求說者無不爲矣今成公借援於晉卒循宣公之舊其無王之罪大矣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邱縣魯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別種也罪晉衛也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來聘且尋盟也公與之盟恥也先荀庚而後良夫畏晉之强也

鄭伐許

不稱人與師闕文也

四年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襄公卒悼公費立

杞伯來朝

歸叔姬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臧孫辰之子也子紇嗣是爲武仲

公如晉

比歲朝晉汶陽故也

葬鄭襄公

葬速將伐許也

秋公至自晉

志久也公欲求成於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公乃止

冬城鄆

雖時亦書重勞民也

鄭伯伐許

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不服也

五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見出也

仲孫蔑如宋

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

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孫氏嘉淦曰彭生會郤缺而有新城之盟僑如會荀首而有虫牢之盟臣成謀而君從之也

梁山崩

梁山今同州韓城縣屬陝西西安府不繫國爲天下記異也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定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於蟲牢

蟲牢鄭地今河南開封府封邱縣北三里孫氏嘉淦曰鄭服也楚共幼大夫不協故諸侯復從晉也天王崩不奔喪而會盟不臣也

六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宫

武公之宫也武公伯禽之九世孫敖也

取鄟

微國也取滅之也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三月侵宋晉命也初宋公子圍龜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人以是辭會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即位而始朝也

公孫嬰齊如晉

受侵宋之命也

壬申鄭伯費卒

悼公卒弟成公睔立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晉命也李氏廉曰春秋凡奉霸主之命或爲霸主而興師者皆書侵此年二卿侵宋十年衛黑背侵鄭襄二十四年羯侵齊定六年公侵鄭八年二卿侵衛左皆曰晉故也蓋本非有怨但屈於不得已故淺侵其境與然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從晉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賀遷也晉人去故絳而遷新田也亦復侵宋之命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不背蟲牢之盟善其救也

七年

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免猶放也牲變也

吳伐郯

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夫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中國衰弱楚患稍息而吳患又起故聖人傷之曰吳者削其僭號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不郊猶三望

望郊之細也不郊可不望矣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鄭不服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善救鄭也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自是楚弱故齊宋皆服於晉

八月戊辰同盟於馬陵

馬陵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治東南十五里有馬陵城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孫氏嘉淦曰不書諸侯間無異事也救而後盟鄭亦與也馬陵之盟夷夏之大機也楚勢自衰又有吳患諸侯相

率而從晉撫之以德同心合力以擯吳楚則中國無事而惜乎其未能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楚伐鄭吳聞之而入州來病楚也初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止之子重是以怨巫臣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巫臣在晉請使於吳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巫臣教吳以戰陳而叛楚吳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林父良父之子也高氏閌曰衛定公惡孫林父故逐之林父亡七年而恃晉反衛復專衛政又十九年遂逐其君卒以邑叛則定公可謂知所惡矣首書出奔晉見其結援大國已著無君之心衛不能治而晉納之均罪也

八年

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與之自晉奪之自晉大無信也曰來言晉亦知其曲也曰歸之于易辭也魯之畏晉可知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翰曰侵蔡報伐鄭也大國爭衛而小國受敗春秋矜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逆婦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聘其婚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孫氏嘉淦曰婚禮不稱主人稱宋公使非禮也納幣不使命卿使公孫壽非禮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專殺且失刑也趙盾趙穿實弒吾君不之討而殺同括罪晉也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成公即位八年非有勳王之績賜命濫賞也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來歸自杞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以郯事吳也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夫不能治楚而徒欲服鄭不能治吳而反欲責郯晉之君臣無能甚矣然季孫不能輔君為善逼於彊令而從之以困小弱亦何取焉

衛人來媵

媵伯姬也衛人聞其賢也

九年

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魯請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為歸汶陽之田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

公至自會

二月伯姬歸於宋
范氏甯曰逆者非卿故不書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致女者女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父母使人安之也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二國媵之也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辛子靈公環立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是逼鄭與楚也既不仁復不知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邱渠邱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邱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

秦人白狄伐晉
諸侯貳故也

鄭人圍許
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
中城者郭之內而宮之外也莒潰魯懼而城之也夫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四鄰不協守在四境四境不固守在四門守境者危守門者亡中城又在四門之內也城之何益適以外民耳

十年

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晉命也孫氏嘉塗曰書之罪衛侯也君被執國被伐不恤而又助虐也書弟未為卿也子弟預政且不可況帥師乎寵愛過禮必生悖亂黑背之子曰剽衛人逐衎而立剽也衛侯有以啓之

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卜至于五瀆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二年之中三伐鄭不能服其心而以力宜其徒困生民也

齊人來媵

三國媵之也

丙午晉侯獳卒

景公卒太子州蒲立

秋七月公如晉

親弔也晉人止公使送葬

冬十月

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久也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求婦於聲伯且涖盟也不書公恥也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聘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

修前好也迫于晉之辱也

冬十月

十有二年

春周公出奔晉

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周公天子之三公也所當肱股王室而亦出奔耶晉受天子之逋逃獨無罪乎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爲伐秦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蓋白狄也前年秦人白狄伐晉先敗狄而後伐秦攻其交也

冬十月

十有三年

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乞重辭也 伐秦也

三月公如京師

伐秦道過京師也故下文書遂會見其事在伐秦而非本意朝王也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自王都而會諸侯以伐人之國臣不臣君不君矣

曹伯盧卒於師

宣公卒成公負芻立師何師也而卒於師輕棄社稷矣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致不爲朝出可知也

冬葬曹宣公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渠邱公卒子黎比公密州立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春衛侯如晉晉侯彊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衛侯見而復之衛侯享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敖甯子曰苦成家其亡乎古之爲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范氏鵬飛曰林父脅晉以得入知衛侯畏晉而不敢治已則肆惡於衛庸何忌哉故其後卒至於叛皆晉侯之罪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稱族尊君命也成公喪畢十二年矣而始逆女不已宴乎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四伐許惡鄭而憫許也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張氏洽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爲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内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惟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使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

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秦桓公也共公稻之子也不名史失之

十有五年

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其氏也歸父之子也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

人同盟於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初曹宣公卒於伐秦之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至是晉侯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奔宋先盟而後執要其盟而執之也曰同盟惡其詭也曹伯有可執之罪執而歸於京師故惟此執獨書爵許其正也春秋之功罪不相掩如此

公至自會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卒子平公成立

楚子伐鄭

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鄭人無故伐楚之與國是招楚之兵也然晉楚為成期以弭兵甫及三歲而楚伐鄭是首禍也故聖人惡之楚子

楚共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而葬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大司寇鱗朱為少司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乃出奔晉魚石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止之不可華元反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書曰魚石

出奔楚以其爲左師而貴重也且所奔在楚而宋天下要樞正楚所欲爭以致助魚石入彭城釀成日之大禍則魚石之罪大矣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於鍾離

鍾離楚邑今江南鳳陽府始通吳也在會於鍾離蓋借援以弱楚也始則諸侯之大夫會繼則諸侯會馴致黃池之會遂與晉爭長而奄然主盟故列序諸國之大夫所以謹其始也

許遷於葉

偪於鄭而遷於楚也家氏鉉翁曰陳蔡許謂楚可恃卒之陳蔡爲楚滅許五遷至容城遂爲鄭

滅皆其自取焉耳然王綱不振以致小國皆失其所經世者之所憂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雨木氷

雨木氷者雨著木成氷也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文公卒成公原立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鄭叛晉而從楚恃楚而加兵於宋也既伐許又侵宋楚張而鄭暴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將伐鄭也初楚武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於武城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於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僞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曰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

不敗何待公從之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大敗楚師獨書晉侯朔乞師晦而戰諸侯之師不及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戰之日穀陽豎獻飲於子反醉王召之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乃遁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於沙隨不見公

戰之日高國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欲去季孟而取其室穆姜送公

而爲之請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指
公子偃公子鉏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
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使告郤
犨曰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於宣
伯而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書之而不諱者
曲在晉也

公至自會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孫氏嘉淦曰方至而又會伐懼晉也屢伐鄭鄭
不服也不服而屢伐之非所以服之也尹子尹
武公也亦與者王亦爲役也猶先諸侯存君臣
之體也

曹伯歸自京師

曹人復請於晉晉侯謂子臧反吾歸而君子臧
反曹伯歸曰歸自京師見天王之失刑也余氏
光曰當時周王擁虛器而已生殺予奪不敢專
主觀曹人一則請於晉再則請於晉執之自晉
釋之亦自晉特寄囚於京師假周之名而已王
靈不振諸侯縱恣世道之衰重可歎哉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苕丘晉地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
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
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
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九月晉人執季
文子於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
於晉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
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僑如奔齊夫僑如
造釁至再辱國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
知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於扈

前舍之今盟之而後歸之也郤氏以大夫而信
讒擅執命卿而辱鄰國之君又蔑其君而取賂
也滅族之禍
有由來矣

公至自會

乙酉刺公子偃

刺殺也偃鉏公之庶弟也俱爲穆姜所指而獨
刺偃鉏尚幼也夫造釁者僑如不能殺而縱之
奔偃爲穆姜所指非實有簒逆之迹而乃殺之
故書曰公子偃言先公之子也而可殺乎

十有七年

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十七年春王正月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
救晉侵鄭至於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
鄭

夏五月鄭太子髡頑侯獳爲質於楚楚公子成
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

自戲童至於曲洧杜氏預曰單襄公王卿士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世爲卿士晉未能服鄭故假天子威命周使二卿會之

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

謀復伐鄭也言同盟尹單皆與盟矣

秋公至自會

伐鄭無功故以會致

齊高無咎出奔莒

王氏葆曰無咎身爲卿佐而不能諫國正君以致疑間至於見逐亦不爲無罪矣故書奔無異

文

九月辛丑用郊

用者不宜用者也九月非郊時也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伐鄭也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於汝上諸侯還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壬申公孫嬰齊卒於貍脤

叔肹之子也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定公卒宣公牼立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其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與長魚矯爭田五與矯皆嬖於厲公欒書亦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

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欲察之使郤至聘於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信遂怨郤至壬午胥童夷陽五帥甲八百乘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于其位殺温季於其車王氏錫爵曰勝則驕驕則侈淫而生亂范文子所謂外寧而內憂也

楚人滅舒庸

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師襲舒庸滅之著楚之張也

十有八年

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胥童既殺三郤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不許二子出奔狄公復之使胥童爲卿欒書中行偃殺胥童民不與郤氏胥童道君爲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逆周子於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始朝於武宮逐不臣者七人黄若晦曰厲公嗣霸北挫狄於交剛西敗秦於麻隧南破楚於鄢陵威名震矣卒以驕侈暴虐殺其身可鑒也故曰惟有道者能持勝不矜不伐剛之則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齊爲慶氏之難故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於內宮之朝師逃於夫人之宮

公如晉

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於彭城

彭城宋邑今直隸江南省夏六月鄭伯侵宋及曹門外遂會楚子伐宋取朝郟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等五人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崇人之叛臣而抗其君大惡也負罪出奔介人之兵而入其國是賊也取宋彭城而又戍之蓋以塞吳晉交通之路也

公至自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報公朝也

秋杞伯來朝

魯睦晉故也

八月邾子來朝

即位而來見也

築鹿囿

勞民以自娛也

己丑公薨於路寢

言道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魚石召之也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疆自宋始矣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將救宋也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

盟於虛朾

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書順也

卷之八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九

襄公 成公子名午在位三十一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九年傳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公是年四歲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伐魚石也時彭城爲楚所有舊史書圍彭城孔子追書之以宋也師氏協曰苟書彭城而不書宋則無以見魚石之不臣楚子之獎亂與夫諸侯討叛之功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於鄫

晉韓厥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東諸侯之師次於鄫以待晉師此可見晉悼之謹用諸侯而不忍輕鬭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報伐鄭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靈王立

邾子來朝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聘新君也

二年

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而葬速

鄭師伐宋

楚令也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公嫡母也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成公卒于僖公髡頑立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伐喪非禮也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

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有不服晉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若不得請事將在齊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齊謚也

叔孫豹如宋

通嗣君也豹僑如之子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戚遂城虎牢

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之言故也遂成虎牢鄭人乃成虎牢鄭巖邑也非得鄭不可以制楚非得虎牢不可以制鄭險有所必守地有所必爭虎牢既成則鄭叛可逼鄭服可戍楚來可戰楚去可守故不係鄭而與晉之取之也初平王東遷鄭武公入為卿士王賜之虎牢以東後失其地鄭厲公納惠王而王復與之焉趙氏鵬飛曰安一國之功小安天下之功大安一國者以一國之辭書圍宋彭城是也安天下者以天下之辭書之遂成虎牢是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逼子重子辛楚人殺之

三年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此吳楚交兵之始也虎牢之城楚兵不敢東出故南伐吳

公如晉

喪畢而朝也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於長樗

長樗晉近城之地也不盟於國晉悼之謙也

公至自晉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已未同盟於雞澤

雞澤今直隸廣平府東北鄭服也城虎牢之功也王臣下盟替也齊侯不至惰也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遠也

陳侯使袁僑如會

陳亦服也本非召會來又後時故書如會

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列國大夫共與袁僑盟也不以後至而棄之悼公之厚也

秋公至自會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不會雞澤故也

四年

春王三月巳酉陳侯午卒

成公卒子哀公溺立

夏叔孫豹如晉

報知武子之聘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

公生母也定姒非嫡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為小君之喪

葬陳成公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

冬公如晉

請屬鄫也晉侯許之且背母之喪非禮也

陳人圍頓

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陳新從晉楚方怒之又背喪而伐其所與是致寇也不

亡何待

五年

春公至自晉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鄭僖公即位始行聘問以息兵修好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穆叔覿鄫大子於晉以成屬不言及罪魯晉之比諸侯於大夫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於善道

善道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於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故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

秋大雩

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於戚

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於會公羊曰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

公至自會

冬戍陳

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備楚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陳之致寇戍之無益俱見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善救陳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辛未季孫行父卒

文子卒其子宿嗣是為武子文子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以是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

六年

春王三月杞伯姑容卒

桓公卒子孝公匄立

夏宋華弱來奔

華椒孫宋之司武者與子蕩戲於朝而其君平公逐之也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

即位朝公也

莒人滅鄫

恃賂也賂魯也

叔孫豹如邾

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敗之于狐駘至是聘且修平也

季孫宿如晉

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未終喪而從政非禮也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罪齊侯也

七年

春郯子來朝

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小邾子來朝

亦始朝公也

城費

南遺為費宰叔仲昭伯為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首城私邑將以抗君而專國春秋書以著犯上作亂之漸

秋季孫宿如衛

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止之孫子無辭亦無悛容夫無禮於其國之君則其逐本國之君者馴致其道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志陳之危也屢書公子貞亦見貞之專楚也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於鄬

鄬鄭地楚於十月圍陳十二月而後會諸侯則晉侯之緩於救陳可知陳侯在會求救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於鄵

鄭伯之卒子駟弒之也以瘧疾赴於諸侯故舊史承其僞而書卒聖人書曰卒於鄵見其弒也日未見諸侯憫其志也

陳侯逃歸

陳人患楚慶虎慶寅使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

二圖陳侯逃歸亦晉侯有不欲救陳之意故陳侯見幾而逃之也范宣子曰陳非吾事無之而後可則晉侯之意可知矣

八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朝正也且聽朝聘之數也

夏葬鄭僖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子產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自今鄭國不四

五年弗得寧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於邢丘

五月甲辰會於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鄭伯獻蔡捷於會故親聽命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

公至自晉

不與會也

莒人伐我東鄙

莒滅鄫而晉不恤也故因疆鄫田而伐我東鄙

秋九月大雩

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討其侵蔡也子駟欲從楚子孔欲待晉卒及楚平而告於晉晉使行人子員曰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惟君圖之此鄭又從楚之始也至十一年蕭魚始從晉

晉侯使士匄來聘

拜公之辱且告用師於鄭也

九年

春宋災

天火曰災

夏季孫宿如晉

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成公母欲廢成公徙居東宮而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討從楚也

十有二月已亥同盟於戲

鄭服也

楚子伐鄭

又及楚平矣

十年

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於柤

柤楚地會吳子壽夢也將以弱楚也曰會吳外之也鄭不與從楚也晉得吳則楚右臂斷不敢議鄭其後蕭魚之會卒得鄭不叛者二十年此齊桓公遠結江黃之遺知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

偪陽今兗州府嶧縣南五十里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偪陽吳入北方之要衝滅之所以通吳也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

公至自會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楚鄭伐宋以受偪陽也

晉師伐秦

罪晉也楚鄭伐宋而晉伐秦其不救鄭可知也不因秦之力以擾楚而相敝以為楚利非計也故秦晉交兵春秋厭之

秋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以其伐宋也齊崔杼使太子光先至於師故長
於滕聖人仍而不改識其以疆弱事勢爲先後
也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日盜至賤也日公子公孫至貴也以至賤而殺
至貴且一日而殺三卿鄭之亂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
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爲鄭戍之也鄭及晉
平十一月丁未
諸侯之師還

公至自伐鄭

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作三軍

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
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
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
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
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
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杜氏預曰晉本
無中軍惟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
以征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
作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怒晉也欲以致諸侯也晉驟至而楚不能救則
堅從晉以絕楚此子展之謀也謬甚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諸侯之兵
果至矣

秋七月己未同盟於亳城北

鄭從
晉也

公至自伐鄭

楚子鄭伯伐宋

楚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展帥師從楚子將
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高氏閌曰蓋用公
孫舍之之謀以伐宋自信於楚而數叛晉使楚
道敝而固與晉以託國焉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於蕭魚

九月諸侯悉師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
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
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於蕭魚自是不復背晉
者二十四年曰伐鄭曰會於蕭魚鄭服而與會
也

公至自會

兵不加鄭故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人使良霄太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楚人怒而執其使楚之力盡於是矣不復爭鄭矣勢分於吳故也

冬秦人伐晉

秦景公妹爲楚共王夫人於是爲楚伐晉

十有二年

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

台瑯琊費縣南有台亭

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鄆莒邑也救台可也遂入鄆多事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謝前年伐鄭師也歸功於人善持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秋吳子壽夢卒臨於朝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時吳僭稱王書曰吳子孔子以義削之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不書葬避其謚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報晉之取鄭也不伐鄭而侵宋楚無能爲矣

公如晉

朝且拜士魴之聘也

十有三年

春公至自晉

朝正於晉也

夏取邿

邿今濟寧州東南有邿城夏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罪魯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卒子康王昭立

冬城防

臧武仲邑也趙氏鵬飛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是也今之城殺近齊之防耳魯既事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也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於向

吳告敗於晉會於向爲吳謀楚故也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諸侯之大夫從晉伐秦晉侯待於境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汪氏克寬曰晉秦七十年之兵爭彙兆於圍鄭結怨於敗殽禍稔於三戰大舉於九國之伐而終於此役蓋自文公之霸合諸侯之師未有若是之衆也然以十三國之卿大夫帥衆兵以壓境而師出無律將各異心徒以煩民功積蔑有晉侯待於境上覘若贅旒背悼公之怠於政事致諸臣之專恣也

己未衛侯出奔齊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初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我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至是子囊又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大敗楚師獲楚公子宜穀書伐吳見楚之不能爲中國患也楚敗不書無關於天下故也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於戚

戚孫林父邑也會於戚定孫氏也黨逆獎亂春秋傷之

十有五年

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於劉

報二年豹之聘且尋十一年亳之盟也高息齋日下有劉夏也傳者誤以夏爲時也故以劉爲地也書於劉訛也由此觀之春秋之訛多矣

劉夏逆王后於齊

公羊曰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夏名也天子卿不名夏非卿也士也以士逆輕

后矣故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至遇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備齊也此孟孫邑而季孫叔孫帥師以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爲名而崇其私邑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邾人伐我南鄙

王氏貫道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初荀罃士魴逆周於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源周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覩其初言周是以能霸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悼公卒子平公立平公欲會諸侯故速葬其親非禮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於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水名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梁水隄也公羊曰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偏刺天下之大夫也曷爲偏刺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初邾人伐魯魯告於晉晉將爲會以討邾莒晉悼公有疾乃止故平公繼父志而執邾宣公莒犂比公然專執之則非矣

齊侯伐我北鄙

齊既叛晉聞公在會將討邾莒故復來伐我是時齊靈恃強自柯陵之會遂不復出但使大夫

命世子伉禮至晉執二君以歸乃益復伐我三年之間齊師五至

夏公至自會

伐而後至公在會也

五月甲子地震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欲棄楚請遷於晉既而不果故晉會諸侯大夫伐之鄭與許有宿怨故君親行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三伐魯而再圍郕

大雩

冬叔孫豹如晉

穆叔如晉言齊故也

十有七年

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

宣公卒悼公華立

宋人伐陳

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畀宋也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衛孫蒯田於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訽之曰親逐爾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於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齊之君臣分兵圍邑而魯三家束手無策憫魯也

九月大雩

宋華臣出奔陳

高氏閌曰華臣暴其宗室而亂宋政不有國討失政刑矣君子違不適讎奔陳尤可誅也是時宋伐陳陳者宋之讎也

冬邾人伐我南鄙

乘齊之圍報其執父之讎也

十有八年

春白狄來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執孫蒯於純留為曹故也因其為使而執之故書行人不明正其罪因其來而執之是執行人非討有罪也孫蒯不書見石買有可執之道也

秋齊師伐我北鄙

稱齊師較前尤暴矣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孫氏嘉淦曰凡言同有異也有不同而同焉故曰同同圍齊邾莒同之也邾莒本黨齊而伐魯今同魯而圍齊懼晉也

曹伯負芻卒於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閒齊晉之難也

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諸侯盟於祝柯

祝柯今泰安府長清縣有故祝柯城不序蒙上也不書同盟齊不與也

晉人執邾子

以其伐我故也執之遄取其田也

公至自伐齊

以伐告也

取邾田自漷水

漷水出東海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劉原父曰邾田非所取也漷水非所自也脅人之君而制其國介人之威而私其利也

季孫宿如晉

拜師且拜田也

葬曹成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衛侯衎奔齊故也人臣逐其君又極之於其所往惡莫大焉時同伐者晉欒魴不書獨著孫林父之罪也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子莊公光立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侵齊惡之也聞喪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子速嗣爲大夫是曰莊子

齊殺其大夫高厚

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汪氏克寬曰微崔杼之力莊公固不得立然杼殺高厚慶封討鳳沙衛明年復使慶佐爲大夫而誅牙餘黨崔慶自是專權而射股之禍兆於此矣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子孔之爲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初盜殺鄭三卿於西宮之朝公子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於純門而返書大夫而又書公子見以公子而爲大夫非國之善政也苟有罪焉不刑則壞法刑之則傷親

冬葬齊靈公

城西郛

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於柯

謀齊也將爲檀淵之會也

城武城

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南九十里備齊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於向

及莒平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於澶淵

齊成也澶淵衛地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取其田而又伐之不已甚乎澶淵在彼盟之爲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罪蔡君也出奔楚罪履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爲討故出奔楚書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兩失也

叔老如齊

始平於齊也澶淵之盟故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季孫宿如宋

報向戌之聘也

二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

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漆閭邱邾兩邑也庶其來奔也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也聞之在上位者灑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子也召外盜而大禮焉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黃氏震曰春秋三叛臣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昭公如晉而邾夷以牟婁防茲來奔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與

秋欒盈出奔楚

盈懷子也懷子好施士多歸之范宣子畏其多士也信欒祁之譖而逐之也出奔楚以楚彊大今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無君之心見矣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曹伯來朝

襄畢而來見公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

錮欒氏也○公羊曰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叔肹之子也其子弓嗣爲大夫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沙隨

復錮欒氏也蓋知盈在齊而爲是會也齊侯背商任之盟而納欒氏意在叛晉也故晏子曰齊

將伐晉不可以不懼汪氏克寬曰屈巫將聘於齊而竊妻以逃其廢君命亦可誅矣欒盈特以父之汰後而多怨遂爲姣母所譖而見逐未有犯上可誅之實其罪視屈巫蓋薄乎云爾晉平用范匄之謀屢會諸侯以錮之幾致亂國楚莊雖不聽子反錮巫臣之請而嗣君卒滅其族亦致通吳之禍人君之不明而聽於權臣其患豈淺淺哉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命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於朝三日棄疾請尸王

許之既葬
遂縊而死

二十有三年

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三月乙巳杞伯匄卒

孝公卒弟文
公益姑立

夏邾畀我來奔

畀我庶其之黨也同有
竊邑叛君之罪者也

葬杞孝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夫二慶楚實殺之而稱陳者歸其功於公子黃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於陳

二慶死而黃歸得兄弟急難之義故仍書曰陳侯之弟曰自楚歸則二慶之死楚亦有功焉

晉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

曲沃在河東聞喜縣欒盈邑也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遂入絳欒氏乘公門矢及君屋范宣子禦之欒氏敗復奔曲沃據左傳先入曲沃而後入晉聖人先書入晉者蓋承上文商任沙隨兩會而言也聖人之意蓋曰晉侯合十一國之君以錮欒氏乃未及數月而欒盈復入於晉入於曲沃則晉侯之失計可知矣欒盈之說入可知矣曰入於曲沃則其據邑以叛亦可知矣何以知其然也使欒盈復入於晉負罪晉庭以聽晉侯之處分未始非臣子之善計乃不是計而入於曲沃夫曲沃何地也入之何心也不待其入絳而欒盈之罪已不容誅矣此聖人書法之精也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伐晉齊之本志也猶桓公之侵蔡遂伐楚也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君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

弗聽欒盈入曲沃而齊侯遂伐晉則齊之兵欒盈招之也聖人之罪盈也深矣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於雍榆

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救晉而次於晉之境畏縮而不敢進也故書救書之也書次惡之也

己卯仲孫速卒

孟莊子也汪氏克寬曰魯自仲遂殺適立庶公室於是乎失政魯卿自季孫宿以私意廢長立幼於是家臣效尤孟氏之豐點廢秩立羯叔孫氏之豎牛殺孟丙而立舍皆托廢立以擅其權而三桓微矣作俑之禍其流弊可勝言哉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臧武仲也於是據邑
請後孔子以爲要君

晉人殺欒盈

晉人克欒盈於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
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自外入也

齊侯襲莒

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
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
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
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
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

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
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
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有四年

春叔孫豹如晉

賀克欒氏且言次
於雍榆之故也

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速之子也孟孝伯侵齊晉故也未練而帥
師非禮也無功於晉而復結怨於齊非策也

夏楚子伐吳

夏楚子爲舟師以伐吳
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
如齊聘且請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
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莒侵介根送師而擅伐莒崔杼無君之心見矣

大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儀衛地將以
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再爭鄭也諸侯在會
而楚伐鄭輕中國也

公至自會

未救
鄭也

陳鍼宜咎出奔楚

陳人復討慶氏之
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高氏閌曰襄公即位二十有四年如晉者五出會諸侯者十有三未嘗朝天子也是時穀洛鬬毀王宮而齊侯叛晉求媚於天子故爲王城之於是叔孫豹始如京師聘且賀焉

大饑

水故也其無恤政可知也

二十有五年

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弒其君光

莊公弒崔杼立景公而相之程時叔曰歷書莊公崔杼之失道而終之以此亂賊之罪著矣人君之鑒昭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夷儀

謀伐齊也晉侯受齊賂而還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孫氏嘉淦曰諸侯在會而舍之入陳乘其不備也然而過矣專兵不祥殘鄰不義怒楚非謀也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於重丘

重丘齊地今東昌府聊城縣北曰同盟齊人與也不與其盟齊故略之也以齊有弒君之賊也

公至自會

衛侯入於夷儀

衛獻公衎入於夷儀自齊入也齊盟而夷儀入志在得國也故曰入潛入也不名之以別二君者方會夷而又入於夷儀則兩君可知矣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在今舒城縣境家氏鉉翁曰楚不能制吳而殘暴小國以逞其敗衄之憾春秋惡之是故國雖小而必紀其亡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舍之入之夏伐之已甚矣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於巢卒

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於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孔氏穎達曰諸侯不生

名此吳子名在伐
楚上為卒書名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孫氏嘉淦曰弒剽納衎也衎之奔也甯殖逐之喜返故君而葢父愆宜末減焉而槩以弒君書之者立人臣之防也君雖不道臣不可逐君雖不正臣不敢易臣謀廢立大亂之道也殖也逐衎喜也納之殖也立剽喜也弒之殖不得立剽之譽而受逐衎之罪喜不邀納衎之賞而蒙弒剽之誅父子相繼而陷於惡者大義不明而敢於廢立故也

衛孫林父入於戚以叛

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孫氏復曰獻公之奔齊也孫林父逐之甯喜弒剽以立獻公故林父懼入於戚以叛孫氏嘉淦曰拒衎也人臣之邑君實予之專邑抗君大戮也納衎則弒不納則叛所趨不同同歸於亂春秋誅之定人臣之分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於衛

自夷儀而歸於衛也書名者惡其居於夷儀不能以義入衛乃遣使行弒逆之謀伏不義而求反國故斥而名之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於澶淵

討衛也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孫氏叛臣也晉平之討衛是獎叛也皆由晉之諸臣各為私計羽翼諸侯之大夫使交起為亂以為彼剖分宗國之地而其君不悟良可嘅也魏趙韓三分晉國葢自晉悼公獎大夫以抗其君而平公又黨叛臣以討其君故下陵上替幾遍列國晉亦坐受其弊矣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姜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納之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墻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

宋太子享之野伊戾先往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左師受棄之賂而稱曰君夫人書曰殺世子甚宋公也

晉人執衛甯喜

孫林父甯喜之惡一也一則執之一則助之故不以其罪執之則執之者罪矣高氏閌曰弒君之賊人人皆得討之晉人執之非討其弒君也討其伐戚而殺晉戍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於楚

靈公卒子悼公立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如楚請伐鄭卒於楚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冬十月楚子伐鄭

葬許靈公

楚師伐鄭還乃葬許靈公

二十有七年

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景公即位通嗣君也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於宋

謀弭兵也孫氏復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間諸侯僭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自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見者此天下之政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

衛殺其大夫甯喜

甯喜弒君之賊而殺稱大夫者不以弒君殺之也惡獻公也言喜乃獻公之大夫也

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子鮮嘗與甯喜約以納獻公至是殺喜鱄病失信故出奔晉書曰衛侯之弟罪衛侯也然甯喜始則弒君繼則專國免餘之殺宜也子鮮以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約而出奔不亦過乎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於宋

諸侯盟則無天子大夫盟則無諸侯愈趨愈下至於陪臣執國命而天下亂極矣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

春無冰

時燠也

夏衛石惡出奔晉

枕甯喜之股而哭者也

邾子來朝

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仲孫羯如晉

孟孝伯如晉告將為宋之盟故如楚也

冬齊慶封來奔

崔杼之黨嗜酒荒淫而出魯納之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為宋之盟故也列國之君旅見於楚始於此舉魯以見其餘也時如楚者宋公陳侯鄭伯許男也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靈王也

乙未楚子昭卒

康王卒弟郟敖立宋公反

二十有九年

春王正月公在楚

非所在也閔公也亦罪公也楚使送葬不書恥也

夏五月公至自楚

見其時之久也

庚午衛侯衎卒

獻公卒自襄公惡立

閽弒吳子餘祭

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為閽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閽以刀弒之邇怨之失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胡康侯曰平王遠戍於母家揚水刺焉況合天下而城杞乎不待貶而義可見矣李氏廉曰僖公為成風伐邾而春秋不予以救患之義平公為悼夫人城杞而春秋不予以保小之仁則於公私之際審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拜城杞也公享之射者三耦不足取於家臣

杞子來盟

城故也春秋有二杞在中國者稱杞伯在東夷者書杞子

吳子使札來聘

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後死札以六月到魯未聞喪也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燕

高止好以事自爲功且專故難及之

冬仲孫羯如晉

報范叔之聘也

三十年

春王正月楚子使遠罷來聘

通嗣君也公朝而楚聘之魯臣而楚君矣自侮而人侮之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人倫之大變至是而屢見春秋傷之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卒於災也伯姬之舍火左右請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傅母不在宵不下堂逮乎火而死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初王儋季卒其子括將見王而歎單公子愆期爲靈王御士過諸廷聞其歎而言曰烏乎必有此夫入以告王且曰必殺之王曰童子何知及靈王崩儋括欲立王子佞夫佞夫弗知戊子儋括圍蔿逐成愆成愆奔平畤五月癸巳尹言多劉毅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書曰天王殺其弟佞夫罪在王也廖括不書賤也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共姬從夫諡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於鄭鄭人殺良霄

良霄汰侈嗜酒諸大夫皆惡之而與公孫黑爭黑因其醉伐之良霄奔許自許襲鄭以伐公門弗勝死於羊肆不稱殺其大夫非其大夫矣討賊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書景公葬則弒君之賊不討可知矣所以遍刺天下之諸侯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於澶淵宋災故

宋災之爲事微矣不討蔡之弒君而謀災可謂不知所務矣故書其爲會之故以譏之也不書魯大夫闕文也黃若晦曰自晉失討賊之義楚毋假而行之討陳而滅陳討蔡而滅蔡澶淵之會爲之也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於楚宮

楚宮公自楚歸慕而作之也薨於是安於樂而失其所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子野胡女敬歸之子也既立而卒毀也立敬歸之娣齊歸之子公子裯

己亥仲孫羯卒

孟孝伯也莊子之子也子獲嗣是為僖子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侯來會葬非禮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密州

程子曰莒子虐國人弑之而立展輿非展輿親弑也故書國人

卷之九終

[seal]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十

勑授文林郎

[seal]

昭公 襄公庶子名裯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時公年十九居喪不哀比及葬凡三易衰嬉戲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於虢

虢鄭地尋宋之盟也孫氏嘉淦曰晉楚並霸先晉中國之辭也宋之盟齊不與今來懼楚也春秋之初宋先諸侯尊王也齊霸先齊晉霸先晉尊霸也今則宋齊皆屈而先楚世變愈下矣

三月取鄆

季武子伐莒取鄆鄆莒邑也不書伐莒非討其弑君之罪而肆其攘奪之心故但書取鄆以罪之也莒人告於會楚告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瀆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豹弗與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免魯必受師是禍之何衛之為雖怨季孫魯國何罪趙孟聞之請於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避難免之以勸左右可也乃免叔孫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秦后子有寵於桓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卒莊公穿立、

晉荀吳帥師敗狄於大鹵

大鹵晉地今太原晉陽縣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崇卒也於是六卿益張各立功以固其寵趙氏以盟會勝荀氏以戰伐顯而晉人益衰矣

秋莒去疾自齊入於莒

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齊公子鉏納去疾

莒展輿出奔吳

去疾逐之也踰年應稱爵國人弒君而不能討賊不可以爲君也

叔弓帥師疆鄆田

疆猶理也帥師威之也

葬邾悼公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楚公子比出奔晉

初楚子郟郝即位王子圍爲令尹鄭行人子羽曰是謂不宣必代之昌松栢之下其草不植號之會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哉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在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王是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子產曰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禍不及鄭冬楚公子圍將聘於鄭伍舉爲介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十一月己酉入問王疾縊而弒之遂殺其二子幕及平夏出奔晉書卒從赴也書公子比出奔晉弒君之賊彰矣如鄭髡頑如會同一書法

二年

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聘新君且告爲政也

夏叔弓如晉

報宣子也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子產數其罪而殺之於朝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

三年

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成公子悼公寧立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叔弓葬景王今又葬滕是夷周於滕也

秋小邾子來朝

始朝魯也

八月大雩

旱也

冬大雨雹

記災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

四年

春王正月大雨雹

自去年冬至今年春正月連大雨雹天道如此人事可知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於申

楚子楚靈王也夏諸侯如楚曹邾辭以難魯辭以時祭衛辭以疾會於申楚霸也

楚人執徐子

徐子吳出也以為貳焉故執諸申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

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使慶封負斧鉞徇於諸侯而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麇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釋之遷賴於鄢

九月取鄫

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鄫鄫叛而來曰取魯不宜納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僑如之子也

五年

春王正月舍中軍

孫氏嘉淦曰弱二家也自作邱甲魯有四軍三家與公各有一焉後作三軍襲公室也三分魯國三家專之公無軍焉今舍中軍弱二家也四分魯國季氏專其半孟叔分其半也公室不及

二家二家不及季氏而公可逐矣

楚殺其大夫屈申

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也故殺之

公如晉

朝也不能敦其臣而乞哀於大國也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防今安邱縣西南六十里茲今諸城縣西北有姑幕故城牟夷莒大夫也非卿而書重地也公未返而納叛季氏之專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久於晉也晉爲納莒邑而止之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於蚡泉

莒人以納叛來討敗諸蚡泉益不義矣

秦伯卒

景公卒子哀公立不名史失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子以諸侯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越稱人大夫也亦文順也

六年

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卒平公立

葬秦景公

始葬秦也

夏季孫宿如晉

拜莒田也晉侯享之黨其臣而辱其君晉之罪也

葬杞文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旣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吳人敗其師於房鍾

冬叔弓如楚

將朝楚而先使叔弓通之也

齊侯伐北燕

孫氏嘉淦曰款奔齊故也不書納款非納也挾之以要利焉爲暴而已矣

七年

春王正月暨齊平

魯與齊平也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於虢燕人行成二月戊午盟于濡上齊人取賂而還蓋齊伐燕恐魯之議其後也故齊求與魯平虢在燕境故燕人行成

三月公如楚

見辱於晉又欲結援於楚也申不會而又懼楚之罪也適楚子章華臺成還啓疆因叔弓之聘知公有朝楚之意故有召公之言書公如楚傷之也楚何國也而公如之也

叔孫舍如齊涖盟

始暨齊平因適楚故使舍涖之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卒子靈公立

九月公至自楚

危公也久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子紇嗣是爲悼子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

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公子偃師而立公子留此公子招也而變文言弟者爲其殺世子也曰弟陳侯之所親愛者也親愛之而乃殺其世子乎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以憂卒也是年楚滅陳招之罪大矣人君不自爲政而假人以權其禍將無所不至

叔弓如晉

初石言於晉魏榆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石言不亦宜乎是時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

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至是叔弓如晉賀虒祈也

楚人執陳行人于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于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罪楚人也陳雖有罪不在行人

秋蒐于紅

大蒐于紅自根牟至於商衛革車千乘蒐春事也秋興之不時于紅非地不書公三家之專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也書曰陳人陳無君而國人擅殺之也書曰大夫見其以下而殺上也書曰公子過罪其不殺公子招也

大雩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公子招放之於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九月楚公子棄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宋戴惡會之冬十一月壬午滅陳書滅陳罪楚也放招而殺奐刑不當也滅其國而葬其君假仁也以其可哀而謚之曰哀楚謚之也

九年

春叔弓會楚子於陳

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於陳家氏鉉翁曰繼滅陳而書譏也楚滅人之國天下所同嫉魯以望國倡諸侯預會罪魯也亦存陳也

許遷於夷

二月庚申楚公子棄疾遷許於夷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許久畏鄭欲遷都於楚楚從其意而遷之故以許自遷爲文罪許也

夏四月陳災

時陳已爲楚所滅而魯書其災者叔弓歸而語陳故也穀梁曰存陳也

秋仲孫貜如齊

聘也平故也

冬築郎囿

十年

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

蘇氏轍曰齊欒施高彊皆嗜酒而惡陳氏鮑氏陳鮑及其醉而攻之不勝遂來奔高彊不書非卿也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經書三卿見政在三家也傳止書平子季孫主兵也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舍如晉葬晉平公

非禮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十有一年

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非禮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

楚子在申召蔡靈侯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楚子名高氏閌曰般弑逆虔亦弑逆故同斥其名以見其罪同也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殺其君而圖其國志於必滅蔡也叔向曰不信以幸不可再也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夫般弑君父之賊也楚苟聲罪致伐亦聖人之所許也乃誘而殺之雖曰討賊實取其國今公子棄疾又復帥師圍蔡同惡相濟聖人惡焉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公生母也

大蒐於比蒲

孫氏嘉淦曰蒐書大僭也於比蒲非地也且夫人之喪在焉叔向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戚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仲孫貜會邾子盟於祲祥

邾受盟也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於厥憖

楚師在蔡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爲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於厥憖謀救蔡也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棄蔡以壅楚盈而罰之蔡必亡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

王惡罔矣晉人使狐父請蔡於楚楚人弗許不
書救蔡不能救蔡也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楚子滅蔡用隱大子於岡山蔡殺以子弒父而
殺身滅嗣宜有此報也可為亂臣賊子之大鑒

十有二年

春齊偃師納北燕伯於陽

陽燕別邑也借唐之衆而納之也夫欵播越在
外蓋十年矣不能自復而借齊之力僅能納之
於別邑而已所以戒人君之輕失其國者深切
著明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簡公卒子
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通嗣
君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鄭之役莒人愬於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
也故辭公公子慭遂如晉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楚子謂成虎若敖
之餘也遂殺之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

慭與南蒯謀季氏告公而遂從公於晉南蒯以
費叛慭還及郊未復命聞亂遂奔齊季氏之出
其君有以也則
慭有奔焉耳

楚子伐徐

楚子狩於州來次於潁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
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於乾
谿以為之援右尹子革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
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王問詩
對曰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
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
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
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高氏閎曰徐吳之
姻國也楚人疾
吳故遷怒於徐

晉伐鮮虞

鮮虞狄種也時楚方橫行中原晉莫之恤而遠
伐鮮虞故書曰晉伐鮮虞罪之也

十有三年

春叔弓帥師圍費

南蒯以費叛也不書叛家臣微賤不可登於史
冊也書曰圍費以內邑而圍之則其有叛者可
知也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家臣叛大夫蓋
效之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於楚弑其君虔於乾谿楚
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初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
蔡蔡不封矣乃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
而告之情彊與之盟於是楚公子比公子黑肱
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
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
公子比爲王公子棄疾爲司馬使觀從從師於
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
梁而潰靈王經而死觀從謂子比曰不殺棄疾

雖得國猶受禍子比曰余不忍也國每夜駭曰
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
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
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爲謀二子皆自殺棄疾卽
位名曰熊居虔雖弑立然已君矣故正其名曰
弑其君公子比篡弑方新不可以爲君也故不
稱爵公子棄疾殺比自立故不稱人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
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於平丘

平丘今河南開封府陳留縣北九十里晉成虒
祈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故大合諸侯於平
丘耀以兵甲以示威武嗟乎末矣當是時楚虔
暴虐天厭其德弑殺相仍旬月之間國三易主

晉不於此時討楚之弑君者封陳蔡乃始則
以宮室誇諸侯繼則以甲車耀天下此霸業之
所以益隳而天
下不可復合矣

八月甲戌同盟於平丘公不與盟

書同盟劉子亦與也公不與盟邾莒訴公而晉
辭之也不曰不與公盟而書曰公不與盟明是
盟之原可不與也且子服惠伯之言曰君信蠻
夷之訴以絶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
君聞命矣辭壯而正
故書曰公不與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不與盟乃執季孫意如以歸胡康侯曰自文
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季氏其首也晉若請於

天子以義廢之收私邑爲公室則方伯之職修
矣今乃執之以取賂也執而不能明正季氏之
罪亦由晉之諸卿
專權而芘彊家也

公至自會

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於陳

平王卽位封陳蔡而皆復之也劉氏絢曰陳蔡
者先王之封國非楚可滅非楚可復也故書爵
書歸言二君之嗣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歸也
二君名者素非諸侯至此始立也

冬十月葬蔡靈公

國復乃葬凡
三十有一月

公如晉至河乃復
蓋請季孫也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臣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於河
吳滅州來
楚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
春意如至自晉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爲夷棄使事齊楚何瘳於晉乃歸季孫
三月曹伯滕卒
武公卒子平公須立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著邱公卒子郊公立是年奔齊著邱之弟庚輿立是爲共公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冬十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子王僚立謂餘祭夷昧迭爲君季子不受則當以國授闔閭乃授其子是召亂也
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有事時祭也武宮成公所立也叔弓泄事籥入而猝卒故去樂卒事
夏蔡朝吳出奔鄭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知之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楚用一費無極而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卒使吳師入郢辱及宗廟讒人之爲害也大矣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屢用師於鮮虞春秋之所惡也湛氏若水曰按左氏傳則荀吳不納叛不急利誠爲善矣然不能推此加諸彼何耶夫征者正有罪也鮮虞無罪而征之是尚爲能充其類也乎不知無罪而

征人之國爲非義而徒以不納叛不急利之爲善是猶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姑徐徐云爾

冬公如晉

平丘之會故也至是始得至乎晉矣

十有六年

春齊侯伐徐

齊侯伐徐二月丙申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不書盟伐徐已非遠謀則其盟有不足道者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戎蠻河南新城縣有蠻城

夏公至自晉

三時而後至晉止之也皆季孫爲之也皆六卿比季孫而爲之也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

旱也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十有七年

春小邾子來朝

郝仲輿曰魯卑矣猶有朝者晉亦卑矣猶有往者不畏其君而畏其臣也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食正陽之月也季平子曰惟正月朔日有食之於是乎伐鼓用幣大史曰在此月也當夏四月

秋郯子來朝

始朝魯也孔子從之問官焉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不伐楚而滅貳楚者何損於楚乎徒肆其暴而已矣

冬有星孛於大辰

冬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天事恒象今除於火火出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夏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大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虛也故爲帝丘其星爲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

楚人及吳戰於長岸

長岸楚地吳先伐楚楚人大敗吳師及吳用公子光之謀遂大敗楚師不言敗勝負敵也

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卒子悼公午立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子產臨事而備書焚室而寬其征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宋衛皆如是

陳不救火許不弔災君子是以知陳許之先亡也

六月邾人入鄅

鄅瑯琊開陽縣故鄅國也今沂州府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季氏本曰鄅宋姻也宋爲大國近在邾南事大猶恐獲戾而無故入鄅非召兵之道乎

秋葬曹平公

冬許遷於白羽

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讎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啓君其圖之

楚子說乃遷許於析實白羽遷之自楚而以自遷爲文者見許人之自樂遷也

十有九年

春宋公伐邾

鄅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討其入鄅也邾書入掩其不備也此書伐明正其罪也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

冬葬許悼公

釁自內作其國未亂故以禮葬其先君而魯會之也

二十年

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邑在今曹州府北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公孟爲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所殺書曰盜殺衛侯之兄縶盜者賤而惡之稱曰殺衛侯之兄則縶之恃貴而驕可知矣盜殺衛侯之兄則小加大賤妨貴而衛侯之不治其國可知矣夫齊豹卿也而目之爲盜何哉蓋殺縶者豹而聖人之所罪在宗魯宗魯者齊豹之所見也齊豹作亂宗魯之所知也乃宗魯以貪利之故既不能去又以齊豹見已之故而匿其不義故孔子聞琴張之將弔也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故書之曰盜殺罪宗魯也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初宋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遂作亂公如華氏請焉弗許華亥以公子爲質公與夫人每日必適華氏食其子而後歸華亥患之欲歸公子向寧曰唯不信故質其子若又歸之死無日矣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詬冬十月公殺華向之質而攻之戊辰華向奔陳向寧欲殺太子華亥曰干君而出又殺其子其誰納我且歸之有庸使少司寇華牼以歸陳宋讎也三大夫往奔欲依陳以爲亂也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卒太子朱立

二十有一年

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晉頃公即位通嗣君也叔孫爲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爲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敝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牢焉爲十一牢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於宋南里以叛

南里宋城內里名在今商邱縣境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爲少司馬多僚爲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亟言之公使侍人召司馬之侍人宜僚以告司馬司馬歎曰

必多僚也乃與公謀逐華貙將使田孟諸厚酬而遣之張匄尤之曰必有故使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僚盡以告張匄不勝其怒遂與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入以南里叛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八月乙亥叔輒卒

叔弓之子也

冬蔡侯朱出奔楚

費無極取貨於東國而謂蔡人曰朱不用命於楚君王將立東國若不先從王欲楚必圍蔡蔡

人懼出奔而立東國

公如晉至河乃復

鼓叛晉晉將伐鮮虞故辭公然是年晉實未嘗有事鮮虞蓋託辭以拒公耳

二十有二年

春齊侯伐莒

二月齊北郭啓帥師伐莒莒人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楚人召之也奬亂也宋懼楚而出之也逸賊也日自宋南里見其自出自入而無忌憚也曰出奔楚則楚人之罪可知而宋公之不能有爲於其國亦可見矣

大蒐於昌間

大蒐非禮也昌間非地也公無兵焉此三家爲之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景王崩子猛立是爲悼王是冬卒弟敬王立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卿葬王非禮也三月而葬速亂故也

王室亂

家也嫡庶並爭亂在宗室也自入春秋以來周室蓋三亂矣惠襄之世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以正之也是時景王崩悼王即位子朝欲篡悼王而立非劉單所守堅確惟義是輔則尹召以景王之邪志爲始命成周之亂將底於亡故聖人特於是亂書之固惘周室之微弱罪景王之不正亦以見列國諸侯無復有如桓文之克定王家者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

皇後漢志湟水則皇也水經注洛水合於谿泉又東濁水注之即湟水也劉子盆單子旗王朝之卿也猛者太子之母弟也太子死則猛當立書名有爭立者也爭立者王子朝也朝庶之長也有寵於景王而欲奪嫡以立也居於皇者劉單避子朝之亂奉王以出居於皇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於王城

王城者王之所宜居也劉單奉而入之變而得其正也

王子猛卒

前書王猛者明其當王也此稱王子猛者言景王之子也仍未成君之稱也故不稱薨而書卒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舍如晉

聘也

癸丑叔鞅卒

叔弓之子輒之弟也子詣嗣爲大夫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舍

邾人城翼還自離姑武城人斷其道乃取邾師邾人愬於晉時舍在晉晉人執之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乃不果坐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邑而不出書稱行人譏晉之執使人也然如舍者亦可謂不辱君命矣

晉人圍郊

杜氏預曰郊周邑也討子朝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因朝楚而卒也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庚輿虐而國人逐之也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是役也楚薳越帥六國之師以救州來也子瑕卒楚師熸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不書楚者專罪六國也六國附楚已非矣而又從之伐吳自取滅亡之道也若六國之自伐吳者焉所以深罪之也頓胡沈先陳蔡者君將也杜氏預曰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存亡者故稱滅大夫輕故曰獲

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狄泉洛陽城大倉西南池水也此敬王也繼位而正位居體故稱天王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王何以居於東由尹氏之立王子朝也時子朝在城之西謂之西王特書天王居於狄泉黜子朝也繼書立子朝天王出居之由所以罪尹氏也變文稱氏見其世執國柄也

八月乙未地震

經書乙未地震魯地也丁酉南宮極震周地亦震也王城震而有子朝之奔魯地震而有楊州之孫天之示人顯矣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爲叔孫如晉也時王室之亂也如是公則置若罔聞乃爲請叔孫而如晉苟非有疾必不肯復其顛倒也如是楊州之孫不亦宜乎

二十有四年

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子何忌嗣爲大夫是謂懿子

叔孫舍至自晉

晉釋之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丁酉杞伯郁釐卒

平公卒子悼公成立

冬吳滅巢

巢楚之附庸也滅巢入郢之漸也

葬杞平公

二十有五年

春叔孫舍如宋

爲季平子聘宋元夫人之女且逆之也舍不如宋公必無楊州之次然則舍之如宋也季平子已蓄逐君之謀矣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宫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於黄父

會於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避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初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人有言曰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爲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而與宣子圖之乃徵是會夫王室之亂已二年矣諸侯不出而委於大夫大夫既會而又無所設施也春秋傷之

有鸛鵒來巢

鸛鵒穴居之鳥也今去穴而來巢陰居陽位逐君象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旱甚也夫禦災有其道而區區於禱祀抑末矣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於楊州

楊州齊魯境上邑今東平州東北有楊州城九月戊戌公伐季氏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之自出久隱民多取食焉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救季氏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

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公遂行己亥孫于齊次於楊州待納也

齊侯唁公於野井

唁弔也野井今齊河縣東齊河北岸有野井亭齊侯將唁公於平陰公先至於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夫公之孫于齊者求齊之援也齊以大國之力伐季氏至易也爲君而伐臣至順也行至易以成至順速若發𥨌而景不知爲此野井之唁豈弔失國之禮乎拒公而已

冬十月戊辰叔孫舍卒

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於齊密言於公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昭子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戊辰昭子卒子不敢嗣爲大夫是爲叔孫成子舍以憂國而死亦云忠矣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於曲棘

曲棘宋地陳留外黄縣城中有曲棘里佐將爲公如晉而卒於道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爲公取之也取鄆以塞責非勇於義者也

二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於鄆

杜氏預曰入魯境故書至猶在外故書地言不得入於魯也野井齊地故曰至自齊夫自齊而居於鄆則齊侯不能無罪

夏公圍成

成魯邑也公自圍之不服公也君不君臣不臣而氏不知順逆也是役也齊侯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惡其納魯之幣而齊侯不親行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於鄟陵

謀納公也齊謀納公而終不能納晉謀納而亦終不能納蓋是時諸侯之權不足以制大夫而梁邱據士鞅之姦與季氏表裏故也

公至自會居於鄆

會無益焉仍居於鄆憫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卒子昭王軫立

冬十月天王入於成周

成周者東周也時子朝據王城故王入於成周而居成周在王城之東周公營郟鄏以爲王城

洛誥所謂小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者也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洛誥所謂小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冬十月丙申王起師於滑辛丑在郊遂次於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癸酉王入於成周經先書天王入而後書子朝奔尊天王也

二十有七年

春公如齊

公至自齊居於鄆

求納也

齊不納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於上國遂聘於晉以觀諸侯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初費無極言於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王信之問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讒何信於讒王執奢殺太子建建奔宋又以無極讒召奢之二子伍尚歸伍員不來遂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公子光曰是宗爲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爲之求士而鄙以待乃見鱄設諸焉至是鱄設諸曰王可弑也母老子弱是若無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鱄設諸寘劍於魚中以進遂弑王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至是見殺亦費無極之讒也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於扈

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士鞅取貨於季孫而卒不納公鞅與季孫同惡相濟者也鄟陵之盟梁丘據入季氏之錦扈之會士鞅納季氏之貨二君憯然無知雖以爲魯國之休戚無與於巳而田常竊齊六卿憂晉皆由外賊不討而內盜益熾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卒弟聲公野立

邾快來奔

意如納之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於鄆

公如齊齊侯饗之使宰獻而請安比公於大夫矣

二十有八年

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公如晉次於乾侯

乾侯在魏郡斥邱縣晉境內邑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逆於晉晉辭焉公次於乾侯既不見禮於齊又不得入於晉憫公也責晉也罪季氏也郝氏曰意如之逐昭公後矣始而公伐之也陽為不敵請盟請亡以緩公而待兩家之援公及出矣請改事君稽首叔孫僑求復公公之奔齊晉也則賂齊晉公之在外也則車馬遺於外茵及君則憂恤之言不絕於口君之左右衣履不絕於饋是以內有逐君之實外結疆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大丙連羣小昭公昏庸不斷忠言不入卒至於大行而不返也悲夫

六月葬鄭定公

定公卒子獻公蠆立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悼公卒子頃公結立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

春公至自乾侯居於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公復居於鄆齊使高張來唁稱主君

公如晉次於乾侯

公羞齊之辱也故復如晉而次於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

叔輒之子也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公無所居矣罪公之不得民也罪民之不恤君也孔氏穎達曰公自二十六年以來常居於鄆此時公既如晉必留人守鄆鄆人潰散而叛公使公不得更來當是季氏道之使然

三十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魯四封之地無公矣存公也亦憫其旅也鄆猶魯地故書曰居乾侯晉地故書曰在曰次者猶有所往也曰在則止於其所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頃公卒子定公午立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初吳弒其君僚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王是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城之且與胡田將以害吳也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三十有一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存公也亦以罪晉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

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於適歷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罪於晉呂朴卿曰六卿猶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卒子襄公定立

晉侯使荀躒唁公於乾侯

罪晉侯也惑於荀躒之邪而不能以納昭公乃但唁之而已

秋葬薛獻公

冬黑肱以濫來奔

濫今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邾黑肱也賤而書名重地也不書邾闕文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三十有二年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闞

杜氏預曰公别居乾侯遣人誘闞而取不用師徒亦無師徒可用也家氏鉉翁曰闞者魯羣公墓之所在公不得奉宗廟祭祀而先君墳墓所在特以取書著賊臣據國拒君之罪屢書特書

致討於季氏也

夏吳伐越

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命城成周魏獻子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於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

書之嘉之也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於乾侯

終客死於外也

卷之十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十一

定公 襄公子昭公弟名宋在位十五年

元年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於京師

元年書正月謹始也此不書未有公也稱元年追書也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爲是執之夫幾誠有罪而擅執人於天子之側則晉人之罪亦大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暴露七月而後返傷魯之無人也

戊辰公卽位

時有公爲公衍昭公之適子也乃季孫舍之而立公子宋蓋使宋感己援立之功而不討其逐君之罪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七月而喪至何其遲也一月而葬何其速也

九月大雩

僭也且不忌喪矣

立煬宮

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煬公考公弟伯禽之子也公薨於外意如以為獲神佑故為之立宮

冬十月隕霜殺菽

異也殺菽災也

二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雉門公宮之南門也觀闕也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輅皆天子之禮也及兩觀火自雉門始也

秋楚人伐吳

吳取徐故也楚伐吳止此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曰新作更舊制也其亦不畏天變矣

三年

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朝正也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莊公卒子隱公乞立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

修邾好也稱邾子喪未踰年之稱也

四年

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惠公卒子懷公柳立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於召陵侵楚

王氏樵曰按是時晉楚之德相似也其大夫用事而貪於賄又相似也諸侯兩貳而楚後無可懸視與國至以一裘一馬拘唐蔡之君三年而後遣蔡昭侯乃隱太子之子也於是赫然奮其恥讎之志指漢而誓沈玉而濟如晉請師以伐楚晉為之請命於天子天子為之特使其老以臨之大合十有八國之君蔡陳鄭許頓胡素屬於楚齊桓晉文一時之所不能悉致而今皆在於會可謂盛矣若能奉辭伐罪仗義必往於以服楚而諸侯之散者復合豈不多於齊桓召陵

之功哉而奈之何晉大夫皆隷材也求貨弗得
遂辭蔡人潛掠楚境而還是以伐號召而以侵
終之故春秋從其實而書之其亦不待貶絶而
罪惡見矣余氏光曰晉國之政移於六卿六卿
懽公勝楚而權不由巳故攜諸侯以㬰其君之
功而固其私也自是諸侯散矣晉不復霸矣文
公卒矣周不復輿矣
特書侵楚傷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沈人不會於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書
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
罪蔡侯也

五月公及諸侯盟於臯鼬

臯鼬令河南開封府臨潁縣界有古城臯亭邵
公數如晉不見答卒爲季氏所逐定公即位得
與諸侯盟故書公喜有公也然不能伐楚而徒
有是盟亦陋之也

杞伯成卒於會

不成乎伐楚故
不言卒於師

六月葬陳惠公

許遷於容城

四遷矣愈遷
而愈近楚矣

秋七月公至自會

侵楚而巳故
不以伐致

劉卷卒

杜氏預曰即劉蚠也劉子奉命出盟召陵死則
天王爲告同盟故不書爵

葬杞悼公

楚人圍蔡

爲滅沈也曰圍則非一日而晉不救故冬蔡求
於吳以敗楚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

楚圍蔡而晉伐鮮虞罪可知矣趙木訥曰晉伐
楚諸侯之利六卿之害也故㬰其成效晉伐鮮

虞晉之害而六卿之利也故荀氏士氏趙氏交
伐而不止也

葬劉文公

存其謚也
賢之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庚辰吳入郢

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
族出伯州犂之孫嚭爲吳太宰亦謀楚楚自昭
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
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宫書
日蔡侯以吳子嘉蔡侯之能復讎而又愧當時

之諸侯也

五年

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於蔡

楚圍蔡而不能救但歸之粟譏小惠也

於越入吳

吳在楚也杜氏預曰於發聲也從其俗也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意如以逐君之賊而保其首領故書卒罪定公之不討有罪也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婼之子也季氏本曰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為陽虎所執矣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惡晉也

六年

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鄭滅許因楚敗也李氏廉曰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霸許以大岳之裔不能自固而依楚以為援楚敗勢張鄭方得志一舉而滅抑自取耳

二月公侵鄭

公侵鄭晉令也孫氏嘉淦曰魯自宣公以後公不親將公無兵也幸而意如死不敢卒陪臣漸叛三家勢弱公始將兵不保境善鄰而遠侵兄弟之國非討也

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獻鄭俘也孫氏嘉淦曰斯往焉新為政而結於晉也何忌往相之也二卿並使非禮也劉氏敞

曰二子之使陽虎制之也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祁犂聘於晉主趙簡子飲酒焉獻楊楯六十時范趙方惡其幸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是賈禍也范獻果怒言於晉侯曰以君命越疆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樂祁大夫之瀆貨爭權也如是晉政之亂可知矣

冬城中城

汪德輔曰陽虎欲去三家故城中城將挾公以自固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圍鄆

孫氏嘉淦曰鄆自昭公時潰而歸季氏今季氏圍之者叛也後齊人來歸鄆是叛而入於齊也私邑叛陪臣竊也始也諸侯叛天子繼也大夫叛諸侯終也陪臣叛大夫二百四十年間大較如斯矣

七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於鹹

盟於鹹徵會於衛也李氏廉曰此爲齊景公圖復霸之始而鄭實左右之自是以後有盟沙盟

曲濮會安甫盟黃會牽會洮皆齊鄭糾合之事可與隱公初年對看陳君舉曰齊鄭盟於石門諸侯之合也齊鄭盟於鹹諸侯之散也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齊侯衛侯盟於沙

沙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衛侯欲叛晉諸大夫不可使北宮結如齊而私於齊侯曰執結以侵我齊侯從之乃盟於瑣瑣即沙也李氏廉曰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以後次五氏次垂葭次渠蒢至哀元年而伐晉矣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齊叛晉與鄭盟故爲鄭伐我且報二卿之圍鄆也

九月大雩

一秋而兩大雩瀆也

冬十月

八年

春王正月公侵齊

報國夏之伐也傳言魯無軍政士無鬭志

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未得志故也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靖公卒子伯陽立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不書救齊師已去也

公會晉師於瓦

瓦衛地今直隸大名府滑縣東南瓦崗集古瓦亭也不日會士鞅曰會晉師重師也

公至自瓦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討其從齊也

葬曹靖公

九月葬陳懷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爲晉討衛也

冬衛侯鄭伯盟於曲濮

杜氏預曰結叛晉

從祀先公

或曰從順也躋僖公爲逆今順之也或曰昭公未得入廟今始從祀也

盜竊寶玉大弓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成王所封以鎮魯者爲盜所竊罪魯之失守也盜陽虎也陪臣之名不可登於史冊也

九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得寶玉大弓

罪魯之縱盜也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於五氏

五氏晉地蓋晉大夫邯鄲午之私邑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西有五氏城亦曰寒氏城謀伐晉也

秦伯卒

哀公卒孫惠公立不名史失之

冬葬秦哀公

始葬秦也

十年

春王三月及齊平

釋侵伐之怨也

魯用孔子也

夏公會齊侯於夾谷

夾谷今江南淮安府贛榆縣有夾谷山不盟也

孔子相也

公至自夾谷

晉趙鞅帥師圍衛

趙木訥曰討五氏之次也不討齊而圍衛怯大而陵小也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齊人服義而歸之也李氏廉曰聖人以王道化齊而齊景服義以王道用魯而三家墮邑變齊變魯之幾畧見於此矣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

郈叔孫氏邑也初武叔立公若藐固諫曰不可使公若爲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之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工師駟赤説侯犯求事於齊犯從之齊使至駟赤則揚言於郈中曰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乃圍侯犯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侯犯以郈叛不書家臣以私邑叛也圍郈則書征伐自大夫出也夫季氏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臣之擬其後也故書圍而不書叛所謂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兩圍皆弗克所謂

三桓之子孫微矣齊師不書不屑書也

宋樂大心出奔曹

初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祈之尸辭僞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鍾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已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王是出奔曹

宋公子地出奔陳

公嬖向魋欲公子地之馬公取而與之地怒使其徒扶魋奪之向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毋弟辰教之出境公必止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於安甫

爲衛謀晉難也

叔孫州仇如齊

謝致郈也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辰爲地請弗聽曰是我廷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乃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兄則不友辰則不弟臣則不忠一書而三販也

十有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於蕭以叛

蕭宋邑也此書宋公之弟專罪辰也辰弟也率其臣以叛其兄罪孰大焉

夏四月

秋樂大心自曹入於蕭

聞叛而來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晉至是與鄭平始叛晉也陳氏傅良曰書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所以始終也胡氏敬曰魯自僖公以來七世事晉晉黨季孫遂昭公讖者知晉之將失魯矣及韓范內鬨同盟解體齊張於東鄭衛先往故魯有夾谷之會然猶未顯與晉絕也至是魯鄭同盟四國之好成晉遂失諸侯不可復收矣

十有二年

春薛伯定卒

襄公卒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侯犯以郈叛奔齊時孔子方仕於朝而仲由為季氏宰建墮三都之議以絕陪臣之禍故叔孫首墮郈昔以自衛今以資盜叔孫首墮之可謂勇於從善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彄孟縶子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季孫邑也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二子奔齊遂墮費初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二

家墮其私邑

秋大雩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於黃

結叛晉也孫氏嘉淦曰大雩而盟魯之故態復作矣不用孔子故也季氏本曰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

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二月公圍成弗克以圍至未嘗墮也

十有三年

春齊侯衛侯次於垂葭

蓋二君將師伐晉次垂葭以爲援也

夏築蛇淵囿

定公君臣蓋自以爲齊人服彊都墮國家閒暇可以般樂矣

大蒐於比蒲

趙氏與權曰三家分軍私斂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言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閌曰衛比伐曹曹不叛晉故也靈公志在軍旅之事而不知以禮爲國故亟戰於此

秋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冬晉荀寅士吉射入於朝歌以叛晉趙鞅歸於晉

初趙鞅圍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至是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遂殺之午之從者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上軍司馬藉秦圍邯鄲而荀范不與將作

亂董安于聞之以告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范皐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皐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公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股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丁未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於絳盟於公宮李氏廉曰晉六卿二荀氏荀寅中行氏也荀躒知氏也士氏即范氏也韓氏魏氏趙氏荀氏二家自此亡知氏春秋後亡故止

韓趙魏三家分晉書歸於晉譏晉侯之失刑而三家分晉之禍實始於此矣

薛弒其君比

子惠公夷立

十有四年

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

初衛公叔文子朝請享靈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富而君貪罪其及子乎子也臣可免於難戍也驕其亡乎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氏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戍將爲亂公逐戍與其黨故戍來奔趙陽奔宋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時諸侯無從楚者陳以盛德之後連兵滅頓誅楚而罪陳也

夏衛北宮結來奔

結來奔公叔戌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於檇李吳子光卒

檇李吳郡嘉興縣南四十五里有醉李城吳伐越越子大敗之闔閭傷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

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

公會齊侯衛侯於牽

牽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於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已晉也然親被叛臣之毒而不之悟也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於洮

范氏故也黃氏仲炎曰齊景公爲牽洮之會謀救范中行氏蓋黨叛臣以敵君無君臣之義矣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祭肉也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魯不助祭王使歸脤非禮也以視乎成肅公以助祭而受脤於社齊桓侯以有功而宰孔賜胙則授與受皆失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衛夫人南子有淫行故蒯聵出奔宋宋景公以向魋之故奔一弟與四大夫而宋亂衛靈公以南子之故奔一子與四大夫而衛亂

衛公孟彄出奔鄭

靈公疑其爲蒯聵之黨而逐之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書公弟見宋公之失兄道也書自蕭罪辰也書來奔罪魯之納叛臣也

大蒐於比蒲邾子來會公

會公於比蒲也

城莒父及霄

杜氏預曰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也此年無冬史闕文一時而城二邑勞民甚矣

十有五年

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朝正也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不言所食食非一處而至死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又不事楚二月楚滅胡

夏五月辛亥郊

不時也

壬申公薨於高寢

非所也定公受位於季孫意如而不能明正其罪其異於桓宣者無幾矣幸孔子爲政綱紀粗

立齊人歸侵地正當可以有爲之時然竟不能使夫子得行其道亦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乎

鄭罕達帥師伐宋

鄭罕達敗宋師於老丘杜氏預曰宋公子地奔鄭鄭人爲之伐宋欲取地以處之也然宋鄭從齊間無他故乃以納叛之故而伐大國以致兵連禍結卒至十三年罕達取於嵒之師而後已焉正與隱公初年公子馮之事相類

齊侯衛侯次於渠蒢

謀救宋也不果救故但書次蓋齊景初求諸侯鄭先附之既而得衛得魯皆鄭謀之最後宋亦附齊前年洮之盟是也今鄭伐宋欲救宋則失久好之鄭欲勿救則失新附之宋故出兵以觀望於二國之間此齊侯之姦謀也

邾子來奔喪

君奔喪非禮也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哀公之母也不稱夫人尚未稱君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非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譏無備也

辛巳葬定姒

有子則廟廟則書葬也不稱小君猶不稱夫人不稱薨也從夫謚是亦夫人之禮矣

冬城漆

庶其以來者也城之將以伐邾也

卷之十一　終

研經堂春秋事義合註卷之十二

哀公 定公子名蔣在位二十七年春秋終於十四年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報柏舉也蔡於是請遷於吳杜氏預曰隨世服於楚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公斬然在衰絰之中猶行天子之禮失禮之中尤失禮也

秋齊侯衛侯伐晉

次五氏次垂葭諸侯之窺晉久矣以其久爲盟主欲伐而不敢也乃晉不思切近之災而六卿內亂則齊衛之敢於伐者晉自招之也又誰咎乎許崧老曰楚得專封王道盡矣晉受衆伐霸統亡矣春秋之變至是窮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邾之事魯至矣而不得免焉蓋强臣利取其田而不顧義敢於稱兵而不忌君也

二年

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既取漷東又及沂西貪欲無厭也夫以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三取其田時無王霸以强凌弱之亂至於如此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

三人伐而二人盟穀梁曰各盟其所得也季孫最强而不盟鄭氏玉曰一則不屑與盟以示其汰二則包藏禍心欲入邾而未肯盟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卒南子命立公子郢郢辭乃立蒯聵之子輒

滕子來朝

公新立故滕頃公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書衛世子見蒯聵之當立也書於戚見輒之據國拒父不得入於衛也時齊魯宋鄭皆已叛晉故趙鞅納聵欲結之以爲援也劉氏敞曰左氏敘蒯聵事曰蒯聵欲殺夫人夫人啼而走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出奔宋予謂蒯聵雖不善謀安有此事哉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故言太子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所言必聽故爾逐聵且蒯聵

出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欲殺南子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眞有此事者敢乎哉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於鐵鄭師敗績

秋八月齊人輸范氏粟於朝歌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太子懼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不在寢羣子勉之衛太子亦禱大敗鄭師獲齊粟千車汪氏克寬曰鄭之黨叛人固罪也然鞅不思所以致亂者已實爲之乃不引咎責躬而黷武勤民構怨與國以力勝人故以趙鞅主戰罪之也

冬十月葬衛靈公

亂是以緩也

十有一月蔡遷於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冬遷於州來

三年

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圍戚圍蒯聵也石曼姑爲子圍父逆亂人倫莫甚於此齊國夏帥師助之故爲惡首然齊景公既黨荀范以抗君又助衛輒以拒父皆所謂倒行逆施者也故於問政而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

夏四月甲午地震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對陳侯曰禮祖有功而宗有德故不毀其廟焉今桓僖之親盡矣又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魯不毀是以天災加之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今沂州府北十五里有開陽故城季明德曰啟陽故鄅國也昭十八年邾人襲鄅鄅子從帑於邾地在邾東而近於費魯取鄅東沂西之田則啓陽入於季孫故城之時地震廟災變異弗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矣

宋樂髠帥師伐曹

以曹受樂大心也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桓子也意如之子也康子卽位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於吳

杜氏預曰公子駟之黨也蔡稱人衆人逐之也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惠公卒悼公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季孫死而二家圍邾則句繹之盟季孫要之也既取其田猶不免圍不至於以邾子益來不止也

四年

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奔吳

蔡昭侯將入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文之鍇逐公孫辰

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夫殺蔡侯申者公孫翩而書盜者家則堂曰弒其君以求說於楚是盜也首惡不名亂黨衆不容悉書槩目之曰盜也

葬秦惠公

宋人執小邾子

孫氏嘉淦曰罪專執也宋與齊爭權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於楚

蠻為楚所陵自投投晉晉人畏楚之強詐而執之以歸於楚晉主夏盟而不競至此春秋傷之

城西郛

備晉也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社殷社也武王克商頒殷社於諸侯戒亡國也故國有兩社周社亳社也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項公卒子隱公虞母立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葬滕項公

五年

春城毗

杜氏預曰備晉也

夏齊侯伐宋

爭霸也王氏貫道曰齊方挾諸侯以伐晉而宋人伐曹執小邾子故齊侯伐宋

晉趙鞅帥師伐衛

杜氏預曰衛助范氏故也卓去病曰是時齊晉爭霸而衛堅於從齊荀寅士吉射鞅之讎也而

衛庇之故鞅納蒯聵欲得衛以弱齊而離荀氏之黨也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景公卒子安孺子荼立

冬叔還如齊

弔且會葬也

閏月葬齊景公

譏計閏也

六年

春城邾瑕

邾瑕者邾之瑕也魯城之取之邾也仍繫邾者不予魯之得取之也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治范氏之亂也西年納荀寅於栢人薛士龍曰晉霸之衰皆由陪臣封殖貪伐鮮虞故也

吳伐陳

復修舊怨也初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陳懷公不至至是伐之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初景公疾使國惠子高張立荼寘羣公子於萊景公卒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黚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奔魯齊陳乞以高國之受命立荼也乃與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逐二子於是高國來奔夫高國齊之世卿也受景公付託之重乃不能保其君以及其身易所謂鼎折足覆公餗者也故曰及曰奔著兩人之罪也高國奔而陳乞弒君之謀得肆

叔還會吳於柤

吳在柤叔還往會之也始事吳也楚強事楚吳強事吳罪魯也魯會楚而有蜀之匱盟魯會吳而有黃池之兩霸其責有所歸矣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初楚昭王將救陳立其兄公子啓及卒羣臣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齊陽生入於齊陳乞弒其君荼

陳僖子使人召公子陽生於魯陽生逮夜至於齊冬十月立鮑子亦與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君異於器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書曰陳乞弒其君首惡也曰齊陽生者見景公之廢長立少以啓亂弒之端也陽生不書公子景公舍陽生而立荼則陽生之不子可知矣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必欲伐邾而後已也

宋向巢帥師伐曹

屢伐曹志欲滅曹也

七年

春宋皇瑗帥師侵鄭

報罕達之伐也春秋之初宋鄭構怨今復其始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復伐輒也衛不服也夫輒以子拒父其罪大矣書曰侵見晉之不能聲罪致討也

夏公會吳於鄫

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季康子欲伐邾乃享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以邾子益來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夫伐邾者季康子也而書曰公罪公之不能制其臣也前此三家屢伐邾且取其田而不書公何哉蓋入人之國而執其君康子必假命於魯君也且獻於亳社囚諸負瑕公且不以康子為罪而以康子為功則伐邾者非公而誰

宋人圍曹

猶魯之伐邾也必欲滅曹而後快也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孫氏嘉途曰報皇瑗之侵也假公以濟私也然而猶書救者與人為善也

八年

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國而執其君惡宋也初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公說乃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

吳伐我

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三月吳伐我請盟而還夫曰伐我者直入我之國都也亦見君子當有反己自責之意若曰我能入邾吳亦能伐我也吳之伐我我自取也又誰咎乎且又若曰吳遠居二千里之外而能興師伐我有國者不可不彊為善而自立也前此之魯相會鄫亦何益乎不言救邾者吳志在服魯不在救邾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闡今兖州府寧陽縣本魯闡邑地取人之田者人亦取我之田書之以爲貪利志義者戒

歸邾子益於邾

齊侯使入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季姬嬖故也季姬者季康子之妹也

九年

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於雍丘

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治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大敗而取之悉虜而俘之也李氏廉曰春秋之末書取師者二著其禍之大者也長平之坑由來漸矣

夏楚人伐陳

陳從吳故也昔吳之伐陳也昭王救之卒於城父不克而還則陳之卹吳非得已也楚惠不念陳之有德於楚也而亟伐之此春秋所以以救予吳也歟

秋宋公伐鄭

既取其師又伐其國秉勝肆虐而不知止也

冬十月

十年

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魯既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爲政王是來奔

公會吳伐齊

初齊伐魯如吳請師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於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所從請進受命於君至是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於郎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夏宋人伐鄭

屢伐鄭惡宋也背以公子地在鄭之故也

晉趙鞅帥師侵齊

惡伐喪也齊助衛輒而黨荀范故有是役

五月公至自伐齊

吳師聞喪而還公則久而不歸制在吳也

葬齊悼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於衛

昔出奔鄭今則自齊歸齊納之也

薛伯益卒

秋葬薛惠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

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十有一年

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孫氏嘉淦曰會吳伐齊故也書伐我惡深也吳伐我齊伐我兵至輒造其國都者公室卑而大夫不相能也當齊師在淸冉有請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不可居封疆之閒不可一子帥師背城而戰孟氏始黽勉以右師從從而後戰戰而先奔微冉有在左師則魯事敗矣春秋兩書伐我所以見魯之益衰其亦傷之而已然則之反之不伐聖人特稱焉者惡三家之不用命也

夏陳轅頗出奔鄭

轅頗聚斂媚上國人怒而逐之也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於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艾陵齊地爲伐我故公會吳伐齊五月克博御嬴安壬申至於嬴齊人咸期以死甲戌戰於艾陵大敗齊師獲齊國書吳之欲何中國久矣故魯人致之而卽至然不務心腹之疾而欲圖齊之石田亦計之左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高氏閌曰春秋書內外大夫奔者凡六十蓋君之股肱故重而書之然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欲自專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攻相逐也

十有二年

春用田賦

孫氏嘉淦曰用者不宜用者也田賦計田而出財賦也稅畝則加粟矣邱甲則加兵矣田賦則加財矣厲民之政至此始備後世奉以爲成憲則哀公始作俑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孟子者昭公之夫人也不稱夫人魯不禮於其夫人也不以小君待之也春秋因其稱而稱之則昭公之失禮三家之不臣具見矣

公會吳於橐皐

橐皐今江南廬州府巢縣西北六十里有柘皐鎮屢會吳公之罪也吳之霸魯爲之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於鄖

鄖發陽也今江南揚州府如皐縣東立發霸亦名古鄖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蓋邀諸侯使從吳也

宋向巢帥師伐鄭

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記異也

十有三年

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於嵒

春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遂取宋師於嵒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家氏鉉翁曰春秋書取師誅取者之不仁以多殺爲功也先書宋取鄭師責宋也今書鄭取宋師亦責鄭也

夏許男成卒

元公也國滅後楚立之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黃池今河南開封府封丘縣西南近濟水國語夫差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間北屬之沂西屬之濟以會晉侯午於黃池杜氏預曰夫差欲霸中國尊天子自去其僭號而稱子以告令諸侯故史承而書之不書晉侯吳子者晉未嘗先吳也不書吳子晉侯者聖人不忍也故書及以外之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乘吳釁也

於越入吳

間吳之在會也書之所以戒有國者不備近患而事遠畧也

秋公至自會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韓起趙鞅先見於經而曼多繼之魏斯韓虔趙籍爲侯之漸也

葬許元公

九月螽

災

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於東方

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其言於東方何見於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盜殺國卿亂無政也

十有二月螽

異也不時也

十有四年

春西狩獲麟

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曰麟者仁獸也文明之瑞也而見獲於虞人故孔子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

卷之十二終